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五冊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　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黃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坊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建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建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五冊 目錄

第九卷 兩晉時代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五冊

第九卷　兩晉時代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五冊

第九卷　兩晉時代

第一章　東西晉時代全般形勢（附圖五－一－四）

第一節　兩晉時代之概貌

自晉武帝司馬炎於泰始元年（西元二六五）十二月篡魏，至愍帝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十一月，長安爲匈奴漢國劉曜所攻陷，愍帝被俘，國亡。歷時五十二年之晉，史稱西晉。明年（西元三一七）鎭守建康之琅邪王司馬睿稱晉王，改元建武。又明年（太興元年）卽皇帝位改元太興，是爲元帝。傳至恭帝德文，於元熙二年（西元四二〇）禪位於劉裕，國亡。歷年一百零四，是爲東晉。

一、西晉之政局

武帝苟安逸樂：武帝司馬炎於篡魏之同月，彼懲於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致爲所篡，乃大封宗室，以叔祖孚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

鑒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孚之子）等十七人皆為王。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授以職任，以輔翼皇室。至太康元年帝以極意聲色，遂致成疾。又恐外戚楊氏之逼，分遣諸王假節就國，督諸軍事，使鎮要害之地（太康十年），是為八王之亂之張本。先是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年）三年，平定孫吳後，同年十月詔罷州郡兵。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西漢初置刺史，察舉郡縣長吏而已，詳見第六卷）遂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僕射山濤，皆言不宜去州郡武備，不聽。侍御史郭欽又上言，略謂：「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亦不聽。蓋武帝此時以滿於統一大業已遂，又已實施大封宗室，皇室漸固；又已罷州郡兵，則漢末州郡割據之患，不致重演；在外無敵國，中無內憂之下，遂以遊宴逸樂為事，而漸怠於政事。故翌年三月，即將所俘吳國宮女，簡選五千入宮，幷其掖庭原有者，殆將萬人。乃有由於宮女過多，不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而宮人為爭取帝臨以謀一夕之歡，則競以竹葉插戶，鹽汁洒地，以引羊車之事。帝之所為若是，於是公卿外戚競為奢侈，其中最顯著之人，如於帝有舊恩之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文明皇后（文帝昭王后）之弟王愷，及散騎常侍石崇等，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又由於帝怠於政事之故，舊臣多被疏退，后父楊駿，及其弟珧、濟三人開始用事，遂致「交通請謁，勢傾內外」，馴至大臣爭

權，相互傾軋。初則尙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當世，又有贊襄伐吳之謀，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而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疾之，遂斥華出鎮幽州（太康三年正月）。繼則有齊王攸，德望日隆，而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致攸憤怨而卒（太康四年三月）。三則有惠皇后賈氏殺楊駿而亂政（元康元年三月，去年四月武帝炎崩，太子衷卽位，是爲惠帝），於是賈后擅政及八王之亂興焉。（上引通鑑卷八十一太康元年載）

賈后擅政及八王之亂：武帝旣崩，惠帝卽位。惠帝以昏闇愚庸，不能治理政事，於是大權旁落，一則楊賈之爭益烈，一則諸王爭權日甚。當武帝在位時，楊、賈兩家已互相爭權，惠帝旣立，楊駿輔政，極爲專斷；於是賈后於元康元年（西元二九一）三月，詔汝南王亮（由扶風改封）誅楊駿，廢楊太后爲庶人。以亮爲太宰與太保衞瓘錄尙書事，楚王瑋（武帝子）爲衞將軍領北軍中候。亮欲悅其衆，論誅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不從。六月，亮與瓘以瑋剛愎，欲奪其權。瑋乃自昵於賈后，而譖亮、瓘。后使瑋誅亮、瓘，然後又以專殺之罪誅瑋，於是賈后專政。賈后專政凡九年，至永康元年（西元三〇〇）四月，趙王倫與齊王冏（攸子）廢賈后爲庶人，尋殺之。於是倫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乃執司空張華、僕射裴頠等殺之。自爲相國侍中。八月，淮南王允（武帝子）討趙王倫不克而死。翌年（永寧元年）正月，倫遂篡位，遷惠帝於金墉城。三月，齊王冏與成都王穎（武帝子）、河間王顒（孚之孫）等，舉兵討倫，四月誅倫，迎惠帝復位。於是冏爲大司馬，輔政，穎爲大將軍，顒爲太尉各還鎭（穎鎭鄴，顒鎭長安）。太安元年（西元三〇二）十二月，河間王顒乘冏驕奢擅權，舉兵使長沙王乂（武帝子）攻冏，擒斬之；乂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翌年七月，河間王顒與成都王穎反，舉兵攻乂，相戰累月，至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正月，東海王越（宣帝懿弟馗

之孫）內應執乂，顒將張方殺之，穎遂爲皇太弟，丞相。七月，東海王越乘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奉惠帝以討穎。八月穎奉惠帝還洛陽（是月匈奴劉淵乘晉之亂，自稱大單于於左國城），十一月顒將張方破洛陽，遷帝於長安，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武帝子）。永興二年秋，東海王越又傳檄討張方，並使人說顒，令奉帝還洛陽，約與分陝爲伯，不果。尋顒兵敗，越於翌年進逼洛陽，夏、越遣使至長安迎帝還長安，越自爲太傅錄尚書事。十一月惠帝中毒崩，太弟熾卽位，是爲懷帝。十二月，越以詔徵顒爲司徒，顒就徵，南陽王模（宣帝懿弟馗之孫，高密王泰子）自許昌遣將邀殺之。綜計上述，自趙王倫篡亂起，迄懷帝卽位，八王之亂歷時凡七年，西晉遂陷入總崩潰之厄運。（傅咸語引晉書卷四十七本傳）

州郡之亂及匈奴劉漢滅晉：晉武帝既廢州郡兵制於前，八王之亂繼其後，於是中樞失御，州郡又無控制之力，因而各地豪强，異族雄傑，皆乘時崛起，據地自雄。永康元年（西元三〇〇）當賈后殺故太子遹，及趙王倫又殺賈后，自爲相國專政之時，蜀亂首先發難，前益州刺史趙廞據蜀反，永寧元年（西元三〇一）氐人李特據廣漢反。華中之亂繼之，太安二年（西元三〇三），義陽蠻張昌反於荆州，其別帥石冰亂揚州，封雲亂徐州。永興二年（西元三〇五），陳敏亦據歷陽（今安徽和縣）叛，荆、揚、徐、豫爲之糜爛。最後華北之亂又繼之，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匈奴劉淵據左國城建國，翌年公師藩起兵於鄴郡，劉靈起兵於陽平，永熙元年（西元三〇六），劉伯根起兵於惤縣（今山東黃縣西南），王彌附之，越年與劉淵合，於是華北全面陷入混亂之局。

匈奴劉淵以其英卓之姿，乘西晉大亂，人心厭晉之際，領導胡夏以傾晉室。至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分遣諸將，帥其優勢之騎兵，縱橫掃蕩晉室所依以生存之黃河中下游河南河北富庶之區。至永嘉五年劉聰陷洛陽，俘懷帝

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劉曜陷長安，俘愍帝，於是西晉遂亡。

西晉皇統世系表：

宣帝（司馬懿）─┬景帝（師）齊王（攸）（文帝子繼承）齊王（冏）
　　　　　　　　└文帝（昭）─武帝（炎）─┬惠帝（衷）愍懷太子（遹）
　　　　　　　　　　　　　　　　　　　　├懷帝（熾）
　　　　　　　　　　　　　　　　　　　　└吳王（晏）愍帝（業）

二、東晉之政局

東海王越欲專擅朝政，因與懷帝發生衝突，又以洛陽在匈奴兵威壓逼之下，形勢孤危，乃謀南出許項，一則以抵制懷帝，一則以謀自存。琅邪王睿當諸王亂時，黨於東海王越，故越起兵西迎惠帝還洛陽時，留睿鎮守後方重鎮之徐州，旋又使睿南鎮建業（永嘉元年），此乃越見國家將亡，圖謀「三窟」也。睿既鎮建康（建業避愍帝諱），乃委王導以政治，委王敦以軍事，賴其兄弟二人之力以安定江左，展拓江南，而建立其東晉帝業之基礎。及長安陷，愍帝被俘，越二年睿遂即帝位於建康，是爲東晉元帝（太興元年，西元三一八）。

元帝睿與其他諸王亦無貳致，據有建康，安定江左之後，即於永嘉四年擊破忠於懷帝之揚州刺史周馥，奪取淮南地區，翌年又擊斬江州刺史華軼，固既有帝王自爲之志矣。亦由是之故，以後江南內亂相尋，篡奪不已。如永昌元年（西元三二二）有王敦之變，咸和二年（西元三二七）有蘇峻之亂，陶侃亦幾被激而生變。其後十餘年間，因

外有石趙之壓逼，內有外戚庾亮等之輔政，內部得免變亂之厄，而曾數興北伐之師。但曾幾何時，復有桓溫與殷浩之對抗，而溫終於爲變，且此種局面延續二十餘年之久（永和元年至昌明元年，西元三四五—三七三）。及淝水之戰（太元八年，西元三八三）後，謝安亦幾不免。至元興二年（西元四〇三），終於爆發桓玄之篡晉，劉裕討平桓玄之後，而晉祚亦移矣。是可知東晉偏安，僅爲苟延殘喘而已。

當時東晉以建康、江州、荆州三地爲心膂，王敦、陶侃、庾亮、桓溫、桓玄，皆曾鎮於荆州，除外戚庾亮外，其餘皆因其力足以威脅皇室，皇室必謀有以控制之術，故屢起變亂。在桓溫時代，東晉且幾成爲東西兩國，而相互對立。是以東晉之亂，幾皆肇因於此。東晉之末，由於內亂頻仍，至元熙二年（西元四二〇），劉裕遂以滅桓玄之功，受恭帝之禪而取代之。

東晉皇統世系表：

元帝（睿）明帝（紹）—成帝（衍）—康帝（岳）—穆帝（聃）—哀帝（丕）—帝奕—簡文帝（昱）—孝武帝（曜）—安帝（德）—恭帝（德文）

三、五胡亂華之北方政局

自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匈奴劉漢（前趙）及氐蠻李成建國，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西元四三九）北涼滅亡，共計一三六年。在此百餘年間，五胡及華人建國其著者凡十九國。詳見後述及胡夏建國表。

中國自秦漢以來，北方之北狄種匈奴，屢欲入侵中原之溫饒地區，而與秦漢作戰。及秦皇、漢武大張撻伐，匈

奴始衰，至漢宣帝南匈奴內屬，又擊滅北匈奴於遠西方之康居郅支城。至東漢時，鮮卑種落據有匈奴地，復强於北方，同時西羌種亦以種類繁演，至東漢末，國內大亂，羌人爲患尤深。在三國初期，由於鮮卑、羌之族類人馬，皆悍勇善鬪，常爲當時雄據邊地之雄豪，引以爲爭勝之資。因此，兩漢內徙之異族爲屬國，至魏晉時則往往爲戰友矣。茲簡概分述五胡諸國如次（詳見以次各章）：

㈠匈奴漢國（前趙）——劉淵乃南匈奴單于於扶羅之孫，左賢王劉豹之子，其族類內徙最早（見本史第六卷西漢末），種落最盛，漢化最久，故崛起亦最先。淵師事上黨崔游，頗習中國經史，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咸寧五年（西元二六九）繼父位爲匈奴左部帥，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多歸之。惠帝初，成都王穎鎭鄴，表淵監五部軍事，使之將兵隨駐鄴城。淵見諸王內訌，四方鼎沸，荆揚大亂，乃於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乘機回部，合衆五萬，建國於左國城（卽單于庭所在，今山西離石縣北），自以漢代之甥，稱漢王。俄而出兵南取平陽（山西臨汾縣）、蒲阪（山西永濟縣），遷都蒲子（山西隰縣東西）。淵之聲勢旣大，遂卽稱帝，繼又進都平陽，以滅晉爲其作戰目標。自永嘉三年（西元三〇九）開始遣劉聰、王彌、劉曜等兩次進攻洛陽。翌年淵卒，太子和立。同年，劉聰篡位，又積極進攻洛陽，至永嘉五年陷之，俘懷帝。愍帝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再陷長安，愍帝出降，遂亡西晉。

劉聰淫昏無道，模仿晉室，大封王侯。大興元年（西元三一八）六月卒。太子粲立，昏淫比擬乃父。八月，大將軍屠各胡靳準勒兵執粲，數而誅之，並劉氏男女無少長皆誅東市。劉曜自長安聞難赴討。十月卽皇帝位。翌年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史稱前趙。咸和四年（西元三二九）爲石勒所滅。綜計劉淵傳三世，四帝，共二十六年。

(二)成（李壽改漢）——李雄，賨人，氐之別種，原居巴西宕渠縣東北地區。東漢末，張魯創五斗米道，其族信奉之，遷於漢中楊車阪，號稱楊車巴。曹操棄漢中，李虎將五百人隨之，遷於略陽（今甘肅秦安縣東北）。虎之孫，輔、特、庠、流、驤皆雄武，好任俠，州黨多附之。元康中，齊萬年反，略陽天水等郡流民就食梁、益者十餘萬，李氏兄弟亦相隨入蜀。永康元年（西元三〇〇）益州刺史趙廞據州叛，李庠兄弟招合流民萬餘助之。庠得衆心，廞忌而殺之。李特退據綿竹（今四川德陽縣北），旋兵攻破成都，趙廞走死。永寧元年（西元三〇一），朝命梁州刺史羅尚爲益州，並令流民各還本鄉。流民旣已就業，多不欲歸。尚因措置失宜，激起民變，李特遂自稱鎭北大將軍，進攻成都，俄而敗死。太安二年（西元三〇三）特弟流及子雄再舉，逼攻成都，流死，而雄攻破成都，初稱王，尋即稱帝（西元三〇六），國號大成。雄卒，太子班立，雄子期弒班自立。至咸康四年（西元三三八）李壽廢期自立，改國號曰漢。壽傳至其子勢，於永和三年（西元三四七）爲桓溫所滅。計李雄傳五帝，共四十三年。

(三)後趙、魏——石勒，羯人，匈奴別部羌渠之後。晉初，徙居武鄉羯室（今山西遼陽縣境），幼被賣爲奴。永興二年（西元三〇五）公師藩起兵，與牧師汲桑赴之。永嘉元年破鄴城，尋爲兗州刺史苟晞所敗，乃降劉淵。淵遣北攻趙魏，南侵兗豫，縱橫於江、漢、陳、蔡之間。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縣西北），有東下建業之志。俄用張賓之策，旋師北向，永嘉五年擊滅東海王越及苟晞兩大勢力；陷洛陽後，復襲殺王彌而併其衆，遂渡河進據襄國（今河北邢台縣），翌年又取鄴城，以爲根本，石氏之建國，於焉以定。至太興二年（西元三一九）遂稱趙王，史稱後趙。咸和四年（西元三二九）滅前趙，竟能統一北方之全局。咸和八年勒卒，子宏立。翌年石虎弒宏自立，自襄國遷都鄴城。兵力之强，駸駸乎有統一全國之勢。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虎卒，子世立，兄遵弒之自立。石鑒又

弒遵自立。翌年，冉閔殺鑒自立，國號魏。石祗立於襄國。永和七年，冉閔圍襄國，祗遇弒，後趙亡。翌年，閔又爲燕所滅。後趙自石勒建國凡歷七帝，共三十四年，若自據襄國算起，則爲四十一年。

(四)前燕——慕容廆，遼東鮮卑人。自其曾祖慕護跋已建國於棘城（今遼寧義縣西北）之北。及廆立，屢寇晉邊，至太康十年（西元二八九）降晉，遷都大棘城（在棘城北部），與鄰部言和，十數年間，國力漸充。王浚、劉琨已卒，中原士民避地幽冀者無所依歸，廆乃遙奉元帝，揭櫫大晉名義，號召遺民，於是北方世族，趨之若鶩，廆皆撫納之。乃稍稍旁併鄰部，進而與宇文氏爭雄。宇文部居遼西紫蒙川，較慕容爲强。廆屢次驅逐之，卒使退歸今熱河西北地區。廆受晉名義，終身不變。成帝咸和八年卒，子皝立，始自稱燕王。皝雄略不亞乃父，咸康四年（西元三三八）滅鮮卑段氏，併有今河北省東北部之地。咸康八年滅高句麗，併有今安東省及韓國北部之地。建元二年（西元三四四）消滅宇文部，約有今熱河省全境。皝於是築龍城而都之，名曰和龍（今熱河朝陽縣），蔚然爲東北一大國矣。然格於石虎，仍不得南下進圖中原。永和四年（西元三四八）皝卒，子儁立。翌年，石虎卒後，後趙大亂，乃乘機揮軍南下，經四年至永和八年克鄴城滅冉閔，儁遂稱帝。越五年而定都於鄴。升平四年（西元三六〇）儁卒，子暐立。未幾，以輔佐失人，賢者去位，至太和五年（西元三七〇）爲苻堅所滅。燕歷四主，共三十七年。

(五)前秦——蒲洪，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縣東）氐人，世爲酋帥。洪饒勇多權略，永嘉之亂，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劉曜平秦隴，降於曜。石虎征羌，又降於虎。咸和八年（西元三三三）自稱雍州刺史，北附於張駿（張氏之涼州，見後述）。石虎遣麻秋討之。徙秦雍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以洪爲流民都督，居枋頭（今河南濬縣西南）。咸康四年（西元三三八）隨虎攻燕，功拜都督六夷諸軍事。後趙之亂，秦雍流民相率西歸，共擁洪爲主。羌

帥姚弋仲亦有入據關中之志，遣子襄擊洪，洪大破之。洪遂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氏。旋爲麻秋鴆死，子健繼統其衆。永和六年（西元三五〇）健率衆西還關中，破杜洪，遂盡有三輔之地。繼遣弟雄擊石寧於上邽（今甘肅天水縣西），克之，秦隴悉平。翌年，健稱天王，國號秦。史稱前秦。永和八年稱帝。東控許洛，西據關隴，遂與前燕、東晉鼎足對峙。永和十一年健卒，太子生立。至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苻雄之子堅殺生自立。堅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用王猛爲相。猛剛果嚴毅，爲政公平，饒有法家精神，又善用兵。內修政制，外併强鄰。太和五年（西元三七〇）滅前燕。咸安元年（西元三七一）滅仇池。寧康元年（西元三七三）取東晉梁益二州。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滅前涼。同年滅代。遂統一北方，視偏安江南之東晉，如池中物矣。太元八年大舉伐晉，大敗於肥水，其國遂轉入崩潰之厄運。太元十年爲西燕之慕容冲所攻，堅自長安出奔五將山，爲姚萇所弒，堅子丕稱帝於晉陽。翌年，萇取長安，稱帝（史稱後秦）。同年苻丕敗死，堅族孫登稱帝於南安（今甘肅隴西縣東北）。登與姚萇相攻九年，太元（十九年）登子崇立，又敗死，遂亡於後秦。前秦共歷六主，凡四十五年。

(六)後秦——姚萇，南安赤亭羌人，世爲酋帥。父弋仲，受石虎命，率部東遷，駐屯灄頭（今河北棗强縣東北）。後趙亂，弋仲死，兄襄降晉，後叛入秦，戰敗死，萇遂降於前秦。太元九年（西元三八四）討慕容泓兵敗，萇畏罪奔渭北馬牧，糾合羌衆，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進屯北地（今陝西耀縣東南）。羌胡歸之者十餘萬戶。翌年略地新平（今陝西邠縣）、安定（今甘肅固原縣），據嶺北諸城以爲基地，以坐觀苻堅與慕容泓之成敗。適苻堅敗奔五將山（今陝西岐山縣東北），萇遂遣將執而殺之。太元十一年慕容恆率鮮卑東歸，長安空虛，萇遂進據之，卽帝位，國號大秦。史稱後秦。太元十八年萇卒，子興立。義熙十二年（西元四一六）興卒，子泓立。姚興既卒，諸

子內訌，劉裕聞之，舉兵伐秦，翌年劉裕克長安，後秦遂亡。後秦凡歷三主，共三十四年。

(七)後燕——前秦肥水戰敗後，慕容垂父子謀乘機復燕。垂行至澠池，借安集北部爲名，離苻堅赴鄴。堅子苻丕鎭鄴，不許垂入城。會新安丁零翟斌起兵，丕遣垂往討，欲因而殺之。垂募兵河內，得三萬人，渡河與翟斌會合，攻洛，不果，乃東取滎陽，自稱燕王。太元九年（西元三八四）正月，北渡河，率丁零、烏桓二十餘萬，圍攻鄴城。並分遣諸子略取冀州諸郡（今河北中部）。會東晉亦乘時北伐，兵至黎陽（今河南濬縣）。丕求救於謝玄，玄遣劉牢之救之。垂擊敗牢之，仍復合圍。翌年七月，鄴城饑困，丕乃奔晉陽，依其幷州刺史王騰（猛子）。至是始知父堅已死，長安陷落，遂卽帝位，號召各方。垂遂分令諸子姪收復關內外舊壤。太元十一年正月，定都中山，卽皇帝位，史稱後燕。尋翟斌恃功驕縱，要求無厭，垂殺之。於是翟氏爲亂數年，垂討破之（太元十七年），翟釗奔於西燕（見後）。太元十九年垂進擊西燕，滅之。至是後燕之盛，幾復前燕之舊境。太元二十一年垂卒，子寶立，是年拓跋魏大舉來攻，失幷州。翌年在魏進攻中山、信都、鄴城之强大壓力下，慕容氏內部又叛亂相繼，至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寶被弑，後燕遂亡。後燕經二主，共十二年。

(八)西燕——初，慕容暐弟泓入秦，爲北地長史。太元九年（西元三八四）春，聞慕容垂起兵，乃亡命欲奔河洛，收集馬牧鮮卑數千，進屯華陰。泓弟冲亦起兵河東，進攻蒲阪。苻堅子叡率竇衝、姚萇討之，叡兵敗被殺。冲率八千騎會泓，泓衆遂至十餘萬，乃進向長安。六月，泓謀臣高蓋以泓德望不如冲，乃殺泓擁冲。翌年正月，冲軍進至阿房城（卽阿房宮址，今西安縣西）卽帝位，與秦兵惡戰於長安近郊者數月，苻堅不支，出奔，冲遂入長安。鮮卑種人急欲東歸，而冲畏慕容垂勢强，不敢東下。部衆怒之。太元十一年二月殺冲，立段隨爲燕王。三月，慕容

恆、永，又殺段隨，立慕容顗。恆等率鮮卑棄長安東歸，至臨晉（今陝西朝邑縣西南），恆弟韜殺顗，永逐韜而立沖子瑤。既而永復殺瑤，立泓之子忠。行至聞喜，聞垂稱帝，不敢東。六月，刁雲殺忠，推永爲河東王。十月，永大敗苻丕於襄陵（山西今縣東），丕奔東垣（今河南新安縣），爲晉將所殺。永遂進據長子（山西今縣），即帝位。史稱西燕。至太元十九年，慕容垂自鄴攻西燕破之，克長子，殺永，西燕遂亡。西燕凡歷六主，共十年。

(九)北燕——拓跋珪圍攻中山時，慕容寶北走龍城。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寶聞珪還代，率軍西下，欲圖恢復。行至乙連，軍變，寶與子盛奔薊。尚書蘭汗等盡斬反者，迎寶還龍城，殺之。汗自稱大單于，昌黎王。盛又殺汗。盛聰察多忌，人不自保，隆安五年盛爲賊所殺，叔父熙立。熙寵愛後宮，恣意淫樂，義熙三年（西元四〇七）高雲殺之，自立。義熙五年雲爲左右所殺，馮跋誅亂者，自稱天王，國仍號燕。史稱北燕。跋勤政勵農，注意教育，其國因以安定，又與柔然締好，故拓跋魏不敢輕侮。跋卒，弟泓立。自元嘉九年（西元四三二），魏太武五次伐之，元嘉十三年弘被攻窮蹙，奔高麗，北燕遂亡。北燕歷二主，凡二十九年。

(十)南燕——拓跋魏滅後燕，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慕容德自鄴南走，據滑台（今河南滑縣），稱燕王。翌年東走兗州，進據琅邪（今山東臨沂縣北），遂據青州，都廣固（今山東益都縣西）稱帝。史稱南燕。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德卒，兄子超立。信任非人，政局不安。義熙五年劉裕伐之，翌年廣固陷，南燕亡。南燕歷二主，共十一年。

(十一)大夏——赫連勃勃與劉淵同種，匈奴左賢王去卑之後，鐵弗劉之曾孫，劉衞辰之第三子。魏滅衞辰，勃勃奔於薛干部（一作叱干），薛干部送之於高平公沒奕干。沒奕干引見姚興，興甚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踰勳舊。

久之，以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今陝西延長縣境）五部鮮卑及雜胡二萬餘落。鎮朔方。勃勃與魏世仇，而雄心又大。義熙三年（西元四〇七），後秦與魏和，勃勃大怒，遂謀叛後秦，襲殺高平公沒奕干而幷其衆，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

勃勃獨立時，姚興方盛。勃勃自知力不能敵，乃採長期游擊戰略，期以十年，困斃姚興。勃勃以大城（後漢縣，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為根據地，游動於定陽（今陝西宜川縣）、杏城（今黃陵縣）、貳城（似今寧夏中寧，甘肅靖遠間）、平涼（甘肅今縣）之間，見機則侵，瞬東瞬西，每歲數入。姚興遣軍征討輒敗，數度親征，亦無勝算。義熙九年，朔方大定，勃勃乃築統萬城（今陝西橫山縣西北）而都之。改本姓曰赫連氏。

義熙十三年，劉裕既滅後秦，留次子義眞守之，自還建康。翌年，勃勃逐義眞，取長安，設立南台，以長子璝留守之。是時，東方拓跋魏方强，南方西方有劉裕蒙遜兩雄在，不容夏有所發展。至元嘉二年（西元四二五）勃勃卒，太子昌立。翌年，魏太武遂伐夏。又明年，太武又自將襲統萬，昌出戰，衆潰，遂奔上邽（今甘肅天水縣西南）。元嘉五年，昌攻魏將奚斤、安頡於安定（今甘肅固原縣），安頡擊擒之。昌弟定收衆奔平涼稱帝。奚斤來攻，定擊擒之，遂恢復安定、長安等地。元嘉七年，魏太武至統萬，遣將連破夏軍，取安定。定復走保上邽。翌年，定畏魏兵來攻，擁秦民十餘萬，自治城（今甘肅導河縣西北）渡河，欲襲北涼而奪其地。為吐谷渾王慕璝所邀擊，被擒。送於魏，殺之，夏亡。夏歷三主，共二十六年。

(十三)西秦——乞伏司繁，西部鮮卑人。至司繁部衆漸盛，遷居堅度山（待考），降於前秦。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司繁卒，國仁繼統其衆。苻堅伐晉，為先鋒騎帥。會國內有變，奉堅命還討。苻堅敗於肥水後，國仁收衆

十餘萬，亟謀獨立。太元十年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分國土為十二郡，築勇士城（今甘肅榆中縣東北）都之。太元十三年，國仁卒，弟乾歸立，自稱河南王，遷於金城（今甘肅皋蘭縣西南）。是時，後秦、後涼、南涼皆新立，勢強，發展不易。乾歸繼國仁政策，征服鮮卑雜部，深固根本。太元十九年，擊滅氐王楊定，盡收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史稱西秦。北敗後涼，西伐吐谷渾，一時國勢頗強。隆安四年（西元四〇〇），姚興來伐，乾歸大敗，奔於南涼，尋復東歸於姚興，數隨征伐。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再自長安歸，西破吐谷渾，東攻仇池，國勢再振。翌年朝秦，姚興留之，而命其子熾磐領其部衆。熾磐勇果有謀略。義熙五年，熾磐克枹罕（今甘肅省臨夏縣），乾歸逃歸，復稱秦王。時姚興為赫連勃勃所絆，不能致討，乃授乾歸為河州牧，河南王。乾歸遂又稱藩。義熙八年六月，為乞伏公府所弒。熾磐討公府，走之，熾磐繼立。義熙十年，聞南涼禿髮傉檀伐乙弗（通典：乙弗在吐谷渾北，有衆萬餘落，風俗與吐谷渾同。震按乙弗在今青海樂都縣青海間），乃乘虛襲南涼都城樂都（青海今縣），遂滅南涼。熾磐改稱秦王。此後五六年間，為西秦極盛時期。其疆域西至西平，東至隴坻，北距黃河，南服吐谷渾，有今甘肅西部，青海東部。及宋永初元年（西元四二〇），西北大局變化，東則赫連據長安，進逼隴右；西則蒙遜併西涼，專力南伐。於是西秦環境轉入緊急之局勢。蒙遜懼勢不敵，則聯合勃勃以伐之。熾磐為對抗計，亦遣使聯魏伐夏。元嘉三年（西元四二六），熾磐再攻廉川，勃勃遣將攻苑川（今甘肅榆中縣東北）、南安（今甘肅隴西縣東北）、湟河（今青海樂都縣東南）、西平（今青海西寧市），而魏師終不出。於是西秦大敗，叛者四起。翌年，熾磐卒，子慕末立。蒙遜屢來侵，吐谷渾亦為患。元嘉七年，慕末東奔南安，明年，降於夏，被殺。西秦遂亡。西秦歷四主，共四十七年。

（十三）前涼——涼州土田肥美，形勢斗絕，進可窺隴坻，苞河湟，退可閉關自守，實中國西北奧區也。西晉既亡，中原殘餘勢力皆盡，涼州張軌獨賴地遠勢險獲存。張軌安定烏氏人，好學明經，與皇甫謐友善，官至散騎常侍。永寧元年（西元三〇一）八王之亂，國家多故，軌欲擇地自保，乃求為涼州刺史。既到任，平定盜賊，擊獲鮮卑雜部十餘萬，威震西土。建興二年（西元三一四）軌卒，子實繼任。迨東晉都建業，東西勢不相接，涼州遂成獨立狀態。太興三年（西元三一五）實卒，弟茂立，南取隴西、南安，更置秦州。太寧初，逼於劉曜，稱藩於前趙，以圖自存。翌年茂卒，實子駿立。駿勤修庶政，民富兵强，乃遣將西伐龜玆、鄯善、南彊諸國，皆朝姑臧。永和三年，駿將其地分為涼、河、沙三州，自稱假涼王。翌年駿卒，子重華立，國勢轉弱。永和九年十月，重華卒，子曜靈立。十二月，重華庶兄張祚，廢曜靈自立。又二年，河州（甘肅臨夏縣）刺史張瓘，與驍騎將軍宋混兄弟合力討祚，殺之。推立曜靈弟玄靚。興寧元年（西元三六三）玄靚叔父天錫殺玄靚自立。天錫荒淫，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後秦將苟萇伐之，天錫出降，前涼亡。前涼歷九主，共七十五年。

（十四）後涼——呂光、略陽氐人，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以才武為秦名將。太元八年（西元三八三），堅遣光將兵八萬伐西域，翌年大破西域諸國兵，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太元十年。光聞秦亂，率衆東歸，秦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於酒泉，光擊破之，遂下姑臧，執熙。光自為涼州刺史。翌年知苻堅已死，乃改稱涼州牧、酒泉公，繼稱三河王。至太元二十一年（西元三九六）稱天王，國號涼。史稱後涼。至隆安元年（西元三九七）時，呂光已衰老，其國遂相繼分裂為南涼、北涼、西涼（見後）。隆安三年，呂光卒，子纂立。隆安五年，呂超弒纂，而立其兄隆。元興二年（西元四〇三），南北涼共出兵攻後涼，後秦徵呂超入侍，遣齊難將兵迎之，隆出降，後涼遂亡

。後涼歷三主，共十八年。

(十五)南涼——禿髮氏與拓跋氏同宗，先世皆從漠北南遷。自西晉初樹機能亂，部衆中衰。至務丸曾孫烏孤，呑併鄰部，勢復振。築廉川堡（今青海西寧市東）都焉。時呂光衰老。隆安元年（西元三九七），烏孤自稱大單于、西平王。攻取後涼金城（今蘭州市）樂都（青海今縣）、湟河（西寧市東南）、澆河（青海貴德縣境）等五郡，遷治樂都，改稱武威王。隆安三年，烏孤卒，弟利祿孤立，遷治西平（今西寧市），稱藩於後秦，號河西王。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利祿孤卒，弟傉檀立，還治樂都。是時，姚興新併姑臧，後秦之勢甚盛，傉檀謀順事之，以圖發展，乃去王號，遣使聘秦，又獻羊馬，姚興任以涼州刺史。義熙二年（西元四〇六）徙都姑臧，明年，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下峽（今甘肅靖遠縣），大敗。又明年，姚興遣將來伐，傉檀擊破之，復稱涼王。此後數年，與姚興、蒙遜爲敵。雖曾敗後秦兵於姑臧，但至義熙六年（西元四一〇）伐蒙遜，敗還，復遷都於樂都。其後復爲蒙遜所攻，質子請和。至義熙十年，傉檀討乙弗部，太子虎守樂都，爲西秦熾磐所襲破。南涼亡。南涼歷三主，凡十九年。

(十六)北涼——北涼建國，由沮渠蒙遜發其端。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世爲豪帥。其先爲匈奴左沮渠，以官爲氏。隆安元年（西元三九七），呂光伐乞伏乾歸，大敗，歸罪於蒙遜叔父尙書羅仇，殺之。蒙遜遂結盟諸部，起兵攻拔臨松郡（今甘肅張掖縣南）。旋爲呂纂所敗，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同時起兵酒泉，推建康太守段業爲州牧。蒙遜旋亦歸業，業以爲鎭西將軍。翌年，蒙遜攻拔西郡（今甘肅丹山縣東南），男成又取張掖，晉昌（今甘肅安西縣東）、敦煌（今縣）二郡亦降。段業遂據張掖爲都城，自稱涼王。

段業，京兆人，儒素長者，威令不行，羣下擅命。尤畏蒙遜勇略，出之爲西安（張掖縣東南）太守。隆安四年

，蒙遜自西安襲擊段業，殺之，自稱涼州牧、張掖公。北涼遂入於蒙遜之手。是時後秦漸衰，已無力控制西北。而蒙遜據張掖，李暠據酒泉，傉檀據姑臧，三國地既相逼，人才相當，於是相互攻侵，連兵不解。傉檀虛驕，好勇無謀；李暠文弱，保境自守，皆非蒙遜敵手。最後四年之間（西元四一〇——四一三），傉檀四伐北涼，皆敗，蒙遜於義熙八年（西元四一二）拔姑臧，傉檀遷還樂都。後二年樂都爲西秦乞伏熾磐所陷，國亡。永初元年（西元四二〇），又滅西涼。旋又與夏合力滅西秦。北涼之勢，盛極一時。自魏太武滅夏後，與魏接境。元嘉八年（西元四三一），蒙遜稱藩於魏，魏封爲涼王。元嘉十年，蒙遜卒，子牧犍立。時魏方征北燕，故魏涼和親八年之久。元嘉十六年，太武聞牧犍與西域諸國懷二，乃自將伐北涼，牧犍出降，北涼遂亡。北涼歷二主，共三十八年。

(七)西涼——李暠自言是李廣十二世孫，通經史，善文學。隆安元年（西元三九七），爲效穀令，有惠政。翌年，被推爲敦煌太守。又明年，晉昌太守唐瑤反段業，移檄六郡，推暠爲沙州刺史。暠遣兵東取涼興（今玉門縣西境），西取玉門以西諸城。義熙六年（西元四〇五），徙都酒泉，自稱秦涼二州牧。史稱西涼。義熙十三年（西元四一七）暠卒，子歆立。永初六年，歆乘蒙遜伐西秦，引兵襲張掖，爲蒙遜詐計所邀擊，敗死。歆弟恂入守敦煌。翌年，蒙遜攻之，恂自殺，西涼遂亡。西涼歷三主，二十二年。

(八)後魏——（見第十卷第一章）

胡夏建國表

種名	族名	國號	創業主	國都	年數	被滅
北狄種	匈奴	漢「前趙」	劉淵、劉聰、劉曜	初平陽（山西臨汾）遷長安（陝西長安）	二六	後趙
		北涼	沮渠蒙遜	張掖（甘肅張掖）	三八	後魏
		夏	赫連勃勃	統萬（陝西橫山）	二六	後魏
	羯	後趙	石勒——石虎	初襄國（河北邢台）	三四	前燕
西羌種	巴蠻	成（漢）	李雄	成都（四川成都）	四三	東晉
	氐	前秦	苻健——苻堅	長安	四五	後秦
		後涼	呂光	姑臧（甘肅武威）	一八	後秦
		後秦	姚萇——姚興	長安	三四	東晉
東胡種	鮮卑	前燕	慕容皝、慕容儁	初龍城（熱河朝陽）遷鄴	三七	前秦
		後燕	慕容垂	中山（河北定縣）	二二	後魏　北燕
		西燕	慕容冲	初長安、遷上黨（山西潞縣）	一〇	後燕
		南燕	慕容德	廣固（山東益都）	一一	東晉
		西秦	乞伏國仁	苑川（甘肅榆中）	四七	夏
		南涼	禿髮烏孤	樂都（青海西寧）	一九	西秦
		後魏	拓跋珪	初樂盛（綏遠托克托）遷平城（山西大同）	一七二	北齊北周
漢種		前涼	張駿	姑臧	七五	前秦
		西涼	李暠	燉煌（甘肅敦煌）	二三	北涼
		魏	冉閔	鄴	二	前燕
		北燕	馮跋	龍城	二九	後魏

附記

1. 史家將冉閔列為羯種，故稱五胡十六國，其實冉閔係漢種。又丁零翟遼建魏國於滑台，遼卒子創立，凡六年。
2. 本表所列胡漢共十九國，合丁零魏國為二十國。

第二節　兩晉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思想概況

政治之組織：兩晉官制，大體因襲漢魏。中國自秦漢以後，中央政府組織，大致可分爲三階段：㈠秦及西漢，爲丞相九卿制。㈡後漢爲三公九卿制。㈢隋唐爲三省六部制。魏晉南北朝介居其間，是由三公九卿制遞變爲三省六部制之蛻化時期。兩晉在分裂之局面下，政治變化劇烈，因而制度之更改，亦甚頻數。其原因，蓋有二焉：㈠由於專制君主權力無限，宰相權力亦因之而無定，全視君主之意志爲轉移。三公之權力大小及地位之升降，亦然。㈡國家形態變化無端，政治機構因亦適應之而變更。基此二因，遂有原爲少府屬官之尙書令僕，取代宰相及三公職權，而成爲三省制之行政中樞。原爲少府之列曹尙書，亦取代九卿地位，而成爲隋唐六部職事官。茲略述其嬗變經過如左：

丞相制度創始於秦。而秦此制度之產生，實又基於管仲之相國內閣制。其職權「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其權力無所不包，無所不統，但性質則從屬於君主，而非獨立。君相職權，亦無一定之界限，故其地位相當於君主之幕僚長。及秦統一天下，又置太尉掌軍政，置御史大夫掌監察，其形式有似於三權鼎立。太尉不常設，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其監察職務，完全由御史中丞執行。此種丞相制度，西漢長期承襲，甚少變易。其時丞相權力集中，奏無不准，地位尊崇。相府組織龐大，掾屬達三百六十餘人。此爲相權最高，亦爲最完整之時期。西漢末，成哀二帝時，曾分丞相職權，試行三公制度（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王莽又復之。至東漢則以三公爲永制，而三公之上有太傅，每值新主卽位，則以元老重臣爲太傅，錄尙書事。其表面相似於丞相地位，而權力則大不相侔。至董

卓、魏武爲丞相、相國，君主既無實權，既非以前之政治常規矣。三國吳蜀均採丞相制，而諸葛亮尤爲其中之賢相、蔣琬、費禕改稱大將軍，仍行丞相實權。其後，魏置相國，以位司馬師、昭。晉置丞相或相國，以位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及王敦、王導等，既皆非尋常人臣之職矣。（按丞相制秦襲自戰國——修訂補正）

三公官始見於禮記王制，及尚書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是三人分掌中樞行政之制度。西漢成帝時採之，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是時丞相名義仍舊，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然數改數復，名稱不定。王莽時，定三公之號爲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莽自爲大司馬，尋又加號宰衡。東漢光武，仍因三公之制，但依任台閣，三公權力已落。魏武爲丞相，三公名義仍存，而權力已去。魏初設三公而不治事，蓋是時尚書、中書並重，三公遂成虛位矣。西晉初設太宰、太傅、太保，謂之三師；設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位皆上公，用以優崇元老，無所職守。合三公號爲八公。東晉上公希置。

尚書始於秦漢，少府屬官。通典二十二，尚書條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又云：「尚書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但自西漢中葉以後，逐步發展，竟爾侵蝕宰相職權；一躍而躋於中樞首要地位。蓋尚書傳通章奏，承宣詔令，地居禁近，掌管樞機；又因其易親、易狎，而又易信，既便君主驅使，尤便保密。此尚書台之所以權力日重，組織日大之基本原因。秦時僅有四員，西漢五員，至武昭以後，已成密要中心。成帝時尚書已分曹治事，大臣有罪，由尚書劾奏，皇帝責問大臣，由尚書受辭，皇帝選第中二千石，由尚書定其高下，是尚書參預大政之漸。光武帝不任三公，政歸台閣，則尚書台之權更重矣。魏武當國，另置中書，復以爲密要決策機關，而令尚書專掌行政工作，變爲職事之官。漢魏時謂之尚書台，或曰中台。惟兩晉

以後，玄風大熾，「八座丞郎多不奏事，簿領文書，成於令史之手。」遂成爲「科員政治」矣。

中書之官，起於西漢，與尚書同職異名，不久卽廢。東漢桓帝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丞，使典尚書奏事。至文帝改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右丞，使代尚書機衡之任。中書省自此成立。中書掌管機要，參決大政，撰擬詔令，爲中央決策機關。尚書轉受成命，奉宣推行，是中樞執行機關。魏晉時，中書權任甚重，常以公輔兼領。當時卽有宰相之目，亦號中書爲鳳凰池。晉又置中書舍人，後改通事舍人。東晉曾一度併其職於散騎省，蓋散騎亦侍從而參機密也。

門下省，由侍中職權擴大而來。侍中始於秦時，少府屬官。據通典考，侍中本丞相史也。秦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與左右曹諸吏，散騎常侍，皆爲加官。多至數十人，得與中常侍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侍直左右，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並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舊用儒者，貴室子弟亦樂爲之。東漢謂之侍中寺。魏晉以後，改置四人。定爲專職，特選舊儒高德，學識淵博者充任，凡喩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及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職權既大，地位提高，舊在尚書令僕射之下，至是則改在其上。居止禁中，與給事黃門侍郎切問近對，拾遺補缺，最爲親密。東晉諸帝以其常在左右，多與之參議政事，不專倚任中書。於是中書權力，遂爲侍中所分，而有門下省之目矣。膺斯職者，亦號宰相。

至於地方行政制度，亦大體因襲漢魏，仍爲州、郡、縣三級。州置刺史，特隆崇之者則稱牧。郡置太守，王國置內史。大縣置令，小縣置長，爲國者置相。惟京輔漢置司隸校尉，魏晉改司州，司隸仍設。東晉於京師所在置丹陽尹，無司隸之名目矣。

政治之實際：西晉之中央政治組織，既如前面所述，除武帝大封宗室，廢州郡兵等措施而外，祇是苟且偷安，奢縱逸樂而已。至於東晉，司馬睿（元帝）賴中原世族，亦即中原之地主莊園主，帶領其原有部曲隨同渡江而建立其政權。皇室既賴南渡之世族爲基礎，以樹立其政權；世族亦擁皇室爲護符，以取得高位與權勢，爲發展其新莊園與財富之資本。因此，此等世族於江南重建家園後，財富皆逐漸集中到彼等手中，皆已不願言恢復中原之事。祇以其超社會之地位，在高官厚祿之下，過其優游清談之享受生活。當時在江左之最大世族王謝兩家，均爲清談之代表。彼等清談，主張簡而深，有理致，有風度，包括㈠玄理，㈡儀容，㈢聲音，㈣風度，㈤遠于世事。如肥水之戰時，謝安幷無將略，在秦大兵壓境之下，仍故作鎭靜；於肥水戰勝之消息傳到時，了無喜色，故爲作態，若無其事。此即爲當時清談家之「風度」。彼等身據政要，亦不屑處理政務，以示高雅。此乃東晉始終苟延殘喘於江東之原因。當時主張恢復之人物，祖逖渡江，反爲朝廷所忌。其後庾亮主張恢復，雖以外戚之勢，亦無能施其志。後來桓溫主張恢復，尤爲積極，彼對清談家之痛惡，曾慨然言之曰：「遂使中原陸沉，王夷甫諸人不能辭其咎！」彼將揮軍北伐，朝廷則用殷浩以牽制之。升平二年（西元三五八），彼勸穆帝遷都洛陽，朝廷不聽，乃表請朝廷作七種改革：

㈠杜浮識及朋黨。
㈡省併官職。
㈢行文限日。
㈣獎勵公忠。
㈤明賞罰。

(六)勵學業。

(七)修晉書。

但彼終被認爲奸臣（以上見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東萊晉論云：「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遊談自逸，而愚者以放延爲悞。庶政陵遲，風俗大壞。」東晉之不可有爲可知矣。

社會及學術思想：兩晉社會。西晉自八王及匈奴劉漢之亂後，人口與經濟皆已極度凋殘。中國人口，本史第七卷已有記載，東漢桓帝時，有人口五〇、〇六六、八五六人。三國吳蜀亡時，三國共有七、六七二、八八一人。至西晉太康元年平吳之後，全國有一六、一六三、八六三人。至五胡亂華，中原大分裂時代，河南凋殘至竟有「百家立郡名」或「十戶張郡目」者。是可見當時中原之殘破。

魏晉時期之世族，類如秦漢時代之豪强。此等人因世爲官家子弟，族人衆多而擁有鉅大財富，在社會上常居於支配地位。因此之故，此等大族亦常爲政府統治力量所依賴。故至東漢之世，大族作官者特多，至東漢晚期，大族既成爲社會之一特殊階級。及至魏文帝時，陳羣建九品中正之制後，大族益成爲統治社會之中心力量，且成爲代代相傳之世族。新唐書柳冲傳所載柳芳之言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任人才之選擧），尊世冑，卑寒士，權歸右姓已。……於時有司選擧，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僞，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鄭、李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此等世族，不僅社會地位崇高，在政治上亦居於支配地位，故晉代之世族，實爲當時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學術思想之支配核心。

蓋當時社會，約有四種等級。第一爲士人，士人幾爲世族所獨佔，雖士人亦有寒門出身者，可參加政治，但生活與聲望大不如世族。第二爲平民，卽百工技巧。第三爲部曲與兵家（近于奴隸），雖不買賣，並無自由。第四爲童奴，卽眞正之奴隸（見勞幹魏晉南北朝史）。

至於淸談之風起，乃由於政治黑暗爲其源。蓋此等世族人物，歷朝皆參預政治，彼等在政權爭奪之鬬爭下，常爲爭取之對象，亦爲招忌而身遭慘戮之對象。彼等爲「明哲保身」計，遂以遊逸玄談爲事。久之，相習成爲風氣，因而蔚成魏晉淸談之風，困學紀聞卷十三有云：「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禮，遂至苦節。苦節已極，故魏晉之士，變爲曠蕩。」（東漢黨錮之禍，已見本史第七卷）晉書卷四十三載：「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日知錄十三正始條云：「魏明帝崩，少帝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司馬懿殺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雅，盛於雒下。乃棄經典而尙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故阮籍「遭時多故，祿仕而已。」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則以山濤荐之仕，而與濤絕交。是亦可知當時名士之痛心疾首矣。

第三節　兩晉國防軍備及軍制

一、中央軍

兩晉國防軍備及軍制，大體沿襲漢魏。三國承襲兩漢，魏、蜀、吳，均有大司馬，大將軍，前、左、右、後將

軍之號。魏仍東漢五校之舊，魏武新置武衛營，魏文新置中營與中壘營。五校營均爲內軍，由領軍將軍統之。其外軍則統於護軍將軍。領軍，護軍，皆魏武爲丞相時所置。魏文分別設府，令其分主內外軍，爲中樞軍事兩大機構。皆已詳載於本史第八卷第一章。玆分述晉代軍制於次。

晉初，宿衛之兵，有七軍、五校、翊軍、積弩、積射等營，合稱爲中軍。

七軍——其七軍表列如左：

七軍	
右衛	司馬師置。有前驅、由基、强弩、三部司馬；命中、虎賁、羽林、上騎、異力五督。
左衛	同上。
前軍	兩漢舊制。
後軍	晉武帝置。東晉無兵，哀帝罷之。宋以後復置。
左軍	魏明帝置。東晉哀帝改爲游擊。
右軍	晉武帝置。東晉無兵，哀帝罷之。宋以後復置。
驍騎	晉武帝伐吳時置。

七軍各置將軍一員，初由中軍將軍統領，後由領軍將軍（或中領）總統之。左、右將軍，專掌禁衛。城外其他各軍，由護軍將軍總統之。

五校——五校者，長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各置校尉一員，領千兵爲營，多在城內典宿衛。

翊軍、積弩、積射等營——翊軍爲平吳後所置，領梁益二州所省之兵。又有積弩、積射營，皆有將軍領之，各

領二千五百人。皆精銳所在，亦典宿衞。

晉初中央兵制，實爲攘奪魏之政權而設。司馬氏襲曹氏之故智，「多選精兵，自爲營衞。」（見毋丘儉討司馬師檄）並利用之，以謀奪取政權。司馬昭（文帝）爲魏相國，於相國府置中衞軍。及司馬炎（武帝）受禪，改中衞爲左右二衞，各設將軍領營兵，每暮一人宿值，任宮庭禁衞，其後以此爲基幹，陸續擴充，達三十六軍之衆。惟平吳之後，驕怠荒淫，又封建諸王，兵制遂壞。如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又有大臣及鎭將割兵相衞者，如楊駿傳載：「詔曰：其以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其止宿殿中，宜有翼衞，其差左右衞三部司馬各二千人，殿中都司馬十人給駿。」范寧傳亦載有：「又方鎭去官，皆割精兵器仗相送，多者千餘家，少者數十家。旣力役私門，復資官廩布。」於是禁軍外散，王師寡弱。「空校牙門，無益宿衞，虛立軍府，動有數百。」（晉書卷四十七傅咸傳）迨八王之亂，迭以諸王之兵，代替天子宿衞。「成都王穎爲丞相，穎從事中郎盛蘷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盡殺之。」（晉書卷四惠帝紀）東海王越專政，又盡以東海國兵代宿，殿中軍略盡矣。

東晉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鎭、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發毋過三萬。又以揚州爲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荊江二州爲重鎭（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遂成尾大不掉之勢。京畿之兵已弱，每有征討，多取奴兵。如王敦亂時，用刁協之議爲奴爲兵。自後會稽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庾翼亦曾發六州奴以北伐。

至哀帝興寧二年（西元三六四），改七軍爲六軍，左衞、右衞、驍騎之名號依舊，改左軍爲游擊，以對驍騎。

而將有官無兵之前軍、後軍、右軍之名裁撤。益以原來之領軍、護軍，合稱六軍。然兵制廢弛紊亂如故也。

二、郡國兵

晉武帝平吳之後，廢州郡兵，大郡僅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力量之小，不足以防盜賊。故惠帝永寧以後，盜賊蠭起，遂不可制。此後分崩離析，州郡又長期擁兵，遂又有都督持節之制。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載：「特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都督御史，事竟罷。

「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廿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爲上，監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據此，知都督之名，起於東漢，都督諸州軍事之制，始於魏文帝。其設置分三種，一曰都督諸軍，二曰監諸軍，三曰督諸軍。其權力亦分三級，一、使持節，二、持節，三、假節。初制都督不領刺史，管下刺史多不服從。西晉之末，改令都督兼領治所之州刺史，於是軍民刑政，全歸掌握，都督衙門，號爲統府。漢魏此種都督軍制，本史第八卷未有敍及，本卷特補述之。

兩晉都督區域，分別敍列如次：

(一)西晉——西晉統一，承三國之舊，有司、豫、兗、冀、青、徐、幽、并、雍、凉、荆、揚、交、廣十四州，後增置梁、寧、秦、平、江，合爲十九州。設置都督區八：

1. 關中都督　魏曰雍涼，晉改關中，仍治長安（今陝西西安市）。
2. 幽州都督　魏曰河北，晉改幽州，仍治薊（今河北大興縣）。
3. 荊州都督　劃曹魏荊豫都督區爲三，沔漢以南置荊州都督，鎮襄陽。沔漢以北置沔北都督，鎮宛城（今河南南陽縣）。而另置豫州都督，鎮許昌。
4. 沔北都督　見上。
5. 豫州都督　見上。
6. 冀州都督　原爲都督鄴城守軍，鎮鄴城（今河南臨漳縣），末葉改稱冀州，鎮信都（今河北冀縣）。
7. 青徐都督　魏舊置，仍鎮下邳（今江蘇邳縣）。
8. 揚州都督　魏舊置，仍鎮壽春（今安徽壽縣）。

(二)東晉——東晉偏安江左，西北、東北邊疆，伸縮靡定。元帝時，有實郡九十六，僑郡五，奄有揚、江、荊、湘、交、廣、寧、徐八州全部，及豫、梁、益三州各一部。西起成都、漢中、南陽，東至琅邪，北邊略以河淮爲界。安帝時，劉裕恢擴，有實郡一百八十四，於上述十一州外，增置北徐、兗、青、司、雍合十六州。東起廣固，西至潼關、漢中、成都，依山河爲界。是爲東晉疆域極大時期。分置都督區九：

1. 揚州區　揚州都督移鎮建康（今江蘇江寧縣），拱衛京師。初期兼統豫州，或江州，或兗州。
2. 荊州區　荊州都督移鎮江陵（湖北今縣），爲上游重鎮。所統以荊、湘、益、寧爲基礎，或加雍、梁，或兼江、廣，都督六或八州。

3.江州區　江州都督，東晉所置。初鎭武昌（今湖北鄂城縣），後移尋陽（今江西九江縣），爲中游重鎭。都督兼統荆州之漢東諸郡，與豫州之西部諸郡。

4.徐州區　東晉徐、靑、兗區域，變化不常，因改靑、徐都督爲徐州都督。初鎭淮陰（江蘇今縣），繼退鎭廣陵或京口（今江蘇鎭江縣）。孝武以後，復進據下邳。

5.豫州區　豫州全部淪陷，人民流移南下者最多。僑置郡縣散在淮南北及東西。豫州都督，常鎭歷陽（今安徽和縣）、蕪湖（今縣）、時或進鎭馬頭（今安徽懷遠縣）、壽春（今安徽壽縣）。蓋東晉常以淮水南北爲北方之重要國防線也。

6.會稽區　會稽民殷物阜，爲東南財富之區。蘇峻亂後，常置浙東五郡都督（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軍府常鎭山陰（今浙江紹興縣）。

7.襄陽區　荆州都督南移江陵後，乃於襄陽（湖北今縣）置都督，統轄南陽、新野、義陽、義成等八九郡。以便控馭沔北，進圖梁、雍。歸荆州節制。

8.益州區　益州距江陵遼遠，鞭長莫及，乃置都督於成都（四川今縣），兼督梁、寧，就便統理，仍歸荆州節制。

9.廣州區　五嶺以南，自爲一區，乃於廣州（今廣東番禺縣）置都督，兼督交、寧，以鎭南服。

三、兵役制度——集兵方式

晉承曹魏之後，良好之兵制未立，益以政好清談，崇高門第，士大夫既不當兵，受其庇蔭之貧民，又復逃避兵役，幾無制度可言矣。至其兵役來源，約爲左列諸途：

(一)召募：募兵爲三國至晉代取兵方式之一。西晉平吳之後，罷州郡兵，中央軍亦漸耗散。復經八王之亂，常備兵耗散殆盡。東晉南渡，乃復召募。祖逖率原有部曲親黨外，另行召募以集兵。以後謝玄，亦賴召募以建立北府兵。

(二)强迫徵發：武帝伐吳，强制徵發良民，詔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永嘉中亦發徐州良民爲兵。康帝時庾翼欲擧兵北伐石虎，上疏有云：「臣所輒發良人，不顧忿咎。……於是並發，……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晉書卷七十三庾翼傳）。蓋晉由於無兵役制度，國家有急需時，乃强迫徵發之也。

(三)部曲兵：晉承三國之後，權貴豪門將帥，皆有部曲。此等部曲，爲各人之私兵，往往冠以個人名號，以資識別。

(四)發奴爲兵：西晉八王之亂時，發奴爲兵，號爲四部司馬。東晉亦數行之，已見前述。

(五)發犯罪者爲兵：王羲之上謝安書云：「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返者衆，虛耗至大，而補代尋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請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因爲兵役既竭，所以又「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在昔「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晉世兵制，詳見下），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少，亦由於此。」（范寧傳）可見東晉時，不但犯者本身充軍，而且累及子孫，傍及親戚，均須世代相襲。

(六)捕擄隱戶逃亡者爲兵：庾冰爲中書監，查出隱戶萬餘人，以充軍役。毛璩爲淮南太守，於海陵界，地名青浦者，集逃戶甚衆，璩率千人圍捕之，詣璩自首者，近萬戶，皆以補兵。

(七)世兵制：世兵制起於三國，盛於兩晉。其兵役之來源，或出於召募，或出於强逼徵發，或出於部曲，或出於奴隸、罪徒。一入兵籍，卽須世服兵役，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成爲兵戶，社會地位低賤，略與奴僕罪犯相等。是以兩晉國勢，每況愈下也。

第四節　兩晉之政略與戰略戰術

兩晉之戰爭，多屬內戰，其間祇有桓溫、劉裕北伐，始爲較具規模之對外作戰。內戰之型態，爲自相殘殺，互相兼併，互相篡奪之混戰，在戰爭學上，雖亦可獲教訓，但在戰略戰術上，有研究價值者並不多。玆選其較具重要價值者，分述於次。

一、政略方面

(一)西晉統一初期謀國不臧：晉武帝平吳之後，卽懷苟安逸樂之意，而無遠大建國之抱負，故一切措施，皆謀目前，遂無宏遠開擴與澈底的根本之圖。職是之故，於彼死後，國家卽漸陷入崩壞之境地。蓋由初謀不臧也。

(二)國家强有力的領導中心之重要：當晉武統一吳國後，不但國內之蠻夷，莫不相率帖服，居於遠邊疆者，亦相繼送款。但自八王之亂起，不僅州郡叛亂相繼而起，五胡亂華亦接踵而至。是可知領導中心必須强而有力，

威望崇高，然後始可領導羣倫也。

二、戰略戰術方面

兩晉期間戰略指導最成功者有：

1.晉武帝平吳之戰略指導——晉武平吳之舉，羣臣皆諫之，惟杜預、張華贊勸之。此可見武帝具有最高統帥之識量與意志，乃能斷然行之。當其指導數路大軍指向長江諸要地時，各路大軍之配合行動與時間，皆井然有序，遂能以破竹之勢，一舉滅吳。

2.燕乘後趙亂而下中原之戰略指導——慕容氏之侵後趙，乃是以小攻大，以弱擊强，雖乘趙之內亂，亦誠非易事，蓋後趙分崩後之每一力量，尚較燕爲强也。但由於慕容廆之戰略指導，井然有序，遂亦能成破竹之勢。彼此次戰略指導，概可分爲三階段。第一階段下幽州。第二階段下中山冀州。第三階段下鄴。由於彼以小擊大，以弱攻强，故彼在進軍三階段中，莫不見機而後乘之，是以成功易而速。

3.前秦統一中原之戰略指導——苻堅在才兼將相的王猛輔翼之下，在統一中原之諸戰役中，其進行皆井然有序，可以說已進入戰略指導藝術之境界。

4.魏太武帝統一中原之戰略指導——魏太武帝以其强大無比之騎兵集團，在才兼將相的崔浩輔翼之下，繼續完成道武帝未竟之業。其戰略指導皆深察當時之國際情勢，相機而行。蓋崔浩早已將當時各國之國情與趨勢，了然於胸中，故其幷吞之謀，亦已早有成竹也。

5.匈奴劉漢之破壞戰略——劉淵以其弱小之五部，欲進幷強大之中國，雖當時西晉之領導中心，既已崩壞，亦殊非易事也。故彼於攻洛陽不下之後，卽改變戰略，分軍四出，利用其匈奴騎兵之速度與衝力，縱橫掃蕩晉財富與人口所聚之河南河北兩地區。此不僅孤立洛陽，且摧毀晉之戰爭潛力。由於其實施此一戰略，是以洛陽、長安相繼淪陷，懷愍二帝相繼被俘，卒亡西晉。匈奴劉氏此種作戰，亦可曰社會戰，蓋其戰略目的，在殘酷的摧毀敵人社會，破壞其戰爭潛力也。

6.劉裕善於運用奇襲——劉裕在戰略戰術上，均善於運用奇襲。如彼滅南燕之戰，平盧循之戰，以及破荊州滅劉毅等戰役，皆曾立下奇襲之典型範例。彼亦由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彼又爲配合奇襲作戰，使戰必勝，乃選用鋒銳，作非常勇敢之衝擊。但彼作戰，又十分注意後勤。如進攻南燕，雖係遠道之戰略奇襲，對於後勤之補給措施，仍極其愼密。又其進攻長安，爲使大軍補給不虞匱乏之計，甘冒與強魏衝突，以爭取與保護大河之漕運。

7.徐道覆善於運用奇襲及戰勢——徐道覆使盧循出五嶺進襲建康。觀其與盧循會師於江州後之主張，尤足見其深知「兵勢」的運用之妙。盧循因不用其言而致敗。

本節所論各點，僅述其梗概，詳細內容，皆已具見本卷各章，玆不重述。

5—1336

第二章　晉平吳之戰（附圖五—一六八、五—一六九、五—一七〇、五—一七一）

一、秦始五年，吳建衡元年（西元二六九年）春，晉武帝開始爲伐吳之軍事戰略部署。

二、咸寧二年（西元二七六年）十月，羊祜上疏請伐吳，伐吳之方略始定。

三、咸寧五年十一月，晉各路大軍開始集中行動。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年）正月，展開全面進擊。三月十五日吳王孫皓出降，吳平。計吳自東漢獻帝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孫策取江東開國，至魏文帝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孫權稱帝，傳四主（孫權、孫亮、孫休、孫皓），凡五十七年而亡。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五—一六八）

魏景元四年（西元二六三年），魏相國司馬昭遣鍾會、鄧艾等滅蜀，至晉武帝司馬炎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年）正月發動滅吳之戰，其間相距凡十六年。玆概述此十六年間有關戰爭歷史之一般大勢於左。

一、魏晉之政情與國勢

魏自滅蜀之後，原由魏蜀吳鼎足之勢，一變而爲南北對峙之局。然由於此南北力量之比對，過相懸殊，不僅魏晉方面無日不在圖謀滅吳，求完成統一之局，而吳遂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魏相國晉公司馬昭，於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三月，以滅蜀之功，進爵爲王，增封十郡；連前封十郡，其封地達二十郡之廣（註一）。五月，晉王昭奏復五等爵（註二）封騎都尉以上六百餘人，以賞諸將平蜀之功。同時，追封舞陽文宣侯司馬懿爲晉宣王，忠武侯司馬師爲景王。七月，晉王昭又使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之。蓋爲晉陰謀代魏，而預籌新晉國之規模也。是年冬，吳主休卒，故太子皓新嗣位。晉王昭卽致書於皓，喻以禍福，欲逼使吳國臣服。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六五）八月，晉文王昭卒，太子炎嗣爲相國晉王。十二月魏帝禪位於晉，魏亡。是月十七日炎卽帝位，是爲晉武帝，改元泰始。追尊宣王懿爲宣皇帝，景王師爲景皇帝，文王昭爲文皇帝。晉武帝鑑於魏宗室孤弱，致皇權日墜，乃大封宗室諸王，（其事已見前章）王不就國，官於京師。

拜石苞爲大司馬，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皆增位進爵。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未幾，又以車騎將軍陳騫爲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時並置，以報擁戴之功。

泰始五年（西元二六九）春，武帝爲欲滅吳，乃從事部署軍事，以尙書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鎭襄陽；征東大將軍衞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鎭臨淄；鎭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鎭下邳。是爲準備滅吳，軍事部署之始。

六年（西元二七〇）六月，鮮卑禿髮樹機能(註三)爲寇，雍州刺史胡烈討之，戰於萬斛堆（今甘肅省固原縣界

），烈兵敗被殺。當烈軍敗時，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因坐貶免官。另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以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晉軍懸乏，宜並力大運芻糧，待春進討。鑒因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議以候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武帝以秦雍之患日亟，乃於是年七月，又遣汝陰王駿爲鎭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鎭關中。明年夏，北地郡胡（南匈奴種落）寇金城（今蘭州），涼州刺史牽弘討之，附近衆胡皆應北地胡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今甘肅省慶陽縣西北），弘敗死。是時幷州南匈奴五部亦叛。晉由於西北諸胡及鮮卑之患，遂致延緩其伐吳之決策。

泰始八年（西元二七二）武帝與羊祜陰謀伐吳之計，祜以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益州刺史王濬在蜀治水軍，作伐吳之準備（詳見下）。是年八月，吳西陵督步闡降晉，遂引起西陵之戰（詳見下）。

咸寧二年（西元二七六）十月，羊祜疏請伐吳，並陳伐吳方略（詳見下），時以賈充爲首之朝臣，猶力言以秦涼樹機能寇患爲由，阻伐吳之大計。祜復上表辯伐吳爲得計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猶多異論，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爲不可。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祜計。然及祜卒（咸寧四年，西元二七八），伐吳決策尚未定，蓋武帝亦以樹機能之患爲憂之故。

咸寧三年（西元二七七）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大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秦涼之局勢，得以轉機。是年七月，武帝爲鞏固其帝室對全面之控制，乃採用衞將軍楊珧等建議，使諸王各就國。珧等之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衞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

於是，武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近其督軍之地。遂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出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孚子）爲太原王，監幷州諸軍事。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孚孫）爲河間王。汝南王柬爲南陽王。其他無官之諸王，皆遣就國。又封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於是，自西漢武帝以來，歷代宗室諸王權力式微，至此晉室諸王權力復起，有如西漢初期權傾天下之勢。（上引楊珧言見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

咸寧四年十一月，羊祜疾篤，擧荐杜預自代。是月，祜卒，遂以杜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明年，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武帝乃遣司馬督馬隆率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之勇士三千五百人，給三年軍資，使擊樹機能。是年十一月，馬隆西渡溫圍水（今甘肅省淸水河），樹機能等驅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狹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置於車上，突擊前進。又夾道累磁石，使樹機能被鐵鎧之卒，行不得前，而隆卒則被犀甲以擊之。因而轉戰千餘里，殺敵甚衆。隆深入窮追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率萬餘落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又大破之，斬樹機能，涼州遂平。

綜計以上十餘年中，晉大部份時間，均在謀伐吳作準備。但自樹機能爲患後，伐吳之策因而遲遲不能決。至咸寧五年十二月，馬隆斬樹機能，涼州之亂平定，明年（太康元年）遂展開滅吳之戰。

二、吳國之政情與國勢

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西元二六三年）冬，蜀滅之後，吳以武陵（郡治今湖南省常德縣西）五溪夷與蜀接界，懼其爲魏所用以侵吳，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是時，魏果已遣漢葭縣（今四川省彭水縣東）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郡治今彭水縣）民入遷陵（今湖南省保靖縣東）界，屯於赤沙（今四川省酉陽縣東），誘動諸夷，進攻酉陽（今湖南省水順縣南）。牧率三千精兵深入山險二千里討平之，以鞏固吳自建平（郡治今四川省巫山縣）以南迄酉陽之西境。

魏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七月，吳主休卒。是時吳羣臣以蜀初亡，交趾叛離（是時吳分交州置廣州。交州治越南河內。廣州治番禺—註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遂廢休子𩅦而迎立故太子（孫權廢太子和見前）子烏程侯皓爲主，改元元興。皓初卽位，頗有崇尙節儉圖治之意，「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江表傳）

是年九月，魏相國司馬昭，乘平蜀之勢，對吳屬交趾開始入侵，以呂興爲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治今雲南曲靖縣西）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弋遣楊稷毛炅等取交趾而戍之。旋呂興雖爲部下所殺，但吳之交趾從此多事矣。

咸熙二年（西元二六五年）三月，吳與魏絕。是年冬徙都武昌，以固上流之勢，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留守建業。至晉泰始二年，吳寶鼎元年（西元二六六年）夏，吳主皓居武昌以奢侈無度，公私窮匱，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於是左丞相陸凱（遜之族子）上疏諫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武昌土地，危險塉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

業死，不止武昌居。……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皓不聽。是年十月永安（今浙江省武康縣西）山民施但因民勞怨，遂聚衆數千人，刼吳主庶弟永安侯謙作亂。北至建業，衆至萬餘人，距城三十里，丁固、諸葛靚發兵擊破之。十二月，吳主皓因還都建業，使后父衛將軍錄尚書事滕牧留鎮武昌。（上摘引三國志卷六十一陸凱傳）

吳主皓還建業後，奢侈淫慾如故，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不中，始得出嫁。因此，吳後宮女以千數，而猶採擇無已。明年夏，六月吳主皓又作昭明宮，凡二千石以下諸官吏，皆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其中書丞華覈上疏繼諫，略謂：「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皓皆不聽。（上摘引三國志卷六十五華覈傳）

晉泰始四年（西元二六八年）九月，吳主皓乘晉大司馬石苞在淮南被譖廢之際，親至東關欲督兵北進，又使大司馬施績攻江夏（晉江夏郡即今湖北省安陸縣），右丞相萬彧攻襄陽，出兵連月皆無功而還。

時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將軍顧容等，前後三攻交趾，晉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治今廣西省、貴縣西）、九眞（治今越南北部，轄河內以南，順化以北等地；）皆附於稷。稷又遣將軍毛炅、董元攻合浦（今

廣東合浦縣），戰於古城（胡三省認爲卽合浦郡古城），大破吳兵，斬劉俊、脩則。明年（西元二六九）冬，吳主皓再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翔、蒼梧太守丹陽陶璜等自荆州道踰嶺以入交廣，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今福建省建甌縣）海道，皆會於合浦，以圖攻復交趾。與楊稷相戰連年，至泰始七年七月，翔、璜等合兵十萬，始攻克交趾，擒楊稷、毛炅等，九眞、日南（今越南南部）皆降，於是吳始復交州，以陶璜爲交州牧。在此四年中，吳主皓曾一再遣丁奉、諸葛靚等攻合肥，入渦口，皆無功而還。吳主皓又曾親率大軍從牛渚西上，欲攻壽春，亦因遭大雪，中途而返。

晉泰始八年（西元二七二），吳鳳皇元年，八月，吳昭武將軍、西陵（湖北宜昌）督步闡被徵，闡自以失職，且懼被讒，乃據城降晉。晉卽詔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都公。時陸抗（遜子）爲吳鎭軍大將軍都軍督信陵（秭歸縣東）、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駐樂鄉（今湖北省松滋縣東）。及抗聞闡叛，乃卽遣將討之。晉則遣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並使車騎將軍羊祜率步兵五萬向江陵，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擊建平，以救闡。抗乃築長圍，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又分遣公安督孫遵拒羊祜，水軍督留憲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據圍拒肇。十二月，抗擊破楊肇，祜等退去，遂復西陵，斬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

西陵步闡之變，雖幸賴陸抗之賢能平復之。然吳主皓奢侈殘暴日甚，殺左國史韋昭，右丞相萬彧，左將軍留平，徙大司農樓玄於交趾，旋亦殺之。又每宴羣臣，咸令沉醉，使黃門十人司察，各奏闕失，大者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將吏亦屢有叛以降晉者。

綜觀吳主皓之作爲，奢侈殘暴，失盡人心，對晉亦無防備。吳在司馬炎初卽位時，吳使丁忠歸告孫皓北方乏應

戰守之備，勸其取弋陽（今河南省潢川縣），皓未出師，然甚輕晉。及誅步闡，皓驕甚，此乃其敗亡之主因也。是以羊祜、杜預等咸主乘時滅之。況泰始十年陸抗卒後，國無賢將，其國勢因日益阽危。

三、戰爭導因

司馬炎自滅蜀之後，鄧艾卽有乘勢取吳之議，旋以鍾會之變而罷。且此際司馬炎正急於取魏而代之，故亦不暇及吳。然司馬炎以一統之勢已成，固未嘗一刻忘吳，特以取吳之策略與時機如何，尙待商決耳。故於平定鍾會之亂後，適吳主休卒，孫皓繼立之時，司馬炎乃欲以書招降孫皓。但因受魏禪代之後，數年間整頓內政，一時不暇顧及吳事。直待至泰始五年內部就緒，乃始爲伐吳之準備（詳見第三節）。是時，吳新立之主孫皓，不自度量，對內則殘暴奢侈，對晉猶欲妄圖相機進取，遂益速晉來伐之機。總言之：司馬炎滅蜀之後，進而滅吳以一統天下，乃爲必然之趨勢。而孫皓殘暴，上下離心，則晉滅吳之戰，隨時有一觸卽發之勢。

註一：資治通鑑卷七十八咸熙元年載註：「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景元三年加封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今又封十郡，凡二十郡。」

註二：晉書卷二咸熙元年載：「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尙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冲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註云：「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里，邑一千八百戶，置相一人，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諸侯地方七十里，邑千六百戶，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妾四人，車前司馬六人，旅賁二十八人。諸子地

方五十里，邑八百戶，相一人，典祠令、典書丞、典衞丞各一人，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戶，相一人，典祠長、典書丞各一人，妾二人，車前馬二人，旅賁十三人，又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戶。按地理志，有大國侯，次國侯；大國伯，次國伯；大國子，次國子之別。」

註三：資治通鑑卷七十九泰始六年註：「樹機能祖，壽闐之在孕也，其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至南涼，禿髮烏孤則，樹機能之五世孫也。」（詳晉書卷百二十六）

註四：同上書卷七十九咸熙元年註：「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州刺史，治龍編（今越南北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至是分爲二州，廣州治番禺，交州治龍編。」

第二節　晉吳與作戰有關諸重要人物

一、晉　國

羊祜：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爲南陽太守，父衜爲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司馬師妻）同產弟，年十二喪父，事叔父耽甚謹。及長博學能屬文，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女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與王沈俱被曹爽辟，不就。文帝（司馬昭）爲大將軍

辟未就。高貴鄉公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侍郎。陳留王（魏元帝）立，賜爵關內侯。邑百戶。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封鉅平子，邑六百戶。咸熙元年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衞，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功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尙書僕射衞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衞將軍如故。祜至襄陽，對吳人開布大信：「豈有酖人羊叔子」故事，即爲中國戰史中之有名佳話，亦爲著名之攻心戰史料。救吳降將西陵督步闡，爲陸抗所敗，坐貶爲平南將軍。旋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今湖北省鍾祥縣）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吳人前後來降者不絕。祜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會數建策請伐吳，未果。咸寧四年卒，薦杜預以自代。（晉書卷三十九本傳）

張華：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父平魏漁陽太守。華少孤貧自牧羊，方城侯劉放奇其才，以女妻之。華學業廣博，辭藻溫麗，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遷長史兼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華應對如流，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伐吳之役，爲度支尙書，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詔曰：「尙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廣武縣侯。」（晉書卷三十六本傳）

王濬：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疏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刺史燕國徐邈以女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禮遇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益州刺史牙門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濬討平之，遷益州刺史，封關內侯。旋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因重拜益州刺史，作舟艦以備伐吳。時朝議皆諫伐吳，濬因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異同。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遂擧兵伐吳，卒竟全功。（晉書卷四十二本傳）

杜預：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祖畿曾爲魏尙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司馬懿）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尙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尙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鎭西長史，及會反，僚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及鮮卑樹機能等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旋拜度支尙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諸多建樹。在職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武帝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異，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卒，預代祜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遂建滅吳之功。既

平吳，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開滍淸諸水灌漑田萬餘頃，荆人號曰杜父。旣立功之後，乃又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世重之。（晉書卷三十四本傳）

二、吳　國

吳自陸抗（遜子）卒後（抗卒於晉泰始十年，吳主皓鳳皇三年，西年二七四年），國無良將，最後雖有丞相張悌死難，旣無益於國事矣。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五——一六九）

自蜀滅之後，晉吳對峙形勢，就地理觀點，略述如左：

揚州方面：晉據有廣陵（今江都）以北及涂中（今安徽省之滁縣）、合肥、六安等要點；吳據有長江及北岸之棠邑（今六合縣），巢湖南岸，亘皖（今潛山縣）尋陽（今黃梅縣北）之線。兩相對峙之中間地區，則成爲無人之地帶。

荆州方面：吳據有武昌（今鄂城縣）及江北岸一帶，西至江夏，則吳據有今漢陽，晉據有今安陸縣。蓋當時吳置之江夏郡治今漢陽魯山；晉置之江夏郡治今安陸縣。再西至江陵，則吳據有漢水下游及江陵、西陵（今宜昌）、丹陽（今秭歸縣東）、建平（今巫山縣）之線，與襄陽方面之晉軍對峙。

西邊，晉吳分界，約相當今湘貴兩省之分界。

交州方面：晉交趾太守楊稷，曾一度攻至合浦（今廣東省合浦縣），此時吳除守番禺、蒼梧、合浦外，其以西之地已盡爲晉有。至本戰前，吳擊破楊稷，又盡復交州之地。其事已詳見本章第一節。

本戰役中，晉攻吳之重要作戰地，爲西陵、江陵、樂鄉、武昌、江夏、及巢湖東南岸吳重要防地之濡須（今巢湖南）等地。茲分析此諸地之形勢如左：

西陵：即今宜昌縣，爲吳西疆之鎖鑰，有荆門虎牙二山峙於江南北岸，形勢極爲險峻（今爲西陵峽）。晉水軍自長江上游東下，過此則吳之荆州門戶洞開，全州動搖矣。

江陵：即今江陵縣，自三國以來，爲南北必爭之地。自魏據有襄陽以後，江陵時受威脅，孫權乃將南郡治所移於公安（今湖北省公安縣東北油江口）。此時吳都督荆州諸軍事之治所，則駐樂鄉（今湖北省松滋縣東），蓋仍以江陵爲中心也。

江夏、武昌：即今漢陽鄂城二縣。此二地爲吳揚州西方之屏蔽，晉軍過江陵後，必先克此二地，始能東下。反之，若吳不守此地，則揚州動搖。故自孫權以來，曾兩次徙都於此，蓋亦以其控揚州上游之形勢也。

濡須塢：此地在今安徽省含山無爲兩縣之間，爲自巢湖入江之口，其地形由濡須山及濡須水構成險阻，爲吳都建康（今南京市）北方之屏障。濡須山在今含山縣西南七十里，與無爲縣之七寶山對峙，中爲石梁，鑿石通水，山川險阻，最爲控扼之地，又名東關山。濡須水在巢縣南，源出巢湖，東南流經濡須七寶兩山間，亦名東關水。孫權夾水立塢以拒魏，謂之濡須塢，又稱東關，或曰東興堤。

以上各地之形勢，前經赤壁之戰，吳魏歷次作戰，及猇亭之戰，均有詳載，請參閱之。

第四節　作戰準備及作戰方略

一、作戰準備

晉國方面：晉滅吳之議，定於滅蜀之後，故鄧艾早有滅吳策之建議；第以司馬昭內謀代魏，外有鍾會之變亂，而未及即爲實行耳。至泰始五年，吳主皓建衡元年（西元二六九年）春，武帝炎乃開始爲滅吳之軍事部署：

㈠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鎭襄陽。

㈡征東大將軍衞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鎭臨淄。

㈢鎭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鎭下邳。

㈣咸寧三年以安東將軍王渾都督揚州諸軍事，鎭壽春。

以上四鎭大軍，以壽春、襄陽與吳最爲逼近。王渾原爲豫州刺史（治項。今河南省項城縣東北）時，對吳既廣布威信以懷吳人，吳人因之前後降附者甚多。羊祜在襄陽，亦對吳人開布大信，對吳降人之欲去者，皆聽之。又減省戍邏之卒，廣事屯田，因之數年之間，乃有十年之積。

泰始八年（西元二七二年）夏，廣漢太守（治今四川省廣漢縣）王濬平定益州牙門張弘等之亂（註）而遷益州刺史。旋濬以懷輯蠻夷，多來歸附而遷大司農時，羊祜以深識濬才，於與帝陰謀伐吳之際，以爲伐吳，宜藉上游之勢，因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濬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並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濬乃並

召諸郡兵共萬餘人，製造舟艦器仗，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容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並以編練水軍。

咸寧二年（西元二七六年）十月，羊祜上疏請伐吳，時因涼州鮮卑樹機能之寇患，朝議不決。及至咸寧四年冬十一月羊祜卒，武帝炎依祜所擧，以度支尙書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杜預代祜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杜預於是月到達襄陽，即乘吳人無備簡選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乃吳之名將，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因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而遣武昌監留憲代之。於是，杜預削弱吳西陵守備之計以達。

在糧儲準備方面，武帝除利用正始年間鄧艾在淮水流域所建立之屯田效果外，又親耕籍田，厲精於稼穡，且時穀賤而布帛貴，武帝乃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

按宣帝於正始四年欲廣田積穀爲兼幷吳之計，乃使鄧艾巡行於陳、項以東至壽春之地，謀屯田以盡地利，開河渠以積軍糧而通漕運之道。艾乃著「河濟論」以實施之。遂「自鍾離（今安徽省鳳陽縣東北二十里）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今河南省唐河縣）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水，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漑田三萬頃（寰宇記十一曰：二十四陂，在西平縣界），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至洛陽，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見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武帝伐吳時，即利用此一成果。

吳國方面：吳主孫皓以鑑於孫峻孫綝之專擅，對大臣皆不信任，且百般壓抑之，因此其對內之慮，遠勝於外

憂，故對晉之來伐，並無準備。有之，僅爲泰始八年王濬在益州造艦時，木柹蔽江而下，及吳建平（湖北秭歸縣）太守吾彥，於建議增兵以固建平之衝要不成之後，乃爲鐵鎖橫斷江路，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拒阻蜀船，僅此而已。

二、作戰方略

晉國方面：晉伐吳方略，蓋依據羊祜咸寧二年（二七六，十月）請伐吳奏疏所製定。祜疏中列舉要點有三：㈠伐吳之原因。㈡進軍之方略。㈢必勝之理由。茲分述如左：

一、勢必伐吳之原因：祜疏云：「先帝（指司馬昭）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幷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强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

二、進軍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胡奮爲平南將軍，王戎爲豫州刺史）；徐、揚、青、兗，並會秣陵。」

三、必勝理由：「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

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懸）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其克必矣。」（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

咸寧五年（西元二七九年）十一月，晉武帝司馬炎分遣四路大軍伐吳時，即係依羊祜進軍方略而部署者。

一、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爲副，統一指揮六路大軍。

二、遣鎭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今安徽省滁縣）。

三、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

四、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

五、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

六、鎭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

七、龍驤將軍王濬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

武帝又爲兵力集中與統一指揮計，令王濬下至建平後，即歸杜預節度；至秣陵則受王渾節度。晉武帝是項戰略

指導，可謂步驟井然，有條不紊者矣。

吳國方面：吳此時，除原有沿江戍兵外，並無禦晉之其他方略。

註：資治通鑑卷七十九泰始八年載：「夏，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軍至觀阪，牙門張弘等以汶山道險，且畏胡衆，因夜作亂殺晏。……吳等縱兵抄掠。」濬因進討平之。（詳華陽國志）

第五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五—一六九、五—一七〇、五—一七一）

晉武帝咸寧五年（西元二七九年）十一月，各路大軍開始集中與行動。太康元年，吳主皓天紀四年（西元二八〇年）正月，晉各路大軍，皆向預定目標進擊。其各路戰況，概述如左：

江北方面：是年正月，琅邪王伷率徐州諸軍數萬自下邳南趨涂中（今安徽省滁縣）。伷已至涂中，即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以牽制吳軍，使不得互相救援。

江西方面：是年正月，安東將軍王渾率楊州諸軍十餘萬，自壽春分向橫江（今安徽省和縣西南渡口處—渾主力指向於此。）、尋陽（今湖北省黃梅縣北）進擊。是月二十五日殄吳護軍李純，進據高望城（今江蘇省江浦縣西南），攻吳將俞恭，破之，斬獲甚多。同日，參軍陳慎攻尋陽、瀨鄉及吳牙門將孔忠，亦皆破之，擒吳周興等五將。於是，江西方面之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等，皆懼而降。

二月，吳主皓以江西方面危急，乃遣其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率吳精銳三萬渡江迎戰。軍至牛渚（今安徽省當塗縣西北二十里，一名采石），沈瑩建議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

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西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初旬，遂全軍渡江而進。是時，王渾主力軍之前軍城陽都尉張喬率七千人方達於楊荷（今安徽和縣東南二十里楊荷橋。），悌遂舉軍進，圍而攻之。張喬以主力軍未到衆寡不敵，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攻屠之。悌止之曰：「强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詳。」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眞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上引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干寶晉紀及襄陽記）

吳軍已越楊荷而進，至版橋（按當距楊荷不遠），遂與王渾主力軍之司馬孫疇及揚州刺史周浚軍遭遇，於是雙方結陣相對。沈瑩首先率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陣不動，被斬二將，瑩乃引退。瑩軍退時衆亂，晉陣中乃遣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之全軍遂以次奔潰，將帥禁之不能止。是時，張喬復自後擊之，吳軍因此大敗。諸葛靚率敗兵數百遁走，使人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靚字）！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而去。走百餘步回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孫震沈瑩等亦皆被斬，是役，晉軍斬獲凡七千八百級，吳全軍皆潰。全吳大震。王渾大軍遂進臨大江，以待王濬。（同上）

時揚州別駕何惲向揚州刺史周浚建議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龍驤（王濬

爲龍驤將軍）既破武昌（今湖北省鄂城縣），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吳都。今南京），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愼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待也）詔命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終不聽，將其大軍屯於江北。（晉書周浚傳）

武昌江夏方面：是年正月，晉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率豫州諸軍王戎自項城（豫州治所）越大別山南進，以攻吳武昌江夏二郡江北諸地。王戎率軍南進時，遣其參軍羅尙、劉喬等爲前鋒，軍鋒所至，吳將楊雍、孫述，及江夏太守劉明，各率衆詣戎降。戎遂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孟泰又蘄春、邾（今黃岡縣）二縣降，遂與吳武昌隔江對峙。

江陵方面：是年正月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杜預率荆州諸軍趨攻江陵，吳守將伍延拒之，不能克。二月初一，當王濬軍破丹陽（今秭歸縣東）時，預乃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及襄陽太守周奇等將兵循江西北，以策應王濬軍。當是月初五王濬軍克荆門、夷道二城（荆門城在今宜都縣西北五十里江南岸，與北岸虎牙山相對峙，形成江陵西方之險扼。夷道城在今宜都縣西北），吳都督孫歆自樂鄉（今湖北省松滋縣東）出兵迎擊王濬時，杜預即遣其牙門將周旨、管定、伍巢等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以襲樂鄉。周旨等已至，卽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通鑑註

在松滋縣巴復村），孫歆聞之大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於是，孫歆前有王濬，後又被襲，遂大敗而還。而周旨等則伏兵於樂鄉城外，待孫歆軍敗還入城時，乃隨歆軍混入（夜間），而歆軍不覺；周旨等因直至孫歆帳下虜歆，遂破樂鄉。是月初八日，王濬水軍擊破吳水軍於江中，並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於是，杜預集全軍以攻江陵。吳江陵督伍延僞降，列兵登陴，預攻之，遂克江陵，斬伍延。旋征南將軍兼荆州刺史胡奮，亦進克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所。在今湖北省公安縣東北油江口）。

杜預當王濬克西陵時，即與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是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得書，大悅！表呈於帝。於是，是月二十左右，詔令「濬、彬東下，掃除巴丘（今湖南省岳陽縣），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鶩，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鎭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項（今河南省項城縣），總督諸方」。此詔之意，蓋令濬不必受杜預節度，而與奮、戎攻下夏口武昌後，即東下長驅以攻吳都；杜預則以撫定荆州爲任務也。

王濬水陸軍東下：是年正月，龍驤將軍王濬自成都率軍東下。軍進至江州（今四川省重慶市），詔進濬爲平東將軍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及平南軍（胡奮）皆受節度。濬軍進至涪陵（今四川省涪陵縣），即別遣參軍李毅率陸軍自彭水（蜀之涪陵郡治此）東出，以取武陵（今湖南省常德縣西），預期會師巴陵（今湖南省岳陽縣），然後自率水陸軍七萬沿江東進，以唐彬爲前軍，至建平（今四川省巫山縣爲吳建平郡），吳建平太守吾彥固守，不能克。濬乃率軍循江而下，欲越建平以攻丹陽（今湖北省秭歸縣東）。當濬水軍前進時，即遭

遇吾彥在江中所預置之鐵鎖、鐵錐等阻截。濬乃使預作之大筏數十，縛草爲人被甲持杖於筏上，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着筏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置於船前，遇鎖卽燃炬燒融斷絕之，因此水軍船艦東下，遂無所阻。濬、彬等已越建平東下，乃進攻丹陽，二月初一日克之，擒吳丹陽監盛紀，遂攻西陵。二月初三日破西陵，擒斬吳都督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等。初五日進克荆門，夷道二城，斬吳夷道監軍陸晏，陸軍遂向樂鄉，水軍向江陵進擊。初八日陸軍與杜預所遣奇兵克樂鄉，水軍破吳水軍於江中，斬吳水軍都督陸景，吳平西將軍施洪等降。十七日杜預軍亦克江陵。是月十八日武帝遂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是時，濬又受詔與胡奮王戎共攻夏口武昌。於是，濬、彬獲得杜預增兵萬餘人之後，是月下旬共率兵八萬餘與奮趨夏口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三月，王濬復率水陸軍八萬餘仍以唐彬爲前軍自武昌順流而下，以趨建業（卽秣陵）。濬軍抵達三山（今南京西南五十餘里）時，吳主皓又遣其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吳軍望風而降。吳人大震。先是吳將陶濬率軍赴交趾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乃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皓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皓集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司馬伷各軍，皆在江北岸。於是，吳主皓用其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是月十五日，王濬水軍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擧帆直指建業，並使報渾曰：「風利不得泊也。」蓋彼時二人已萌爭功之端矣。是日，濬水陸軍八萬餘，方舟百里，鼓譟入建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濬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荆、揚、交廣），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綜計吳自漢獻帝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孫策取江東開國，至魏文獻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

）吳王孫權稱帝，至皓傳四主，凡五十七年而亡。（上引晉書卷三武帝紀太康元年詔）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晉滅吳之後，天下復歸於一統。計自東漢末董卓造亂，羣雄割據以來，天下分崩凡九十年（自東漢獻帝初平元年西元一九〇至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年），至此始復歸於統一。在此九十餘年天災人禍與戰中，全國人口竟損去五分之四强。按東漢桓帝永壽三年（西元一五七年），全國人口爲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至晉太康元年滅吳後，全國人口僅有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人。由此人口死亡數之慘象以觀，則又可知在九十餘年之戰亂中，財產與文物之被毀滅者，實難以想象。此實爲中國歷史，進入黑暗時代之主因。加以晉武統一後人爲之不臧，遂使此一黑暗歷史延至四百餘年之久。至隋文帝開皇九年（西元五八九年）滅陳，再度統一，此一黑暗時期始告結束，中國歷史至是乃由黑暗再度走向光明與新生，而有大唐帝國的出現。玆將晉武帝統一後之政局，概述於后。

一、安撫吳地及賞功：太康元年四月，詔賜孫皓爵歸命侯。又分遣使者赴荆揚二州撫慰人民；凡舊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吳苛政，悉從簡易，以安吳人。

賞功方面，增賈充邑八千戶。王濬爲輔國大將軍旋遷鎮軍大將軍，封襄縣侯。杜預爲當陽縣侯。王戎爲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爲亭侯。增京陵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尙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爲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皆有賞賜。又以平吳攻策告羊祜廟，封

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二、罷州郡兵：太康元年冬，下詔罷州郡兵，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察擧郡縣長吏而已）。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鎭。又寧州（治雲南縣，今雲南省祥雲縣南八十里）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山濤亦言，爲國者安不忘危，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皆不聽。故僅一傳至惠帝永寧元年（西元三〇一年）以後，天下遂大亂，而無力加以控制矣。（詳見次章。）（上引晉書卷五十七陶璜傳）

三、武帝奢侈與苟安逸樂：武帝平吳之後，乃事逸樂，耽於酒色，怠於政事。太康二年三月，又詔選孫皓宮女五千人入宮，於是掖庭宮女殆將萬人。帝因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爭以竹葉插戶，鹽汁洒地，以引帝車。武帝因極意聲色，至太康十年遂致成疾。而當時大臣中以奢侈著者，有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景帝師獻后之從父弟），後將軍王愷（文帝昭明皇后之弟），及散騎常侍石崇（大司馬石苞之子），皆以富於資財，競以奢侈相高，帝又從而獎助之。故當時有車騎司馬傅咸上書諫，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上引晉書卷四十七傅咸傳）

自帝怠於政事後，后父車騎將軍臨晉侯楊駿及弟珧、濟用事，遂權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后黨益張。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之而不能改。至武帝末年后黨與宗室諸王之爭遂起。

四、專心謀固帝系：武帝雖怠於政事，但對帝室之鞏固，則仍極力以謀之。故太康十年用王佑（王渾子濟之從兄）之謀，以太子衷同母弟柬、瑋、允分鎭要害（謂雍、荆、揚之地）。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又爲皇孫遹高選僚佐，以謀傳世之固。

五、北方諸外族概況：太康元年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戎狄强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上黨（今山西省長治縣），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謂今山西省中北部，陝西省渭水以北，及甘肅省東部等地），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此時北方諸種族，既蔓延雜居於黃河流域以北各地，帝耽於酒色，苟於偷安，不用郭欽之言，是爲後來晉朝內部既亂，五胡乘之，因導致五胡亂華之慘局。（上引通鑑卷八十一晉紀三）

綜觀以上所述，由於晉武之缺乏遠圖，與沉於苟安逸樂之私欲，雖曾獲一統之功，不旋踵卽復陷中國於四分五裂之境；使此一歷史黑暗時期延展至四百餘年之久，至堪惋惜！

第七節 申論

晉武帝對於伐吳之戰略指導，可謂構思甚精。作戰區域在整個長江流域進行，其各路大軍之行動，皆遵其詔命，步驟井然，故能形成破竹之勢。

5—1361

按晉吳所爭奪者，爲對長江之控制權。晉能進控長江，則晉勝；吳能保有長江，則吳勝。對長江控制權爭奪之焦點，則爲西陵、江陵、江夏、武昌、巴丘及江西之橫江數要點。晉武戰略指導之目標，爲逐次擊滅沿江吳之兵力。故其戰略運用之原則，爲統一、機動、集中與突破。而突破之主力，則以王濬所率之水軍當之。晉武基於上項目標與戰略原則，故使琅邪王伷出涂中，以牽制吳江東方面之兵力，使王渾在江西方面之作戰進展容易。而對王渾、王戎、杜預等之作戰，則各指定中間目標：橫江、江夏、武昌北岸之邾縣及江陵，以待王濬水軍之到達，俾晉軍能集中兵力，予吳水陸軍以各個擊破。爲使晉軍指揮統一與兵力集中計，除以賈充統一指揮各路大軍外，又使突破主力之指揮官王濬，過丹陽後歸杜預節度，至江西則歸王渾節度，以期貫澈統一與集中之目的。

且晉之謀伐吳，以求復天下於一統，自泰始以來，凡經十餘年之久。中間因涼州鮮卑樹機能之寇患，致使伐吳大計，遲遲不能實施。凡此可知晉對於平吳大計之愼審與週密。

至於吳主孫皓，因鑑於晉之代魏，及孫峻孫綝之廢立專擅，即位之初，尙示大公之賢明作風。及既得勢，乃奢侈縱慾，對大臣諸將皆不信任而又極力壓抑之，俾集權威於一身。因此，遂使大臣諸將離心，叛而降晉者相繼。孫皓因內政問題嚴重，故遂對晉之防範鬆懈。凡此原因，實乃予晉以可乘之機，而國遂亡矣。

晉武平吳後，卽無遠大謀國之志，而沉於酒色宴安逸樂之私慾，其志量之狹小，與曹孟德下荆州時志驕意滿如出一轍。以彼等與秦皇及漢武二帝相較，誠不可同日而語也。英主難得，信哉！

第三章　匈奴劉漢之開國及其滅西晉之戰

（附圖五一一七二、五一一七三、五一一七四、五一一七五）

匈奴漢國劉淵於西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建國，即展開與晉爲敵，其伐晉之大戰役如左：

一、漢據太行，下趙魏：永嘉二年（西元三〇八）正月，劉淵十將據太行，十將下趙魏。二月石勒攻常山，九月石勒王彌陷鄴。晉分兵守白馬、大陽以拒漢。

二、漢攻洛陽之戰：永嘉三年八月自大陽攻洛陽，九月敗退。十月，漢再大舉攻洛陽，至十一月不能克退還。

三、孤立洛陽之戰：永嘉三、四兩年漢展開攻豫、兗、徐、冀、司五州大攻勢，洛陽因以孤弱。四年七月劉淵卒。

四、漢主劉聰陷洛陽俘懷帝之戰：永嘉四年十月漢攻洛陽，蹂躪司豫荆三州，至永嘉五年六月陷洛陽俘懷帝歸於平陽。

五、漢陷長安俘愍帝之戰：永嘉五年八月漢攻長安俘南陽王模以歸。永嘉六年四月，賈疋等克復長安，旋愍帝卽位。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至三年連攻長安不克，建興四年九月漢陷長安俘愍帝，西晉覆亡，東晉建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西晉皇室爭權奪位之混亂

晉武帝司馬炎於永熙元年（西元二九〇年）四月卒，子惠帝衷嗣位。惠帝愚闇昏庸，雖名爲皇帝，實同傀儡，故初則有楊駿、賈后之專擅爲禍；繼則有八王之戰亂。彼在位十七年，遂使晉室土崩瓦解，天下擾擾，戰禍復起。此雖爲晉初封建之失，而惠帝愚庸實又爲速禍之根原。

匈奴劉淵於惠帝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河間王顒遣將張方入據洛陽之後而建國，國號漢。至懷帝永嘉二年（西元三〇八年）春，大擧兵伐晉，自此晉漢相戰者凡九年。懷、愍二帝被俘，西晉遂亡。玆將永熙元年至永嘉元年（西元二九〇至三〇七年）十八年間之一般形勢，略述如左：

楊賈之亂：楊駿，爲武帝楊皇后之父。太康二年武帝極意聲色之後，始寵后黨；楊駿及弟珧、濟等遂用事專權。駿由鎭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勢傾內外。太康十年（西元二八九），武帝以耽於酒色，遂致成疾。時帝知太子衷不才；然內憐皇孫遹明慧，遂無廢立之心。但仍恐楊氏之偪，乃用王佑之謀，調整部署諸王所領軍國重任。以汝南王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治許昌；徙南陽王柬爲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爲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爲淮王，都督楊江二州（註一）諸軍事（以上三王皆太子衷，即惠帝之同母弟）；並假節之國。另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遹爲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廸爲漢王，楚王子儀爲毗陵王。徙扶風王暢（駿之子）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琅邪王覲（伷之子）弟澹爲東武王；繇爲東安公。武帝此項部署之最重要者，爲亮、柬、瑋、允四王，皆據天下之要害，握重兵，冀以輔

弼太子。

永熙元年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改易近要，樹其心腹。會帝小愈，見其新所用者，因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未赴鎭，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卽便取去。會帝復迷亂，楊皇后遂詔駿輔政，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尙書事。駿於是促汝南王亮赴鎭。及帝卒，亮不敢臨喪，出營於城外。又因爲駿所偪，乃夜馳赴許昌，得免。於是，太子衷卽位，是爲惠帝，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總百官；駿遂專制朝政。（上引晉書卷四十楊駿傳）

楊駿已專政，忌賈后（惠帝后，賈充之女）險悍多權略，乃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皇太后，然後行之。但駿爲政嚴碎專愎，因此中外多惡之。

賈后既爲楊太后及駿所抑，乃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乃於元康元年（西元二九一年）正月，密使所親黃門董猛及與駿有嫌隙之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等謀誅駿，廢太后。先使肇報汝南王亮，謂駿將危社稷，請擧兵討駿，亮不可。肇乃往報都督荆州諸軍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二月，楚王瑋乃偕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淮南王允入朝。三月，孟觀、李肇請惠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又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瑋督兵屯司馬門。是時楊太后爲救駿，乃爲帛書曰：「救太傅者有賞！」於是賈后並宣言太后同反，殿中兵遂燒駿府，獲駿殺之，連及死者數千人，並廢太后。於是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衞瓘皆錄尙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望之子）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衞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尙書令，東安公

繇爲尙書左僕射進爵爲王。又以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衞將軍郭彰、妹之子賈謐（註二），及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上引晉書卷三十一武悼楊皇后傳）

賈后既已得勢，乃又利用朝中諸顯要之互相矛盾，一一予以斬除。是時與賈后權勢首先衝突者，爲東安王繇。繇惡賈后暴戾日甚，因密謀廢后，賈后憚之。但繇與其兄東武公澹素相惡，澹因譖繇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據朝政。」於是詔免繇官，廢徙出之。及太宰亮、太保瓘惡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瑋兵權，瑋因親附於賈后以自固時，后既因亮、瓘執政，已不得專恣，乃因入譖亮、瓘之會，於同六月使惠帝作手詔賜楚王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瑋遂發本軍（北軍）及洛城內外三十六軍，遣長史公孫宏、李肇攻亮，侍中王遐攻瓘。亮忽聞變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肇不許，督兵攻之，遂執亮。亮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爲肇所殺。瓘子孫九人，亦皆被殺。（上引通鑑卷八十二晉紀四，詳晉書楊駿傳）

楚王瑋既誅二公，其舍人岐盛因說瑋，宜因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時會天將明，瑋猶豫未決；太子少傅張華因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原亦欲因此除瑋，因深然之。張華遂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註三）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於是，衆軍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遂執之下廷尉斬之。公孫宏、岐盛，皆被夷三族。（同上引並詳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

賈后半年中盡誅五大臣，於是自行專政，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

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乃以爲侍中中書監，右將軍裴頠爲侍中，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密。

賈后既已專政，惠帝闇騃，於是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簏箱載道上少年入宮，淫後恐事漏泄，往往殺之。由於后淫帝騃，實權移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元康九年（西元二九九）六月，裴頠賈模，以賈后淫虐，恐禍及已，因與張華謀廢后，更立謝淑妃（太子遹母）。模、華又以惠帝無廢黜之意，且諸王方强，朋黨各異，因恐事敗身危，因循不敢擧發。是年十一月，侍中賈謐以與太子不相能，因譖於賈后，欲廢太子。后納謐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孕，陰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謀以代太子。十二月，賈后乃製造太子之罪，使公卿議之。議不能決，后乃逕表於帝，免太子爲庶人幽於金墉城，並殺太子母謝淑媛（即謝淑妃）等人。

趙王倫之亂：賈后既廢太子，衆情憤怒。永康元年（西元三〇〇年）三月，右衞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以皆曾給事東宮，憤於太子之被廢，乃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又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同謀；而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遂進說趙王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許諾。遂使通事令張林，及省事（註四）張衡等爲內應。將擧事時，孫秀又獻計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

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非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立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賈謐等早除太子，以絕衆望。於是，賈后遂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自金墉城徙幽於此）。太子既死，四月，倫遂聯合翊軍校尉趙王冏、梁王肜、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將軍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內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遂斬賈謐，廢后爲庶人幽於金墉城，並收捕賈氏親黨皆斬之。（上引晉書卷五十九趙王倫傳）

趙王倫既廢賈后，乃與秀陰謀篡位，因欲先除朝望，遂執張華、裴頠等斬之，並夷三族。張、裴親黨，黜免甚衆。於是倫稱詔赦天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府置兵萬人以自衞。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爲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爲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爲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爲中書令。又爲暫安人心計，以淮南王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詔立臨海王臧（太子遹子）爲皇太孫，倫行太孫太傅。

趙王倫廢賈后之後，淮南王允知倫、秀有異志，因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以允性沉毅，宿衞將士畏服，因深憚之。是年八月乃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不拜，秀遣使逼之，並收其官屬，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孫秀手書，因大怒率屬兵七百人攻相府。光祿大夫陳準欲應允，而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鬪（註五）。」乃使司馬督護優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與卿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而殺之。於是並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是役之後，趙王倫自加九錫，加其子荂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詡爲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

，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與所隱匿之兵，數逾三萬。齊王冏亦以是役之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爲平東將軍，鎭許昌。（上引通鑑卷八十三晉紀五）

趙王倫既斬除淮南王允，乃於永寧元年（西元三〇一年）春正月，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作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遂以素附於倫之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兼侍中，使逼奪帝璽綬，作禪詔，禪位於倫。倫遂備法駕入宮，卽帝位。使惠帝出居金墉城，張衡將兵守之，而陽尊之爲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爲濮陽王，而立其世子荂爲皇太子，子馥爲京兆，虔爲廣平王，詡爲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肜爲宰衡，何劭爲太宰，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專執朝政。義陽王威爲中書令，張林爲衞將軍，其餘黨與皆爲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

齊王冏討趙王倫：倫本愚庸，其所作所爲皆孫秀謀畫。但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遠謀深略。倫既受禪，孫秀專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是時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强兵，據方面，憚之。乃盡用其黨爲三王參佐，加冏鎭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永寧元年三月，趙王冏謀討倫，未發。適離狐（今河北省東明縣東南）人王盛，穎川人處穆（晉書作王處穆）聚衆於濁澤（今河南縣省長葛縣境），百姓從之，日以萬數。倫以其將管襲爲齊王軍司，使進討盛、穆，冏於討平盛、穆之後，乃收執襲殺之，遂以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討倫。並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移檄州郡，宣稱逆臣孫秀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於是，成都王穎，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皆起兵應冏。惟河間王顒用其長史李含謀，執冏使送於倫，而遣其振武將軍張方將東出助倫。及張

方兵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乃復召方還，改附二王。

趙王倫與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乃分遣上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自延壽關（今河南省緱氏）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等，帥兵九千，自崿阪關（今河南省登封縣境）出；鎭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皋關（今河南省汜水縣）出，以拒冏。又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衞兵三萬向朝歌（今河南省淇縣），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爲衞將軍都督軍事。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爲三軍繼援。

四月，齊王冏等軍衆號數十萬進至穎陰（今河南省禹縣東南四十里）與進據陽翟（今河南省禹縣）之張泓等軍戰，互有勝負，相持中。成都王穎自鄴(今河南省臨漳縣)進軍，以鄴令盧志爲諮議參軍，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指向朝歌，自帥主力繼進。常山王乂軍爲後繼，沿途進軍有序，遠近響應；至朝歌，衆至二十餘萬。進至湨水（今河南省溫縣境），與孫會、士猗、許超等大戰，破之，遂長驅濟河以攻洛陽。於是，洛陽城內左衞將軍王輿，與尙書廣陵公漼及三部司馬爲應於內，遂收斬趙王倫孫秀及其親黨，盡誅滅之，迎惠帝於金墉以復位。成都王穎又遣兵助齊王冏攻張泓等於陽翟，破降之。六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皆會洛陽。於是詔以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以成都王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尙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加三錫之禮。常山王乂爲撫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漼爵爲王，領尙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鎭南大將軍。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子冠軍將軍琨，皆爲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冏以其父子有才望赦之，以琨爲尙書左丞。旋成

都王穎歸鄴，於是齊王冏得專政。

河間王顒討齊王冏：當諸王討誅趙王倫之後，掌政者皆爲有兵權之人，文官備員而已。此時識者，咸知兵禍之猶未戢也。當新野王受封將還鎭時，與齊王冏同謁陵，歆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同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拜陵，乂亦說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由此觀之，爭端又既隨趙王倫之歿，接踵而起。於是，盧志亦說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並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從之，遂歸鄴。齊王冏因得專朝政。（上引通鑑卷八十四晉紀六）

永寧元年（西元三〇一）冬，齊王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乃請以年方八歲清河王覃（武帝孫，清河康王遐之子）立爲皇太子，冏自爲太子太師。以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冏既得志，驕奢擅權，又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又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泰安元年（西元三〇二年）冬十一月，河間王顒長史李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梁州刺史皇甫商參冏軍事，素與李含不平，含因不自安。含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乃單騎奔還長安，因詐稱受密詔，使顒討冏。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乂，（去年七月，由常山徙王長沙）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因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武帝族弟，時並都督豫州諸軍事），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弟，以穎代冏輔政。顒遂一面遣使諸王，成都王穎卽應之。並一面出兵，以李含爲都督，率張方等兵趨洛陽。十二月

，張方兵二萬軍新安。又檄長沙王乂使討冏。冏遂先遣將董艾襲乂，乂即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奉惠帝以攻大司馬府，於是城內混戰。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執冏以降之。冏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李含聞冏既死，即引兵還長安。於是，長沙王乂執政；然事無巨細，皆諮大將軍穎於鄴然後施行。（同上）

河間王顒討長沙王乂：先是，河間王顒討齊王冏時，依李含之計，原以乂弱冏強，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冏，因廢惠帝而立成都王穎，已爲宰相，專制天下者。既而乂竟殺冏，其計不果，乃於泰安二年秋七月，潛使河南尹李含（註六）、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等襲殺乂，以成原計。但事爲皇甫商所知以告乂，乂遂收含、蓀、粹殺之。河間王顒聞李含等死，遂即起兵。

時成都王穎與乂已有隙。蓋齊王既死，乂獨掌朝政，河間王顒之計不成，穎、顒猶守藩。且新野王歆，原與齊王冏善。冏敗，歆乃自結於穎以自固。又穎恃功驕奢，百度廢弛，甚於冏時；乂雖事無巨細皆相諮詢，猶嫌乂在朝不得獨逞其欲，因欲去之。凡此遂構成與乂之嫌隙。於是穎乃欲與顒共攻乂。盧志獻策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其參軍邵續則諫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八月，穎顒乃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爲辭，舉兵討之。顒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關東趨洛陽。穎引兵進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越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

長沙王乂爲禦東西兩方大敵計，乃以皇甫商率萬餘人於宜陽拒張方，自率大軍奉惠帝以擊穎。九月，皇甫商爲張方所襲破，乂乃奉帝退屯緱氏。當正與穎軍相持於緱氏時，張方將逼洛陽。十月，乂奉帝還守京城，與穎軍大戰

於東陽門（洛陽中東門）外。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轉於建春門（洛陽上東門），乂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陣，馬咸軍亂敗退被斬。機軍因亦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穎大將被斬者十餘人。（上引通鑑卷八十五）

乂既大破穎軍，遂轉兵以攻張方，乂大破之。方兵死者五千餘人，退屯十三里橋，夜復潛軍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十一月乂引攻之不利。於是，朝議以爲乂、穎兄弟，可以辭說和解，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分與乂分陝而居，二分天下，穎不從。乂又致書於穎，爲陳利害，謀與和解。穎求斬皇甫商等，則撤兵還鄴，乂不許。穎遂引軍進逼，與張方共圍京師。洛城困甚，驃騎主范陽祖逖獻策，勸乂使雍州刺史劉沈發兵襲長安，顒必召張方以自救。乂從之。洛城被圍至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正月，乂軍雖屢破穎軍，前後斬首六七萬，然東海王越，慮洛城必破。仍於是月潛與殿中諸將夜襲乂擒之，啓帝下詔免乂官，幽置金墉城，張方殺之。於是經半年之變亂，至此始暫告結束。

成都王穎既入京師，卽使其將奮武將軍石超等率兵五萬，分屯洛城十二門（註七），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並盡代去宿衞兵，又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然後還鎭於鄴。詔以穎爲丞相，加司空東海王越爲尙書令。先是，河間王顒頓兵於鄭（今陝西省華縣北境），爲攻洛之聲援，及聞劉沈起兵，乃急召張方還守長安，方遂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及劉沈破滅，是年三月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是月，穎表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又廢羊皇后。顒乃表請立穎爲皇太弟，詔卽許之，並令穎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

東海王越討成都王穎：太弟既得志，僭侈日甚，嬖倖用事，於是大失衆望。東海王越與右衞將軍陳眕，及長

沙王故將上官巳等，即於是年（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六月，謀共討之。七月，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及殿中諸將，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於是，越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奉惠帝以北征。前侍中嵇紹詣行在，越自為大都督，檄四方兵，北至安陽，衆至十餘萬。穎遣石超將五萬兵拒戰。石超乘越軍不備之時，奄襲而至，大破乘輿於蕩陰，帝頰中三矢，遂斬嵇紹，俘帝歸鄴。

東海王越既敗，乃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乃徑還東海。陳眕、上官巳則奉太子覃守洛陽。當東海王越起兵討成都王穎時，河間王顒遣右將軍張方率兵二萬攻洛陽以助穎。及聞帝已入鄴，乃命張方鎮洛陽。於是，上官巳為張方所破走，方遂入據洛陽，再廢太子覃及羊后。

東海王越既敗歸東海，乃用奮威將軍孫惠「要結藩方」之謀，使其弟幷州刺史東嬴公騰與幽州刺史王浚同起兵十餘萬討穎。穎畏浚、騰兵之強，一面遣匈奴劉淵發匈奴五部兵（另詳次節），一面在鄴嚴兵以待。是年九月鄴城破，穎僅率數十騎與惠帝逃奔洛陽。張方迎之；於是張方擁兵專朝政，穎不得復豫事。十一月，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盡，衆情喧擾，乃引兵刼帝偕成都王穎、豫章王熾等入長安，留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稱東西臺。穎以失勢，是年十二月，太宰顒乃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惠帝兄弟二十五人，此時存者僅穎、熾及吳王晏而已。同時，顒自領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詔以東海王司空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以越弟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越弟）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蓋王浚兵去鄴後，越使模鎮之，故顒下此詔以謀和解，期東西割據，分陝而治，以獲少安也。越辭太傅不受。

永興二年（西元三〇五）七月，東海王越以兄弟皆據方任（方伯之任），山東形勢皆在掌握，乃傳檄山東州郡，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遂形成東西分峙之勢，再引起一場混戰。至光熙元年（西元三〇六年）夏，越破長安，還帝於洛陽。八月，越遂自爲太傅錄尚書事專朝政，以范陽王虓爲司空，鎭鄴。模爲鎭東大將軍，鎭許昌。王浚爲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又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爵爲南陽王、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鎭鄴（虓已卒），又以劉琨爲幷州刺史（註八）。是年十一月越鴆殺惠帝，而立太弟熾，是爲懷帝。

二、西晉混亂期間國內外一般形勢

晉武帝時代，四鄰邊疆諸種族，均甚微弱。日本及朝鮮之三韓，皆曾遣使貢方物。其在東北與晉接境之鮮卑諸種族，亦多內附。在西北之鮮卑羌胡，除武帝咸寧年間叛晉外，亦皆歸化。在隴西地區之羌氐種族，自三國時代以來，不服於魏卽付蜀。在南方之越族，則內附之時間尤爲久遠。但至惠帝晉室喪亂，諸王內訌，四鄰種族漸盛，國內之民變及州郡官吏之別具野心者亦相繼而起。玆述其情況如左：

益州先亂：永康元年賈后爲趙王倫所廢後，倫徵益州刺史趙廞入朝，以成都內史（註九）耿滕爲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懼禍，且以晉室衰亂，遂陰有據蜀之志。於是，廞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厚遇巴氐李特兄弟（詳見下）用爲爪牙，遂與耿滕戰，滕敗斬之，廞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據成都以叛晉。並以李庠爲威寇將軍，委以心膂，使招天水略陽等六郡壯勇萬餘人，以斷北道。但明年（西元三〇〇永寧元年）趙廞忌李氏兄弟

之强而難制，遂乘李庠勸廞稱尊號之時，以大逆不道之罪誅之。因此，李特兄弟率流民攻廞，廞敗走爲從者所殺；李氏兄弟遂據有成都，旋稱成國（其詳另見下述）。

民間豪强縱起：國內民變，民間豪强紛紛崛起，乃由晉室十餘年戰亂所造成。晉室在此十餘年混亂期間，人民或由於天災饑荒，或由於兵災，或由於逃避徵役，各地皆有聚族成羣以流離逃生者。亦有走保山林結寨塢以自保者。聚衆佔山，處處皆是。茲僅述其犖犖大者。

巴氏成國之建立——三國時代魏武帝操克漢中時，巴人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號曰巴氐。旋以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氐帥齊萬年反（註十），關中薦饑，略陽、天水六郡民，流離就食漢中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大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受流民賂，言流民十餘萬，非漢中所能振贍，蜀郡豐稔，應使就食，朝廷從之。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流民既入蜀，會益州刺史趙廞，陰懷異志據蜀，因利用李氏兄弟以爲爪牙。旋廞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以「李庠擁强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勸殺之。廞既殺李庠及其子侄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乃引兵歸緜竹，會廞牙門將叛亂，杜淑、張粲皆死，廞勢大衰。廞遣蜀郡太守李苾等將兵屯緜竹石亭以禦李特兄弟，特將七千餘人襲破之，遂攻成都又陷之。（上引晉書卷百二十李特傳）

李特既據成都，遣使報洛陽，陳廞罪狀，朝廷遂命梁州刺史羅尙爲益州刺史，率兵七千入蜀。永寧元年（西元三〇一年）三月抵成都，並用李氏兄弟。此時，晉朝廷正遭趙王倫之亂，以李氏兄弟討趙廞之功，拜李特爲宣威

將軍，流爲奮威將軍，並皆封侯。又詔令召還六郡流民入蜀者。羅尙與廣漢太守辛冉，犍爲太守李苾等，遂協議限流民於是七月上道北還。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之人人愁怨。於是，李特遣使詣尙，請求寬期。時尙之別駕杜弢亦欲寬期一年，尙不聽，弢因棄官還家。加以辛冉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遂激起流民之變，相率歸附李特，特乃於緜竹結大寨以居之，旬日間集二萬餘人。十月，冉苾協謀，潛師步騎三萬襲特營，但反爲特設伏所擊破，將佐皆被斬，死者甚衆。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鎭北大將軍，以其弟流行鎭東大將軍、號東督護。特遂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首先進攻辛冉於廣漢，破之。繼攻尙於成都。特又以其子始、蕩、雄及諸流民首領爲將帥，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尙則作長圍，緣郫水築營，連延七百里以拒特，而爲久守之計。此時河間王顒遣將救尙，復爲特子李蕩所擊破，葭萌（今四川省昭化縣）以南，盡爲特勢力所據。特遂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至泰安元年（西元三〇二年）八月，李特以累勝之威，遂進攻成都城。泰安二年正月，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羅尙守大城以拒戰。時朝廷齊王冏當政，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尙。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今四川省遂寧東南）。適是時，李特以久攻成都，軍中糧少，而蜀民諸塢初附，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以就食，羅尙因密約諸塢襲破之，殺李特及其兄李輔等。於是李特兵勢大挫，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退保赤祖（今緜竹縣東），分爲東北營，以拒孫阜羅尙軍。相持至五月，孫阜爲李雄所襲破，而宗岱又卒於墊江（今四川省合江縣），荊州軍遂退。於是，李氏軍復振。是年秋，李流卒，衆共推李雄爲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今四川省郫縣北），雄詐破羅尙軍，遂復克少城，而攻羅尙於大城。至是年閏十二月破之，羅尙遁走江陽（今四川省瀘縣）。至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十月，李雄遂自稱成都

王。至光熙元年（西元三〇六年）三月，蜀名士范長生依附雄，雄以長生爲丞相，是年六月，雄遂稱帝，國號大成。

荆揚間張昌等之民亂：泰安二年夏，新野王歆以政令嚴急，失蠻夷心，義陽（今河南省桐柏縣東）蠻張昌（註十一）聚黨數千人叛。時値江夏大稔，旁郡就食之民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從之，遂攻破江夏郡（今湖北省安陸縣）。宣言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因得山都縣（今湖北省襄陽縣西北）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稱漢後，奉以爲天子，昌自爲相國，士民多從之。又放散流言，言江淮以南皆反，互相煽動，人情惶懼。因此，江沔間處處起兵以應昌，旬日間衆至三萬。是年夏，張昌遂分軍爲三，一以石冰率兵東向揚州（治建業今南京），一以陳貞南向零陵、豫章，而昌則自將兵北攻樊城。新野王歆率兵拒昌，衆潰，爲昌所殺。時朝廷爲長沙王乂執政，乃遣屯騎校尉劉喬爲豫州刺史，以荆州刺史劉弘代歆爲鎭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以討昌。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率諸將進據襄陽以拒昌。張昌乃集軍北進圍攻宛破之，弘被逼率主力退屯梁（今河南省臨汝縣），昌乃轉攻襄陽。是年七月，石冰攻揚州，大敗刺史陳徽，盡克諸郡。又攻江州（今江西省南昌市）亦破之。陳貞攻武陵（今湖南省常德縣西）武昌（今湖北省鄂城縣）、長沙、零陵，亦皆陷之。此時臨淮人封雲亦起兵攻徐州（治下邳）以應冰。於是，張昌於數月之間竟據有荆、江、徐、揚、豫五州大部之地。但此時張昌所置牧守，皆非其人，而無禁制，但以刼掠爲務，因之人情漸離。昌又以北進之軍，受阻於汝水，攻襄陽不克，而退據竟陵（今湖北省天門縣西北）。於是，劉弘遣司馬陶侃反攻，劉喬亦遣兵攻江夏，侃等攻昌於竟陵，苦戰數日，大破之，降者萬計。昌退走下儁山（今湖北省通城縣西），明年秋乃擒斬之。然石冰猶據揚州。

張昌既敗，是年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王矩，遂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秘都督揚州九郡

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秘。冰遣其將羌毒率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乃自臨淮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督運兵擊破之。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三月，敏遂與玘合攻冰於建業，冰敗，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遂平。

陳敏之亂：敏既平定石冰，自謂勇略無敵，遂有割據江東之志。時司空東海王越與河間王顒正東西對壘，越起用陳敏為右將軍。豫州刺史劉喬附顒擊越，敗越軍於蕭縣，越乃遣陳敏東歸收兵。永興二年十二月，敏遂據歷陽（今安徽省和縣）叛，吳王常侍甘卓（寧曾孫因平石冰功起用之），亦棄官投敏，至歷陽，敏為其子景娶卓女，因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為揚州刺史。敏遂遣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皆陷之，遂據江東。

敏既據江東，即以江東大族顧榮為右將軍領丹陽內史（註十二），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惟賀循、周玘等不就。敏疑不就之諸名士，終不為己用，欲盡殺之。顧榮乃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遂自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又自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欲挾帝以自重。遂以陳恢為荊州刺史，以攻武昌。河間王顒遣順陽太守張光赴荊州討敏，鎮南將軍劉弘，亦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等進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治今湖南省公安縣東）陳詹督水軍為後繼以禦恢。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張光、苗光等破錢端於長岐（江夏郡界）。但至明年（三〇六光興元年）秋，劉弘病卒，適值成都王穎失

意於長安而自武關出奔新野時，弘司馬郭勱因欲迎穎爲主，爲弘將郭舒奉弘子璠討勱，斬之。是時，陳敏在江東，亦以刑政無章，漸不爲英傑所附，顧榮等皆有圖敏之心，因密遣使於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爲內應。準乃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兵歷陽以討敏。敏遣諸將屯烏江、牛渚以禦之。於是，顧榮、周玘說甘卓共攻敏，斬敏於建康，並夷其三族，江東遂平。時爲懷帝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年）三月也。（上引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

江東既定，東海王越乃徵顧榮爲侍中，周玘爲參軍。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因遲疑不進。東海王越乃與徐州刺史裴盾書，若榮等顧望，令以「軍體發遣」之。榮等因懼而逃歸。是年七月，東海王越乃以瑯邪王睿（覲之子，伷之孫）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自下邳往鎭建業（今南京——註十三）。九月睿至建業，以王導爲謀主，起用顧榮、賀循、周玘等人望之士。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淸靜爲政，撫綏新舊。因以江東歸心，東晉之基業，於以奠定。（同上）

綜觀以上晉室之亂，自永熙元年（西元二九〇年）夏，武帝炎卒後，楊太后與楊駿專政。元康元年（西元二九一年）賈后殺楊駿，廢太后，繼之以諸王之亂，而迄於光熙元年（西元三〇六年），終惠帝之世凡十七年，晉室此十七年之亂，不僅晉室元氣大喪，即自秦漢以來中國强盛之元氣，亦被喪失殆盡。於是國內四分五裂，蠻夷戎狄乘之而起，五胡十六國此仆彼起，不僅西晉因此淪亡，且招致中國有史以來，異族亂華之大變局。

註一：資治通鑑卷八十二太康註載：「按惠帝元康六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曠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荆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

註二：晉書卷四十賈充、賈謐傳載：賈充少女賈午適韓壽，生謐，賈充無後，以謐爲後。

註三：資治通鑑卷八十二元康元年載註：「晉制有白虎幡、騶虞幡。白虎幡威猛主殺，故以督戰。騶虞仁獸，故以解兵。」此爲晉代軍中獨有之特色，每至危險時，或用以傳旨，或用以止兵，見之者，輒慴服而不敢動，爲一朝之令甲也。詳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八「騶虞幡」條。

註四：同上書卷八十三永康元年載註：「省事亦吏職也。賈充爲尚書令，以自疾表置省事吏四員。省事蓋自此始。」

註五：同上書卷八十三永康元年載註：「白虎幡，以揮軍進戰，非以解鬬也。陳準蓋以帝庸愚，故請以白虎幡麾軍，欲倫兵見之，以爲允之攻倫出於帝命，將自潰也；否則何以應允。」

註六：同上書卷八十五泰安二年載：「時皇甫商復爲乂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還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並見晉書卷六十李含傳）

註七：同上書卷八十五永興元年載註：「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津陽、平昌、宜陽四門。西有：廣陽、西門、閶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凡十二門。」

註八：晉書卷六十二劉琨傳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之後，祖及父皆爲卿相，賈謐爲秘書監時，琨兄弟並以文才與陸機陸雲石崇歐陽建等附謐，號爲二十四友。趙王倫執政，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齊王冏執政，兄（與）弟二人俱事之，冏敗爲范陽王虓司馬。虓爲劉喬所敗，琨與虓俱奔河北，說冀州刺史溫羡讓位於虓，因乞援於幽州王浚，浚遣突騎八百援之。琨遂與虓渡河破走劉喬。然後統諸

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拜幷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

註九：資治通鑑卷八十三永康元年載註：「晉諸王國置內史，猶漢王國相也。武帝太康九年，改諸王國相爲內史。」

註十：同上書卷八十二元康六年載：「是時賈后專政，是年八月秦雍氐羌悉反（「關中百餘萬人，戎狄居半」，見江統徙戎論），立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由於晉人奴役內徙異族，故江統徙戎論云：「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並見晉書卷五十六江統傳）

註十一：晉書卷一百張昌傳載：「昌本義陽蠻，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好論攻戰。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會壬午詔書發（荊州）武勇赴益州討李流，武勇多逃亡屯聚爲刼掠，因往附昌。」昌因以舉事。

註十二：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載：榮字彥先，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歷任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趙王倫篡位，爲倫子虔大將軍府長史，倫敗獲救得免。齊王冏專政，榮仕冏爲中書侍郎。及冏敗，轉爲長沙王乂長史，再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及侍中。及惠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榮以世亂不應，遂還吳。

註十三：資治通鑑八十六永嘉元年載註：「時周馥（揚州刺史）鎮壽春，督揚州之江北，故睿督揚州江南。考異曰：元帝紀曰：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以帝都督揚州；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

第二節　匈奴漢國之興起及其領導人物

一、匈奴漢國興起之概況

匈奴漢國之建立者，是爲劉淵。劉淵者兩漢時南匈奴之苗裔也。東漢時，光武曾將此一匈奴族，徙入河西五原等地。及董卓之亂，汾晉蕭條，至魏武帝間乃分其衆爲五部，以於扶羅子豹（劉淵之父）爲左部帥，統萬餘落，居太原玆氏（今山西省汾陽縣）；右部六千餘落居祁（今山西省祁縣東南）；南部三千餘落居蒲子（今山西省隰縣東北八十里）；北部四千餘落居新興（今山西省忻縣）；中部六千餘落居大陵（今山西省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晉太康中，五部改置都尉，衆至數萬戶。然雖分爲五部，實皆居於晉陽汾水之濱，與中國人民雜居。晉武帝泰始六年（二七〇），自謂其先乃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註一）。蓋此時此一匈奴劉氏，即蓄有獨立之壯志，故於泰始七年正月，其右賢王劉猛乃率衆叛出塞，是年十一月寇幷州，幷州刺史劉欽擊破之。泰始八年一月，晉遣監軍何楨討劉猛，屢破之，乃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以降。匈奴之初謀獨立，因以不逞。

太康十年（西元二八九），武帝以劉淵（詳見下項）爲匈奴北部都尉。惠帝永熙元年（西元二九〇）冬，楊駿又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及長沙王乂執政時，成都王穎以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收爲己用，使將兵在鄴。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秋，穎與東海王越相爭時，又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使淵回左國城（今山西省離石縣東北），率五部以戰王浚及東嬴公騰。淵至左國城，劉宣等共推爲大單于。及穎敗棄鄴，淵欲發兵救

之，其右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降爲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鮮卑烏桓，可以爲援，奈何擊之，而拯仇敵？」淵從之，且曰：「大丈夫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効哉？」淵在左國城二旬之間，衆已五萬，胡晉人民歸之者甚衆。淵遂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因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尊蜀後主禪爲孝懷皇帝（禪於太始七年西元二七一年卒），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註二）。至永嘉二年（西元三〇八年）大興攻晉後，是年十月遂稱帝。（上引晉書卷一百一劉元海傳）

二、匈奴漢國開國諸人物

劉淵：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東漢中平年間（西元一八四——一八九），單于羌渠（淵曾祖）使其子於扶羅（淵祖）將兵助漢討黃巾，旋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乃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董卓之亂，屯於河內。於扶羅卒，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淵父）爲左賢王。旋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統治之，遂居於晉陽附近地區汾水之濱。

淵少英達，好學，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爲任子質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濟因薦之於武帝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旋武帝以憂樹機能之患，

欲以淵爲將往平之，因問於李熹。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然爲孔恂楊珧所反對，不果。時淵與王彌友善（註三），淵因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賴王渾力爲辯護，得免。太康十年（西元二八九），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永熙元年（西元二九〇年）冬，楊駿以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由於成都王穎與東海王越之爭，得以返歸五部，遂從劉宣等議建立漢國而與晉爲敵。（上引晉書劉元海傳）

劉宣：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潔，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每讀西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據美於前！」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武帝見而嘉之，乃以宣爲右部都尉。劉淵建國即位，乃宣之謀也。（上引晉書卷一百一劉宣傳）

劉聰：聰字玄明，乃淵之第四子。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詩賦頗多。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交結，張華尤異之。新興太守郭熙辟爲主薄。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父淵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及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遷還右部。及淵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後殺其兄和而自立。永嘉四年（西元三一〇年）即皇帝位。屢寇洛陽陷之，俘晉懷帝以歸。嗣攻長安破之又俘晉之愍帝，西晉因以覆亡。

劉曜：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幼而聰慧，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雄武過人，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弱冠游於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生而白眉，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恐不容於世，隱迹於管涔山（山西省汾陽縣北），以琴書爲事。劉淵建號乃歷任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陷長安，俘愍帝，皆曜爲之。勒準之難，自長安赴之，遂即皇帝位，遷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即史所稱之前趙也。

王彌：彌東萊人，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晉武帝時遷汝南太守。彌有學術勇略，少時曾游俠京都。惠帝永熙元年三月惤令劉伯根反，起兵，彌率家僮從之，根以爲長史。是年伯根死，乃聚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山東省即墨縣境）爲盜，彌多權略，每月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且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永嘉元年春，彌自稱平東大將軍寇青徐，爲兗州刺史苟晞所破。乃遠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克。是年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多殺守令。遂率衆數萬，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旋爲王師所破於七里澗，乃北渡河歸附劉淵，淵以爲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時爲永嘉元年（三〇七）十二月也。於是與劉曜、石勒等四向攻略郡縣。永嘉五年六月，與劉曜等陷洛陽，俘懷帝。後與石勒嫌隙，即於是年十月爲勒所襲殺。

註一：晉書卷一百一劉元海傳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按西漢自高祖而惠、文、景、武歷代，均曾送公主妻匈奴單于。詳見本史第六卷。

註二：同上書載註：「三祖，即太祖（高帝）、世祖（光武）、烈祖（昭烈——淵所追尊）。五宗，即文帝太

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

註三：同上書載：李熹薦劉淵將兵平樹機能。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武帝遂不遣淵。旋王彌從洛陽東歸，淵餞彌於九曲之濱，因泣謂彌言云云。

第三節　戰爭方略

劉淵漢國方面：漢國建國及滅晉方略，約言之有如左列數端：

一、北聯鮮卑烏桓，南伐晉——當劉淵欲出兵以援成都王穎於鄴時，其右部都尉劉宣獻計。乘「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之時，以興匈奴之邦族，復呼韓邪之業。以鮮卑烏桓爲援，而南伐晉。

二、假漢爲號召，以收拾人心——當劉淵決策建國號稱王而與晉爲敵時，即立西漢高祖，東漢光武，及蜀漢昭烈之廟，而建國號曰漢，以收晉人之望。

三、作戰指導方略——當其初與劉琨相持於晉陽時，其侍中劉殷等獻策：「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剋殄强楚者也。」（上引晉書卷百一劉元海傳）震按：漢並行劉殷此項作戰指導方略，蓋因時勢環境不同之故（詳論見本章申論）。乃於兩次直接進攻洛陽不克之後，轉取孤立洛陽之作戰方略。此即分遣王彌、石勒等先破壞冀、兗、豫、荆等州，先掃蕩西晉作戰有生力量之潛力，及佔領「面」以困「點」之方略，然後輕取洛陽。

西晉方面：此時西晉宗室諸王猶忙於內鬨，且異姓藩鎮相繼割據，如：王浚據幽州，劉琨據幷州，張軌據涼州，苟晞據兗州，劉弘據荆州，韓馥據揚州等是。故是時晉固無制禦匈漢之整套方略也。

第四節　戰爭經過與西晉之滅亡

（參看附圖五—一七二、五—一七三、五—一七四、五—一七五）

匈奴漢國滅晉之作戰目標，爲洛陽、長安二都。漢國是時都離石（今山西省離石縣）。自平陽攻洛陽有三條主要之進軍戰略路線：一出壺關（上黨郡治）趨朝歌（今河南省淇縣），然後南渡河迂迴滎陽以攻洛陽。一自壺關南趨河內（今沁陽縣），以攻洛陽。一自大陽（大陽渡在今山西省平陸縣南二里，亦曰茅津）渡河趨新安、澠池，以攻洛陽。至於自平陽攻長安，亦有三條主要進軍戰略路線：一自大陽渡河，西向潼關，以攻長安之東。一自臨晉渡河，越渭水以攻長安之北。一自其故都離石渡河，先略取陝北及甘東諸郡以孤立長安，然後攻取之。以上戰略諸路線之地形，以前各卷均曾詳及，本章不再贅述。

漢國擴張之戰：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十月，劉淵稱王建立漢國，是年十二月，幷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即遣將軍聶玄，自太原討擊之，與淵軍戰於大陵（今山西省文水縣東北），玄師大敗。於是，淵遣其建武將軍劉曜攻取泫氏（今高平縣）、屯留、長子、中都（今平遙縣西北）等縣，皆陷之。二年再與騰將司馬瑜等戰於汾城（今汾陽縣）又破之。適是時幷州飢饉，騰率幷州民二萬餘戶下山東就食。劉淵亦爲避飢，徙都蒲子。光熙元年（西元三〇六年）十月，范陽王虓長史劉輿薦其弟琨鎭幷州以爲北面之重，東海王越遂以琨爲幷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爲

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鎭鄴（是時范陽王虓已卒）。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卽自井陘東下。琨在上黨募兵得五百人，遂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毁，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遂據晉陽。當劉琨轉鬪而前以趨晉陽時，劉淵曾遣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劉琨於版橋（介休縣境），爲琨所敗。於是其侍中劉殷、王育等進獻「命將四出」方略（詳見上節）淵從之。遂進據河東（治蒲坂，今永濟縣東南），屬縣壘壁盡降。永嘉二年（西元三〇八年）正月，淵又大擧分遣諸將出征，以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勒歸漢，詳見次章）等十將東下趙魏，展開對晉之攻勢。其作戰概況如左：

山東方面：是年二月石勒攻常山（今河北省正定縣南）爲王浚所敗，遂轉兵南向。九月石勒與王彌（彌歸漢事見第二節）攻鄴陷之。東海王越乃以詔令使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今河南省滑縣）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今河南省延津縣東北）以拒石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南下之漢軍；而越亦自濮陽移屯滎陽，以指揮各方面之作戰。十月，并州刺史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惇，帥鮮卑攻壺關，漢鎭東將軍綦母達敗退。是月，石勒劉靈（王彌將）帥衆三萬攻魏郡（今河南省安陽）、汲郡（今汲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皆陷之，殺魏郡太守王粹；百姓降附者五十餘壘。勒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並簡其強壯者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是月，劉淵遂卽皇帝位。

山西方面：是年夏北宮純（註一）等與劉聰戰於河東，敗之。七月，劉淵攻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陷之。永嘉三年正月，淵乃徙都平陽。太傅東海王越亦自滎陽入洛陽，謀固京師之計。越入京師，盡更宿衞，以東海國兵代之。因此，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投於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淵攻之。淵遂卽展開對洛陽之攻勢。

劉淵攻洛陽之戰：劉淵既得朱誕之告，即以誕爲前鋒都督，遣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今河南省濬縣東北），使安東大將軍石勒攻鉅鹿（今河北省寧晉縣西南）、常山，以掩護山東軍之北面。景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沉男女三萬人於河。淵聞之怒曰：「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因黜景爲平虜將軍。夏，淵又遣王都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劉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并州刺史劉琨遣將救壺關，皆爲聰及勒所破。於是，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二將軍數萬人渡河北進，以奮囘上黨之控制權，因與劉聰軍遭遇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二將皆死，軍士被斬者萬九千餘人。劉聰遂破屯留長子，晉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上引晉書卷百一劉元海傳）

劉淵在黎陽上黨，連戰均勝，乃於是年八月使劉聰穿自上黨轉兵襲破大陽曹武等，渡河疾馳而攻宜陽（今河南省宜陽西五十里）。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聰恃屢勝，怠不設備，爲垣延所夜襲，大敗而還。是時，石勒亦爲王浚所遣將與鮮卑段務勿塵擊敗於飛龍山（今河北省獲鹿縣南接元氏縣界）而退守黎陽。

十月漢主劉淵復遣其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率精騎五萬攻洛陽，而使其大司空呼延翼率步卒繼之。聰等至宜陽，晉室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卒至，大敗。聰等遂攻洛陽，自是月下旬攻至十一月中旬凡一月，不能克，淵復召聰等還平陽，而以王彌侵掠兗豫二州收兵穀，以圖再舉。並使石勒對冀州展開攻勢。淵遣王彌石勒等此一行動，蓋企圖削弱洛陽之外援而孤立之也。

孤立洛陽之攻勢：漢自兩度攻洛陽不下，乃改變戰略，展開對晉州郡之攻勢。永嘉三年（西元三〇九）十一月，王彌自緱氏出轘轅，而下豫州，於是，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當地民人所

苦，乃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之兵勢因以大振。是時石勒亦攻信都（今河北省冀縣）陷之，殺冀州刺史王斌。東海王越遂以詔令，使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攻勒。勒還擊之，魏郡太守劉矩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今河南省開封縣西北）。十二月，漢主淵遣其都護大將軍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趙固，平北將軍王桑等增援石勒，率軍東至內黃。是時，王彌又遣其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略青州以擴張漢之勢力。

永嘉四年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渡河攻白馬拔之。王彌遂以三萬衆與之會師，以擴張此一戰果，於是，展開共攻徐豫兗三州之大攻勢。二月，石勒襲鄄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進拔倉垣，斬王堪。然後復北渡河攻冀州諸郡，民人從之者九萬餘口。是時，太傅東海王越以中原軍事危急，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璯及揚州刺史王敦於江南，而錢璯爲變，不果。是月，王彌所遣之曹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陷，遂克東平，而進攻琅邪（今山東省臨沂縣北十五里）。四月，王浚亦遣將攻漢冀州刺史劉靈斬之。以上四個月之戰爭中，晉徐兗豫三方面，皆告失敗，唯冀州方面，主浚與石勒相持，互有勝敗。

是年七月，漢主淵乃遣劉聰、劉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共攻河內郡，圍攻晉太守裴整於懷。太傅越遣征虜將軍宋抽救懷，抽敗死，河內人遂執整以降。但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爲塢主，劉琨遂以默爲河內太守。是月，劉淵寢疾，乃以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台於平陽西。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其他朝臣皆一一安排，以爲顧命。淵旋卒，太子和卽位。綜計淵之世，凡二度攻洛陽不能克，乃改變戰略攻略徐兗豫等州郡，以孤洛陽之形勢。

劉聰陷洛陽之戰：太子和既卽位，用宗正呼延攸（和之舅，翼之子）及侍中劉乘之計，卽於是年（永嘉四年）秋欲削楚王聰之權，因引起朝廷中相互混戰，聰獲勝，遂自卽帝位。

聰既取和之帝位而代之，乃封其子粲爲河內王，易爲河間王，翼爲彭城王，悝爲高平王。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爲幷州刺史，封汲郡公。

是年十月，漢主聰遣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石勒等帥衆四萬攻洛陽。石勒率騎二萬會粲于大陽，敗晉監軍裴邈於澠池，遂長驅入洛川，與東海王越戰於西明門，不勝，乃仍本前戰略，粲出轘轅，掠略梁、陳、汝、潁間。勒出成臯關，攻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王彌以二千騎攻略襄城諸縣，時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郡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民所困，乃皆燒城邑殺長吏以應彌，彌乃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翟陽，旋又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當是時，洛陽飢困日甚，太傅東海王越，乃遣使四出徵天下兵，入援京師。時僅征南將軍山簡（駐襄陽），及荆州刺史王澄，欲引兵入援，但爲雍州流民在南陽者四五萬人爲亂所阻，因此援兵竟無至者。於是，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是時石勒見南陽混亂，乃引兵南趨以乘之，陷宛城，攻襄陽，欲據江漢間。太傅越此時以內外交逼，乃留其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衞將軍何倫等守京師，自率朝賢素望及名將勁卒甲士四萬向許昌，轉屯項城（今河南省項城縣東北），名爲以禦石勒，實慮困守京師生變，又忌豫州刺史馮嵩，兗州刺史苟晞之爲後患，欲藉此保存實力於豫州以自保也。

永嘉五年（三一一）正月，石勒謀保江漢爲根據地，其參軍都督張賓以爲不可。時適軍中飢疲，軍士死者太半，乃渡沔攻江夏拔之，以就食。二月，石勒轉軍北向攻新蔡，殺新蔡王確於南頓（今河南省項城縣北），遂進陷許

昌，斬平東將軍王康。是時，苟晞既與太傅越有隙（註二），越黨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之而譖晞於懷帝。於是晞怒，表求滔等首，並揚言太傅越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混亂，傳檄州郡討之。時懷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令，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故亦密詔晞使討之。太傅越知之，亦卽宣佈晞罪狀，以其從事中郎楊瑁爲安北將軍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之。於是晞遣騎馳洛陽，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等皆斬之，潘滔夜遁得免。因此，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太宰王衍，是年三月遂卒於項。

太傅東海王越既卒，王衍乃與襄陽王範（瑋子）等率衆擁越之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卒，亦奉裴妃及世子自洛陽東走。懷帝遂以苟晞爲大將軍、大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是年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今河南省鹿邑縣西南）大敗晉兵，因包圍而射之。晉兵將士十餘萬，相踐如山，無得免者，執太尉王衍及襄陽王範等六王、豫州刺史劉喬及諸大臣等，勒盡誅晉宗室四十八王及世子毗等。

五月，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衞五百人，穀千斛以迎懷帝。帝臨行既無宿衞，又無車輿；是時百官因洛陽久飢，人相食，因而流亡者，既什去八九，僅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又竟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

是月，漢主聰復遣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攻洛陽，比至洛陽，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於是，劉曜、王彌、石勒亦皆引兵會之，圍攻洛陽。六月十一日王彌、呼延晏陷宣陽門，遂入南宮，進太極殿，縱兵大掠。收略宮女珍寶。懷帝出華林園門欲向長安逃遁，爲漢兵追執之，送於平陽。洛陽士民死者三萬餘人。懷帝至平

陽，漢主聰以爲特進光祿大夫，封平阿公。於是，西晉第一次滅亡。

劉聰陷長安之戰：永嘉五年六月漢兵既克洛陽，俘懷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焚之而去。彌罵曰：「屠各子（註三）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今河南省項城縣境），晉前司隸校尉劉暾因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上引晉書卷一百王彌傳）

是時，晉司徒傅祗建行台於河陰（今孟津縣東），司空荀藩在陽城（今登封縣東），河南尹華薈在成皋（今氾水縣）。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及薈與弟中領軍恆共建行台於密縣，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睿遂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旋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藩之甥）年十二奔抵密，藩等遂奉之南趨許昌。是時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於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衆，乃用鼎爲豫州刺史以自輔。

洛陽陷沒時，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東奔倉垣，於是荀晞率羣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台。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今安徽蒙城縣）。

七月，幽州刺史王浚，亦立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爲太尉，琅邪王睿爲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又以田徽爲兗州刺史，李惲爲青州刺史。是誠所謂「海內大亂」之時也。

是月，晉南陽王模在長安，乃使其牙門趙染守蒲阪以防漢，染求為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降漢。於是，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即令染與其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長安，以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攻潼關破之，遂長驅下邽（今陝西省渭南縣東北五十里）。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率衆降漢，漢兵遂圍長安。模遣將出戰敗，又倉庫空虛，士卒離散，遂降於漢，粲殺之。是時關西飢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乃以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

長安既陷，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附漢。時馮翊太守索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等，俱奔安定（今甘肅省鎮原縣南五十里）。途中適遇諸任子，綝等遂擁還臨涇（今甘肅省鎮原縣南五十里），因與疋謀復興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為平西將軍，率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與扶風太守梁綜，皆起兵響應，帥衆十萬與疋會師。於是，漢河內王粲在新豐，遣其將劉雅、趙染等攻新平（今陝西省邠縣），索綝等救之，雅等敗退。漢中山王曜與戰於黃丘（今淳化縣黃嶺山下），曜兵亦大敗。麴特等又擊破粲於新豐，晉胡翕然響應，疋等兵勢大振，遂進圍劉曜於長安。劉粲退回平陽。

時閻鼎在豫州，遂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既西行，荀藩與鎮軍長史周顗等皆山東人不欲西，乃逃散。鼎與業自宛趨武關，至藍田，遣使告於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於雍城，使梁綜將兵護衛。永嘉六年三月，涼州刺史張軌亦從其主簿馬魴之說，命將出師，翼戴晉室，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並遣其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趨長安，西中郎將張寔（軌子）帥中軍三萬及武威太守張璵帥胡騎二萬繼進，但為秦州刺史南陽王保所阻不得進。賈疋等圍長安，劉曜連戰皆敗，乃於是年四月驅士女八萬餘口，退回平陽。於是長安克復，秦王業乃自雍入

居之。此後數月，漢與劉琨拓拔猗盧大戰於晉陽（註四），賈疋等因得以整治關中。是年八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台於長安。以閻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關東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與藩共保開封。十二月，閻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鼎殺綜；於是雍州刺史麴允與撫夷護軍索綝馮翊太守梁肅等共攻鼎，鼎奔雍爲氐人所殺。是時賈疋亦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之子天護所攻殺（註五）。因此，長安復興之勢，瞬即消逝。

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二月，漢主聰殺晉懷帝於平陽。四月，長安獲知懷帝既遇害，皇太子乃即皇帝位，是爲愍帝。以衞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尙書左僕射錄尙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尙書右僕射領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滿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爲衞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是月，漢主聰復遣劉曜平西將軍趙染及其司隸校尉喬知明攻長安，愍帝遣麴允出兵禦之。時劉琨與拓拔猗盧亦謀擊漢，劉曜等兵遂至蒲阪而止。五月愍帝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並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幷兩州勒辛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詔至建康，琅邪王「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却之。於是，伐漢以謀復興晉室之圖，歸於泡影。蓋此時實際皆圖割據，南陽王保在秦州，張軌在涼州，琅邪王在江南，王浚在幽州，劉琨在幷州，荀藩在開封，皆莫不「承制」置百官，委州郡長吏以自雄也。（上引通鑑卷八十八晉紀十，並詳晉書卷五孝愍本紀）

九月，漢劉曜、趙染攻麴允於黃白城（今陝西省三原縣東北），允累戰皆敗，愍帝乃詔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十月，劉曜以麴允等統兵在外，長安空虛，使趙染率精騎五千襲長安，入外城。將軍麴鑒率兵五千救之染退走；鑒追之，與劉曜遭遇於零武（故址在今陝西咸陽縣東），鑒兵大敗。是時，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襲破之，斬其將喬知明。於是，劉曜引兵還平陽。

建興二年五月，漢劉曜與趙染將軍殷凱再攻長安，麴允襲破之於馮翊（今陝西省大荔縣），漢兵退還。

建興三年（三一五）九月，漢大司馬劉曜分軍攻北地（今陝西耀縣東南）、馮翊郡，詔以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以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十月，曜陷馮翊，太守梁肅退守萬年（今臨潼縣東北）。曜轉攻上郡（今鄜縣），麴允自黃白城進軍零武以禦之。時愍帝以長安危急，屢徵兵於右丞相保。保左右皆以爲「今胡寇方盛，宜斷隴道以觀其變。」保乃揚言出兵，實則遲遲以觀變。麴允欲奉帝就保於秦州（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飢困，採稆以自存。建興四年四月，張實遣將王該率步騎五千救長安，且送諸郡貢賦，詔拜實爲都督陝西諸軍事，並以實弟茂爲秦州刺史。

是年七月，漢劉曜圍北地太守麴昌，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遶城縱火，烟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允衆懼而潰，曜追允至磻石谷（今同川縣境），允奔還零武，北地遂陷。曜軍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八月，劉曜進逼長安。九月，安定太守（治今甘肅鎮原縣南）焦嵩，新平太守（治今陝西邠縣）竺恢，弘農太守宋哲等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今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皆畏漢兵之强，不敢進。相國保遣將胡崧率兵援長安，擊劉曜於靈台（長安西四十里），破之。崧恐國威復振，

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今興平縣東南）。於是，劉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保小城以自固。因此內外隔絕，城中飢甚，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張軌父子所遣義兵千人，守死不移。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嘆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遂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而另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綝遂放敞行。是月十一日愍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於曜。曜將帝及公卿送於平陽，漢主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西晉至此遂告覆亡。（上引通鑑卷八十九晉紀十一）

註一：資治通鑑卷八十六永嘉二年載及晉書卷八十六張軌傳載：「王彌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衛京都。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旋北宮純守長安降漢。

註二：晉書卷五十九東海王越傳載：「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紹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資治通鑑卷八十六載在永嘉元年十二月。

註三：晉書卷九十七北狄匈奴傳載：「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註四：資治通鑑卷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載：永嘉四年十月，漢主聰第一次攻洛陽時，劉琨自將進討漢將劉虎及鮮卑白部（附漢者），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拔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猗盧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此後，琨屢與猗盧聯兵擊漢，至漢攻長安時，永嘉六年七月劉琨欲發動州郡共攻漢平陽，反爲漢先發所擊破，失晉陽。琨求救於猗盧，十月猗盧親率大軍二十餘萬攻晉陽，大破漢大將劉粲、劉曜等，因復晉陽。

註五：資治通鑑卷八十七永嘉五年冬載：安定太守賈疋等攻漢將劉粲劉曜以復長安，而劉曜等大敗時，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安定盧水胡人）殺之。至永嘉六年十二月，彭蕩仲之子天護，帥羣胡攻賈疋，天護陽不勝而走，疋追之，夜墜澗中，天護執而殺之，漢以天護爲涼州刺史。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劉曜趙國之建立：建興四年十一月，劉曜以滅西晉之功，漢主聰乃以曜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鎮長安。

太興元年（西元三一八年）七月，漢主聰寢疾，徵秦王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皆固辭不受。是月，聰卒，太子粲卽位。八月，大司空靳準作亂，殺粲並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焚其宗廟。準自稱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準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

受，準怒殺之，遣使告於晉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是時琅邪王睿在江南稱晉王）」矩馳報於晉王睿。睿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是時漢相國秦王曜聞亂，乃自長安將兵赴之；石勒亦帥精銳五萬以討準。勒軍進據襄陵北原（今平陽縣東南），準迎擊之，勒堅壁以挫其鋒。十月，劉曜至赤壁（今山西省安澎縣西一里），太保呼延景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遂卽皇帝位。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景領司空，太尉苑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趙公。勒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屬郡縣。十二月，靳準將靳明等殺準降於劉曜，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敗，奔歸劉曜，勒遂於平陽置戍而歸。太興二年四月，漢主曜還都長安，乃下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劉淵，謚光文皇帝）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爲祖，亟議以聞！」其羣臣因奏「光文始封盧奴伯（晉成都王穎封淵），陛下又王中山，中山屬趙。」曜從之，乃改國號曰趙，此卽史稱之前趙。（上引通鑑卷九十一晉紀十三）

琅邪王睿的北伐及稱帝：長安旣破，愍帝被俘。是年十二月睿聞之，乃聲言出師北伐，躬擐甲冑，移檄四方，旋藉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以塞責，北伐之擧遂罷。蓋睿實無北伐之志，乃不得不藉此以服人心也。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年）正月，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棄郡奔江南。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矩夜襲破之。是月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睿遂依魏晉故事稱晉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改元建武。立世子紹爲王太子，次子裒爲琅邪王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鎭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爲大將軍統六州軍事。揚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

相左長史刁協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爲吏部尙書軍諮祭酒。刁協以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朝事凡有疑議，皆取決焉。至太興元年（西元三一八年）三月，睿聞愍帝已被殺於平陽，乃卽皇帝位，是卽史稱之東晉。是時，李矩猶與漢軍在洛汭對峙，睿命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南陽王保在秦州則亟謀稱尊號，以涼州張寔不附，而改稱晉王。

先是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八月，愍帝遣使至建康今琅邪王睿大擧兵北上洛陽會天下兵擊漢，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時，睿軍諮祭酒范陽祖逖居京口（今江蘇省鎭江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本無北伐之志，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僅給千人廩，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遂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進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首先進攻譙、陳留諸屯塢之不附己者。太興二年（西元三一九年）春，逖旣克譙郡（今河南夏邑北）斬張平。蓬陂（河南蘭封境）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以拒逖，逖進擊破之。四月，陳川乃以浚儀（今河南省蘭封縣）降於石勒。逖攻川於蓬關，石勒遣兵救之，逖敗退屯於淮南壽春。（上引晉書卷六十二祖逖傳）

至太興三年夏，祖逖復北進至雍丘（今河南省杞縣），而使其將韓潛進逼封丘。時李矩、郭默（劉琨所署之河內太守）、趙固、上官巳等互相攻擊，逖使和解之，因皆受逖節度。七月，東晉元帝睿遂加逖鎭西將軍，自河以南多叛石勒而歸於逖。是時石勒正與東晉幽州刺史段匹磾相攻（詳見次章）於厭次（今山東省無棣縣境），勒爲實施

南守北攻之計，乃謀緩和與逖之攻戰。適是月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石勒，勒乃斬建而送其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因深德之。自是石勒方面叛歸逖者，逖亦不納；並禁諸將不使侵暴石勒境內之民。於是，逖、勒遂處於和平狀態。（上引通鑑卷九十一晉紀十三）

是年冬，東晉正謀討王敦（詳見第五章），明年（太興四年）八月，逖以元帝使尚書僕射戴淵來統己，心甚不甘；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等構隔，將有內難；而石勒勢力日大，盡有幽、冀、幷三州之地，知大事難成，因感憤發病，卒於雍丘。

秦、涼及成國方面：太興三年五月，晉王保（南陽王保於太興二年稱晉王）為其下所殺，趙王曜因進兵秦州，遂盡有隴右之地。涼州刺史張實，亦為其下所殺，衆推其弟茂為涼州刺史。

至於成主李雄，自羅尚卒（永嘉四年秋）後，永嘉五年（三一一）春即統有巴蜀全境。至建興二年（三一四）正月，又得梁州（漢中）之地。於是李雄之勢益大，雄據西南，北與趙主劉曜，東與東晉為敵國。

第六節　中　論

晉武帝因循偷安：晉武自平吳之後，以無敵國外患，遂不自覺的沉溺於苟且偷安淫侈逸樂之境，因使政風日壞，社會風氣亦隨而頹靡。知太子衷（惠帝）愚庸不能承統，乃欲寄望於封建諸王屏藩皇室，及皇太孫遹之嗣位，以冀永保帝室於不墜，此其因循苟且心理與不明歷史背景有以致之也。由於因循苟且，故寄望於皇太孫遹；由於

不知周初封建實況，其時各封域尙待開發，因以苟延周朝王室之生存。而晉封諸王則皆封於兵精糧足，人口衆多及地域重要之區，其勢足以相傾，故武帝一經去世，經楊、賈二后之亂政後，諸王羣起效尤卽相繼爲爭奪中央控制權，不斷相互殺戮，遂致政治、經濟、社會、國防皆陷入總崩潰之厄境。故武帝宰相何曾嘗謂：「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及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晉著作郎干寶亦曰：「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由於一人之氣餒荏弱，遂致遺子孫及國家無窮之禍患。(上引晉書本傳)

劉淵之革命性戰略：匈奴漢國主劉淵，既志圖滅晉，但以其五部之絕對劣勢，雖乘晉國大亂，故仍一再不能攻克洛陽。彼經一再失敗教訓之後，知非先削弱晉室作戰有生潛在戰力，則不能克洛陽。乃分遣能征慣戰之將石勒、王彌等掃蕩冀、兗、豫、司、荆諸州，實行控制面以孤弱點之戰略，故遂能最後攻陷洛陽俘懷帝。此一戰略之運用，實爲前所未有者，且開北魏、赫連夏、拓跋夏相繼運用此種戰略之先聲。

5—1404

第四章　後趙石勒開國之戰（附圖五——一七六、五——一七七、五——一七八）

一、西晉懷帝永嘉六年（西元三一二年）夏秋間，石勒自壽春地區北進，進據襄國以為基業。

二、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十一月，王浚謀稱帝，十二月石勒卑辭厚禮奉事之，建興二年三月石勒西和劉琨，北襲王浚，殺之。

三、建興四年十一月，石勒攻劉琨，大破之。琨奔依段匹磾於薊，勒盡有并州之地。

四、太興元年（西元三一八年）春石勒與段末柸擊段匹磾，再定幽州。

五、永昌元年（西元三二二年）冬，勒攻雍丘，祖約（逖弟）退保壽春。明年三月盡克彭城下邳，是年秋破曹嶷定青州。

六、太寧二年（西元三二四年）春，石勒攻洛陽，李矩等降。咸和三年（西元三二八年）勒破壽春南陽，下淮漢。是年冬大破劉曜於洛陽，遂進克長安，涼州降附。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石勒羯種，初起於晉惠帝永興二年（西元三〇五年），至懷帝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年）降於匈奴漢國，漢主劉淵重任之。東晉元帝睿太興二年（西元三一九）冬稱趙王，史稱後趙。按石勒創國之績業，乃始於永嘉六年二月，用張賓之計，取襄國以為基業而開始，蓋其在此以前為漢將尚無自立之計。故本節所述，除一般形勢於本卷第三

章已有詳述外，玆補述石勒興起，至其據襄國前之經過概況如左：

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劉淵統五部，自稱大單于時，幷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乞師於鮮卑拓拔猗㐌以擊淵，猗㐌乃與其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猗㐌與騰盟於汾東而還。至永興二年秋，幷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時上黨羯種有石勒富膽力，善騎射，亦被掠賣爲茌平（今山東省茌平縣西）人師懽爲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爲盜。是時，成都王穎既敗，走洛陽，受制於張方，穎故將公師藩等因起兵於趙魏，自稱將軍，遙爲成都王穎聲援，桑與勒遂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爲石勒。公師藩攻鄴，爲范陽王虓將苟晞所敗。至惠帝光熙元年（西元三〇六年）八月，成都王穎自長安奔朝歌，欲赴公師藩以謀再起，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接應，爲兗州刺史苟晞所破斬之，穎亦爲頓丘太守馮嵩所執送於鄴，桑、勒逃回茌平牧苑中。十月，范陽王虓卒於鄴，其長史劉輿（琨兄）以穎素爲鄴人所附，殺之。

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年）春夏間，汲桑再聚衆起兵，自稱大將軍，聲言爲成都王復仇，以石勒任討虜將軍爲前驅，所向輒克，遂再攻鄴（今河南省臨漳縣）陷之。並殺司馬騰，大掠而去。太傅東海王越遣苟晞等擊桑、勒，相持於平原陽平（今大名東）間，數月間大小三十餘戰，晞等不能克。八月，汲桑西走，苟晞大破之於東武陽（今山東省朝城縣西）。桑與勒收餘衆，欲奔漢，但復爲冀州刺史丁紹所邀擊破之。於是桑、勒敗散；桑逃奔茌平，勒奔樂平（今山西昔陽縣，舊平定縣）。時胡部大（一部之長，呼爲部大。）張㔨（音背）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據有上黨（治壺關），石勒往從之，因說㔨督等同歸附於漢主劉淵。淵以㔨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㔨督又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時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今山西省昔陽縣），淵屢招不能致。勒爲獲罪於淵，

奔伏利度；伏利度喜，與勒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漢主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屬之。至永嘉二年正月，漢主淵大興兵侵晉，遣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其事已見本卷第三章。至永嘉五年春，勒謀據江漢，轉趨江夏，殲東海王越軍於苦縣，遂欲謀取建業（皆已詳本卷第三章），旋用張賓之計，乃轉兵北上取襄國，以爲創業之基地焉。

第二節　後趙建國之重要人物

石勒：勒字世龍，初名㔨（㔨聲之轉），上黨武鄉（今山西省榆社縣北）人。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卒。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異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勒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其父周曷朱，性凶暴，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督攝，部胡愛信之。陽曲人寧驅異其狀貌，予資贍給，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大安年間，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自雁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會并州刺史東瀛公騰，使將軍張隆等，虜羣胡將赴冀州賣充軍實，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騰至冀州，因賣勒於茌平人師懽爲奴，師懽奇而免之。旋與牧率汲桑率數百騎歸公師藩（其事已詳上節）。永嘉一、二年間，石勒已歸漢，漢使勒與王彌等分侵趙魏。永嘉三年夏，勒所統軍攻鉅鹿、常山，衆已至十餘萬，而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遂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爲爪牙。因此，勢力日盛，

幷州諸胡羯，多從之。爾後屢用張賓策，遂建後趙。（上引晉書卷一百四石勒傳）

張賓：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今河北省內邱縣）人，父瑤中山太守。賓少游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鑑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永嘉年間，天下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至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助成石勒建立後趙之基業，賓之勳也。後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性焉。肅清百僚屏絕私昵。卒後，勒每與幕僚程遐等意見不合，即思及張賓，常爲流涕。（上引晉書卷一百五張賓傳）

石虎：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永興年間，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于葛陂。其時虎年十七，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好以彈彈人；勒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蹻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因深嘉之，拜征虜將軍。所爲仍酷虐，每征伐降城陷壘，不分善惡，盡坑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因之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因是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南征北伐，東攻西討，建功甚偉。勒居襄國時，署爲魏郡太守鎭鄴三台。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虎爲單元輔都督禁衞諸軍事、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稱帝，虎爲太尉守尙書令，進封爲王。後勒死，虎廢勒子弘，自稱居攝趙天王。

第三節　後趙建國方略

定都襄國：當漢主聰破洛陽俘懷帝之後，仍分遣王彌、石勒東出，以掃蕩豫荆揚各州。而彌、勒則各謀割據之基地以自立。但此時王浚據幽州（治薊，今河北省縣在北平西南），劉琨據幷州（治陽曲，今山西省陽曲縣），彌、勒均遠不能及。唯南進取壽春、江南，是爲彌、勒此時共懷之目標。但彌、勒相處密邇，遂首先發生猜忌，互謀相圖。及勒既殺彌而屯兵葛陂，乃積極謀取江南以爲基地，但遭霪雨與饑疫之困，而琅邪王大睿大軍又既集壽春，因此勒徬徨不知所之，將有面臨崩潰之厄運。於是，張賓獻北據河北以臨天下之策，遂進據襄國。（今河北邢台縣西南）此爲在當時政局之下，較爲優越之決策。

平定幽幷：勒既入據襄國，經營河北基地，依當時政局之需要，則必須先取幽幷。勒取幽州之方略，乃以智取，用「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之詭計，然後以輕兵襲取之。蓋幽州王浚之勢甚大，且有鮮卑之助，不易以强力取得之。至於取幷州，則用力取，蓋幽州王浚既滅，劉琨孤立，而琨新得拓拔猗盧之衆，人心未附，可以一戰勝之也。

當勒實施上項方略時，又有一總策略以促成之。此總策略，即壯大自己之聲勢與力量而孤立敵人是也。如當其進圖王浚時，先除浚鮮卑之援；圖劉琨時，則結好青州刺史曹嶷，以除後顧之慮，因此乃得意卒其功。

西取洛陽長安統一中國：石勒既控有河北幽冀幷三州，遂依張賓之方針，進圖洛陽長安，幷相機翦除青州曹嶷，撫定涼州，南併壽春、襄陽，東下徐州，遂能統一北方之中國。

以上石勒之戰爭指導方略，其事實經過，均見本章第四節。

第四節　後趙建國之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五——一七六、五——一七七、五——一七八）

一、定都襄國

永嘉五年（西元三一一）正月，石勒既下荆州（上見本卷第三章），遂欲謀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爲不可。會軍饑疫，死者太半，乃轉趨江夏（今湖北省安陸縣）以就食。二月，勒轉兵北向攻新蔡、許昌，皆陷之。時東海王越屯軍於項，以當前有石勒之强敵，北有苟晞之患，而洛陽又有內變之憂，因之憂憤成疾而卒，王衍等率諸將奉越喪北還。四月，勒追越喪至苦縣，盡殲晉兵十餘萬（其事已詳見前章）。六月，遂與劉曜、王彌等陷洛陽，俘晉懷帝。

洛陽既破，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王彌向劉曜建策定都洛陽，曜不納，亦引兵東出屯項關（事詳前章）。是年八月，石勒以苟晞擁豫章王端於蒙城，乃攻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陷之，遂襲蒙城（今安徽省蒙城縣），擒豫章王端及晞，鎖晞之頸以爲左司馬。漢主聰遂拜勒爲幽州牧。

是時，石勒與王彌相處密邇，外相親而內相忌。王彌用劉暾（晉前司隸校尉）之謀，召青州刺史曹嶷以圖勒，且邀勒共向青州（今山東省臨淄縣）。彌因使暾赴青州，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陰殺暾，彌尚不知。適是時，彌將徐邈等引所部兵去，彌兵漸衰，彌又聞勒擒苟晞，心益惡之，因以書賀勒曰：「公獨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於是，勒與張賓謀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註一）陳午相持於蓬關（今開封縣東北），彌是時亦與琅邪王睿將劉瑞相持於壽春方面甚急。彌因請救於勒，勒未許，張賓乃獻計曰：「公常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

，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己不復相疑。十月，勒請彌，宴於已吾（今河南省寧陵縣西南）。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殺彌而并其衆。勒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責其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鎭東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安其心。勒復引兵掠豫州諸郡，至江而還，屯於葛陂（今河南省新蔡縣北）。此時，并州刺史劉琨送勒母王氏及石虎至葛陂，並致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上引通鑑卷八十七晉紀九，詳晉書石勒、張賓傳）

是年冬，石勒攻滎陽太守李矩，矩拒却之。永嘉六年（三一二）二月，石勒乃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謀大舉攻建業。瑯邪王睿乃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禦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饑疫，死者太半。又聞江南兵大集壽春，勒乃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揚，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於君意何如？」賓曰：鄴有三台之固（註二），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軍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

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有。」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是時，漢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以王彌既定，恐爲石勒所併，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硤磽津西渡，劉琨乃以兄子演爲魏郡太守據鄴。桑等恐演邀之，因遣長史臨深爲質於琨，琨遂以固爲雍州刺史，桑爲豫州刺史。永嘉六年六月，石勒既用張賓之計，引兵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中原大亂，各地民皆相聚築塢壘以自保。）擄掠無所獲，軍中饑甚，士卒相食。及至東燕（今河南省延津縣北三十五里），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人壁枋頭（今河南省濬縣西南八十里）。勒將濟，恐冰邀之。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七月，勒遣支雄、孔萇等自文石津（今延津縣東北）縛筏潛渡，取冰船，勒自引兵自棘津（今延津縣北）渡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台以自固，臨深等復率其衆降於勒。（上引晉書卷一百四石勒傳）

勒諸將欲攻三台。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台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王浚字）劉越石（劉琨字），公之大敵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有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今河北省邢台縣西南）形勢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從之，遂進據襄國。（上引晉書卷一百五張賓傳）

勒既據襄國，張賓復獻策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鎭此之意。」勒遂分遣諸將攻冀州郡縣，多降下之，運其穀以輸襄國。且上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於是，勒建國之基地，於以奠立。此時，劉琨正

與漢劉曜劉粲大戰於晉陽，未遑顧及於勒。（同上）

二、滅幽州王浚之戰

保衛襄國之戰：永嘉六年七月，石勒既據襄國，時廣平（今河北省鷄澤縣東二十里）大族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今河北省任縣東北），附於王浚以拒勒。勒因遣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於是，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註三）等部衆五萬，大擧攻勒於襄國。石勒保衛襄國之戰，於以展開。

疾陸眷所率鮮卑突騎，極爲精銳，進屯於渚陽（今河北冀縣境），石勒遣諸將迎戰，皆爲疾陸眷所敗。於是疾陸眷進攻襄國，大造攻具爲攻城準備。勒衆甚懼，勒乃召將佐謀之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無救援，內糧將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以爲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鬭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卽以孔萇爲攻戰都督，密爲突門于北城。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命孔萇督銳卒而諸突門出擊之，遂生擒末柸。疾陸眷等軍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上引晉書卷一百四石勒傳）

盟和疾陸眷以弧王浚之勢：石勒既擒末柸，乃以末柸爲質，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卽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聽，卽以金銀鎧馬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還末柸。疾陸眷使至，勒諸將皆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仇，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乃納其質，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遂引兵還。王浚將王昌不能獨留，亦率所部還薊。勒釋末柸時，與之宴飲，誓爲父子，然後遣歸。因此，末柸在還途中，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

疾陸眷等既退，游綸、張豺等亦請降於勒。勒遂進攻信都，斬王浚所署之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是爲王浚獨力與破勒爲敵矣。（上引通鑑卷八十七晉紀九）

滅王浚：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四月，石勒遣石虎攻鄴陷之，劉演走保廩丘（今山東省苑縣東南七十里），三台流民皆降於勒。同時，兗州混亂，一州三刺史，劉琨以劉演爲兗州刺史；荀藩（註四）用李述爲兗州刺史；前中書侍郎郗鑒率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琅邪王睿亦以鑒爲兗州刺史鎭鄒山（今山東省鄒縣境），三人各屯一郡，兗州吏民莫知所從。且劉琨屢與漢戰不已，無暇東顧，因此石勒遂得以專力於王浚。

是月，王浚使尙書棗嵩（浚子婿）督諸軍屯易水，遣使召疾陸眷，欲再擧攻石勒，疾陸眷不應。於是浚怒，遣使以重幣賂拓拔猗盧（居今晉北），並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慕容廆皆出兵助浚。但猗盧右賢王六脩爲疾陸眷所敗；廆所遣將慕容翰雖攻取徒河（今遼寧省錦縣西北）新城（今遼寧省興城縣）而至於陽樂（今河北省撫寧縣西），聞六脩既敗，亦引軍還。於是，復予勒以時機，勒乃得於是年五月，相繼略定山東郡縣，烏桓亦叛王浚而

潛附於勒，漢主聰乃以勒為侍中征東大將軍。是時，愍帝謀大舉攻漢，但琅邪王睿、南陽王保留不願出兵，而王浚孤弱，劉琨雖與猗盧謀出兵，亦竟無效。（其事已詳見前章。）石勒在此政治軍事局勢下，其發展因以日趨有利。

然王浚不自度量，竟於是年十一月謀稱帝，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司空掾高柔等切諫，皆殺之。且矜日甚，不親政事，所任非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士民離心，多往歸鮮卑慕容廆。是時，石勒欲乘機進襲，以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其參佐因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乃獻策曰：「浚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從之。十二月，遣舍人王子春等為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註五），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陛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規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是時，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離，喜於石勒歸附，遂厚賞勒使，並遣使報勒而以厚幣酬之。時游綸兄統為浚司馬鎮范陽（今河北省涿縣），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因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忌，亦不罪統。（同上）

建興二年（三一四）正月，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縣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使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又修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又因子春之回報，得知幽州去歲水災，人民饑困。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猶不自知，更置立

台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擬。勒因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及浚使者還薊，則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因大悅，益驕怠，不復備勒。是時，晉愍帝在長安，拜涼州刺史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以張軌老病，又拜軌子實爲副刺史。拜王浚爲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藩弟）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校尉行留台事。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江南方面，則琅邪王睿不願出兵北伐後，正遣陶侃言杜弢，荆州方多事之秋。蜀成方面，蜀主李雄善於爲政，招懷內外，加以年穀屢熟，民多富實，致有閭門不閉，路不拾遺之治。（上引晉書卷一百四石勒傳）

是年二月，石勒備兵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一面遣使牋送質子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王浚以自效。琨大喜，卽移檄州郡，「稱己方與猗盧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云云。勒又一面卽舉軍夜行北上，至柏人（今河北省堯山縣西）因慮主簿游綸泄於其兄統，卽殺之。至三月，勒軍抵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使白浚，幷將備兵以拒勒，游統禁止之。浚得孫緯書，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者斬。」遂設宴以待之。是月初三日晨，勒軍至薊（今北平西）叱守門者開門，猶疑有

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至此，浚始疑懼，或坐或起，勒遂帥衆入而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乃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於襄國斬之。並殺浚麾下精兵萬人。又數棗嵩等納賄亂政爲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快所事，皆斬之。

王浚既沒，其將佐爭詣勒軍門謝罪，饋賂交錯；惟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郞荀綽不至。勒召而責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二人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勒於籍沒浚諸將佐親戚家貲時，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裒，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以憲爲從事中郞，綽爲參軍。又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守薊，置守宰而還。（上引通鑑卷八十八晉紀十，詳晉書五石勒傳）

勒還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

三、滅并州劉琨之戰

石勒既滅王浚，依張賓之前計，遂謀進圖并州劉琨。但琨於勒滅浚之後，亦既知勒之次一行動，必在并州，因而大感恐懼，上表於長安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註六），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力不從願耳。」蓋是時，劉琨請兵於拓拔猗盧以擊漢，適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

勒，猗盧恐誅之，因不能赴琨之援，琨擊漢之擧亦因而未果行，故上此表。（上引晉書卷六十二劉琨傳）

又石勒自薊還襄國時，途中爲王浚將孫緯所遮擊敗回。因此石勒所署之幽州刺史劉翰即叛石勒而歸段匹磾，匹磾遂進據薊城。石勒此時爲謀專力進取幷州，乃暫置幽州於不顧。蓋此時王浚從事中郎逃往令支（今河北省遷安縣西），依附疾陸眷，浚之其他將佐朱左車等則逃往昌黎（在今熱河省凌源縣），依附慕容廆，勒爲避免與東北方諸鮮卑爲敵，故且忍段匹磾之攘奪幽州。且此時劉琨既併有猗盧之衆，兵勢復振（註七），故仍決策進攻劉琨之幷州。乃於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年）四月，首先遣石虎進擊劉琨所署之兗州刺史劉演於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遣其弟文鴦救之不及，虎陷廩丘，演因奔文鴦軍。

是年七月，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勒遣將石越率騎二萬入幷州以招納之，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漢主聰因遣使責勒，勒不受命，因潛與青州刺史曹嶷相結以爲援，並藉以減除後方之顧慮。乃於十一月（是月愍帝降漢）擧兵進攻幷州之樂平太守韓據於坫城（今山西省昔陽縣西南）。據請救於琨，琨以新得猗盧之衆，欲即乘銳攻勒。其將箕澹、衞雄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即悉發其兵救樂平，命澹率步騎二萬爲前鋒，琨自屯廣牧（今山西省壽陽縣北）以爲繼援。石勒聞澹軍將至，將迎擊之，將佐有建議者曰：「澹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進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然

後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擊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雄率殘騎千餘奔代郡（今山西省山陰縣南）。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晉以琨爲司空，琨以弘爲長史）擧陽曲降勒。於是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匹磾遣使邀之，琨遂從飛狐口（今河北省淶源縣北）奔薊。勒遂一面徙陽曲、樂平民於襄國，置戍而還；一面遣孔萇追擊箕澹於代郡殺之，遂盡有幷州之地。（上引通鑑卷八十九晉紀十一，詳晉書劉琨、石勒傳）

四、再定幽州——破滅段匹磾之戰

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十二月，石勒既擊走劉琨，奪據幷州之地，乃於是月，卽遣孔萇等向易水以北進擊，而被阻於當地賊帥馬嚴、馮䐗等，久不能克。蓋是時在遼西之冀、幷、司、兗四州流民數萬戶，迭相招引，致使勒之進軍久而無功。於是，勒問計於張賓，賓曰：「嚴、䐗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淸，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孔萇等歸，以武遂（今河北省武强縣東北）令李回爲易北督護兼高陽（今河北省高陽縣東）太守，馬嚴士卒素服回盛德，多叛嚴歸之，嚴懼而出走，赴水死；馮䐗遂帥其衆降，回因進駐易京（今河北省雄縣西北，東漢公孫瓚所築），流民歸之者，復相繼於道。

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年）春，劉琨、段匹磾在薊，以愍帝既降漢，同奉表至建康，勸琅邪王睿進位，慕容廆亦遣使至建康勸進。是年七月，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兵固安，共討石勒。末柸不聽，並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琨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遂各引兵還。琨、匹不能獨進，亦還薊。於是，匹磾與末柸嫌隙。是年十二月愍帝被殺於平陽。明年，大興

元年（西元三一八年）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爲簒。」匹磾至右北平（今河北省遵化縣西），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及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又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上引通鑑卷九十晉紀十二及晉書劉琨、石勒傳）

匹磾敗還薊時，劉琨世子羣爲末柸所獲，末柸因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謀與之襲匹磾，使羣爲書密遣使請琨爲內應。但所遣使爲匹磾邏騎所得，於是匹磾殺琨並其子侄盡誅之。琨卒後，夷晉民不附匹磾，末柸因遣兵攻之。匹磾勢孤，率衆數千逃走，欲依晉樂陵（今山東省樂陵縣）太守邵續，爲石勒將石越邀擊於鹽山（今河北省鹽山縣）大敗之，末柸遂自稱幽州刺史。嗣石勒平漢靳準之亂，取平陽置戍而歸（事詳前章）。是時石勒之勢益大，曾遣石虎進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今陝西省清澗縣西），大破之。曹嶷亦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爲界。

太興二年（西元三一九年），勒以平靳準之亂獻捷於劉曜，趙主劉曜進勒爵爲趙王。勒以張賓爲大執法專總朝政，呼曰右侯而不名。以虎爲驃騎將軍督諸軍事，賜爵中山公。勒旋遣孔萇攻幽州諸部悉取之。太興四年，勒再遣石虎攻匹磾於厭次（山東陽信縣），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遂虜邵續匹磾等以歸。於是，幽冀幷三州，皆爲勒所有，史稱後趙。

五、西取洛陽長安南下襄陽壽春之戰

攻取洛陽之戰：石勒欲取洛陽，必先消滅祖逖在豫州所遺留之勢力，以及青州曹嶷，以免後顧。乃於永昌元年（西元三二二年）十月，遣將攻河南，克城父（今襄城縣），祖約（逖弟，逖卒代領其衆）不能禦，退屯壽春

。勒將轉取陳留，皆克之，徐兗間壘壁，多請降於勒。是年，東晉元帝睿以王敦叛亂，憂憤而卒。（其事另詳次章）明年——太寧元年（西元三二三年）三月，石勒又遣將攻彭城下邳皆克之，東晉徐州刺史卞敦（屯下邳）與征北將軍王邃（屯淮陰），皆不能禦，退保盱眙。是年秋，勒遂遣中山公石虎攻青州曹嶷，陷臨淄圍廣固（今益都縣西），嶷出降，送於襄國殺之，勒遂併有青州之地。

太寧二年（西元三二四年），石勒遂展開其攻取洛陽之戰。是年春，勒遣其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還。夏，勒再使石生攻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於陽翟，爲誦所敗，退屯康城（禹縣西北）後趙汲郡內史石聰馳援，因進攻東晉司州刺史李矩（屯滎陽）及潁川太守郭默（屯陽翟，今禹縣），皆破之，是年冬石生遂進據洛陽。明年——太寧二年春夏間，東晉都尉魯潛以許昌降勒，李矩、郭默亦以屢敗，相繼降於後趙。於是，司、豫、徐、兗四州之地，盡爲後趙所有，而以淮水與東晉爲界。

當李矩郭默等屢爲石生所敗時，矩等曾遣使降於趙以請救，趙主劉曜遣其中山王岳馳救，與石生戰於金墉，後趙亦以石虎增援，岳敗走。劉曜自將救岳，虎迎擊之，曜軍無故驚潰，曜乃退歸長安，劉岳爲虎所擒殺。

咸和三年（西元三二八年）夏，後趙遣其將石堪攻宛，東晉南陽太守以郡降。是年七月石堪與石聰合兵進攻壽春陷之，祖約退走歷陽（今安徽省和縣）。於是，石勒乃遣其中山公石虎西擊趙，攻蒲坂。趙主曜自將救之，斬虎將石瞻，虎敗走。曜乃勝攻石生於洛陽金墉城，決千金塢以灌之，滎陽、野王皆降於趙，襄國爲之大震。石勒因自將出兵，遂展開洛陽之決戰。

是年冬，石勒自將赴洛陽時，謂其臣曰：「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

戰而擒也。」乃命石堪等自壽春會兵滎陽，石虎自朝歌進據石門（今河南省廣武縣東北滎瀆入河之口），勒自統步騎大軍至成皐（今汜水縣）。趙主劉曜圍金墉，以久圍不下，又恃連勝，不撫士卒，專與嬖臣飲博。石勒至成皐時，見趙無守兵，大喜！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今鞏縣西南訾店）之間，前鋒偵騎至洛水。曜洛水候兵趨前交戰，擒羯兵送於曜。曜問之，知勒自來，爲之色變，乃使撤金墉之圍，陣於洛水之西，衆十萬餘，南北列陣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遂自率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命石虎攻趙中軍，石堪擊趙前鋒。曜素嗜酒，將戰，飲酒數斗，然後自至西陽門，揮陣就平地以行決戰。於是，石堪乘其移動之際急擊之，勒出閶闔門夾攻，曜軍因而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擒。勒乃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因遣石邃送曜至襄國。（上引晉書卷一百五石勒傳）

勒回至襄國，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云云。勒尋殺之。蓋石勒之戰略乃據其政略蛻出，初用「輔漢滅晉」政策，後來個人勢力勝過劉曜，乃一轉而採「滅漢滅晉」政策，故有「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假於人之語。（註八）

攻取長安之戰：東晉咸和四年（西元三二九年），趙主劉曜光初十二年，後趙石勒太和二年，春，曜太子熙聞曜被擒，大懼，帥百官奔上邽（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關中大亂。於是，石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乘勢進取長安，趙將軍蔣英、辛恕等擁衆十萬據長安，迎降於後趙。是年秋趙南陽王胤率衆數萬自上邽爭長安，隴東戎夏皆應之。後趙中山公石虎馳援長安，與胤戰於義渠（今甘肅省寧縣西北），大破之。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亂，虎收執熙及胤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秦隴悉平。勒乃徙趙之臺省文武及關東流民、秦雍大族於襄國

。計劉曜在位十二年，自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稱漢王，至曜凡歷三世，共十六年而亡。

明年，咸和五年（西元三三〇年），代拓拔氏及涼州張駿（實之子，軌之孫）羌戎皆降於後趙，於是中國全境皆爲石勒所統治，僅有東晉據江南，與成國李雄據蜀漢而已。是年九月，石勒遂即皇帝位。

註一：資治通鑑卷八十六光熙元年載：「時并州飢饉，數爲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劉琨爲并州刺史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

註二：同上書卷八十八永嘉六年載註：「水經注鄴城西北有三台，皆因城爲之基。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銅爵台，高十丈，其後石虎更增二丈。南則金爵台，高八丈。北則冰井台，亦高八丈。」

註三：晉書卷六十三段匹磾傳載：段氏東部鮮卑人，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鄰援。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

註四：晉書卷三十九荀藩傳載：「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台太尉。」事詳前章。

註五：晉書卷三十九王沈傳載：「浚字彭祖，父沈以佐命之功爲武帝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縣公。沈卒浚嗣立。賈后當政時，承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靑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東海王越與成都王穎相爭時，以破鄴之功，拜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旋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

註六：資治通鑑卷八十九建興二年載註：「勒入鄴殺都督東燕王騰，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襲鄄城殺兗州刺史袁孚，攻新蔡殺豫州刺史新蔡王確，襲蒙城擒青州都督苟晞，克上白斬青州刺史李惲，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襲幽州擒王浚。除李惲、田徽、王浚承制所授，是滅其七也。」

註七：資治通鑑卷八十八「建興元年十二月代公猗盧城盛樂（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縣），治故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縣境）於㶟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又建興四年載：「初代公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六脩慚憤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爲六脩所敗，逃於民間爲六脩所弒。拒拔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衞雄，信義將軍箕澹久佐猗盧，爲衆所附，謀歸劉琨……遂帥晉人及烏桓人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琨親詣平城撫納之。」

註八：晉書卷一百四、石勒上。

第五節　申論

西晉自惠帝諸王之亂以來，天下紛紛，羣雄相繼割據，至東晉初期，能統一中國者，唯後趙之石勒。石勒雖因緣時會，抑亦人謀也。（下引晉書卷一百五石勒傳）

石勒雖出身奴僕，生長行間，然其天賦智慧卓絕與恢弘豁達之大度，實較漢高祖劉邦猶過之而無不及。關於其智慧者，如其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此其智慧，非凡之例也。又觀其屢與諸將謀議，所言庸碌者，輒斥之，唯聞張賓之謀則讚賞不已，其所以能識拔人才者，亦以此。關於其恢弘大度者，如東晉成帝咸和六年（西元三三一年）勒將在鄴建新宮，廷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疋。又如東晉元帝太興四年（西元三二一年），勒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遂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陽爲都尉。勒於卽帝位後，咸和七年（三三二）春，勒於大饗羣臣時曰：「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勒此語，並非自負，乃屬事實。玆舉勒所以促成其事功之犖犖大者，略述如左：

一、定都襄國：石勒用張賓之謀，定都襄國。自此一基業奠定後，作戰始有策源。其在此一基地，除獎勵農桑外，每次作戰獲勝之後，必將獲勝地區之人民物資移於襄國，遂使其作戰策源，日益富實，故其軍力愈戰愈强，遂能所當輒破，終於統一當時之「中國」。

二、戰略服從政略：石勒自襄國四向開展時，始終遵循戰略服從政略之政策。其顯著者，如：第一、始終奉漢以圖山東羣雄，而開擴與鞏固襄國基地。第二、爲翦除北方兩大敵人—王浚、劉琨，乃利用王與劉之矛盾，和劉琨而擊王浚，而各個擊滅之。第三、不殺段末柸而釋之，使爲己用，以孤王浚之勢，平定幽州

即賴此一政略之着眼。

三、選用賢才，收結民心：石勒對晉人最優待，故有「不得侮易衣冠華族」之令，此旨在利用晉之人才，以收當時之民心。勒於初期東出冀州時，即收羅晉之士人成立君子營。勒以後所以能橫行各地，終於統一中國者，其得力於此一措施至大。

四、權謀戰策之得計：勒翦除王彌、王浚，皆用「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之原則，使彌、浚不設備之下而襲取之，極盡其嚴密曲折之能事。

五、善用張賓、石虎創建霸業：勒得張賓將相王佐之才而寵信不疑，因得賓之盡力輔佐，以成其王霸之業。石虎凶悍虎將，勒駕馭之如臂之使指然。凡此皆顯示勒對特出人才駕馭與運用之能力，非常卓越也。

第五章　東晉內亂之戰（附圖第五—一七九、五—一八〇、五—一八一、五—一八二）

一、西晉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九月，琅邪王睿鎭建業，東晉之基業始建。
二、永昌元年（西元三二二）正月，王敦進軍建康，三月入建康，刁協、劉隗出走。
三、太寧二年（西元三二四）七月，王敦進軍建康，敦病卒，進討敦將王含、吳鳳平之。
四、咸和三年（西元三二八）正月，蘇峻祖約等進軍建康，至咸和四年二月討平之。
五、咸和五年正月，郭默據江州，三月討平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永嘉亂後，懷愍二帝遇難，西晉以亡。琅邪王司馬睿卽帝位，號元帝，立國江東（建康），史稱東晉。其事既詳見本卷第三章。

當惠帝永興二年（西元三〇五年）八月，東海王越與河間王顒相爭時，越以琅邪王睿爲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以素與東海王越參軍王導相善，請任導爲司馬。及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年）江東陳敏之亂已定，東海王越以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鎭建業（今南京）。是年九月睿至鎭，乃以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軍國之事，悉以諮之。時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王導患之。因勸睿賓禮吳地故老，存問地方風俗，淸靜爲政，恩結人心。由是吳士欣從，百姓歸心。自此江左崇奉，君臣之禮始定。時荆、揚安

定，戶口殷實。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甚衆。王導爲政，務爲淸靜，每勸元帝克己勵節，匡國寧邦。由是，君臣情好日隆，朝野傾心，咸稱導爲仲父以尊之。

永嘉三年（三〇九）三月，太傅越（東海王）以中書監王敦爲揚州刺史。是年秋至永嘉四年春，漢王劉淵遣將攻洛陽，又大擧攻略徐、兗、豫、荆、冀、青諸州，中原形勢危急，太傅越乃召江東兵北換，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璯，及揚州刺史王敦率兵北上。會璯欲謀殺敦，敦奔建業，引兵討璯斬之，江東兵因而未能北上救援。尋太傅越以劉陶爲揚州刺史，徵敦爲尙書，不就，琅邪王睿召敦爲安東將軍諮祭酒。旋劉陶卒，睿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時永嘉五年（三一一）正月也。時琅邪王睿初鎭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先安定江左，以固根本，然後西向略定長江中上游荆湘諸地，以謀中興基業的擴大。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其略定江州及荆湘二州之經過概要如左：

幷奪江州：永嘉五年六月，洛陽爲漢兵所陷，懷帝被俘，荀藩與弟組等建行台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事詳漢滅西晉之戰章）江州刺史華軼（江州，晉初分荆州及揚州置，今鄂東贛北地。治豫章，今江西省南昌縣）以素有匡復天下之志，遂與豫州刺史裴憲（治今河南省項城縣東北），皆不受命。於是，在兩雄不並立之情勢下，琅邪王睿遣王敦與歷陽內史甘卓，揚烈將軍尋陽周訪等合兵擊軼，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今江西省湖口縣東三十里）以拒敦，自率舟師以爲總預備隊，又召武昌太守馮逸守湓口（今九江縣西）以拒周訪，訪大破之。訪又與甘卓會師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大戰，又敗之。於是，豫章太守周廣叛軼，燒城以應訪等，軼兵遂潰，訪追執斬之。裴憲以軼破敗，乃奔幽州。睿遂以甘卓爲湘州刺史（東晉分荆廣二州置，爲今湖南省及廣東韶州廣西桂林諸地

，治臨湘，今長沙），周訪爲尋陽太守（西晉惠帝分廬江武昌置，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縣治），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治湖北省鄂城縣）。

平定湘州杜弢及略取荊州之戰：永嘉六年（三一二）正月，巴蜀流民四五萬家，散佈於荊湘間，數爲土民苦，遂共推蜀郡人杜弢爲主，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五月攻陷長沙，遂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而與琅邪王睿，形成敵對之勢。永嘉六年十二月，荊州刺史（治今湖北省襄陽縣）王澄，屢爲杜弢所敗，尋爲故征南將軍都督荊襄交廣四川諸軍事山簡之參軍王冲所逐，澄南走孱陵（今湖南省安鄉縣北），琅邪王睿因召澄爲軍諮祭酒，而以軍諮祭酒周顗代澄爲荊州刺史。顗至沔陽（今湖北省沔陽縣）爲杜弢將所陷，進退失據。琅邪王睿乃以王敦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鎭豫章，又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同進討杜弢。

愍帝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春，懷帝被殺於平陽，愍帝即位於長安（事已詳本卷第三章），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徵天下兵伐漢。琅邪王睿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軍諮祭酒祖逖請師北伐，睿此時正圖進取荊州，亦不聽。蓋是時，睿見中原糜爛，劉曜石勒之勢已强，中原難以恢復，乃欲先撫定江南，爲偏安之計也。是年八月，周顗在潯水城（今湖北省黃梅縣境）爲杜弢所困，陶侃率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今蘄春縣境）。侃料弢必乘虛襲武昌，乃疾馳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迎擊大破之，弢敗還長沙。周顗還建康（即建業），侃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乃表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今湖北省黃岡縣東）、江夏（今湖北省安陸縣）、武昌，鎭於沔江（今湖北省漢陽縣）。時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自王敦所還，徑至竟陵（今湖北省天門縣西北），矯侃之命以杜曾（註）爲前鋒大都督，進擊王冲斬之，悉降冲衆。侃召曾，曾不至，貢亦以

恐矯命獲罪，遂與曾反兵擊侃。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侃由是免官。敦表侃以白衣領職，旋侃率周訪等進擊湘州杜弢，大破之，乃得奏復原官。

建興三年（三一五）二月，王敦再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以將士多戰死，請降。左丞相睿久方許之，將士猶攻之不已，弢因不勝其忿，乃遣其將杜弘、張彥襲殺臨川（今江西省臨川縣西）內史謝擒，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今廣西省賀縣）。八月，陶侃攻長沙，弢將王貢降，弢因衆潰逃遁而死，遂克長沙。左丞相睿以杜弢平定，進王敦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刺史以下，敦得自選置之。累遷征南大將軍、侍中及江、荆二州牧。

陶侃既平杜弢，乃乘勝進討杜曾，初爲杜曾所敗；旋進克江陵。曾北走攻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荀崧及襄陽太守石覽於襄陽。時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詣敦自陳，既至，敦留之，轉侃爲廣州刺史，另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爲荆州刺史。

陶侃既遷，侃將吏鄭攀，馬儁等叛，率三千人屯於溳口（今雲夢縣）以迎杜曾。廙爲攀等所擊，退屯江安（即公安，今湖北省公安縣境）。杜曾與攀等遂北迎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第五猗（愍帝所置）於襄陽，以拒廙。廙督諸軍進攻，復爲曾所敗，遂分江南北成對峙之勢。明年，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年）十一月，長安爲劉曜所破，愍帝降漢。

東晉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年，三月睿即晉王位）八月，鄭攀等與王廙相拒，衆心不一，散還橫桑口（今湖北省天門縣東南），欲請援於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僞請擊第五猗於襄

陽以自贖。廙信之，留兵守揚口壘（今湖北省潛江縣），自率主力西進，揚口因被曾襲破。曾復轉兵擊趙誘、朱軌及江陵將軍黃峻等於觀湖（今江陵縣后港東），誘等皆敗死。廙退走甑山（漢川縣東南），曾遂乘勝疾趨沔口（今漢口）。王敦遣豫章太守周訪馳援，訪率兵八千進口戰杜曾於沌陽（今漢陽縣西），大破之。曾兵大潰，訪夜追之，曾走保武當（今均縣），遂定漢沔之地，王廙進鎮荊州（今江陵縣）。訪以是役之功，進爲梁州刺史，駐襄陽。是十二月，愍帝被殺於平陽，明年——大興元年（西元三一八年）三月，晉王睿遂即帝位於建康。是爲東晉元帝。大興二年夏，訪復擊杜曾於武當大破之，斬杜曾，擒第五猗送於武昌，敦斬之，荊州悉平。

註：晉書卷一百杜曾傳載：杜曾，新野人，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及王沖自號荊州刺史，與亢爲敵，曾殺亢附沖，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

第二節　東晉開創基業重要人物

一、王導：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實引爲東閤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睿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睿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睿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睿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

，知無不為。及睿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註一），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乃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睿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宴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清靜，每勸睿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永嘉末遷丹楊太守加振威將軍。及睿為丞相，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旋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睿登尊號，命導升御牀共坐，固辭至於三四。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眞推分，澹如也。王敦反，導率羣從子侄，每旦待罪，睿依信如初。明帝卽位（三二三），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及帝討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以導大義滅親，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及後趙石勒掠騎至歷陽，加導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趙軍退，解大司馬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上引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

二、王敦：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兄，父基，治書侍御史。敦眉目疏朗，性簡脫雄爽，有鑒裁，學通左氏，

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尙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其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尙。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韵，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尋東海王太傅越以敦爲揚州刺史，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鎭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助成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攻江州刺史華軼，又討湘州杜弢皆平之，以元帥進鎭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於是漸有專擅之迹。建武初（三一七）又遷征南大將軍江州牧，尋加荆州牧。時劉隗用事，頗疎閒王氏，導等不平，敦上疏極諫。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爲心腹。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鎭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永昌元年（三二二），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敦至石頭，隗等敗逃，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及明帝卽位（三二三），敦第二次將兵內向，以病篤而卒，時年五十九。餘黨王含、錢鳳、沈充等敗誅。敦有將略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整，是其短也。（上引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傳）

三、顧榮：榮字彥先，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二八〇），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傑，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舍人、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齊王冏執政，召榮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及冏誅，榮以討冏長史葛旟之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爲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及帝西遷長安，徵榮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與河間王顒分爭，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有孫氏鼎峙之計。及敏將敗，榮與甘卓、周玘、紀瞻起兵攻敏，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上引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

四、周玘：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祖魴，吳鄱陽太守，父處，晉建威將軍。玘彊毅沈斷有父風，名重一方。太安初，蠻賊張昌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帥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平南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軍事，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冰遣將拒玘，玘臨陣斬之。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帥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及冰以降，徐楊悉平，玘散衆還家，不言功賞。陳敏反於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就，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爲內應。準在壽春遣將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

、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及錢璯反，玘復合鄕里義衆進討，斬之，傳首於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爲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帝又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鄕，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旋帝以玘宗族强盛，人情所歸，而疑憚之。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泄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謂北人），能復之，乃吾子也。」追贈輔國將軍。（上引晉書卷五十八周玘傳）

五、陶侃：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與語異之，除郎中。久之，爲荊州刺史劉弘辟爲南蠻長史，討張昌有功，爲弘所重。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後以母憂去職，尋爲東海王越參軍督護江州，議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另以侃兄子臻爲參軍。軼與元帝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因加侃奮威將軍，由是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後討杜弢有功，拜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沌口。旋以部將張奕、王貢等降賊，坐免官，以白衣領職。及杜弢敗沒，王敦深忌侃功，左轉侃爲廣州刺史。王敦之亂已平，還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如故。旋以平蘇峻功，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及平郭默，復襄樊之功

，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咸和七年卒，年七十六。（上引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

第三節　戰爭導因及沿江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五—一七九）

一、戰爭導因

東晉元帝之能在建康建國，實皆王敦王導之功。但王敦討平江州華軼、湘州杜弢、荊州杜曾之後，挾功高震主之勢，手握重兵，又居大江上游建瓴之勢，羣從顯貴，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元帝因畏而惡之。

蓋王敦討平杜弢後，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兼統州郡，整個東晉地方官吏自刺史以下，皆由王敦選置，敦乃利用權勢，排除異己，樹立親黨，有遙制朝廷之勢。故大興二年夏，杜曾最後爲周訪所擊滅時，元帝即欲分敦上游之勢，徵王廙還建康爲散騎常侍，而以周訪代之。敦亦有見及此，乃自領荊州刺史，而以訪仍爲梁州刺史。大興三年（三二〇）冬，元帝惡王氏强盛，乃引素疾王氏者侍中劉隗，中書令刁協等爲心腹，思謀抵制，於是嫌隙始構。時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尙書領中書監，雖知已漸見疏遠、劉隗等用事，然仍淡然處之，任眞推分而已。敦懷不平則上表爲導訟屈，表至導所，導封還之。敦復遣奏之，帝夜召譙王丞以疏示之。丞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亦爲帝謀，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出心腹以鎭方面。適是時周訪卒，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敦欲以其嬖人宣城內史沈充代卓主湘州。帝乃謂丞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丞曰：「臣奉承詔令，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

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不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下詔以丞爲湘州刺史。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元帝，帝愈忌憚之。從此，元帝與王敦間衝突日亟。（上引通鑑卷九十一晉紀十三）

太興四年（三二一）七月，元帝復用劉隗之謀，遣心腹出鎭方面，以尙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幷、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鎭合肥。丹楊尹劉隗爲鎭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治今熱河省朝陽縣。皆僑治州郡也）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鎭淮陰。悉發揚州奴爲兵。皆假節領兵。以爲都城建康之輔翼。

敦爲遙制朝廷，亦一面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一面用親黨車騎將軍吳興太守沈充、參軍錢鳳（註）等之謀，陰圖異志。於是，東晉內部之戰亂遂起。

二、戰地地理形勢

東晉都建康（今南京），時西方自蕪湖宣城而西，皆在王敦控制之下。惟江北淮陰、合肥二地，爲朝廷所統轄，建康賴有此依托，乃得勉强維持京師之體制。其地理形勢，已詳於晉平吳地理形勢節中，玆不再贅。

註：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傳附沈充傳：「沈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敦以鳳爲鎧曹參軍。數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資治通鑑卷九十一太興三年亦云：「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策畫，敦寵信之，勢傾內外。」

第四節　討王敦之戰一——王敦進攻建康（參看附圖五—一七九）

王敦與朝廷間之權力鬪爭，既日趨尖刻，乃爲先發制人計，於永昌元年（西元三二二年）正月，一面上疏言劉隗之罪，一面以誅隗爲名擧兵，順流而下，進逼建康。其上疏罪隗曰：

「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毁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擧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爲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惡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云云。（以上晉書九十八王敦傳。）

敦又移檄州郡。同時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舉兵東下，卓許之。又遣參軍桓羆說譙王丞，請丞爲軍司，以去後顧之患。沈充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遂一面以沈充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自吳興北進。一面留王含守武昌（今鄂城縣）自率大軍順流而下，疾趨蕪湖（今蕪湖縣）。又上表罪狀刁協。於是元帝大怒，乃於是月二十一日下詔討敦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遂徵戴淵、劉隗入衞京師。於是雙方戰爭，於以展開。（上引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傳）

長沙之戰：當譙王丞被王敦徵爲軍司時，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乃欲求援於長沙大族虞悝，徵悝爲長史。時悝適遭母喪，丞往弔之，因而問計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傑，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辭，將何以敎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敢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丞乃囚桓羆，以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治今江西省南城縣）王循、衡陽太守劉翼、舂陵令易雄，同舉兵討敦。惟湘東太守（今湖南省衡陽縣東）鄭澹（敦姊夫）不從，丞使虞望討斬之。（上引通鑑卷九十二晉紀十四）

譙王丞既斬鄭澹宣言討敦，乃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使出兵襲武昌。卓正在猶豫，又欲中立以觀成敗。時王敦在蕪湖，見卓不同舉兵，亦恐卓襲其後，乃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求卓舉兵一齊東進。但道融反說卓襲敦。其詞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主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月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逆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

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得道融之計，始決心與譙王丞討敦。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治今湖北省公安縣東北）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宣言致討。一面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至京都，一面又遣使至廣州，約陶侃同舉兵。自率軍進屯豬口（今湖北省沔陽北）以待各方面之軍同出。（上引晉書卷八十九樂道融傳）

王敦聞丞卓等兵謀致討，乃即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文，將軍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丞嬰城固守，虞望戰死。時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懼。卓遣使至長沙，勸丞固守，彼當出兵沔口，斷敦歸路。丞則促卓「卷甲電赴」以相救，卓不能從。丞守至四月十日，城破被殺，上游討敦之勢，遂告瓦解。

建康之戰：是年二月，戴淵劉隗相繼入京師。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衞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因周顗竭力營救護免。三月，帝遂布軍守禦，以王導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加戴淵驃騎將軍，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以征虜將軍周札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守石頭，以劉隗守金城。帝親披甲徇師於郊外。又以甘卓爲鎭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同時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而留之，廙遂爲敦用。（上引通鑑卷九十二晉紀十四詳晉書卷六元帝紀）

是月，敦率軍至石頭，欲先攻金城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克可；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遂進據之。帝命刁協、劉隗、戴淵等反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路進擊。但協等兵皆大敗，抗敦諸軍遂告崩潰。

王敦既破建康，擁兵不朝；放士卒刼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衞，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通鑑卷九十二註：除殿陛也），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今句容縣北六十里），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以上同上）

帝既遣刁協劉隗避禍，然後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是月十八日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敦皆讓不受。敦以太子有勇略，欲廢之，不果。旋殺周顗戴淵於石頭南門之外，又遣使以騶虞幡止甘卓軍。然後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尙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鎭轉徙免者，以百數。

四月，王敦還武昌。是月元帝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敦上表復還侃於廣州加散騎常侍。五月，王敦密使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及其諸子，送首於敦。於是，敦以從事中郎周撫（訪子）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鎭沔中（卽襄陽）。又領寧益二州都督。是年十月王廙卒，敦乃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鎭淮陰。以衞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爲交州刺史。是年（三二二）閏十一月初十日，元帝遂以憂憤成疾而卒。年四十七。遺詔司空王導輔政，太子紹卽位，是爲明帝。

第五節　討王敦之戰（參看附圖五－一八〇）

太寧元年（西元三二三年）三月，後趙石勒乘東晉之亂，遣將攻彭城、下邳，皆陷之，東晉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是月，王敦欲進一步控制朝政，諷朝廷徵己，明帝遂下詔徵之。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遂移鎮姑孰屯于湖（姑孰即今當塗縣治。于湖，今當塗縣南三十八里），以司空王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六月，明帝畏敦之逼，欲以尚書郗鑒爲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鑒還。鑒道經姑孰，敦留之，旋鑒還都，遂與明帝謀討敦。敦欲强其宗族，凌弱帝室，乃於是年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荆州刺史監荆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是年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會稽內史周札，蓋周札是時一門五侯，宗族强盛吳士莫與爲比，敦甚忌之。

太寧二年（三二四）正月，王敦乃誣周嵩（顗弟）、周筵（札兄子）與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謀爲不軌，時嵩筵皆爲敦從事中郎，敦乃於軍中收斬之。並即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遂進兵襲會稽，周札拒戰而死。是年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其養子應（含子，敦無嗣，養以爲子）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以弱之。是時，會丹楊尹缺，敦左司馬溫嶠（註一）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誰可者？嶠推錢鳳，鳳亦推嶠，六月。敦遂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朝廷。嶠至建康，盡以敦之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中書監庾亮（妹爲明帝后）共謀討敦。

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因與司徒導書曰：「太眞（嶠字）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欲討敦，但知敦素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然後下詔討之。（上引晉書卷六十七溫嶠傳）詔曰：

「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刼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奇；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强，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扎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王）導，鎭南將軍丹楊（原誤奮）尹（溫）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王）邃率兗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蘇）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衞將軍（庾）亮，右衞將軍（虞）胤，護軍將軍（應）詹，領軍將軍（陶）瞻，中軍將軍（卞）壼，驍騎將軍（又）艾，驃騎將軍南頓

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原，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喪子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衞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晉書卷八十八王敦傳。）

是月十五日，明帝討敦之軍事部署如左：

一、如司徒王導爲大都督領揚州刺史。

二、以丹楊尹溫嶠爲中壘將軍，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即秦淮水北諸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

三、光祿勳應詹爲護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

四、尚書令郗鑒行衞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以庾亮領左將軍，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

五、詔徵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治今盱眙縣），兗州刺史劉遐（治今江都縣）及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鎮淮陰），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鎮壽春），廣陵太守陶瞻（鎮廣陵今江都縣）等率兵入衞京師。

六、明帝屯於中堂（宣陽門外）。

王導又率子弟爲敦發喪，衆因益信敦已死，咸有奮志。

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乃以其兄王含爲元帥率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水陸五萬，指向京師。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元帝第三子沖），及裴妃（元帝妃）而已。」於是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遂卽舉兵。（通鑑卷九十三晉紀十五）

是年七月初二日，王含等水陸軍五萬長驅而至江寧南岸（秦淮河南岸），京師人情駭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斷秦淮河橋朱雀桁以禦之，含軍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衞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於是，兩軍隔河對峙。王導此際乃致書王含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王應字），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上引晉書卷六十七溫嶠傳）

時朝廷議者，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而以謀屈，難以力競。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順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强寇，決勝於負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終止出擊之議，帥諸軍出屯南

皇堂，爲備禦之計。（上引晉書卷六十七郗鑒傳）

是月初三日，帝募壯士千餘人，皆被堅甲，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乘王含軍初至未備，是日夜間潛師渡水進襲，平旦戰於越城（註二），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含敗，大怒曰：「世事去矣。」乃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子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遂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縱酒淫樂。

吳興（今浙江省吳興縣）沈充當其尚未舉兵時，帝遣吳興沈楨說充，許以爲司空。充不聽，舉兵北向。時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充不聽朝命，起兵餘杭（今浙江省餘杭縣）以討充，帝乃以潭領會稽內史。同時，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等，亦皆起兵討充，義興郡（今江蘇省宜興縣）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亦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於是，朝廷之形勢漸趨優勢。（上引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傳）

沈充帥衆萬餘趨建康與王含軍合勢。既至，其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在秦淮水上），因湖水（玄武湖）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幷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上引通鑑卷九十三）

是月十七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建康，帝夜見勞之。沈充、錢鳳欲乘遐、峻等軍初到疲困擊之。乃於是月二十五日夜，率軍從竹格諸渡淮進襲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破之，充、鳳等軍遂逼宣陽門（南門——註三）。充等欲乘勢攻宣陽門，拔柵將戰，不意被劉遐、蘇峻自南塘（註四）橫擊而來，大敗，因而赴水死者三千

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註五）。二十六日，王含等遂燒營夜遁。於是，明帝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擊沈充，溫嶠督劉遐等追擊王含、錢鳳。王含欲奔荊州投刺史王舒。王應曰：「不如投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果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果密遣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為其將周光（撫弟）所斬。沈充遁走時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亦為儒所殺。討敦之戰，遂告結束。（同上）

註一：晉書卷六十七溫嶠傳載：溫嶠字太眞，太原人。聰敏有識量而博學，累官爲劉琨右司馬。及愍帝被殺於平陽後，琨以嶠爲左長史奉表至建康勸進，遂留江左。初爲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明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帝親而依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嶠乃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鳳亦深相結納。

註二：晉書卷六明帝紀載註：寰宇記九一曹氏記曰：距秣陵縣一十五里，勾踐平吳後築此城故名。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越城在江寧府南六里，圖經在江寧縣南三里，秦淮水南。范蠡佐越滅吳，欲圖覇中國，因立城於此。

註三：資治通鑑卷九十三太寧二年載註：「晉都建康，外城環之以籬，諸門皆用洛城門名，宣陽門在城南面」。

註四：同上書載註：「晉都建康，自江口沿淮築堤。南塘，秦淮之南塘岸也。」

註五：同上書載註：「青溪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吳孫權鑿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

第六節　討蘇峻、祖約、郭默之戰（參看附圖五—一八一、五—一八二）

一、戰前一般形勢

王敦之亂既平，朝廷以司徒王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導固辭不受。西陽王羕（汝南王亮之子）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鎮尋陽。劉遐爲徐州刺史，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內史。加庾亮爲護軍將軍。溫嶠爲前將軍。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江陵。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廣陵。

太寧三年（三二五）秋，明帝疾篤。命太宰羕、司徒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明帝庾皇后之兄），領軍將軍陸曄，丹楊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兵直宿，復拜卞壼爲右將軍，庾亮爲中書令，陸曄錄尚書事。旋帝崩，時年二十七。太子即皇帝位，是爲成帝，年纔五歲。尊庾后爲皇太后。

成帝既即位，庾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軍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郗鑒車騎大將軍，陸曄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頓王宗（汝南王亮之子）爲驃騎將軍。是時，庾亮專政，故司徒王導於成帝即位時既不至，庾太后稱制，王導又稱疾不朝。

是時北方形勢，後趙既滅青州曹嶷。司州刺史李矩等及徐州治所所在之下邳，皆已降於後趙。且後趙正進攻豫

州刺史祖約於壽春中。又陷南陽，並開始攻擊趙之新安（河南今縣）。涼州張駿亦附於後趙，而與趙主劉曜爲敵，河南枹罕等地（今甘肅省臯蘭臨夏等縣池）皆爲趙所侵據。西南方面，東晉之荊州與成蜀對峙於今四川省巫山縣及寧州間（今雲南省陸良、馬龍等縣一帶）。

二、蘇峻等叛亂導因

東晉自王導輔政以來，以寬和爲政，頗得衆心。及庾亮用事專政，任法裁物，甚爲人所不滿。於是，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鑒下，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荊州刺史陶侃亦以不豫顧命，因皆懷怨望，而庾亮排擯之。歷陽內史蘇峻則以平錢鳳等之功，勳在皇室，因而威望漸著，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庾亮亦疑忌之。

庾亮既疑峻、約，又畏陶侃之得衆，爲固京師乃於成帝咸和元年（西元三二六年）八月，以丹楊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又修石頭城爲守備應變之計。會向爲明帝所親信典禁兵之左將軍南頓王宗，自以典禁兵之權，爲庾亮所削奪，因怨望謀廢執政亮，亮亦欲誅宗。於是，亮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遣右將軍趙胤收斬之，並貶其族爲馬氏，及其子綽、超、演等，皆廢爲庶人。又以太宰西陽王羕（宗之兄）爲國族元老，又爲明帝之保傅，並免之。

庾亮既殺南頓王宗，而成帝尚不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成帝乃爲之泣曰：「舅言人作亂，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既於一旦翦除宗室大臣，由是愈失遠近之心。時南頓王宗之

黨人卞闡，以宗素與蘇峻善，乃奔往投之。亮令峻將闡送還京師，峻保匿之不與。於是，亮以峻終必為亂，欲下詔徵之，而問於司徒王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苞容之。」庾亮復議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復若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擧朝以為不可，光祿大夫卞壼尤力爭之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聽。壼知必敗，乃與溫嶠書曰：「元規（庾亮字）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得書亦累書諫止。亮皆不從。於是，討峻之戰以起。（通鑑卷九十三晉紀十五）

三、蘇峻破建康，庾亮出走（參看附圖五—一八一）

蘇峻聞亮將徵己，乃于咸和二年（三二七）十月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乃一面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默時監淮北軍），司徒右長史庾冰（亮弟）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一面下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其弟逸代領部曲。峻因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伐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亮復不許。峻備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縣今在安徽省和縣西）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拒詔不赴。溫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衞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皆不受，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謂陶侃也），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晉書卷一百蘇峻傳）

於是，庾亮再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兎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從之。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率兵會峻，擧兵進犯京師。時朝廷亦調整軍事部署以備之，復以卞壼爲尙書令領右衞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楊州刺史。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並謀討峻之策。於是，尙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楊陶回言於王導，請於峻兵未至，急斷阜陵瓶湖，守江西當利諸口（今安徽省和縣西南渡口），彼我少衆（蘇峻祖約合兵約二萬餘），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決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則庾亮不從。（上引晉書卷一百蘇峻傳）

是年十二月初一日，蘇峻遂遣其將韓晃、張健等渡江疾襲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治）取鹽米，張健遂進攻于湖（縣在今當塗縣南三十八里）殺于湖令陶馥，進逼慈湖（今當塗縣北四十里）。韓晃攻宣城，擊破宣城內史桓彝，進圍宣城克之，彝退保廣德。是月，初二日彭城王雄（父釋，宣帝弟穆王權之子），章武王休，（獻王孚之曾孫，義陽王望之孫），皆叛歸峻。初十日，朝廷在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衞將軍趙胤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增援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衞將軍，待中褚翜典征討軍事，亮又使其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守備石頭。

咸和三年（三二八），正月初八日，蘇峻帥祖渙、許柳等兵二萬人，渡橫江，登牛渚，軍於陵口（牛渚山在今當塗縣北三十里，下有磯，津江之處與橫江渡口相對。陵口在牛渚山東北，即東陵口），遂集兵以攻慈湖，屢戰皆捷，破之，斬振威將軍司馬流，長驅而進。當慈湖陷時，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

丹楊（秣陵縣，在今江寧縣南）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乘夜間潛進，其部分曾因迷失道路而混亂。亮聞而悔之。二月，峻軍至蔣陵（吳大帝孫權陵，在今南京鍾山南麓），進趨覆舟山（又名龍舟山、玄武山，成帝立北郊於山南，山在今太平門內）。於是，朝廷調整軍事部署，以卞壼都督大桁（卽秦淮河橋朱雀橋）以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以迎擊峻。壼等與峻戰於陵西（從壼傳），復大敗，死傷以千數，退守青溪柵。是月初七日，峻進擊青溪柵，壼等又爲所攻破，峻因順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專署，蕩然無存者。壼及其二子珍、盱皆在此役戰死，峻遂陷宮城。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宣陽門北爲大司馬門，大司馬門內爲雲龍門，卽殿前正門也）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率衆將陣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潰走。庾亮乃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等俱乘小船奔尋陽依溫嶠而去。峻兵入臺城，司徒王導使侍中褚翜抱成帝登太極前殿，導與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等，共登御床擁衞帝，以劉超爲右將軍，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其他百官皆奔散，殿省蕭然。此乃王導等擁帝以待迎蘇峻也。峻兵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被掠奪。又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註），裸剝士女，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蔽，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惟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足，峻盡取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上引晉書卷七十八陶回傳）

蘇峻既陷建康，是月初八日卽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赦列。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司徒）居其右，以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丹楊尹加前將軍，馬雄爲左衞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羕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

蘇峻又分兵使韓晃攻義興郡（今江蘇省宜興縣），張健、管商、弦徽等攻晉陵郡（今江蘇省武進縣），皆克之，遂攻吳國內史庾冰於吳郡（今江蘇省吳縣），又破之，冰奔逃於會稽，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三月，蘇峻迫死庾太后，爲防上游之溫嶠，乃自率軍南屯于湖以備之。是時後趙乘東晉之內亂，遣其將石堪攻宛、壽春，旋即陷之，東晉之領土爲之日縮。

四、溫嶠陶侃連兵東下討峻（參看附圖五－一八一、五－一八二）

嶠侃連兵之醞釀：咸和三年（三二八）二月，庾亮等奔至尋陽，宣庾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固辭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猶分兵給之。亮嶠互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都護王愆期至荆州邀陶侃，請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而拒之曰：「吾疆埸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又曰：「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嶠固請之，因推侃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兵先赴之，並許以親自將兵繼至。於是，溫嶠乃移檄四方征鎭曰：

「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湓水入江之處，在今江西省九江縣西），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今湖北省黃崗縣）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嶠闇弱不武，不能徇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

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刧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喢血，涕泣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臺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上引晉書卷六十七溫嶠傳）

是時，陶侃忽中途變計，追還其督護龔登之師，嶠雖屢說不能回侃之意，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已去二日，會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適還，聞之，乃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追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註）嶠意悟，即追使重與侃書曰：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今江西省雲都縣東北

、建安（今福建省建甌縣）、晉安（今福建省閩侯縣東北）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衞，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顚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晉書陶侃傳註：魏書司馬叡傳曰：嶠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爲公痛心，況慈父之情哉？）。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同上）

陶侃得書，侃妻龔氏亦固勸之，於是侃始決心出兵。乃戎服登舟，兼程而進。五月侃至尋陽，議者因侃有憾於庾亮，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在溫嶠船後，聞之甚懼無計。別日嶠勸亮見侃，亮猶疑不敢往。嶠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亮風姿神貌，旣往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卽與亮談宴竟日，言歸於好。（上引通鑑卷九十四晉紀十六）

時郗鑒在廣陵，亦擧兵討峻，遣使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掠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淸野堅壁以待之。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然之。

討滅蘇峻祖約之經過：咸和三年（三二八）五月，陶侃與溫嶠連兵自尋陽同趨建康，戎卒四萬（通鑑載四萬，溫嶠傳載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將抵姑孰時，嶠以自軍杖舟楫習於水戰，峻軍多騎又便步戰，不敢輕與交鋒，並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於是，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渡浙江（今錢塘江），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擧兵應之。（上引溫嶠言見）

蘇峻聞嶠侃軍東下，乃一面分兵拒守，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以拒虞潭等，相戰之下，互有勝負，潭等不能進。一面遣軍運米萬斛饋祖約於歷陽（今安徽省和縣治。震按咸和元年十一月，後趙將石聰攻壽春，並寇逡遒——即安徽合肥縣東，阜陵——即今全椒縣東十五里，爲蘇峻所擊退。咸和三年四月，後趙將石堪陷宛後，再攻壽春，約將陳光降後趙，約踰垣獲免。此時祖約似既退據歷陽。）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嶠前鋒將毛寶聞之，即率所部千人襲撫，破之。悉獲其米，斬獲甚衆，約軍由是飢乏。

蘇峻是時，以嶠侃兵盛，乃用參軍賈寧之計，自姑孰還據石頭，是月十八月又遷成帝入石頭，而使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並逼遷居民，盡聚之於後苑，而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即臺城在今江寧縣治之北。）於是，嶠侃等乘勝長驅，舟艦直抵蔡洲（今江寧縣西南十二里江中），嶠屯軍查浦（在江南岸，直秦淮入江之口），嶠屯軍沙門浦。至此，嶠即以毛寶爲廬江太守，陶侃以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楊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遂率衆渡江，與侃等會師茄子浦。時雍州刺史（僑治今湖北省光化縣）魏該亦擧兵來會。遂進軍趨石頭。

陶侃等軍進趨石頭時，庾亮遣督護王彰先攻峻將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至侃，以謝戰敗之罪，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而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六月郗鑒部將李根請築

白石壘（在石頭城東北），以防峻軍衝擊。嶠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使庾亮率二千人守之。峻率步騎萬餘來攻，衆皆震懼，旋雖擊退峻軍，但形勢危急。嶠乃令郗鑒與後將軍郭默還軍京口（今鎮江縣），立曲阿（今丹陽縣）、大業（在曲阿北）、陵亭（失考）三壘，以分峻之兵勢。是月中旬，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今九江縣西），以斷嶠等諸軍之後，軍過皖（今安徽省潛山縣治），因攻譙國內史桓宣於馬頭山，嶠遣毛寶救之，爲祖渙等所敗，救得桓宣而歸。寶軍還抵蕪湖，轉攻祖約軍於東關（巢湖東南），拔合肥之戍，以牽制祖渙軍。會嶠召之，復還於石頭。是時，後趙將石聰、石堪三攻壽春，祖約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是年七月，祖約守壽春之衆遂潰，奔於歷陽。（上引通鑑卷九十四晉紀十六，許晉書卷七十三庾亮傳）

時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等聞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王導等諸大臣，更樹心腹。峻雅敬導，不許。永等因攜貳於峻。王導乃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九月初三日，王導遂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是時，石頭、白石兩軍相持日久，峻軍東西衝突又多所擒虜，因以兵威日盛，戰無不克。嶠侃等衆由是士氣沮喪，人懷異計。朝士之來奔者，亦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以爲峻未易。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旋嶠亦以累戰不勝而憂懼。時峻將管商等，又攻破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皆與今縣同），大敗王舒、庾冰諸軍。韓晃又攻焚餘杭，旋爲王舒等擊敗於武康，退還義興。

時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明教。……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

指於公矣。」侃不聽。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鎭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從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亦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給嶠軍。毛寶率軍潛襲峻軍句容、湖孰（今江寧縣東南湖孰鎭）二縣積聚而焚之，峻軍因以乏食。侃遂留不去。（同上引並詳晉書卷八十一毛寶傳）

蘇峻遣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大業、京口，甚危急。陶侃欲自往救之。長史殷羨曰：（羨融之兄也）「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九月二十五日，侃督水軍攻石頭，溫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自白石沿岸而進以夾攻之。蘇峻自將兵八千迎擊陶侃，分遣其子碩與其將匡孝先攻趙胤軍，破之。峻方勞其士，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捨其衆，自率四騎北追，至則突陣，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建康城北十五里），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因墜馬，遂斬首臠割之，峻餘衆大潰。此誠一重要之倖勝也。（上引通鑑卷九十四晉記十六）

蘇峻已死，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固守。韓晃聞峻死，即引兵赴石頭。管商、弘徽攻庱亭，爲壘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所擊破，敗退延陵（今丹陽縣南三十五里），閎等追擊又破之。於是，管商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於曲阿（今丹陽縣治）。是年冬，後趙主石勒與前趙主劉曜大戰於洛陽，曜敗被俘。

咸和四年（三二九）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其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術以苑城降，於是，百官皆赴之，

推曄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苑之南城，鄧岳守苑之西城。由是，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成帝出走於侃。事泄，蘇逸使其將卞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殺之。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於歷陽。是月二十五日夜，約率左右數百人奔後趙（至咸和五年二月爲石勒所殺），約將牽騰率衆出降。於是，江北肅清。

是月末，蘇逸、蘇碩、韓晃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拒止之。二月初一日侃等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率驍勇數百渡秦淮迎戰，溫嶠擊斬之。於是，韓晃等懼，率其衆就張健於曲阿。當韓晃等軍出石頭時，以門隘潰衆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諸軍擒獲任讓蘇逸及西陽王羕、彭城王雄、皆斬之。滕含部將曹據乘亂抱成帝奔於溫嶠船。是月十四日，弘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與韓晃馬雄等舟師自延陵走吳興。是月二十二日楊烈將軍王允之追及與戰，大破之。健等西走故鄣（今浙江省長興縣西南），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今溧陽縣西十里），皆斬之，蘇峻，祖約之亂悉平。

戰後概況：蘇峻、祖約之亂既平定之後，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右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議徙都之計。以褚翜爲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凋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上引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

是年（三二九）三月，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爲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其餘賜爵侯伯子男者

，甚衆。死節之臣，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等，皆加贈謚。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今湖南省岳陽縣）。胡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庾亮以蘇峻難，引咎自責，泥首謝罪，欲逃遁山海不得，乃求外鎮自效，因出爲都督豫州楊州之江西宣城內史，鎮蕪湖。

五、討郭默之亂

郭默造亂之導因：咸和四年（三二九）四月，正當蘇峻之亂平定後，溫嶠卒。王導以平南軍司劉胤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導不從。胤爲江州刺史之後，以位任轉高，奢侈日甚，縱酒躭樂，不恤政事，事務商販，殖財百萬。人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弛頓，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里，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忲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是年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衞，以情愬於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之，遂造成後日默公然殺胤，據江州之亂。

郭默據江州與陶侃出兵致討：是月郭默將赴召，胤餉默豚酒，默對使者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卽歸罪，方自申理。時適有僑居江州之人蓋肫，掠人女爲妻，胤長史張滿，使肫還人女。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爲然，帥其徒候旦門開卽出襲胤。胤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胤下斬之，然後出捕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殺之，備胤首於京師。

又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胤女及諸妾，金寶，據胤府，並招引譙國內史桓宣於皖，謀據江州以自資，宣不從。

咸和五年（三三〇）正月，劉胤首至京師，司徒王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即宣布大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岳馳報太尉陶侃，侃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舉兵進討。默遣使送妓妾及絹，並寫中詔呈侃。侃參佐亦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因遣使上表言狀，並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曰：「默據上流之勢，如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於是朝廷加庾亮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陶侃討默。是時，西陽太守（治今湖北省黃岡縣東）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郭默同叛。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附祖約，豈肯同郭默邪？」因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具迎陶侃，侃辟戎爲掾，並表宣爲武昌太守。

二月，郭默欲自尋陽南據豫章，會陶侃兵卒至，默出戰不利，乃入城固守，聚米爲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以臨之。三月，庾亮兵亦至湓口。於是，諸軍大集，圍之數重，圍攻凡三月。至五月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因此，圍攻轉急。五月十九日宋侯縛默父子出降。侃斬默於軍門，傳首建康，其同黨死者四十人。（上引晉書卷六十三郭默傳）

戰後概況：郭默之亂已平，朝廷即詔以陶侃都督江州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後

因移鎭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

註：資治通鑑卷九十四咸和三年載註：「蔣山卽鐘山，在今上元縣（今江寧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於此，吳太帝爲立廟。子文祖諱鐘，因改曰蔣山。余謂孫權祖亦諱鍾，當因是改也。」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

郭默平定後之大勢，一般言之，是時後趙石勒幷滅前趙，盡有關中、隴西諸地：涼州張駿雖乘前趙主劉曜被後趙石勒所俘後之衰弱，奪回河南狄道、枹罕（今甘肅省臨洮、臨夏等縣）之地，置五屯護軍與後趙分界；終於奉表入貢於後趙。故此時之中原，已復統一於後趙，除鮮卑慕容廆遠懸於遼東外，中國復成爲後趙、東晉、成蜀三分鼎足之勢。其對峙之國境，亦大致如三國魏、蜀、吳時代略同。故在成帝咸和五年（西元前三三〇年）二月，後趙羣臣請石勒卽皇帝位，石勒卽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至同年九月，勒遂正式卽皇帝位，改元建平。是時之東晉，經三次擾亂之後，僅依王導陶侃諸賢盡心撫綏，從容坐鎭，勉保江南之殘局而已。

第八節　中　論

東晉自琅邪王睿（卽元帝）於懷帝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年）鎭建業（旋避愍帝諱改建康）爲東晉建國之始，至永嘉五年逐江州刺史華軼（懷帝所署），擴大江東業基。愍帝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開始遣王敦討杜弢於湘

州，至建興三年平之。繼續討杜曾於荆州，至元帝太興二年（西元三一九年）平之，並斬愍帝所署之荆州刺史第五猗，遂奄有三國時之東吳全姑。綜計以上東晉在大求南岸之開基，歷時凡三十年。在此十三年中，中原形勢，因遭匈奴漢國劉淵、劉聰、劉曜之侵擾，情勢至爲混亂。洛陽、長安數被攻佔，懷帝、愍帝相繼被俘，西晉因以滅亡；東晉因長江險阻，尚能立國，司馬氏中原已絕之皇統得以繼續。

然自王敦平定湘州、荆州諸地之後，功高震主，使元帝危懼不安。元帝謀免爲惠帝之續，而防微杜漸計，乃是太興三年開始抑制王氏之權，起用素與王氏嫌隙之劉隗等主政，遂導致永昌元年(西元三二二年)王敦之叛亂。元帝討敦失敗，憂憤而卒；子明帝嗣。明帝於太寧二年（西元三二四年）再討王敦，幸敦病死，乃收第一次平定內亂之功。然在此三年期間，東晉皇朝實已危如累卵，有朝不保夕之勢。

明帝於平定王敦後，爲繼承其父元帝鞏固皇朝權力政策計，起用宗室西陽王羕，南頓王宗等，因引起外戚庾亮之嫉忌。明帝旋卒，成帝僅五歲卽位，庾亮以帝舅之尊，遂專制朝政，排擠西陽王羕等，司徒王導亦爲之稱疾不朝。庾亮終於因操之過急，又因反王導寬緩之政，引致羣情之不滿。蘇峻、祖約等因以叛亂。是役也，以陶侃之賢，亦幾於被牽入漩渦。自咸和二三兩年（西元三二七，三二八年），陶侃討峻失敗，東晉帝室又陷於危局。幸賴陶侃、溫嶠舉兵致討，又經一年之艱苦戰鬭始平定之，而溫嶠又讓政於王導。於是，東晉在輔政者與疆吏皆賢明輔佐之下，始得稍安。綜計東晉建國江南之初期，卽經內亂七八年之久，淮、漢諸地（襄陽、壽春），因而皆爲後趙所侵奪，東晉之不爲西晉之續者，幾希。

至於東晉內亂之中，在戰略戰術上可得而述者，厥有六事。

一、**元帝明帝皆用王導以聲討王敦**：元帝用王導以討敦，事雖無功，但已將敦內部戰志瓦解分歧，使敦之勢力大爲削弱。尤以明帝使王導爲敦發喪，對於敦方士氣之打擊，與對朝廷將士士氣之激勵，作用至大。及至敦不能親自督師，雙方成敗已決於此時。

二、**明帝挫王含前鋒，士氣再振**：明帝於溫嶠焚斷朱雀橋之後，乘王含前鋒軍初至無備，夜間渡淮進襲破之，建樹緒戰之功，遂使王含軍士氣大挫，朝廷軍士氣大振，因之對於安定京師民心之作用，亦至大。

三、**蘇峻側擊戰術的成功**：當王含軍進攻宣陽門時，蘇峻出其不意，自南塘沿秦淮堤岸側擊之。只此一側擊，即獲得大勝利。王含、錢鳳等遂倉皇逃遁。

四、**庾亮不守當利諸口並棄姑孰以資敵**：當利諸口實建康之屏衞要地也，庾亮棄之，遂使蘇峻得以長驅疾入。又姑孰困積鹽米甚豐，亮亦不遣兵固守；凡此皆爲庾亮在戰術上之失着。蘇峻之軍，所以渡江後長驅疾進，士氣百倍者，蓋由於此。

五、**蘇峻突襲蔣山**：庾亮之計，爲集中兵力以守石頭及臺城。但蘇峻則避强襲弱，乘夜奇襲蔣陵，出朝廷諸軍之後。朝廷軍之防禦體系，因以解體。

六、**毛寶襲焚蘇峻軍儲因以成功**：毛寶於陶侃、溫嶠軍屢敗，士氣已趨渙散之際，獨能率軍進襲句容，及湖孰兩地敵軍之積聚，使敵軍乏食。此一戰術運用之成功，實可與官渡之戰魏武襲烏巢袁紹軍積聚，先後輝映也。

第六章　慕容燕開國及桓溫滅蜀之戰

（附圖五－一八三、五－一八四、五－一八五）

一、咸康四年（西元三三八）四月，趙石虎攻燕，至五月燕王慕容皝擊破之。十二月再破趙將麻秋於密雲。
二、咸康五年四月，燕遣將襲趙遼西大破趙軍。翌年十月燕遣兵攻趙幽州，直抵幽州南境，破壞諸郡縣積聚而還。燕由是日强。
三、永和二年（西元三四六）十一月，桓溫征蜀漢，翌年三月滅之，天下遂成爲晉趙兩强南北對峙之形勢。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五－一八三）

自東晉連續內訌，至成帝咸和五年（西元三三〇年）郭默叛事平定後，內亂經七八年之久，始告平息，自此之後至咸康三年（西元三三七年）慕容燕開國之始，其間前後凡七年，在此七年中，東晉內外一般大勢，概述如左：

一、後趙方面

咸和五年（西元三三〇）二月，後趙主石勒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子宏爲

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衞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尚書令，進爵爲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堪本爲田氏子，數有功，勒養以爲子）爲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皆爲尚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中山公虎聞宏爲大單于，怒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宴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石虎篡位之機，實伏於此。是年九月，石勒卽皇帝位時，謂徐光曰：「大雅（弘字）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光因說勒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通鑑卷九十四詳晉書卷一百六石季龍傳）

咸和七年（西元三三二年）夏，右僕射程遐亦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久爲將帥，威振內外，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强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爲家禍也！」他日，光承間又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王也。」光以東晉成蜀比如孫權，劉備，終當滅亡

，不足爲憂。因復言中山王石虎將來不可復制之事。勒乃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於王相，中山王虎之門，幾可羅雀。虎因此，愈怏怏不悅，禍亂之機，亦因而愈深。（上引晉書卷一百五石勒傳）

咸和八年（西元三三三年）夏，石勒寢疾，於是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因此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會勒疾小愈，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耶？將自來耶？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勒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時適廣阿（今河北省隆平縣東）有蝗，虎乃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率騎三千遊於蝗所，揚言捕蝗，實乃防勒死衆變，使邃以爲外應。是年七月，勒疾篤，乃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虎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尋卒，時年六十。於是，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將兵入宿衞，文武大臣因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不允。弘復固辭，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虎即殺程遐、徐光；然後葬勒於高平陵，謚曰明帝，廟號高祖。後趙將石堪（堪本晉人，冒姓石氏見前）及譙郡太守彭彪聞變，即首先遣使降附東晉。晉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彪等爲虎所誅。（同上）

是年（西元三三三年）八月，趙主弘以石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立其妻鄭氏爲王后，子邃爲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

斌封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僚親屬，悉署臺省要職。知堪與劉太后謀，出走兗州，謀傳檄州郡討石虎，爲虎所殺。虎並廢劉氏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河東王石生鎭關中，石朗鎭洛陽。十月，生朗同舉兵討虎，生自稱秦州刺史，並遣使降晉。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院涼州張駿。於是，石虎留其太子邃守襄國，自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破斬之。遂進軍向長安，以其子梁王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衆二萬爲前鋒拒之，生將大軍繼後，軍於蒲坂。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虎敗還澠池。旋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之，生遂敗沒，權奔隴西。虎已克長安，乃分命諸將守汧隴，另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率二萬戶降，關中悉平。

蒲洪既降，石虎拜洪爲光烈將軍護氐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並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遂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今河南省濬縣西南八十里，即古淇水口，今爲淇門渡）。以羌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數萬，徙居清河之攝頭（今河北省棗强縣東北）。虎還襄國，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是年十二月，郭權在上邽遣使附晉，擧軍東出，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咸和九年（西元三三四年）春夏間，石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再西擊郭權軍於華陰，上邽豪傑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戶於青并二州。石虎以州鎭及叛亂勢力已除，乃於是年十一月廢其主弘爲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等皆殺之。咸康元年（西元三三五年）九月，乃遷都於鄴。（同上）

咸康三年（西元三三七年）春，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諸子爲王者皆降爲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

。尋又殺其太子邃，而立子宣爲太子，以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

二、東晉方面

東晉自郭默之亂平定後，賴王導、庾亮、陶侃等內外之輔佐，國內粗安。然外患頻仍，如後趙及成（蜀）之相繼侵擾。咸和五年（西元三三〇年）夏，後趙遣將劉徵帥舟師數千，浮海抄掠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沙縣，在今江蘇省常熟縣西北五十里）。秋，後趙遣其荊州監軍郭敬攻襄陽。時南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拒敬，敬不能克。石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又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遂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於趙。敬乃毀襄陽城，遷其民於沔北，城樊城以守之。趙以敬爲荊州刺史，周撫因坐免官。是時，涼州張駿亦遣使稱臣入貢於趙。十月，成大將軍李壽亦發動攻巴東建平（今四川省巫山縣）拔之。巴東太守楊謙，監軍毋丘奧退信宜都。晉西疆形勢益急。咸和六年（西元三三一年）正月，趙將劉徵又寇婁縣（今江蘇省崑山縣）掠武進。咸和七年（西元三三二年）四月，郭敬復攻襄陽拔之，留戍而歷。秋，敬又自出寇掠邾城以東歷陽以西江北諸地（今湖北省黃岡縣以東至安徽省和縣以西），太尉陶侃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襲攻樊城破之。郭敬回救，宣又擊破之。於是，侃增遣其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以斷郭敬之後，敬遂敗走，桓宣因得以克復襄陽，侃使宣鎭守之。以上後趙及成對東晉之行動，蓋乘東晉大亂之後，以襲擾之也。若非陶侃之賢能，恐東晉大亂之後，復以頻頻之外侮，亦將難以自立矣。是年十一月，成帝以侃平

內亂禦外侮之功，拜爲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上引晉書卷一百五石勒傳）

咸和八年（西元三三三年）後趙主石勒卒。晉遂拜張駿爲鎭西大將軍以籠絡之。九年正月，仇池氐王楊難敵卒，子毅立，遣使稱藩於晉，於是晉又遣使授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諸軍事，蓋欲乘氐王之來附，欲連成西方之形勢。是年夏陶侃卒，成帝乃加平西將軍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豫荆三州刺史，鎭武昌以代侃。明年，咸康元年，後趙主石虎亦臨江以觀晉之形勢，並遣將石遇攻襄陽以防晉。咸康二年十月，東晉攻漢。一面使廣州刺史鄧岳遣將攻成西方邊地之夜郎（今貴州省石阡縣西南），與古（今貴州省普安縣西一百進），以牽制之；一面於是年十一月遣建威將軍司馬勳進趨漢中，欲得漢中以連成對趙環攻之形勢。勳爲漢主壽（成主李雄卒，其大將軍壽纂國改國號曰漢，後詳）所擊敗。

咸康五年（西元三三九年）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乘燕趙相攻之際，謀復中原，乃作如下之部署：表桓宜爲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鎭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爲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鎭魏興（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西陽太守庾翼爲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鎭江陵。以征虜將軍毛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今湖北省黃岡西北十里）。蓋仍欲自西北伐趙，以涼州張駿相互策應也。旋以庾懌自臨川赴魏興，程途險遠，費時甚久，乃使懌屯於半洲（今江西省九江縣西），改以武昌太守陳囂爲梁州刺史，趨漢中。又遣偏軍伐蜀，使其參軍李松攻漢巴郡（今四川省江北縣）江陽（今四川省瀘縣），松至江陽執蜀漢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於建康。漢主壽以李奕爲鎭東將軍代閎守巴郡。於是，亮上言：「蜀甚弱，而胡尚强，欲帥大衆十萬，死鎭石城（今湖北省鍾祥縣治），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朝議資用未備，國力尚

弱，不許。（上引晉書卷七十三庾亮傳，下引通鑑卷九十六晉紀十八）

是年（三三九）七月王導卒。徵庾亮爲丞相揚州刺史錄尙書事，亮固辭，乃徵亮弟會稽內史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尙書事，蓋亮猶銳意於復中原也。八月，後趙王虎遣其將夔安爲大都督，率將軍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兵五萬，攻晉荆揚北鄙。張貉二萬騎攻邾城，九月陷之，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寇江夏，晉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治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四十里）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進犯揚州之趙兵，則敗晉兵於白石（今安徽省含山縣西南六十里），殺鄭豹等五將軍。於是，東晉爲之震動，庾亮北伐之計遂輟。明年，咸康六年（三四〇）春正月庾亮卒。以亮弟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鎭武昌。是年三月，趙王虎約漢連兵攻晉，中分江南，漢主壽從之，大修舟艦，繕兵聚糧，爲伐晉之計。九月，壽即以其尙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爲舟師，大閱於成都。其大臣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强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皆以壯言爲然，壽遂止。

是時東晉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尙；肆情恣慾，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且以豪强縱橫，政令不行，國勢日益不振。咸康八年（三四二）六月成帝疾篤，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爲他人所間，因每說帝以國有强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諫不聽。是月帝卒。琅邪王岳卽位，是爲康帝。七月，乃以充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郡（治今江蘇省武進縣）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鎭京口，以避諸庾。故是時東晉之內政邊防，實皆不振。

三、成國方面

成自於咸和五年（三三〇）十月，乘晉大亂之後，瘡痍未復，而攻拔晉西疆之建平郡後，六年（三三一）七月復向北疆擴張，遣其大將軍李壽攻陰平武都等地，仇池氏王楊難敵因降於成。及咸和九年（三三四）正月，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其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轉而稱藩於晉。至咸和九年夏，成主李雄卒。太子班（雄兄蕩之子）即位，以大將軍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王瓌。是年九月，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今瀘縣治）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乃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遂於十月弒班於殯宮，並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奉期即皇帝位，越爲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同錄尚書事。又以兄霸爲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爲鎮西大將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爲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然後葬雄於安都陵，諡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又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太子班之弟玝，故不許，而遣壽將兵向涪以攻玝。壽乃先遣使告玝以去就之利害，並開其去路。於是，玝東奔於晉，晉以爲巴郡太守。期遂以壽爲梁州刺史，鎮涪。明年，咸康元年（三三五）秋，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壽之相天水上官澹，又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泄，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自此，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稀關公卿，由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至咸康四年（三三八）夏，成主期與建寧王越對漢王壽漸生嫌忌，因謀誅壽，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於是，壽乃帥步騎萬餘自涪襲成，並許其衆賞以城中財物。壽軍至

成都，壽世子勢時爲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壽軍進屯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乃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因縱兵大掠。壽遂矯任太后令，廢期爲卬都縣公而幽之，自卽皇帝位，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母昝氏曰皇太后，主妃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皇太子。凡諸制度，多所更易。以董皎爲相國。以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分任尚書令及廣漢太守。以其妹夫任調爲鎭北將軍、梁州刺史。以其將李奕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寧州刺史。其餘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自是，蜀勢益衰，後遂爲桓溫所乘。

四、慕容氏方面

晉書慕容廆傳載（晉書卷一百八）：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熱河省凌源縣）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今熱河省凌源縣西北古有紫蒙川），號曰東胡（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公保鮮卑山（註一），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卽今河北省盧龍縣熱河省朝陽縣遼寧省錦州等地），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今熱河省朝陽縣）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之北。」以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於是漸慕諸夏之風。至晉武帝太康二年（西元二八一年）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今凌源縣治)。太康四年(二八三),涉歸卒,其弟耐篡立,並謀殺廆,廆亡於遼東徐郁家以避禍。太康六年(二八五),慕容耐爲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廆以其父涉歸與鮮卑宇文部(國於遼西紫蒙川。在今朝陽縣西境)素有隙,至是廆請討之,晉武帝不許。於是,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晉遣幽州軍討廆,廆大敗。自是,廆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遂夷其國城(今遼寧省開原縣),驅萬餘人而歸。太康七年(二八六)夏,慕容廆攻遼東(治今遼寧省遼陽縣北七十里),故扶餘王(註二)依慮子依羅求帥部衆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太康十年(西元二八九年)夏,慕容廆遣使請降,晉拜廆爲鮮卑都督。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因以女妻廆後生皝、仁、昭。廆是時以遼東與諸夏僻遠,欲復居其祖父之故地,乃西徙徒河之青山(今遼寧省錦縣西北),元康四年(西元二九四年),又徙大棘城。

廆還大棘城後,既與段氏結爲婚姻,乃復與宇文氏爲敵。惠帝大安元年(西元三〇二年)冬,鮮卑宇文單于莫圭,以部衆强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邊城,雲別將素怒延攻掠諸部,廆擊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其敗,復發兵十萬圍攻廆於棘城,廆出擊,復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廆之部衆因以漸强。至懷帝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年),廆遂,自稱鮮卑大單于。適是時,晉經諸王之亂,復遭劉淵、劉聰等之侵擾,中原衰亂,邊地失御,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於是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爲臻報仇,實欲因而爲亂,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遼東百姓,因戰亂失業而流亡殺附於廆者日衆,廆因撫收流亡以自大。永嘉五年(三一一),廆庶子鷹揚將軍翰乃獻策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莫不杖此以成

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覆，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並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得此大策，卽從之，遂率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大破斬之，二部悉降，廆徙之於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時適東夷校尉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悅之曰：「奇士也！」以爲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擴擴千斤健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爲長史，悛爲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上引晉書卷一百八慕容廆傳）

愍帝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懷帝被殺於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不受。及愍帝卽位，遣使拜廆爲鎭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是時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慕容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前昌黎太守）、北平陽耽（前遼西太守）、廬江黃泓（嘗爲昌黎太守）、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邃（嘗爲昌黎太守）、北海逢羨（嘗爲昌黎太守）、北平西方虔、西河朱爽（嘗爲昌黎太守）、及封抽、裴開（嶷之姪）爲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眞，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抽之子）典機要。又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自與其世子皝受業焉。時中國流民歸廆者，至數萬家，廆乃以冀州人聚居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下同上引）

元帝大興元年（西元三一八年），遣使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

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是時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麗（都今安東省新賓縣北）、宇文氏、段氏，謀共滅廆以分其地。於是，太興二年（三一九）冬，三國合兵攻廆。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毖所誘，欲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既無統一，莫相歸伏，然其軍勢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請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而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悉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遣使召其子翰於徒河（今遼寧省錦縣西北），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幷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從之。悉獨官聞翰不來，乃分數千騎襲翰。翰知之，一面在城外設伏，一面詐爲段氏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宇文氏兵信之，疾馳而進，入於伏中，翰奮擊盡擒之。遂乘勝向棘城而進。廆亦簡選銳士由其世子皝率之爲前鋒，廆自率大衆爲方陣繼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防備，及見廆軍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慕容翰率精騎突然襲其後營，縱火焚之，宇文氏兵因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崔毖聞宇文氏大敗，遣使請和，廆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衆奔高句麗，其衆悉降。廆以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鎭遼東。元帝拜廆爲監平州（治今熱河省朝陽縣）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太興四年，加廆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於是，廆以裴嶷、游邃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

壽爲別駕，陽躭爲軍諮祭酒，崔濤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立子皝爲世子，徙子皝鎮遼東，仁鎮平郭（今遼寧省蓋平縣南）。太寧三年（西元三二五年），後趙石勒與廆謀和不成，勒乃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廆，廆遣世子皝、少子仁與斐嶷等擊破之，進入其國城，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民之降附者亦數萬，於是益強。咸和六年（西元三三一年），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興兵北伐，共淸中原。封抽等上表請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朝議不決。咸和八年（三三三）廆卒，世子皝嗣位。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其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皆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至是皝皆忌之。翰因出奔段氏，仁、昭擧兵反，並連宇文氏、段氏以攻皝，三年始平定之，並擊破宇文氏、段氏，其國復安。至咸康三年（西元三三七年），皝遂自稱燕王，以封奕爲國相。追尊廆爲武宣王，母段氏爲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爲皇后，世子儁爲王太子。

註一：通典卷一百七十八載：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太平御覽卷四十五隋圖經載：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

註二：晉書九十七，五夷傳作「夫餘」。

第二節　燕開國之戰（參看附圖五－一八四）

作戰起因：咸康三年（西元三三七年）冬，慕容皝既稱燕王，爲報段氏助其弟仁爲亂之仇，又以其庶兄翰在段氏，乃於是年冬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段國主遼，並許以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又遣其弟寧遠將軍

汗爲質。趙王虎以段遼屢侵趙邊，及宋回至，大喜，辭質遣還，密約以明年爲出師之期。

咸康四年（三三八）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至趙請出師之期。是時石虎將擊段遼，特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驤中郎，會段遼遣其將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今河北省雄縣西北）。於是，虎卽遣趙槃回燕，約卽出師。並卽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今河北省天津縣北）。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水陸兩路伐遼。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亦引兵攻掠令支（今河北省遷安縣西）以北諸城而退。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並力禦之，而更與燕鬬，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遼弟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上次慕容仁叛燕，連宇文及段氏攻棘城，蘭擊破燕兵於棘北，欲乘勝追殲之，翰恐遂滅其國阻而止之），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墜卿計中矣。」乃悉衆追之。皝設伏以待，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遂不再出兵與趙會師。

是月，趙王虎進屯金臺（今河北省固安縣境），支雄長驅入薊（今河北省宛平縣北），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衆，登燕山（今河北省薊縣東北）以自固。趙兵遂進徐無（今河北省遵化縣西南）。段遼以其弟蘭已敗，不敢復戰，而率其妻子宗族豪大千餘衆棄令支奔密雲山（今河北省密雲縣南二十里）。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遂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等帥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於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餘級。遼單騎走險得免，遣其子乞特眞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遂入令支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段國遂滅。（同上引皆見通鑑卷九十六詳晉書卷一百九慕容翰傳）

段國既滅，燕趙接境，趙王虎遂欲藉燕違約不與會師攻段遼爲名，乘勝攻燕。於是燕、趙之戰遂起。

戰地形勢：燕趙之戰，及燕與段氏宇文氏之戰，皆在今熱河省魯兒虎山脈及熱河河北兩省間之燕山山脈地區進行。此區秦漢屬遼西郡。燕山延袤數百里，自古爲華夷之限。當時燕趙所爭之地，概爲令支（今河北省遷安縣西）、棘城（今熱河省凌源縣）、蠮螉（今居庸關）及薊（今北平）諸地之控制權。蓋令支、棘城，皆爲遼西之重地。令支爲段氏國都所在。棘城則爲慕容氏國都所在。薊爲後趙幽州治所，亦爲其北疆之重鎭。蠮螉塞則爲後趙北疆之門限。當時後趙，對慕容氏段氏所據遼西之地，實形成其心腹之疾。蓋遼西不定，則幽冀不安。故自石勒以來，連年用兵於此。至於慕容氏欲南爭中原，必先征取幽薊。故讀史方輿紀要謂：「（幽薊）雄峙東北，關山險阻，所以隔閡奚戎，藩屏中夏。說者曰：滄海環其東，太行擁其右，漳衞襟帶於南，居庸鎖鑰於北，幽燕形勢，實甲天下。」又曰：「（幽燕）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因之，燕入都於薊之後，旋卽取後趙地位而代之。

桓溫滅蜀漢，乃溯江而進，見圖。（下引晉書卷一百八慕容廆傳）

作戰方略：燕國方面：燕自慕容氏以來，晉化已深，加以晉之流民在彼國者甚衆，其文武官爵亦多由晉之士人爲之。以故，彼常有進圖中原之志。觀夫慕容翰之獻策，一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再則曰：「遼東傾覆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三則曰：「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吞併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翰之此策，與春秋戰國以來，中原策士所策者，如出一轍。自慕容儁（皝子）以後，遂入主中原，卽由此策發展而來。

後趙方面：綜觀石虎敗於棘城之後一連串之措施（見後述），可知後趙大有復謀一統之志。當時後趙主要敵國是爲東晉；但東晉有長江之限，非擧傾國之力，與長期之準備，不能得志。且其若欲擧兵南向，必先平定遼西段氏慕容氏以免後患；然後西連巴蜀李氏而下江南；西取凉州張駿，始克完成中原一統之業也。

作戰經過：

第一次作戰：

咸康四年（西元三三八年）四月。趙王虎移其攻段遼之大軍十餘萬自令支向棘城進擊，時有諫者，虎怒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遂進兵。

燕人聞趙大軍來攻，爲之震懼。皝問計於其燕國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於是皝堅城固守。石虎乃一面進兵，一面遣使四出招誘燕之郡縣，當時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及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三十六城，皆降於趙。冀陽流寓之士，亦殺太守宋燭降趙。五月初九日，趙兵進圍棘城，燕王皝懼趙兵之衆，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擧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聞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其玄菟太守河間劉佩亦獻策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因以得勝而還。於是，燕之士氣倍增。皝又問計於封奕，奕曰：「石虎……

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定。或有說皝宜出降者，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上引通鑑卷九十六晉紀十八並詳晉書卷一百九慕容皝傳）

趙兵既已逼城，四方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十餘日，趙兵不能克。是月十三日皝乃遣其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襲趙軍，諸若有師出擊者，四面如雲，石虎見之大驚，引兵退却，趙兵因而大亂，棄甲而遁。恪追擊之，斬獲凡三萬餘級，趙諸軍唯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是役，趙軍以糧盡，遭致大敗。此役之敗，其馬匹損失極鉅，影響其後對燕之作戰甚大。

石虎既已敗退，皝乃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今熱河省平泉縣境）。崔燾、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麗，皝因誅滅叛者甚衆。

第二次作戰：趙王虎於攻棘城失敗，退回襄國後，忿於此次之敗，即於是年夏，積極作再攻燕之準備，遣其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進趨蹋頓城（今熱河省朝陽縣西南），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虎乃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由於海濱。更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再大舉擊燕（震按石虎此項大規模之舟師準備，實欲於平定燕國後以攻東晉之準備，觀其後二年約蜀漢攻晉，中分江南一事，可以見之。蓋其攻燕，不需此等大舟師也）。

當石虎正作此等大舉準備之際，是年十二月，燕趙又惹起一場不預期之戰鬪。蓋是時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降於趙，既而中悔，後遣使求降於燕。於是趙燕皆遣兵往迎，趙遣征東將軍麻秋率兵三萬前往，並令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燕王皝則自將諸軍往。段遼密與皝謀覆趙軍，皝乃遣其子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麻秋軍至，爲

恪伏兵所襲，大敗於三藏口（今密雲縣東），死者什六七，秋步未得免。燕遂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

咸康五年（三三九）四月，燕再遣其前軍師慕容評，廣威將軍慕容軍，折衝將軍慕輿根，蕩寇將軍慕容遲，進襲趙之遼西（郎令支），俘獲千餘家而去。趙遣鎮遠將軍石成、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追之，爲評等所敗，晃、支皆被斬（是月段遼在燕謀反被殺）。以上二戰，皆爲第二次作戰前之小戰。（晉書卷一百六石季龍傳）

至咸康六年（三四〇）秋，趙王虎欲大舉攻燕，命司、冀、青、徐、幽、幷、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之舊兵，共滿五十萬。又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今河北省樂京縣東北），以備征軍調用。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又自幽州（治薊）以東至白狼（今熱河省凌源縣南，大興屯田，並盡括取民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今河南省臨漳縣西），欲以攻燕。

燕王皝知趙將自樂安城大舉來攻，乃召諸將謀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是年十月，皝爲先發制人計，乃自將諸軍自棘城入蠮螉塞（今居庸關），襲趙戍將當道者，皆擒之，遂長驅直抵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出，燕兵因進破武遂津（今河北省定興縣北易水之渡口），入高陽（今河北省蠡縣南十五里），所至焚燒積聚，擄掠三萬餘家而去。燕王皝此舉，蓋予趙後方以大破壞以挫其大舉來攻之勢也。趙王虎以石光懦弱，不堪邊郡重任，徵還。於是，大舉攻燕之舉，因以挫阻。

咸康七年（三四一）正月，燕王皝爲加强其對趙之守備，增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今熱河朝陽縣治）。是年，東晉以燕與趙戰屢勝，遂遣使拜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又以其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上引晉書慕容皝傳）

趙自被燕侵襲之後，爲報復計，乃於是年（三四一）十月遣其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今遼寧省遼陽縣東六十里）破之。燕王皝遣其子恪爲渡遼將軍，出鎭平郭（今遼寧省蓋平縣南），西防趙，東防高句麗以固遼東。

後趙石虎第二次大擧攻燕之準備，因段遼所惹起之意外戰鬪，麻秋所將騎兵三萬被殲於三藏口；繼之以遼西之戰，其將軍呼延晃、張支被斬，所遣之將被斬其二，損失亦極鉅。最後且遭燕突襲，深入其大後方以大破壞，則趙第二次準備攻燕之攻勢，遭受頓挫，是以不能再擧。故趙第二次攻燕，實際上並未實施。

戰後概況：後趙方面：後趙第二次攻燕，由於受挫，不能再擧，乃轉謀伐晉，咸康六年（三四〇）三月，趙王虎與蜀漢主壽書，欲與連兵攻晉，約中分江南。因敕河南四州（徐、揚、豫、荆）積極作舟師之準備，又令幷朔秦雍四州，備西討（張駿）之資。靑冀幽三州之民，則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萬人。但造船者，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被虎狼所食者三分之一。石虎又在鄴築臺觀四十餘所，自鄴起閣道至襄國，並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因此，趙之國內益弊。

燕國方面：咸康八年（三四二）十月，燕王皝遷都於龍城。是時，高句麗王釗，以燕國强盛，乃遣其弟稱臣於燕。於是，燕王皝以東方之高句麗已服，南方之趙又無再擧來攻之力，久卽展開對宇文氏之攻勢。東晉康帝建元元年（西元三四三年）二月，宇文部酋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攻燕，燕王皝初不出，莫淺渾以爲燕畏之，因酣飮縱獵，不復設備，皝因使慕容翰出襲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翰因盡俘其衆。先是，咸康四年（三三八），段氏國爲燕趙連兵所破，慕容翰乃奔依宇文氏。但宇文部酋逸豆歸忌翰之才名，常欲害之。咸康六年翰乃陽狂酣飮，

或臥自便溺，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氏因擧國淺之，不復監視。翰以故得行動自由，所至之地卽將山川形勢默記之。時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他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含之而已。皝乃復使車迎之，翰乃竊逸豆歸名馬，携其二子，逃歸於燕，皝待之恩遇甚厚，遂以擊宇文氏。

宇文逸豆歸，以其相莫淺渾，及執段遼弟蘭送於趙，並獻名馬萬匹，欲連趙以敵燕。趙王虎乃命蘭率所從鮮卑五千人戍守令支。蓋是時石虎已準備南下攻晉，故無意於北攻燕也。

建元二年（三四四）正月，趙諸州兵集者，已百餘萬（此數似屬誇張），但爲其太史令趙覽之密諫而止。是月，燕王皝自將伐宇文氏，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以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等將兵分三道繼進。逸豆歸遣其將涉夜干迎戰。兩軍將交，燕王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橫擊之，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追擊，遂克宇文氏紫蒙都城（今熱河省朝陽縣西境），追擊逸豆歸。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取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今熱河省凌源縣），闢地千餘里。（上引通鑑卷九十七晉紀十九並詳晉書卷一百九慕容皝傳）

是時之燕，既南摧强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於是，燕王皝益勵精圖强，以牛假貧民，使墾荒苑之地，與修川瀆溝渠灌漑，以通水利，發展農業。皝又雅好文學，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

千餘人。燕國因益強盛。以後又滅扶餘（居今遼河上游），至東晉穆帝永和六年（西元三五〇年），乘後趙之亂，驅軍南下，遂入都於薊。史稱前燕。

第三節　桓溫滅蜀之戰（參看附圖五——一八五）

一、作戰導因

庾翼既代其兄亮鎭武昌，統上流諸軍事，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亦有圖復中原之志。時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尙南康公主（明帝女），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因嘗荐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方叔、邵虎，周宣王用以中興），必有弘濟艱難之勛。」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輕之。（上引晉書卷七十三庾翼傳）

建元元年（西元三四三年）夏，庾翼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涼州張駿，刻期大舉伐趙。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翼兄）、桓溫及譙王無忌（承子）贊成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於是康帝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統衆四萬北伐，並發所統六州（江荆司雍梁益）奴及車牛驢馬。又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及荆州之四郡（南陽、新野、襄陽、南鄉）諸軍事、梁州刺史，進兵趣丹水（今河南省淅川縣西丹水之陽）。桓溫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趣臨淮（今安徽省盱眙縣）。庾翼遂欲出鎭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鎭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帝及朝士皆遣使勸止，翼不聽，至夏口復上表請鎭襄陽。於是，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另使庾冰都督荆江寧益梁

交廣七州及豫州之四郡（宣城、歷陽、廬江、安豐）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鎭武昌，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鎭金城（今江蘇省句容縣北）。蓋朝廷順二庾之意，作北伐之部署也。

是時，後趙亦準備大舉伐晉，約蜀漢主壽同舉兵。漢主壽是年八月卒，太子勢卽位。是時蜀漢之勢甚弱。燕王則正發兵攻宇文氏。

建元二年（三四四）秋，征西將軍庾翼，使桓宣進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爲羆所敗。翼貶宣爲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卒，八月，翼以其長子方爲義城太守（治今湖北省光化縣西），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戍西城（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閏八月，康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中書監何充議立皇子聃，帝從之。九月康帝卒（年二十三），何充以遺旨奉太子聃卽位，是爲穆帝（年方二歲），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爲皇太后，臨朝稱制。以太后父褚裒爲都督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二郡（晉陵、義興）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鎭京口。十一月庾冰以疾卒。庾翼乃留其子方之爲建威將軍戍襄陽，翼還鎭夏口，復督江州。翼北伐之舉，至此竟成虎頭蛇尾而罷。

永和元年（西元三四五年）庾翼卒。何充荐桓溫代翼，遂以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是年漢主勢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因殺廣，並殺其大臣馬當、解思明，國勢益弱，遂引起桓溫之進襲。

二、作戰經過

永和二年（三四六），桓溫將伐漢，議於諸將佐，皆以為不可。唯江夏相袁喬進策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窺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於是，溫之意遂決。（上引晉書卷八十三袁喬傳）

是年十一月十一日，溫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自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兵約萬餘人），加撫都督梁州四郡（涪陵、巴東、巴西、巴郡）諸軍事，使袁喬率二千人為前鋒。拜表即行。溫軍至魚復浦（今四川奉節縣東南二里），見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為「常山蛇之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翌年漢主勢大發兵相拒，遣其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守備成都，以前將軍昝堅等將兵自山陽（今四川省樂山縣西南）趨合水（今樂山縣東南大渡河入江之口）迎戰，昝堅自江鴛鴦碕（今南溪西大江濱）渡江向犍為（今宜賓縣西南），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永和三年二月，桓溫軍緣江疾進，越犍為而至青衣（今青神縣），漢昝堅等軍遂失去阻敵之作用。三月，溫軍至彭模（今彭山縣東十里），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

。若分為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周楚（撫之子）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於是，李福李權等回軍。李福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軍進禦李權等，三戰三捷，權軍散走歸成都，漢鎭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昝堅至犍為，乃知與溫軍異道，遂自沙頭津（今彭山縣北二十里）渡江，比至，溫軍已至成都十里陌，堅衆自潰。李勢又悉成都之衆，迎戰於笮橋（成都西南）。溫進擊，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勢衆大潰，溫乘勝長驅直進，縱火焚其小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開東門夜遁至晉壽（今彭縣），其將昝堅、鄧嵩勸勢降，勢乃遣其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尋面縛輿櫬詣軍門。溫解其縛焚櫬，送勢及其宗室十餘人於建康，晉封勢為歸義侯，蜀漢遂滅。按成主李雄於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稱帝，歷五主（雄、班、期、壽、勢）凡四十三年而亡。（上引通鑑卷九十七晉紀十九詳晉書袁喬傳）

戰後概況：蜀漢已滅，桓溫為安撫蜀人計，乃舉賢旌善，擢用蜀之名賢。漢良吏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鎭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溫皆引為參軍，因此百姓大安。但旋而王誓、鄧定、及漢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且其衆各萬餘，溫與袁喬分軍擊破之，擒王誓王潤等斬之。溫乃命益州刺史周撫守彭模，征虜將軍楊謙守涪城（今綿陽縣治），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蓋溫以輕兵襲漢，一恐趙人襲其後，一以兵無後繼，故急急還師也。是時，晉以桓溫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尚書左丞荀蕤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為前將軍，袁喬為龍驤將軍封湘西伯。於是桓溫威名大振。是年四月二十九日，鄧定、隗文等攻成都入據之。楊謙棄涪城保德陽（今梓潼縣北）。是年七月，鄧定、隗

文等，遂迎立成故國師范長生之子賁爲帝，蜀人多歸之。十二月。晉振威護軍蕭敬文，亦乘范賁之起而叛，殺楊謙攻涪城陷之，自稱益州牧，遂取巴西通於漢中。後二年，即永和五年四月，周撫與龍驤將軍朱燾復擊破成都，斬范賁，蜀地始告平定。是年後趙王石虎即皇帝位。（上引通鑑卷九十八晉紀二十詳晉書卷七十五荀蕤傳）

第四節　中　論

後趙於滅段氏國之後，藉辭慕容皝不與會師，遂欲乘勝呑滅，以廓清遼西，排除其南向攻晉後顧之憂。但以輕敵之故，大軍進圍棘城，而糧食不繼，復經慕容氏之拂曉奇襲，遂致潰敗。石虎經此大敗，因騎兵所需之馬匹損失過鉅，自後其騎兵因以愈弱。及至其再謀大擧，於幽州北部大興屯田，又自海運大輸糧食，並欲連高句驪以夾擊之之時，突遭慕容皝自居庸關南下之戰略奇襲，深入破壞趙之作戰潛力，則趙燕漸轉入均勢狀態，而趙益不能有所作爲矣。慕容皝此一奇襲之行動，在軍事上實堪讚賞。

桓溫乘蜀漢之弱劣，輕兵遠襲而滅其國，此不僅顯示桓溫之果決與魄力之將才，其行動與識力之優越，亦有足稱者，故自東晉在江南建國以來，論將才除王敦、陶侃外，實無出其右者。

第七章　燕晉乘亂伐趙及苻秦建國之戰

（附圖五——一八六、五——一八七、五——一八八、五——一八九、五——一九〇、五——一九一）

一、東晉第一次伐趙：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六月，褚裒伐趙，攻彭城、長安，十月敗還。
二、東晉第二次伐趙：永和六、八年間，殷浩北伐至鄴，敗還。
三、東晉第三次北伐：永和八年九月，殷浩再度北伐，克許昌，以處理姚襄失策，敗還。浩因被黜，桓溫代之。
四、燕伐趙魏之戰：永和六年三月克薊城，九月盡略河北河間、勃海、中山、常山諸郡。永和八年四月攻鄴，八月克之，冉魏滅，遂形成晉、秦、燕三國對峙之勢。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五——一八六）

一、後趙方面

東晉穆帝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正月，後趙王虎即皇帝位，諸子皆進爵為王，同時貶故東宮高力之士（石宣簡選多力之士，以衞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以領之。廢石宣事見第六章。）萬餘人，謫戍涼州，故引起其稱帝後之第一次叛亂。

東宮力士之亂：該等力士行至雍城（今陝西省寶鷄縣南），虎又令雍州刺史張茂監送之。茂盡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窄小之車），致粮戍所。力士督梁犢（定陽人——今陝西省宜川縣），因衆心之怨，謀作亂東歸，衆聞之，皆踊抃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衆攻拔下辨（今甘肅省成縣西）。趙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今甘肅涇川縣）馳擊之，該等力士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掠民斧，施以丈柯，攻戰若神，故劉寧反爲所敗，所向崩潰，戍卒又從而應之，遂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太子宣東宮衛士十餘萬，上年皆謫戍涼州），後趙樂平王石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於是，梁犢乘勝東出潼關，進趨洛陽。石虎急遣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衞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進禦之，戰於新安，農等大敗，再戰洛陽，又敗，農退守成皋，梁犢乃驅其衆東出，掠滎陽、陳留諸郡。時石虎已有疾，聞之大懼，乃再遣其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擊之。姚弋仲謁虎，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虎於永和四年殺其太子宣）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爲逆；既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太子世），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向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虎乃加授其爲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弋仲遂與斌等擊梁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更進討餘衆，遂盡滅之。虎因弋仲之功，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蒲洪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上引通鑑卷九十八晉紀二十詳晉書卷一百六姚弋仲傳）

劉后之亂：永和五年（三四九）四月，石虎病甚，乃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尙書事戎昭將軍。反豺爲鎭衞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尙書。皆受遺詔輔政。

先是，石虎於永和四年（三四八）夏，誅其太子宣，九月議立太子時，其太尉張舉進言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虎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衞上）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遵與邃同母鄭氏，前廢邃並廢鄭氏）。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豺旋復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因立劉昭儀子世（時年十歲）爲太子。按劉昭儀，乃前趙主劉曜之幼女安定公主，當石虎擊前趙拔上邽時（今天水縣西南）時，張豺獲之，以其有殊色，納之於虎，虎嬖之，遂生齊公世，今豺以虎老病，一再進言，蓋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己得以輔政。及與遵、斌共同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將不利於太子，乃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劉后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少停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后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復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於是，張豺使弟雄矯詔殺斌，劉后復矯詔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如霍光故事。石虎尋卒，太子世卽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稱制。以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虎卽帝位後諸公復改稱王），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遵等之心，劉氏從之。於是，劉氏與豺遂共專朝政。（同上引）

張豺已得政，欲排除異己者，乃欲與太尉張舉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因密告之。農遂奔廣宗（今河北威縣東二十里），率乞活數萬家保上白（今河北省威縣東），劉氏使張舉統宿衞諸軍圍之。豺復以張離爲鎭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爲己副。時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衞將軍王鸞等，討

梁犢還，遇遵於李城（今河南省溫縣），因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下殿爲嗣，正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衞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遂自李城擧兵趨鄴，傳檄討豺，洛州刺史劉國亦擧洛陽之衆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兵還。遵軍於蕩陰（今河南省湯陰縣西南），戎卒九萬，以石閔爲前鋒，在鄴之耆舊羯士皆踰城而出應之，豺斬之不能禁，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於是，劉氏懼，召張豺入而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遵遂入鄴，執張豺斬之，夷其三族。並廢世自立，罷上白之圍，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以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公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此皆爲是年四月之事。（同上並詳晉書卷一百七石季龍傳）

石沖討石遵：永和五年（三四九）五月，沛王沖鎭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沭堅戍幽州，自帥衆五萬南下，傳檄燕趙，所至雲集，比至常山（今河北省正定縣西南），衆已十餘萬，軍於苑鄉（今河北省任縣東北），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簒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遣王擢以書喻沖，沖不聽。遵乃遣石閔、李農帥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今河北省趙縣南），沖兵大敗，被擒於元氏（今元氏縣），賜死。（同上）

遵已斬沛王冲，帝位漸固。於是石閔進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遣使降晉，趙勢因而益弱。（上引通鑑卷九十八晉紀二十）

二、燕、晉方面

燕國：燕王皝於永和元年（三四五）廢晉年號，自稱十二年，始有獨立之志。至永和四年（三四八），皝有疾，召其世子儁囑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重任，汝其委之，以成吾志。陽士秋（儁左長史陽騖字），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九月皝卒，儁立。以弟交爲左賢王，左長史陽騖爲郎中令，左光祿大夫領司徒錄尚書事蔡謨爲侍中、司徒。明年，（永和五年）夏，晉遣使拜慕容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平州治今熱河省朝陽縣境），大將軍、大單于、燕王。（同上）

東晉：桓溫滅蜀之後，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註），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浩又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導之從子）等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其後東晉一再北伐無功及桓溫之亂，實由浩與昱激成之。

註：晉書卷七十七殷浩傳載：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啓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爲風流談論所宗。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

史。後安西將軍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皆稱疾不就。王濛、謝尙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旋衛將軍褚裒荐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五——一八七、五——一八八、五——一八九、五——一九〇、五——一九一）

一、地理形勢

燕南伐之戰，其主要戰地爲燕山區執之蠮螉塞、盧龍塞、薊城，及中山與鄴城。晉北伐之戰，其主要作戰目標爲許、洛，玆分述此數地形勢如左：

薊城：城在今宛平縣北。春秋戰國時爲燕國。秦并燕置上谷，漁陽二郡。漢初爲燕國，又分置涿郡，旋改燕國爲廣陽郡，更爲廣陽國。東漢省廣陽入上谷，旋復爲廣陽郡。三國魏爲燕郡，晉爲燕國，王浚爲幽州刺史，治此。薊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北方之重要都府。讀史方輿紀要云：「府關山險峻，川澤交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强形，號稱天府。」是也。（上引方輿紀要卷十一）

燕山：山界於今河北熱河兩省間，東自山海關，西迄太行山脈相接，東西延袤數百里，自古爲華夷之限。蘇轍詩：「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燕、趙相攻，燕居於燕山之東北，趙之幽州居於燕山之南，其互相攻擊，必越此山，故此山之險要關隘，成爲兩國必爭之戰場。

蠮螉塞：此塞即今居庸關，在今河北省昌平縣西北。關塞以居庸山（又曰軍都山亦曰薊門關）而得名。此山「層巒疊嶂，奇險天開，爲太行第八陘曰軍都。東漢永平年間，朔騎經軍都，耿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即戰於此地。晉建興中，段匹磾欲擁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是也。關有南北二口。自南口而上，兩山夾峙，巨澗中流，懸崖峭壁，稱爲絕險，道出其上，關城有南北二門，相去四十里。形成薊城北境之險隘。燕分三路攻薊，西路即經由此道。（上引方輿紀要卷十）

盧龍塞：塞在今河北省遷安縣西北。水經注：「濡水（今灤河）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今薊縣治）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今喜峯口），東至青陘（今冷口），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崢之名。」三國時，魏武帝於建安十一年（二〇六）征烏桓，出盧龍塞，即此。此次，慕容儁伐趙，中軍取道於此，焚刊木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紀事功。亦即此道也。（上引水經注卷十四濡水）

臨榆關：關亦曰臨閭關（見唐志），又名山海關，在今河北省撫寧縣東百里。北倚崇山，南臨大海，相距不過數里。關三面皆海，北連陸，實爲險要。燕之東路軍，即經此塞。

以上三關塞，實爲幽州唯一之屏障，燕兵一出三塞，則趙之幽州無保障。但趙除在居庸關置戍外，其餘二塞，皆未置戍，是以燕之中東二路軍，能以長驅直入也。其詳見後。

中山郡：今河北省定縣，春秋時爲鮮虞國，戰國初爲中山國，尋爲魏所併，後又屬趙。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前漢初，置中山郡，景帝改爲中山國。後漢及晉皆因之。讀史方輿紀要云：「（郡）憑鎮冀之肩背，控幽燕之肘腋，關山峻阻，西足以臨雲代；川陸流通，東可以兼瀛海。語其地勢，亦河北之雄郡也。」因其地勢之雄要，故

魏主閔，於此置戍以拒燕，最後魏主閔亦於此地會戰中被擊滅。（上引方輿紀要卷十四）

鄴城：城在今河南省臨漳縣。此地爲漳水下流之沃壤，自戰國之世，魏文侯已大大開闢。及魏武帝與石勒之經營，此地遂爲通都大邑。尤以自西晉洛陽長安破滅後，此地益成爲中原唯一繁盛之都會。鄴有三臺之固（魏武所築），石氏更從而增築之，益足以自固。張賓曾勸石勒定都於此，即原此因。燕王儁因徙都於此，遂盡有河北之地。

許昌、洛陽：東漢建都洛陽。魏武建都許昌，旋徙洛陽，嘗以許昌爲南都。晉亦建都洛陽。故東晉欲恢復中原，必以許、洛爲其作戰之總目標。蓋其能復許、洛，即所以恢復中原也。且許昌爲東下江淮，南臨荊襄，北取鞏洛之中心點，故爲東晉恢復中原之戰略首要目標。（洛陽地勢，已詳於東漢末諸侯討董卓之戰中，茲不贅述。）

二、作戰方略

燕國方面：燕之作戰總方略，仍基於慕容翰之建國方略（已詳前章第二節）。此次南伐趙，即基於此總方略，乘趙之亂而取之。故慕容霸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進軍方面，則謀戰略奇襲，亦即慕容霸所言「東出徒河（今遼寧省錦縣西北），潛趣令支（今河北省遷安縣西），出其不意」是也。至其戰略目標，則如封奕所言：「先取薊城，次取鄴都。」取得鄴都後之定國方針，則爲「宣耀威德，懷撫遺民」以定中原。（上引資治通鑑卷九十八、晉紀二十）

東晉方面：晉之北伐，志在謀復中原，其作戰目標在克復許、洛。但內部由於會稽王昱及殷浩與桓溫之暗鬬，

實無完整之作戰計劃，僅偏師越淮水北上而已。且殷浩既非將才，而為一清談家，且當時士大夫平時豪奢享用，國庫貧乏，士氣頹靡，是以屢次出兵無功。

後趙方面：自石虎卒後，內部禍亂相尋，更無暇顧及纍外之方略。各地所以尚能對抗燕晉之攻者，賴各州郡基於自身權利，而自衛也。

第三節　晉北伐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五——一八七、五——一八八、五——一八九）

晉以內部互相傾軋之故，雖有北伐良機，會稽王昱與殷浩在江東，桓溫在荊州，各不相謀。永和五年（三四九）六月，桓溫欲乘趙之亂出師經略中原，先上疏朝廷，議水陸並進，朝廷不報，溫乃出屯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並遣諸將經營北方。是時，趙揚州刺史王浹卽舉壽春降，朝廷遂遣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

一、第一次北伐

永和五年六月，征北大將軍褚裒（晉書九十三）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泗水之口，在今江蘇省銅山縣東南）。朝議以裒任事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乃於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遂帥衆三萬進趨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獨光祿大夫蔡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

之憂。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才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東晉屢次北伐無功，於蔡謨此語可以見之。（上引通鑑卷九十八晉紀二十詳晉書卷七十七蔡謨傳）

是月，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遣南討大都督李農率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坡（今山東省滕縣東），龕等大敗，全軍覆沒。

八月，褚裒卽被逼退屯廣陵。於是，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已敗還，上疏自貶，詔不許，命還屯京口，解征討都督。尋以吳國內史荀羡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及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以代裒。是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晉，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殆盡。

是月，趙樂平王石苞，又謀帥關右之衆討遵，其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殺光等百餘人。於是，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宣帝弟子濟南王遂之曾孫）率衆自梁州往攻之。時武都氐王楊初亦率兵攻襲趙西城（今甘肅省天水西南）。九月，司馬勳出駱谷（今陝西省盩厔縣西南），破趙長城戍（今盩厔縣西南三十里），壁於懸鈎（今陝西省盩厔縣西南長城戍東，地險固，內控駱谷之口，外通雍豫之境），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趙京兆太守劉秀離迎戰敗死，又拔賀城（今盩厔縣西）。於是，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勳，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趙樂平王苞乃輟攻鄴之謀，使其將麻秋、姚國等將兵拒勳。是時趙主遵乃遣車騎將軍王朗帥精騎二萬，以拒勳爲名，因擒石苞送鄴。勳以兵少。畏王朗兵强，不敢復進。十月，乃棄懸鈎，轉趨宛城，攻拔之，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

是役，褚裒在東奉命大舉北伐，以裒非將才，遭致敗北。桓溫在西以朝廷不許其北伐，僅以偏師相機進取，故無大功。是可知東晉朝政之敗壞也。

二、第二次北伐

㈠後趙禍亂相尋中原大亂：當東晉第一次大舉北伐之後，後趙並未因外患而停止內爭，甚且禍亂益烈。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十月，晉梁州刺史司馬勳拔宛復還於梁州之同時，後趙武興公石閔恃功欲專朝政，後趙主遵不許。先是遵起兵李城時，曾許以事成，立閔爲太子，既而立太子衍；及求朝政又不許，因此遂生嫌隙。是時，石閔已總內外兵權，又自以驍勇，屢立戰功，夏夷宿將皆憚之，乃謀撫循殿中將士，以爲變亂之準備。因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不之疑，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由是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衞將軍王鸞，恐閔爲亂，乃勸遵稍削閔之兵權。閔益怨望，準等又勸遵誅之。是年十一月，遵乃召集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人議於鄭太后前，謀誅閔，鑒等皆贊成之，惟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閔小字）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以誅閔之議不果，既出，卽遣宦者揚環馳以告閔。閔遂刼李農及右衞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執遵於南臺殺之，並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大夫張斐等，迎鑒卽位。

石鑒已卽位，以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是時秦雍流民，以趙亂相率西歸（震按咸和四年，西元三二九年，石虎破劉胤徙氐羌

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八年破石生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亦斬關出奔枋頭。鑒謀內除石閔，外懼蒲洪之逼，乃以計遣之，以洪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十二月，鑒遂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殿中擾亂。鑒懼。僞若不知者，乘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並殺苞以塞責。（上引通鑑卷九十八晉紀二十）

是時，新興王祗（虎之子）鎭襄國，與姚弋仲、蒲洪連兵，移檄中外，以討石閔、李農。閔、農卽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擧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時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及前河東太守石暉等，謀爲祗內應，以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復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石氏禁中署舍之名）挾鑒以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於是，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殺己，乃馳召閔、農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遂攻斬孫伏都等，並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一面使尙書王簡，少府王鬱帥兵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一面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居百里之內者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石閔因此，知胡人不爲己用，遂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因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後趙內亂，演變至此，成爲民族之鬭爭。（同上）

㈡冉魏建國：永和六年（西元三五〇年）正月，趙大將軍石閔欲滅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因更國號曰衞。易姓李氏，改元靑龍。於是，太宰趙庶、太尉張擧、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衞將

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驤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治信都，今河北省冀縣治），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今河北省磁縣西北四十里），張賀度據石瀆（今河南省臨漳縣境），建義將軍段勤（末柸子）據黎陽（今河南省濬縣東北），寧南將軍楊群據桑壁（今河北省平山縣東南），劉國據陽城（今河南省內黃縣東北），段龕（蘭子）據陳留（今河南省陳留縣境），姚弋仲據灄頭（今河北省棗强縣東北），蒲洪據枋頭（今河南省濬縣西南八十里），衆各數萬，皆不附於閔。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人千餘人，朗奔襄國；秋於率衆歸鄴途中，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截擊擒之，以爲軍師將軍。至是，汝陰王琨、張擧及王朗等帥衆七萬轉兵攻鄴以討閔，閔率魏兵千餘迎戰於鄴城之北，閔自操兩刃矛衝擊，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遂帥騎兵三萬，攻張賀度於石瀆。閏正月，衞主鑒密遣宦者爲使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遂馳還廢鑒殺之，並殺石虎二十八孫，盡滅石氏。是時，姚弋仲之子曜武將軍益，武衞將軍若，皆在鄴，乃率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姚弋仲遂率衆自灄頭進擊閔，軍於混橋（今河南省臨漳縣境，故鄴城之東北）；旋謀入關右，轉兵擊蒲洪於枋頭，爲洪所敗，退歸灄頭。是時，鄴城中司徒申鍾等共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乃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復姓冉氏，改元永興，國號大魏（註一）。二月，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胤、明、裕等，皆爲王。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並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但皆不從。是月，燕王儁南伐。（另見本節二。）於是，趙新興王祇亦即皇帝位於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爲相國，

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祗復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弋仲子襄爲驃騎將軍、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兗州牧、略陽公。遂於是年四月，命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上引晉書卷一百七冉閔傳）

是年（西元三五〇年）七月，段龕亦引兵自陳留東據廣固（今山東省益都縣西北八里堯山之陽），自稱齊王。

按龕父蘭與燕王皝戰死於令支，龕代領其衆，因石氏之亂，擁部落南徙。至是再建其國於齊。

當趙王祗遣其汝陰王琨伐魏時，魏主閔又殺其太宰李農及其三子，及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而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好者，可遣軍來也。」晉廷不應，反遣廬江太守袁眞攻魏合肥克之。（同上）

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即陽城）會之。魏遣衞將軍王泰迎擊，大破之，琨兵死者萬餘人，劉國復還繁陽。七月段龕建國曰齊，已如上述。

八月，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等會師昌城（今河北省南樂縣）以攻鄴，閔自將擊之，戰於蒼亭（今南樂縣西三十五里），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於陰安（今河北省清豐縣北），盡俘其衆，於是閔戎卒三十餘萬，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十一月冉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千人配之，蓋此時閔又欲撫納羣胡也。

永和七年（西元三五一年）二月，魏攻襄國百餘日，是時姚弋仲與苻健相爭，各自爲謀（後詳），故趙主祗因是孤危，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而遣太尉張舉乞援於燕（燕是時已都薊），許送傳國璽。又使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

姚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而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並亦遣使於燕，燕王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燕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常煒說燕，燕王儁囚之於龍城。三月，姚襄與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盛拒琨於黃丘（長蘆黃丘當皆在襄國附近，註二），皆敗還，士卒略盡。旋襄、琨及燕兵皆至，冉閔親帥迎戰，襄、琨、綰三面攻之，趙王祗亦出城擊魏兵之後，魏兵大敗，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及將士死者十餘人，閔率十餘騎遁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冉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襄國之圍已解，姚襄還灄頭，燕師亦退。（上引晉書卷百十六姚弋仲傳）

冉閔潛還至鄴，無人知者，鄴中震懼，謂閔已死，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趙王祗復遣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於明光宮，距鄴二十三里。冉閔悉鄴城之衆迎擊，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今山東省館陶縣西南），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四月，劉顯弒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於鄴，趙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主閔遂焚祗首於通衢，拜劉顯爲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於是，石趙之餘燼悉滅。五月，趙兗州刺史劉啓自鄄城降晉。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閔又擊敗之，顯乃還稱帝於襄國。

永和八年春，劉顯攻常山，冉閔自救之，顯大敗，閔追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遂殺顯，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旋遂展開與後燕之戰。

㈢苻秦建國：永和六年（西元三五〇年）閏正月，晉廷以中原大亂，復謀進取，乃以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

軍假節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是月，姚弋仲自灄頭討魏主閔，軍於混橋之際，是時弋仲與蒲洪各有謀據關右之志，於是弋仲轉擧討閔之軍，而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於枋頭，洪迎擊之，大破襄軍，斬首三萬餘級，弋仲退歸灄頭。於是，蒲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右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於是，苻秦之國始建。(引晉書卷百十二苻洪傳)

是年三月，洪軍師將軍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麻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洪世子健收秋斬之。洪中毒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赴晉告喪，且請朝命。(同上)

先是，王朗去長安時，朗留其司馬杜洪據長安，杜洪因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關西夏夷皆應之。是年八月，苻健欲襲取長安，恐杜洪知之，乃轉受趙主祗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安集將軍，戍懷；治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入關之意。繼復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洛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擧兵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其弟輔國將軍雄率兵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率兵

七千自軹關（今河南省濟源縣西）入，自率大軍隨雄自河南繼進。臨行，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旣濟盟津，乃焚橋示無還心。杜洪聞之，以張琚弟先爲征虜將軍，率兵萬三千人守潼關之北。苻雄至（晉書卷一百十二有傳），卽擊破之，張先大敗還軍長安。杜洪復悉擧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率所部降於健。於是，健遣苻菁進略渭北之地，杜洪所屬屯高陵（今陝西高陵縣西一里）之氐酋毛受，屯好畤（今乾縣東十里）之徐磋，屯黃白（今三原縣西南）之羌酋白犢等，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壁皆降。苻菁、魚遵所過城邑，亦無不降附。因此，杜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苻菁與張先戰於渭北，破擒之，三輔郡縣堡北壁皆降。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逃奔司竹（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十一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至建康獻捷，並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獨趙涼州刺史石寧據上邽（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於是，自關以西，悉爲苻氏所有。

永和七年（西元三五一年）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旣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遂卽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强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覿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相爲汝南公；廋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軍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爲衞大將軍、平昌公，宿衞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健之舅）爲尙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强平（后弟）爲太傅，段純爲太保，氐酋呂婆樓爲散騎常侍

。健又分遣使者問民間疾苦，搜羅俊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趙修長安宮殿，亦有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關西大安。（上引通鑑卷九十九晉紀二十一詳晉書苻健傳）

是年四月，晉梁州刺史司馬勳欲與健爭關中，帥步騎三萬自南鄭出五丈原（今陝西省郿縣西南），秦王健迎擊之，戰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正月，健遂稱帝。

㈣第二次北伐：永和六年（三五〇年）閏正月十八日，東晉已以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又以蒲洪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欲乘後趙大亂再擧兵北伐，已如前述。旋以苻洪自稱三秦王，及洪卒，子健立；健又因中原形勢，反復無常，故殷浩北伐之擧，遲疑不敢發。及苻健進據長安（永和六年十月），燕與姚弋仲救趙王祇，解襄國之圍，魏主冉閔大敗。永和七年（西元三五一年）三月，趙兗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降（永和七年五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荆州刺史樂弘，豫州牧張遇等，以廩丘（今山東省范縣東南）許昌等諸城來降，魏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魏洛州刺史鄭系，以其地來降；而燕王儁亦擧兵攻魏中山之時（皆在永和七年八月），晉朝廷與殷浩猶不敢發動北伐之師。桓溫自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上表請擧師北伐，朝廷不報之後，因知朝廷杖殷浩之名望以抗己，甚忿之。於是桓溫與朝廷形成對立之勢，溫所統八州士衆資調，亦不爲國用。至是，溫復屢求北伐，詔書仍不聽。永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乃憤而上表，將擧兵以向朝廷，率兵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於是，晉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之。會稽王昱乃致書於溫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擧，衆人所駭，遊聲噂嗒（聚語也）

，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鎭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乃上疏致謝，回軍還鎭。東晉一場即將爆發之內戰，於焉以息。（同下）

永和八年（西元三五二年）春，殷浩等猶把持軍政，阻桓溫北伐，羣情爲之譁然。於是尙書左丞孔嚴言於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鎭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遂上疏請自將北伐，北出許洛。詔許之。於是，以安西將軍謝尙，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但謝尙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並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今河南省開封縣西北），因此浩軍不能進。三月，浩乃命荀羨鎭淮陰，尋加羨督青州諸軍事領兗州刺史，進鎭下邳。（以上皆引資法通鑑卷九十九晉紀）

是月，姚弋仲病，謂其諸子（弋仲有子四十二人）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遂卒。其子襄密不發喪，即帥戶六萬南走，攻魏之陽平、元城、發干（陽平今山東省館陶縣西南。元城，今大名縣。發干，今山東省堂邑縣西南）皆陷之。遂屯兵碻磝津（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太原薛瓚、略陽權翼爲參軍。然後沿濟水北岸西進，欲攻取秦之河內（苻健入關時，留趙俱等守河內），戰敗，亡三萬餘戶，於是南走滎陽，始爲弋仲發喪。又欲西

進與秦將高昌、李歷等戰於蒯田（滎陽洛陽間），又敗，尹赤降秦，秦以赤爲幷州刺史鎭蒲坂。於是，襄遂南奔歸晉，送其五弟爲質。晉乃使襄屯譙城（今河南省夏邑縣北），襄單騎渡淮至壽春見謝尙。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上引晉書卷百十六姚弋仲傳）

是年六月，謝尙與姚襄攻張遇於許昌，是時秦主健使其丞相東海王雄與衞大將軍平昌王菁，乘中原之亂，略地關東，因帥步騎二萬救遇，尙等與戰於潁水之誡橋（許昌西），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尙奔北還壽春，襄棄輜重掩護謝尙至芍陂（今安徽省壽縣南），尙乃以圖許洛之事付襄。謝尙以此役之敗，降號建威將軍。殷浩聞尙敗，亦自泗口退屯壽春。七月，秦丞相雄乃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其右衞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鎭許昌，於是許洛悉爲秦地。是時，晉遣戴施自枋頭入鄴助魏拒燕，鄴陷，戴施退還倉坦，謝尙自枋頭迎傳國璽還健康，詳見本節二。八月，桓溫使司馬勳助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斬之。

三、第三次北伐——與燕秦爭中原

殷浩第一次北伐已無功，復謀再興。於是，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

宇宙雖廣，何所自容?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擧，謀之未晚，若（此）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叢而已。願殿下蹔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昱、浩皆不服。（上引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

九月，殷浩以軍興資費浩繁，乃廢學校，罷遣大學生徒（元帝建武元年始立太學），並即進屯泗口，而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今河南省滎陽縣西北），滎陽太守劉遯據倉垣，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疁田千餘頃，爲進取之計。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自壽春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今河南省陝縣）。是月，徵謝尚爲給事中戍石頭，殷浩自泗口移鎭壽春。

永和九年（三五三）九月，姚襄在歷陽（今安徽省和縣），以燕、秦方强，未可北伐，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以爲後擧之計。殷浩在壽春畏襄强盛不能制，乃囚襄諸弟，並屢遣刺客刺襄，刺客皆以情告襄。是時，會安北將軍魏統卒，統弟憬代領其衆，浩因潛遣憬率兵五千襲襄，襄破斬憬幷其衆。浩因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台（今河南省商邱縣），並遣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偵探之，襄益疑懼。

十月，浩聞長安張遇作亂（註三），秦主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爲梁安等事已成（註四），乃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爲復故都之計，遂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

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今安徽省蒙城縣北），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今河南省夏邑縣北）。襄斬獲萬餘，悉收其資杖，使兄益守山桑，驅兵復趨淮南。十一月殷浩復遣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於山桑，姚襄自淮南還擊之，啓、彬之皆敗死。襄復南趨芍陂。十二月，姚襄渡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至建康，罪狀殷浩，並自陳謝。晉朝廷乃即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鎭歷陽以防姚襄。永和十年正月，故魏降將周成亦反，自宛襲洛陽，河南太守戴施奔於鮪渚（今河南省鞏縣北）以避之。於是，征西將軍桓溫，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皆盡，朝野怨之，亦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晉朝廷始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今浙江省衢縣境）。自此內外大權，遂盡歸於溫。

按殷浩少與桓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久之，溫謂其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因欲以浩爲尙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又慮有謬，因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由是，溫大怒，遂絕，永和十二年浩卒（上引晉書卷七十七殷浩傳）

註一：資治通鑑卷九十八東晉永和六年載：「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石虎之孫也。父瞻，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令虎子之。」（詳晉書卷一百七冉閔傳）

註二：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長蘆縣，在今河北省滄縣治。長蘆鎭，在今河北省青縣南七十里。」震按趙石琨自信都（今冀縣治），姚襄自濡頭（今棗强縣東北）救襄國（今邢台縣西南），則長蘆、黃丘，當在襄國之東北附近地區，而不至於在今滄縣或青縣地區也。

註三：晉書卷一百十二苻健傳，及資治通鑑卷九十九永和九年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秦主健納張遇繼母韓

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恥之，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諸將，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七月，遇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約晃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持起池陽（今涇陽縣西北），劉珍、夏侯顯起於鄠（今鄠縣北），喬秉起於雍（今寶鷄縣南），胡陽赤起司竹（今盩厔縣東南），呼延毒起灞城（今長安縣東），衆數萬人，各遣使來（向晉）請兵。十一月，秦丞相雄克池陽，斬孔持，十二月清河王法、苻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永和十年正月，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灞城，依呼延毒。」關中之亂，始稍定。

註四：晉書卷七十七殷浩傳及資治通鑑卷九十九永和九年載：殷浩出師北伐「師次壽陽（今安徽省壽縣），潛遣人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遂以爲安等事已成。」

第四節　燕伐趙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五—一九〇、五—一九一）

一、伐趙謀議與準備

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五月，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以後趙主石虎死後，內亂相尋，乃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其北平太守孫

輿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雋以新遭大喪（皝卒），不許。覇復馳赴龍城言於雋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幷恐更爲後患。」雋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今河北省樂亭縣東北），兵强糧足（石虎謀伐燕時，自海運屯糧於此）。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今河北省遷安縣西北），盧龍山徑險狹（見戰地形勢），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覇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今遼寧省錦縣西北），潛趣令支（今遷安縣西），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强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呑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强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廆謚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見諸將皆欲乘趙亂出兵，衆心一致，乃從之。卽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許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鶩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覇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又遣使至凉州，約張重華夾攻趙。（上引通鑑卷九十八要紀二十）

二、第一階段攻薊之戰——伐趙

永和六年（三五〇）二月，趙王儁遂乘趙大將軍石閔滅石氏之迹、而改號曰衞、後趙大亂之際，自帥三軍南伐，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將中道，出盧龍塞。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又命慕輿泥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於是，南伐之師開始向趙進擊。

是月，慕容霸軍至三陘（今河北省撫寧縣矛石山），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樂安遁走，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燕徒河都尉孫泳遂急入樂安，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至，乃盡收樂安、北平（今遵化，玉田縣界）兵糧，與慕容儁會於臨渠（今三河縣東南）。三月，燕軍至無終（今薊縣治），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今北平西），與鄧恆退保魯口（今河北省饒陽縣南）。三月初五日，儁遂攻拔薊城，擒王佗斬之。儁欲盡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儁從之。燕遂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軍乃乘勝南下，至范陽（今河北省涿縣），趙范陽郡太守李產欲拒守，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產爲太守，以弟慕容宜爲代郡城郎，孫泳爲廣寧太守（治今察哈爾宣化縣西北），悉置幽州郡縣守宰，遂盡有幽州之地。（上引晉書卷一百十慕容儁傳）

是月二十四日，燕王儁乃使中部俟釐（鮮卑部帥）與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諸軍繼續進擊鄧恆於魯口，以慕容霸爲前鋒，軍至清梁（今河北省清苑縣西南），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突入霸幕下，霸起奮擊，殺十餘人，早不能進。於是，燕軍獲得戰鬪準備之時間，燕王儁與內史李洪率軍出營外，屯於高冢上，慕輿根率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儁所居之處）直前助霸擊早，李洪復整騎隊助之，早因敗退，燕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

所從士卒死亡略盡，儁遂還薊。蓋此役燕軍被夜襲，極爲危殆，雖幸而獲勝，但見趙軍甚銳，而姚弋仲統兵數萬在灄頭，苻洪師衆數萬屯枋頭，因慮不易驟勝；且此際趙主祇正與魏主閔對峙，戰勢急亟，而姚弋仲與苻洪又謀入關，互相衝突，乃欲待二敵相攻疲弊之際，而取之也。果爾，自四月至八月，趙魏相攻日亟，苻健又已統衆入關（均已詳本節上款），九月燕王儁乃復引兵南下，進略冀州之地，而取章武（今河北省大城縣等地）、河間（今河間縣等地）；又遣慕容評略勃海（今滄縣等地），盡取幽冀二州間之地而安撫之，遂以評爲章武太守，封裕爲河間太守，以降將賈堅（註）爲樂陵太守，治高城（今鹽山縣境）。燕王儁遂復還薊。

永和七年（三五一）二月魏主閔圍攻趙主祇於襄國，祇乞援於燕及姚弋仲，燕王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救之，閔解圍而退（其詳已見本節上文），直至是年夏，趙王祇爲其將劉顯所弒，顯自稱帝於襄國，趙乃陷於崩潰之境。八月，燕王儁始再大擧南下，遣慕容恪攻魏中山（今河北省定縣），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軍至中山，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遂越而過之，南略常山（今正定縣西南），軍於九門（今正定縣西南），魏趙郡（治今趙縣）太守遼西李邽擧郡降，恪厚撫之，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如故，儁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中山遂定。慕容評至南安（失考，似在今饒陽縣東北），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而還。是時烏桓大人庫傉官偉亦自上黨（今山西省潞城縣東北）降燕。於是，遂展開攻魏之戰。

三、第二階段攻鄴之戰——伐魏

永和八年（三五二）春，魏主閔已克襄國，因連年作戰，軍中乏糧，乃使其軍就食於中山、常山諸郡縣，亦以

防燕軍南下也。是時，趙立義將軍段勤，猶聚胡羯萬餘人據繹幕（今山東省平原縣西北），自稱趙帝。於是，燕王雋開始四度南伐，四月初五日以慕容恪等攻魏，慕容霸等攻勤，而以魏之鄴都爲進軍目標。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其弟思聰卽舉城降。

魏主閔聞燕軍南伐，卽欲舉兵迎戰，其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墮，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雋，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於是，閔首先舉兵攻燕之中山，軍至安喜（今河北省定縣東三十里），慕容恪迎擊之，閔之所統多步兵與恪所統皆騎兵戰，不利於平地，乃引軍轉趨常山，欲於太行山麓叢林之地與燕軍決戰。恪引兵追之，及於魏昌（今河北省無極縣東北）之廉台（今無極縣境），與魏兵十戰，燕兵皆不勝。因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軍憚之，及對陣間慕容恪巡陣，乃謂其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欲移陣於林中，以利其步騎聯合與燕騎兵決戰。魏軍正於移動間，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軍果追燕輕騎於平地，恪乃分軍爲三部，集中主力爲中陣，又選鮮卑兵善射者五千人爲方陣，排列於中陣之前方，用鐵鎖連馬，以防魏軍之突破。各以一部騎兵爲兩翼，準備包圍魏軍而殲之。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果恃勇乘其千里馬朱龍左操兩刃矛，右執鈎戟，引兵突陣，燕兵所當輒破，斬首三百餘級。閔望見燕軍大幢，知爲中軍，乃直前衝擊之。於是，燕兩翼騎兵包圍而進夾擊之，魏軍大敗，燕軍遂圍之數重。閔突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因爲燕之追兵所擒，送於龍城斬之。於是，魏之全軍被殲，獨閔子操，得逃於魯口。（上引通鑑卷九十九晉紀二十一）

是役也，燕軍損失亦重，故燕王儁於魏昌會戰後，即令慕容恪回鎮中山，而於四月二十五日另令慕容評與中尉侯龕將精騎萬人攻鄴。五月初二日，燕王又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眞等將步騎二萬助評攻鄴。初五日評等至鄴，魏大將軍蔣幹與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與弟崇率胡騎三千西奔晉陽。旋鄴城中乏糧，人相食，故趙時之宮人，被食略盡。於是，蔣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於晉，並請救於謝尙（尙時鎮壽春）。當謝尙於是年二月進屯壽春時，曾遣河南太守戴施自倉垣進據枋頭，及蔣幹求救，施乃自倉垣進屯棘津（今河南省延津縣東北），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乃使繆嵩白幹，幹疑尙不能救，遲疑未決。六月，戴施乃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台，並紿得傳國璽送枋頭。是月初六日，蔣幹乃將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僅得脫走入城。時謝尙正與趙前豫州刺史張遇戰於許昌，實無力救鄴也。七月，王午以魏敗，時鄧恆已卒，午乃自稱安國王。八月十一日，燕王儁又使慕容恪、封奕，陽騖攻午，午閉城自守（時姚弋仲已卒，子襄與秦戰敗於河內，已歸晉——詳見本節上款），送冉操於燕軍，燕軍乃掠其禾稼而還。是月十三日，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追而下，奔於倉垣，燕遂克鄴城，由慕容評鎮之。是年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皆遣使降於燕。十一月，燕王儁遂稱帝，以國相封奕爲太尉，左長史陽騖爲尙書令，右司馬皇甫眞爲尙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悕爲右僕射，其餘文武百官，皆有拜授。於是，天下遂形成晉、秦、燕三國對峙之勢。

註：資治通鑑卷九十八永和六年載：賈堅，勃海人。少尙氣節，仕趙爲殿中督。趙亡，堅棄魏主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燕慕容評徇勃海時，堅拒之，爲評所擒，燕王儁用爲樂陵太守。

第五節 申論

後趙方面：後趙石勒自西晉懷帝永嘉六年（西元三一二年）據襄國，至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西元三一九年）稱趙王，史稱後趙。於東晉成帝咸和四年（西元三二九年）滅前趙而統一中原後，明年勒遂稱帝。咸和八年石勒卒後，石虎篡立，至東晉穆帝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石虎卒，國遂大亂，至永和七年後趙最後一主祇被弒，後趙完全傾覆。綜計凡歷三十四年。在此三十四年中，全盛時期凡二十年，經兩年之亂而滅亡。

綜觀後趙興亡之原因如下：

一、西晉自八王之亂後，中原已失去社會安定力之中心，加以社會毀喪無餘，復經漢趙數年之蹂躪摧殘，中原人民，流離失所，四散逃亡者甚衆。石勒在中原喪亂之餘，據襄國以爲基業，用晉遺士張賓等之賢佐，撫安百姓，廣聚積儲，建國之基業遂定。

二、石勒起自奴僕，雖缺乏文化教養，然其武略與統御之才能，在當時之豪傑中，實無出其右者，加以智略優越之張賓爲輔佐，遂如虎添翼矣。是以其建都襄國後，南征北伐，東攻西取，所向無敵。石勒在此等武功顯赫之後，威望已崇，遂取代爲中原社會安定力之中心。

三、石勒於征伐過程中，每克一地，即將其民移徙襄國地區，獎勵農桑，然後又逐漸將邊境之民，移殖於冀、司、兗、豫諸中心地區。蓋自三國以降，禍亂相尋，中國人口，日漸稀少，至晉八王之亂後爲尤甚（註）。當時人民與糧食二者，即爲戰力之最大潛能。石勒由於此等措施，故其力量與日俱增。

四、軍隊選鋒編組。後趙另一戰勢攻取之術，爲選練將士。如「龍騰」（高力）之士，皆選武孔有力，能一以當十勇壯之士，由猛將帥之，並配以良馬，精良甲兵，編成衝鋒陷陣之軍。故能縱橫當世，所向輒破。石勒、石虎、石閔（冉閔）等使用此等精兵之戰術，概爲採取「迅速之行軍機動」以「奇襲」敵人。如石勒襲王浚於幽州，及進兵洛陽擊劉曜，石虎之襲秦州，破朔方等，皆卽採用此種戰術。次爲「突破」與「側擊」。如石勒與劉曜在洛陽會戰，以主力行側擊，遂使劉曜全軍潰滅而被擒。但石氏使用此等軍隊與戰術，有二大剋星，㈠頓兵堅城之下。如石虎敗於棘城，石閔敗於襄國。㈡突破戰遭遇敵之兩翼包圍，如冉閔在常山與慕容恪會戰是也。

五、至於其滅亡原因，則有五：㈠統治時間短暫，根基不固。㈡人才凋謝，禍亂相繼。㈢後趙之武力成份複雜——當時後趙之武力，乃由羯種、胡人、羌人、華人所組合。一旦失其控御，遂立成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局。㈣燕人、晉人、從而棄之。㈤棘城之戰敗，馬匹損耗極鉅，此後已無力組成騎兵大集團以作戰。後趙在此內外進逼之下，遂陷於滅亡。

東晉方面：東晉自元帝司馬睿建國江左後，鑑於西晉惠帝八王之亂，卽定有一種國策，卽固皇室抑藩鎮是也。東晉在此種已定國策之下，凡藩鎮立大功，威望足以震朝廷者，卽壓抑之。因此之故，王敦以功高震主之威，抑之不成遂釀內亂。桓溫滅蜀之後，朝廷忌其威名，乃用殷浩以抗衡之，因成嫌隙，東西儼如兩國。東晉既不許桓溫北伐，殷浩又非其才；夫總東晉之全力，猶恐不易奏北伐之功，況又自分其爲兩相拒斥之力量，則其北伐之無成，固不待智者已可預卜矣。

尤有進者，以東晉國力之弱劣，欲恢復中原，應利用後趙統治下種族複雜之形勢，善「因勢而利導之」，用「策反」「用敵」之方略，乘後趙崩潰之勢而瓦解之，並以壯大自己。但殷浩對姚襄處置之拙劣，本已「化敵為友」者，反而變為「化友為敵」，遂使其本已無成功希望之北伐（其詳，可於蔡謨、孔嚴、王羲之等之言中見之），一敗塗地於與姚襄之戰中。是故殷浩不僅缺乏戰將之才略，且全無縱橫捭闔的統帥之才能，僅具清談之虛名而已。如此，安得不敗？

其次，謝尚之對張遇亦然。當時東晉執政柄之會稽王昱及殷浩，對當時中原之政治軍事形勢，皆缺乏深謀遠慮之整然策劃與指導，而祇由其任方面之將，各自為之。此又安得不敗？

燕國方面：燕自慕容廆於西晉惠帝元康四年（西元二九四年），自徒河之青山徙居大棘城後，華化漸深，如廆傳所言「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及西晉二京傾覆，中原大亂，幽冀淪陷之時，獨「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因為流民立郡，又「推舉賢才，委以庶政。」大量任用晉之士人。又立東庠，學儒學，其子皝因以「尚經學，善天文」，其孫雋則「善屬文，雅長辭賦。」其他子孫如慕容翰、慕容垂等，皆以文武才略冠絕一時。蓋燕原為鮮卑之游牧部族，野蠻悍勇成性，自吸收華夏文化後，於是以其雄健之族性，沐以華夏之文明，遂能使文武才略兼備之人才輩出，以逐鹿於中原。至於後趙衰敗之後之時代中，用兵方略較具研究價值者，亦唯燕國南伐之行動。如其自徒河之襲樂安；及取薊後之相機南伐等，（其克薊後之戰略指導，頗能適合情勢而富有彈性），在戰略戰術上均有可供研究者。故能以小敵大，以弱滅強也。（上引晉書卷一百八慕容廆傳）

註：震根據晉書地理志，三國志魏紀，三國志注及晉書苻堅諸書記載：東漢桓帝時，中國人口總數尚有五千六

百餘萬口。至三國魏景元四年，吳赤烏五年之時代中，則魏蜀吳三國之總人數，僅有七百七十餘萬口。至晉武帝太康初年，人口總數又復升爲一千六百餘萬口。但經八王之亂，兩京傾覆之大亂後，其總人數已不可查考，依判斷可能已少於三國時代之總人口數。

第八章　桓溫北伐——伐秦伐燕之戰（附圖五——一九二，五——一九三，五——一九四）

一、永和十年（西元三五四）三月桓溫自江陵伐秦，與司馬勳自南鄭出子午谷，共向長安進攻。四月，軍至灞上，六月初敗還。
二、太和四年（西元三六九）三月伐燕，九月大敗而還。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五——一九二

燕國方面：永和八年（西元三五二年）十一月，燕王儁已稱帝於薊，時適晉使至燕，燕王儁乃謂使者曰：「汝還白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蓋是年六月，晉河南太守戴施曾入鄴助魏太子智大將軍蔣幹守三臺以拒燕軍時，在軍事上燕晉已發生戰事（是年八月燕克鄴城），至是燕王稱帝（史稱前燕），遂與東晉南北對峙，成爲敵國。

燕王儁稱帝之後乃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龍城、今熱河省朝陽縣），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尙書，專任留守事。至明年永和九年二月，燕王儁乃立其妃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從此，燕遂乘東晉之弱，積極準備南下，而展開燕晉爭奪河南之戰。

秦國方面：永和八年正月，秦王苻健在建安已稱帝號，以太子萇爲皇太子。是年夏秋之間，晉謝尙、姚襄攻

趙故豫州牧張遇（其降晉秦已見前）於許昌時，秦帝健亦即乘機遣其丞相東海王苻雄，衞大將平昌王苻菁，進略關東之地，帥步騎兵二萬以救張遇，大破謝尙姚襄等軍（已詳前章），秦因盡有陳、潁、許、洛之地，並徙當地民五萬餘戶於關中，而以衞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鎭許昌。施秦晉遂又展開爭奪許洛之戰。

涼州方面：永和九年二月，涼州西平公張重華以魏秦州刺史王擢爲秦所攻來奔，而擧兵功秦，但爲秦將苻雄苻菁所擊大敗　秦遂以苻願爲秦州刺史，據有上邽之地（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是年（十一月，張重華卒，其世子曜靈年僅十歲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嬖臣趙長因矯重華遺令，以重華庶兄長寧侯祚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乃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冲幼，請立長寧侯祚。時祚已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因許之。乃廢張曜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明年，永和十年正月，張祚遂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於是，涼州自西晉愍帝建興二年（西元三一四年）張軌牧涼州以來（軌於惠帝元年——西元三〇一年，爲涼州刺史），雖僅名義上爲晉之屬州，實際下形同獨立之國，至此則名實均成獨立之國矣。

東晉方面：自永和十年正月，殷浩被廢黜後，東晉內外大權遂盡歸於桓溫之手。是時，秦適遭張遇之亂（均已詳前章）關中震動，於是桓溫乃首先展開伐秦之戰。旋又乘燕之內亂，又展開伐燕之戰。

第二節　戰地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五—一九三，五—一九四）

秦晉間之地理形勢：秦都長安。長安東南有藍田關，爲自武關越秦嶺進入長安之鎖鑰，關之東南有上洛、武關、紫荆關諸要地。當時之苻秦與東晉，大概以武關、紫荆與晉之南鄉（今淅川縣）爲鄰。晉當時以江陵、襄陽爲西方之重鎭，桓溫伐秦乃自襄陽水陸俱進。在南鄉集中後，進攻武關、上洛、藍田而至白鹿原（長安東）其水運補給末站，則爲南鄉。自南鄉而西北行，須越秦嶺山脈，故桓溫軍入藍田關之後，即有糧食不繼之虞。

晉梁州刺史司馬勳鎭漢中，桓溫使之循子午谷（今陝西省洋縣至長安西南之秦嶺谷道，其詳已見三國時代魏滅蜀之戰），襲秦都長安之背。故是役桓溫之進軍，在形勢上成爲一種鉗攻。

燕晉間之地理形勢：在桓溫伐燕前之兩國態勢，大概爲晉之琅邪（今山東省臨沂縣）、燕之高平（今鄒縣西南），經泗水、汶水、濟水（今黃河）爲境。在淮、漢二水間，則以今之安徽亳縣、河南沈邱、新蔡亘南陽之線爲境。在淮河方面，晉以壽春（今壽縣）爲重鎭；在泗水方面，則以下邳（今邳縣東）、彭城（今銅山縣）爲重鎭。當燕克鄴都時，晉乘機取得高平（今山東金鄉縣西北）、鉅野等地，並據金鄉鉅野間諸丘陵地，以爲禦燕之前進據點。桓溫此次伐燕，初則使豫州刺史袁眞沿渦河而上，令鑿渦水上流以通汴水而入濟水，因袁眞不能完成任務，乃在山陽（今江蘇淮安縣）集軍後溯泗水進至鉅野，然後鑿鉅野澤以通濟水，循濟水而入河，至於枋頭（今河南省濬縣西南）。此種廻遠之進軍，乃桓溫重視後方漕運之故也。

第三節　桓溫伐秦之戰（參看附圖五——一九三）

一、伐秦作戰經過

東晉穆帝永和十年（西元三五四年）三月，乙丑十八日（通鑑載二月、震按二月無乙丑日）桓溫出師伐秦，進擊盤據今陝西境內之前秦。率步騎四萬，自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出發，水軍自襄陽（今湖北省襄陽縣）溯漢水入均口（今湖北省光化縣境）以指南鄉（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南），於是步騎集中自淅川（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向武關進擊。（震按其水軍似在淅川建立水陸轉運站以給軍實）又派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軍自漢中出子午道（今陝西省長安與洋縣間），以攻秦人之背。是月，桓溫別將攻上洛（今陝西省商縣）破之，獲秦荊州刺史郭敬後進擊青泥（今陝西省藍田縣南）又破之。是時司馬勳亦已進擾長安之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亦攻陳倉（寶鷄縣東）以應溫。

於是，秦主苻健。遣太子萇，丞相苻雄，淮南苻生，平昌王苻青，北平王苻碩等，帥衆五萬，屯嶢柳愁思堆（今藍田縣東南）以拒溫。四月己亥二十二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苻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軍將士甚衆，溫督軍力戰，破之，秦兵大敗，溫弟桓沖乘乘勝追擊與苻雄戰於白鹿原（今驪山西灞水之東霸橋之南），雄軍又敗，秦遂利用灞水滻水（今滻谷水）以禦溫。桓溫率主力軍進至灞上（即白鹿原）時，秦苻萇等，屯軍長安城南以禦之，秦主苻健率老弱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長安外城內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苻萇合兵以拒溫。是時司馬勳之軍被秦丞相雄率騎七千馳襲之，勳退屯女媧堡（今陝西省盩厔縣西南），乃轉兵助王擢攻陳倉。

桓溫軍次灞上，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人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涕

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是時桓溫之軍雖進展甚速，但以後方運道艱難，軍食不繼，是以在四月末主力軍進抵灞水東岸，一以阻於灞滻二水，二以四萬疲憊之軍對秦八萬之衆，三以司馬勳已敗，遂不敢輕進，而屯軍灞上。五月，王擢拔陳倉。是時華山隱士王猛謁溫，猛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重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不敢以軍中乏糧實情見告也），而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以軍諮祭酒。溫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溫渡灞水進逼長安，溫亦不從。是時，溫欲待秦麥熟以爲糧，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於是，苻雄反擊溫於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溫乃於六月初一日徙關中三千餘戶民而歸。呼延毒帥一萬，亦從溫還。桓溫又欲加王猛高官督護，以與俱還，猛走辭之，後遂爲秦相。

當桓溫軍撤退時，秦主健一面命苻萇等，隨溫追擊。一面命苻雄攻擊王擢、司馬勳於陳倉。溫軍比至潼關（今陝西省潼關），屢爲秦兵所挫敗，失亡以萬數，遂東走洛陽撤退。秦兵追至宜陽，乃以其光祿大夫趙俱爲洛陽刺史鎭宜陽以守之。苻雄救陳倉，擊破王擢等，司馬勳敗還漢中，擢奔略陽（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南），雄遂攻喬秉（涼州將）於雍，雄卒。七月苻萇攻雍。八月破之，斬喬秉，於是關中悉平。溫則於九月還抵襄陽。此一戰役，自溫出師至撤退前後不及三個月。（上引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

二、戰後概況

燕晉方面：永和十月正月冉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據了，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今鞏縣北）。是年三

月，當桓溫出師伐秦時，燕衞將軍慕容恪攻魯口拔之，呂護奔野王（今河南沁陽縣）後請降於燕，燕以護爲河內太守（呂護王午將，王午守魯口，已見前。永和八年閏十月，王午爲其將秦興所殺，呂護又殺興，自稱安國王）。是月，姚襄於盱眙亦遣使降燕（姚襄事已見前），燕主儁遂以慕容評爲鎭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鎭洛水。以慕容彊爲前鋒都督，督荆徐二州沿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大河之南）蓋燕欲乘河南此種混亂情勢而南下也。永和十一年五月，姚襄北走，攻晉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今河南省杞縣），會季卒，襄遂進據許昌。是年十月，晉以豫州刺史謝尙督並冀幽三州，自歷陽（今安徽省和縣）進據壽春，十一月燕太原王慕容恪攻齊，晉鎭北將軍段龕戰敗，（段龕降晉已見前）退守廣固，恪進圍之一年，晉徐州刺史荀羨兵至琅邪（今山東省之臨沂縣北），不敢進救，龕遂降於燕。十二年五月，姚襄仍圖入關，乃自許昌攻周成於洛陽，逾月不克，襄長史王亮勸襄不可頓兵堅城之下，襄不從。七月，桓溫遣督護高武進據魯陽（今河南省之魯山縣），並命輔國將軍戴施在河上等待大軍到達一同進取。八月初六日，溫帥大兵至伊水（洛陽城南），襄拒水而戰，溫結陣而前，披甲督戰，大破襄軍。襄帥數千騎，敗走洛陽北山，渡河走平陽，據襄陵（今山西省襄陵縣東十五里）。於是，周成出城降於溫，溫遂修復諸陵，各置陵令，然後鎭西將軍謝尙都督司州諸軍事，鎭洛陽；以尙未至，乃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之，徙降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於是，晉之疆域遂自今山東省臨沂經泰安而西，沿今黃河至洛陽與燕接境。燕主儁於明年（晉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年）十一月自薊遷都於鄴，遂展開與晉爭奪河南之戰（詳見次章）

秦涼方面：健苻之弟苻雄卒於攻雍之時，健乃以其子堅襲爵爲東海王（後苻堅統一中原，另詳次章）。健賞

拒溫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爲司空。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講善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儒士。由是，秦人悅之。

先是，桓溫伐秦時，王擢遣使告涼王祚，言「溫善用兵，其志難測」。祚懼，又畏之叛己，乃遣人刺之；事泄，祚益懼；因大發兵聲言東伐，實欲西保敦煌，會溫退而止。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率兵三千擊擢於略陽，破之。永和十年十一月，擢遂率衆降秦，秦主健以擢爲尚書，另以上將軍啖鐵爲秦州刺史，又以其叔父武都王苻安爲并州刺史，鎭蒲阪。

永和十一年六月，秦主健寢疾，其太尉平昌公菁勒兵入東宮，欲殺太子生（太子萇於拒溫時中流矢，於是年十月卒）而自立，事敗被殺。健以武都王安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遂召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旋健卒，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太子生卽位，改元壽光，尊母强氏爲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安女）。生卽位數月，卽殺梁后及大臣段純，毛貴（后舅）、梁安、梁楞，繼又殺雷弱兒、王墮及魚遵等，而封其素所善衞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鎭蒲阪，魏王廋爲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陝城。（上引通鑑卷一百晉紀二十二）

永和十二年二月，晉遣將軍劉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於盧氏（今河南省盧氏），燕亦遣將軍慕輿長卿入軹關（今河南濟源縣西）攻秦幽州刺史强哲于裴氏堡（今垣曲縣境）。此役，晉燕皆敗，燕將長卿被擒。

明年——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年）四月姚襄在襄陵欲圖關中（姚襄事已見前）遂自北屈（今山西省石樓縣北

）進屯杏城（今陝西省黃陵縣西南），而遣其從兄輔國將軍姚蘭趨敷城（今鄜縣），兄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胡，羌胡又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將苻飛龍擊蘭擒之；姚襄引兵進據黃落（今陝西同官縣南）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及建節將軍鄧羌等，將萬五千騎以禦之姚襄堅壁不戰。五月鄧羌帥騎三千，壓襄壘門而陣，襄怒悉衆出擊，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今三原縣東北）羌回騎擊之，黃眉等率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黧眉騧蹶倒，秦兵因擒而斬之，襄弟萇遂帥衆降秦。黃眉等還長安，生不之賞，黃眉因謀殺生，事覺被誅。是年六月，秦主生以暴虐無道，中外離心，爲東海王堅所弒，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嗣後秦因苻堅之明，與王猛之賢能輔佐，遂滅燕而統一中原。其事另詳次章。

涼州張祚自永和十年正月稱王後淫虐無道，上下怨憤。永和十一年七月，祚慮河州刺史張瓘之强，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今甘肅省臨夏縣），言另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瓘。瓘聞祚出兵來襲，乃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即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追躡之，姑臧震恐（今甘肅省武威縣治）。時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及兄胤（在姑臧）與祚有隙，八月混乃與弟澄西走，收衆萬餘以應瓘。張祚乃殺曜靈，並欲收張瓘弟琚子嵩殺之。閏八月，瓘軍至姑臧，宋混軍於武始大澤（今甘肅省武威縣近郊）。琚、嵩在城內，乃募市人數百開西門納混兵，祚遂爲亂兵所殺。瓘乃擁立涼武侯玄靚（時年七歲）爲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爲尚書僕射。至永和十二年二月，秦遣使說張瓘，瓘畏秦之强，乃稱藩於秦，秦主生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第四節　桓溫伐燕之戰（參看附圖五—一九四）

一、戰前燕晉河南地區爭奪戰及秦涼概況

燕晉之政情及爭奪河南之戰：燕於永和八年（西元三五二年）八月克鄴城。當燕攻鄴時，秦晉皆欲乘時奪取中原河南諸州郡。如秦遣其大將苻雄、苻菁，略地關東，因救張遇，遂擊破晉軍而取許昌；晉殷浩則再度北伐，因擊張遇與秦軍大戰於誡橋敗還（皆已見前）。但燕於克鄴城後，一面整備久戰疲憊之軍隊，一面準備遷都鄴城，故自永和八年至永和十年之三年中，遂無重大之軍事行動。蓋燕南伐之戰略，乃分爲三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下薊，第二階段下鄴，第三階段乃東向齊、西向河東，南向河南，北向塞北擴張也。至永和十一年，燕遂開始第三階段之戰略重大行動，故是年四月晉蘭陵（今山東省嶧縣東五十里）太守孫黑，濟北（今山東省長淸縣南）太守高柱，建興（今山西省晉城西北）太守高㒇；及秦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太守王會，黎陽（今河南省濬縣東北）太守韓高等，皆以郡降燕。明年——永和十二年正月，燕遂東伐齊（十一月龕降），攻段龕於廣固；二月又遣兵入軹關（今河南省濟源縣西）以攻秦。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年）五月，遣撫軍將軍慕容垂等三將軍，率步騎八萬攻匈奴敕勒部於塞北，大破之，匈奴單于賀賴頭（自東漢以來，匈奴入居塞內者，凡十九種落，賀賴頭其一也）帥部三萬餘口降於燕，燕乃使居之於代郡平舒城（今山西省廣靈縣西）。是年十一月，燕遂遷都於鄴。總此以觀，燕所策劃之戰略三階段，井然有序，有條不紊也。

當後趙滅亡時，幷州方面（今山西省）及鄴南之趙將，如幷州之張平、上黨之馮鴦、東燕（今河南省延津縣東）之高昌、濮陽之李歷等，皆遣使降燕，既而降晉，又降秦（永和七年，李歷、高昌降晉，張平降秦；八年，高昌降秦，是年又與張平俱降燕，秦主苻生死後，又降晉；馮鴦初降晉，永和十一年降秦，旋又歸於張平，又歸於燕，既而復叛燕。），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升平二年二月，燕遣慕容評攻上黨，經月克之，鴦奔野王依呂護。九月，又使評攻張平，使陽騖攻高昌於東燕，慕容臧攻李歷於濮陽。張平敗歸平陽降燕，李歷則奔滎陽降晉。十月，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乃舉兵西向，攻燕之東郡入武陽（今山東省朝城縣），燕遣大將慕容恪等迎擊之，攸敗還泰山，慕容恪遂渡河略河南地，分置守宰。十二月，晉徐州刺史荀羨亦舉兵自下邳北擊燕之泰山太守賈堅於山茌（今山東省長清縣東北四里），克之。是月，燕主儁乃大發各州郡兵，校實丁口，三五發兵，準備大舉。於是，燕晉乃逐漸展開爭奪徐兗豫等州之戰。

升平三年夏秋之間，高昌在濮陽遭受燕之繼續攻擊，不能拒守，乃自白馬（今河南省滑縣）奔滎陽。是時，晉泰山太守諸葛攸復將水陸軍二萬西擊燕，入自石門（今山東省平陰縣北）屯於河渚，與燕將慕容評等步騎五萬戰於東阿（今山東省陽穀縣東北阿城鎮），大敗而還。十月，晉穆帝乃遣吳興太守謝萬（安之弟）進軍下蔡（今安徽省鳳臺縣），以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郗曇（荀羨於上年十二月病，曇代之）自下邳進軍高平（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四十里）以增援前線，謀確保河南已得之諸州郡。於是，燕晉遂展開東起今之長清縣西迄洛陽廣約千里正面之爭奪戰。

是月，燕兩路大軍南下，自東阿南下者指向譙郡（今安徽省蒙城縣西北）；自濮陽南下者，指向潁川許昌。謝萬

所率之軍，乃自渦潁二水間向西北疾進，馳援洛陽（永和十二年桓溫克復洛陽，留載施等率二千人守之，已見前）。萬以平素矜豪傲物，以嘯詠自高，不撫衆下，將士離心。萬在前進中，聞郗曇自高平南退，以爲燕兵太盛，卽引兵還走，衆遂驚潰，萬竟狼狽單騎而歸。郗曇至高平，則以病退屯彭城。於是，潁川、許昌、譙、沛諸城，相繼爲燕軍所陷。晉乃廢謝萬爲庶人，降郗曇號爲建武將軍。幸至升平四年正月，燕主儁大閱兵於鄴，欲使其大司馬太原王恪、司空陽騖將之，南伐之時疾篤，致緩其南下之師。是月，儁召恪、騖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遂卒（時年四十二），太子暐卽帝位，改元建熙。

是時，晉朝廷聞燕主儁卒，遂皆以爲中原可復，獨桓溫曰：「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蓋慕容恪文武兼資，賢而得衆故也。是時燕慕輿根謀亂，慕容恪與慕容評誅之，故燕所徵之郡國兵，以燕朝多亂，互相驚擾，往往擅自散歸，於是自鄴以南，道路斷塞。三月，燕太宰恪乃遣吳王慕容垂（卽慕容霸）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荆州刺史，鎭梁國之蠡台（今河南省商丘縣城內）。又令孫希爲幷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於是，燕之境內乃安。（上引晉書卷一萬十一慕容恪傳）

升平五年，晉郗曇卒，二月以東陽太守范汪都督徐兗冀青幽五州諸軍事，兼徐兗二州刺史。是月，平陽人擧郡降燕，燕以建威將軍段剛爲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之。是月，高昌卒於滎陽，燕河內太守呂護幷其衆，遣使降晉，晉拜護爲冀州刺史，護因欲引晉兵襲鄴。三月，燕太宰恪乃將兵五萬，與冠軍將軍皇甫眞將萬人共討之。四月，桓溫乘燕兵圍攻呂護之際，以其弟黃門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攻許昌，燕將慕容塵固守不能克。五月，晉穆帝崩（年十九），無嗣，迎琅邪王丕（成帝長子）繼位，是爲哀帝，九月，桓溫欲乘許

昌戰勝之軍威，舉兵北伐，以救呂護，命徐兗二州刺史范汪帥衆下邳出梁國，汪素爲桓溫所惡，十月，汪坐失期，免爲庶人。是月，呂護以被圍攻八個月，乃復降於燕，燕以護爲廣州刺史。

晉哀帝隆和元年（西元三六二年）二月，晉乃以吳國內史庾希（冰子）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鎭下邳；以龍驤將軍袁眞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幷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鎭汝南（今河南省汝南縣治）並假節。是月，燕呂護攻洛陽，三月河南太守戴施留陳祐守洛陽，施南奔宛。五月桓溫令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助祐守洛陽；並上疏請遷都洛，朝議不可，事不果行。七月，呂護以晉救兵將至，乃退守小平津（今河南省孟津縣北），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於是，鄧遐進據新城（今洛陽縣南）。八月，西中郎將袁眞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十二月，晉以洛陽之圍已解，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今江蘇省淮安縣），袁眞自汝南退屯壽陽（卽壽春）。蓋此時晉在政治號召及人民觀感上，以能保洛陽爲滿足也。

興寧元年（西元三六三年）四月，燕見晉兵南撤，乃遣其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晉滎陽太守劉遠，遠敗奔魯陽（今魯山縣）五月，晉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尙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述子）爲長史，又以征西掾郗超爲參軍，王珣(導之孫)爲主簿，而尤寵超珣二人。時謝玄（奕子）亦爲溫掾。是月，晉以西中郎將袁眞都督司冀幷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是月末，燕兵進克密城（今密縣），劉遠奔江陵。是年十月，燕鎭南將慕容塵，自許昌攻晉陳留太守袁披於長平（今淮陽縣治），晉汝南太守朱斌乘虛攻許昌，克之。二年二月，燕軍遂大舉南下，遣其太傅慕容評，龍驤將軍李洪等略河南地。四月初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汝南郡治今汝南縣），晉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於

是，桓豁帥舟師進屯合肥，而遣西中郎將袁眞等進禦燕兵。燕既克許昌、陳郡、汝南，遂徙三地民萬餘戶於幽冀二州，而仍以慕容塵鎮許昌以守之。

是年五月，晉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加大司馬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召溫入朝參政，溫辭不至。七月復召之，溫乃行。八月溫至赭圻（今安徽省繁昌縣西三十里），晉廷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以居之，並固辭錄尚書事，而遙領揚州牧。蓋是時，晉朝庭既不得不依恃桓溫之力，但又忌懼之也。是時河南郡多陷落，洛陽已孤立，於是，燕太宰慕容恪乃謀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恪遂遣其司馬悅希軍於盟津（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皐，以進逼洛陽。當燕軍將攻洛陽時，沈充之子沈勁，以其父移於逆亂，欲立功雪恥，自請助將軍陳祐守洛陽，晉因令自募兵赴之。勁募得壯士千餘進入洛陽，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但是時陳祐以洛陽糧盡援絕，度不能守，乃以出救許昌爲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率三千人東走，聞許昌已陷，乃奔新城。

三年正月，晉大司馬桓溫自赭圻移鎮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二月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又加江州刺史桓冲監江州及荊豫八郡諸軍事，並假節。是時晉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乃赴洌州（姑孰江中洌之山）會桓溫，共議挽救河南之危局。適哀帝崩，其事遂寢。帝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卽帝位。

是月，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洛陽，至三月克之，斬沈勁，遂西進略地至崤谷澠池，因而秦國大震，秦王苻堅親將屯陝城以備之。於是，慕容恪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荊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恪然後還鄴。

是年六月，晉益州刺史周撫卒，詔以撫子楚代之。梁州刺史司馬勳有據蜀之志，乃於九月舉兵反，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勳引兵入劍閣攻涪（今四川省緜陽縣），西夷校尉毋丘暐棄城走，勳遂進圍益州刺史周楚於成都，大司馬桓溫表遣鷹揚將軍江夏相議陽朱序爲待討都護以救成都。明年——太和元年（西元三六六年）三月，荊州刺史桓豁，又使督護桓羆攻南鄭，以討勳。五月，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破之。擒勳及其黨，送於大司馬溫，溫皆斬之，傳首健康，蜀亂始平。

十月，晉加琅邪王司徒昱（是年七月自會稽王徙琅邪王，昱子昌明爲會稽王）丞相錄尙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是月，燕又開始攻兗州，拔魯、高平數郡（晉魯郡治今曲阜縣，高平郡今金鄉縣西北四十里），置守宰，遂有南下下邳、彭城之勢。是時，秦亦乘司馬勳之亂，遣其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姚萇降秦見前）等，率衆二萬攻荊州南鄉（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南）。於是，燕慕容塵亦自許昌進逼宛，十二月晉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晉南陽太守桓澹，退保新野；是時，晉荊州刺史桓豁爲救南鄉，亦屯軍於新野。趙億已降燕，燕遂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於是，晉河南州郡之地日削。

太和二年正月，晉以北中郎將庾希不能救魯、高平，免官。四月，慕容塵遂自宛越襄陽疾襲竟陵（今湖北省鍾祥縣治），晉竟陵太守羅崇迎擊破之（五月，趙太宰慕容恪卒）。五月，晉桓豁、羅崇反攻又克復宛城，燕趙億趙盤退走，豁追擊趙盤於雉城（今南召縣南古有魯陽關）擒之，乃留兵戍宛而還。九月，晉廷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都督徐兗青幽及揚州之晉陵諸軍事（註一）徐兗二州刺史，鎭京口（今江蘇省鎭江縣），是時晉大有退保長江之勢。

燕太宰恪當疾篤時（太和二年四月），言於燕主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

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導國以聽吳王。」恪又以燕主暐幼弱，政不由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因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强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沖（暐之弟）；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垂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愼無冒利而忘害，不必國家爲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太和三年二月，慕容評不用其言，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爲大司馬，以荆州刺史吳王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於是，桓溫以慕容恪已死，燕主幼弱，慕容垂失權，明年遂興伐燕之師。（上引通鑑卷一百一晉紀二十三詳晉書卷百十一慕容暐，慕容恪傳）

秦涼之政情與國勢：升平元年六月，秦東海王苻堅攻殺秦主生後，羣臣擁立堅，堅乃去皇帝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改元永興。追尊其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以兄清河王法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尙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侯爲太尉，從兄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尙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鹿公。以漢陽李威（苟太后之姑子）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彊汪爲領軍將軍，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常侍郎，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軍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融好文學，明辨過人，力敵百夫，善騎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不亞於融。李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威。八月，堅以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爲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

。於是，堅在諸賢能輔佐之下，秦國遂漸趨富强之域。（上引通鑑卷一百晉紀二十二）

是時，幷州張平據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即今山西省中部及西部與陝北東部之地）壁壘三百餘（註二），夷夏十餘萬戶，幷置征鎭，欲與燕秦爲敵國（張平事已見前）。升平元年十月，張平復乘苻堅新立，進寇秦境，堅乃使晉公柳都督幷冀州軍事加幷州牧，鎭蒲阪（今陝西省朝邑縣東之河西岸又臨晉關、河關）以禦之。（是時燕徙都鄴）。十二月，秦主堅行視尙書，見文案不治，乃免左丞程卓官，而以王猛代之。於是堅擧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升平二年二月，秦主堅以國內大定，乃自將兵進討張平，以其驍將鄧羌爲前鋒督護，率騎五千先至汾上（汾水之上，約在今山西省忻縣西）。張平遣其養子蚝禦之；蚝多力矯捷能曳牛却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率大軍至銅壁（今山西省忻縣西），平亦悉衆迎戰。兩軍對陣，蚝衝秦陣者四五，秦鷹楊將軍呂光（婆樓子）刺蚝中之，鄧羌遂擒蚝於是張平軍大潰，平懼，因請降。堅許之，拜平爲右將軍，以蚝爲虎賁中郎將，並徙張平部民三千餘戶於長安。九月，堅還長安，仍以張平守幷州之地。

苻堅既還長安，乃以其太尉侯守尙書令（晉公柳已出鎭蒲阪）。適是時秦大旱，堅乃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因此旱不爲災。是時，王猛亦日益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嫉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因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屛息。蓋堅欲大用猛才，而故培植

其權威也（上引通鑑卷百十三苻堅傳）

升平三年八月，堅以咸陽內史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侯已卒）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彊德（健之妻弟）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於是，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是時，燕正大學南下許昌、潁川、譙郡諸城。十二月，秦主堅以王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衞，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等官如故。猛辭讓，堅不許。猛時年三十六，一年五遷（註三），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羣臣莫敢復言，堅又以右僕射梁平老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鎭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今賀蘭山脉）；以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中護軍，戍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之南。於是大河以南之地，秦盡有之。明年——晉升平四年正月，秦主堅又分司隸置雍州，以河南公苻雙爲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鎭安定（今甘肅省涇川縣北五里），盡有涇川上流諸地。是時，燕主儁已卒，子暐繼立，朝政漸亂。（同上）

升平五年九月，并州張平（張平事已詳見前）襲燕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殺段剛、韓苞；又攻燕雁門（今山西省代縣治），殺太守單男。是時，秦亦以張平首鼠兩端而攻之，平復謝罪於燕以求救，燕以平反覆，不救。平遂爲秦所滅。於是，秦自今五臺山而南至太行西麓與燕接壤，東北則與代（今晉東北綏南）爲鄰，而國境日擴矣。是時，晉燕則正爭奪河南州郡各地，燕得勢，向淮漢地區南進中。其詳已見前述。

太和元年（西元三六六年）七月，秦乘晉司馬勳之亂（見前），以王猛爲將率兵攻南鄉郡（今河南省淅川縣），掠安陽（今湖北鄖縣境）民萬餘戶而還。旋又因隴西李儼之叛（註四），明年——太和二年四月，王猛等討平之

，而擴境至枹罕（今甘肅省臨夏縣），遂以黃河為界，與凉州張天錫接境。五月，秦主堅以燕太宰恪卒，遂謀伐燕，乃命匈奴曹穀為使至燕，以探燕之政情與虛實。旋以國內叛亂起，伐燕之謀遂輟。

初秦淮南公幼叛時（事見前），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治蒲坂）晉公柳，及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治上邽）趙公雙，皆與之通謀。秦主堅以雙母弟至親，柳乃健之愛子，故皆隱而不問。至是年——太和二年九月，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治陝）魏公庾（健子），安西將軍雍州刺史（治安定）燕公武（健子），謀作亂。堅聞之，徵柳等至長安。十月，遂皆舉兵叛，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堅遣使諭之，不從。明年——太和三年正月，堅乃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分討上邽、安定；又遣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而此四路之進討方略，行為：命攻蒲陝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幷力取之。蓋討蒲陝，恐惹起燕大導來救之戰，故先平定後方，然後再集中兵力，以攻蒲陝也。果然，燕魏尹范陽王德，於二月上疏燕主暐，請乘秦之內亂以皇甫眞率幷冀之兵，趨蒲阪；吳王垂率許洛之衆，以入陝；太傅評率鄴都大軍，為二路後繼，以攻秦。時秦魏公庾亦請救於燕，燕太傅評不許。蓋是時燕之政情亦以日衰故也。是年三月，堅討上邽之楊成世，為趙公雙將苟興所擊敗；毛嵩討安定，亦為燕公所敗，皆奔還長安。於是，秦主堅再遣武衞將軍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傉等，率衆三萬再進討之。四月，雙、武等乘勝進軍至榆眉（今陝西省汧陽縣東三十里）會師，以苟興為前鋒，遂欲進攻長安。時王鑒等軍亦已馳至榆眉，鑒欲速戰，呂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於是，堅壁以拒興。相持二旬，興果退。光曰：「可擊矣。」遂追擊之，興敗，因擊雙、武本軍，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奔上邽。

鑒等進攻之，七月拔上邽，斬雙、武，而宥其妻子。堅乃以左將軍苻雅爲秦州刺史，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蒲阪方面：在雙、武軍會師榆眉之同時，晉公柳亦數出挑戰，王猛堅壁不應；柳以猛爲畏怯，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自帥衆二萬，西趨長安，但進至距蒲阪百餘里，爲鄧羌精騎七千所夜襲而敗。柳於引敗軍還蒲阪時，猛又邀擊之，盡俘其衆。柳僅率數百騎逃入蒲阪，猛、羌遂進攻之，九月拔蒲阪，斬苻柳及其妻子。猛已克蒲阪，乃遣鄧羌與王鑒等（鑒等破上邽後，東來會師攻陜）會攻陜城；旋王猛亦自蒲阪驅軍而至。十二月，猛等攻拔陜城，擒魏公廋送長安，於是內亂悉平。堅以廋非主謀，乃賜其死，而以其長子襲魏公，其餘子亦皆封縣公，以嗣苻生之後，及諸弟無後者。苟太后曰：「廋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羣（雙字），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征東大將軍幷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爲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陜。（上引通鑑卷一百一晉紀二十三詳晉書呂光苻堅傳）

涼州張瓘於升平三年六月，廢涼王張玄靚而代之，爲輔國將軍宋混所誅（事已見前），於是混輔政，使玄靚去涼王之號，仍稱涼州牧，蓋復晉之官號也。升平五年四月，宋混卒，玄靚以混弟澄爲領軍將軍代混輔政。是年九月，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並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張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十一月，張天錫又以張邕驕縱，攻殺之，盡滅其族。於是，玄靚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後二年——興寧元年八月，玄靚庶母郭氏惡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於是，玄靚懼，以位讓天錫，錫不受；旋天錫使右將軍劉肅等殺玄靚，錫遂自稱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遣使詣建康請命於晉。明年——興寧二年六月，秦主堅亦遣使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至太和元年十月，張天錫又絕

秦，秦遂盡取河南隴右之地，而據有枹罕（事已見前述）。

二、伐燕作戰經過

晉廢帝太和四年（西元三六九年）三月，桓溫逼去郗愔（駐京口——註五）後，自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並即命豫州刺史袁眞，自壽春溯渦河攻譙（今亳縣）梁（今河南商丘縣），開石門（今河南省滎陽縣北）以通水運伐燕，眞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因此欲自渦河北進之水路不通。四月初一日，溫率江州刺史桓沖等，步騎五萬，自姑孰（今安徽當塗縣）出師，是月中旬諸軍在兗州集中（晉僑置，今江蘇省江都縣）準備繼續北進時，其參軍郗超建議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聽。六月辛亥初二日（通鑑載辛丑日，震按六月無辛丑日，故判斷爲辛亥之誤）溫以汴水不通，乃溯泗水進次金鄉（今山東金鄉縣），時天旱水道絕。溫乃使冠軍將軍毛虎生（寶子）鑿鉅野（今山東鉅野縣北）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註六）以通舟運。溫遂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浩浩蕩蕩北進。於時，郗超又建議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自清水入河，河是泝流，又道里廻遠），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由陸路）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之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之間），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且北士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時燕寧東將

軍慕容忠尙據守湖陸（今山東省魚臺東南六十里），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拔之，擒忠。大軍隨即入淸水至河，水陸並進，以鄧遐、朱序爲前鋒，桓溫自率大軍繼後。（上引通鑑卷一紀百二晉二十四詳晉書卷六十七郗超傳）

燕主暐聞桓溫來伐，即以其下邳王慕容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迎戰於黃墟（今河南省民權縣）。厲軍大敗，單騎奔還。於是，燕高平太守徐翻（治今山東省鄒縣西南），擧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復擊破燕將傅顏（末波）於林渚（今河南新鄭縣北）。燕主暐復遣其樂安王慕容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常侍李鳳求救於秦。七月，溫至武陽（今山東省朝城縣西四十里）燕故兗州刺史孫元（治今河南省滑縣），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今河南濬縣西南八十里），燕主暐及其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即龍城，今熱河省朝陽縣），其車騎大將軍吳王慕容垂曰：「臣請擊之，若不捷，走未晚也。」燕主乃以慕容垂代慕容臧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拒溫。垂又表請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及尙書郎悉羅騰皆從軍，燕主暐皆從之。垂遂以悉羅騰爲前鋒南進。燕主暐再遣其散騎侍郎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上引晉書卷百一慕容暐傳）

秦主堅以燕使請救，乃集羣臣謀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但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擧山東，進屯洛邑，收燕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淆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猛之策。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率步騎二萬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今許昌縣地區），遣散騎常侍郎姜撫還報於燕。（上引通鑑卷一百二晉紀二十四詳晉書卷百十三苻堅傳）

當慕容垂出軍時，封孚與申胤商議曰：「溫衆强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

理，事將如何？」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也；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必然之數。」慕容垂自鄴擧軍南下時，即以悉羅騰爲前軍，主力在後繼進；又遣范陽王德等率輕騎以襲溫軍之後。是月，溫以燕降將段思率兵在前爲嚮導，悉羅騰迎擊之（兩軍似在黎陽——今濬縣地區遭遇），生擒思；溫又使故趙將李述繼進，悉羅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擊斬之。由是，溫軍奪氣。九月，慕容垂所遣范陽王德騎兵一萬，蘭台侍御史劉當騎兵五千，皆已進抵石門，以截溫軍之後，其豫州刺史李邽，亦自許昌率兵五千擾截溫之糧道（接運渦河之陸運糧道）。慕容德使慕容宙率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率伏以擊之，晉軍死者甚衆。（同上）

桓溫既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而後方水陸運道遭受截擊，又聞秦援兵將至，誠恐腹背受敵，乃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當溫撤退時，以孫元據陽武，又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據東燕（今延津縣東三十五里）以掩護其大軍撤退。桓溫遂自東燕出倉垣（今河南省開封東北），經陳留，鑿井而飲，（恐燕追兵毒其上流）行七百餘里。時燕之諸將，爭欲追之，慕容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我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親率八千騎徐行尾追溫，溫果兼道南走。垂尾追數日，乃告諸將曰：「溫可擊矣。」於是燕軍急追之，及溫於襄邑（今河南睢縣西），是時慕容德已先率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慕容垂夾擊溫，大破之，斬溫軍三萬級。秦援軍苟池，亦自潁

川，邀擊溫軍於譙（今安徽省亳縣），死者復以萬計。孫元據陽武拒燕，亦被燕軍破擒之。此役，桓溫幾全軍覆沒，至十月二十二日，桓溫始收拾散軍，屯於山陽（今江蘇省淮安縣）。溫此次伐燕，自出軍至敗歸，前後凡歷時七月餘。（同上並詳晉書卷百十一慕容暐傳）

溫至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於是袁眞乃以壽春降燕，且請救於秦、燕。以後遂又引起桓溫與燕秦救兵之戰於壽春（另詳於後）。及毛虎生退回，溫乃以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今安徽省和縣）。桓溫恢復中原之計，遂成泡影。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太和二年載註：「沈約曰：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幷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界者。成帝咸和四年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幷四州。」

註二：同上書卷一百升平元年載註：「壁壘，蓋時遭亂離，豪望自相保聚所築者。石氏用張平於幷州，故得有其地，有其民。」

註三：同上書卷一百一升三年載註：「猛自尙書左丞遷咸陽內史，又遷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又遷吏部尙書，尋遷太子詹事爲左僕射，及今凡五遷。」

註四：同上書卷一百一太和元年載：「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張天錫。十二月，羌歛岐以略陽四千家叛涼，稱臣於儼，儼於是拜置牧守，與秦涼絕。」

註五：同上書卷一百二太和四年載：「三月，大司馬溫請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眞等

伐燕。初，愔在北府（晉都建康，以京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姑孰爲南州），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

註六：同上書卷一百二太和四年載註：「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水經注：濟水東北入鉅野，其故瀆又東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杜佑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

第五節　中論

桓溫伐秦伐燕，均以謹愼而功敗垂成。其伐秦時，大軍已進至灞水，時雖運糧不繼，欲待秦麥熟以爲資，又爲秦堅壁清野所阻；但若初至白鹿原時，挾其屢勝之威，乘秦在長安南郊守備未定之際，迅速突進，則長安或可破也。及其伐燕時，初則不敢採用郗超之計，自高平郡（治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渡濟水越黃河直趨鄴都，繼又兵至枋頭（今河南省濬縣西南），逡巡遲回於黃河高岸之上而不敢進，既失銳進之氣勢，又予燕以準備抵抗之餘裕時間。凡此，皆由溫過度謹愼所致也。按用兵之術，見有重要之時機可乘，則常不能顧萬全之計，而遂乘之以成大功者，

桓溫皆不作此圖，此王猛所以謂：「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未至」也。及其伐燕時，亦不出燕將申胤所料，則桓溫北伐之用心，蓋志在立威於國外，而內謀晉政也。

按桓溫自殷浩爲晉廷登用以來，卽有東西分治之勢。蓋晉廷自王敦開疆荊州以來，卽已建立一種政策：鞏固王室，抑制藩臣。自此以後，凡藩臣才略異衆而難御者，卽不惜百般之計以壓抑之。當時江東得勢之碩族，亦爲求苟安以保彼等已得之權益，而不欲有所更張，因而誠心以擁王室之此策者，代不乏人。始則王敦進逼京師，幾傾晉室；繼則以陶侃之賢，亦幾不免陷於離異；而桓溫乃王敦之儔，於殷浩被黜後，遂專兵政大權，因有更張之計。蓋晉室之不振，早已失盡人心，凡具有雄才之英豪，皆有取代之之志；況以長江上流荊州之形勝，與政制之積習難反（武臣兼統地方政務），遂造成晉室長久之不安，乃勢使然也。及桓溫旣掌軍事大權，伐秦之後又並政權而掌握之，乃有進而謀圖更張晉政之計矣。職是之故，溫因先謀立威於國外，故其兩次北伐，愼又愼之，蓋恐挫損威望也。郗超之進計，所以不用者，卽以此故，桓溫北伐之所以功敗垂成者，亦以此故也。（上引晉書卷百十四王猛傳）

當桓溫北伐燕時，燕國政情已極不振，若非桓溫在晉內政上不有上述之矛盾，則燕或不待王猛之來攻滅，而已遠逃遼西龍城矣。是故戰爭之勝敗，常決於政治之得失及人才之消長，不必俟諸戰場而後見也。

此次慕容垂之迎擊桓溫，其戰術之運用，至堪稱道。一面以大軍迎戰；一面遣將襲石門，以截溫軍之水運。及其追擊時，桓溫雖曾留精銳以掩護撤退，然卒以慕容垂追擊戰術之巧妙運用，使溫軍仍不能逃全軍皆潰之厄運。故慕容垂之爲人傑，實非虛傳。

5—1548

第九章　前秦統一中原——滅燕之戰

（附圖五——一九五、五——一九六、五——一九七）

太和四年（西元三六九）十二月，王猛伐燕，是月克洛陽，明年九月克晉陽，十月圍鄴，十一月克之，燕滅。中原遂告統一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參看附圖五——一九五）

太和四年（西元三六九年）三月，晉大司馬桓溫北伐燕，是年秋，秦燕聯合擊退之，其事已詳前章。秦燕既因拒晉而結好，使者數相往來。十月，燕散騎常侍郎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使秦，晷與王猛有舊，猛乃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因陰欲自託於猛，頗泄燕之實情以告之。於是，秦之謀燕日亟。

當桓溫伐燕，敗退至山陽（今江蘇省淮安縣）時，溫因深恥敗喪，歸罪於豫州刺史袁眞，奏免眞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袁眞不服，表奏溫罪狀，晉朝廷不報。於是，袁眞遂於是年（太和四年）十月，據壽春以叛，並請救於燕、秦；燕主暐乃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眞爲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楊州刺史、封宣城公。燕車騎將軍吳王垂，既破桓溫，自襄邑（今河南省睢縣西）凱旋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還至鄴，奏以所募將士，忘身立功，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陣，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因此怨隙愈深。燕太后可足渾氏，亦素惡垂，毀其戰功，並與評密謀誅之。時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太后與評等謀，密以

告垂，並勸垂先發制人，誅評及樂安王臧，則餘人無能爲矣。但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謂太后之意已定，不可不早發。垂又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已以此事爲憂，但未敢以告諸子；其世子令見之而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評）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强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反令身無所容？汝旣知吾心，何以爲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如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悟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果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今河北省盧龍縣西北）以自保，亦其次也。」垂從之。十一月，垂遂請畋大陸澤（今河北省任縣東北），因微服出鄴城，將走龍城（今熱河省朝陽縣）；至邯鄲，少子麟以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亦多亡叛。於是太傅評告燕主暐，即遣西平公强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今河北省涿縣）。强因慕容令斷後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跡，由中山常山山谷間，潛還至鄴，轉而西南走至河陽（今河南省孟縣西三十五里），爲燕河津吏所阻，垂斬吏而渡，遂經洛陽、乙泉（今河南省宜縣洛水之北原上）、閿鄉（今河南省閿鄉縣東四十里），而西入秦。垂所携親屬逃於秦者，計有其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其妃可足渾氏則仍留鄴。（上引通鑑卷一百二晉紀二十四）

秦主堅當燕太宰恪卒時，卽有圖燕之志，但憚垂之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乃大喜而郊迎之，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

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又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同上引並詳晉書卷百二十三慕容垂傳）

慕容垂已奔降秦，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因言於堅曰：「慕容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方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同上）

燕魏尹范陽王德素與垂善，及車騎從事中郞高泰（垂爲車騎大將軍，以泰爲從事中郞），皆因垂之奔秦坐免官。於是，燕人議者紛紛，多訕謗慕容評。尙書右丞申紹乃言於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籍籍，宜徵（吳）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乃以泰爲尙書郞。（同上）

燕使粱琛在秦，秦留之月餘，乃遣歸。琛因兼程而還，比至鄴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陜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又問王猛，對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信。以告皇甫眞，眞深憂之，因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慕樂德義，不忘久要（舊約）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暐召太傅評謀之，評猶曰：「秦國

小力弱，恃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因仍不為備。於是，秦又遣使黃門郎石越聘於燕，以窺燕情。是時，燕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言：「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淸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調賦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不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費，厥至萬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調治所部，有兼幷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茲宜精擇守宰，幷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鮮卑辮髮左衽，故呼為索頭）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燕戍雲中以備代），有損無益，不若移於幷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遇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燕主暐與太傅評對申紹此項疏奏，竟不予理會。（上引通鑑卷百二晉紀二十四）

燕之政情，已紊亂如此，遂引起晉、秦之窺伺。是年十一月，晉丞相昱至涂中（今滁縣）與大司馬桓溫會商，欲再大舉伐燕，會因廢帝西平公崩而罷，其事已見前章。

當桓溫伐燕，燕請救於秦時，許割虎牢（今河南省汜水縣）以西之地予秦。及桓溫敗退，燕尋悔之，遣使於秦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於是秦主堅大怒，興師伐燕。

晉桓溫伐燕失敗後，於是年十二月，則發民築廣陵城，徙鎭之。（同上）

第二節　秦國諸重要人物

苻堅：堅字守固，一名文玉，苻雄之第二子也。生而目有紫光，爲祖父洪所鍾愛，因其頭大，名之曰堅頭。年十二與苻健西入關，拜爲龍驤將軍。年十七，姿貌瓌偉，質性過人，聰敏好施，擧止不踰規矩。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皆有王佐之才，與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皆爲其羽翼。及秦主苻生暴虐，讚、翼勸堅「行湯武之事」，堅然之，以爲謀主。堅已弒生，乃以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羣臣乃擁立堅爲大秦天王。堅隨才擢授，修廢職，擧異材，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令所在有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擧之以聞，秦以大治。及平幷州張平，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勸漢高祖都關中）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眞不虛也。」權翼、薛讚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踪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及氐酋樊世與王猛廷爭時，世以驕橫，有無君之心，爲苻堅所斬，諸氐亦紛陳猛短，堅因恚甚慢罵，或有鞭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其胸襟廣大，在盛怒之下納言如此。（上引晉書卷百十三苻堅傳）

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淸修廉直孝

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又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勌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勤於政事，任用賢能，率下以儉，因之秦國富强，冠於燕晉。（上引晉書卷百十三苻堅傳）

王猛：猛字景略，北海劇縣人。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抵掌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謂江南人才無其匹也。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弒秦主生，堅即位，遂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刼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豪强，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核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監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涖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因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

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衞。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又轉司徒錄尚書事如故。及滅燕靖定諸州郡很，遷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久之，堅以其「始輔政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敍。……弘濟之務，非卿其誰？」而慰勉之。於是，猛受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時廣平人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思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類如此。猛夙夜匪懈，憂勤萬機，宰政公平，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兵革。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勸課農桑，教以廉恥。庶績咸熙，百揆時敍。於是兵强國富，垂及升平，戰無不勝，秦國大治。猛性剛明清肅，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

苻融：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及堅卽位，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時人擬之王粲。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銓綜內外，刑政修理，準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上引晉書卷一百十四苻融傳）

第三節　戰地形勢

秦燕兩國，東西對峙，秦都長安，燕都鄴（今河南省臨漳縣西）。是時，燕所據之地，有晉陽、上黨、洛陽、魯陽、許昌。秦所據之地，有河東（今山西省西南部，臨汾以南，太行山以西，黃河以北），陝縣及武關。燕之禦秦

，西北有晉陽，西有上黨(治壺關)、洛陽，而尤以太行山之上黨爲其國都之最重要屏蔽。秦之攻燕，有三條進軍路線，一自長安出函谷關，取得洛陽、滎陽兩大戰略據點後，自河內河外沿黃河兩岸向東北進，越洹水、漳水以攻鄴都。二自河內或河東以攻上黨，而趨鄴，此一路線最直捷，且最足以制鄴都之死命。三自平陽北進，取得晉陽後，東出井陘，取常山，以趨鄴。此次秦之攻燕，乃採取第二條路線，先取得洛陽、滎陽後，然後以主力攻取上黨以趨鄴；在滎陽則採守勢；至於攻晉陽之軍，亦僅爲以分燕軍之勢，與爲秦軍主力北側之掩護而已。此一路線之攻勢，不僅爲燕之最大危險，且秦軍可利用渭水黃河順流而下之很方補給，足以支援其攻勢大軍之作戰而不虞補給匱乏也。

第四節　作戰方略

秦國方面：秦主苻堅自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年）弒秦主生而即位後，任用王猛等諸賢，內修政治，外整軍旅，秦國因以大治，國富兵强，東守三關（函谷關、臨晉關、武關），伺機東出。燕則自克鄴都後（永和八年，西元三五二年克鄴，升平元年遷都鄴城），逾年與晉爭奪徐、兗及河南等地，戰爭不息。秦自升平元年至太和五年（西元三七〇年），經十餘年之勵精圖强，幷氣積力，以圖進取。時適當燕之賢輔慕容恪卒後，燕主暐幼冲闇弱，貪饕無厭之慕容評當政，政治敗壞，軍心離散，慕容垂又因賢能被黜而逃秦，於是秦乃興起伐燕之師。

秦以才兼將相之王猛帥師伐燕。其進軍方略，乃以主力自洛陽渡河攻燕之上黨（治壺關）以趨鄴都；以一部攻取燕之晉陽，以爲主力軍北翼之掩護；利用渭水、黃河、汾水以爲漕運補給。其所以採取此項進軍方略，關於地理方面者，已詳於前節。

燕國方面：燕主暐幼沖闇弱，輔政之慕容評缺乏政治之才略，而又貪饕，雖有申紹等之建議，而不能用，有良好之戰略要點——晉陽、上黨、洛陽，而不能守，完全處於無作戰準備與被動中，是以迅即破滅也。

第五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五——一九六、五——一九七）

太和四年（西元三六九年）十二月，秦主堅以燕背割地之約，遂遣輔國將軍王猛率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及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共步騎三萬伐燕。是月，以慕容令為鄉導，攻燕武威王洛州刺史慕容筑於洛陽（通鑑謂筑為荆州刺史，晉書謂洛州刺史）。明年——太和五年正月，猛軍圍洛陽，而致書於筑曰：「國家已塞成皐之險（今汜水縣），杜盟津之路（今孟津黃河渡口）；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今河南省濟源縣西）取鄴都。金墉窮戍（筑守金墉城），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得書大懼，遂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

當王猛出師長安時，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猛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及猛至洛陽，乃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仇，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今河南省榮陽縣北）。慕容臧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遂遣歸龍都東北六百里之沙城而處之。猛以慕容令已逃，乃表令叛狀。於是，垂懼而出走，至藍田為追騎所獲。秦主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燕之將亡，

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初。猛之所以亟亟於謀除慕容垂者，蓋慮其爲秦後患也。（上引通鑑卷一百二晉紀二十四）

當王猛進攻洛陽時，燕遣其衞大將軍樂安王臧（暐弟）率精兵十萬馳救。猛遣將軍楊猛，馳赴石門以拒之，爲燕軍所擊破，被擒。慕容臧遂驅前軍至滎陽，王猛又遣建威將軍梁成、濟州刺史鄧羌等，率精銳萬人卷甲疾趨，以爭奪滎陽，慕容臧以大軍未及渡敗歸，遂築新樂城（今新鄉縣治）以拒秦。猛乃留鄧羌守金墉，使輔國司馬桓寅爲弘農太守，以代鄧羌戍陝城，然後還師長安。猛出師未及一月，卽克洛陽、滎陽兩大戰略要點，其用兵亦可謂神速矣。

是年四月，秦主堅復令王猛率鎭南將軍楊安，及張蚝、鄧羌等十將步騎六萬準備伐燕。六月十二日苻堅送王猛於灞上（長安東）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今漳河上游），長驅取鄴，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爲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遂分兩路前進，王猛向壺關，楊安向晉陽。秋七月初王猛軍攻壺關（今山西省長治縣東南），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暐命其太傅上庸王慕容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使宜都王慕容桓將兵萬餘屯沙亭（今大名縣東），爲評後繼。是月，王猛破壺關，擒燕上黨太守南安王慕容越，上黨郡縣悉降，燕國大震。楊安攻晉陽，因晉陽之燕軍兵多糧足，故攻至九月，城尚未下。王猛乃留屯騎校尉苟長守壺關，自引兵助安攻晉陽。猛至卽爲地道攻城，使虎牙將軍張蚝率壯士數百，自地道潛入城中，大呼斬關以納秦兵，九月初十日遂克晉陽，擒燕幷州刺史東海王慕容莊。是時，燕慕容評將大軍進至潞

川（今漳河上游黎城縣附近），畏猛不敢進，遂利用潞川以為防守。十月初十日，猛乃留將軍武都毛當守晉陽，復率主力大舉進向潞川，與慕容評隔潞川對峙。慕容評以猛深入，欲持久制之。但評為貪鄙，雖大敵當前，竟鄣固山泉，賣水鬻薪，積錢帛如丘陵，其士卒因此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玆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於鄴城中。燕王暐懼，遣使責之曰：「王高祖之子也（慕容廆廟號高祖），當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貨殖為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催之速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猛知燕兵無鬭志，乃於是月二十三日陳於潞源（約在今河南省涉縣西白岩山下）而誓師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於是，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及兩陣相對，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勁敵，成敗之機，在玆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應，猛乃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衝殺，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以數百計。及戰至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燕全軍皆潰，慕容評單騎走還鄴都。慕容桓走內黃（今內黃縣西北）。是月二十六日，猛遂進圍鄴城（今河南省臨漳縣西四十里）。

王猛已圍鄴城，乃上疏於堅曰：「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謂甲子之日克勝，事同周武王克殷紂也），順陛

5—1559

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苻堅以書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遣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疾進，七日而至安陽（今河南省安陽縣西南），宴祖父（苻洪）時故老。猛潛至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上忘臣灞上之言邪？」遂同至鄴。（同上引並詳晉書卷百十三苻堅傳）

當王猛追慕容評尙未至鄴時，鄴城鄰近刼掠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恪字），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遂設太牢以祭之。蓋借此以收燕人之心也。（同上）

苻堅與王猛至鄴城下，一面繼續圍攻，一面遣鄧羌攻信都（今河北省冀縣）。是月，初六日，慕容桓率鮮卑五主奔龍城。初七日鄴城中燕散常侍郎餘蔚率扶餘、高句驪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以納秦兵。於是，燕主暐與其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衞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逃出鄴，欲北走龍城，苻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初十日苻堅遂入鄴宮。

當燕主暐出鄴城時，衞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孟高、艾朗護之北走，途中遇盜，高朗戰死，暐失馬步走，至高陽（今河北省蠡縣南）爲郭慶追及擒之送鄴。堅釋之還宮，令帥文武出降。

郭慶追至龍城，慕容評奔高句驪，高句驪執評送於秦。慕容桓則殺其鎮東將軍勃海王慕容亮，并其衆奔遼東，

而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騎走，嶷追斬之。於是，燕之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燕國滅亡。秦幷得燕郡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

苻堅已滅燕，乃賞賜諸將士，並鎭撫新得州郡。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鎭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爲博平縣侯。以鄧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眞定郡侯。郭慶爲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鎭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京兆韋鐘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治今山東省館陶縣西南）；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燕之舊以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常侍郎，使與散騎常侍郎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

十二月，苻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及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堅還抵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原爲燕之三公），李邽爲尚書，封衡爲尚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爲宣威將軍，將軍悉羅騰爲三署郎。其餘燕之故臣，封署各有差。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中原自後趙主石虎卒（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後，復呈四分五裂之局，至太和五年（西元三七〇年）前秦苻堅滅前燕，前後凡歷二十一年，始復歸於一統，但前者之統一是胡羯，後者之統一是氐族。在此二十年中，晉秦

燕三國鼎峙者又凡十九年。蓋自永和八年（西元三五二年）秦主苻健稱帝於長安，是年前燕克鄴滅冉魏，三國鼎峙之勢乃告成也。

玆將秦滅燕後，秦晉之狀況列述如左：

東晉方面：自桓溫伐燕敗還，歸罪於豫州刺史袁眞，眞遂據壽春以叛之後，太和五年二月，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並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主暐乃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荆州刺史。三月，燕秦並皆遣兵救袁瑾，晉大司馬桓溫乃一面遣督護竺瑤等率兵禦燕秦於武丘（今河南省沈丘縣）一面遣弟南頓太守桓石虔（今項城縣北五十里）攻壽春。瑤屯於武丘，燕軍先至，瑤擊破之。虔攻壽春南城克之（是月，秦遣王猛大擧伐燕）。是年八月，桓溫親將兵二萬自廣陵再討袁瑾，遂圍攻之。燕左衞將軍孟高將騎兵馳救袁瑾，至淮北尚未渡，會秦大擧伐燕，燕召高還。至咸安元年（西元三七一年），正月，詹瑾、朱輔又稱臣求救於秦，秦是時已滅燕（太和五年十一月），秦主苻堅乃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而遣其武衞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壽春。桓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宣之子）與南頓太守桓石虔迎擊秦兵於石橋（肥水北），大破之，鑒、蚝等退於愼城（今安徽省潁上縣西北）。是月，溫破壽春，擒瑾及輔並眞宗族送建康斬之。

是年三月，秦後將軍金城俱難，復攻晉蘭陵太守（治今山東省嶧縣東五十里）張閔子於桃山（今山東省滕縣境），桓溫遣兵增援擊退之。十一月，桓溫用參軍郗超之策，欲恢復其伐燕大敗後之威望，請褚太后詔廢帝奕爲東海王，迎立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爲帝（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元帝子）好習武事，爲溫所忌而廢之，以王歸藩。旋溫爲排除異己，以庾氏宗强，又盡誅廣州刺史庾蘊、太宰長史庾倩、散騎侍郎庾柔，及著作郎殷涓、太宰掾曹

秀、舍人劉强等人。於是，詔溫爲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還鎭姑孰。溫由是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而常懼有廢黜之患焉。

咸安二年七月，簡文帝有疾，立子昌明爲太子（年十歲），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其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導）故事。」帝崩，尙書僕射王彪之等迎太子昌明卽帝位。崇德太后（褚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王彪之沮之，事遂不行。（上引通鑑卷一百三晉紀二十五，並詳晉書卷九太宗簡文帝紀。）

桓溫既不得居攝，與其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因疑爲王坦之及吏部尙書謝安所爲，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寧康元年（西元三七三年）二月，大司馬溫入朝，詔王坦之謝安迎之。時建康人情恟恟，或云溫欲誅王、謝，因移晉室。但卒賴安與坦之盡忠輔衞，晉室以安。三月，桓溫有疾，七月卒於姑孰。溫臨卒時，以世子熙才弱，使弟江州刺史冲領其衆。及卒，熙與弟濟及桓秘（溫弟，中領軍，爲溫所免——註。）謀殺冲，冲廢秘收熙、濟，然後臨喪。冲因稱溫遺命，以溫少子玄年方五歲爲嗣，襲封南郡公。詔加右將軍荆州刺史桓豁（溫弟）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桓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鎭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豁子）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鎭尋陽。蓋三分溫所統，以授其弟侄，乃謝安之計也。（同上）

桓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謝安以帝幼沖，不欲委任桓沖，復欲使崇德太后（帝嫂）臨朝，俾已得以專獻替裁決。八月，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尙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九月，以吳國內史刁彝爲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十一月，桓沖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爲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蓋是時秦大擧攻益州，其事另詳見下。

寧康二年二月，刁彝卒，以王坦之爲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謝安遂兼總中書之任。明年——寧康三年五月，桓沖以謝安旣總攝朝政，乃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固諫，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聽，處之澹然。沖遂以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鎭京口，以謝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

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年）正月，孝武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復稱崇德太后，於是帝始臨朝。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鎭軍大將軍都督浙東五郡（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諸軍事。謝安欲繼續削弱桓沖之權，謀安王室，欲培植王蘊（后父）爲方伯，乃以徐州刺史桓沖爲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歷陽、淮南、廬江、安豐、襄城、尋陽）諸軍事，自京口徙鎭姑孰。同月，加謝安中書監錄尙書事。於是，自桓溫卒後，帝權復興。

秦國方面：秦王猛滅燕之明年——咸安元年（西元三七一年）正月，遣兵救袁瑾於壽春失敗後，是月秦主苻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居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二月，秦主堅以魏郡太守韋鍾爲青州刺史鎭廣固，中壘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鎭倉垣，射聲校尉徐成爲幷州刺史鎭晉陽，武衛將軍王鑒爲豫州刺史鎭洛陽，左將軍彭越爲徐州刺史鎭彭城，太尉司馬皇甫覆爲荆州刺史鎭魯陽，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涼州刺史鎭天

水，扶風內史統為益州刺史鎮扶風，以秦州刺史西縣苻雅為使接節都督秦晉（涼州張氏置晉興郡於今青海省樂都縣，秦以此為晉州）涼雍州諸軍事之秦州牧以進圖涼州，吏部尚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進圖梁、益二州，復置雍治蒲阪，以長樂公苻丕為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是月，秦主堅又以關東初定，各地守令宜得人治之，乃授王猛以特權，令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奏報而除正之。

秦主堅既完成上項諸政略部署之後，遂即展開南取蜀，西幷涼之戰焉。詳見次章。

註：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咸安二年及寧康元年載：「簡文帝昱崩後，是年（咸安二年）十月，安葬簡文帝時，有彭城妖人盧悚（東晉僑彭城郡於晉陵界，即今江蘇省武進縣界），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悚乃遣子弟許龍如吳（今吳縣），晨到西海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尋悚率衆三百人，晨攻廣莫門（建康北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建康宮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左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秘入止車門，與安之幷力討誅之，幷黨與死者數百人………桓溫治盧悚入宮事，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秘官，連坐者甚衆，遷毛安之為左衛將軍。桓秘由是怨溫。」

第七節　申　論

國家之興亡，繫於人才之得失，此已爲古今不易之理。燕因有慕容恪之賢，秦、晉不敢犯，及恪卒則秦晉爭欲伐之。燕亦因慕容評之闇劣，遂致國破家亡。反觀秦國，因有苻堅之明，及王猛等之賢能，國雖小足以威大，誠一治國興邦之良好榜樣也。

苻堅擧賢任能之明，實可與秦孝公媲美；而王猛之賢能，亦商鞅之流也。是以秦國之所以能統一中原，威力四展，設非王猛之早世，則苻秦之前途，正未可限量耳。至於秦軍之進攻方略，亦有足多者，憶秦始皇攻趙時，其進攻路線如本章第三節所述之三條路線，皆曾採用之，最後則自晉陽出井陘以滅趙，此亦顯示始皇滅趙之難，蓋其時趙之良將尚多故也。至於此次秦之滅燕，滅則僅採取自上黨進攻之路線，祇一擊而滅之。此可知地險不足恃，必有待於政治與人事以配合之，故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中所云，亦同此意。

反觀燕國，地雖大，人雖衆，兵雖强，地雖險，由於燕主暐之幼弱，慕容評之無能，致使强大之燕國，亡於頃刻之間。此正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慕容暐、慕容評皆以秦爲不足慮，是以招致速亡。是故燕之滅亡，實由於慕容評之誤國，並非燕國具有必亡之基因也，觀其後慕容垂興復燕國，足以見之。蓋此時燕之宗室中，後起之人才尚多，故能乘勢興復燕國，使其國亡而復存，此亦可知人才對於國家之重要爲如何矣。

第十章　前秦統一之戰諸役及其滅亡

（附圖五——一九八、五——一九九、五——二〇〇、五——二〇一、五——二〇二）

一、取蜀：苻堅建元九年（西元三七三）八月攻東晉之漢中克之。十月攻益州，十一月滅之。

二、滅涼：建元十二年五月伐涼，八月滅之。

三、併代：建元十二年十月伐代，十二月滅之。

四、伐東晉及征西域：

㈠第一次伐晉：建元十四年二月，攻東晉之襄陽、淮陽、彭城、盱眙。翌年三月克襄陽。建元十四年淮北方面連克下邳、彭城，翌年五月攻至江北岸之六合。六月爲謝玄所敗，退據下邳、彭城。

㈡征西域：建元十九年正月遣呂光征西域，十二月攻龜茲克之，三十餘國皆降，由是秦悉統西域諸國。

㈢第二次伐晉：建元十九年八月，大擧伐晉，九月克壽陽，十一月戰於肥水，大敗而還。

五、慕容垂復燕：建元十九年（西元三八三）十二月，慕容垂叛秦，翌年正月，復燕於鄴。

六、西燕建國：建元二十年三月慕容泓慕容沖起兵於關中，攻長安，翌年正月慕容沖稱帝，六月陷長安，苻秦崩潰，是爲西燕。

七、後秦建國：建元二十年四月，姚萇叛秦，至東晉太元十一年（西元三八六）三月，西燕棄長安東歸，四月萇入據之，稱帝，國號大秦（史稱後秦）。

八、後涼建國：東晉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九月，呂光自西域還。翌年十二月自稱涼州牧。太元二十一年夏自稱天王，國號大涼，史稱後涼。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五—一九八）

秦主苻堅自滅燕之後，即積極展開統一天下的雄圖，自太和五年（西元三七〇年）滅燕之後，明年——咸安元年即伐仇池（治今甘肅省成縣仇池山統轄今成縣西和略陽武都等地），寧康元年（西元三七三年）取蜀，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年）幷涼滅代，明年——太元二年，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等東西邊疆民族皆入朝貢。太元三——四年，始展開伐晉之戰，相繼攻陷晉之彭城、淮陽，而下盱眙，克魏興（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取襄陽，爲準備渡江滅晉之計。太元六年，東夷西域六十二國皆遣使朝貢。太元七年，又遣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大舉兵十餘萬鐵騎五千伐西域。太元八年遂大舉伐晉，展開淝水之戰。在此十四年當中，秦之國勢達於顚峯造極之盛。玆將其取蜀前之一般形勢，概述如左。

秦主苻堅於滅燕後，以王猛居鄴，鎭撫關東州郡。咸安元年（西元三七一年）三月，即遣秦州牧西縣侯苻雅帥都督梁益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楊安，益州刺史王統，幷州刺史徐成，及羽林校尉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等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晉封）楊纂。四月，楊纂率衆五萬拒之，晉梁州刺史弘農楊亮亦遣督護郭寶、卜靖等率騎兵千餘助纂。秦兵至鷲峽（仇池北），楊纂等與戰於峽中大敗，秦兵遂攻仇池。楊纂將楊統率武都之衆降秦，於是楊纂懼亦降。苻雅乃送纂於長安，而以楊統爲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鎭仇池，爲準備下漢中入蜀之計。

是時吐谷渾王辟奚聞之，亦遣使獻馬千匹金銀等降附於秦，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漒川侯。震按吐谷渾乃慕容廆之庶兄，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於東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年）二部馬相鬪，廆遣使責吐谷渾，

吐谷渾怒遂帥其衆西徙，傅陰山而居。及永嘉之亂，復度隴而西，自洮水（今甘肅省洮河）西南，極於白蘭（山），地方數千里。（自今臨夏縣至青海東南境及四川松潘等地）。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嗣長大雄勇多猜忌，至咸和四年（西元三二九年）爲羌酋羌聰所刺，吐延嗣召其將紇扢埿使輔其子葉延，保於白蘭，葉延孝而好學，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辟奚、葉延之子也。於是，秦之西境益擴。

咸安二年六月，秦主堅以車騎大將軍王猛請以所統六州任重，請改任親賢之故，乃以其弟陽平公苻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冀州牧，代王猛鎭鄴城，而調回王猛爲丞相、中書監、尙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是年八月，猛至長安，堅復加猛都督中外諸軍事。蓋堅欲盡猛之才，以圖天下，混一四海也。明年——寧康元年，遂發動取蜀之戰。

是時東晉方面之情勢，已詳見前章第六節戰後之政局。

第二節　各戰役中之地理形勢

（參看附圖五——一九九、五——二〇〇、五——二〇一、五——二〇二）

伐張天錫之地理形勢：苻秦攻張天錫之前，既先有金城及枹罕。金城在今甘肅省楡中縣西北，晉置金城郡於此，此地爲漢代之苑川牧場，漢時發動向河西走廊之攻勢，即以此地爲作戰基地。金城亦即今之蘭州，爲古西羌種族游牧之地。秦爲隴西郡地，漢屬金城郡，後漢魏晉皆因之，前涼張實置廣武郡。讀史方輿紀要曰：「（蘭）州控河爲險，隔閡羌戎。自漢以來，河西雄郡，金城爲最。豈非以介戎夏之間，居嗉喉之地，河西、隴右安危之機，

常以金城爲消息哉。」（方輿紀要卷六十）

枹罕，卽今甘肅省臨夏縣，爲黃河南岸及洮河、夏河二流域下游沃饒之地。此地亦爲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後漢屬隴西郡，張軌置晉興郡，前秦苻堅始置河州，後爲西秦鮮卑乞伏乾歸所據。苻堅攻張天錫，亦以此二地爲作戰根據地也。

張天錫所都爲姑臧，卽今甘肅省武威縣。此地周時屬狄，漢初爲匈奴休屠王地。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休屠王降，置武威郡，後漢因之，魏晉時涼州並治於此，前涼張軌，後涼呂光，皆據其地。讀史方輿紀要謂：此地「山川險阨，土田沃饒，自漢開河西，姑臧嘗爲都會。」（方輿紀要卷六十三）

苻秦將梁熙自青石津（今蘭州西）渡河，攻河會城。此城蓋在湟河與大河會處也。苟萇自石城津（今蘭州西）渡河，會攻纒縮城（今皋蘭縣西北）。苟萇進軍時，別遣將馬暉等西出恩縮（川），邀張天錫之歸路，震按恩縮川在今永昌縣西，似卽今之郭河也。（下引方輿紀要卷六十七）

伐蜀之戰地理形勢：苻秦取蜀，乃自劍閣入攻涪城（今緜陽縣治）、廣漢（今廣漢縣治）、緜竹（今德陽北緜竹縣南）遂入成都。除劍閣地理形勢已詳見第八卷魏滅蜀之戰外，讀史方輿紀要曰：「漢州（漢州——今廣漢縣）秦蜀郡地，漢爲廣漢郡，後漢因之，兼置益州於此，晉改爲新都郡，州控成都上游，爲益州之內險，自昔爭蜀者必先爭廣漢……」晉李毅曰：「廣漢之地，爲益州之衿領」。唐杜佑曰：「益州有三蜀，廣漢、梓潼、成都也。蓋山川襟帶，形勢險阻，略相等矣。」又曰：「綿州（卽涪城），秦蜀郡地，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蜀漢屬梓潼郡，晉爲梓潼、巴西二郡。……州水陸四衝，爲蜀重地。」晉益州刺史周仲孫不能守上述二地，是以成都遂沒。

伐晉之戰地理形勢：苻堅伐晉，首先攻取壽陽（卽壽春，今安徽省壽縣）。讀史方輿紀要曰：「壽州，春秋時六蓼國地。戰國時屬楚，名曰壽春。秦爲九江郡。漢初爲淮南國，武帝復爲九江郡，後漢因之，兼置揚州治焉。魏曰淮南郡，仍置揚州爲重鎭，西晉因之。東晉初亦曰淮南郡，仍爲重鎭，曾爲豫州治……。州控扼淮潁，襟帶江沱，爲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屛蔽。……自魏晉用兵，與江東爭雄長，未嘗不先事壽春。及晉遷江左，而壽春之勢益重。」（方輿紀要卷二十一）

肥水。讀史方輿紀要曰：「肥水出廬州府（古廬子國，又巢伯國，春秋時舒國及羣舒諸國——今合肥縣）西北四十里鷄鳴山（今名潛山，在舒城縣北），北流二十里分爲二，其一東流過府城東，又東南七十餘里而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至鳳台府壽州城東北，又西流十餘里至州北入於淮。王象之曰：古者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與吳人相持於東關，吳人撓魏，亦必繇此……。」（上引方輿紀要卷十九）

洛澗。同上書載：「洛水在縣（懷遠縣）南七十里，其地有洛河鎭，上流自定遠縣流入，至此注於淮，亦謂之洛澗。水經注，洛澗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淮口。紀勝云：洛水自定遠縣西白望山堆流入壽州界，屈曲而北，歷秦墟至新城村南十五里入於淮，卽洛口也。」劉牢之破秦將梁成，卽於此地也。（上引方輿紀要卷二十一）

第三節　作戰方略與作戰準備

苻堅之作戰方略與作戰準備：滅前燕統一中原之後，卽南下蜀漢，西北併涼，北滅代。其進取涼代，志

在肅清其後方之患也。其下蜀漢，則爲形成伐晉順流之勢。當其第一次伐晉時，志在取得襄陽、壽春、彭城及下邳、廣陵，諸戰略要地，以臨江南，但因盱眙之敗（均見下節），致僅完成其此次作戰目標之半，即祇取得襄陽、彭城及下邳而已也。

雖然僅取得襄陽、彭城二地，但已實現其攻晉時戰略部署之優勢。蓋彼既得彭城下邳，則東方之兵，可以此二地爲作戰策源，沿睢、泗二水順流而下山陽（今淮陰）廣陵，以趨京口（今鎭江縣）。既得襄陽，則可以會自蜀順流而下之兵，取得晉之荆州（今江陵縣）後，以下江州（今九江縣），與自壽春而下之軍，會師江西（今安徽省和縣當塗縣等地），以臨建康。至於其在河南方面，因早已取得東豫州（治今許昌縣）之地，依魏末晉初所鑿通之水道，自滎陽北之石門入潁至淮（詳見本卷第一章），以搗壽春也。由於此項形勢已成，故苻堅不聽羣臣之諫，一面在蜀造舟艦，一面徵發天下之兵，以亟謀征進也。此種史實。均已詳於本章第四、第五節中。

第四節　取蜀、滅涼、伐代、西征西域及第一次伐晉之戰

一、取蜀滅涼伐代之戰（參看附圖五——一九九、五——二〇〇、五——二〇一）

下漢中取蜀之戰：東晉武帝寧康元年（秦建元九年，西元三七三年）八月，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攻仇池，爲秦梁州刺史楊安所擊破，因此沮水諸戍（班志：沮水出武都沮縣——今略陽縣東——東狼谷，東流合爲漢水）皆委城奔潰，楊亮懼而退守磐險（今陝西省洋縣北）。九月，楊安遂乘勝攻漢川（漢中郡之地今南鄭）。十月，秦主堅乃遣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兵二萬助楊安攻漢川，而另遣前禁將軍（秦置左右前後四禁將軍）毛當

，鷹揚將軍徐成帥兵三萬下劍門（今四川省劍閣縣東北）以入蜀。於是取蜀之戰於以展開。

楊安進攻楊亮，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青谷（今陝西省洋縣北），亮復大敗，退西城（今安康縣西北）以固守。於是，朱彤楊安遂拔漢中。

楊安等既克漢中，又即揮軍入蜀。是時徐成已攻克劍閣，楊安乃進攻梓潼，晉梓潼太守周虓（瓊子）守涪城（今緜陽縣治）以拒之，並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西漢水即今嘉陵江）趣江陵，爲朱彤所截獲，虓不得已而降於楊安。楊安進攻廣漢（今廣漢縣治），晉廣漢太守趙長與戰，死之。十一月，晉荊州刺史桓豁遣其江夏相竺瑤入蜀馳救，瑤聞趙長戰死，乃引兵退走。時晉益州刺史周仲孫（隆和三年益州刺史周撫卒，子楚代之；楚卒，子瓊代之；瓊卒，仲孫——光之子，撫之侄——代之）率兵拒戰於緜竹（今德隆縣北緜竹縣南），聞秦將毛當將至成都，恐遭前後夾攻，遂即率騎兵五千逃奔南中（治今雲南靖縣西）。於是，蜀地盡爲秦有。邛莋、夜郎亦盡附於秦。秦主堅乃以楊安爲益州牧鎭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鎭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鎭墊江（今合川縣治），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鎭仇池。周虓雖降秦而不仕，每見堅則箕踞，罵爲氐賊，堅以其忠而優容之。計秦取漢中下蜀，爲時僅三閱月即竟全功。

滅涼之戰：咸安元年三月，秦既克仇池，四月秦主堅即遣涼州降將陰據率其原屬甲士五千（王猛破張天錫於枹罕時所俘獲）還涼州，而遣著作郎梁殊、閻負送之。又命王猛作書諭天錫，使來歸附，猛所致書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强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絕秦爲太和元年事），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

兵河右，恐非六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郡、西海）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自張軌保據河西，至天錫凡九主，今言六世者，不以耀靈、祚、玄靚爲世數），一旦墜地也。」天錫得書大懼，卽遣使稱藩。於是，秦主堅拜天錫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是年十二月，秦主堅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而徙其涼州自天水治金城。（今楡中縣東北）。於是，張天錫以秦相侵逼，恐爲所兼併，擬求援於晉，乃立壇於姑臧西，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並獻書於大司馬桓溫，約期以明年夏會師上邽（天水縣西南）。旋以晉簡文帝崩，桓溫繼卒，其事不果。而張天錫荒於酒色，政事紊亂，人情憤怨，太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西元三七六年）五月，秦主堅乃乘涼政之衰弊，大擧兵以伐之，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衞將軍苟萇，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步騎十三萬）臨西河。尙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苟萇後繼。七月，張天錫以閻負梁殊至，乃會官屬謀之，衆皆主拒戰，天錫遂殺秦二使者，卽遣龍驤將軍馬建率衆二萬以拒秦。八月，秦軍乃渡河北進。當苟萇進軍時，先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率八千騎西出恩宿（今永昌縣南），以截張天錫走路，然後使姚萇率梁熙、王統、李辯等自清石津（今蘭州西北）攻涼驍烈將軍於河會城（湟水入河之口），破降之。是月十七日苟萇濟自石城津（蘭州西北）與梁熙會攻纏縮城（似在今蘭州西北永登縣南）拔之。於是，涼將馬建恐懼，自楊非亭（今永登縣西）退守清塞（失考，似在今古浪縣境）。是時，張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帥衆三萬，軍於洪池（嶺）（今武威縣東南），而自將五萬退守金昌城

（今永昌縣北）。苟萇乃命姚萇率甲士三千爲前驅追建於淸塞，是月二十三馬建率萬人迎降，餘兵皆潰走。二十四日，苟萇遂攻常據於洪池，據兵敗自殺。二十六日張天錫再遣其司兵（同晉五兵尚書之職）趙充哲帥衆拒之，與秦兵戰於赤岸（失考，似在永昌縣東南），又大敗，被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戰死。天錫自出金昌城迎戰，城內又叛；天錫乃率數千騎奔還姑臧。二十七日秦兵至姑臧，天錫降，苟萇送之於長安，涼州悉平。秦主堅遂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鎭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拜北部尚書。秦之滅涼，計時僅一月耳。（上引通鑑卷一百三、四晉紀二十五、六詳晉書卷百十三苻堅傳）

伐代之戰：太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西元三七六）十月，匈奴劉衞辰（據今綏遠省伊克昭盟——註一）因爲代王什翼犍（註二）所逼，請救於秦，秦主堅乃卽乘之，遣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菁弟）爲討北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又使幷州刺史俱難，鎭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今熱河省朝陽縣），西出上郡（今陝西省綏德縣東南），皆與洛會師。以衞辰爲嚮導，大擧伐代。是年十一，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註三），南禦秦軍，皆不能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衞辰之族，什翼犍之甥）將騎兵十萬禦之，與秦軍戰於石子嶺（今山西省河曲縣西），庫仁復大敗。時什翼犍病不能將兵，乃率諸部退奔陰山之北，於是高車雜種（註四）皆叛，四面寇掠，不得芻牧。什翼犍因此復南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乃復還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時秦軍尚在君子津（今托克托縣西二百餘里）。其庶長子實君與什翼犍妃慕容氏之諸子因謀爭立，實君遂殺其諸弟，幷弒什翼犍。被殺之諸弟婦及部人因奔告於秦軍，秦將李柔、張蚝乃率軍復趨雲中，代衆因以逃散，國中大亂。於是，秦軍執實君送長安車裂之。秦主堅欲遷什翼犍世子實（早卒）之

子珪於長安，代長史燕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衞辰（劉衞辰本南匈奴鐵弗種之苗裔）狡猾多詐，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遂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劉庫仁，自河以西屬劉衞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珪之母賀氏，因攜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註五）、元佗等依庫仁。於是，代地亦統屬於秦。秦之滅代爲時亦僅三閱月。

秦主堅下詔自頌功德：太元元年十二月，秦主堅以相繼滅燕、取蜀、平涼、滅代，遂下詔自頌曰：「張天錫承祖父之資，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謂苟萇伐河西，洛伐代），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以鄧羌爲并州刺史。（上引燕鳳謀及苻堅詔見通鑑卷一百四晉紀二十六）

秦主堅在一年之中，併滅涼州及代國，其武功可謂鼎盛矣。

二、第一次伐晉及征西域之戰（參看附圖五——二〇一）

東晉自桓溫卒（寧康元年西元三七三年七月）後，弟桓沖代之。桓沖忠於王室。常自削權力與謝安合作，因此晉之國力漸强。但桓溫卒後之四月（十一月），秦已取蜀，且積極圖謀伐晉，桓沖乃一面表免益州刺史周仲孫之官，以懲其失守益州之罪，一面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爲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治今四川省巫山縣）以防秦兵之東下。

是時，秦太史令張孟見秦主堅積極擴張並謀伐晉，而深以內患爲憂，乃假天象說堅曰：「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苻融亦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鮮卑，東胡之餘種，故云），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爲虎狼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之曰：「朕方混一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明年，建元十年（晉寧康二年）十二月，有人入秦光明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魚羊合成鮮字，謂鮮卑也。苻堅命人捕其人，不獲。於是，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內侍左右）略陽趙整等固請誅鮮卑，堅不聽。整乃堅之宦官，博聞強記，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凡五十餘事。且是時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遊後庭，整復以歌諫諷之，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蓋此時慕容氏在秦廷之謀取權寵，與秦舊勳之矛盾，已極尖銳故也。翌年六月，王猛寢疾，七月苻堅親至猛第視疾，諮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是王猛亦以鮮卑、西羌（姚萇爲首）將爲內患爲憂。（上引晉書卷百十三苻堅傳）

但苻堅不以爲然。蓋苻氏爲氐人，同屬五胡。彼正欲藉諸夷之力，以圖吞晉室而「混一六合」也。是以王猛卒後之明年（建元十二年，東晉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年）三月，苻堅即開始遣兵攻晉之南鄉（今河南省淅川縣西南），拔之，當地山蠻三萬戶降秦（註六）。苻堅此舉，乃爲阻晉之聲援涼州。五月，遂發動攻涼之戰，十月又發動伐代之戰，其事均已見前述。

第一次伐晉之戰：上述秦之取蜀滅涼，實皆爲伐晉之準備，蓋取蜀乃爲控制上流之勢，滅涼乃爲翦除其後方之患也。至於滅代，則所以免北顧之憂耳。

秦主堅於其滅涼併代之後，恃其武功之烈，休兵一年，卽又開始展開大舉伐晉之戰。建元十四年（東晉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年）二月與七月，派遣大軍向晉之襄陽、淮陽、彭城、盱眙展開兩路攻勢。當時秦晉兩軍之部署概要如左：

東晉方面：

尚書僕射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謝安，鎭建康。

右將軍毛虎生將兵五萬，鎭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

江州刺史桓嗣（冲子）鎭尋陽（今江西省九江縣）。

五兵尙書王蘊都督江南（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鎭京口（今江蘇省鎭江縣）。

豫州刺史桓伊鎭壽春（今安徽省壽縣）。

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謝玄（安兄子），鎭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

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桓冲鎭上明（今湖北省松滋縣西。冲原鎭江陵，以畏秦之強盛，而移鎭上明，另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

梁州刺史朱序，鎭襄陽。

苻秦方面：

秦軍進攻襄陽之軍事部署如左：

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苻丕。

武衞將軍苟萇。

尚書慕容暐。

右步騎七萬，出武關，以荆州刺史楊安爲前鋒趨襄陽。

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共步騎五萬攻南陽，經南鄉（今河南省淅川縣）而下。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强弩將軍王顯，共步騎四萬出武當（今湖北省均縣北）而下。此二路皆與苻丕會師攻襄陽。

征虜將軍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今河南省魯山縣西南）亦與苻丕會師。

以上秦之進軍部署，皆在太元三年二月，四月抵達沔北，開始攻擊襄陽。

是年七月，當苻丕等正攻襄陽之際，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晉沛郡太守戴逯於彭城，並建策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苻丕）基掎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即作如左之進軍部署：

遣後將軍俱難爲都督東討諸軍事。

右禁將軍毛盛。

洛州刺史邵保（治洛陽）。

右共步騎七萬以進攻淮陰、盱眙爲目標。

作戰經過：

襄陽方面：是年四月，秦軍已抵沔北，晉梁州刺史朱序在襄陽，以秦軍無舟楫，不以爲備。既而秦將石越率騎五千浮渡漢水，序始爲之駭懼，乃固守中城，石越遂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後軍。於是苻丕督諸將攻中城。時桓沖擁衆七萬在上明，畏秦兵之强，不敢進救。丕乃急攻朱序之中城。苟萇建議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時慕容垂已攻拔南陽，執晉南陽太守鄭裔，遂南下與丕會師。秦州刺史韋鍾則正圍攻晉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上引通鑑卷一百四晉紀二十六）

苻丕自四月攻襄陽，至十二月未克，秦御史中丞李柔乃劾奏之，請徵下廷尉。秦主堅因遣使持節責丕速攻，將功贖罪，並賜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時苻堅急於圖功，又欲自將攻襄陽，並詔令陽平公苻融盡起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命涼州刺史梁熙擧河西之衆爲後繼。苻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亦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矢石也。」堅乃止。（上引晉書卷百十三苻堅傳）

建元十五年（太元四年）正月，苻丕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幷力攻襄陽中城。時晉亦遣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自江夏（時波尙未至江陵也）率兵八千救襄陽，但波亦畏秦兵之强，不敢進。時朱序雖困守中城，尙能屢次出擊，破圍城之秦軍，秦軍因引退距城稍遠，序亦常因而警備鬆弛。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欵於秦軍，願爲內應

，於是苻丕命諸軍進攻，三月戊午初六日（通鑑云二月戊午，震按二月無戊午日）遂克襄陽，擒朱序送長安。秦主堅以朱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而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是時，秦將軍慕容越亦攻拔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南），擒太守丁穆，堅官之不受。於是秦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成選當地之才望，禮而用之。而以前將軍張蚝為幷州刺史。四月二十六日韋鍾又攻拔魏興，擒太守吉挹，挹不言不食而死。秦主堅因而嘆曰：「周孟威（虓）不屈於前，丁彥遠（穆）潔已於後，吉祖冲（挹）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於是自襄陽漢水上游地區，盡為秦軍所略定。秦置荊州於襄陽。（上引通鑑卷一百四晉紀二十六並詳晉書苻堅傳）

淮北方面：建元十四年（太元三年）八月，秦攻江淮方面之軍，其兗州刺史彭超攻彭城，晉沛郡太守戴逯守城以拒之。秦後將軍俱難則攻下邳。至翌年三月，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軍萬餘往救，進軍屯於泗口（今銅山縣東南）。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今江蘇省沛縣東南），謝玄乃揚言，遣後將軍何謙襲留城；超聞之，果撤圍引兵還保輜重。於是，戴其乃率衆棄彭城，隨謙奔泗口，謝玄遂自泗口撤回廣陵。彭超進佔彭城之後，留其兗州治中徐褒以守之，揮軍繼續南進盱眙（今盱眙縣東北）。時秦後將軍俱難亦連克下邳、淮陰（今縣東南），留其洛州刺史邵保戍之，構築橋樑渡淮，繼續率軍南進，與超會攻盱眙。

當襄陽、魏興於是年三月被攻危急時，晉廷曾派遣右將軍毛虎生率衆三萬自姑孰溯江急進救援；同時有蜀人李烏者聚衆二萬反秦，圍攻成都。於是毛虎生欲乘之以收復蜀地，乃率軍入蜀；但其所遣前鋒督護趙福等進至巴西（今閬中縣）時，為秦將張紹所敗，因而死亡者七千餘人，虎生乃退屯巴東（今四川省奉節縣東北），旋李烏亦卽為秦將呂光所擊滅。

秦軍已克襄陽諸城，四月乃遣毛當、王顯等率衆二萬，自襄陽東進，會師俱難、彭超，共攻淮南。五月十四日難、超等攻拔盱眙，擒高密內史（僑置）毛璪之。秦軍六萬又進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僑置，今高郵縣西北九十里），距廣陵僅百里。晉廷大震，乃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安弟）率舟師屯涂中（今滁縣），右衞將軍毛安之等率衆四萬屯堂邑（六合縣北），因而展開江北岸之戰鬪。

是月，秦將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攻堂邑，安之等驚潰。是時幸謝玄自廣陵進救三阿，是月二十五日，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午初七日（通鑑載戊子日，震按六月無戊子日，似係戊午之誤），玄乃乘勝與田洛率軍五萬反攻盱眙，難、超又敗，將退淮陰。玄乃遣何謙等率舟師乘潮而上，夜焚秦軍渡淮之橋樑，秦將邵保戰死，難、超遂退屯淮北。於是，謝玄與何謙、戴其、田洛等共追擊之，與難、超等戰於君川（盱眙北淮水之北），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以此役獲得大勝，因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

秦主堅聞彭超大敗，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乃削俱難爵爲民，而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鎭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鎭湖陸（今魚台縣東南），王顯爲揚州刺史鎭下邳。秦第一次伐晉之戰，至此遂告結束。此役，前後計歷時凡一年又五閱月，秦在襄陽方面獲勝，並據有重要戰略據點襄陽；在淮南方面則先勝後敗，全軍皆潰，僅獲得晉下邳、彭城兩重要戰略據點而已。

征西域之戰：建元十八年（東晉太元七年，西元三八二年）九月，車師前部王彌窴、鄯善王休密馱入貢於秦（原涼州張氏勢力已達今新疆省東南部之西域諸國），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諸國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主堅乃以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

，擧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苻融諫之，不聽。翌年正月，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䭾、車部前部王彌寘爲鄕導，至十二月，呂光自玉門出渡流沙三百里西行至鄯善（今新疆省鄯善縣東南—鄯善本名樓蘭，漢昭帝始更其名），更西行至車師國（今新疆省吐魯番、昌吉、奇台等縣地，亦名姑師。前王國在今吐魯番縣西，治交河城；後王國在今孚遠縣南，治務塗谷），焉耆（今焉耆縣）等國皆降服，惟龜玆（今庫車、沙雅二縣間，其王治居延城）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至太元九年七月，龜玆王帛純窘急，乃重賂獪胡（龜玆西）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註七）率騎二十餘萬，幷引溫宿（今溫宿縣）、尉頭（今烏什縣）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玆（震按二十餘萬、七十餘萬等數目，皆似誇大。今西域諸國皆屬氐族城國，人少兵寡，其詳已見以上之第七卷東漢征匈奴之戰）。呂光與戰於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光乃立帛純弟震爲龜玆王。其他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撫寧西域諸國，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

太元十年，呂光自龜玆凱旋，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及駿馬萬餘匹而還。光還至涼州，適當苻秦崩潰，苻堅已卒，乃建國於涼，史稱後涼。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太元元年載註：「劉衞辰本匈奴鐵弗種，李延壽曰：鐵弗南匈奴苗裔，衞辰者，左賢王去卑之玄孫，北又謂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姓。」（詳見北史卷九十三）

註二：什翼犍乃拓跋氏之後裔，西晉建興三年拓跋猗盧受晉封爲代王。建興四年猗盧以愛其少子比延，因廢其長子六脩，是年三月六脩乃弒之。拓跋普根（猗盧兄子）又攻六脩滅之。於是普根代立。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十二月，普根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拓跋鬱律。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

曰什翼犍。（以上見通鑑卷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一百四）。其詳另見下卷。

註三：資治通鑑一百四，太元元年載註：「鮮卑有白部。後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爲强盛，後因曰：白部，令狐德棻曰：魏氏之初，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與魏俱起爲部落大人，遂爲獨孤部。」

註四：同上書載註：「李延壽曰：高車，蓋赤狄之餘種也。北方以爲高車丁零。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並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因以爲號。」

註五：同上書載註：「拓跋鬱律長子曰沙莫雄……爲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爲拔拔氏，生嵩，道武（拓跋珪）以嵩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

註六：同上書載註：「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巫、漢沔以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

註七：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太元九年載註：「吶龍一人，馗又一人，侯將官稱也。漢時西域諸國，各有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後蓋併侯將爲一官。」

第五節　第二次伐晉—淝水之戰（參看附圖五—一〇三）

一、第一次伐晉後至淝水戰前之一般形勢

秦第一次伐晉在太元四年七月告終，第二次伐晉在太元八年開始，在此間歇之中間三年餘，除秦伐西域已詳前節外，玆概述此期間之一般大勢如左：（下引朱彤語通鑑卷一百四晉紀二十六）

秦平定幽州之亂：建元十六年（東晉太元五年）正月，秦主堅復以北海公苻重（健兄子）爲鎭北大將軍鎭

薊（太元三年秦正攻襄陽時，是年十月豫州刺史北海公重在洛陽謀叛，苻堅使豫州長史呂光執重檻車送長安，堅赦之）。二月，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咸陽），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蓋亦爲謀伐晉作準備也。秘書監朱肜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惟陛下圖之。」堅遂罷教武堂。是爲中國歷史上教武學校之先河。

是時，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重弟。鎭和龍，今熱河省朝陽縣），以勇而多力，能制奔牛，射洞犂耳（鐵厚而堅），自以有滅代之功（滅代事見前節），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經襄陽，溯漢水而上赴益州任所。洛乃謂其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沉孤於漢水耳。」其幽州治中平規因獻策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爲福，桓文是也。主上雖不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奈何束手就徵，陷不測之禍乎？」於是，苻洛決計舉兵反，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徵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皆在今熱河省北部，南韓、北韓中東部，及鴨綠江中上游地區）等國兵，諸國皆曰：「我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爲逆。」於是，洛懼欲止，旋用平規之計，舉兵七萬自和龍與苻重會師中山（今河北省定縣），共兵十萬，欲下冀州。苻堅乃遣右將軍都貴馳赴鄴，使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又遣左將軍竇衝，步兵校尉呂光將步騎兵四萬，自長安趨鄴進討之。是年五月竇衝進擊苻洛於中山，大破

5—1586

之，生擒洛送長安，苻重走薊，呂光追斬之。是時堅之屯騎校尉石越，又自東萊帥騎一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之亂悉平。但堅仍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治今青海省青海東岸海晏縣）。（通鑑卷百四晉紀二十六）

苻堅已平定幽州，乃召還冀州牧苻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輔政，而以征南大將軍守尙書令長樂公苻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代融。

秦分封氐民，謀加强重要州郡之控制：太元五年六月，秦主苻堅以諸氐種類繁滋，人口衆盛，乃分三原、九嵕（今醴泉縣東北）、武都、汧、雍等地（卽今陝西省涇水下游及汧水流域至鳳翔諸地）氐民十五萬戶，使諸宗親（苻氏氐種）各領之，散居方鎭，如古諸侯（仿周封建統治）。使長樂公苻丕領氐戶三千，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揚膺（丕之妻兄）爲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膺之妻父）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公世卿（古封建諸侯國，命卿皆世其官），長樂郎中令略陽氐酋垣敞爲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以輔苻丕。

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鎭龍城（今熱河省朝陽縣）。中書令梁讜爲幽州刺史鎭薊城（今北平）。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縣枹罕（今甘肅省臨夏縣）。長水校尉王騰（毛興、王騰皆苻氏姻親，氐之崇望）爲幷州刺史鎭晉陽。河幷二州各配氐民三千戶。平原公苻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註）諸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今陝西省山陽縣）；鉅鹿公苻叡爲雍州刺史（治今山西省永濟縣東南），各配氐民三千二百戶。旋又以左禁將軍揚壁爲秦州刺史，尙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爲寧州刺史治南中，以左將軍都貴爲荆州刺史。又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鎭許昌。當苻堅徙氐民時，

其臣趙整因侍宴援琴作歌以諫之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蓋苻堅之計，欲效周初封建之法，化華夏永爲其所統治，故羣臣對堅之此策，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云。（上引通鑑卷一百四晉紀二十六）

秦局部攻晉敗沒：建元十七年（東晉太元六年）十一月，秦荆州刺史都貴自襄陽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率衆二萬攻晉竟陵（今湖北省鍾祥縣）。桓冲遣南平太守（治今湖北省公安縣東）桓石虔，衞軍參軍桓石民等將水陸軍二萬拒之。十二月石虔襲擊秦軍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今鍾祥縣北接宜城—自忠縣界），石虔復進攻拔之，擒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秦全軍覆沒。

是年，東夷及西域六十二國入貢於秦。

秦國內叛再起：建元十八年秦大司農東海公苻陽（法子，升平元年苻堅篡奪苻生帝位時，堅先讓於其庶兄法，法讓堅，堅遂立，以法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旋太后苟氏—堅母，以法權威過重恐不利於堅因賜法死），法與員外散騎侍郎王皮（猛子，凶險無行，堅不用爲官），尚書周虓等謀反，事泄，收下廷尉，皆赦不誅，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徙皮、虓於朔方之北。

是時秦之疆域：東自今南韓漢城之北（有今北韓之西部，時爲帶方、樂浪郡），經安東省（時爲玄菟郡）、遼北省、熱河省、亘察哈爾省之南部、綏遠省之中部，西北至新疆省之中東部，西南經青海省之東部、四川省、至雲南省之中部，皆入其勢力範圍，僅淮河長江以南至今北越，爲東晉所據而已。

註：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太元五年載註：「秦兗州刺史鎭倉垣，南兗州鎭湖陸。又秦初以豫州刺史鎭許昌，滅

燕後以豫州刺史鎭洛陽，於許昌置東豫州。陽當作楊，按後魏書地形志，天平初始置陽州於宜蘭，苻堅以王顯爲楊州刺史戍下邳」。

二、作戰之謀議與準備及戰略部署

作戰之謀畫：秦自滅燕以後，卽有南滅晉以「混一六合」之志，尤以苻堅更以此爲急務。是以王猛將卒時，有「晉……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之遺言。蓋王猛之意，當謝安得政之後，桓冲與之和協，上下一志，唯國是謀，因而伐晉尙非其時；且晉據長江之險，北方步騎不能展其所長，而水軍之裝備與訓練，又非一蹴可幾。至於鮮卑與羌族，皆爲其本族爭奪中原之權利，而無臣屬之心，一有可乘之機，必爲內患。況苻秦氏族之基礎薄弱，若予鮮卑及羌族以可乘之會，則基礎立呈動搖而將陷於崩析之勢也。但苻堅並不以爲然，欲倣周初及晉武之計，以「混一六合」，故繼第一次伐晉之後，於太元七年十月，欲再謀大擧，乃集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尙書左僕射權翼則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右衞率石越曰：「……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

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苻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與王猛所見同），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猛）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堅猶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太子孟亦諫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人爲之用，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且吾斷於心久矣，舉必尅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尅？」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曰：「弱併於強，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自斷於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昔晉武平吳，所使者張杜（張華杜預）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苻融再諫亦不聽。羣臣知堅素信重沙門道安，乃使道安乘間進言。道安言之，堅仍不意爲然。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

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亦不聽。蓋苻堅銳意圖謀進取江南，以實現其「混一六合」之志也。

作戰準備戰略部署及緒戰：苻堅伐晉之決心，實已早定，故其取蜀併涼及第一次伐晉一連串之舉，皆與其大舉伐晉之戰略，有密切之關係。蓋其併涼，在翦除後方之患；取蜀則在乘上流之勢；第一次伐晉，是已進入戰略進軍之準備位置矣。故於建元十八年八月，堅即以其諫議大夫裴之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欲倣西晉王濬之故智，順流而下。至於晉國，對於防秦之入寇，則經常有備，東方戰區自江州（不含）壽春（含）以東由謝安都督，西方戰區自江州以西至益州，由桓冲都督。翌年五月，桓冲似已知秦將大舉，爲欲奪回襄陽及益州以固西防，而雪太和四年之恥。乃即發動先制之攻勢，大舉十萬之衆，自率冠軍將軍桓石虔、振威將軍桓石民，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鷹揚將軍郭銓等攻沔北諸城；龍驤將軍胡彬攻下蔡，又遣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是月，劉波反攻沔北諸城，郭銓攻武當（今湖北省均縣北）。楊亮攻蜀，拔五城，遂長驅深入進攻涪城（今四川省綿陽縣）擬切斷秦入蜀漢之連絡。六月，冲別將攻萬歲城、筑陽（萬歲城今房縣境。筑陽，今穀城縣東）又克之。秦主堅聞之，大怒。於是令其子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及冠軍將軍慕容垂、左衞將軍毛當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又遣揚武將軍張崇救武當。另遣後將軍張蚝與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苻叡軍於新野（今縣南），慕容垂屯於鄧城（今襄陽縣北）。桓冲以秦救兵大至，乃退屯沔南。七月，郭銓及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後，掠二千戶民以歸。苻叡遂遣慕容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進臨沔水。垂等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光照十數里。桓冲懼乃引軍還上明。秦救涪城之兵張蚝等出斜谷道南下時，楊亮不敵亦引兵退還。（上引晉書卷百十四苻堅傳）

於是，秦主堅下詔，大舉伐晉，詔曰：「吳人敢恃江山，屢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淸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朕將登會稽，復禹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乃悉發諸州公私馬及人丁，良家子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郞。又下書「期尅捷之日，以司馬昌明（晉孝武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築第。」（秦伐燕、凉，均是如此）。

是時，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堅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苻堅伐晉之擧發展至此，其朝臣仍皆不欲堅作此擧，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贊勸之。苻融又進諫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擧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是年八月初二日，苻堅遂一面徵發各州郡兵，一面自長安遣軍進發。（同上引晉書卷一百十四苻堅傳）其進軍部署，概要如左：

征南大將軍苻融帥：

驃騎將軍張蚝。

撫軍將軍苻方。

衞軍將軍梁成。

平南將軍慕容暐。

冠軍將軍慕容垂。

共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

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帥蜀漢之兵順流而下。

當慕容垂出發時，慕容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上主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此爲秦敗因之一，詳見申論節中。（上引晉書卷百十四、百二十三苻堅、慕容垂傳）

是月初八日，苻堅留其太子宏守長安，自率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震按：此實指秦全軍而言，但此時各州徵兵尚未到達，故此處乃史家渲染之語），隨苻融之後繼進。旗鼓相當，前後千里。

九月，堅至項城（今河南省項城縣東方槐坊店），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今江蘇省銅山縣），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今河南省滎陽縣北）達於汝潁。誠中國戰史上，罕見之大擧也。

按秦此次伐晉，其戰略部署，計分四路：

一、主力一路自項城攻壽陽（卽壽春今安徽壽縣），以指向晉之歷陽（今安徽省和縣）。

二、蜀漢舟師沿嘉陵江涪江順流而下，指向江陵、夏口（今湖北省江陵縣及漢口）。然後會合襄陽及慕容垂之師東下。

三、自襄陽沿漢水而下之軍，與蜀漢及慕容垂等會攻桓冲。

四、幽冀之兵，自彭城、下邳（今江蘇省邳縣東）沿泗水睢水水陸而下，指向廣陵、盱眙、涂中（今滁縣）。

以上四路均以晉都建康爲最後目標會攻之。

是月（九月）晉以秦大軍入寇，亦卽作如左之部署：

宰相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謝安，鎮建康。

江淮方面：

尚書僕射謝石（安弟）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

徐兗二州刺史謝玄（安侄）爲前鋒都督（原鎮廣陵）。

輔國將軍謝琰（安子）。

西中將郎桓伊。

共水陸軍八萬，任淮南方面自淮陰、廣陵、盱眙、亘於壽陽之線拒禦。又遣龍驤將軍胡彬率水軍五千急援壽陽爲先鋒。

荆州方面：

車騎將軍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桓冲（鎮上明——今湖北省松滋縣東）。

冠軍將軍桓石虔。

輔國將軍楊亮鎮巴東（今四川省奉節縣江北岸）。

前將軍劉波鎮江陵。

襄城太守桓石民鎮夏口。

各郡太守自守其郡城（地方軍）。

共水陸軍十萬。

當時兩國之國境鄰接者：西自且蘭、夜郎（今貴州省中北部——屬秦）沿今之川湘省界至建平（今奉節、巫山——屬晉），再自襄陽（屬秦）沿桐柏山麓、淮水、壽陽（屬晉）、下蔡（今安徽省鳳台縣——屬秦）、盱眙、淮陰（屬晉）至海。秦晉之作戰前線，則自建平、竟陵、亘壽陽、至淮陰之線。

是時，秦兵已盛，建康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命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上引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

桓沖是時深以根本爲憂，遣精兵三千入衞京師，安謂三千人不足以損益，而欲外示閑暇，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嘆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蓋安以已盡國家之全力，憑江淮之險以禦大敵，固已無其他方略可設，乃不得已故示閑暇，以鎮定人心也。（上引晉書卷七十四桓沖傳）

三、作戰經過

建元十九年（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西元三八三年）九月，苻堅已抵項城，苻融乃率軍三十萬推進至潁口（今安徽潁上縣東南正陽鎮）。是時融所分遣之慕容暐慕容垂等率數萬之衆亦已向鄖城（今湖北省安陸縣）進擊中。十月苻融攻壽陽（卽壽春今安徽省壽縣），以參軍郭褒爲淮南太守。癸酉十八日克之，擒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融遂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並卽遣衞將軍梁成與其楊州刺史王顯（秦楊州治下邳），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進軍洛澗（今安徽省懷遠縣西南洛河鎮附近），柵淮以遏晉之水軍。時晉將胡彬在馳赴壽陽途中聞

壽陽已陷，乃退保硤石（今鳳台縣南，彬似守硤石對岸山上二城）。時慕容垂等亦攻下鄖城，斬晉將軍王太丘。

晉軍謝石、謝玄、桓伊、謝琰等率兵八萬，相繼西進以拒秦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梁成，不敢進。胡彬爲苻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秦軍，而潛遣使告謝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將軍」。秦軍獲之，送於苻融，融乃馳使白於苻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苻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赴之，疾趨壽陽，謂苻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之衆，無所用之。今秘吾來，令彼不知，彼顧江東，在此必當戰，若其潰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乃下令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堅遣朱序（原爲晉梁州刺史在襄陽被俘，見前）來說謝石等，「以强弱異勢，不如速降。」朱序則以軍情私告謝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作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謝石等旋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而老秦師。謝琰勸謝石從朱序之言，遣使請戰，石許之。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註一）率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夜襲梁成營（註二），直前渡水，大破之，斬成及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奔潰，爭先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擒王顯，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逼肥水而陣。苻堅與苻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軍部陣嚴肅，又望見八公山（鳳台縣東南）上草木，皆以爲晉兵。堅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上引晉書卷百十四苻堅、苻融傳）

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陳以待之，蚝乃退。秦乃以小將旗列屯肥北，示無大將在，以誘晉軍。而謝玄遣使苻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苻堅從之。晉軍開始涉渡，苻融欲於晉軍未成列擊之。堅曰：「不然！我長於步，彼便

於水，今捨步入水，是以所短擊所長，非良策矣，可須彼過水，一時擊之，彼既背水，進退無術，乃可盡殺，然後船舫渡江，直指會稽，覩禹朝萬國之處，不亦樂乎？」遂麾兵使却。朱序在陳後因而呼曰：「秦兵敗矣」！秦之兵衆因而大奔，不可復止，晉軍乃乘之追逼秦軍。苻融馳騎略陣，欲以止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堅亦中流矢，於是全軍皆潰。謝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今壽縣西北），秦肥北之兵亦大潰。秦兵因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苻堅單騎逃至淮北。秦自八月出師至十一月潰敗，爲時不過四月。於是，晉軍克復壽陽，執秦淮南太守郭褒。朱序與張天錫、徐元喜等，亦皆乘秦軍潰亂時自歸於晉。晉因此役之倖勝，國運因以危而復安，秦亦因此役之敗，爾後遂陷於總崩潰之厄運。故是役成敗，實係兩國之存亡也。（上引通鑑卷一百五晉紀二十七及晉書苻堅傳御覽卷三百九）

四、戰後概況

苻堅已敗，幽冀之兵至彭城者，涼州之兵至咸陽者，及姚萇所將之兵自蜀順流而下者，亦皆散還州郡。慕容暐、慕容垂在鄖城聞堅敗，暐棄其衆向滎陽逃走，獨垂持軍嚴肅，率所統三萬兵北退。當垂軍約退至滎陽時，苻堅以千餘騎赴之（震按秦兵肥水敗潰後，及晉軍追擊情形，史無記載，但以晉軍至太元九年正月，始略淮北地之「史實」察之，則當時秦軍雖潰於肥水，晉軍尚不敢渡淮北追擊，故苻堅能從容待慕容垂軍至——似皆騎兵——至而就之。）於是垂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而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堅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

天下。」慕容德曰：「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心也，是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不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其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若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亦多勸之，垂皆不從。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潰兵，比至洛陽，衆十餘萬，乃還長安。

慕容暐至滎陽，慕容德亦勸暐起兵復燕，暐亦不從。（上引晉書卷百二十三慕容垂傳）

當肥水之戰，晉軍戰勝後，謝石卽馳報謝安。安得驛書，時方與客圍棊，收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蓋安是時已喜甚，圍棊時所以不動聲色者，矯情鎭物耳。（上引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

當苻堅潰歸洛陽時，慕容垂子弟皆勸垂遂乘之以復燕，垂皆不聽。按垂所以不用其諸子弟之言者，蓋其時秦鎭據各州郡者尙固，如豫州刺史毛當尙據許昌，荆州刺史都貴據襄陽，征東大將軍豫州牧苻暉鎭洛陽，冀州牧苻丕鎭鄴，其他州郡皆尙穩定，（參見本節第一款），是以慕容垂一則曰：「徐俟其釁而圖之」，再則曰：「關西會非吾有也」。是則慕容垂之審察形勢亦已詳矣。（上引通鑑卷一百五晉紀二十七並詳晉書慕容垂傳）

註一：晉書卷八十四劉牢之傳載：「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曾祖羲以善射事（晉）武帝，歷北地雁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牢之面紫赤色，鬢目驚人，而沉毅多計劃。太元初，謝玄北鎭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北府兵。」盱眙之

戰時，牢之襲秦將俱難輜重，獲其運船，遂破秦軍。

註二：本卷初稿由王覺源先生編纂，因其所編體例不合且過簡，故其原稿全部未予採用，而由震重編之。惟此處牢之夜襲一事，爲晉書苻堅傳所載，通鑑則僅載「直前渡水」。今二書所載並用之。又按晉及南北朝戰爭中，南方在淮水地區，常採夜襲戰法，以敗北軍。並註此，藉供參考。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建元十九年（太元八年）十一月，苻堅敗歸洛陽後，收拾潰兵已得十餘萬。是時堅爲防關東亂起，乃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增戍鄴城，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軍五千增戍幷州（今山西太原），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增戍洛陽。蓋此時苻堅亦慮燕之死灰復燃也。（下引晉書卷一百二十二慕容垂傳）

慕容垂復燕：當王猛滅燕（事詳前章），垂隨苻堅入鄴時，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則有不悅之色。燕前郎中令高弼乃私言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冑，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是垂此時已有復燕之志。至建元十一年（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苻堅取蜀滅涼之後，秦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强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慕容垂，紹楷之叔父），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太元二年當苻堅漸及驕奢之時，慕容農（垂子）又私言於垂曰：

「自猛之死（寧康三年十月西元三七五年），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凡此，可知慕容垂及其子弟，皆處心積慮謀復燕國。尤以慕容垂不惜用其段夫人之色以得幸於苻堅，則其圖謀之深，更可知矣。

建元十九年（東晉太元八年）十一月，苻堅大敗於肥水後，慕容垂不用慕容德等言，而隨苻堅自洛陽還長安之時，慕容農復言於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乃於行至澠池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知之諫堅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飆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乃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固率兵三千送垂。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河橋，即富平津橋，杜預所造。富平津，即孟津），垂疑之，自涼馬台（河橋之西）結草筏以度，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趨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上引通鑑卷一百五晉紀二十七）

慕容垂已自孟津脫走，至安陽（今河南省安陽縣）遣參軍田山修牋於冀州牧長樂公苻丕。丕聞其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中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

垂乃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是時，適秦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起兵於新安叛秦（前燕時丁零種落居中山，苻堅滅燕，徙於新安，事已見前）謀攻豫州牧平原公苻暉於洛陽，苻暉遣毛當率兵討斌，時慕容桓之子慕容鳳及燕故臣子燕郡王騰與遼西段延等，聞斌起兵，亦各率部曲歸之。於是有兵數千，慕容鳳言於斌曰：「鳳今雪先生之恥（燕亡時桓殉難），爲將軍斬此氐奴。」遂破秦兵，斬毛當，進攻陵雲台戍（洛陽西），又克之，收萬餘人甲仗，洛陽震動。至是苻堅又竟遣驛書，使垂將兵討之。時石越進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並密授命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臨行，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垂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於是，石越再進言於丕曰：「垂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仍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禽耳。」（同上並詳晉書慕容垂傳）

慕容垂已得奉遣爲將進討翟斌，乃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自率世子寶及少子隆與苻飛龍等步騎三千南發，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丕機事不密，則害成），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苻暉自洛陽遣使責垂，促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垂乃於是月（十二月

）二十七日夜，遣其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己，令氐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並以書遺苻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垂旣擊殺苻飛龍及氐兵，乃於明日（二十八日）一面遣使至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應相，一面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然後自率兵三萬，渡河焚橋，進襲洛陽。有欲一擧襲取洛陽及鄴城，以興復燕祚之圖。（同上）

是月，慕容農等得垂使者之密告，農與慕容楷乃留鄴城中，先使慕容紹出至鄴城外之蒲池，盜苻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是月二十九日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與紹同奔列人（今河北省肥鄉縣東北十五里）起兵。

建元二十年（東晉太元九年）正月初一日，秦冀州牧長樂公丕大會賓客，慕容農不至，乃始覺有變，卽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已在列人起兵矣。農至列人因烏桓人魯利往說烏桓族酋張讓曰：「家王已擧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讓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起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又使趙秋說鮮卑諸酋屠各、段畢聰等，聰遂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扶餘）餘和、敕勃，易陽（今永年縣西十五里）烏桓劉大等，各率部衆數千赴之。農遂假張讓爲輔國將軍，劉大爲安遠將軍，魯利爲建威將軍，並卽自將趨攻館陶（今山東省館陶縣西四十里），破之，取其軍資器械，又遣蘭汗（垂之從舅）、段讚（畢聰子）、趙秋、慕輿悕等，奪取康台澤（今山東省邱縣境）牧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讓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農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其勢益盛。農又遣間使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

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同時遣蘭汗攻頓丘（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上引通鑑卷一百五晉紀二十七）

苻丕已知慕容農在列人起兵，乃即遣石越將步騎萬餘進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垂）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以拒守，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是月十九日，石越軍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其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於是，令軍士嚴待，不得妄動。越是時反立柵自固而不急疾進擊，農乃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至暮，農乃鼓譟出陳於城西，遣牙門劉木先爲先鋒率壯士四百攻越柵，騰柵而入，越軍披靡，農督大衆繼之，遂大敗越軍，斬越送其首於垂。石越、毛當秦之驍將，故苻堅使助二子鎮守，今越、當皆死，於是人情騷動，所在叛民羣起，秦控制關東之勢因以益弱。（同上）

慕容垂將三萬人已渡河向洛陽，時慕容鳳、王騰、段延等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但垂爲欲襲取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僞，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是年（九年）正月初二日垂至洛陽，苻暉已知其殺苻飛龍，乃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趙通說垂，垂猶不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垂會師，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苻堅封慕容暐爲新興侯），當迎歸返正

耳。」垂此時以苻暉相拒，且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乃欲取鄴而據之，於是引兵而東。時故扶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即王猛攻鄴時，開北門以納秦兵者)，及昌黎鮮卑衞駒等乃即率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元帝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史稱後燕)，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爲王者。垂遂以其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衞駒爲鷹揚將軍；慕容鳳爲建策將軍。遂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滎陽北）渡河，長驅向鄴。是月二十六日垂抵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燕岷山公庫傉官偉爲長史，前燕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是時，慕容農亦會師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翰，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是時可足渾譚集兵二萬餘，自沙城攻拔野王（今河南省沁陽縣）後，亦引兵會攻鄴。是時秦冀州刺史苻定（苻堅從叔）守信都（今河北省冀縣治），高城男苻紹（堅從弟）守其國（鹽山縣東南），高邑侯苻亮（堅從子），重合侯苻謨（堅從弟）守常山（今正定縣西南），固安侯苻鑒（苻堅從叔）守中山。是年六、七月慕容麟克常山中山。十月，苻丕在鄴被攻危急，適是時晉謝玄亦已遣龍驤將劉牢之等進據碻磝城（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濟陽太守郭滿據滑台（今河南省滑縣），將軍顏肱、劉襲則進據滑台之河北岸，苻丕將軍桑據守黎陽（今濬縣東北），爲劉襲所擊破。於是丕請援於謝玄，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許以援軍到達，以鄴城與之。玄乃於十二月遣劉牢之，晉陵太守滕恬之等率衆二萬救鄴，並水陸運米以濟丕。翌年（建元二十一年，太元十年）四月，劉牢之擊破慕容蠻之軍，於追擊時，反爲所敗，遂入鄴城。時鄴中飢甚，苻丕乃就晉穀於枋頭。牢之亦因坐軍敗徵還，苻

丕復帥兵三萬自枋頭還鄴城，晉將軍檀玄阻之於枋頭西，爲丕所破，丕遂復入鄴。蓋是時慕容垂軍亦以乏糧，軍多餓死，就食於中山，故苻丕得復入鄴也。是年八月，苻丕謀西歸長安（是月苻堅卒，詳見後述），其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永是年春爲燕軍所擊敗，棄幽州走壺關）遣使招之，丕乃率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走潞川（今山西省潞城縣），於是其驃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等迎之入晉陽。丕因知長安已陷，堅已死，乃發喪卽帝位。鄴城亦卽爲燕有。後燕已有鄴城，燕王垂乃遣其魯王和爲南中郎將據鄴。然後分兵略地，使慕容麟、慕容隆等，自信都略勃海、清河等地。遣慕容農出居庸關，歷凡城（今熱河省平泉縣境）至龍城，以安輯遼東、玄菟、樂浪等郡，是年十二月，後燕王垂遂都中山（今河北省定縣）。至太元十九年秋，後燕王慕容垂擊滅西燕王慕容永，又盡據有上黨、太原、平陽諸地，其疆域較前爲廣矣。西燕事，詳見下述。（同上並詳晉書卷百二十三慕容垂傳）

西燕之建國：建元二十年（東晉太元九年）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慕容暐弟）聞燕王垂攻鄴，遂收集鮮卑部衆數千，欲亡奔出關，至華陰（今陝西省華陰縣東南），破秦將軍强永，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是時，秦王苻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其廣平公苻熙爲雍州刺史鎭蒲阪，徵雍州牧鉅鹿公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衞大將軍、錄尙書事，率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以討慕容泓。是時，平陽太守慕容沖（暐弟），亦起兵於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率衆二萬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慕容泓聞秦兵將至，懼欲率衆奔關東，苻叡粗猛輕敵，欲馳兵邀截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窮困，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

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不從，截擊泓於華澤（華陰澤），叡兵果敗，竟爲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至長安謝罪，堅怒，竟殺之。因此萇懼，奔渭北馬牧（牧苑）。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以歸萇者五萬餘家，共推萇爲盟主。萇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史稱後秦）。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爲從事中郎；羌訓等爲掾屬；王據等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爲將帥。此由於苻叡之不知兵，苻堅之措置失宜，遂促成兩大敵國，長安根本爲之動搖矣。是時，竇衝雖擊破慕容沖於河東，沖却率鮮卑騎八千南奔與慕容泓合，泓之衆遂增至十萬。於是，泓乃遣使致書於苻堅曰：「吳王（慕容垂）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指慕容暐），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衞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沉思久之曰：「此乃三豎所爲（垂、泓、沖），非卿過也。」仍復暐之位，待之如初。命暐爲書招諭泓、沖及垂。但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垂）爲相國，中山王（沖）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帥兵進向長安，改元燕興。是時（六月）秦主苻堅自將擊姚萇於北地（今耀縣東南後詳），欲破萇後，再擊泓也。（上引通鑑卷一百五晉紀二十七）

慕容泓已率兵進向長安，在行進中其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沖，且其持法苛峻，乃殺泓而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蓋自爲尙書令。七月，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還救關中，苻堅聞慕容沖軍將至長安，亦自北地還長安，而遣其撫軍大將軍苻方戍驪山，令苻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錄尙書事，率兵五萬

以拒沖，與沖戰於鄭西（今華縣西南），大敗。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河間公苻琳（堅少子）將兵三萬拒沖於灞上（長安東），琳、宇亦皆敗死，沖遂據阿房城（今西安市西北）。沖少有寵於堅，堅以錦袍稱詔遺之。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暐），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苻融）之言，使白虜（鮮卑）敢至於此。」十一月，慕容肅（紹兄）與慕容暐以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因陰謀爲亂。十二月，慕容暐以其子新婚，請苻堅至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事覺，堅誅肅、暐、及城中鮮卑無少長皆殺之。（上引晉書卷百十四苻堅傳）

翌年（太元十年）正月，長安城中乏糧，人相食，外猶無救援。蓋是時姚萇正攻寇新平定安（今邠縣及涇川縣等地）諸城，守其地之秦勃海公苻珍已被擒故也。是月，慕容沖以暐已死，乃卽帝位於阿房，史稱西燕。是月初旬苻堅反攻慕容沖於阿房，連戰破之，至十六日又戰於白渠（今涇陽縣），堅大敗，沖遂乘勝進攻長安，苻暉以屢敗自殺。三月，秦高陽公苻方敗死於驪山，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沖戰於驪山又敗，苟池戰死，石子奔鄴。堅再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悉阬之。是誠氏與鮮卑兩族在長安之大決鬬也。然猶無補於長安之危。五月，西燕主沖攻長安，苻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僅有保壁三十餘，推秦平遠將軍趙敖爲主，遣兵糧以助堅，但多爲西燕兵所殺。楊定與沖戰於城西，又敗爲沖軍所擒。於是，苻堅大懼，乃留其太子宏守長安，囑之曰：「天其或者欲導子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其張夫人，及中山公苻詵，二女寶錦，出奔西走。並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六月，秦公子宏不能守長安，竟將數千騎與其母妻宗室西奔下辨（今甘肅省成縣西），秦之百官逃

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則奔於後秦。於是，苻秦之根本，至此亦告毀滅。（上引晉書卷百十四苻堅傳）

西燕主冲，於秦之君臣逃去之後，遂入據長安，縱兵大掠，長安軍民死者不可勝數。苻堅走至五將山（今岐山縣境），爲後秦主姚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追及圍而擒之。秦太子宏逃至下辨，其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棄其夫從宏，宏遂奔武都投氐豪强熙，假道奔晉，晉居之於江州。

西燕主冲居長安，至太元十一年（西元三八六年）春，慕容垂已據有前燕之全境，冲因畏垂之强，不敢東歸，乃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於是鮮卑人咸怨之。其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將段隨爲西燕王。西燕僕射慕容恆，尙書慕容永，又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桓）子顗爲王，遂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東歸。按苻堅於太和五年（西元三七〇年）自鄴遷鮮卑慕容氏於關中，至是年凡歷十七年，鮮卑復東歸。引至臨晉，慕容恆弟護軍將軍韜，又誘殺顗，慕容永又與武衞將軍刁雲攻韜，韜奔恆營，恆乃改立冲子瑤爲帝。鮮卑之衆皆棄瑤而附永，永隨執瑤殺之，立泓子忠爲帝。至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聞慕容垂已稱帝，乃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六月，刁雲等又殺忠，而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尙書事、河東王，稱藩於後燕，以謀東歸。九月，遂遣使假道於秦主苻丕（丕聞堅死，卽帝位於晉陽，已見前述），丕不許，因戰於襄陵（今山西省襄陵縣）大破丕軍，丕敗走東垣，爲晉將馮該所殺，丕太尉苻纂率秦餘衆棄晉陽奔據杏城（今陝西省黃陵縣——卽中部線），丕百官皆沒於永，永遂自晉陽進據長子，卽帝位。至太元十九年秋，滅於後燕，其事已詳見上述。

後秦之建國：建元二十年（東晉太元九年）四月，苻堅之衞大將軍苻叡在華澤戰死後，時姚萇爲叡之司馬，

因畏罪逃於渭北馬苑，於是諸羌豪帥率五萬餘衆，共推爲盟主，萇遂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始完成其兄襄之遺志（姚襄事已見前述）。是年六月，苻堅欲破姚萇然後擊慕容泓，乃自率步騎二萬，進擊姚萇於趙氏塢（今甘肅省涇川縣境），又遣其護將軍軍楊璧等分道進攻之，姚萇屢敗，遂斬萇弟鎭軍將軍尹買。時姚萇軍所據之地無井，堅軍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萇軍有因渴死者，適值大雨，萇軍得以復振。於是，萇乃率其七萬之衆以擊堅軍，大破之，擒堅將楊璧及其右將軍徐成，鎭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後楊璧拒堅之太子宏於南秦州，已見前述）。時慕容泓已進軍逼長安，苻堅乃棄姚萇回軍以拒泓。（下引通鑑卷百五六並詳晉書苻堅傳）

是年十月，後秦主姚萇聞慕容沖攻長安，乃會羣僚謀進取之策。羣僚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其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今甘肅省涇川縣），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今銅川縣），自將其衆攻新平（今陝西省平邠縣），久攻不下，乃於翌年正月，留其諸將攻新平，而自引兵攻安定（今涇川縣北）克之，遂悉定嶺北諸城。繼又大破苻堅軍於白渠（今陝西省涇陽縣）。四月又克新平（五月苻堅棄長安出走）。七月，得悉苻堅出長安走至五將山（今岐山縣境），萇乃遣其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之，苻堅所將數百騎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忠至遂執堅送於新平，萇幽堅於別室。八月，姚萇遣使求傳國璽於堅，不得；繼遣其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堅曰：「禪代乃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後漢有尚書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之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因尤忿之，數罵萇以求死，因謂其張夫人曰：「豈可令

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是月，二十六日，萇遂遣人縊殺堅於新平佛寺中，張夫人及苻詵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擧哀（是月，慕容垂亦克鄴城）。綜計苻秦自永和七年（西元三五一年）建國於長安，至是凡歷三十五年而亡。

東晉太元十一年三月，西燕已棄長安東歸，是年四月，姚萇遂入長安稱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皇帝，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六月，秦主苻丕（丕即位於晉陽，已見前述）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以共討姚萇弒逆之罪，後燕主慕容垂亦應之，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丕）於臨晉（震按：垂此擧僅政治作用而已，故並未實行，八月即率兵南略，與晉爭地）。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冠明、河東王昭、新平張宴、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前秦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皆應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丕，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太元十年十一月，左將軍竇衝擁衆數萬於玆川，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衞將軍楊定，皆遣使邀丕共擊姚萇）。前秦冠軍將軍鄧景（羌子）擁衆五千據彭池（長安西）與據玆川（即灞水）之竇衝爲首尾以擊萇。七月，前秦平涼太守金熙（東胡種），安定都尉沒奕干（鮮卑多蘭部帥）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於孫丘谷（在安定），方成兵敗。姚萇乃留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守長安，而自將至安定，擊金熙等大破之。時枹罕諸氐亦擁狄道長苻登（丕族子）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克之，馳使請命於苻丕，以夾攻後秦。九月，苻丕爲西燕擊敗死之（事已見前述），於是苻登即帝位，繼續進討姚萇。此後萇與登（登都雍——今寶鷄縣）相戰於涇陽（今陝西涇陽縣），新平（今陝西省邠縣）、安定（今甘肅涇川縣北）、杜陵（長安東南）郿縣等地凡七年之久。至太元十八年十二月姚萇卒於安定，太子興嗣位，明年姚興大破苻登於始平（今陝西興平縣東北），登死，後

秦始定。

後涼之建國：建元十九年（東晉太元八年）十二月，呂光征西域，已如本章第四節所述，至太元十年九月，呂光自龜玆（今新疆省庫車沙雅二縣間）還至宜禾（今新疆省吐魯番縣西），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治今新疆吐魯番縣）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强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今新疆省鎭西縣境）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姜水令張統說熙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在西海郡——今青海省海宴縣），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時興刺河州——今甘肅省臨夏縣），連王統、楊璧（時統刺秦州——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璧刺南秦州——今甘肅省成縣西北），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擧也。」熙又不聽，又殺洛於西海（苻堅徙洛於西海，已見前述），欲據涼州以自保。呂光聞楊翰之謀，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光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光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並卽以其子胤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姚皓，別駕衞翰等，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於是敦煌太守姚靜，晉昌（今安西縣東）太守李純，相繼以郡迎光。光亦報檄梁熙，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師。並卽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胤戰於安彌（今酒泉縣東），大破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遂據涼州，自領涼州刺史。至太元十一年九月，呂光得悉苻堅已死，乃

擧軍縞素，改元大安。是年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隴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凉州牧、酒泉公。太元十二年平定張大豫等之亂（豫，天錫之世子——註一），太元十四年二月遂自稱三河王，置百官，立其妻石氏爲妃，子紹爲世子。太元十九年七月，又遣其子覆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鎭高昌，命大臣之子弟皆隨之。於是除金城（今蘭州）爲金城王乾歸（註二）所據外，呂光遂據有洮水（今甘肅省洮河）以西，西海（即青海），河西四郡及西域之地。太元二十一年夏，乃自稱天王，國號大凉（史稱後凉），以世子紹爲太子，封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爲尙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尙書。（上引通鑑卷百六並詳晉書呂光傳）

東晉乘苻秦亂北略中原：太元八年十一月肥水之戰，晉擊破苻秦軍後，至太元九年正月，慕容垂開始興復燕國行動，苻秦開始崩潰之時，晉乃開始遣鷹揚將軍劉牢之攻秦之譙城（今河南省夏邑縣北）克之。桓冲又遣上庸太守郭寶攻克秦之魏興、上庸、新城三郡。二月，桓冲卒，朝議欲以謝玄爲荆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梁郡太守桓石民爲荆州刺史，河東太守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桓伊爲江州刺史。四月，又乘慕容泓進攻長安之時，遣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克之，秦荆州刺史都貴退奔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五月，秦始州刺史張五虎，以豐陽（今陝西省山陽縣）降晉，晉遂於是月遣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亮遣巴西太守黄統將水陸軍三萬爲前鋒而進。亮率軍進至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楊亮進攻經年始克成都（太元十年四月）。六月，將軍劉春攻魯陽，秦都貴奔還長安，遂克之。七月，秦豫州牧苻暉棄洛陽，率兵七萬還救長安，晉荆州刺史桓石民遂進據魯陽，另遣河南太守高茂入洛陽戍之。八月，謝安乃奏請乘苻秦傾敗，開拓中原。因遣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北進。玄進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而走，玄遂

進據之。九月，玄遣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張崇棄城奔燕，牢之入據之。於是，河南城堡皆歸附於晉。十月，玄遂一面遣陰陵太守高素進擊秦青州刺史苻朗（堅從子），軍至琅邪（今臨沂縣），朗卽擧州降。一面遣龍驤將軍劉牢之進據碻磝（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東阿縣間），濟陽太守郭滿進據滑台（今河南省滑縣）將軍顏肱、劉襲進擊黎陽（今滑縣北當時之河北岸），皆克之。於是，晉竟在十個月之時間，遂盡復河濟以南中原之地，史因稱爲中興。明年與燕爭鄴城失敗，爾後東晉乃與後燕相持於河濟間。及後燕爲拓跋魏所滅，遂又與魏以河濟爲境焉。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太元十一年載：「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之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迎大豫爲主」攻昌松，逼姑臧。

註二：同上書卷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太元八年載：秦主堅伐晉時，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脅迫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至太元十年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以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旋稱苑川王。太元十三年國仁卒，弟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按勇士縣在今甘肅省楡中縣東北。苑川亦在楡中縣東北，爲漢代牧苑之地，有東西二城。

第七節　申論

苻秦之興亡：苻秦之興盛，其原因有四：

一、苻堅、王猛之賢能，當時罕有其匹。加以此二人之相得，遂能鞏固其領導之中心——皇權。

二、苻堅善於延攬人才而善用之。如王猛、呂婆樓、强汪、梁平老、薛讚、權翼、苻融等，皆一時之俊秀，咸竭智盡忠而爲之用。又如其滅前燕之後，王猛鎮鄴時，令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儘量延用人才，以理郡縣。又「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藝者，罷遣還民。」由此可知苻堅用人，上自中央，下至郡縣，皆積極擢用人才，因而人才如歸，造成其迅速膨脹之國勢。（上引晉書卷百十三、十四苻堅傳）

三、苻堅、王猛，皆具治理軍國之大略。如堅弑其主生卽位之後，「隨才擢授，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令所在有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舉之。」王猛爲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宰政公平，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兵革。官必當才，刑必當罪，敎以廉恥，庶績咸熙，百揆時敍。」由於王猛之嚴法度，用人才，明賞罰，是以初則豪强慴服，使皇權尊崇；繼則對行政組織與指導之運用，卓越有方，是以政令貫徹，效率迅捷，因之秦國大治，國富兵强。堅、猛又利用其强大之國勢，每倂吞一國，卽又擢用其賢能，因而包羅天下之英俊，是以造成其自西晉以來所未有之强大國勢。夫以一文化落後，人口寡弱之氐族，卒能成如此大業者，皆賴堅、猛此等明智之措施也。

四、苻堅、王猛之經國遠略。觀察苻堅與王猛之長程戰略，頗爲遠大，自苻堅弑其主生卽位後，卽積極勵精圖

強，歷十三年之儲蓄國力，始投合好機以滅前燕。滅前燕後第一年下仇池，第二年（咸安二年，西元三七二年）內調王猛爲丞相，第三年即南取蜀漢，第六年（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年，第五年王猛卒）併涼州、滅代。第八九兩年遂東下攻奪晉之南陽、襄陽、彭城三大戰略要地，爲準備與部置征晉之圖。第十年欲效周初封建之蹟，分封氐民於各重要州郡，爲氐族長久統治中國之計劃。第十二年（太元七年）遣呂光征西域及大舉攻晉。就其以上一連串之行動觀察，可知其規模宏遠之概況矣。

然苻秦之速亡，其原因則有六：

一、苻秦以弱小之氐族興起，歷時短暫，其國家之基礎脆弱，人民信仰之中心未固，所引用之各民族豪傑，尙皆懷自謀之志，尤其晉民皆以夷狄視之，故一經失勢，即形崩解。

二、缺乏繼起之卓越人才。如王猛已卒，法制即形廢弛，苻融雖賢，究不如王猛遠甚。他如苻丕、苻暉等皆非方面大才，不能以敵慕容氏及姚萇等之叛。因之叛亂一起，遂致蔓延。而鄴城、洛陽、長安三都，實爲當時統治中國之心臟，心臟已壞，故遂成瓦解之勢。

三、苻叡不知兵，引致鮮卑在關中之作亂。當慕容泓帥鮮卑之衆東歸時，苻叡不用姚萇之謀，而邀截思歸之鮮卑，遭致大敗，因而秦在關中之威望又告墜落，關隴豪傑人懷觀望，長安因以孤危。於是慕容氏之衆以大獲勝利之故，移思歸之心，發展爲謀復慕容暐帝業於長安（暐時在長安城中），以取代苻秦之勢，故慕容氏遂轉東向而西向以進圖長安；且此時慕容氏之勢盛（衆四十餘萬），幾已優於關中之氐族，遂使苻堅益處於孤危之境。

四、苻堅對當時鮮卑之勢，估計不周，且乏堅忍之精神。設若當時苻堅估計鮮卑之勢清晰，或縱愚庸之慕容暐，或堅守長安以挫之，則鮮卑之衆，勢必瓦解東走。於是，則關以西猶可保全。苻堅已不能如此，又竟棄長安而走。擧措如此，不亡何待邪？

五、苻堅賞罰之政失宜。苻堅不僅對其宗室中之叛亂者，屢次優容，即對降將之謀叛，亦一再優容之。尤其當其克襄陽時，晉將李伯護爲內應，堅竟以伯護爲不忠而殺之，朱序被擒而重用之。苻堅此種賞罰之政，無異爲敵國而施行，對叛亂者再三優容，又無異奬勵叛亂者。故司馬光評之曰：「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爲逆，行險徼倖，雖力疏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六、苻堅屢勝而驕。堅自滅前燕之後，以屢戰屢勝之故，遂有自驕之心。如其伐晉時，自項城輕進，不顧其整個戰略之統一指導，即其明證。故司馬光評之曰：「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

秦晉戰略戰術之得失：

一、秦國方面：秦伐晉之戰略部署與行動，以主力趨壽陽指向歷陽，各以有力之一部下荊州，廣陵（自蜀順流而下者與襄陽方面之軍會攻桓沖。自彭城下邳南下者，趨江北），會師建康。此種戰略構想，實稱適當。然苻堅軍至項城，狃於前軍之小勝，即不待各路大軍到達，捨棄整個戰略統一之行動與指導，自亂步驟，此實其自取潰敗之主要原因。尤有進者，苻堅自統大軍，其統帥部之位置亦未確定，故其統一之戰略指導，遂無從以實施。設苻堅確定洛陽或項城爲其統帥部位置，始終坐鎮以指導全局之戰略行動，則前軍

雖在壽陽失利，亦決不致影響全局。苻堅不知兵，竟放棄其統帥之職責，而自項城進趨壽陽，自爲一方前軍之主將。因而導致壽陽一經失利，全軍卽陷於總崩潰，其原因卽在於此。

及其退至洛陽而將西歸長安時，卽先遣軍加强洛陽、鄴城及晉陽三大戰略要地之守備，以增强其控制關東形勢，預防變亂之發生，此尙不失爲明智之擧措。然其不用權翼之謀，縱慕容垂歸鄴，此又爲苻堅之失策；加以鎭鄴之苻丕，鎭洛陽之苻暉，皆非其才，遂誘致翟斌發難於先，慕容垂繼之於後，關東之局勢，遂致一亂不可收拾。此皆由苻堅、苻丕優柔寡斷有以致之。由於關東之亂發，關中慕容氏繼之，遂益加深苻秦壽陽戰敗後之危局，而陷入總崩潰之厄運。

二、東晉方面：東晉對秦之抗戰，在戰略上實無優點可言。由於東晉國力之微弱，兵微將寡，故聞秦軍大擧，建康卽陷入震駭之困境。謝安指導作戰，惟一所恃者，上下一心及長江之險與北府軍而已。謝安身爲宰相及全軍之統帥，當此種危急情勢之來臨，亦惟有持其名士「安靜」之素養，以鎭定人心，別無他法。幸賴謝玄所統率之劉牢之數百勇士（北府軍），與苻秦之矜驕輕敵處置失宜，及在秦騎兵不能發揮力量之壽陽河流交錯地區，遂能一再用奇襲戰術，衝鋒陷陣，在嘗試之小戰鬭中，倖致一再之大勝，遂得以保東晉垂危之國脈。是故，東晉之勝，實屬倖致。是以當時尙不失爲東晉知兵之將之桓冲，曾以國亡無日爲憂也。

第十一章　拓跋珪興魏及其擴張之戰

（附圖五——二〇三、五——二〇四、五——二〇五）

一、征服北方部落：太元十三年（西元三八八）破庫莫奚，翌年破高車及吐突鄰（諸部在今熱河西南及察省地區），太元十五年破賀蘭部（居今陰山北歸綏等地），翌年擊柔然，同年滅胡族劉衞辰，盡有今鄂爾多斯河南地。

二、伐燕：㈠太元二十年（西元三九五）四月，開始侵後燕，十一月大殲燕軍於參合陂，克平城。㈡翌年六月再伐燕，克上谷。九月克晉陽。十一月拔常山，分軍攻中山、鄴、信都，至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滅後燕。

三、南燕建國：隆安二年慕容德稱帝於滑台，史稱南燕。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五——二〇三）

魏拓跋珪之復興，其最主要之戰爭爲初期擴張與滅後燕之戰。本章卽以此一戰爭爲中心而敍述之。

按魏與燕之直接戰爭，發生於太元二十年（西元三九六年）四月，魏叛後燕之戰。自太元八年肥水之戰後，中原紛亂，苻秦崩潰，除後燕、後秦、西秦、後涼等相繼立國，除已詳本卷第十章外，此後十餘年中，魏與後燕之概況如左：

當苻堅併代時（事詳見本卷第十章），拓跋珪隨母賀氏走依賀納。堅分代爲二部使劉衞辰、劉庫仁統之，河以東屬庫仁，河以西屬衞辰。賀氏又携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劉庫仁招撫離散，奉事拓

跋珪，不以興廢易意。堅賞庫仁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衞辰恥居庫仁下，殺秦五原太守以叛，庫仁乃擊衞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衞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胡屯代來城（一名悅跋城，在今綏遠省鄂爾多斯左翼界內）。

太元九年（西元三八四年）十月，後燕將慕輿文、慕輿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其部衆。十年八月，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今山西省右玉縣南），又破柔然於意親山（今綏遠省歸綏東北）。頃之，庫仁子顯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埿（珪姑丈）以告珪母賀氏，顯之謀主梁六眷（什翼犍之甥），亦以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賀氏乃夜飲顯酒使醉，而陰令珪與舊臣長孫犍、元佗、羅結等輕騎亡去。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從弟外朝大人賀悅擧所部奉珪。故南部大人長孫嵩亦帥部七百餘家叛顯歸珪，拓跋渥（實君子。實君被苻堅殺於長安已見本卷第十章）亦聚衆自立。旋劉顯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珪母賀氏奔珪。時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爲賀氏所斥，染干慙而去。是年十二月，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盟主。十一年正月，拓跋珪遂大會於牛川（今綏遠省歸綏東南楡溝）即代王位，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袞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廣寧王建（什翼犍之婿），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和辰弟）等爲外朝大人，奚牧爲治民長，皆掌宿衞，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嵩之從子）、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二月，代王拓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縣），務農息民，國人悅之。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四月，珪改稱魏王，自此國號魏。

初秦滅代時，遷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安，及秦崩潰，窟咄從慕容永東徙。是年八月，永以窟咄爲新興太守（後

漢置郡，治九原縣，今山西省忻縣治），劉顯亦遣其弟亢埿迎窟咄，而以兵隨之逼魏南境，魏諸部爲之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於是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而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主慕容垂。時垂已定都中山（今河北省定縣），乃遣其子趙王慕容麟赴救。十月，窟咄逼魏南境，賀染干亦侵魏北境以應之，魏之部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衞辰。慕容麟途中聞之，乃急遣安同等歸魏，魏人爲之稍安。是月窟咄進軍高柳（今山西省陽高縣西北），會麟軍亦到，珪乃引兵會燕軍合擊之，窟咄大敗奔於劉衞辰（時居朔方、今五原縣黃河之西），衞辰殺之。珪遂悉收其部衆，以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十二月，慕容垂以魏王珪爲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太元十二年，劉顯在馬邑，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王珪乃復乞師於後燕以攻顯。適劉衞辰獻馬於後燕，劉顯掠之。於是慕容垂怒，復遣趙王慕容麟率慕容楷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又引兵與麟會師合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遂奔西燕（是時西燕主慕容永都於長子），麟盡收其部衆及馬牛羊以歸。劉顯既滅，珪乃展開各方擴張之戰。

第二節　拓跋氏之先世

言拓跋氏之先世者，皆據魏書序紀爲說。其實序紀前段是拓跋氏編造之整個故事，可靠性甚小，玆拮其有關民族南下及代國概史於次。

拓跋氏爲東胡鮮卑族（註一），「世居北荒」，約當今西比利亞東部，貝加爾湖東北。相傳至可汗毛（註二）

時始强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至可汗推寅（註三），「南遷大澤，方千餘里。」當卽今之貝加爾湖附近。其時代或卽匈奴冒頓破逐東胡以後。至可汗隣（註四），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分統部衆爲十族（註五）。隣子詰汾「南遷，遂居匈奴故地。」此與漢和帝永元時，北匈奴西徙，漠北鮮卑民族「轉徙其故地」，則是一次大運動。民族移徙，前後參差，往往達數十年乃至百餘年。故拓跋氏此一遷徙，其時間當在東漢和、安二帝之世，卽一世紀末至二世紀半。及桓、靈時，檀石槐建立鮮卑大帝國，拓跋推演已爲其西部大人。惟初次南遷爲推演，檀石槐之西部大人又爲推演，傳說必有乖誤，今亦無法考正。此古史常有之現象，殊無足怪。

代國歷史當從始祖力微敍起。先是，西部內侵，國民離散，力微依於沒鹿部大人竇賓，居於長川（今綏遠省興和縣境）部衆漸强。曹魏甘露三年（二五八）遷於定襄之盛樂（註六），景元二年（二六一）遣子沙漠汗入質，仍常侵邊。晉武帝太始中，衞瓘都督幽州，用金帛離間其部屬與父子。咸寧三年（二七七）諸部大人共殺沙漠汗，各自散走，力微憂死（參合序紀及晉書衞瓘傳），國勢頓衰。傳三君，至其中子拓跋祿官復振（註七）。

祿官，晉惠帝元康五年（西元二九五年）立，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今察哈爾省懷來縣南）之北，濡源（今山西省陽高縣東北）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今山西省大同縣東南陽高縣）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今綏遠省托克托縣東北），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元康七年九月，猗㐌渡漠北巡，西略諸國，積五歲，服屬三十餘國。永興二年（西元三〇五年）猗㐌卒，子普根立。晉懷帝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年）拓跋祿官卒，猗盧總攝三部。四年劉琨討劉虎與白部，猗盧遣其弟弗之子鬱律助擊破之，屠其營。琨表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猗盧以代郡（今河北省蔚縣東）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

餘家自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入雁門（今山西省代縣西十五里），從琨要求陘（句注山一名陘嶺）北之地（即今大同、平魯、朔縣、寧武等縣地），琨不能制，且欲依以爲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峙、崞五縣民於陘南，讓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愍帝建興元年（西元三一三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今綏遠省托克托縣東北）爲北都，治故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縣東）爲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灅水之陽（今山西省山陰縣北灅水即桑乾河），使左賢王六脩（猗盧世子）鎭之，統領南部。三年，晉愍帝晉封猗盧爲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常山時爲石勒所有）二郡。四年，猗盧欲立其少子比延，而黜其太子六脩，爲六脩所弒，兄子普根赴難攻六脩殺之，自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母惟氏立之。十二月，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東晉元帝大興元年（西元三一八年）六月，劉虎自朔方（今綏遠省五原縣西黃河西岸）侵代西部。鬱律擊之，虎走出塞，其從弟路孤帥部降於代。鬱律於是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註八），士馬精强，雄於北方。大興四年，普根母惟氏忌鬱律强，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惟氏專國政，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匿之袴中得免。明帝大寧二年（西元三二四年）什翼犍始親國政，諸部大人多不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今綏遠省托克托縣黃河西），徙居之。成帝咸和二年（西元三二七年）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代王紇那（代王賀傉子，賀傉卒，紇那立）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咸和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翳槐爲代王，紇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後趙以請和。咸康元年（西元三三五年）代王翳槐不恭，將召而戮之，諸部皆叛。代王紇那自宇文部入，諸部復奉之。翳槐奔於趙之鄴都。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翳槐于大寧（山西隰縣），其故部落多歸之。紇那奔燕（時燕都和龍——今熱河朝陽），國人復奉翳槐爲主，

翳槐城盛樂而居之。咸康四年，翳槐病卒，弟什翼犍質於後趙，諸部大人以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殺之，而立屈弟孤。孤不從，親至鄴迎什翼犍，請自留爲質，什翼犍卽位，中分其國以與孤。

什翼犍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國勢大定。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制反逆、殺人、姦盜諸法，民安國强，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註九），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咸康六年三月，什翼遷都雲中之盛樂宮。簡文帝咸安元年（西元三七一年）什翼犍世子實卒，實遺腹子涉圭始生，（拓跋珪亦實子也）。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年）冬，苻堅大擧兵與匈奴劉衞辰擊代。時什翼犍病，不能自將。其侄斤（孤子）因與其庶長子實爲亂，弑什翼犍，秦軍乘之，代國遂亡。

註一：資治通鑑卷七十七，景元二年載註：「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人謂土爲托，謂后爲拔，故以爲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爲姓，故爲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後者輒見殺。」

註二：同上書載註：「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爲可汗。」

註三：同上書載註：「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爲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犍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推演，蓋卽推寅也。按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

註四：上同書載註：「推寅死利立，利死俟立，俟死肆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蓋死儈立，儈死鄰立。」

註五：上同書載註：「按魏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民以兄

爲紇骨氏，後改爲胡氏；次兄爲普氏，後改爲周氏；次兄爲拔拔氏，後爲長孫氏；弟爲達奚氏，後改爲奚氏，次弟改爲婁氏，後改爲伊氏；次弟爲仁敦氏，後改爲丘氏；次弟爲侯氏，後改爲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旃氏，後改爲叔孫氏；又命疏族爲車惃氏，後改爲車氏；凡與托拔氏爲十姓，百世不通婚。」

註六：同上書載註．「漢定襄郡有成樂縣，後漢屬雲中郡，建安二十年（西元二一五）併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爲新興郡，上置一縣以屬新興，而盛樂故縣棄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按漢定襄郡，治成樂，即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縣，後漢移治善無，今山西省右玉縣南，靈帝末廢。漢雲中郡治托克托縣，後漢因之，三國魏廢。五原郡漢置，即秦九原郡，治九原，今綏遠省五原縣；朔方郡，漢郡治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後漢治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東岸。新興郡後漢置，晉改名晉昌，後魏改曰永安，治今山西省忻縣治。

註七：同上書載註：「拓跋始見於此，鮮卑軻比能與魏爲敵者也。軻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跋氏盛矣，爲後魏張本。」

註八：同上書卷九十載註：「唐書北狄列傳曰：黑水靺鞨居肅愼地，亦曰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通鑑因魏收魏書書之，鬱律所取者勿吉以西之地，未能兼勿吉也。徒河慕容，令支段氏及宇文部，高句麗亦非鬱律所能制伏。按黑水卽今黑龍江。肅愼，亦作息愼、稷愼，後漢時呼爲挹婁，約在今松江省寧安縣以北，直至混同江南北之地。徒河在今遼寧省錦縣西北。令支卽今河北省遷安縣西。高句麗，其先出自扶餘，

漢時避難居於卒本水，因稱卒本扶餘，地爲漢之玄菟郡，屬有三縣，高句麗其一也，因以爲國號，其地在今安東通化縣以北，迄於吉林省伊通縣一帶之地。

註九：同上書卷九十六載註：「新唐書西域傳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潑汗，元魏時謂之破落那，去長安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破落那約在今新疆省西界外伊犂河之南。

第三節　興魏之諸重要人物

張袞：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袞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初爲郡五官掾，太祖道武帝珪選爲左長史。袞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時劉顯地廣兵强，跨有朔裔，後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乃獻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幷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擧，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劉顯。慕容寶攻魏時，袞又獻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羸師卷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盡殲寶軍於參合。皇始初（魏皇始元年，卽太元二十一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圍中山久不下，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袞遂作書遺寶，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出奔龍城。拜袞奮武將軍、幽州刺史、封臨渭侯。後與崔逞答司馬德宗（東晉安帝）將郗恢書失旨，被黜爲尙書令史。（魏書本傳）

拓跋儀：儀，翰之子，什翼犍之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登國初（魏登國元年，即東晉太元十一年）爵爲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出使中山，還獻伐燕之計，改封平原公。征劉衞辰有功，改封東平公，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棝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及伐燕，太祖攻中山、信都，儀攻鄴。既克燕，留鎮中山，遠近懷附，尋爲丞相入輔。當張袞許謙等初投效時，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儀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袞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後矜功恃寵爲亂，旋賜死。（上引魏書卷十五本傳）

拓跋遵：遵，什翼犍之孫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別率騎七百邀其歸途，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口。後以酒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

第四節　地理形勢及魏之擴張方略（參看附圖五—二〇四、五—二〇五）

魏之復興與擴張方略，首先在滅劉顯，奪回陘南北、即今山西句注山南北地區，其次在征劉衞辰，奪取朔方，即今綏遠鄂爾多斯牧場。一俟基礎强大，後方無慮，然後全力攻燕，先取晉陽，東出井陘，分道進攻中山（今河北省定縣）、信都（今河北省冀縣）、鄴（今河南省臨漳縣西）三大鎮，進而控制河北全局，跨有中原腹地。其攻劉顯、劉衞辰也，則東連後燕，假隣力以奠國基，及攻後燕，則西和後秦，睦邦交以取全功，故能逐步實現其南下中原大業。玆將攻燕戰役主要之地理形勢，概述如左：

顧祖禹於讀史方輿紀要有曰：「山西之形勢，最爲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蓋語其東，則太行爲之屛障；其西則大河爲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爲之外蔽，而句注、雁門爲之內險；於南則首陽（卽今中條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底柱（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中流）、析城（在今山西陽城縣南）、王屋（在今河南濟源縣西）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汾澮縈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則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泝龍門，則涇渭之間，可折箠而下也。出井陘，下壺關、邯鄲，井陘而東，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勢，必取於山西也。」又曰：「山西居京師上游，表裏山河，稱爲完固，且北收代馬之用，南資鹽池之利，因勢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搤其吭也。」由此觀之，拓跋珪先取晉陽，後下燕、趙，蓋得山西之地略優勢矣。

晉陽：卽今山西太原，自古爲幷州治所，今爲山西省會。方輿紀要云：「府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爭之地也。周封叔虞於此，其國日盛强，狎主齊盟，屛藩周室者，幾二百年。迨後趙有晉陽，猶足扼塞人，爲七國雄，秦莊襄王二年，蒙驁擊趙，定太原，此趙亡之始矣。漢高二年，韓信虜魏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此所下井陘而幷趙代也。後置幷州於此，以屛蔽兩河，聯絡幽冀。……及晉室顚覆，劉琨拮據於此，猶以中梗劉石。及琨敗，而大河以北，無復晉土矣。……胡氏曰：太原東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扼東陘、西陘關，是以謂之四塞也。」拓跋以代都爲根本，出兵爭天下，而先取晉陽，誠明其形勢，而知所先後矣。

中山：卽今河北省定縣。……方輿紀要云：州（淸爲定州）憑鎭冀之肩背，控幽燕之肘腋，關山峻阻，西足以臨雲代；川陸流通，東可以兼瀛海。語其地勢，亦河北之雄郡也。昔者中山雖小，猶頡頏於九國間。趙武靈王得中

5—1627

山，遂却燕伐胡，闢地千里。秦既滅趙，使王翦屯中山以臨燕。後漢初，光武定河北，以中山爲驅除之始。慕容垂之復燕也，規中山險固，從而都之。拓跋氏隨而覆之，天關（卽天門關，在今山西省曲陽縣西北六十里）恒嶺，視爲坦途，中山被兵，河北州鎭，悉折而入於魏矣，魏知山東之勢，係於中山，因建行臺於此。南救河濟，必先集兵中山，蓋中山之去雲朔，僅隔一陘，從高而下，勢若建瓴。既至中山，則出險就平，馳突容易。……裴行儉曰：欲固河北之藩垣，先絕雲蔚之窺伺；欲絕雲蔚之窺伺，先壯定州之扃鑰。……州居燕、代、恆、冀之交，誠自古必爭之地，況控臨雄關，襟帶畿輔，而泄泄視之乎？」。（方輿紀要卷十四）

信都：卽今河北省冀縣。……方輿紀要云「州據河北之中，川原饒衍，控帶燕齊，稱爲都會。光武入信都爲中興之本，其後慕容垂得之，遂兼幽冀。」拓跋珪取之，遂以進攻中山。「豈非以東近瀛海，則資儲可充，南臨河濟，則折衝易達，經營太行以東，州其根本之地歟！」（同上）

鄴：卽今河南臨漳縣。春秋時晉地，方輿紀要云：「西峙太行，東連河濟，形强勢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帶河南者也。春秋時，齊晉嘗角逐於此，及戰國之季，魏人由以拒趙而抗齊。自秦以降，黎陽、白馬之險，恆甲於天下，楚漢之勝負由此而分，袁曹之成敗，由此而決。晉室多故，漳河之交，元黃變更，南北津途，咽喉所寄也」

上述各戰略要地，拓跋氏爭先取得，善於利用，故能控制中原腹地，以釀華北統一之基。（見方輿紀要卷四十九）

第五節　拓跋珪初期之擴張（參看附圖五—一〇三）

魏王珪既滅劉顯，格於後燕，不能南下，乃進而擊滅鄰近小國，增助本身基業，以爲擴張先聲。太元十三年（

西元三八八年）六月，揮軍東進，擊破庫莫奚（註一）於弱落水（今熱河省西喇木倫河）。七月，庫莫奚來襲，珪又破之。十四年正月，襲破高車（註二）。二月，擊吐突隣部於女水（通鑑胡注：在弱落水西。即今灤河。灤古曰珪，漢書地理志作濡，宋以後改灤。女讀汝音與濡近，故假用之。地望亦合。），大破之，盡徙其部而還。十五年四月，珪復會後燕慕容麟軍於意辛山（在牛川北——即歸綏東北，賀蘭部所居，北史謂踰陰山之北，即賀蘭部）擊紇突鄰、紇奚二部破降之。七月，劉衞辰擊賀蘭部，賀訥請降於魏，珪引兵擊退劉衞辰，遂徙賀訥部於東境。

太元十六年十月，魏主珪擊柔然（約在今外蒙古賽爾烏蘇南方地區——註三），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復殺食副馬，窮追三日，及於大磧南牀山下（約在今賽爾烏蘇西南），大破之，虜其半部，柔然匹候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更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嵩進斬屋擊於平望川（約在今外蒙古雅臺南方）；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今阿爾泰山東麓），匹候跋舉衆降，獲其弟縕紇提之子曷多汗，及其兄之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欲奔劉衞辰，魏騎追及，亦降。魏主珪遂悉徙柔然之衆於雲中。

是月，劉衞辰遣其子直力鞮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初十日，魏王珪率兵五六千拒之，十三日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失考）南，直力鞮單騎走，珪乘勝追之。十九日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衞辰國，衞辰部駭亂，珪乃直搗悅跋城，衞辰父子出走，珪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擒直力鞮於木根山（在五原河南），衞辰亦爲其下所殺。十二月，珪軍於鹽池（今綏遠省烏喇特旗南故九原縣西），誅衞辰宗黨五千餘人，以泄衞辰借秦滅代之怨。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頭，國用由是富饒。衞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送於高平公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爾後勃勃建國曰夏，後詳。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七載：「㈠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爲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㈡新唐書曰：奚亦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蹋頓，蓋其後也。」

註二：詳見本章第七節戰後之政局「魏國方面」項。

註三：同註一載：「初柔然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秦王苻堅滅代時，柔然附於劉衞辰。及魏王珪擊高車等部，獨柔然不事魏。魏收曰：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肩，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鄰。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

第六節　伐後燕之戰（參看附圖五－二〇四、五－二〇五）

一、戰爭之導因

太元十三年（西元三八八年）魏王珪既破劉顯，時秦主苻登正與姚萇相攻，珪卽有陰圖後燕之志。是年八月，珪遣弟子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朝燕，後燕主慕容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强，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王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德）自負材氣，非少

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上引通鑑卷一百七晉紀二十九）

魏主珪既欲時圖燕，仍先併隣部（攻高車、吐突隣，賀蘭等部（已詳前節），以擴張其國勢。太元十六年正月，賀蘭部之賀染干謀殺其兄訥（魏主珪之舅），訥知之，舉兵相攻。魏主珪因告於燕，請共討之。二月，燕主垂遣趙王麟擊訥，鎮北將軍蘭汗率龍城兵擊染干。四月，蘭汗破染干的牛都（牛川附近）；六月，慕容麟擊擒賀訥於赤城（約在今包頭市東南），降其部落數萬。燕王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因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是則燕魏皆有相圖之意。七月，魏王珪復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王垂衰老，子弟用事，因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不與，遂與後燕絕交，而另遣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都山西省長子縣）。是年冬，魏王珪連續擊併柔然、劉衛辰等部（已詳見前節），而後展開大舉伐燕之戰。

茲將有關各國形勢，概述如左：

一、魏國都盛樂，據有今熱河西部，察哈爾中部，綏遠省全部及山西省句注山以北地區。人畜衆盛，國勢强大。

二、後燕都中山，據有今河北全部、山東中西部，察哈爾、熱河、及遼北南部，遼寧省全部，安東省西部，及北韓開城以北一帶地。

三、西燕都長子，據有今山西省中南部。

四、後秦都長安，據有今陝西中部地區。

五、其餘東晉及涼州方面，與本戰場無關。

二、作戰經過

——燕第一次伐魏——參合陂之戰（參看附圖五——二〇四）

太元十八年（西元三九三年）十一月，後燕主慕容垂大舉兵伐西燕，明年，五月克晉陽，圍長子。八月，西燕主慕容永困急，乃一面請救於魏晉，一面請救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紇根之子），將軍庾岳率騎五萬救之，未至，而長子已陷，西燕與魏怨隙益深。

太元二十年四月，魏王珪，侵逼後燕附塞諸部。六月二十六日（通鑑載五月甲戌。震按五月無甲戌日，六月二十六日爲甲戌）時後燕主垂有疾乃遣其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等帥衆八萬出五原（今山西省壽陽縣北）伐魏，另以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其散騎常侍高湖（泰子）諫曰：「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圭（珪字）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垂怒，免湖長。（上引通鑑卷一百八晉紀三十及魏書卷三十二高湖傳）

是年七月，魏長史張袞聞燕軍將至，乃獻計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燕軍至五原（同上），珪乃一面遣游騎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一面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今綏遠五原縣），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置於黑城，遂進軍臨河（約在今綏遠省臨河縣），造船爲渡具。魏王珪乃一面遣其右司馬許謙乞師於後秦，一面治軍於

河南備戰。九月，魏亦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渡，適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皆釋而遣之，於是燕軍不得渡。時燕太子寶已數月不聞燕主垂起居消息，魏王珪乃使所執燕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因此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遂使陳留公虔五萬騎進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進屯河北，略陽公遵（壽鳩之子）將七萬騎塞燕軍南路，準備截擊或夾攻。是時後秦主興，亦遣將楊佛嵩率兵救魏。

兩軍隔河相持積旬，燕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於是寶與麟等內相猜疑，軍心益亂。寶乃於十月二十五日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等以魏兵必不能渡，故撤退時，後軍亦不設斥候。十一月初三日暴風，河冰凍結，魏王珪遂引兵渡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今山西省大同縣東南），有大風黑氣如堤（似爲魏騎兵縱隊，因疾馳所揚起之塵），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衆，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率騎三萬居軍後，以爲掩護。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爲戒備。寶另遣騎偵魏軍，騎行十餘里，亦卽解鞍寢，因此皆不知魏軍之將至。而魏軍則晨夜兼行追躡燕軍，同月初九日暮，抵達參合陂西。是時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是夜部署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初十日日出時，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此時正欲引軍東走，回顧見魏軍突至，士卒遂大駭亂，珪因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燕軍前走者四五萬人，復爲略陽公遵之軍截擊，皆一時放仗斂手就擒，其能奔逃脫走者，僅數千人而已。燕太子寶等皆單騎走免。右僕

射陳留王紹被斬，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及文武將吏數千人皆被俘虜，損失兵甲糧貨以鉅萬計。（上引皆晉書卷一百二十三慕容垂傳）

魏王珪既獲大勝，乃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資招懷。其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强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珪乃盡阬之。十二月，珪凱旋盛樂。（同上）

——燕第二次伐魏——陷平城之戰

太元二十年十一月，燕軍既敗沒於參合陂，太子寶深以爲恥，請更擊魏以雪之。司徒范陽王慕容德亦進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從之。乃以寶庶長子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所部精兵至中山集中，期以明年大舉擊魏。（同上）

太元二十一年正月，慕容隆引龍城甲兵入中山，軍容精整，後燕士氣因之稍振。三月二十六日，燕主垂乃留范陽王德守中山，自引諸軍密發，踰青嶺（今五廻山、在河北易縣西南）經天門（今河北省淶源縣——註一），鑿山通道，圖出魏不意直指雲中。時魏陳留公虔帥部三萬餘家鎮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縣東），素不設備，垂潛軍至獵嶺（在今應縣南句注山北麓），乃遣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時燕兵新敗，皆有懼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閏三月十二日，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倍卒出戰，敗沒，燕軍遂盡收其部落。魏王珪以虔軍慘敗，震怖欲走，諸部亦以虔勇而死，皆懷貳心。當珪困惑無以爲計時，而燕主垂率軍過參合陂，見白骨如山，皆前被阬燕軍之遺骸，

慙憤嘔血，疾復大作，遂乘馬輿而進，頓舍於平城西北三十里，不能復進。太子寶等聞之，亦引軍還。時有叛軍奔告於魏者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旋聞平城已沒，乃還陰山。垂居平城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在平城北四十里）引軍還。四月初十日，卒於上谷之沮陽（今察哈爾省懷來縣南），二十三日，軍還中山，太子寶乃即位。是役也，因垂之死，不但勞而無功，抑且加深魏之仇恨。

慕容寶既立，乃以范陽王德爲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鎭鄴。遼西王農爲都督幷、雍、益、梁、秦、涼六州牧、鎭晉陽。安定王庫傉官偉爲太師。夫餘王蔚爲太傅。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爲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爲冀州刺史。於是趙王麟居中用事，慕容德、慕容農外任方鎭，燕政府陣容之更易已伏將來變化之先機。

——魏大擧攻燕之戰（參看附圖五—二〇五）

慕容寶既嗣位，荒怠無能，國人失望，於是引起魏王珪伐燕之動機。

太元二十一年六月，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攻燕廣甯（今察哈爾省涿鹿縣西）破之，斬其太守劉亢泥，並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治今察哈爾省懷來縣南）開封公詳（皝之曾孫）棄郡而走。

是時，燕主寶更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廕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同時幷州牧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赴任晉陽（農爲幷州牧，見前），幷州素無儲積，及値早霜，民旣苦於供應軍食，農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南匈奴部落），於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魏羣臣勸魏王稱尊號，珪乃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參軍事張恂又勸魏王進取中原，珪即從之。八月二十八，珪乃大擧伐燕，率步騎四十餘萬南

出馬邑（今山西省朔縣治）踰句注，鼓行而前，遣左將軍李栗將五萬騎爲前驅，又別遣將軍封眞等從東道出軍都（今居庸關）以襲幽州（今河北省大興）。九月十八日南進之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繞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率兵出擊、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遂將妻子、帥數千騎南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今濁漳河）農妻子被獲，所率數千騎盡沒。農亦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佔有幷州。

魏王珪既克晉陽，遂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尙書郞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卽加擢敍，以收人心。是月十九日，魏王珪乘勝遣輔國將軍奚牧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遂以中書侍郞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以撫安幷州地區。是時，魏軍出軍都者，亦已克漁陽（今河北省密雲縣西南）。

魏主珪已定幷州，乃立率大軍東出，欲直擣燕都中山。是時燕主寶聞魏軍將至，乃集羣臣於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强，千里遠鬥，乘勝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淸野以待之。彼軍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尙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勁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之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寶從麟計，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軍事動靜，悉以委麟；並遣遼西王農出屯安喜（今河北省定縣西三十里），以資警戒。（上引通鑑卷一百八晉紀三十）

同年十月，魏主珪遣冠軍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率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趨井陘（今河北省獲鹿縣西）

，十一月初十，珪遂揮自井陘趨中山，途中西燕故將李先迎降。珪以爲征東左長史，遂進攻常山（今河北省正定縣南），拔之，獲燕太守苟延。於是自常山以東，燕之守宰或走或降，郡縣多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今河北省冀縣治）三重鎭固守不下。十一月，珪分軍進攻三鎭，遣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珪自帥大軍攻中山。二十日，開始攻擊，燕高陽王隆守南郭，率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因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二十八日珪遂引兵南下攻信都。是時，燕之章武王宙與鎭北將軍陽城王蘭（垂之從弟）固守薊城，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至魯口（今河北省饒陽縣南），燕博陵（今河北省安平縣治）、高陽（今蠡縣南）二郡皆潰，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珪素聞宏名，遣騎追求獲之，以爲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燕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魏主珪知收用燕之賢俊，乃使燕急速崩潰之一貫政策也。（同上引詳魏書卷二太祖道武帝紀）

攻鄴之戰：同月（十一月）魏東平公儀軍攻鄴，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詳之兄）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燕主垂攻鄴時所築），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諄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鄴城得以安固。十二月，珪遣遼西公賀賴盧（賀訥從弟）帥騎二萬增援東平公儀之軍抵鄴。隆安元年（西元三九七年）正月，燕范陽王德，見魏軍益衆，乃求救於後秦王興。秦兵不出，鄴中益爲恟懼。但賀賴盧自

負魏主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慕容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告以敵情。是月初六日，風霾晝晦，賴盧營中有火。建乃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信，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因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於是，德遣桂陽王鎭、南安王靑率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魏軍暫退。(同上)

信都之戰：前魏主珪在魯口時，即遣王建攻信都，至隆安元年正月，王建等攻信都時逾六旬，城仍不下，士卒多死。時燕主寶在中山欲爲信都聲援，乃遣左衞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是月二十二日珪乃自將攻信都，二十四日夜，燕宜都王鳳棄城奔中山，信都始下。

柏肆大戰：當魏主珪親攻信都之時，燕主寶爲救援信都計，乃自出軍屯深澤（今深澤縣東北）遣趙王麟攻克楊城（今完縣東南），殺魏守兵三百。又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羣盜以擊魏。同年二月初一日，魏主珪乃欲自信都帥軍還屯楊城，以攻中山。

上年（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魏主珪遣賀賴盧增援攻鄴時，魏別部大人沒根恃其膽勇，珪惡之。沒根懼誅，乃於是月（十二）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爲鎭東大將軍，封雁門公。沒根請兵襲魏，寶不與重兵，僅以百餘騎予之。因是沒根雖曾夜襲珪營，僅獲所斬首虜而已，不能取大勝也。同時，沒根兄子醜提（魏幷州監軍）在幷州聞其叔父降燕，亦懼誅，率所部兵還國作亂。當是時，魏主珪以國有內亂，欲北還，因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弟爲質。燕主寶聞其有國難，不許；並遣其冗從僕射蘭眞責珪負恩，又悉調步卒十二萬，騎兵三萬七千，屯曲陽之柏肆（今藁城縣北三十里），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遂引起柏肆大戰。

隆安元年二月初九日，魏主珪軍至柏肆，營於滹沱水之南，是夜燕主寶潛師渡水，並募勇敢士萬餘人爲先驅以

襲魏營，寶自帥大軍陳於魏營之北，以爲後繼。燕募兵夜至魏營，因風縱火急擊之。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乞特眞率百餘人，突至珪帳下，得其衣韡。俄而燕募兵無故驚擾自斫，（似由于夜間連絡不確實所致）。珪於營外望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漸集，珪令多置火炬於營外，乘募兵混亂，縱騎衝之。因是，募兵大敗，還走寶陣。寶夜襲既敗，乃引兵復渡水北。明晨，魏主珪整衆渡水，進與燕軍相持。燕軍爲之奪氣，燕主寶乃引兵還中山。魏主珪帥軍追擊，燕之殿後軍屢敗，寶恐爲所及，遂棄步軍，率二萬騎奔走。是日大風雪，燕步卒凍死者相枕，士卒急走，棄袍仗兵器數十萬，於是燕全軍皆潰，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虜甚者衆。此魏伐後燕第一大戰役也。是役，燕秘書監崔逞被虜，張袞稱其材於珪，珪以逞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註二）事。

當魏主珪被襲於柏肆時，魏軍士有自柏肆亡歸者，道過晉陽，言大軍敗散，不知王處，晉陽守將封眞因起兵攻幷州刺史曲陽侯素延，素延擊斬之。是時南安公順（什翼犍孫）守雲中，聞之亦欲自攝國事，因諫而止。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皆舉兵反。順討之不克。珪遣安遠將軍庾岳帥萬騎還討三部，皆平之，國內復安。魏主珪此時爲內撫新附，外解燕人仇視心理、（守中山之燕兵皆參合所阬燕人之父兄子弟），深悔參合之誅，因責素延討斬反者過多，坐免官。以奚牧爲幷州刺史。旋牧與東（後）秦王姚興抗禮，珪復爲之殺牧，以和姚秦。（時乞伏氏建國隴西號秦，故史書姚秦爲東秦以別之。——通鑑卷一百九隆安元年註）

再攻中山之戰：魏主珪以柏肆既勝，內難復平，遂乘勝再攻中山。

是時，燕趙王麟黨尚書郎慕皓謀弒寶立麟不果，奔魏。麟不自安，寶亦顧慮，寶因遣使請於魏，欲還其弟觚，並割常山以西幷州之地以求和。珪既許之，而寶復悔，於是魏主珪再圍中山。三月，麟再謀弒寶，事敗，出奔西山

（今完縣唐縣等地）依於丁零餘部（丁零翟氏叛燕事已見前），中山燕人因此震駭。寶恐麟至薊奪清河王會（寶子）軍進據龍城，乃與征北大將軍隆、驃騎大將軍農謀棄中山，走保龍城。是月十四日夜，寶與其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鑑等，潛出中山北走薊，時開封公詳從寶不成，城中立之爲主以拒魏。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率數百騎爲宿衞，清河王會帥騎二萬迎於薊南。寶已至薊，乃盡徙薊中府庫北走龍城。而分遣其西河公庫傉官驥率兵三千助守中山。時燕清河王會欲誅隆、農、廢太子，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專擅燕政。四月，會於寶赴龍赴龍城途中殺隆，並攻寶，寶與農走入龍城以拒會。會敗衆潰，率十餘騎走中山，慕容詳殺之。

魏主珪攻慕容詳於中山，月餘不克而軍食盡，乃命東平公儀撤鄴圍，退屯鉅鹿（今平鄉縣），積租楊城。慕容詳遣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珪擊破之。五月，庫傉官驥入中山，與慕容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人民恐魏兵乘隙攻入，男女結盟，人自爲戰。魏主珪久攻不下，乃撤圍，就食河間（今獻縣）、並督諸郡義租，且晉東平公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荊徐楊六州牧、左丞相、封衞王。慕容詳自以能以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卽皇帝位，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爲車騎大將軍、尙書令，並殺拓跋觚以固衆心。詳刑殺無度，七月，戮可足渾潭，及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因此羣下離心，謀迎趙王麟。城中饑窘，詳遣輔國將軍張驤率衆五千督租於常山，麟因入驤軍，潛襲中山，執詳斬之，麟遂自稱尊號。八月，魏主珪移其軍於常山之九門（今藁城縣西北）於時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珪猶不撤兵，仍

欲貫澈其滅燕之計。蓋是時，珪已在謀撫晉之遺民，以攻燕之慕容氏勢力也。九月，中山城中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今新樂縣西南)。是月晦日，珪進軍攻之，十月初二，麟退阻泒水(今豬龍河)，初十日，珪渡水與燕軍戰於義臺（今新樂縣境）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率數十騎馳入中山取妻子，旁西山南行奔鄴。魏主珪入中山，得燕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珪皆赦之。（通鑑卷一百九詳魏書卷二本紀）

魏再攻鄴之戰：魏主珪已克中山，即於是月二十三日遣騎三萬增援衞王儀以攻鄴。是時燕范陽王德方表請燕主寶南還，寶於是大簡士馬，將復南取中原。十二月，慕容麟至鄴，復稱趙王，並說慕容德曰：「魏已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恇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今河南省滑縣），阻河以待魏，伺釁而動，河北庶可復也。」時燕魯陽王和（垂弟之子）鎭滑臺，亦遣使迎德。德乃於明年（隆安二年）正月自鄴城帥戶四萬，南徙滑臺。魏衞王儀得珪援軍，南趨至鄴，而德已去，遂入城，收其倉庫，並率兵追至河不及而還。計魏自太元二十一年八月伐燕，十月攻中山及鄴城，至隆安二年正月克鄴城，攻戰凡一年又三月，誠一艱苦之戰役也。

（同上）

此一戰役結果，薊城以南，滑臺以北地盡入魏。珪欲北還，乃於鄴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爲尚書，與左丞賈彝帥吏兵五千鎭守之。又於中山置行臺，命衞王儀鎭守之，更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爲尚書左僕射，鎭勃海之合口（今河北省滄縣西）。又發卒萬人，自望都（今望都縣西北）鑿恆嶺至代，治直道五百餘里（註三）。此皆爲控制新佔領地區之善後必要措施也。隆安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魏主珪自中山還代，並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於代以充實根本。此乃自秦始皇、漢高帝以及後趙前秦以來，歷代强本弱末之政策也。拓跋氏盤據雲、代，逾二百

年，始終無南下機會，至是始得進入中原。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太元二十一年載註：「青嶺，蓋卽廣昌嶺，在代郡廣昌縣南，所謂五廻道也。其南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卽天門。」隋改曰：飛狐。

註二：同上書卷一百九，隆安元年載註：「漢光武分尙書爲六曹，置郎三十四人，並左右丞爲三十六人。至魏尙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明帝青龍二年置都官、騎兵，合二十五郎。晉武帝罷農，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今魏又增爲三十六曹。

註三：同書卷一百十，隆安二年載註：「恆嶺，恆山之嶺也，在上曲陽（今河北省曲陽縣西）西北，卽倒馬關路，晉書地道記，謂之鴻上關」。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

魏國方面：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年）二月，魏主珪還抵代都後，赴繁峙宮（繁峙縣在今山西省渾源縣西，漢置，後漢末廢，魏築宮於此），給新徙人民田、牛，以發展農耕。是時，柔然屢侵魏邊，珪遣兵出擊大破之。三

月，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皆南匈奴之遺裔），皆不樂從代，聚衆叛魏，珪遣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是月，復召衛王儀入輔，以略陽公遵代鎭中山。六月，魏主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爲天子，因以其國爲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孔安國尚書註：方夏，謂四方中夏），今宜以代爲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左傳卜偃曰：魏，大名也，戰國時魏爲大國，中國謂之神州），宜稱如故。」珪從之，魏之國號遂定。七月，徙都平城，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珪命有司正封畿，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又使人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巡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爲考察黜陟之。十一月，珪復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羌之孫、鄧羌苻秦之名將已見前）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淸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而使吏部尙書崔宏總而裁之。此魏主珪模仿中國開國皇帝之一應措施也。十二月，珪即皇帝位，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註一）。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註二）諡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註三）。又用崔宏議，自黃帝之後（註四）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於代都（魏以平城爲代都），東至代郡（註五），西及善無（今山西省右玉縣南），南極陰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北盡參合（今山西省陽高縣東北）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上引通鑑卷一百十晉紀三十二）

隆安三年正月，魏主珪發動攻擊高車，分命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今綏遠省興和縣），鎭北將軍高涼王樂眞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駮髯水（似在今豐鎭縣境）以襲高車。二月初，魏軍大破高車三

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衞王儀復別將三萬騎絕漠追擊千餘里，再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大震。於是，魏主珪凱旋，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爲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里，魏國至此益臻富强。三月，珪還抵平城，復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註六）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又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大學生員合三千人，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開始注意文化事業之發展。

是月，魏行台尚書和跋在鄴，乘南燕之亂，復取滑台而有之，於是，陳、穎之民，多來附魏。十月，後秦與東晉有爭奪洛陽之戰，晉求救於魏，珪遣其太尉穆崇將六千騎（通鑑載六萬騎，魏書穆崇傳載六千騎）赴救，取野王（今河南省沁陽縣），因以穆崇爲豫州刺史鎮之。此爲魏勢力南展，與秦晉接觸之始。亦爲爾後統一北方之先聲。

燕國方面：隆安元年四月，燕主寶出奔龍城，十月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時慕容德適有表至，勸寶南還。寶於是大簡士馬，將復取中原，遣鴻臚卿魯邃册拜德爲丞相、冀州牧，南部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十二月，寶又遣將軍啓崙南下視察中原形勢。隆安二年正月，啓崙還龍城，言中山已陷，寶遂罷兵。會南燕王德復遣使至，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請乘機復國。寶大喜，即詔諸軍復就頓舍，並命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其遼西王農、長樂王盛皆以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相切諫，獨撫軍將軍慕輿騰贊助之。寶用慕輿騰言，留長樂王盛守龍城，統攝後方事宜。二月，大軍南發，以慕輿騰爲前軍，司空農爲中軍，寶自爲後軍，相去各一頓（三十里爲一頓），連營且百里。時燕兵皆憚征役，高陽王隆舊部段速骨、宋赤眉等乃因衆心謀作亂，殺宗室諸王，共擁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於是全軍皆潰，寶、農走還龍城得免。旋速骨等攻破龍城，農爲亂兵所殺

，寶與慕容盛、慕輿騰等輕騎南走。尙書蘭汗又襲破速骨等，廢崇而立太子策。四月，燕主寶從間道過鄴，南至黎陽，遣中黄門令趙思謁北地王鍾（德之從弟），告以得表南征，速骨等作亂，失據來此。於是慕容德諸將皆勸德稱尊號，而逐燕主寶。寶遂北返，途中遣慕輿騰、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暴橫，民怨，殺之。寶與盛行至鉅鹿，冀州豪傑猶有願起兵奉寶者，寶以蘭汗至戚（垂之舅，盛之妃父），欲還龍城，乃先遣使察汗情狀。及至石城（今熱河省承德縣西），汗遣使來迎，盛流涕固諫，力阻其北還，寶不聽，留盛在後，寶至索莫汗陘，距龍城四十里，城中聞之皆喜，汗因而惶怖，乃使兄堤閉城門爲備，而遣弟加難率五百騎出迎，陰實圖之。加難引寶至龍城外邸，弑之；汗遂執殺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靑龍。長樂王盛利用其妃之關係，入城得以保全。旋汗兄堤驕狠，事汗無禮，盛因相機離間，使其兄弟嫌忌，寖至相攻，七月，盛因其鬩墻之爭，而攻滅之。十月，盛卽皇帝位，燕祚遂復。

隆安三年三月，南燕冠軍將軍苻廣反，自稱秦王（廣，苻登弟也，登爲姚興所敗，廣率衆三千，依於慕容德），至是據乞活堡（今河南開封宋門外禹王台，古名吹台）及進擊北地王鍾破之。是時，南燕據滑台勢甚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鍾既敗，附南燕者，多去而附廣。德乃留其魯陽王和守滑台，自率衆討廣，破斬之。方德之將出兵也，魯陽王和之長史李辯引晉軍至管城（今河南省鄭縣），欲因德出戰而作亂（前燕主寶至黎陽時，辯曾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欲爲亂以自全），既而德出兵討廣，辯復勸和據滑台反。和又不從，辯乃殺和，以滑台降魏。是時，魏行台尙書和跋在鄴，乃率輕騎赴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既破庫，回師擊跋，爲跋所破，跋又破德將桂陽王鎭，俘獲千餘人。於是東晉陳郡潁川之民，多附於魏。會燕右衛將軍慕容雲又斬李辯，帥其將士家屬二萬餘口

，出滑台赴德。德欲攻滑台，召其羣臣共議大計。韓範首先建議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尙書潘聰曰：「滑台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鎭，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太元十九年慕容農攻渾，渾臣服之。是時降晉爲幽州刺史），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從之。乃轉兵東向，晉兗州北部郡縣皆降附。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七月（是月後秦攻晉洛陽，晉請救於魏），德遣使於晉幽州刺史辟閭渾，渾拒之。德命北地王鍾師步騎二萬爲前都擊之，德進據琅邪（今山東省臨沂縣），徐兗民衆，歸附者十餘萬。德以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鎭梁父（今山東省泰安縣南六十里）而自引兵南攻莒城，守將任安棄城走，德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鎭莒城。德轉而至勃海（今山東省高苑縣西北），太守封孚（蘭汗之亂，燕吏部尙書封孚南奔，辟閭渾以爲勃海太守）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至是，燕北地王鍾乃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使降。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今山東省益都縣西北八里）以拒之。又遣司馬崔誕守薄荀固（在廣固城西），平原太守張豁守柳泉（今山東省益都縣東），誕、豁承檄皆降。於是，渾懼，携妻子出奔魏。慕容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及於莒城斬之，德遂定都廣固。明年（隆安四年）即皇帝位，謚燕主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立妃段氏爲皇后

。（上引通鑑卷百十一晉紀三十三）

秦涼方面：秦涼地區自前秦崩潰後，有力者各割據自雄。後秦主興自擊殺前秦主登（太元十九年七月）後，國勢漸定。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興遣兵攻西燕河東太守柳恭（西燕已亡，恭等擁兵自守）前秦鎮東將軍薛强（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强，拜鎮東將軍）引後秦兵自龍門（今山西省河津縣與陝西省韓城縣之間）渡河，入蒲阪（今永濟縣北三十里虞鄉鎮），恭等皆降，興乃以其晉王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隆安元年九月，復乘東晉衰弱，攻湖城（今河南省閿鄉縣東四十里），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遒，皆降於秦。秦兵遂攻陝城（今陝縣），寇上洛（今陝西省商縣），皆克之。興乘勝復遣齊公姚崇攻洛陽，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以拒之，崇攻之不克，乃徙流民二萬餘戶而還。隆安三年七月，復遣姚崇與其鎮東將軍楊佛嵩再攻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寄治洛陽）楊佺期遣使請救於魏常山王遵，魏主珪遣張濟報之。佺期謂濟曰：「以魏之强，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爲一家，今既結好，義無所隱。此間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濟還報。八月，魏主珪遣太尉穆崇將騎六萬往救之。同時，秦兵別攻襄陽，雍州刺史郗恢亦請救於魏（晉此時有二雍州，似各爲兩方藩鎮所署）。辛恭靖守洛陽百餘日，魏救不至，遂陷。時東晉多亂，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質於秦，後秦國勢因此大盛。洛陽既陷，魏以穆崇爲豫州史鎮野王（今河南省沁陽縣）以禦之。（同上）

涼州自呂光據姑臧稱天王（太元二十一年，事皆見前），數年之間，相繼起而建國者，有西秦乞伏國仁（太元十年事已見前），南涼禿髮烏孤，北涼段業（皆隆安元年），西涼李暠（隆安四年）。其事概述如左：

後涼：隆安三年，呂光卒，太子紹繼位。紹闇弱，即位之初，即爲次弟纂，三弟弘所弒。纂憚弘兵强，以位讓之，弘不受，乃即天王位。隆安四年，呂弘作亂，纂殺之。纂襲南涼、北涼皆敗。隆安五年，呂光弟子超弒纂而立其兄隆。後秦主興乘其禍亂相尋，遣姚碩德攻姑臧（今甘肅省武威縣），隆遂降於後秦。

西秦：太元十年，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伏仁司繁子，太和六年司繁降於前秦）自稱單于於勇士城（今甘肅省榆中縣東北），前秦主丕封爲苑川王，是爲西秦（時後秦亦稱東秦）。太元十三年國仁卒，弟乾歸繼爲單于，稱河南王，置百官倣漢制。是年九月遷都金城（今甘肅省皋蘭縣西南）。太元十四年，前秦主登以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盡有南安（今隴西縣東北）枹罕（今臨夏縣）之地，吐谷渾視連亦歸附之。太元十九年，乾歸逐前秦主崇（登之太子）於湟川，崇與隴西王楊定（都仇池）擊乾歸，爲乾歸擊滅，西秦遂盡有隴西諸地，乾歸自稱秦王。隆安四年春，後秦主興遣姚碩德伐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其衆皆降於後秦，姚興遂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復奔允吾（今皋蘭縣西北黃河之北），乞降於南涼。旋又懼南涼王利鹿孤，乃送太子熾磐等於西平（今青海省西寧市），而復奔枹罕請降於後秦。

南涼：南涼始祖河西禿髮烏孤，其先與後魏同出。其八世祖匹孤始自塞北遷於河西，十世祖樹機能，晉初甚爲强大。樹機能四傳至烏孤，都於廉川堡（今甘肅省樂都縣東）。呂光據涼州時，曾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太元二十一年，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拜烏孤爲益州牧，烏孤以呂光諸子貪淫，行將敗壞，不受。隆安元年春，呂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烏孤遂亦舉兵反，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治兵廣武（今皋蘭縣西北）攻後涼金城，大敗涼兵。旋又擊破羌酋梁飢於西平，一方夏夷皆附之，國勢因以大盛

。隆安三年春，烏孤徙都樂都（今武威縣東南），謀滅呂氏、乞伏氏、段氏盡取隴西河數郡之地。是年秋卒，弟利鹿孤立，復徙治西平。

北涼：段業原爲呂光之建康郡（今甘肅高臺縣南）太守，隆安元年春，呂光遣子纂及弟延攻西秦王乾歸，兵敗，戰死。光三河郡（今青海省西寧縣東南白土城）太守麴粥恐其部族爲光所忌，因勸其兄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居張掖盧水，世爲部帥。時爲呂光尚書），起兵西平，取涼州以復祖業。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既而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書史，請以羅仇麴粥喪歸葬。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因衆舉兵攻涼臨松郡（今張掖縣南）拔之，其從兄男成亦起兵攻建康郡，推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改元。業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爲呂纂所破，亦帥衆歸之，業以爲鎮西將軍。明年，蒙遜攻西郡（今山丹縣西南）拔之，晉昌（今安西縣東）、敦煌二郡皆降。業復遣男成等攻張掖，呂弘敗走，業遂徙治張掖。史稱北涼。（上引通鑑卷一百九晉紀三十一詳晉書卷百二十二呂光傳）

西涼：西涼公李暠，隴西人。好文學，有文名，初爲沙州刺史（前涼置，治敦煌縣，自安西縣以西至新疆吐魯番皆其地）孟敏效穀令，敏卒，被推爲敦煌太守，請於段業，業不許，以將軍索嗣代之。暠擊嗣破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業，推暠爲沙州刺史、涼公。是爲西涼。秦涼以後之變遷形勢，另詳次章。（下引晉書卷七十五范甯傳）

東晉方面：太元十年，即肥水戰後二年，會稽王道子輔政，爲小人所構，與謝安有隙。會秦求救（時秦爲後燕、西燕所攻），安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建新城居之。蓋是時晉皇室已忌謝氏父子之威望矣。是年八月，謝安

卒，道子遂就琅邪王、領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孝武溺於酒色，委政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飲爲事；且崇尙浮屠，窮奢極費。僧尼姏姆，競進親黨。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又上下奢侈，勞擾無度。民窮財盡，敗象堪虞。中書侍郎范甯上疏曰：「今邊烽不擧，而庫倉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擧養，鰥寡不敢嫁娶，厝火積薪，不足喩也。」又曰：「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併之室、亦多不贍，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無有限極故也。」太元十五年，孝武帝惡道子專權奢縱，因欲選時望爲藩鎭以潛制之，遂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鎭京口。十七年又以殷仲堪都督荊益寧州軍事、鎭江陵。二十年帝益惡道子，乃擢王恭、殷仲堪、左僕射王珣、太子少傅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中書令王國寶、琅邪內史王緖（國寶從弟）以爲心腹。君相兄弟之間大起鬪爭，政治敗壞，益不堪言。二十一年九月，帝爲張貴人所弑，太子德宗卽位，是爲安帝。其事另詳次章。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十隆安二年載註：「說文曰：帽，小兒蠻夷蒙頭衣。晉書輿服志曰：帽，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韜髮之繒帛）。古者冠無幘（包髮之巾，頭巾也），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復裁纚而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江左時野人已着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註二：同上書載註：「魏謚毛爲成皇帝，五世至推演南遷大澤，方千餘里，謚宣皇帝。七世至鄰，始南出居匈奴故地，謚獻皇帝。獻帝之子曰詰汾，謚聖武皇帝。」

註三：同上書載註：「謚力微曰神元皇帝；子沙漠汗曰文皇帝；沙漠汗之子弗政曰思皇帝。弗政卒，力微之子

祿官立，謚曰昭皇帝；分國爲三部。猗㐌、猗盧，沙漠汗之二子，與祿官分統三部。猗㐌西略，服屬諸國，謚曰桓皇帝。猗盧自祿官之卒，合三部爲一部，又助晉，國以益强，謚穆皇帝。猗盧死，祿官之子鬱律繼之，謚平文皇帝。鬱律被弒，猗㐌之子賀傉立，謚惠皇帝。賀傉卒，弟紇那立，謚煬皇帝。翳槐者，鬱律之子，國人逐紇那而立之，謚烈皇帝。」

註四：同上書載註：「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托跋爲氏。」

註五：同上書載註：「魏都平城，以平城爲代都。依漢建國之名也。漢平城縣本屬雁門郡，而代郡治桑乾，後漢徙高柳（今山西省陽高縣西北），晉徙平舒（今山西省廣靈縣西）。魏收地形志之上谷郡，晉之代郡也，唐爲蔚州之地，魏之代都，唐爲雲州雲中縣之地。」

註六：同上書卷一百十一，隆安三年載註：「八部大夫，恐當作八部大人。魏王珪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一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常侍待詔直左右，出入王命。」

第八節　中　論

戰爭之勝敗，繫於政治、經濟、心理、軍事數端。玆就魏之所以興，燕之所以亡，略論如左。

燕國方面：魏主珪歷盡艱危，久經磨厲，既得舊部擁護，復有拓跋儀、張袞等賢佐，振奮復國，原有自來。至其逐步擴張，伐燕勝利，皆與當時環境，外交方策有關。

先言前者。在其初復國時，後秦被牽制於苻登而不能擺脫。後燕方困擾於丁零而不暇兼顧。東晉則一度北伐，旋復退回徐海。拓跋珪乃乘此有利局勢，首先借燕兵，驅劉顯，恢復舊疆，根本立矣。其次因利乘便，吞併吐突鄰、紇奚、賀納諸部，國基大矣。其次奮擊庫莫奚、高車，聲威旣强，北邊固矣。其次遠襲柔然，還取鐵佛，則已蔚然成爲大國。且每次戰勝，輒能大獲人畜，增加國富，故魏至此已可與後秦、後燕鼎足而立，稱爲華北三大强國。其擴張次第與方略均甚明白。

至於魏燕交戰，魏之所以勝利，第一、在外交上，能連和後秦資以爲援。第二、在戰略上，能遙遠後撤，誘致敵人深入而計取之，故有參合陂大捷。及慕容垂死，又能應機而起，舉傾國之力以賭勝負，蓋勝則從此可以平步中原，敗則慕容氏父子兄弟多才武謀國之士，加以國力雄厚，其進而滅魏，殆屬必然之結果。故拓跋珪一度求和不得，乃堅忍撐持、決心奮鬬，企求最後之賭注。其處境良危，而用心亦良苦矣。

以上係就大體言，若細加分析，魏尚有四優點在：一、騎兵衆多而精强，燕軍遠不及。二、魏人皆遊牧部族，其平時生活與作戰生活略相一致，故其攻中山雖經年不下，兵氣並不因而挫頓。三、行軍因糧於敵，無後方輜重之累，故行動迅捷。當其久攻中山與鄴也，即實行「以戰養戰」之策，收當地租糧以給軍。四、拓跋珪之堅强統帥性格及貫澈方針之卓越智慧。當其軍衆疾疫之時，即利用晉民以培養其持續之戰力，此於拓跋珪所云「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一語，可以見之。拓跋珪於久攻不克，糧食匱乏，部衆疾疫，內亂相繼之時，仍能不動搖其意志，以堅忍卓絕之精神企求其事業之完成，此種統帥性格，比之漢高與項羽堅持於廣武，魏武與袁紹堅持於官渡，毫無愧色。設若當時，拓跋珪缺乏此種統帥性格，及上述之第二優點，則其於此戰役必敗無疑。

燕國方面：後燕之失敗，主要者爲三大原因：一爲慕容垂之死。垂乃後燕之傑出人物，爲衆望所歸之中心，及垂死重心頓失，故慕容寶雖有慕容農、慕容隆之効忠，但慕容麟、慕容德相繼離心，後燕因此而形成分崩離析之局。二爲慕容寶不立其長子會爲太子，而立幼子策，因此，龍城援軍遲遲其行，中山形勢遂陷孤危。旋且因而激成慕容會之叛亂，父子叔侄相仇，分崩離析之人心，益不可收拾。三爲慕容寶初有輕魏之心，致招參合之慘敗；繼則轉爲懼魏之心，遂爾放棄中山。凡此皆顯示慕容寶統帥性格與智慧之低劣，以與拓跋珪較，誠不可以道里計也。倘慕容寶能有拓跋珪之堅忍性格，復能善用中山守城池之民氣，則勝敗之數或竟相反。

第十二章　桓玄篡晉及劉裕復晉諸戰役

（附圖五一二〇六、五一二〇七、五一二〇八、五一二〇九）

一、**桓玄篡晉**：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正月，玄舉兵江陵東下，三月入建康，十一月遂篡，國號大楚。

二、**劉裕討桓玄**：元興三年二月裕起兵京口討玄，三月克建康。玄逃還江陵，五月再破之，斬玄，恢復晉室。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五一二〇六）

東晉方面：東晉大勢，已見本卷第十章第七節，並另詳本章第三節，茲不重述。至戰爭之導因，概述之約有左列數點：

一、東晉中葉，惟仗桓溫兵力撐持國家局面，其後謝玄雖起，比之桓氏武力仍遜。溫死沖繼，奉從子侄，布滿江、郢、荊、襄。長江中、上游，殆皆桓氏勢力。沖死、其力量猶在。因其世資，遂得據有荊楚，爲圖謀篡奪之基。

二、由於會稽王道子專權，引起方鎮干政（王恭、殷仲堪）與朝廷對抗。而殷仲堪缺乏統御才略，及其與桓玄、楊佺期發生矛盾，又授桓玄以奪取荊、江諸州之良機。

三、由於司馬元顯（道子子）亂政及豪族剝奪，陷人民於水深火熱境地，遂招孫恩大亂。予桓玄以驅兵東下良機，因而篡晉。

四、桓玄既簒，奢侈太甚，更張過度，民實不堪擾。加以玄虛驕無雄才，遂予劉裕以起義良機。

魏國方面：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寵冠後廷，生子嗣。及克中山，獲燕主寶之幼女，隆安四年（西元四〇〇年）遂立爲皇后。珪鑑於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權力不能集中，致遭敗亡，常思有以防制之。博士公孫表因上韓非書，勸珪以法制御下。珪即從之，羣下爲之震慄。是年正月，魏材官將軍（註一）和跋，襲燕遼西令支（今河北省遷安縣西）克之。

隆安五年四月，魏罷鄴行台，以所統六郡（魏郡、陽平、廣平、汲郡、頓丘、清河）置相州（註二），以庾岳爲刺史。是年七月，魏以長孫肥爲兗州刺史（魏是時未得兗州，假肥名義俾便略地耳），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東晉將軍劉該降之。是時洛陽爲後秦所據（後秦攻取洛陽，已見隆安三年），東晉正遭孫恩之亂。

魏秦相攻開始。隆安五年二月，魏遣其常山王遵，定陵公和跋帥衆五萬，襲沒奕干於高平（今甘肅省固原縣）。明年，即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正月，魏又使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似皆在寧夏省賀蘭山脈東西地區），破之。先是，魏主珪曾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婚於後秦。姚興聞珪已立慕容后，遂止狄干而絕其婚。時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後秦屬國，故珪舉兵攻之，以爲攻秦先聲。魏主珪繼又大閱士馬，命幷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今山西省襄陵縣境），以爲伐秦準備。是時柔然杜崙方睦於姚興，乃遣將救黜弗素古延。和突迎擊又大破之。杜崙帥部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杜崙，戰敗奔魏。於是杜崙更向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大破之，遂併吞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杜崙自號豆代可汗（註三），其地西至焉耆（今新疆省東部），東接朝鮮，南臨大漠，傍近小國皆羈屬焉。

魏既驅走柔然杜崙，二月、常山王遵等遂至高平，沒弈干棄其部衆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治上邽，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魏軍追至瓦亭（今固原縣南山西麓，接化平、隆德二縣境），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而徙其民於代都。是時魏平陽太守貳塵，亦開始攻後秦河東（治蒲阪；今山西省永濟縣東南）。後秦在魏東面大擧進攻下，長安因而大震，關中諸城晝閉，並簡兵訓卒，以謀守禦（是時東晉正將有桓玄進兵建康之變）。蓋是時魏國已成華北首屈一指且方興未艾之强盛大國矣。

燕國方面：㈠南燕自隆安三年（西元三九九年）破辟閭渾，定都廣固（今山東省益都縣西北）後，遂盡據青州之地。隆安四年十二月，南燕王慕容德即帝位於廣固，改元建平，更其名曰備德。是時，南燕疆土，南與晉接，西與魏鄰。且常有伺機南侵東晉之計。㈡後燕自隆安元年，慕容盛誅蘭汗恢復燕祚，繼位燕帝（既見前章戰後之政局）後，至隆安三年起，曾數度與魏爭奪令支（今河北省遷安縣西）藉固西陲。其遼西太守（治令支）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赴。但以家在龍城，未敢顯叛。是年七月，朗乃陰召魏兵，許以郡降。又遣使至龍城，廣張魏兵之勢。盛曰「此必詐也」。召使者詰問，果無事實。盛遂盡滅朗族之在龍城者，並遣輔國將軍李旱往討之。八月，旱軍至建安（今河北省遷安縣），盛又急召還之，羣臣莫測其故。九月復遣之。李朗在遼西，初聞其家被誅，卽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還，謂燕有內變，因不復設備，乃留其子養守令支，自迎魏師於北平（今河北省遵化縣西），旱因襲令支克之。復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今玉田縣）斬之。十二月，燕郡太守高湖（泰子）亦帥三千餘戶降魏。隆安四年正月，燕主盛自貶號爲庶人天王，魏遣其材官將軍和跋襲燕遼西克之。隆安五年，燕主盛鑑於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因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

之。由於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因引起左將軍慕容國、前將軍段璣、殿上將軍秦興等之叛亂。是亂雖旋即平定，而盛亦因傷致死，遂又引起盛弟元、熙及太子定爭立之亂，熙嗣為天王。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燕又遣慕容拔攻魏令支克之，以拔為幽州刺史鎮之。綜觀是時之燕，雖屢與魏爭令支，其國脈實已臨殘危之境矣。

秦涼方面：後秦自隆安三年取洛陽，淮漢以北諸城，多降之，國勢大盛。遂與方興未艾之魏國，發生衝突。其事另詳本章第八節。

隆安五年春，後秦主興復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乾歸降秦，已見前章第七節）。是時，後涼王呂隆多殺豪望，人不自保。後秦主興遣隴西公姚碩德進討大破之，遂逼姑臧，隆嬰城固守。於是，西涼公李暠，南涼王利鹿孤，張掖公蒙遜，皆遣使奉表入貢於後秦。碩德圍姑臧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隆乃請降。碩德表隆為涼州刺史。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之人皆悅之。

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春，後秦主興立子泓為太子。是年夏與魏戰於平陽大敗，（另詳本章第八節）入夏，乾歸子熾磐亦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乾歸使熾磐入朝于後秦，姚興以為興晉太守。

本節所述諸涼，請參看前章第七節。

綜觀一般大勢，東晉歷世混亂，行將為桓玄所篡（見後），燕及南燕亦皆不能與魏抗衡，惟後秦是時已東陷洛陽，南收淮漢以北諸城，西伏諸涼，國勢幾與魏相埒耳。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一，隆安四年載註：「漢置材官將軍，領郡國材官士以出征，師還則省。晉魏以後，置材官將軍，主工匠土木之事，則漢右校令之事也。」

註二：同上書卷一百十二，隆安五年載註：「杜佑曰：後魏置相州於鄴，取河亶甲居相以名州。」按河亶甲乃商代第十代帝，自嚚（今河南省廣武縣境）遷都相。

註三：同上書元興元年載註：「魏收書作丘豆代。魏言駕馭開張也。汗音寒。杜佑曰：可汗之號起於柔然杜崙猶言皇帝也。而拓拔氏之先，通鑑皆書可汗，又在杜崙之前。」

第二節　一般地理形勢及戰爭方略

（參看附圖五—二〇七、五—二〇八、五—二〇九）

東晉建都建康，上以歷陽、姑孰爲鎖鑰，下以京口、廣陵爲門戶，後以吳郡、宣城、吳興、會稽、爲倉庫，此其近勢也。至其遠勢則彭城、淮陰爲右臂，壽陽、合肥爲左角，西荆、襄、江、郢，富庶雄鎮，絜上游之勢，稱用武之國。六朝以來，據上游者常足制建康輕重，故欲謀金陵安全者尤當特別注視荆襄也。

一、地理形勢

玆以建康、歷陽姑孰、京口三地，爲東晉方鎮入侵朝廷之目標，亦六朝圖存之要地，概述其形勢如左：

建康：東晉所都之建康，故城在今江蘇省江寧縣南。春秋時爲吳地，戰國屬越，後屬楚。楚威王置金陵邑（相傳因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秦改秣陵，屬鄣郡。漢屬荆、屬吳、又屬江都國。元封初屬丹陽郡（由鄣郡改建），後漢因之。孫吳都此，改秣陵曰建業。晉平吳，移丹陽郡於此，兼置楊州治焉。元帝都建業，改丹陽太守爲尹。避愍帝諱，改曰建康。方輿紀要載：「舊志云：吳大帝築建都城，東晉至陳皆因之，其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

里，內爲宮城（註云：建康宮闕薄，吳大帝所築苑城也。東晉以後，亦曰宮城，亦曰臺城，亦曰苑城），周六里一百十步。有門六：南曰大司馬門、南直宣陽門。東曰萬春門（在東面南頭）、東華門（晉之東掖門）。西曰西華門（晉西掖門）、大陽門（在西面南頭）。北曰承明門。外爲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有門十二（晉自元帝渡江以後，諸城門皆用洛陽舊名。……晉初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都城，陵陽等門與宣陽門爲六，似十二門又後所增置）：正南曰宣陽門，宣陽之東曰平昌門，又東曰開陽門；宣陽之西曰津陽門。正東曰東陽門，東陽之南曰清明門，之北曰建陽門。正西曰西明門，西明之南曰廣陽門，門之北曰閶闔門。北面之東曰廣莫門，西曰大夏門。於秦淮南北兩岸，設籬門五十六，所謂之郊門，亦曰籬門。」（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

建康「前據大江，南連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孫吳建都於此，西引荊楚之固，東集吳會之粟，以曹氏之强，而不能爲兼併計也。諸葛武侯云：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王導亦云：經營四方，此爲根本。蓋舟車便利，則無艱阻之虞；田野沃饒，則有轉輸之藉。金陵在東南，言地利者自不能舍此而他及也。」（方輿紀要）

歷陽、姑孰：歷陽，即今安徽省和縣。姑孰，即今當塗縣。二地明清時，均屬太平府（治當塗縣）。方輿紀要曰：「府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游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爲必爭之地。東晉以後，嘗謂京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姑孰爲南州。而南州關要，比二方爲尤切，地勢然也。」

梁山有二：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戊在和州（今和縣）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嵋山，春秋昭十七年，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兩山岸江，相望數里，爲大江之關要。晉人伐吳，王濬自武昌順流東下，吳主遣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於梁山，象望旌而降，濬遂直指

建業。東晉時，王敦作亂，及桓溫專命，皆自上流移鎮姑孰。說者曰：奪梁山之險也。」（方輿紀要卷十九）

「采石山，亦曰采石圻，在太平府西北二十五里；渡橫江，西至和州二十五里；東北至江寧府八十五里，亦謂之牛渚山。輿地志：牛渚山北，謂之采石。蓋大江東北流，牛渚、采石，俱列江東岸。采石去牛渚不過里許，故牛渚圻通謂之采石。元和志：采石西接烏江，北連建業，戍城在牛渚山上，與和州橫江渡對，其地突出江中，自昔津渡處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二十九）

京口：京口，即今江蘇省鎮江縣。「春秋時吳地，後屬越，後屬楚，秦爲會稽郡地，漢因之，後漢屬吳郡，三國吳曰京口鎮，晉初屬毗陵郡，永嘉五年爲晉陵郡治，繼又僑置徐、兗二州，謂之北府。……府內控江湖，北拒淮泗，山川形勝，自昔用武處也。杜佑曰：京口因山爲壘，緣江爲境；建業之有京口，猶洛陽之有孟津。自孫吳以來，東南有事，必以京口爲襟要，京口之防或疎，建業之危立至。六朝時以京口爲臺城門戶，鎖鑰不可不重也。晉咸和初，郗鑒鎮徐州，蘇峻之亂，鑒據要害，立營壘，以遏賊東下之鋒，賊勢遂阻。元興末，桓玄作亂，劉裕進兵京口，晉室復定。及裕代晉，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非宗室近親，不使居之，蓋肘腋攸關。」（卷二十五）

二、戰爭方略

桓玄利用其在荊楚之世資與威望，取得殷仲堪之荊州（治江陵），楊佺期之梁川（治襄陽）後，遂向晉廷要索江州（治尋陽，今九江）而進逼朝廷，遂成篡晉之勢。

晉廷執政會稽王道子及子元顯，利用姑孰、歷陽、京口諸要以衞京師。但由於政亂，朝野不安，加以孫恩之亂

，卒無禦玄之力而亡國。

第三節　東晉之政情與國勢

東晉自肥水戰後，相繼克復青、徐、兗、司諸州，頗有中興之稱。未幾，孝武沉於酒色，道子父子亂政，因而王恭、殷仲堪方命於前，孫恩、盧循肇亂於後，晉室不綱，幾瀕傾覆。桓玄乘之，遂篡晉祚。此太元二十一年（西元三九六年），至安帝隆安三年（西元三九九年）間，東晉之大勢也。詳述如左：

帝室衰頹：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沉於酒色，流連殿內，醒時既少，外人罕得進見。時張貴人年幾三十寵冠後宮，威行閫內，帝妙列使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不覺。貴人乘帝醉臥，遂令婢蒙以被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太子德宗即位，是爲安帝。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賴母弟琅邪王德文，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宜。帝既闇弱，會稽王道子益驕縱，尙書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之爪牙，窮奢極貪，不知紀極。隆安元年（西元三九七年）四月，國寶等惡王恭（定皇后之兄）、殷仲堪擁據雄鎭，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等乃各繕甲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罷兵。恭又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於是內外恂恂舉國不安矣。（晉書孝武本紀）

藩鎭稱兵：隆安元年四月，恭、堪既謀討國寶等，時桓玄（桓溫之孽子—註一）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作亂。先是，寧康元年（三七三年）七月，桓溫卒，弟沖遵遺命，立少子玄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太元十七年（西元三九二年）孝武帝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鎭江陵。堪雖有英名，資望猶

淺，到官後好行小惠，綱目不擧。於是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然朝廷疑而不用。至是，玄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王恭字）居元舅之地（孝武皇后之兄弟），必未敢害之。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爲雖有思致，非方伯之才。彼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覬（仲堪從兄）爲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於是桓玄乃爲之建策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擧。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謀之。覬與績皆異其議，郗恢亦不肯從。仲堪乃以楊佺期代江績爲南郡相，朝廷徵江績還爲御史中丞。適王恭使至，仲堪卽許之。於是王恭上表罪狀國寶，自京口（今江蘇鎭江）擧兵向建康。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賜死，並斬王緒於市，一場卽將爆發之內戰，始告暫息。（上引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

王國寶、王緒既死，會稽王道子，勢驟孤弱，憚王恭、殷仲堪之逼，乃以譙王尙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心腹。尙之建議：「今方鎭强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衞。」道子從之，用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並日夜與尙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上引通鑑卷一百九晉紀三十一）

隆安二年七月，桓玄求爲廣州刺史。道子忌玄，不欲其居荆州，乃因其所欲，以玄爲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但玄受命不行，荆州情勢，益形複雜。時豫州刺史（治歷陽，今安徽省和縣）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江北）使王愉督之，亦上疏言江州（治尋陽今江西省九江縣）內地（江南稱內地），而西府（晉以京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道子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尙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

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爲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桓玄。堪、玄皆許之，共推恭爲盟主，約期擧兵，上表請討王瑜、司馬尙之及休之。於是，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以懦怯，不知所爲，乃悉以事委其世子元顯。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因備兵守禦。（通鑑卷百一十）

是月，殷仲堪自江陵發兵，自以素不習爲將，乃悉以軍事，委南郡相佺期兄弟（佺期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自率兵二萬相繼順流而下。八月，佺期兵至湓口（今九江縣西），王愉無備，遑遽奔臨川（今江西省臨川縣西），桓玄遣偏軍追擒之。晉之內戰於是展開。

九月，朝廷加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衞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向京口；譙王尙之將兵討庾楷。是月初十日，尙之大破庾楷於牛渚（即采石，今安徽省當塗縣西北二十里。），楷單騎奔於桓玄，道子遂以尙之爲豫州刺史，弟恢之爲驃騎司馬丹楊尹，允之爲吳國內史（吳國，今江蘇省吳縣），休之爲襄城郡（僑置，今安徽省繁昌縣西北）太守，各屯兵馬，以衞京師。是月十六日，桓玄進進擊歷陽，大破尙之軍於白石（今安徽省山縣西南六十里），遂與佺期會師於橫江（今和縣東南，對江南之采石，爲津渡處）擊尙之，恢之水軍皆沒，尙之敗走。於是，道子屯兵中堂，元顯守石頭城（今江蘇省江寧縣西，石頭山下），王珣守署郊，謝談屯宣陽門（建康城南面西頭第一門），以禦之。時王恭所遣前鋒將劉牢之，亦已抵達竹脈（今句容縣北），與元顯戍兵對峙中。建康成爲被包圍之狀態。幸王恭將劉牢之叛恭，形勢乃爲之一變。

先是，王恭擧兵時，恭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曏爲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書（廞，導之孫也。王恭初次擧兵時，爲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吳，受王恭檄擧

兵討國寶，及王恭罷兵，廞大怒，因所舉兵討恭，並送牋於道子，道子將其送恭，恭遣劉牢之擊廞平之），其深伏將軍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瑜，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聽。恭又素以才地陵物，既殺國寶，自謂威無不行，雖仗牢之爲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亦深懷耻恨。是時，元顯知其情，乃自石頭至竹里，遣盧江太守高素（原北府將）說牢之，使叛恭，許以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爲陳禍福。牢之與其子敬宣謀倒戈討恭。恭參軍何澹之知牢之與敬宣之謀，以告恭，恭疑澹之素與牢有隙，不信；且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與牢之進兵竹里。牢之受高素之說，乃斬延以降，並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漢城陽郡，晉改曰東莞，治莒。東晉僑置南東莞郡於今江蘇省武進縣）高雅之還擊恭。時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走曲阿（今江蘇省丹陽縣治），恭故吏殷確，以船載恭將奔桓玄，至長塘湖（今溧陽縣北洮湖），爲人所告，獲之，送建康斬之，並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爲都督兗、青、冀、幽、幷、徐、揚、晉陵、諸軍事以代恭。王恭因欽己傲物，御人不善，遂以敗亡。（同上引詳晉書卷八十四劉牢之傳）

王恭已死，楊佺期、桓玄進兵至石頭，殷仲堪大軍亦抵蕪湖。元顯乃自竹里馳還建康，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護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兵馳赴之，軍於新亭（今江寧縣南），佺期等見之失色，因回軍蔡洲（今江寧縣西南十二里大江中），而仍有數萬衆充斥建康郊畿，因此京師人心，仍甚憂懼。左衞將軍桓脩（沖子）乃獻策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制仲堪矣。」道子從之，以玄

為江州刺史；召郗恢（恢為雍州刺史鎮襄陽）為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赴鎮，又令劉牢之將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此乃先行打擊殷仲堪，離析其勢，然後再圖桓玄之計也。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使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而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西歸，遣使告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等餘口。」於是，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亦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是時，仲堪既失職，依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以自固；因此雖內外疑阻，其勢不得不合，乃相互以子弟交質，盟於尋陽，俱不受朝命；並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又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朝廷復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免桓脩官，以荊州刺史還仲堪，並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還師。道子主持中樞，無力振起威令，禍亂將至不測。初殷仲堪在荊州時，桓玄豪縱，親黨皆勸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乃資其聲望，推為盟主，玄因愈自矜倨。楊佺期為人驕悍，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稱，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乃於尋陽為盟時，密說仲堪，以玄終必為患，請於壇所殺之。但仲堪又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因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仍伏下日後自相屠戮之禍。（同上，詳晉書桓脩，殷仲堪傳）

孫恩之亂：殷仲堪等既還鎮，內難暫告平息。隆安三年四月，會稽王道子有疾，仍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望已去，乃諷朝廷解其職，而自代之。道子醒後知之，大怒，但已無可挽回。於是，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大樹羽黨，朝貴皆畏事之。既而元顯自以年少，不欲頓居重任，乃以衞將軍琅邪王德文為司徒。是年十月，中領軍揚州刺史元顯，以權力在握，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註二一），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

士嶲然苦之。孫恩（註三）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衆破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西）殺縣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子）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請借鬼兵。及恩至城下，遂陷會稽。賊勢大張，吳國、臨海、義興郡守，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環、吳興丘義尫、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安弟子）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安弟子）、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爲恩黨所殺。孫恩遂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置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恩表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建康大震。是時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州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廷政令所及，惟三吳而已。及孫恩盡有八郡，畿內諸縣，盜賊蠭起，恩黨且有潛伏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朝廷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拜表輒行。牢之出軍時，有彭城人劉裕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劉裕事另見次節），牢之引爲參軍事。十二月，謝琰與牢之擊恩大破之，郡縣相繼克復。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還入海島。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環、吳興太守丘尫、餘姚令沈穆夫等。牢之軍律不佳。收復郡縣時，士兵暴掠，人民逃避，各地城邑無復人跡。

孫恩之亂暫息，朝命以謝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防孫恩。又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而權在元顯。元顯無良師友，佞諛奉承，或以爲一時英傑，或以爲風流名士。由是元顯益驕，諷禮官立議，以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百官皆應盡敬。於是公

卿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晉室敗壞至此，危亡可立而待矣。（上引晉書卷一百孫恩傳）

孫恩之難暫息之後，接踵而至者爲大江上游方鎭之互爭。隆安三年，殷桓還鎭之後，仲堪恐玄跋扈，乃與楊佺期聯婚爲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亦恐終爲殷、楊所滅，乃告執政元顯，求廣其所統。元顯亦正欲其交構乖離，便於控制，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長沙、衡陽、湘東、零陵）軍事，又命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轄今宜都縣以西至巫山縣）。是月，桓玄復襲江夏相（治今湖北省安陸縣）楊孜敬而刼之，以爲諮議參軍。楊佺期亦勒兵，聲云援洛（是時後秦攻洛陽，其事已見前），欲與仲堪共襲玄。但仲堪雖外與相結，而內疑其心，因苦止之，並遣從弟遹屯北境以防遏之（楊佺期爲雍州刺史治襄陽）。佺期既不能獨擊，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

是歲，漢水泛濫，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桓玄欲乘虛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而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佺期守洛陽，已見前章第七節），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當先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答書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時巴陵（今湖南省岳陽縣）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時朝廷新署梁州刺史郭銓適赴任所，路經夏口（今漢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爲己前鋒，因授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又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遑遽以玄書示仲堪，仲堪乃執偉爲質。令爲書與玄，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於是，殷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今湖北省監利縣東南），玄使郭銓

、苻宏（太元十年苻宏奔晉，處之江州，玄因以爲將）擊破之。仲堪復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爲玄軍所敗，玄遂乘勝進軍零口（在沙市東十里、今名荅河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乃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率步騎八千與兄廣擊玄，玄畏其精銳，退軍馬頭（江陵縣有江津戍，戍對馬頭岸）。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擒之，適玄軍來攻，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酇城（今湖北省光化縣舊縣北）。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擒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依姚興，至冠軍城（今河南省鄧縣西北四十里），玄復追擒之，逼令自殺，並殺道護。玄遂盡有荆襄之地。

殷仲堪奉天行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爲小惠悅人，病者自爲診脈分藥，然人心不附，其自江陵出走，文武無送者。且用計倚伏煩密，短於籌略，故至於敗。（上引通鑑卷一百一晉紀三十三）

桓玄既克荆、雍二州，隆安四年三月，乃表求荆江二州，朝廷遂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中護軍桓脩爲江州刺史。玄後上表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楊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其兄偉爲雍州刺史，又以從子振爲淮南太守，朝廷不能違之。至是，玄之權勢，足與父溫時相埒，不旋踵遂有篡晉之謀。

註一：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載：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溫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咸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今宜興縣）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今太

湖）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因棄官歸國。又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上疏諍之。玄常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終日談論不輟，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因與仲堪稱兵。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一隆安三年載註：「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

註三：晉書卷一百孫恩傳載：「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子恭死，泰傳其術，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於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治今浙江省淳安縣西）。王恭之役，泰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祕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於海嶼。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後詳見本文）」。

第四節　劉裕起義諸重要人物

劉裕：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縣綏里人，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後，經十八代至劉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之京口里，又數傳而至裕。裕幼時家貧而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繼母以孝謹稱。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孫恩作亂，晉朝衞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裕參府軍事，以勇敢善戰著稱，屢破孫恩等衆，爲東晉朝廷扞衞之干城，孫恩之亂卒賴牢之及裕討平之。（下引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

劉穆之：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縣人，西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濟陽江敳所知，敳爲建武將軍琅邪內史，以穆之爲府主簿。及劉裕舉兵京口，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裕曰：「我亦識之。」即馳信召焉。穆之裂布裳爲袴往見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座受署焉。其治府事，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裕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之。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及克建康，桓玄西走，時以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及於桓玄，則科條繁密，民亦不安；穆之乃斟酌事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及揚州刺史王謐卒，劉裕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裕入議，欲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使裕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穆之因勸裕乘機入輔，專晉政，以謀禪代。穆之輔裕，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穆之告之也。穆之又愛好賓遊，坐客常滿，布耳目以爲視聽（爲裕做情報工作），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由是譏，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劉裕舉止施

爲，穆之皆下節度，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裕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擧善，然不擧不善。」及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時，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擧。有閑暇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卒時年五十八，時裕滅秦，駐節長安，聞悉哀慟。裕本欲乘勝經略趙魏，因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

劉毅：毅字希樂，小字盤龍，彭城沛縣人，曾祖距爲廣陵相，叔父鎭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爲州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玄簒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密謀討之。毅將兵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京口擧義，位居裕次，旋以不甘居裕下，謀取裕而代之，遂遭討滅。

諸葛長民：長民琅邪陽都人，有文武幹才，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尋劉裕討桓玄，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及劉毅伏誅，與劉裕起嫌隙，因亦爲所誅焉。

何無忌：無忌東海郯人，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於言色。州郡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鎭北將軍劉牢之，其舅也。牢之鎭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斬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無忌切諫不從。及玄簒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交，請蒞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因與劉裕密謀圖玄。討玄之戰，厥功甚著。及盧循襲建康，無忌輕敵，遂敗沒於豫章。

劉道規：道規字道則，裕之少弟也。少倜儻有大志，裕奇之，與謀討桓玄。時桓弘鎭廣陵，以道規爲征虜中兵參軍。劉裕克京口之日，道規亦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渡江，進平京邑。及進克江陵，以善用兵著稱。

第五節　桓玄簒晉之戰（參看附圖五一二〇七）

隆安四年四月，孫恩復起，進擾會稽諸郡，謝琰死之。五年二月復出浹口，攻句章。劉牢之擊之，旋入海。三月，恩北趨海鹽，劉裕拒破之，乃轉向滬瀆，六月，恩擁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浮海掩至丹徒（今鎭江縣），建康大震。俄而劉牢之、劉裕救至，恩復浮海北至郁洲（今江蘇灌雲縣東北）。十一月劉裕追之，恩再由滬瀆至海鹽，裕大破之，俘斬萬人以上。恩復還海島。是時，桓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欲有所活動。聞孫恩逼京師，乃建牙聚衆，上疏請討。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兵。

同年十二月，桓玄表兄桓偉爲江州刺史鎭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鎭襄陽。又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沮漳爲今湖北省保康、荆山一帶。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立武寧郡（今荆門縣北），又招集流民，立綏安郡（今荆門縣西北）。時朝廷詔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而不遣。玄是時勢大，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故數使人上符瑞，有代晉之志。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謂孫恩)，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由於玄之表書，有問鼎朝政之勢，於是，

元顯大懼。張法順乃獻議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幷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然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前殷仲堪等撤兵歸鎭時，惟庾楷不在赦列，桓玄乃以之爲武昌太守），以玄與朝廷構隙，恐事不成，禍及於己，乃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己當爲內應。元顯大喜，乃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妄意欲謀討玄。（上引通鑑卷百十二晉紀三十四，詳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

明年，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正月，三吳遭孫恩之亂，因以飢饉，漕運不繼，桓玄又禁斷上游江路，建康公私匱乏，以粰橡（穀皮煮羹）給士卒。是時，桓玄知元顯將討己，然以朝廷多事，未暇及此，自以爲可蓄力以觀釁。及聞元顯大軍將發，其從兄太傅長史桓石生，密以書告，玄始大驚，欲完聚以保江陵。其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瓦解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遂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京師，元顯大懼。二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心畏桓玄，下船而不敢發。（上引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

桓玄自江陵發軍至尋陽，士氣大振。庾楷謀泄，玄擒囚之。二月十八日，詔遣齊王柔之（冏之後），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二十八日玄至姑孰（今當塗縣），卽使其將馮該攻歷陽（今和縣）。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尙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

屯橫江。秋降於玄，尙之衆潰，逃於涂中（今滁縣），爲玄軍所追獲，司馬休之出戰又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元顯，恐桓玄旣滅，元顯益驕；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爲所容，且自恃才武，擁强兵，乃欲假玄以除執政，然後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出力擊玄。是時，元顯猶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軍於溧洲（采石北江中），參軍劉裕請擊之，牢之不許。玄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主爲之明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如君今日戰勝則滅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爲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牢之意動，與玄交通。其甥東海中尉何無忌與劉裕、劉敬宣皆諫，不聽。三月初一牢之遣敬宣請降於玄，玄板敬宣爲諮議參軍。玄至新亭（今江寧縣南勞勞山上），元顯棄船退守國子學。初三日，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秦淮河橋），元顯乃欲引兵還宮，其兵自潰。玄遣軍隨後追之，大呼：「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走至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玄遂克建康。（上引通鑑卷百十二晉紀三十四詳晉書卷八十四劉牢之傳）

桓玄旣入建康，詔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尙書、揚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乃以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放之於安成郡（今江西省安福縣），收元顯及其子東海王彥璋、譙王尙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斬於建康市。以桓偉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桓謙爲尙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桓脩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楊尹，侍中王謐（導之孫）爲領軍將軍中書令。以姊丈新安太守殷仲文爲諮議參軍。又解劉牢之兵權，以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乃移兵屯班瀆（在新洲西南，新洲卽今江寧縣北大江中，一名薛家洲），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

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初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鎭公（牢之）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共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亦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泄，爲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敬宣已至廣陵，與司馬休之、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於後秦以請救。秦王興與之符信，使於關中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間。（同上並詳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桓玄既以其兄弟領荆江徐三州，自握朝權，不復以丞相爲重，遂讓丞相，並讓所領荆江徐三州於諸弟。自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玄初執朝政，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劉裕事之，以爲撫軍中兵參軍。時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率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盧諶之曾孫。諶盧志之子。盧志事見晉初八王之亂時）。四月，玄出屯姑孰，辭錄尙書事，而大政皆就諮焉。未幾，玄以志得意滿，遂奢豪縱進，政令無常，朋黨互起，由是衆心失望。會三吳大飢，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並本封南郡公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元興二年（西元四〇三年）正月，盧循遣其司馬徐道覆（循之姊夫）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上年五月盧循寇東陽，玄遣劉裕擊退之）。二月，桓玄欲提高威望，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八月，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今福建省南安縣。宋白曰：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此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屢破之，循浮海南走（盧循據廣州事，見後）。是時何無忌潛至，勸裕於山陰（今浙江省紹興縣境）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愉之孫。愉歷事元明成三帝），靖曰：「山陰去都遠，舉事難成；且玄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裕旋以功遷彭城內史。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桓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册命。並卽以桓謙爲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爲中書監領司徒，桓胤（冲之孫）爲中書令，加桓脩撫軍大將軍。是月，册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玄鑑於元顯之失，乃開始更改制度，如欲廢錢用穀帛，復肉刑等，但「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人民因不堪擾。是時，桓謙以劉裕雄傑，乃私問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或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裕詭辭以順之曰：「楚王宣武之子（桓溫謚曰宣武），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十月，桓玄乃上表歸藩，而使安帝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唐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因使百僚集賀，用爲受命之符。十一月，帝詔楚王行天子禮樂，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十八日卞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二十一日，安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於楚，帝出居永安宮（旋遷於尋陽），然後遷太廟神主於琅邪國（註）。穆帝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　十二月，玄遂築壇於九井山北（今安徽省當塗縣南十里），初三日卽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今江西省贛縣東）封帝爲平固王，降

何后爲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爲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爲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桓氏之甥）爲中書令。（同上）

註：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三，元興二年載註：「永嘉之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今江蘇省江寧縣北）。丹楊雖有琅邪相，而無其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琅邪太守，鎭江乘之蒲洲金城（今句容縣北），求割江乘縣（今句容縣北六十里）境立郡，始有實土」。

第六節　劉裕討桓玄之戰——建康之戰（參看附圖五—二〇七）

玄既篡晉，性苛細而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尙書答詔，誤書春蒐爲春菟，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入値者），或自用令史（令史，尙書令僕所署用），詔令紛紜，有司奏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業停積，不能知也。又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元興三年二月，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寶之孫）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其使而不受命。玄乃命桓希爲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巴郡、巴東、巴西、今四川省江北縣，奉節縣東北，閬中縣西）以備之。璩因首先發動，一面傳檄遠近，列玄罪狀聲討之，一面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進擊希等，而自帥衆進屯白帝（今奉節縣東白帝山上）。

是月，劉裕與何無忌從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因每遊集必

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時玄佈置未定，因以桓弘（脩之弟）爲青州刺史鎭廣陵，刁逵（彝之子協之孫也）爲豫州刺史鎭歷陽。（上引通鑑卷百十三晉紀三十五詳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元興三年二月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討玄，復興晉室。時劉邁弟毅（爲桓弘中兵參軍。邁曾爲殷仲堪中兵參軍，與玄不相容，玄得志，邁事之爲刑獄參軍）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苟爲失道，雖强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所見惟有劉下邳（裕先領下邳太守）。」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裕遂與毅、青州主簿孟昶、太原王懿（字仲德）與兄叡（字元德）、任城人魏詠之、詠之弟欣之、高平人檀憑之、憑之從子韶、弟祗、隆與叔道濟、道濟從兄範之、琅邪人諸葛長民、河內太守辛扈興、振威將軍童厚之、劉毅從弟藩、孟昶、昶族弟懷玉、裕弟道規等二十七人，謀討玄。於是劉裕皆與共謀。使何無忌作檄文，移檄京邑。其文曰：「夫治亂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聖明。自我大晉陽九屢構，隆安以來，難結皇室，忠臣碎於虛口，貞良弊於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亡難，凶力繁興，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淪，七廟毀墜。夏后之罹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玄，未足爲踰。自玄篡逆，于今歷年，亢旱彌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造築，父子乖離，家室分散，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傾筐之塈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援獎忠烈，潛構崎嶇，險過履虎。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鎭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將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

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於尋陽；鎭北參軍王元德等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爲內應，同力協規，所在蜂起。即日斬僞徐州刺史安城王脩，青州刺史弘首，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輯。裕辭不獲已，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力，剪馘逋逆，蕩清京輦。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自効莫由，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擧，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勢接於已踐之機，受命於旣頹之運；丹誠未宣，感慨憤躍，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厲，授檄之日，神馳賊廷。」推劉裕爲盟主以孟昶爲長史，總攝後事，檀憑之爲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時裕弟道規爲桓弘中兵參軍，裕乃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即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等在建康，因使聚衆攻玄爲內應。計劃既定，是月二十七日，劉裕乃託言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二十八日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脩以徇。脩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史來攻，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郭昶之）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弘等信之，收衆而退，裕使毅誅刁弘。於是，裕問無忌曰：「今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穆之）。」裕即召之爲主簿。是日孟昶勸桓弘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遂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擒弘斬之，即收衆渡江至京口。（上引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劉裕將擧事，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時適桓玄遷邁爲竟陵太守，邁欲亟赴任所。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疑玄已知裕謀，乃於晨起往白之

。玄大驚，封邁爲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並悉收元德，扈興、厚之等誅之。於是，裕所佈置建康內應之謀遂敗。（同上）

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動。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於建康，至當利（今安徽省和縣東南，江中之浦）而玄敗。送人共破檻車出之，歸趣歷陽。逵棄城走，爲其下所執，送斬於石頭。

京口、廣陵既得勢，裕乃傳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已奉主上反正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並即帥兗徐二州之衆千七百人，進向竹里（今句容縣北）。桓玄既誅元德等，自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野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脩爲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玄之驍將）、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三月初一日，劉裕進至江乘與吳甫之軍遭遇，裕手執長刀，大呼衝之，衆皆披靡，遂斬甫之。進至羅落橋（江乘縣南），皇甫敷帥數千人迎戰，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益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爲之辟易。裕後軍繼至，射敷中額而踣，裕遂提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桓祇（憑之從子），繼續前進。（上引通鑑卷百十三晉紀三十五）

桓玄聞二將死，大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遂使桓謙及游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建康覆舟山東北），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共二萬以禦之。初二日，裕軍食畢，以破釜沉舟之決心悉棄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一面使羸弱者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進，布滿山谷；一面與劉毅等率精銳，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乃一面更遣武衞將軍庾頤之帥精卒增援諸軍，一面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準備西走。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服裕，莫有鬬志。裕突陣時，適東北風起，裕因縱火焚之，並身先士卒，將士皆殊死戰突進。於是謙等諸軍大潰。玄聞謙等敗，即帥子昇兄子濬及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急急南走，經日不食。劉裕遂入建康。（上引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

劉裕既入建康，乃一面遣諸將追玄，並盡殺玄宗族在建康者，一面遣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安帝。初五日，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爲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註）。劉毅爲青州刺史，何無忌爲琅邪內史，孟昶爲丹楊尹，劉道規爲義昌太守（治今河南省潢川縣，此時治何處？失考）。

建康既定，諸大處分，裕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亦寄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紀綱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元顯輕驕，政令違舛，桓玄欲加釐整，而科條繁密，

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又以身作則，威禁咸立，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以故不盈旬日，政風頓改。劉裕平生大業，此其肇基。

註：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三，元興三年載：「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是以桓玄敗，而裕謐仍相得。

第七節　劉裕討桓玄之戰二——進擊荊州之戰（參看附圖五—一〇八、五—一〇九）

桓玄性本輕躁，自其得志建康之時，卽有失敗退還之備，故桓謙軍敗，卽棄建康自石頭退走尋陽。三月（元興三年）十四日，玄乃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等與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而自擕安帝從容西上。道上不暇與羣下議時，乃自作起居注，敍述討裕經略，算無遺策，因諸軍違節度，遂致奔敗。起居注成，宣示遠近，期以掩飾失敗責任，撫慰上游人心。

桓玄既走，劉裕遣劉毅率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急速追之（詳下文）。旋稱受安帝密詔，以武陵王遵丞制總百官行事。四月，武陵王遵入居東宮，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按司馬休之於劉牢之死後，卽與牢之子敬宣、高雅之等奔洛陽，既見前述。當劉裕克復建康，桓玄西走時，劉敬宣、高雅之等，欲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另創立一晉室以自安。時南燕王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信之（註一）。雅之欲謀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但雅

之卒告之，軌不從，謀因頗泄。敬宣等乃南走，轉南燕，欲謀殺南燕王慕容德自立，事泄，南走淮泗間，聞桓玄敗走，乃還歸劉裕。裕以敬宣爲晉陵太守，休之爲荆州刺史。（上引通鑑卷百十三晉紀三十五詳宋書劉敬宣傳）

四月初三日，桓玄挾安帝至江陵，荆州刺史桓石康（豁子。去年八月代桓偉）納之。玄以江陵爲都，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刺史，其餘各顯用。於是大修舟師，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玄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因離怨。殷仲文諫之，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同上引並詳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

是月，桓玄兄子歆引氐帥楊秋攻歷陽，魏詠之率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等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在歷陽西）。玄又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增援湓口；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聚兵，進屯弋陽（今河南省潢川縣西）。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湓口城東北大江中），二十三日何澹之等引軍來攻，何無忌等大破之，乘勝克湓口，進據尋陽。桓振亦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二十七日，桓玄以湓口等地軍敗，乃自江陵挾安帝，率舟艦二百餘，戰士數萬大舉東下，欲恢復建康。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爲前鋒。又使散騎常侍鄱陽太守徐放先行誘說何無忌，使退軍，以吳興相誘。又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大失分。」裕等拒之。裕聞桓玄親舉大軍東下，乃一面令諸葛長民督江北諸軍鎮山陽（今江蘇省淮陰縣）以備南燕（南燕聞桓玄敗，有南下議）；一面仍使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自尋陽西上迎戰。五月十七日與玄軍遇於崢嶸洲（今湖北省鄂城縣東）。時毅等，兵不滿萬，而玄軍數倍，皆有懼意，欲退還尋陽。劉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强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之已經奔

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繼之。時玄雖在前方，仍懼敗衂，漾輕舸於舫側，準備敗走，由於衆無鬬心。及兩軍列陣將戰時，劉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前突。於是玄兵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降於劉毅。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聞玄軍東下，亦聚衆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

桓玄旣敗，仍挾安帝單舸西走，而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何皇后穆帝之后，王皇后安帝之后）於巴陵。時殷仲文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而叛玄，奉二后奔夏口，以還建康。五月二十三日玄入江陵，馮該勸發兵再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因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二十四日夜間，玄方準備出走，城內已亂，乃倉卒與親近百餘人，乘馬欲出城西，行至城門，左右闇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時左右皆散，惟卞範之，桓石康數人在側而已。玄意欲赴漢中，屯騎校尉毛穆之（璩弟之子）誘之入蜀，玄從之。先是寧州刺史毛璠（璩之弟）卒於官，毛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率數百人送其喪歸江陵，是月二十六日與玄遇於枚回洲（江陵縣南），祐之等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之，皆死，益州督護馮遷抽刀斫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賊耳。」遂斬之，並斬桓石康、桓濬、庾頤之等，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同上）

桓玄旣出走，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衞。及玄已死，乃正位於江陵，以毛脩之爲驍騎將軍。先是，劉毅等獲勝於崢嶸洲，以爲大事旣定，不急追躡，又遇風阻船未能進，玄死將一旬，諸軍仍未達江陵。時桓謙匿於沮中（今湖北省當陽縣附近），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今監利縣境），玄故將王稚徽猶戍巴陵（今岳陽縣）。徽因遣人報振云：「桓歆旣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於是，振即

聚衆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衆應之。閏五月初三日，振等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安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昇已死，卽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去。初六日振立喪庭，先爲玄擧哀。然後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乃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郡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爲侍中衞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振少薄行，玄不使預子姪之列。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益州刺史毛璩聞桓振陷江陵，自帥三萬衆順流東下討之，由於蜀人不願遠征，因導致譙縱之亂，璩被逼奔還成都。謙勸振復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是時，劉毅始至巴陵，攻王稚徽破斬之，遂繼續西上。何無忌、劉道規攻桓謙於馬頭（江陵南岸），及桓蔚（秘之子）於龍泉（靈溪之東，在今江陵縣東南），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趨江陵城，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而進，振迎戰於靈溪（水經注：江水自江陵縣南東逕燕尾洲，北合靈溪水，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馮該復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桓振乃以桓蔚爲雍州刺史鎭襄陽。是月，毛璩將柳約之、羅述、甄季之等，聞桓玄已死，乃自白帝進軍至枝江（今枝江縣東洲上）嗣聞靈溪之敗，乃引兵還。旋約之等皆死，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乃收餘衆保涪陵（今四川省涪陵縣西）。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帝，璩遂自領梁州刺史。（上引通鑑卷百十三晉紀三十五）

先是劉毅等敗退尋陽時，幸賴劉敬宣在彼素有準備，聚糧繕船，軍實頗足，因以復振。十月，桓玄兄子亮自稱

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乃復自尋陽溯江西上至夏口，桓振遣出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守魯山城（在今漢陽縣），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合衆萬人，水陸相援以拒毅等。毅等乃分軍進攻，毅自攻魯山城，劉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遏溪水中流，阻其水陸相救應。攻戰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仙客，馮該退走石城（今鍾祥縣）。十二月，劉毅等遂進克巴陵。時桓振益州刺史桓放之，在西陵（今宜都縣西北二十五里西陵峽）亦爲文處茂所擊破，放之敗還江陵。

明年，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亦敗走江陵。於是，江陵遂在三面夾攻之下。是月初七日，劉毅等軍進至馬頭，桓振乃挾安帝出屯江津（今江陵縣南臨江渚—註二），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安帝。毅等不許。初九日宗之又擊破振將溫楷於柞溪（註三），進屯紀南城（今江陵縣北十餘里），於是，桓振乃留桓謙、馮該守江陵，自引兵迎擊之，大破之。同時劉毅等亦擊破馮該於豫章口（今江陵城東二十里—註四），桓謙棄城走，毅等遂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江陵，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於涓川（今涓水）。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溫楷等皆奔往後秦。二月，留台備法駕迎安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安帝東還。三月，桓振復自鄖城（今安陸縣）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今沔陽縣西北）引兵馳赴之，與振戰於沙橋（江陵城北），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援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時桓亮、苻宏等，猶據郡縣以十數。五月，劉毅、劉道規、檀祇等分兵討滅之，桓氏所盤據之荆、江、毅等州始平。劉裕討桓玄之戰，至此遂告終焉。

註一：晉書卷一百二十七，南燕主慕容德傳載：「時桓玄將行簒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

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二元興元年載：桓玄已入建康，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從兄朗之、劉襲幷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聞崔逞被殺，分爲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四，義熙元年載註：「江津戍在江陵南臨江滸。荊州記曰：江陵縣東三里有津鄉。水經注：江陵城南有馬牧城，此洲始自枚囘，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江津長所治。」

註三：同上書載註：「水經注：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南，又東注船官湖。」

註四：同上書載記：「水經注：江水過江陵而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其地去江陵城二十里。」

第八節　戰後之政局

東晉方面：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春，劉毅等既平桓玄於荊州，三月十三日，安帝還至建康復位，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出鎭京口。劉毅爲左將軍。何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爲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幷州刺史。魏

詠之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時劉裕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劉毅反對。初毅嘗爲敬宣寧朔將軍（敬宣爲寧朔將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授江州，敬宣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時毅亦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敍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因此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改宣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鎭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上引宋書卷四十七劉敬宣傳）

元興二年，正月，盧循再寇浙東，八月，劉裕追之至晉安（今福建閩侯縣東北）循窮急，泛海至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至是遣使貢獻，朝廷無力致討，而以循爲廣州刺史。循乃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爲平南長史，使與吳隱之還建康，以交好於劉裕，圖以固其廣州之基業，而據一方自雄也。

五月，劉毅已定荆州，乃以毅爲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爲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同月，北青州刺史劉該反（時晉青州，治廣陵，北青州似治下邳。劉該先嘗降魏），引魏爲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治今安徽省靈壁縣南）聚衆應之。六月，魏豫州刺史索度眞、大將斛斯蘭，遂侵徐州圍彭城。劉裕遣其弟南彭城內史道鄰，東海太守孟龍符（今山東省郯城縣西南）將兵救之，斬該及全，魏兵敗走。劉裕盱衡國際局勢，欲連後秦以抗魏，乃遣使求和於後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主與興裕意同、許之，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即今河南省泌陽、新野、淅川、南陽、內鄉等縣地）歸於晉（隆安二年淮漢以比多降於秦，已見前述）。晉得南陽舊地，便於出襄陽、進取中原。裕之外交固已勝利，而地略上亦大有收穫。

桓振之初陷江陵也，毛璩聞之，卽帥衆討致。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卽岷江），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自統主力繼進，共三萬衆，將次東下。惟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今四川省中江縣東），遂因衆情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乃共逼縱爲主，縱不從，走投於水，暉等引出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今綿陽縣治），殺之，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去成都四百里（約今宜賓縣地），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爲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遂殺璩及其弟瑗，滅其家。縱遂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遣明子爲巴州刺史進屯白帝（今奉節縣東）。蜀既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據仇池——今甘肅省成縣西）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義熙二年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九月，劉裕乃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等共討之。脩之至宕渠（今四川省渠縣境）。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爲豫章公，劉豫內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其餘亦皆封賞。是月，梁州刺史劉稚反，劉毅遣將討擒之，以左將軍孔安國爲尚書僕射，旋安國卒，以吏部尚書孟昶代之。十二月，以何無忌都督荆江豫三州軍事、江州刺史。後兩年，劉穆之遂勸劉裕取代晉室，晉祚遂以移宋，詳見次章。

秦涼魏燕方面：後秦主自隆安三年（西元三九九年）攻陷晉之洛陽後，淮漢以北諸城，多降於後秦（事已見前），後秦之國勢，因以大振。其後姚興乃轉圖涼州，及與魏大戰於平陽。至義熙元年，姚興奉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並親帥羣臣及沙門，聽鳩摩羅什講佛經。又命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國勢因以弱矣。是年夏秋間，姚興遣其隴西

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又遣將斂俱攻漢中，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楊盛遂請降於後秦，姚興以盛爲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是時，劉裕求和，遂割漢北十二郡歸晉。蓋此時，姚興將和晉以拒魏也。

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春，魏既自高平（今甘肅省固原縣）、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分西東二路大舉攻秦（已見本章第一節），而此時後秦之國勢亦强，乃與晉劉裕謀和之後，是年五月，姚興遂以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守長安，並卽大發諸軍，遣其義陽公平，與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向平陽方面進兵伐魏，且自將大軍繼之。又令沒弈干權鎭上邽（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廣陵公欽權鎭洛陽，兩翼採取守勢。七月，魏王珪亦遣其毗陵王順，與豫州刺史長孫肥將騎兵六萬爲前鋒，自將大軍繼之，於是秦魏展開平陽之大戰。

是年八月，魏主珪軍至永安（今山西省霍縣），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魏軍追之，是月初九日及於柴壁（今山西省臨汾縣西南六十里汾水東岸），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主興所將兵四萬七千馳救之，將據天渡（汾津之名，汾水西岸，似在襄陵縣南）運糧以餽平軍。魏聞姚興大軍將至，博士李先獻策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乃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姚平之出，外以拒興軍之入。其廣武將軍安同又獻策曰：「汾東有蒙坑（今曲沃縣北四十里），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姚興至蒲阪（永濟縣西南），憚魏軍之强，久乃進救。是月二十八日，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阬之南，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

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興軍不得近柴壁。姚興乃屯汾西，憑壑爲壘；束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魏軍浮梁，魏軍皆鉤取之以爲薪蒸。至十月，姚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西南圍，興亦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應，但兩軍皆不敢逼魏圍。平計窮乃帥麾下赴水，諸將多從，魏軍使善游者盡鉤擒之，餘衆二萬餘人，亦皆就擒。姚興軍遂敗退。魏軍乘勝攻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魏軍乃還，後秦經此一大敗之後，國勢因以漸弱。

姚興已敗於魏，明年——元興二年七月，南涼王傉檀與沮渠蒙遜，遂互出兵攻呂隆於姑臧。是時，後秦亦恐呂隆久後難制，乃乘其饑窘之際取之，因遣使徵呂超入侍，隆亦因超請迎於秦。於是姚興乃遣其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等，將步騎四萬，迎呂隆於河西，隆素車白馬迎降。沮渠蒙遜、傉檀等亦皆懾服焉。以後秦涼方面之動態，另詳次章。（上引皆見魏書卷三十、三十三安同、李先傳）

南燕。南燕自南燕王德於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三九九年）進據廣固，明年稱帝（事前已見前章戰後之政局），改名備德之後，至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之三年間，由於彼據東方一隅，內外無大變故。其自元興二年以後之事，另詳次章。

第九節　申　論

東晉之存亡：自西晉懷帝熾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年），琅邪王睿渡江建基業於建業（後改建康），至愍帝業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年），長安爲劉曜所攻陷，愍帝出降，明年睿卽晉王位於建康。太興元年（西元三一八年）睿卽皇帝位，是爲元帝，史稱東晉。西晉之國統，遂由東晉繼焉。自元帝睿（在位六年）九傳，歷明帝紹在位三

年，成帝衍在位十七年，康帝岳在位二年，穆帝聃在位十七年，哀帝丕在位四年，帝弈在位六年，簡文帝昱在位二年，孝武帝昌明在位二十四年，安帝德宗在位七年爲桓玄所篡，綜計東晉共歷七十八年。及劉裕討桓玄而復晉後，又經十六年始受禪代。在此十餘年中，東晉實已名存而實亡，蓋劉裕在此十餘年間雖無帝之名而有帝權之實，且在準備接代東晉之帝業也。

東晉在歷時七十餘年中，內外禍亂頻仍，幾無寧歲，加之豪强橫奪，民不聊生。故東晉者乃西晉苟延殘喘之餘耳。其所以致此之由，東晉十一帝中（恭帝德文在位一年，禪於宋），無一英明之主，遂致藩鎮專權。初則賴王敦、王導以建業。繼則在削藩與謀固帝權之政策下，朝廷與方鎮屢起抗爭，計先後有王敦、蘇峻、陶侃、桓溫、王恭、殷仲堪、桓玄等。其中朝廷內爭奪朝政權力，亦屢起不絕。其大者，有王導與劉隗、刁協等之爭，王導與外戚庾氏之爭，謝安與會稽王導子之爭，及道子父子（元顯）之爭，直至於滅亡而後已。且在此種大政之爭亂頻仍中，復有豪强侵奪小民，民不聊生，遂有孫恩、盧循之大亂。豪强佔奪之事實，可於刁聘謀反伏誅一事見之。「元興三年九月，刁聘謀反伏誅，刁氏遂亡（刁協子彝，彝子逵、暢、弘。刁逵助桓玄，被誅時，無少長皆死，惟赦其小弟聘。刁協爲元帝大臣，已見東晉初期內亂之戰章）。刁氏素富，奴客縱橫，專固山澤，爲京口之患。劉裕散其資蓄，令民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州郡饑弊，民賴以濟。」（見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三）「隆安中，逵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見晉書卷六十九刁彝傳）故東晉者，即在朝廷與方鎮，及朝廷權力爭奪之兩大鬬爭下，及豪强剝奪，民因爲亂，遂至滅亡也。

桓玄之成敗：桓玄之成功，前已言之，乃藉其世資之威望，及利用朝廷與方鎮之矛盾，荆州之複雜情勢，遂能一舉取得荆州及梁、江等州，最後乃進兵建康，實行篡晉。茲再將其失敗之原因，列述如左：

一、桓玄在篡晉之後，於多難之江南，不能多施安撫之功，反而更變頻仍，大興工役，致生滋擾，因而皇座動搖。

二、桓玄統帥性格脆弱，時常準備失敗之後，依戀荆州。如其於劉裕進兵覆舟山，桓謙軍敗時，即倉皇離建康西走，無絲毫堅持苦鬪之志。又如崢嶸洲之戰時，玄先備輕舸準備逃走。是皆顯示其統帥性格之脆弱，故每以優勢兵力戰敗。若以其與漢高帝戰於滎陽，魏武帝戰於官渡，及拓跋珪之攻燕較，成不啻天淵之別也。總而言之，桓玄成敗之因素如次：

甲、成功方面

㈠憑藉世資。

㈡宗強勢大。

㈢據長江上游荆襄江豫之雄鎮。

㈣乘東晉末造主愚相昏之時會。

㈤得劉牢之反戈，兵不血刃、平步入建康。

乙、失敗方面

㈠大統帥性格不夠，玄志大氣銳、能乘機造亂而不善保守。又賦性敏感輕躁，遇大事輒懷兩端，不能堅忍持久、故自取失敗，且一敗而不可收拾。

㈡玄饒有名士習氣、多空想而少實際。

㈢桓氏羣從雖多，皆浮薄年少，無心深力厚之士。且玄虛驕好自用，即有其人，亦必不肯信任。

㈣玄是機會主義者，遭晉安帝司馬元顯父子，雖幸成功，遇劉裕類型之眞實英雄，亦必失敗。

劉裕成功之因素如次：

㈠劉裕有完美之統帥性格、勇毅、堅忍、機智、果決，無一不備，而又有濟世懷抱與艱苦卓絕之精神，故能攻無不取，戰無不克。施之於政，亦能整飭法紀，使政風立變。

㈡看準桓玄弱點，赤手揮戈而驅之，遂能建立震古奇功，贏得擧世人心。

㈢擧義兵、復晉室、名義正大、號召力强。

㈣計劃切實嚴密，執行機敏勇決。

5—1694

第十三章　劉裕滅南燕及平定內亂諸戰役

（附圖五一二〇、五一二一、五一二二、五一二三）

一、滅南燕：義熙五年（西元四〇九）四月，劉裕北伐，六月圍廣固，翌年二月克之，遂滅南燕。

二、平盧循：義熙六年二月，盧循自廣州入犯建康。三月劉裕還救，七月擊退循於建康，翌年平之。

三、平劉毅：義熙七年九月，劉裕自建康進討劉毅於荊州，十月平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五一二〇）

東晉及南燕方面，詳下第二、三節。

馮跋滅後燕：晉安帝隆安五年（西元四〇一年）燕主盛死，河間公慕容熙嗣位。（詳見前章第一節。）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娀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訓英尤有寵。熙原以得幸於丁太后得嗣位。至是，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而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自殺，並殺淵及信。十一月，熙畋於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府庫兵，閉龍城以拒熙，熙

馳還盡誅反者，高和脫走得免。

元興二年五月，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十二月遂立苻貴嬪爲皇后。三年四月復於龍騰苑起造逍遙宮，連房數百，又鑿曲光海，盛夏不休，士卒暍死太半。十一月，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爲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十二月，熙舉兵襲契丹。（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曹魏初，部酋軻比能鼎強。青龍元年，西元二三三年，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部衆遂弱，逃於潢水——遼河——之南，黃龍之北，今遼寧省開原以北，後自號契丹。）二年正月，兵至陘北（冷陘山之北，即今吉林省農安縣北），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遂棄輜重，輕兵轉襲高句麗（今安東省通化縣以北至吉林省伊通縣皆其地）。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今安東省新賓縣界）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義熙三年閏二月，熙爲苻后起造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於季夏思食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令有司，切責不得，則斬之。是年四月苻氏卒，熙痛哭懣絕，久而復蘇。行喪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又命百官於宮內設位哭，使人案檢其無淚者罪之，羣臣皆含辛以取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美而有巧思，乃賜死爲之殉葬。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爲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陵周圍數里，費殫府藏。熙謂監工者曰：「善爲之，朕將繼往。」七月、葬后於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中衞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乃與左衞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謀作亂。初馮跋反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及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

因民之怨，共拳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遂與張興輩擧兵。跋素與夕陽公慕容雲善，乃推雲爲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註）而棄難得之運乎？」乃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攻弘光門，禁衞皆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於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於是，雲卽天王位，改元正始。熙乃退入龍騰苑，尙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追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城上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旣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散去。拔爲城中人所殺。熙微服匿林中，爲人執送於雲，雲數其罪而殺之，並殺其諸子。雲乃復姓高氏，史稱北燕。燕幽州刺史慕容懿（評之孫），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爲平州牧，昌黎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馮萬泥爲尙書令，馮素弗爲昌黎尹，馮弘（跋弟）爲征東大將軍，孫護爲尙書左僕射，張興爲輔國大將軍。明年，雲復被弑，馮跋卽位，詳本章第八節。（通鑑卷百十四）

大夏建國：初魏主珪滅劉衞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弈干妻之以女。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

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弈干守高平（今甘肅省固原縣，時爲秦之屬國），以三城（今陝西省膚施縣東南）朔方雜夷及衞辰部衆三萬配之，使防北邊並伺魏隙。邕又固爭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患。」興乃止，竟以勃勃爲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境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鎭朔方（今陝西省清澗縣西，即將膚施縣以北至榆林、橫山等地，由勃勃統治之）。義熙三年（西元四〇七年）五月，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主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皆元興元年，秦魏大戰時被虜者。下面仍將詳之）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好大怒，乃謀叛秦。是時柔然可汗杜崙，獻馬八千匹於秦，適至大城（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勃勃掠取之，並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畋於高平川（今清水河），因襲殺沒弈干而幷其衆。勃勃自稱夏后氏苗裔，因號大夏天王大單于。是爲大夏。勃勃改元龍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力俟提爲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司隸校尉，若門爲尙書令，叱以韃爲左僕射，乙斗爲右僕射。是年十月，夏王勃勃又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計。繼而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於是議定都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等皆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勃勃之計劃，蓋欲以機動游擊，疲擾後秦，待時機成熟，然後取之。於是，勃勃侵掠嶺北，秦嶺北諸城，門不晝啓矣。

同年十月，勃勃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乃帥騎二萬擊傉檀，至于支陽（今甘肅省會寧縣），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帥衆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今甘肅省臯蘭縣東北）北渡，趣萬斛堆（今甘肅省靖遠縣西），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衆，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傉檀遂揮軍追趕。勃勃於陽武下峽（在今靖遠縣。勃勃似沿今黃河退走）鑿冰埋車以塞路，乃勒兵逆擊，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傉檀謀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僅與數騎奔南山（在今會寧縣境），幾爲勃勃追騎所擒，遂歸姑臧。勃勃積尸而封之曰髑髏台。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今甘肅省涇川縣西北），俘斬五千餘人。於是，勃勃威勢大振，遂與元魏、後秦並峙，稱强國矣。（上引晉書卷百三十赫連勃勃傳）

後秦方面：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秦主興立子泓爲太子。又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好談詠而懦弱無領袖氣魄，是年秋與魏大戰於平陽，敗績。二年，併後涼，西秦王乞伏乾歸來降，南涼、北涼、西涼皆請奉獻。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秦主興倡導佛教，州郡化之，民情漸弱。六月，興使隴西公姚碩德伐仇池楊盛，屢破之，又使將軍斂俱攻漢中，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楊盛請降，以盛爲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七月，後秦與劉裕言和，割南鄉等十二郡歸於東晉。二年六月，禿髮傉檀攻蒙遜，至赤泉（今山丹縣西北）而還，遂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于秦，姚興以爲忠，乃以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三年正月，姚興以乞伏乾歸寖强難制，留爲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是爲後秦極盛時期。四月，氐王楊盛復遣苻宣爲梁州督護，將

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後秦南梁州刺史王敏攻之，瑩等請救於盛，盛遣軍臨濜口（今沔縣西四十里），王敏乃退屯武興（今略陽縣——秦南梁州似治四川省劍閣縣）。於是楊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苻宣行梁州刺史。六月，秦主興命太子泓錄尙書事。七月，南涼王禿髮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是年冬，傉檀又與沮渠蒙遜相攻，蒙遜大破之於均石（張掖縣東）。同時，秦河州刺史（治今甘肅省臨夏縣）彭奚念降於傉檀，姚興乃以熾磐行河州刺史。

義熙四年夏，秦主興欲乘傉檀敗於勃勃內外多難之時，因而取之。使尙書韋宗往覘情狀，韋宗至與傉檀論當世大略，傉檀談論，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乃歸告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擧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復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即遣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鎭遠將軍乞伏乾歸等帥步騎三萬進襲傉檀。又遣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興右部尙書尹昭亦獻計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等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國之兵也。」興亦不聽。先遺書於傉檀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眞，遂不設備。於是姚弼自金城（今甘肅省臯蘭縣）渡河，姜記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兵至漠口（今古浪縣南），昌松太守蘇霸閉城相拒，弼攻破斬之，長驅至姑臧（今武威縣）。傉檀閉城固守

，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爲內應，傉檀盡殺之。傉檀乃令郡縣悉散牛馬於野，秦將斂成縱兵抄掠，傉檀遣其鎭北大將軍俱延、鎭軍將軍敬歸等乘機擊之。秦兵大敗，死者七千餘人，姚弼乃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七月，姚興又遣衞大將軍常山公姚顯，帥騎兵二萬爲諸軍後繼。顯軍至高平（今甘肅省固原縣），聞弼敗，倍道赴之，攻涼風門不能克，顯乃委罪於斂成，並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然後還師。傉檀亦遣使至秦謝罪。於是秦襲傉檀之戰遂告失敗。九月，乞伏熾磐亦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擊，乃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於嵻㟍山（今甘肅省臨夏縣西南）而據之。十一月傉檀亦復稱涼王。（上引晉書卷百十七、十八姚興傳）

劉勃勃聞秦軍將至，退保河曲（朔方東北——今山西省河曲縣北地區），齊難以勃勃遠走，乃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今陝西省橫山縣東），擒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是役也，秦軍覆沒。嶺北夷夏多歸附勃勃，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秦之國勢，遂轉入衰運。

總上述各國形勢觀之，龍城之燕既滅，代之而起者爲高句麗族之北燕。北燕與中原遠隔，不能參與中國之事。拓跋魏此時雖强，尙無力於經營大河之南。而是時秦政漸衰，南燕內亂之後，於義熙五年正、二月，南燕主超遣兵寇淮北，是時，劉裕崛起，其勢方興未艾，遂導致劉裕北伐之戰。但劉裕因傾國北伐，建康空虛，遂又引致盧循進襲之戰焉。

註：資治通鑑卷一百九，隆安元年載：隆安元年四月，後燕主寶棄中山囘據龍城時（其事已見拓跋珪與魏及其擴張之戰章），「寶以高雲爲建威將軍，封夕陽公，養以爲子。雲、高句麗之支屬也（高句麗自云高陽氏之後裔，故以高爲氏）。燕王皝破高句麗，徙於青山（事既見前），由是世爲燕臣。雲沈厚寡言，時人莫

知，惟中衞將軍長樂馮跋奇其志度，與之爲友，跋父和，事西燕主永爲將軍，永敗，徙和龍。」又云：「雲、字子雨，祖父高和，句麗之支庶。」

第二節　東晉之政情與國勢

安帝義熙二年九月，劉裕遣毛脩之等討譙縱，由於楊承祖叛，脩之退還白帝，其事詳前章第七節。三年八月，毛脩之與漢嘉太守（治今西康省雅安縣北，此時似僑置白帝）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乘勢進擊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乃上表云：「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裕遂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僑郡、治今安徽省繁昌縣東北）率兵五千增援脩之，並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去年魏詠之卒，江陵令羅脩謀舉兵襲江陵，奉王慧龍爲主，是時劉裕即以幷州刺史劉道規爲都督荆寧等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脩不果發，奉慧龍奔秦）。九月，譙縱稱藩於後秦以拒晉。（上引宋書卷四十八毛脩之傳）

義熙四年正月，琅邪王德文領司徒，是時劉毅等不欲劉裕入朝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王謐已卒，揚州刺史缺官），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事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僞起如厠，因密言於裕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讓，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先後，故一時相推，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

，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乃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爲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爲幷州刺史鎮石頭。此劉毅與劉裕爭權之始，亦劉裕欲乘時代晉之萌芽時期也。

五月，成都王譙縱再遣使稱藩於秦，並與盧循潛通，謀以牽制劉裕。縱復上表後秦主興，請桓謙至蜀共擊劉裕。秦主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果疑之，置謙於龍裕（廣都縣龍爪灘），使人看守之。（上引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晉書卷七十四桓謙傳）

七月，劉敬宣既入三峽，遣巴東太守溫祚率兵二千出外水（今泯江）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由今四川北縣向合川縣）。譙縱乃求救於後秦，後秦主興即遣其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救。敬宣軍至黃虎（今四川省緜陽縣附近），距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險以禦之，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糧食又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以討蜀敗挫免官，削封三分之一；劉毅欲以重法刑之，裕不可。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劉裕自請遜位，詔降中軍將軍，開府如故。五年正月，後秦主興乃遣使冊拜譙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如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上引通鑑卷百十四晉紀三十六）。

同年二月，南燕寇宿豫（今江蘇宿遷縣東南）及濟南郡（似僑置於淮北彭城間）。於是，自彭城以南，民皆

堡聚以自固，劉裕以詔令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防之。

第三節　南燕之政情與國勢

南燕王慕容德於隆安三年據廣固，明年稱帝。事詳九卷第一章。國基既定，乃立大學以宏教育，置鹽官以濟國用。備德（稱帝時改名備德）母公孫氏、兄納留在長安，遂遣平原杜弘往探問存否。弘至張掖被殺。元興二年四月故吏趙融，自長安至，始得其母兄凶聞（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因家於張掖），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司隸校尉慕容達謀作亂，遣牙門皇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乃扶備德踰城，匿於其家。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備德遂入宮誅赤眉等，達逃奔於魏。備德特優遷徙之民，予以除役。民因迭相蔭冒，多至五萬八千戶。（下引通鑑卷百十三晉紀三十五，詳晉書卷百二十七慕容德傳）。

是年桓玄在建康，方謀篡晉。九月，高雅之上表備德（雅之等投南燕，見前章第七節），請討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修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揚，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爲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是年十二月晉安帝禪帝位於桓玄）。

元興三年（西元四〇四年）三月，劉裕進討桓玄時，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主備

德，推司馬休之爲主。時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信之。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軌果不從。謀由此頗泄，敬宣等南走，備德收軌殺之，並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南歸劉裕。（上引宋書卷四十七劉敬宣傳）

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南燕主備德聞其兄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先是，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備德從秦王堅寇淮南時，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慕容垂舉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時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乃備德故吏，因竊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携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取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吳辯至長安，因鄉人宗正謙賣卜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今山東省泰安縣南六十里），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鎮梁父，今泰安縣南六十里）。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魏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因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是年三月，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之於備德，備德悲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奉侍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晉書慕容超傳）。

同年九月，南燕主備德寢疾，引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未決。是夜疾篤，遺詔立超爲太子。備德尋卒，超即皇帝位。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治

今山東省泰安縣六十里）、楊（似治下邳，今江蘇省邳縣東）、南兗四州諸軍事（南兗州東晉僑置廣陵、淮陰不定）。加慕容鎭開府儀同三司。以尙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封嵩爲尙書左僕射。

慕容超甫即帝位，即引所親公孫五樓爲心腹，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遂以鍾爲青州牧（州治今山東省掖縣治），安爲徐州刺史（治今江蘇省贛榆縣西），公孫五樓爲武衞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大尉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鎭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不安。」超不從。鍾、宏等皆佐備德艱苦締造國家者，至是，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於是南燕之內爭遂開始。（晉書慕容超傳）

義熙二年，南燕主超力謀排除舊權勢，樹立新權勢，以鞏固其皇位，故封孚等屢諫皆不聽。九月，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超，請誅之。於是慕容法遂與鍾、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乃收鍾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皆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超疑其姦，收嵩下廷尉，旋車裂之。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與羣盜襲石塞城（今山東省長清縣西南），殺鎭西大將軍餘鬱。同時，超又遣慕容鎭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兗州，但凝反謀殺範以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乃並將其衆攻梁父克之。慕容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昱攻莒城據之，段宏奔魏。慕容鎭克青州，鍾殺妻子爲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於秦。此次超能迅速平亂，其所得之皇位，遂以穩定。

義熙三年，南燕主超，以其母猶在秦，乃遣韓範（範與姚興曾同爲苻堅太子舍人）稱藩於秦，並將太樂諸伎（晉太樂諸伎悉入於苻氏，苻氏敗又悉入於燕）以贖之。母妻遂得東還。旋尊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是

後燕主超因太樂不備，乃擧兵攻晉淮北諸城，謀掠晉人補樂伎，因而導致劉裕之北伐。（詳下）

第四節　戰地地理形勢及戰爭方略（參看附圖五—二一一、五—二一二、五—二一三）

一、戰地地理形勢

南燕分其疆領爲五州：一、幷州，治陰平（今江蘇省沭陽縣西北）；二、徐州，治莒城（今江蘇省贛榆縣北）；三、兗州，治梁父（今山東省泰安縣南六十里）；四、幽州，治發干（今山東省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五、青州，治東萊（今山東省掖縣）。而建都廣固（今山東省益都縣西北堯山上）。玆釋此次戰役有關之地形如左：

廣固：在今山東益都縣西北八里、堯山之陽。城爲曹嶷所築，方輿紀要曰：「府（清爲青州府）憑負山海，利擅魚鹽，班固以海岱爲都會。晉自太公建國以來，齊往往稱雄於天下。歷漢及晉，未始不以臨淄爲三齊根本。後燕之亡也，潘聰說慕容德曰：青濟沃壤，號稱東秦。土地二千里，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爲用武之國。廣固城曹嶷所築，山川險峻，足爲帝王都。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今之關中、河內也。德用其說復據有三齊。」此論廣固與全齊之形勢也。慕容超聞晉兵來攻，急令扼守莒、梁父二戍。蓋二戍皆南部重地。玆先言之。

莒城：即今山東莒縣，在穆陵關南，由淮泗經魯南，北趨青州之要道也。方輿紀要云：「州（清爲莒州）東連海，渚控控泗沂，扼淮北之要衝，爲青齊之屛障。南北相持，州亦必備之險也。」（上引方輿紀要卷三十五）

梁父：即今山東泰安縣南六十里，在泗水之北。由此北行，取西道可至濟南，取東道經萊蕪青石關，可出淄、博至益都。自古爲齊魯要道。方輿紀要云：「州北阻泰山，南臨汶水，介齊魯之間，爲中樞之地，山東形勝，莫

若泰山；泰山之形勝，萃於泰安。由此縱橫四出，掃定三齊，豈非建瓴之勢哉？」（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一）

臨朐：上述兩地，皆就遠勢而言。此役實際作戰要地，爲臨朐。臨朐山東今縣也，在大峴山（今沂山）西北，爲廣固南面屏障。大峴山道徑危惡，一名破車峴，穆陵關即在其上。臨朐城東南一里，有巨蔑水（今彌河），源出沂山，入益都縣界東北流入海。此水爲臨朐會戰時，兩方互爭先制之地，沿水上下，晉軍皆築有營壘。

綜論劉裕進軍廣固，約有四途可通：一爲自臨沂而東北經莒縣越沂山，以達廣固。此途雖有渡沂山之艱險，但爲直達之捷徑。尤其重要者，晉軍可利用泗、沂、沭諸水，既可減少行軍疲勞，又特別有利於後方運送補給，故劉裕採用此途以進攻之。二爲自臨沂經新泰、萊蕪，過博山、淄川以臨臨淄。此途雖亦直捷，但山路過長，不利行軍，亦不便於後方運輸補給。三爲沿泗而進，經銅山、獨山湖至曲阜，然後北進過泰安、歷城，再轉而東以達臨淄，此途既過於迂遠，陸運艱難，若其水道運輸則須鑿開獨山湖至東平湖之水道，以出黃河而始達歷城。四爲自莒縣，東經諸城，出濰水，轉而西向廣固。後者兩途均甚迂遠，難以圖功。

劉裕進軍北伐時，山陽（今淮陰縣）有劉道憐重兵屯防，故劉裕自建康出發，由大江水道，經廣陵（今江都縣）而至淮陰，以淮陰爲第一前進基地。自淮陰溯淮水西上，至清口（淮陰縣西南，即泗水入淮之口），然後溯泗水北上，至下邳（今邳縣東。是時邳屬晉），即以下邳爲第二前進基地。再留船艦於下邳，徒步進向琅邪（今臨沂縣）即攻克之，用以爲第三前進基地。又自臨沂而進據莒縣，用以爲第四前進基地。然後溯沭河而上越大峴，以進攻臨朐、廣固也。由於莒縣、臨沂兩地南燕皆無重兵據守，故劉裕得以兵到即克。臨沂在山東今縣北五十里，清代之沂州府也。方輿紀要云：「州南連淮泗，北走齊青，自古南服有事，必繇此以爭中國。句吳道末口（古邗溝入淮之

口——今漣水縣東南），以侵齊伐魯。越入既滅吳，亦出琅邪以覬覦山東也。其後歷秦楚之際，及兩漢之衰，奸豪往往窟穴於此，豈非以聯絡海岱，控引濟河，山川糾結，足以自固，而乘間抵隙，又有形便可資哉！晉末，劉裕越沂水而復青州，後魏尉元亦沿泗水而爭淮北。南北紛紜，琅邪大抵爲兵衝。」（卷三十五）

下邳：在今江蘇省邳縣東。舊臨沂水，爲淮北魯南交通中樞。方輿紀要云：「州北控齊魯，南蔽江淮，水陸交通，實爲衝要。春秋時謂之淮北地。戰國策蘇代謂齊王，『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蓋淮南襟要，恒在上遊也。漢室紛更，徐淮最爲多事，曹操得之，遂以控扼東南。及晉室之衰，縱橫馳逐，下邳無寧歲。」（卷二十二）

二、戰爭方略

劉裕方面：劉裕之伐南燕，其用意在立功中原，增加本身勳望，以爲將來取代晉室之階梯。

劉裕軍至下邳，以船大不便入沂，乃留船艦輜重於此，以爲後方根據地。改取步行，進至琅邪（今臨沂），以爲前進根據地，所過築城留守，以資聯絡，並防南燕之幷徐二州襲擊其後。當時將佐亦有慮「大軍深入」之危險者。裕仗道憐在後路掩護，又知南燕之徐、幷二州，皆無重兵，且魯南平坦，下邳至琅邪、莒縣，不過二百餘里，行軍甚爲自由，聯絡亦較便利，故敢毅然挺進深入，而無大顧慮。至軍越大峴之後，則兵入死地，不虞其不奮鬬，以車陣對騎兵，將使南燕驍騎失其作用。此劉裕制勝之方略也。

南燕方面：先是，劉裕未舉兵北伐前，南燕君臣對戰爭兩派不同之主張，一爲慕容鎭與韓諄，主張擊魏，雪恥復國，（詳見下節），一爲南燕主超與公孫五樓，主張乘弱晉，向南擴張，待奄有東南之地，然後轉而相機擊秦魏。

由於後者之主張獲勝，遂引致與東晉之衝突。及劉裕進攻時，南燕之作戰指導，亦分爲兩派。一派以公孫五樓爲首，提出上中下三策（見下節）：一爲據大峴之險，以阻晉師，作曠日持久之戰，打擊晉師之銳氣；然後一方面使幷、徐二州之兵絕晉軍糧道，一方面使兗州之兵東下，以擊晉師之側背，此爲上策。二爲使各地守宰，依險固守，堅壁清野，使晉軍不得前而退却時，追擊破之，此爲中策。三爲棄大峴之險，縱晉軍越過之，然後以優勢騎兵，在臨朐廣固間之平原地區與之決戰，以殲滅晉軍，此爲下策。另一派卽南燕王超所主張者，使莒、梁父二處，增築城隍，以固守兩翼，引誘晉之步兵越過大峴山後，於平原地區以優勢騎兵擊滅之。最後卽採用南燕主超之戰略。其得失具見本章中論節中。

至於盧循襲建康，及劉裕破循等之方略，皆詳以下各節。

第五節　滅南燕之戰（參看附圖五—二一一）

義熙五年（西元四〇九年）正月，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充之。領軍將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遂遣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五樓兄）等率騎兵攻宿豫（今江蘇省宿遷縣東南）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敎之。二月，南燕主超又遣公孫歸等，進寇晉濟南郡（僑置於淮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因之，彭城以南晉民皆築堡以自衞。劉裕遣幷州刺史劉道憐鎭淮陰以備之。

南燕主超輕啓邊釁，遂與劉裕以出兵藉口。三月，裕上表請伐南燕。朝議多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

馬謝裕（安之兄孫），參軍臧熹，以爲必克。裕乃以昶監中軍留府事，又擢臨澧令王鎮惡（猛之孫—註一）爲中軍參軍，準備北伐焉。（上引晉書卷百二十八慕容超傳）。

四月十一日，劉裕自建康出發，帥舟師而淮入泗，共步騎水軍聯合兵種約十餘萬之衆（註二）五月至下邳（今江蘇省邳縣東），乃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今山東省臨沂縣），是時大軍已達前防重地，裕集將佐謀議，有獻計於裕者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今益都縣西北八里堯山之陽），我一得入峴，則人無退心，驅必死之衆，向懷貳之虜，何憂不克？彼必不能守險清野固守。敢爲諸君保之！」

南燕主超聞晉人出師，乃召羣臣會議。其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師兗州（治梁父，在今泰安縣南）之衆，緣山（梁父山，在今泰安縣南一百十里，新泰縣西四十里）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大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求之，不戰自克，客主殊勢。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見前節），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而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超不從。太尉桂林王鎮亦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亦不從。鎮出謂

韓諱（範弟）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鎖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

五月，劉裕揮軍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上引晉書卷百二十八慕容超傳）

六月十二日，劉裕至東莞（今莒縣，劉宋方改東莞，此據宋書所紀，故乃用之。），南燕主超始遣公孫五樓及賀賴盧、左將軍段暉等步騎五萬屯守臨朐。及聞晉兵入峴，乃留羸老卒守廣固，自將步騎四萬至臨朐。距臨朐城四十里有巨蔑水（俗名瀰河，即今彌河），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擊也。」於是，五樓帥騎馳進，晉前鋒龍驤將軍孟龍符所率騎兵亦馳進爭之，兩軍遂發生遭遇戰，五樓敗走。晉步兵繼進，然後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行，部伍齊整，車悉張幔，御者執矟，又以輕騎兵爲遊軍警戒前進。晉軍進及臨朐城南，距城數里，超即出鐵騎萬餘前後夾擊。劉裕乃命兗州刺史劉藩、并邳刺史劉道憐、諸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參軍劉懷玉、愼仲道、索邈等，齊力迎擊之，是日兩軍戰至日已過中，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因獻策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之所以破趙也。」裕從之，遣藩與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等，帥軍潛出燕兵之後，攻臨朐城，並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先登，遂克之，斬燕牙旗，悉虜輜重。超驚於臨朐已破，自城中單騎就段暉於城南，引燕兵後退，裕因縱兵奮戰，燕軍大潰，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直至廣固城下。六月十九日攻克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晉軍乃築長圍，高三丈，塹三重以困之。裕以其暇，撫納附降，采拔賢俊，隨才授任，華夷大悅。晉軍因糧齊地，江淮漕運悉停。（同下）

燕主超既困於小城，乃一面遣其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一面赦出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郎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鎭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七月，韓範至長安，姚興遣將軍姚强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將合兵以救南燕，並遣使詣劉裕。是月，南燕主超心腹，尚書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時城上人謂裕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蓋張綱有巧思，善爲攻具。會張綱自長安還，晉泰山太守中宣執之，送於裕。裕乃使綱爲攻具，又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人聞之，莫不失色。時江南每發兵北上增援，或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乃張旗鼓而至，以示援軍後至者之多。（上引晉書卷百二十八慕容超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南燕主超久困圍中，晉兵攻之益急，求救既不獲，張綱又見虜，因請割大峴以南地，爲晉藩臣。裕不許。是月秦主興遣使者至，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答曰：「汝話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卽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之。穆之尤之曰：「當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

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蓋是時後秦主興方自將與夏王勃勃大戰於貳城（今陝西省黃陵縣西北），實無出兵可能。此際南燕大臣張華、封愷、封融等，相繼被獲，或出降。八月，姚興爲劉勃勃所敗，乃卽退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九月，南燕尙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南燕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時在洛陽），範曰：「劉裕起左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也，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乃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逾益離沮。十月，張綱爲裕所造攻具成，極盡諸般奇巧，超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十二月，南燕靈台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去降，超手斬之。（同上）

義熙六年正月初一日，南燕主超登天門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初二日超於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諄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强，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尙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軍，不能却敵，復還城中。是時城在久圍之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因而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尙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是月初五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晉軍追獲之。裕數其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同上）

劉裕既克廣固，忿城久不下，欲將城中男丁盡阬之，以其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强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至建康斬之。裕自義熙五年四月十一日北伐，六月中旬大戰於臨朐，同月十九日，克廣固大城，圍攻小城，至六年二月初旬城全克，南燕亡，共歷時凡十閱月，野戰兩月，攻城戰八月，可謂艱苦之戰鬭矣。（通鑑卷百十五晉紀三十七）

註一：宋書卷四十五王鎭惡傳載：「王鎭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堅僭號關中，猛爲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爲河東太守。鎭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鎭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崤澠之間，嘗寄食於李方家。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鎭惡於高祖（劉裕），時鎭惡爲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鎭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事、署前部賊曹。」

註二：震按劉裕伐燕之聯合兵種，有步兵、騎兵、水軍及戰車，依其戰車每輛二十七人計算（此乃根據其伐秦時在河北岸建立灘頭陣地以擊魏軍之阻遏時，每車所用之人數——詳見下卷第二章第三節），四千輛應有兵卒十萬零八千人。臨朐會戰，劉裕以戰車爲兩翼，中央爲步騎兵，騎兵顯然甚少，但其步兵合計，亦當有三萬人，其留於沂水沿岸及下邳以掩護後方交通及下邳基地安全者，亦當有數萬人。依此判斷，

故估計劉裕北伐之軍，當在十餘萬人之數。

第六節　平定盧循之戰（參看附圖五—一二二、五—一二三）

劉裕圍攻廣固，曠日持久，遂引動盧循、徐道覆之野心，颷然再起。初、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乃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五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襲何（無忌）劉（毅）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心腹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餘歲，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今江西省南昌縣），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今江西省九江縣）。」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於是道覆回始興大造船艦，旬日而辦。義熙六年二月，遂分兵兩路北進，盧循自始興攻長沙向江陵，道覆則沿贛江北進，出尋陽以趨建康。是月，道覆攻南康（今江西省南康縣）、廬陵（今江西省吉水縣東北）、豫章守相，皆棄郡而走。於是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劉裕廣固，消息尚未達建康，晉廷乃急徵裕軍回救。而裕方議留鎮下邳，準備攻秦，收復司雍。會詔書至，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長廣、平昌、高密八郡。南燕于廣固置尹，裕改置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祗之兄）為琅邪太守，以撫新收服之州郡。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是月二十六日，裕乃自廣固引兵急還。（上引宋書卷一武帝紀）

當徐道覆沿贛江北上時，何無忌即自尋陽引兵迎拒之。其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

大盛，勢居上游，宜決南塘，守二城（豫章、尋陽）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亦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皆不聽。三月二十日與徐道覆軍遭遇於豫章，道覆令强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道覆軍乘風以大艦逼之，無忌軍遂奔潰，無忌持蘇武節奮力督戰而死。於是建康大震，朝議欲奉乘輿北走以就劉裕，旋以道覆軍並未急進，乃止。是月，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行南下，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因慮建康失守，乃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江上，即渡江至京口，以大軍（皆步兵）皆在後，不能急速抵達，乃一面於京口募民爲兵，加重其賞、如京口起義之科，一面增脩船艦以應急戰之需。四月初二日劉裕至建康，時江州（治尋陽，今九江縣）已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毅從弟）、幷州刺史劉道憐、皆各將兵入衞建康，（上引晉書卷一百盧循傳、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時豫州刺史劉毅在姑孰，初聞尋陽陷，盧循等順流東下，將帥兵拒之而疾作，既而疾瘳將行，適得劉裕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艦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待建康兵至合擊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眞不及劉裕邪？」因投書於地，自率舟師二萬發姑孰，獨力迎擊循軍。（上引晉書卷八十五劉毅傳，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初，盧循、徐道覆同發始興。道覆克南康、進軍尋陽時，循將兵連陷桂陽、零陵諸郡，遂進攻長沙。荆州刺史劉道規遣兵迎擊、又敗。循乘破竹之勢，直抵巴陵（今岳陽縣），正擬進向江陵，忽徐道覆使者至。道覆已克尋陽

，正謀進向建康，聞劉毅迎擊之師將至，乃馳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併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乃即日自巴陵東下尋陽與道覆合兵。五月初七日即與劉毅舟師遭遇於桑洛州（今九江縣東北江中）大戰結果，毅軍大敗，棄船與數百人徒步經蠻晉（註一）向建康退走。遺棄輜重山積，餘衆悉爲循所虜。

盧循既破劉毅，審問俘虜，得悉劉裕已還建康，因與其黨相視失色。循變計欲退尋陽，還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力主乘勝趨建康。循猶豫累日卒從之。晉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劉裕發民修築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自下邳南下之兵），徐更論之耳。」會北師還者抵京，將士長途跋涉多創病，建康能戰之士，不滿數千。而盧循則部衆十餘萬，舟師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晉軍敗還者，皆言其強盛。當此危急之秋，晉廷諸臣擾攘，孟昶、諸葛長民欲奉帝過江以避之。裕不從。龍驤將軍虞丘進、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昶猶固請不已。裕乃決斷之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鑑於劉牢之之敗）！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若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心。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爲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強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上引通鑑卷百十五晉紀三十七，詳宋書武帝本紀）

五月十四日、盧循軍至淮口（秦淮河入江之口，今南京城西北隅），晉廷以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宣陽門外，宣陽門見前），劉裕屯石頭（今南京西二里），裕子義隆（纔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毅族弟）輔之，守京口，其他諸將各有屯守。裕部署既定，乃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今江寧縣南——壘在建康城西南十二里）直進，其鋒不可當，宜自廻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廻泊西岸（通鑑註：即蔡洲。在今江寧縣西南江中），此成禽耳。」徐道覆請盧循自新亭至白石（在石頭城東北，新亭在石頭南二十里）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時劉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洲，乃悅。是時建康石頭諸軍已漸集中，裕乃用虞丘進之計，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今江寧縣南三里秦淮水南——註二），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查浦在江南岸，近秦淮口，即今南京西南十里，方輿紀要云：「石頭南上十里即查浦，查浦南上十里即新亭廷尉壘在今南京市北近淮口」），皆以兵守之。五月十五日，劉毅至建康，所率敗兵數百人，已死亡什七八，裕慰勉之，使知都督中外諸軍府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爲後將軍。（同上並見晉書盧循傳）

盧循伏兵於江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攻建康。劉裕乃留參軍事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與劉毅、諸葛長民，自石頭城北出白石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遂往。五月二十九日，盧循果焚查浦，進軍至張侯橋（江寧府南，即南京城南），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

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中伏大敗，單軻奔淮水北岸。林子與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兵亦來救，循軍乃退。然此實盧循牽制之兵，尚非主力。

盧循向白石之舟師，既引劉裕等出離石頭城北進。於是循乃自率其精銳大軍，疾趨丹陽（今江寧縣）。劉裕得悉，即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稍事休息，即出陣於南塘（秦淮河南岸）。循軍以劉裕來戰，遂寇掠諸縣但無所得，因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並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七月初十日，循遂自蔡洲還軍尋陽，留其將范崇民將兵五千據南陵（今安徽省繁昌縣西北）。是月十四日，劉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州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率軍追擊之，循軍阻之於南陵不得進。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並遣建威將軍孫處、振威將軍沈田子（林子兄）率水軍自海道襲番禺，衆議以海道艱難，且分散現有兵力，故咸以爲不可。裕不從，仍遣之，並令孫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同上）

是時，蜀王譙縱亦欲乘盧循之亂，遣其侍中譙良等入秦，請兵伐晉。並以桓謙（謙至成都事已見前）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共帥衆二萬東攻江陵。後秦主興亦遣其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師攻之。時晉荊州刺史劉道規在江陵，初以爲盧循自巴陵轉兵東下，羣盜互起，不得建康消息。久之，乃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入援建康。鎮之至尋陽（今湖北省黃梅縣以東地區），爲秦將苟林所破。是時盧循適自尋陽（今江西省九江縣）西上，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並分兵增配之，使乘勝攻江陵。又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

是時，譙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率兵東出，沿途招募義舊，達二萬人，謙遂進屯枝江（今湖北省枝江縣東百里

洲上），苟林屯江津（今江陵縣南，南臨江渚），圖欲攻江陵城。江陵士民，多懷異志，並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於是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時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來援。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坦然，單馬出迎，宗之咸悅。道規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沉凝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水陸齊進急馳攻謙。謙亦大陳舟師，並以步騎，水陸迎戰。於是兩軍大戰於枝江，檀道濟冒鋒陷陣，謙軍大敗，謙單軻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道規還軍至涌口（江陵城東）攻林，林亦敗走，又遣諮議參軍劉遵追擊之，斬苟林於巴陵。（上引宋書卷五十一臨川王道規傳）

桓謙、苟林等既敗沒，江陵士民所致謙書，亦皆被獲，道規不聞悉焚之，於是江陵城中士衆大安。此一戰役，江陵既危而復安者，皆賴劉道規之智勇明決有以致之。

盧循自蔡洲西走時，除劉裕所遣王仲德等追軍外，江州刺史庾悅（亮之孫，爲劉裕司馬，是年六年選爲江州刺史），亦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爲前鋒追擊之，屢破循軍，進據豫章，絕循糧道。九月，劉毅固請追擊盧循，裕長史王誕密言於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乃自率兗州刺史劉藩、寧朔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進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事，後方之事皆委之。十四日，劉裕乃自建康出發，揮諸軍西進。

盧循既退還尋陽（今九江縣），即遣徐道覆率軍三萬西上，以取荊州。同月道覆軍奄至破冢（江津東，即江陵

東南），時魯宗之已還襄陽，江陵爲之大震，或傳循已克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但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乃使劉遵別爲遊軍，準備側擊，而自率主力拒道覆於豫章口（今江陵縣東南），當道規軍前鋒迎戰失利，主力接觸之際，劉遵突出橫擊，遂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其餘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於是，荊州再危而復安。（上引通鑑卷百五十五晉紀三十七）。

是月（十月），劉裕率大軍西上，王仲德聞裕軍將至，乃進攻循將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西岸。十一月，劉鍾目覘敵情，因天霧不知已近敵艦，爲敵軍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敵艦戶，敵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王仲德共攻之，崇民軍敗，棄南陵戍而走。是時荊州方面，譙道福攻陷巴東（今四川省奉節縣東北），殺巴東太守溫祚、時延祖（時延祖自劉敬宣伐蜀敗退，即守巴東，事已見前）等。廣州方面，則盧循兵守番禺（廣州治所）者，不以海道爲虞。因此，是月初二日孫處等自海道奄至，乘大霧四面攻之，即日克番禺城。處乃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又分遣沈田子等北上，進擊嶺表諸郡，裕尋以褚裕（裒之曾孫）行廣州刺史。於是巢穴既傾，循將退無所歸矣。

是月（十一月），劉裕揮大軍進抵雷池（今江西省彭澤縣東北馬當鎮江北之黃湖），盧循乃揚言不攻雷池，當乘江水順流東下。但裕知有詐，十二月初一日即將其軍進至大雷（雷池水東入江之口，謂之大雷口，晉曾置戍於此）以逼之。初二日，盧循、徐道覆果率軍數萬，塞江而下，莫見舳艫之際。裕乃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迎擊。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因風水之勢衝進，以勁弩射去，循艦遂悉泊西岸，岸上預置之步騎兵，乃投火焚循戰艦，一是烟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今九江縣）。循欲自尋陽走豫章（今南昌縣），而悉柵斷左里（今鄱

陽湖入江之口）。同月十八日，劉裕追軍至。不得前。裕卽攻柵而進，循兵殊死奮戰，不能當，循遂乘單舸而奔。循軍被殺及投水死者，凡數萬人。裕乃納其降附，宥其逼略，又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擊之。盧循與徐道覆，經此慘敗，乃收集散卒數千而南，道覆走保始興，循則仍還番禺。

義熙七年正月，劉藩率孟懷玉等諸軍，追擊盧循至嶺表，二月初五日，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處字）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藩乃遣田子引兵救番禺。四月，田子擊循破之，斬首萬餘人。循敗西走，田子與處追之，連破之於蒼梧、鬱林、寧浦（今廣西省蒼梧縣、貴縣東、橫縣西南）等地。會處病、不能繼續追擊。循仍奔於交州。（上引通鑑卷百十六晉紀三十八）

初，九眞太守（在今安南——北越河南）李遜作亂，交州刺史（治河內—註三）杜瑗討斬之。瑗卒，晉廷以其子慧度爲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今廣東省合浦縣），遂自海道逕攻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之於石碕，破之。循是時餘衆尚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之，循乃再攻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賞軍士，以與循會戰，步兵夾岸射之，擲雉尾炬焚其艦（註四），艦俱燃，循兵大潰。循知不免於死，乃先鴆妻子，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及其父子李脫等並斬之，函七首送建康。盧循再亂，歷十六月始平。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五，義熙六年載註「西陽上下，羣蠻所居之地，謂之蠻；其爲王民，應租稅征役者，謂之晉。」此所指之西陽，似卽今安徽省太湖潛山等地。

註二：讀史方輿紀要載：「越城在府（江寧府。府城明京城，亦六朝時故都也）南六里。圖經在江寧縣南三里

秦淮水南。范蠡佐越滅吳，欲圖霸中國，因立城於此以威楚。今遺址尚存，亦名范蠡城，人呼為越台。」

註三：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六，義熙七年載註「交趾郡龍編縣，州郡皆治焉。水經注：漢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曰龍編。余據二漢志，皆作龍編，亦無師古章懷避唐諱，因亦改淵為編乎？」

註四：同上書載註「雉尾炬，束草之一頭鐵鏃，草尾則散開如雉尾，然爇火以投敵艦。」

第七節　平定劉毅之戰

盧循既平，義熙六年十二月，盧循已南走嶺外，劉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但裕益親任之。義熙七年三月，劉裕始受命為太尉中書監（上年六月，詔授）加黃鉞。以劉穆之為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為行參軍。裕問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太尉府者，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安兄據之曾孫），裕即命為參軍。時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由是奇之，即署刑獄賊曹。晦、景仁、穆之皆一時最優秀人材，為劉裕之高級智囊團。

四月，劉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與江州刺史庾悅有宿怨，毅欲裁抑庾悅，擴張權力，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為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及軍府，以刺史鎮豫章。毅遂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悅由是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

5—1725

。是年十二月，裕以幷州刺史劉道憐爲北徐州刺史，自山陽移鎭彭城。

義熙八年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建康，詔許之。以劉毅爲衞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毅將赴任，謂左衞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南蠻校尉府長史），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敬宣遂往。（上引通鑑卷百十六晉紀三十八）

劉毅素性剛愎，又自謂建義之功，與劉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快快不得志，劉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桑落洲之敗，知物情已去，彌復憤激。劉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左僕射謝混，丹揚尹郗僧施（超從子），尤深相結納。至是，已得荆州，毅據上流之勢，遂有陰圖劉裕之志。乃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同時裕亦以劉穆之代爲丹楊尹。劉毅臨行，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告裕曰：「公謂劉衞軍（毅）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雄豪，是以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晉書劉毅傳）

同年九月，劉毅至江陵，即多爲變易守宰，並輒割江州文武及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十二日，裕乃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因收藩及混賜死，並即舉兵討毅。十三日一面下詔大赦，以散劉毅之衆，一面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兗青二州刺史、鎭京口，使豫州刺史諸

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疑長民難獨任，又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同上）

劉裕部署既定，即於同月十五日親帥諸軍四萬自建康出發西討劉毅。二十九日抵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以王鎮惡為振威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為前鋒，並令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等晝夜兼行，揚言劉兗州（藩）赴任。十月二十二日，鎮惡等馳至豫章口（江陵東南），距江陵二十里，即捨船步上進襲之。每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置六七旗，旗下置鼓，並令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擊鼓，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劉毅之江津（江陵城南江渚上）船艦。於是蒯恩在前，鎮惡次之。又令前鋒軍士，遇問者，但云：「劉兗州（藩）至。」因此，江陵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距城五六里，遇劉毅親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士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又已被焚，且擊鼓之聲甚盛。顯之因知非劉藩之軍，乃馳馬回城，告毅行令，閉城拒之。鎮惡馳至，因城關未下，軍士已馳入城，遂即展開巷戰。旋即進攻金城（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自食時至申晡，城內人皆敗散，鎮惡乃穴城而入，遣人以詔書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不視而焚之，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士卒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中多表親戚，且鬬且言，因知裕帥大軍繼至，人情離駭，及夜聽事前兵奔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夜鬬，將自相傷犯，乃引兵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衛軍長史謝純（安兄據之孫）曰：「君但從僕去！」純不從，為追軍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江陵城北二十里），寺僧拒之，遂自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其首於市，並子侄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同上）

劉毅既死，裕心腹之患已除，而諸葛長民復在建康謀變亂。是年十一月十三日，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而赦毛脩之（因素自結於裕故），王鎭惡以破江陵功，賜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以安荆州之策，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敍門次（魏晉以來，率以門地高下，爲用人之次第。貫敍者，以次敍之也。）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遂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於是荆人悅之。以司馬休之都督荆雍梁秦益寧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同上）

是時，諸葛長民在建康，以劉毅被誅，乃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因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毅小字）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書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自北還後列拜晉陵太守，遷江州刺史兼領郡事，旋徵拜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又遷鎭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再遷青州刺史，又改拜冀刺史），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敬宣字萬壽）故爲不負我也。」當劉裕西上時，劉穆之慮長民爲變，因屏人問太尉行參軍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荆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謂破盧循時，輕脫而還，不爲嚴備），今還宜加重愼。」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時劉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亦謀防不虞，自請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

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十二月裕復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成和咸和三年省湘州入荆州）。同月，詔加裕太傅揚州牧。（上引晉書諸葛長民傳）

義熙九年二月，劉裕旣遣朱齡石進討蜀（後詳），乃自江陵東還建康。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至是月三十日，裕卽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初一日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因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乃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並收其諸弟盡殺之。

綜上以觀，劉裕討劉毅，除諸葛長民等內患，皆不費吹灰之力盡斬除之，可知其對內政策，亦早有城府也。

第八節　戰後之政局

東晉在劉裕領導之下，北滅南燕，內除盧循、劉毅等之亂，國勢因以大振，北方諸國莫不爲之戒懼焉。玆述北方各國一般政局如左：

北燕方面：義熙五年十月，北燕主高雲自以無功居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爲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衞，賞賜巨萬，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是月，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卽入，稱有所啓。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弑之。馮跋升洪光門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於西門，泰殺仁於庭中。衆於是推跋爲主。跋以讓其弟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卽天王位於昌黎（今熱河省凌源縣）。國號仍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爲皇太后，立

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以素弗爲車騎大將、錄尚書事，孫護爲尚書令。素弗少豪俠，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百僚憚之，有宰相之度。跋亦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由是燕人悅之，國以安寧。跋在位凡二十二年卒，少弟弘立，後爲拓跋魏所滅，立國凡二十八年。（上引晉書卷百二十五馮跋傳）

按載記：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邑馮鄉者，因氏焉。

魏國方面：自晉元興元年（西元四〇二年）魏秦平陽戰後，迄於義熙九年（西元四一三年）魏國大體平靖，對外甚少用兵，對內頗有建設，概述兩點如左：

一、一尊帝權：拓跋珪自採法家者言（事已見前述），以爲其建國之準繩，首一着重者，爲一尊其帝權。如元興二年（即魏天興六年）秋，珪北巡，作離宮於豺山，其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珪惡而殺之。義熙二年即魏天賜三年（西元四〇六年）夏，規度平城，欲修廣宮室，以濟陽太守莫題有巧思，召與商議，題久侍稍怠，珪即怒而殺之。並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闕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而罷。義熙三年賀狄干自長安還（賀狄干爲後秦所俘見前）。以久繫於秦，常於幽閉之中習讀經史，漸染既久，舉止如儒者。及還，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羌人已華化），以爲慕而效之，乃怒，並其弟歸皆殺之。是年秋，珪如豺山宮，候官告司空庾岳，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珪即收岳殺之。同時，人或告其高邑公莫題（另一人）居處倨傲，擬則人君，珪亦殺之。義熙五年災異數見，占者多言當有急變生于肘腋。帝憂懣不安，漸成精神病，疑奉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奉事至前，

輒追記其舊惡而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步趨失調或言詞差謬者，皆殺之。帝屢殺大臣人不自保。惟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諂諛，亦不忤旨，故父子免於被戮。是歲衞王儀以舊有罪嫌，（儀曾與太尉穆崇謀弒珪，珪曾惜崇儀之功，秘而不問），自疑不免，乃出亡帝追獲之賜死。是年冬，珪爲其子清河王紹所弒，太子嗣討平之，遂卽帝位。

二、建立制度：晉元興二年冬，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爲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三年春，以中土蕭條，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八月，置六謁官，準古六卿之制（六卿之制見本史第二卷）。九月，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詮選，隨才授任。封建分四等。是年十一月，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擧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義熙元年（魏天賜二年）春，罷尚書三十六曹。二年春，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各在州縣（負實職），太守雖置而未臨民（不負實職）。功臣爲州刺史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詳見下卷第一章。

魏新主嗣位，是在義熙五年十月。其狀況如下：是月魏主珪將立其子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因此，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鈎弋夫人，以防母后豫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吾故遠迹古人，爲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還舍，日夜號泣，珪知而復召之，嗣恐不測，遂匿於外。是月，珪以其賀夫（註）子清河王紹兇很無賴，因譴責賀夫人，囚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乃密使人告紹曰：「汝何以救我？」時紹年十六，乃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涵謀，踰垣入宮弒珪，並欲求太子嗣殺之。嗣聞變，乃自外還，大臣皆翕然奉迎，遂執紹及其母賀氏幷誅之，拓跋嗣卽位，是爲明元帝。以長平長孫嵩與北新侯

安同，山陽侯奚斤，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共聽朝政。（上引魏書卷三太宗紀）

義熙六年春，魏主嗣遣長孫嵩將兵伐柔然。嗣又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於是豪右之無賴少年，相聚為亂，所在寇盜羣起。嗣用崔宏議先以赦散羣盜，其不從令者，乃遣將討之，亂平。入夏，長孫嵩自漠北還軍，柔然追而圍之於牛川，嗣救之，柔然可汗杜崙遁走，道死。子度拔尚幼，部衆立杜崙弟斛律，號藹豆蓋可汗。義熙八年秋，魏主嗣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魏之政治復歸平靖。

秦涼方面：晉隆安五年（西元四〇一年）夏，沮渠蒙遜弒北涼王段業，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國仍號北涼。段業事已見前述。

義熙五年（西元四〇九年）正月，後秦主興遣其弟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率騎四萬擊夏王劉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沖因酖殺伯支以滅口。是月興留其太子泓守長安，自出巡平涼（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北），馮翊人劉厥，因聚衆數千，據萬年（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北），泓遣將討平之。興至朝那（今甘肅平涼縣西北），聞姚沖之謀，賜沖死。四月，夏王勃勃亦將騎二萬擊秦軍，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平涼東南）。九月，後秦主興自將擊勃勃，至貳城（平涼東南）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掩襲之。興懼，欲輸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遂與勃勃力戰，勃勃乃退。是月，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音堡、黃石固（平涼西北）、我羅城等地，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今綏省鄂爾多斯左翼前旗），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魏書卷三太宗本紀卷十六清河王紹傳）

是年春，西秦王乞伏乾歸復國於度堅山（乞伏之先司繁所居，今甘肅榆中縣境）。二月，乾歸世子熾磐入見秦

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襲之（熾磐與彭奚念爭枹罕事，已見前），熾磐急還，擊破之，遂克枹罕。是時乾歸適從後秦主興在平涼，熾磐遣使之，乾歸乃逃還苑川（見前）。是年夏，乾歸至枹罕，因留熾磐鎭之，自復收集其衆，得二萬，遂徙都度堅山。於是西秦復興焉。

義熙六年三月，夏王勃勃復大擧分三路侵後秦，一路勃勃自將攻隴右，一路遣尙書胡金纂攻平涼，一軍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定陽（今陝西省宜川縣西北），三路同時出發。胡金纂攻平涼，姚興自將往救，破金纂斬之。勃勃破白崖堡，遂趨淸水（今甘肅省淸水縣西，縣西有白石堡），後秦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姚興自安定追勃勃，至壽渠川（今甘肅寧縣境），不及而還。羅提攻定陽拔之，阬後秦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東徙，姚興處之於湟山及陳倉（今陝西省寶鷄縣）。

義熙七年正月，後秦廣平公弼有寵於姚興，時弼爲雍州刺史鎭安定。姜紀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因徵弼爲尙書尙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太子泓）。時西北多叛亂，興欲重將鎭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遣弼出鎭，興不從，而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西秦王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隴西嶺北雜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鎭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姚興國勢漸衰，然猶欲西撫乾歸。北禦勃勃。

同時，夏王勃勃復遣兩路攻後秦，一路侵杏城（今陝西省黃陵縣—中部縣西南），一路寇安定。後秦將姚詳屯杏城，爲勃勃平東將軍鹿奕干所逼，南奔大蘇（今陝西省宜君縣境）鹿奕干追斬之，盡俘其衆而歸。興遣衞大將軍常山姚顯援詳不及，遂屯杏城。勃勃自將攻安定，破後秦尙書楊佛嵩於靑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遂進攻鄕克之

，徙三千餘戶於貳城。後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政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時。」勃勃遂以買德爲軍中郎將。（上引晉書卷百三十赫連勃勃傳）

七年秋，乾歸遣其子熾磐濟河攻南涼，大有所獲之後，乾歸又攻後秦之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續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今甘肅省莊浪縣東南），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今甘肅省臨夏縣西北），於是西秦之勢復熾。

由以上所舉述者觀之，後秦數年間在夏王勃勃之游擊戰略侵擾下，南涼王禿髮傉檀及西秦王乞伏乾歸相繼叛離之後，國勢已日削矣。

右述各國情勢，皆因自顧不暇，故對劉裕之作戰，均無直接影響。

註：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五義熙五年載：「初珪如賀蘭部，見獻明賀太后之妹美，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兇狠無賴，好輕遊里巷，刼剝行人以爲樂。珪怒之，嘗倒縣井中，垂死乃出之，齊王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

第九節　申　論

一、東晉南燕作戰得失

南燕當時對外有兩大政策待決者，元興二年九月，當桓玄入建康行將篡晉之時，高雅之上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東晉，謂縱不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而有之。韓範亦上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有離。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脩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此時南燕主備德，則欲先定中原，恢復舊邦，雪魏滅國之恥，然後平蕩荆揚。時經七年劉裕果於平定桓玄後，卽擧兵北伐。當劉裕尙未擧兵北伐時南燕仍徘徊於兩大政策之間，慕容鎭與韓諱主張先擊魏，以復舊邦而雪國恥；南燕主超與公孫五樓等，則欲乘裕擊破桓玄之初，東晉未安之際，用韓範等之故策，揮軍侵寇江淮，相據進取建康。蓋此時魏國之强，非南燕所能對敵也。至於劉裕之雄才傑出，則彼君臣所未料及者，因此遭致劉裕之來伐。

當劉裕旣已揮兵北進之際，是時南燕又有兩種不同之戰略主張，一爲公孫五樓上中下三策；一爲引晉兵深入，於廣固、臨朐間之平原地區，利用騎兵之優勢而將晉軍殲滅之。後者卽爲南燕主超所採決者，此項軍事決策，實屬似是而非之危險行爲。（上引晉書卷百二十七慕容德傳）

劉裕伐燕，亦屬一種冒險深入之戰略行動。設若南燕主採公孫五樓之上中兩策，則劉裕之此項行動，必難付之實施，卽或勉而行之，其勝負亦難逆料，且害多而利少也。及劉裕一經越過險峻之峴山地障，則劉裕已獲可以預期之第一次勝利。亦由此足以證明南燕主所採決策，旣屬錯誤而且危險；尤其以國防上之險要，竟不以兵守之而輕棄於敵，其錯誤至爲明顯，此亦爲燕晉勝之第一關鍵。臨朐會戰，劉裕以劣勢騎兵，對南燕優勢騎兵（史書稱九萬步騎兵）作戰，乃用車陣爲左右翼以掩護步兵徐行而進，及至兩軍戰鬭時，亦以車陣阻遏燕騎之衝突，是其能步步敵

騎之重要關鍵。及兩軍久戰不決，胡藩建議乘虛襲擊南燕統帥部所在之臨朐城，是又為此次會戰晉軍獲勝之重要關鍵。廣固圍攻戰，劉裕利用張網之技術，製造攻城器具，又利用韓範以潰南燕之軍心，是兩者皆為攻破廣固城之關鍵所在也。

此次劉裕行戰略深入之攻勢，其籌思亦甚為嚴密。如利用江淮邗溝及沂水以行運輸補給，越大峴山之後，又利用南燕在野待收之熟麥，而因糧於敵。又自下邳進向琅邪郡時，沿沂水各要點築堡留兵以守之，以防敵人之斷其後。是故劉裕之深入進軍，並非輕率冒險也。

二、平盧循兩方作戰得失

盧循乘虛進襲建康，皆採其始與相徐道覆之策。徐道覆在此役之作戰中，亦已充分表現其優異之才略。茲分統帥意志，識見及決策，與戰略戰術二方面之得失，評之於次：

盧循方面：㈠盧循之統帥意志及決策。徐道覆獻襲建康之策，亦為當時情勢所逼，蓋若劉裕併滅南燕之後，盧循等在番禺之勢益危，故必須乘虛進襲以自救。此道覆之深思也。盧循對道覆此策，本非其志願，而乃勉為從之者，此既可見循識見之劣與苟安之心理。故盧循之敗徵，實已肇因於此。

道覆擊破劉毅於桑落洲之後，因審問俘虜得悉劉裕已還建康。是時，盧循心中已懷恐懼，乃欲安於已得之利益，謀據荆江二州以抗裕，道覆則仍本其建議之方針，力主乘勝趨建康，而循又遲疑不決者累日，然後從之。此充分表現盧循識見之拙劣，及其苟安心理，與統帥意志之弱點。夫既欲行戰略襲敵，豈容中途變計？且襲敵行動之最貴者，為掌握時機，豈容累日不決，予敵以準備抗拒之時間？況凡襲人而中途變計者，則其已得之優勢——尤其關

於士氣方面者，勢必頓挫，則欲保全已得之勢，亦難能矣，此皆盧循所昧者。反觀魏武之襲烏桓與烏巢，及鄧艾之襲成都，皆因二人統帥意志之堅強，卒賴之以成功，可爲明證也。設當時盧循迅速採用道覆之計，則劉裕防衛建康之準備，是否可以完成，實至成問題。及至盧循等進軍至淮口時，道覆復建議自新亭至白焚舟而上，分數道以攻建康。道覆此計，亦爲劉裕之致命傷，而盧循猶以求萬全爲得計。事勢至此，盧循之敗沒，遂成定局。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此之謂也。

㈡戰略及戰術。盧循用道覆之策，乘劉裕頓兵於廣固堅城之下，悉擧嶺外之衆，分由贛江、湘江兩路順流而下，疾趨尋陽巴陵，然後會師進襲建康，此種戰略遠襲，因賴兩江順流之勢，及東晉州郡虛空，遂成破竹之勢。何無忌、劉毅，皆因輕敵，不待兵力集中，卽各別迎戰，故皆慘敗，建康瀕於一髮之危。但既破劉毅之後，猶豫數日，不急卽疾趨建康，遂予劉裕以防衛建康之時機與準備，是其一失。及至淮口，盧循又怯於劉裕及踟躕滿意於既得之勝利，遂不敢用道覆焚舟之擧，兵之氣勢因轉入衰頽之勢，而終於導致慘敗覆沒之境地，皆由於盧循不知兵勢與戀既得之利祿，有以致之也。

劉裕方面：裕在下邳，一聞盧循進襲建康，卽帥精銳步兵南下，兼程疾馳。至淮陰聞何無忌敗死，又卽棄大軍於後，自率數十人卷甲趨京口；既至京口卽以重賞急募壯丁編組軍隊，與整修船艦，以衛建康。凡此等決心與行動之迅速，一方面顯示盧循進襲之擧，實出劉裕之意外；何無忌之迅卽敗沒，尤爲劉裕意料所未及。一方面亦顯示劉裕回救根本，及救兵如救火之決心，故劉裕此項行動，實屬至當。設若劉裕當時稍涉猶豫，遲到建康數日，則建康必陷。此爲劉裕在本戰役中統帥意志卓越之第一次驚人表現。

當劉毅軍覆沒於桑落州之後，建康之危，旣瀕於急急不可終日之勢，是以孟昶與諸葛長民，皆欲奉帝過江以避之。但劉裕不以危局動搖其心志，而用虞丘進、王仲德之計，以「橫尸廟門」之決心，採固根本——建康之策。此足顯示劉裕抉擇力及其統帥意志之堅强，以與盧循相較，正一相反之對照。此爲劉裕在本戰役中，第二次驚人之表現。劉裕卽以此兩次堅强之意志與決策，卽奠定致勝之基石，遂能挽救危如纍卵之建康，使東晉危而復安焉。

至於劉裕之戰術眼光，在此役中，亦極優越，如令劉毅待大軍集中之後，與循決戰，劉毅不從，卒至全軍覆沒。又如其建康之防衛部署，及其謂：「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廻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廻泊岸西，此成禽耳。」又如雷池之水戰，劉裕仍能以劣勢水軍，利用天候，謀定而後戰，以破敵軍。凡此，皆可顯示劉裕在戰術上造詣之不凡。尤其當擊破盧循軍之後，卽排衆議而遣孫處、沈田子等自海道襲番禺，此顯示其戰略計劃之考慮，亦至爲深遠也。卽由劉裕此一深遠戰略計劃之實行，遂逼使盧循等退無所歸，遭致完全毀滅之境地，而獲澈底之勝利。（上引宋書卷一武帝本紀）

在本戰役中，劉道規守江陵，其所表現之明智英斷與果毅之行動，亦至足稱道。故遂能確保危機四伏之江陵，而予主戰場之建康方面，獲得制勝之莫大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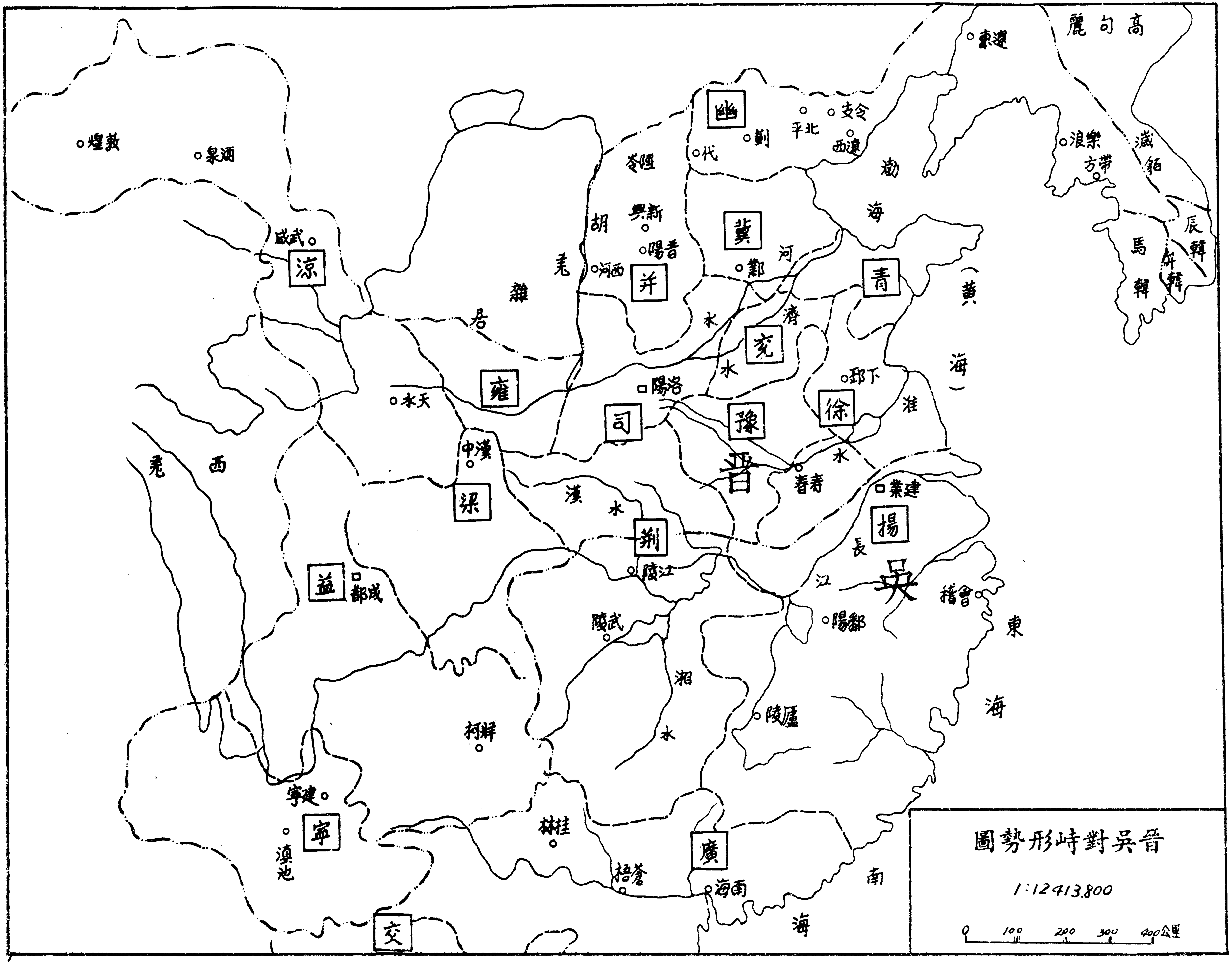
三、平定劉毅諸葛長民等內患

劉毅於桓玄被滅後，恃其社會地位較劉裕爲優，卽已有攜貳之志，陰圖取劉裕而代之，故積極謀植自己之勢力，與籠絡朝中名士以壯大其聲勢。而劉裕對此，則城府甚深，以其初期有功，忍而優容之。及劉毅桑落州之敗，物情已去之後，劉裕猶令使出刺荊州者，蓋欲待機而除之也。故聞劉毅疾篤，卽擧兵而襲之，此則毅久已在裕之計中

矣，特毅自欽功能而昧然不知耳，諸葛長民亦在裕之算計中，是以劉裕均能輕取之。是足徵裕之智計，甚爲深算也。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五冊　附圖

附圖五一一六八至五一二一四（按逆序裝訂）


晉吳對峙形勢圖

1:1241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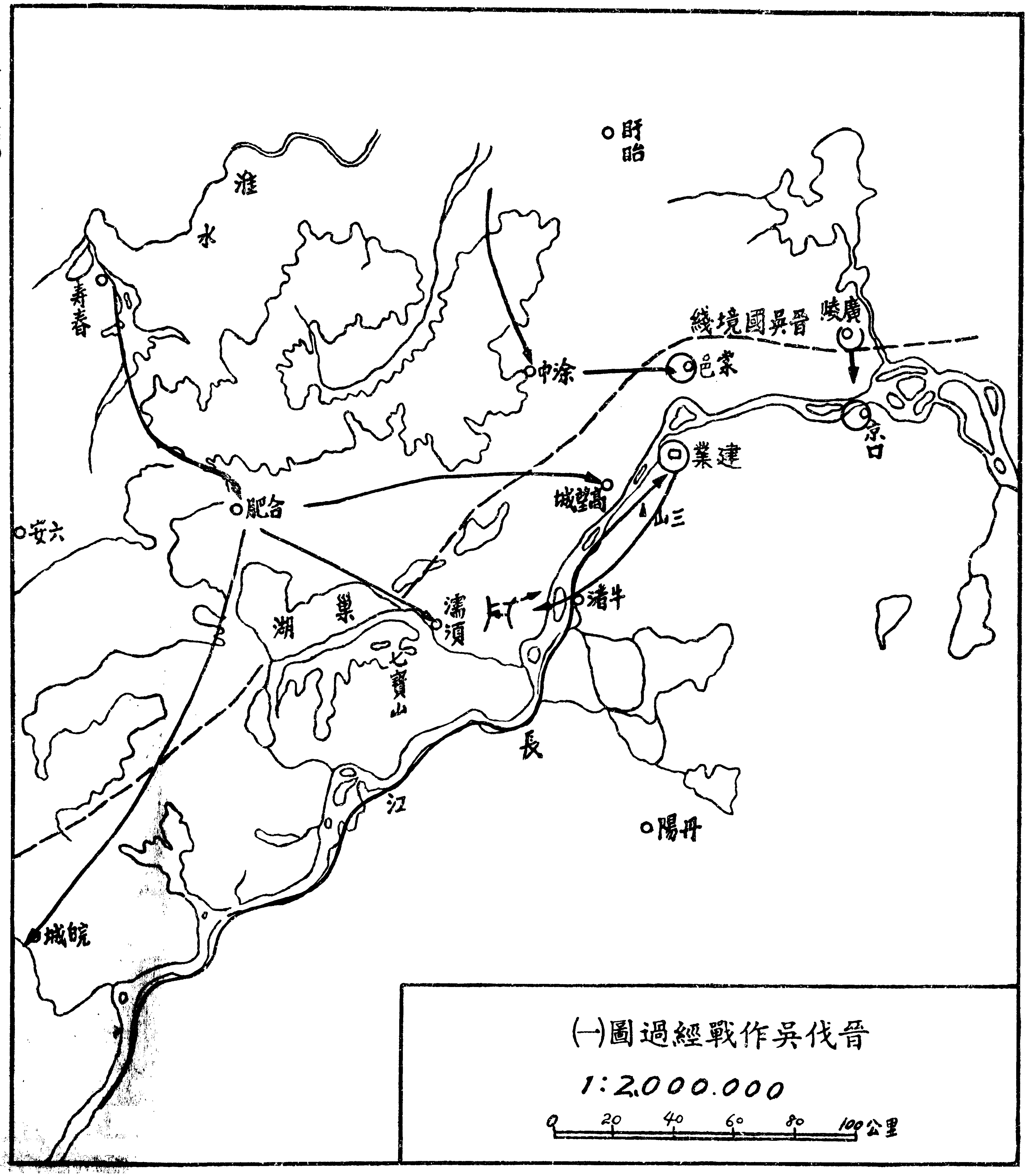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附圖五－一六九



晉伐吳作戰全般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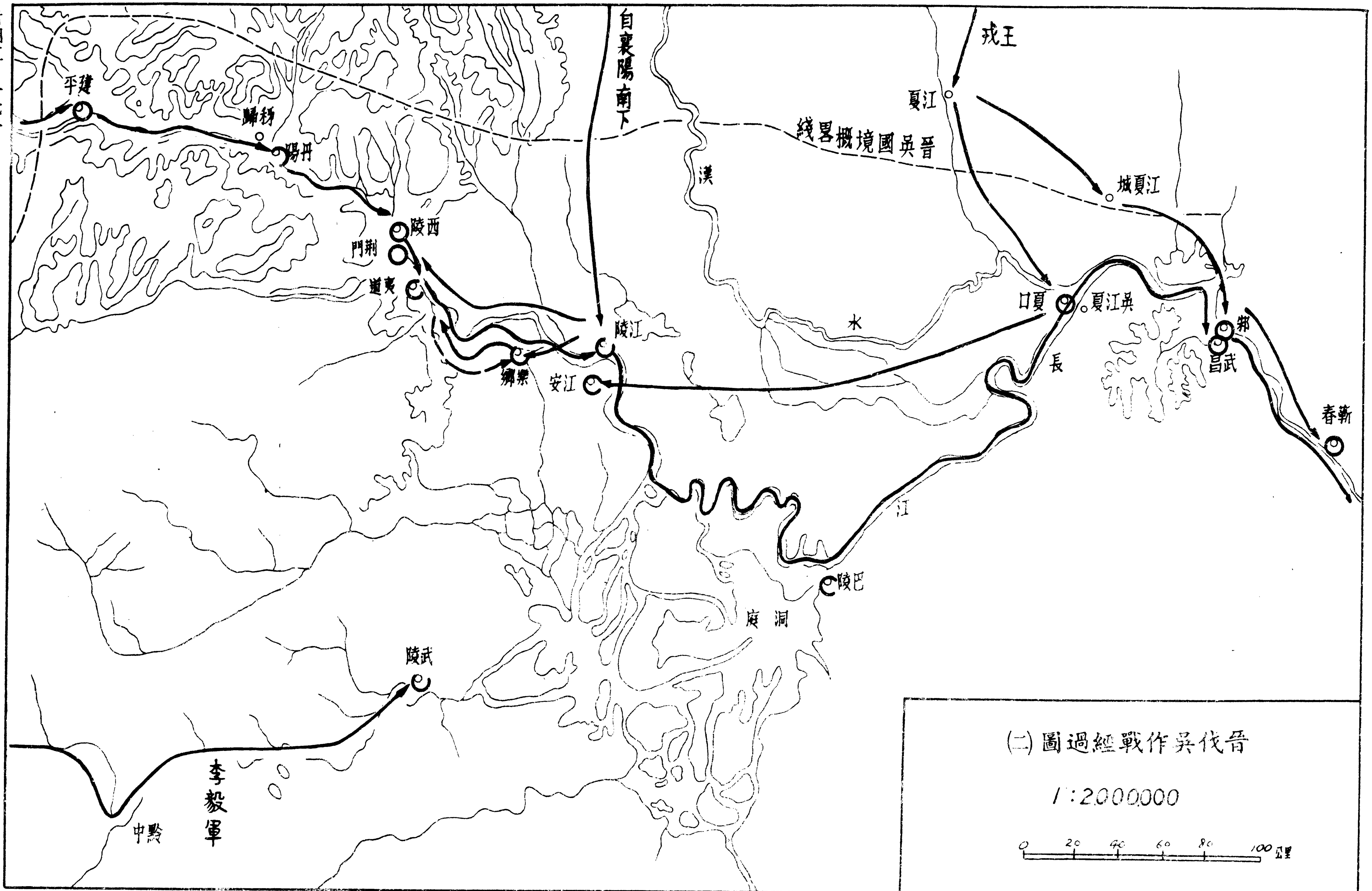
1:2,500,000



晉伐吳作戰經過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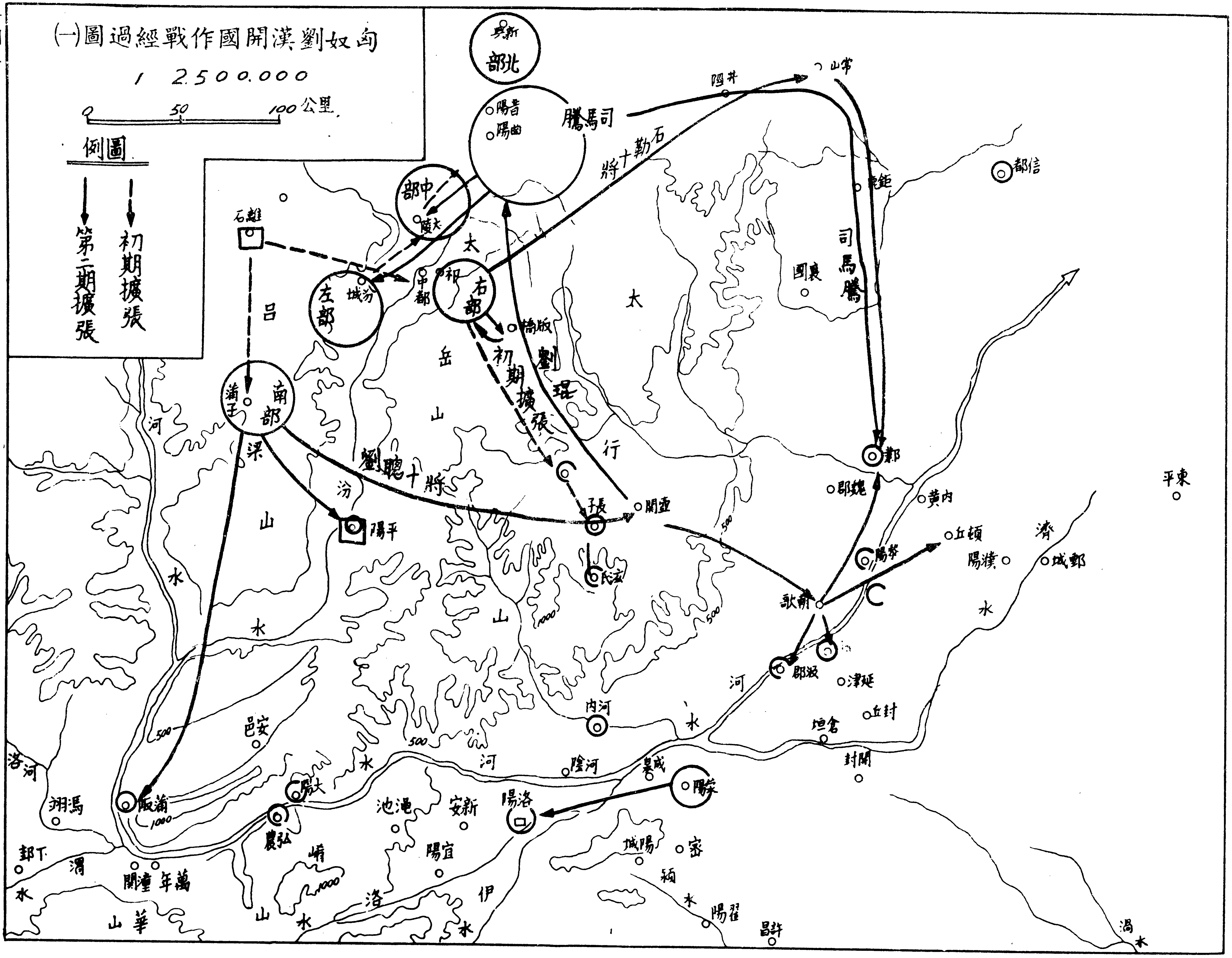
1:2,000,000

附圖五－一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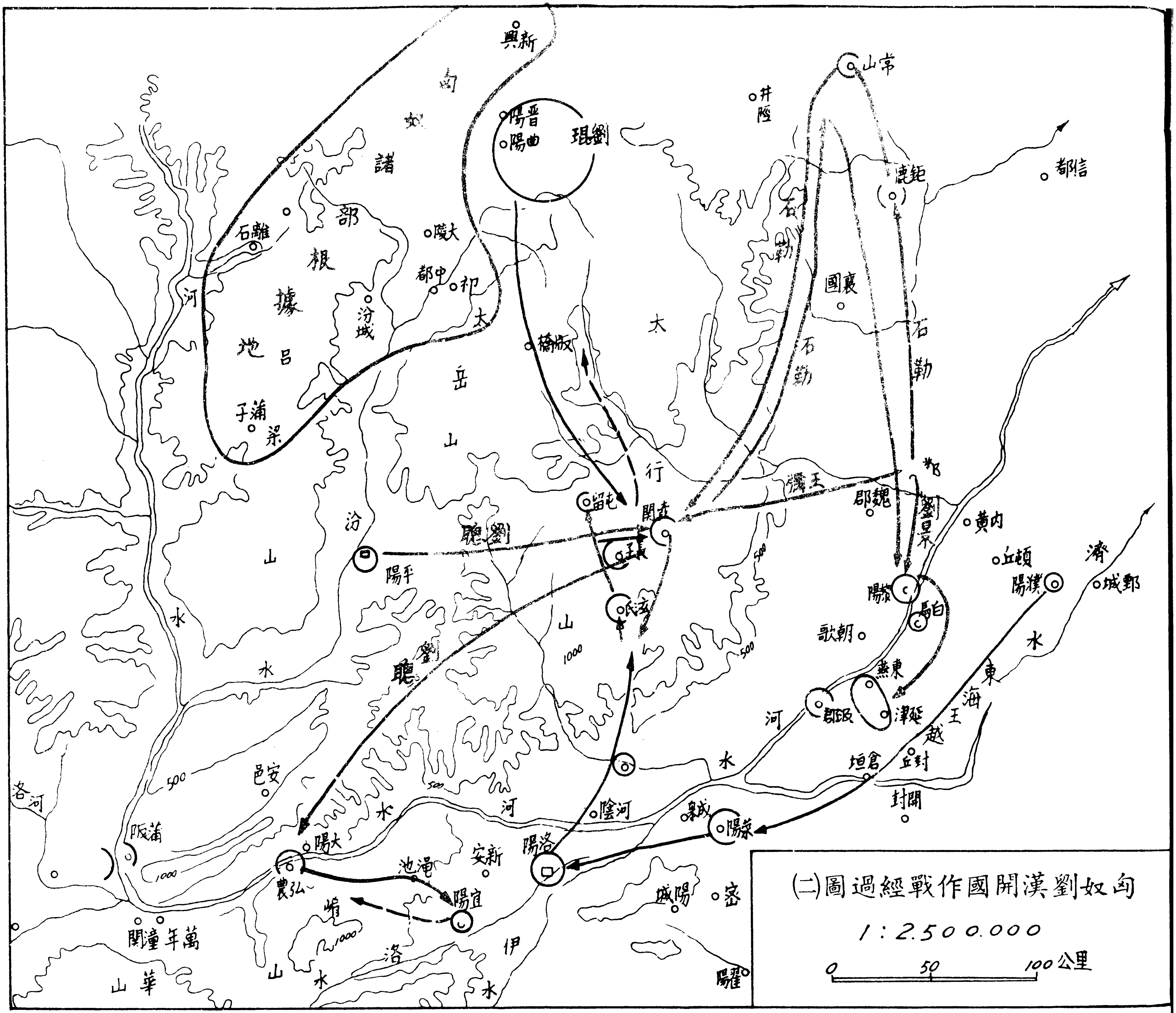


晉伐吳作戰經過圖(二)

附圖五—一七二



匈奴劉漢開國作戰經過圖(一)
1 2.500.000
0 50 100公里
圖例
初期擴張
第二期擴張
北部
新興
中部
左部
右部
南部
晉陽
陽曲
大陵
汾城
中都
祁
石離
蒲子
平陽
版橋
長子
壺關
屯留
司馬騰
石勒十將
劉琨
劉聰十將
初期擴張
呂梁山
汾水
太岳山
太行
河水
常山
井陘
信都
鉅鹿
襄國
鄴
魏郡
內黃
東平
頓丘
濮陽
鄄城
朝歌
汲郡
延津
封丘
河內
倉垣
開封
滎陽
洛陽
成皋
陰河
新安
澠池
宜陽
陽城
密
翟陽
許昌
弘農
大陽
蒲阪
安邑
馮翊
下邽
萬年
灃關
渭水
華山
洛水
伊水
崤山
潁水
濟水
渦水



匈奴劉漢開國作戰經過圖(二)

1:2,5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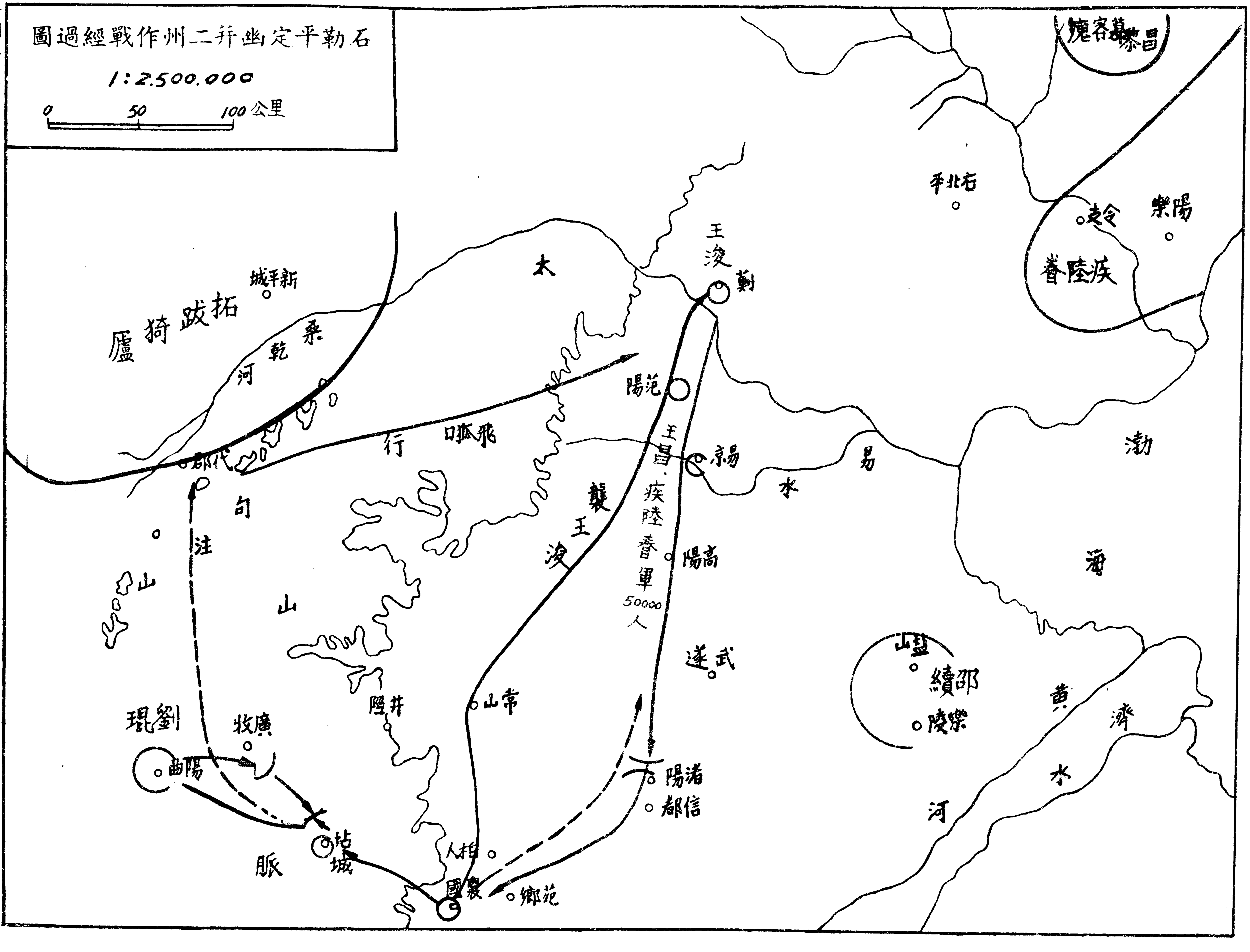
0 50 100公里

附圖五—一七四

匈奴劉漢攻洛陽及山東州郡作戰經過圖
1 : 2,500,000
0 50 100 公里
匈奴各部根據地
劉琨
太岳山
太行山
平陽
洛陽
宜陽
弘農
新安
澠池
成皋
滎陽
許昌
襄城
翟陽
陳
寧平城
譙城
彭城
下邳
琅邪
東平
鄄城
白馬
濮陽
頓丘
內黃
信都
鉅鹿
襄國
鄴
曲陽
石勒
曹嶷
王彌
劉聰
劉曜
王浚軍
汾水
河水
洛水
伊水
潁水
渦水
濟水
熊耳山
華山
伏牛山


匈奴劉粲破洛陽長安作戰經過圖
1：2,500,000
0 50 100公里
長安
洛陽
平陽
許昌
滎陽
上郡
北地
蒲阪
安邑
新安
澠池
宜陽
陳
項城
寧平城
彭城
下邳
琅邪
東平
鄄城
濮陽
頓丘
白馬
燕東
延津
汲郡
朝歌
封丘
倉垣
襄城
翟陽
頳王
東海王越
勒石
勒石河
潁水
渦水
濟水
汾水
洛河
渭水
華山
伏牛山
熊耳山
方山
太岳山
呂梁山
橫山
太行
河內
長子
上黨
襄國
攻晉陽
劉粲等
武零
槐里
靈台
上霸
萬年
潼關
大陽
弘農
成皋
鄴
黃內
南陽
勒石下南陽
勒石追越喪
南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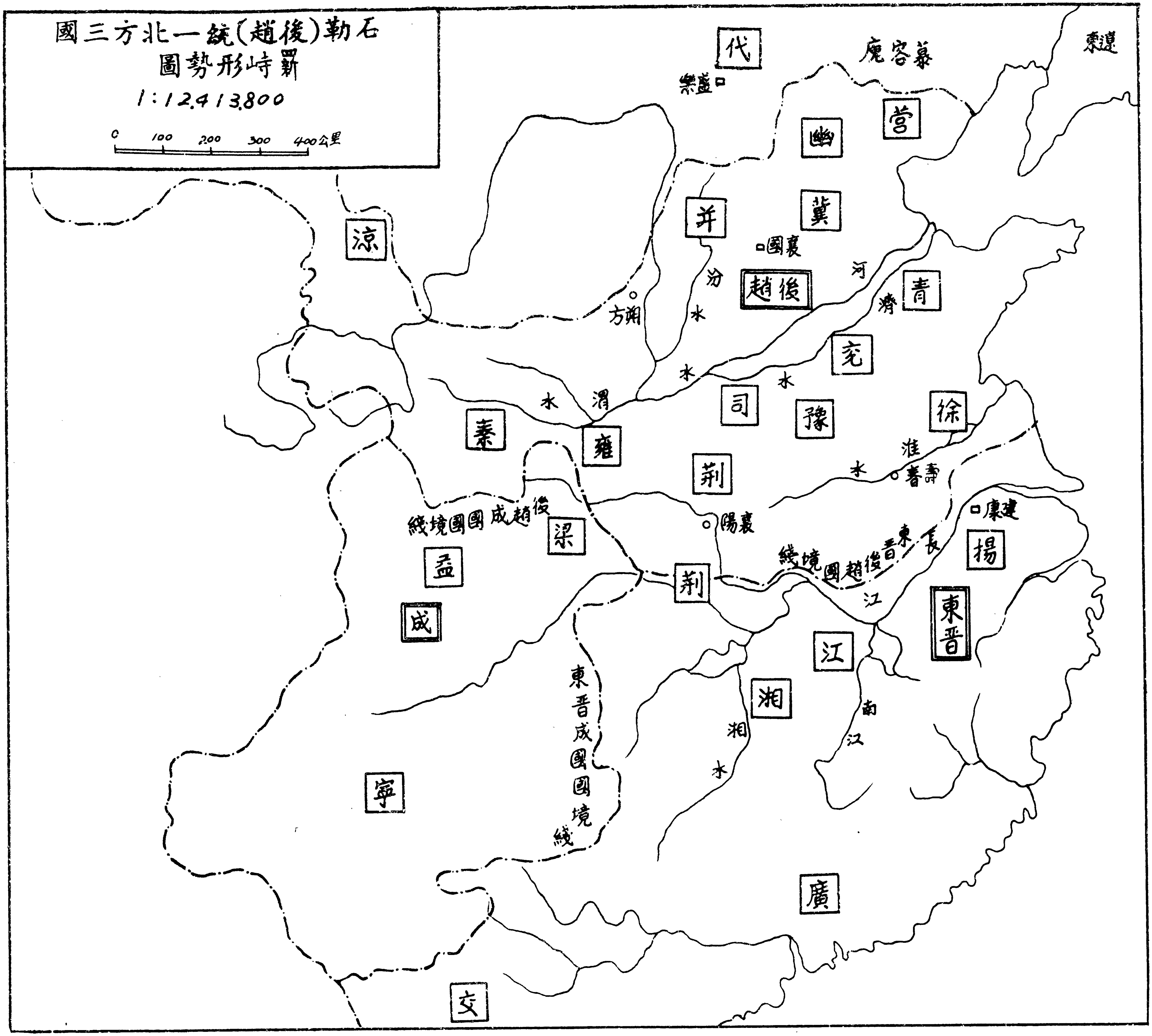
附圖五—一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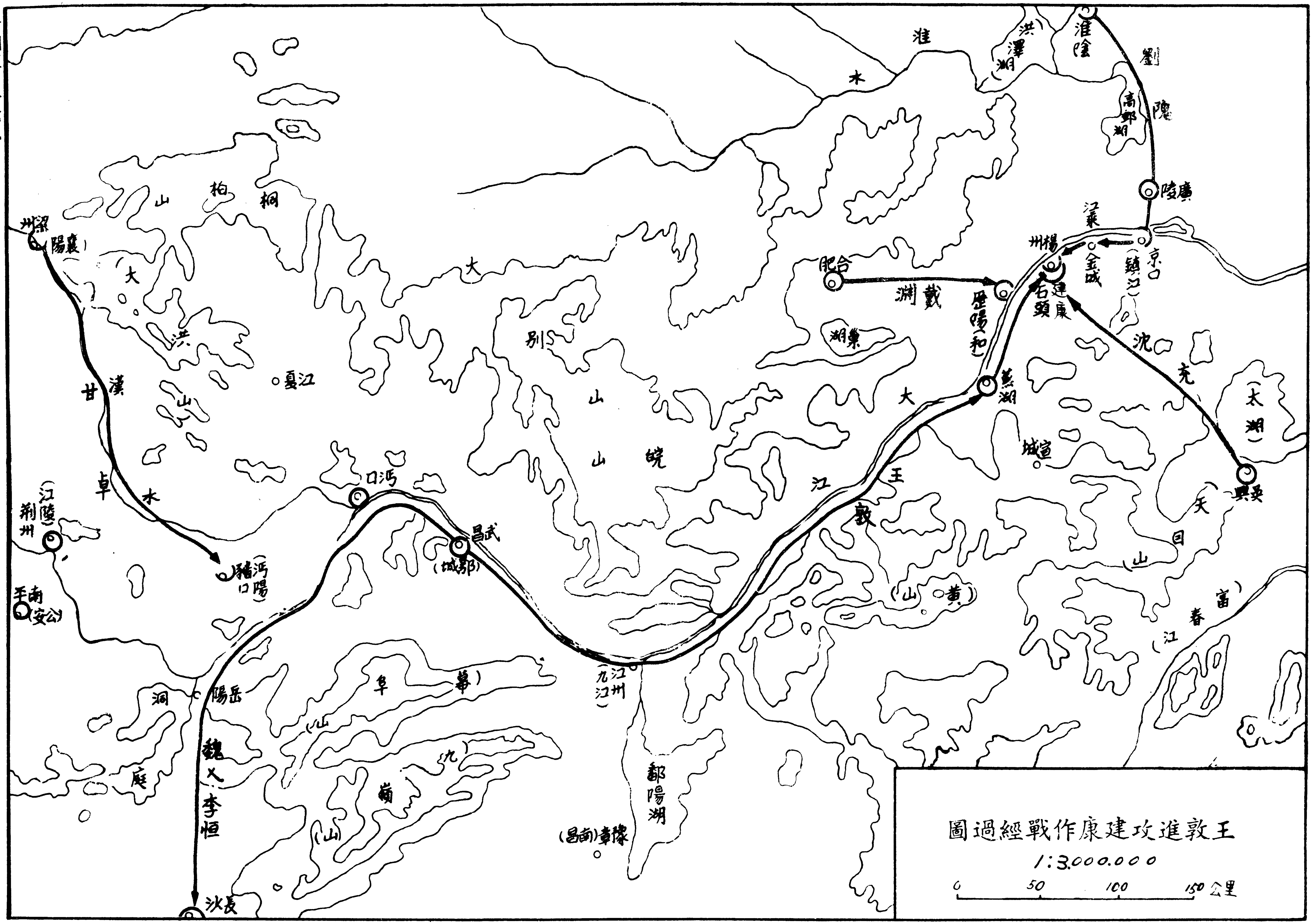

石勒平定幽幷二州作戰經過圖
1:2.500.000
0 50 100公里
拓跋猗盧
新平城
桑乾河
代郡
句注
飛狐口
太行
王浚
薊
范陽
京易
易水
王昌、疾陸眷軍50000人
高陽
王浚襲
武遂
常山
井陘
劉琨
廣牧
曲陽
苫城
襄國
柏人
范鄉
信都
渚陽
右北平
令支
樂陽
疾陸眷
昌黎
慕容廆
勃海
邵續
鹽山
樂陵
黃河
濟水

附圖五—一七七



石勒平定洛陽長安及淮漢地區
作戰經過圖
1:2,5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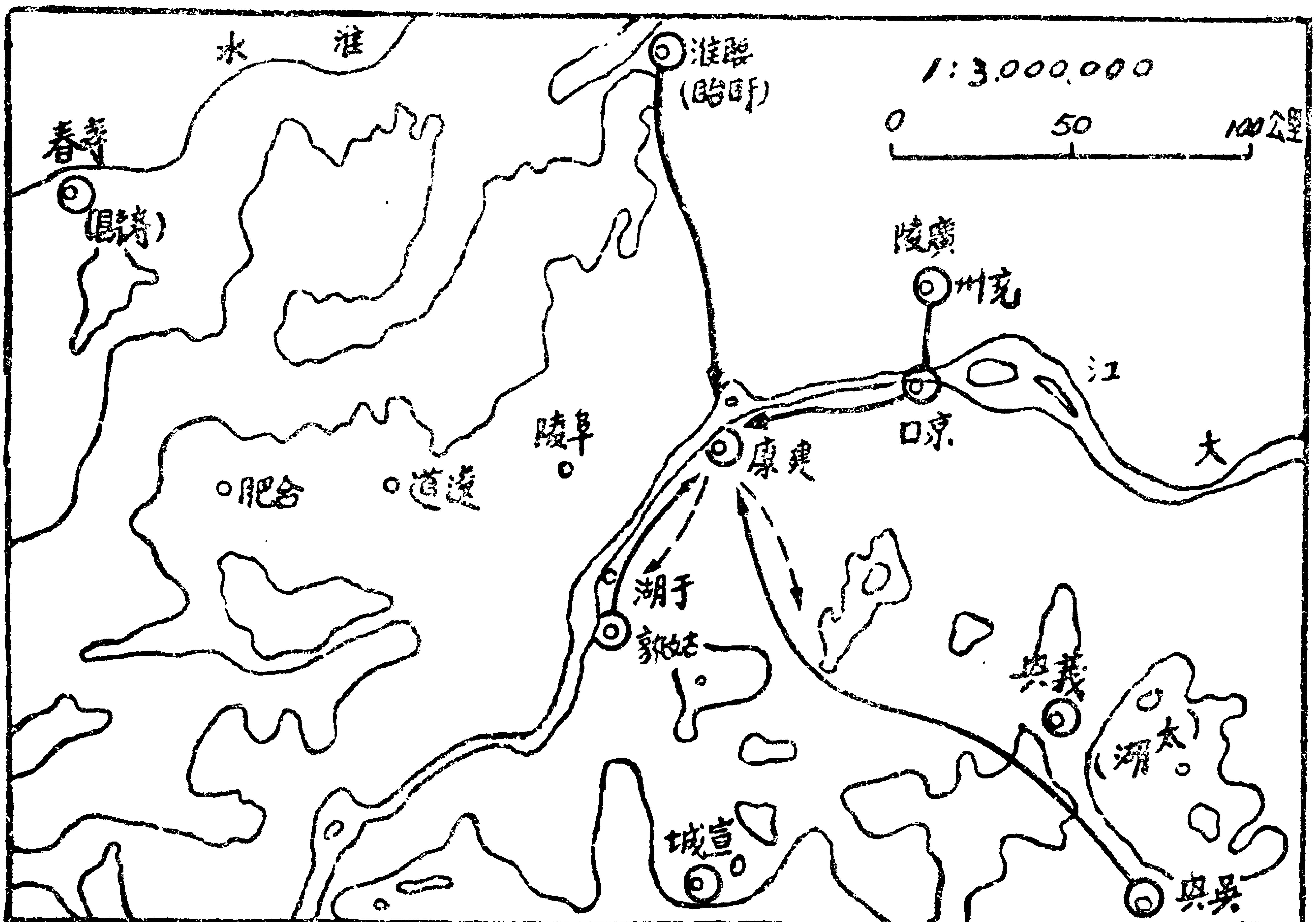

石勒(後趙)統一北方三國
鼎峙形勢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代
慕容廆
遼東
盛樂
營
幽
冀
并
襄國
涼
後趙
河
汾水
朔方
青
濟
兗
水
渭水
司
豫
徐
秦
雍
淮水
壽春
荊
後趙成國國境線
襄陽
建康
梁
益
成
東晉後趙國境線
長江
揚
東晉
江
湘
湘水
南江
東晉成國國境線
寧
廣
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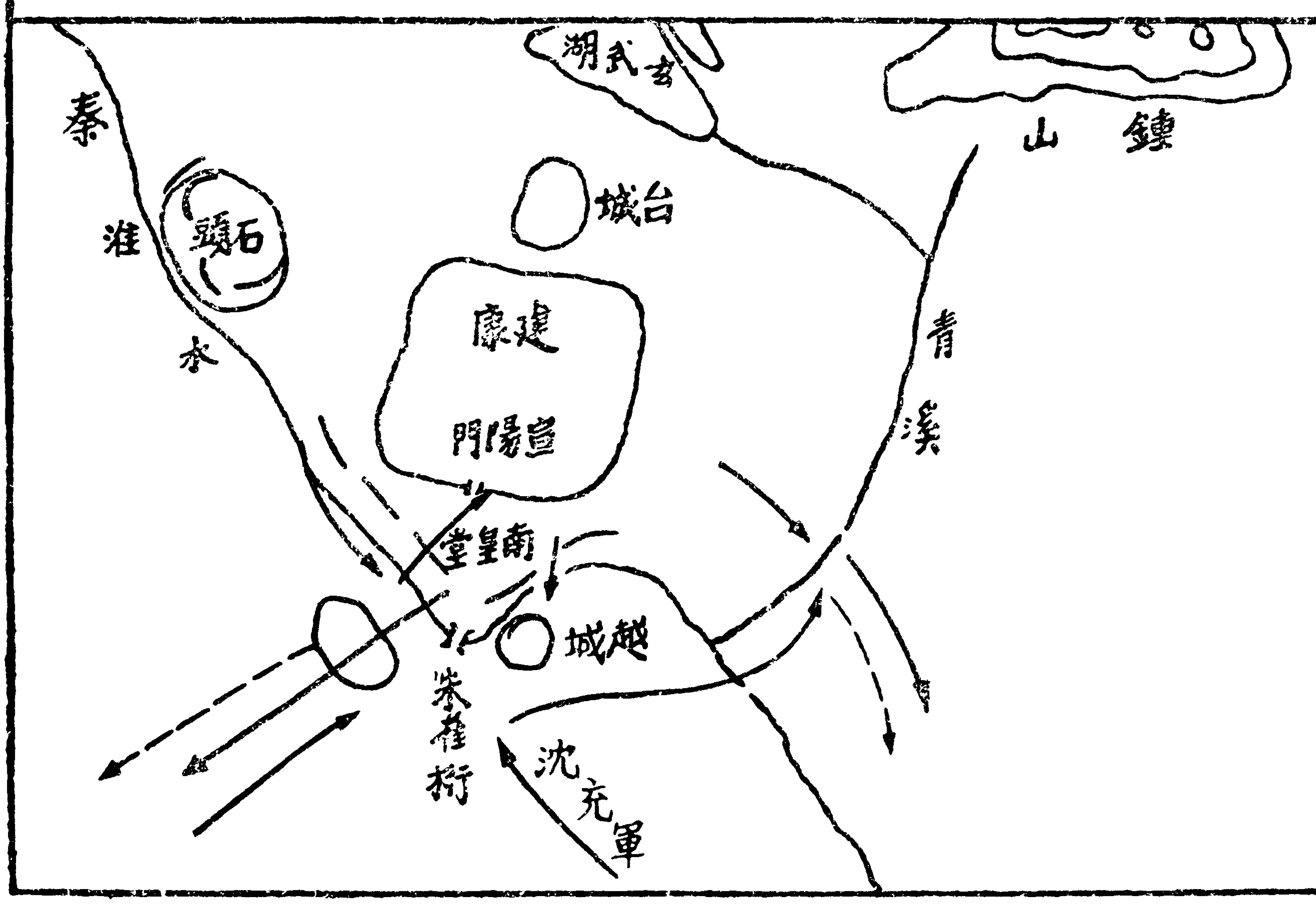
王敦進攻建康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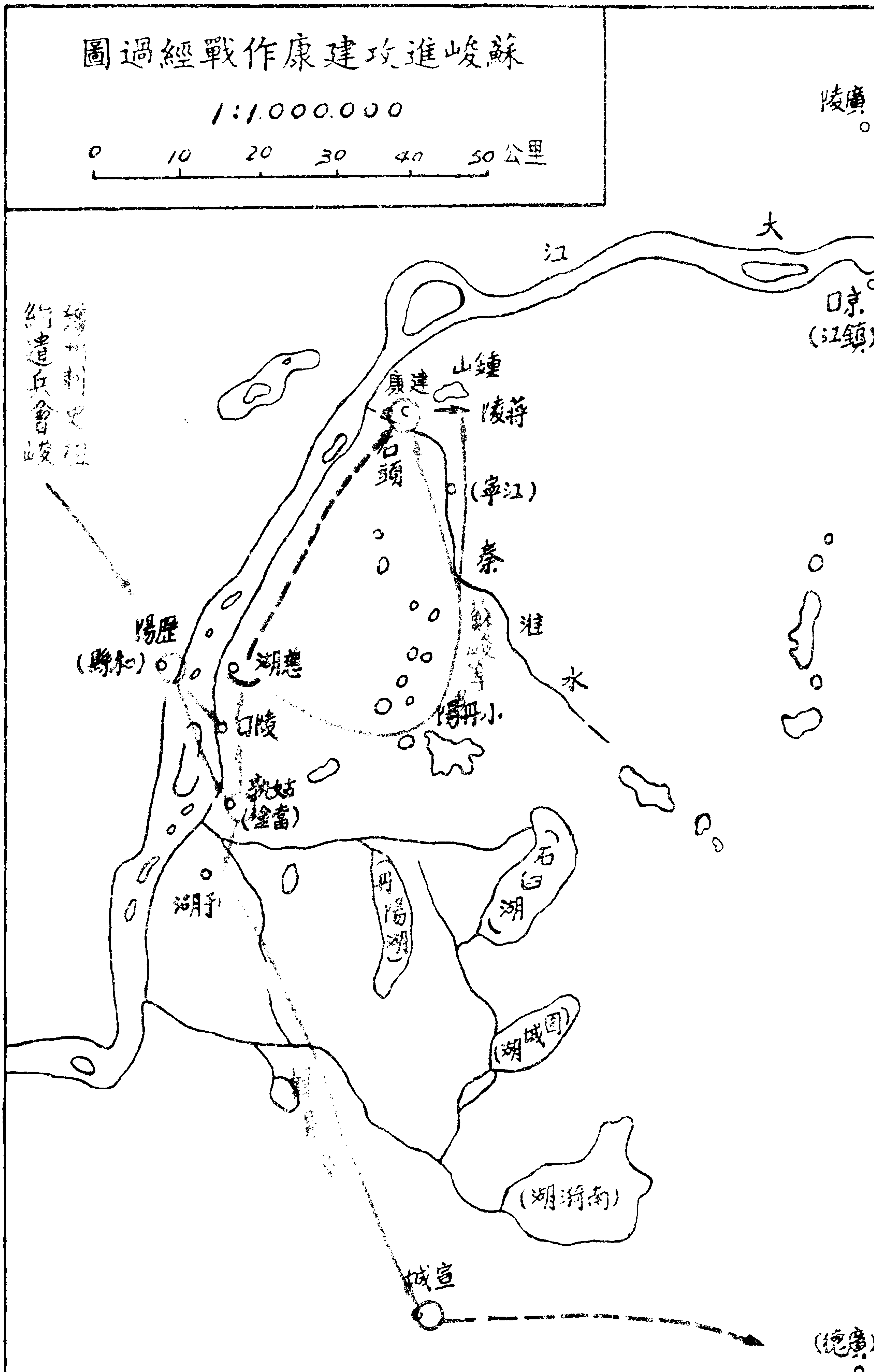
附圖五—一八〇



東晉明帝討王敦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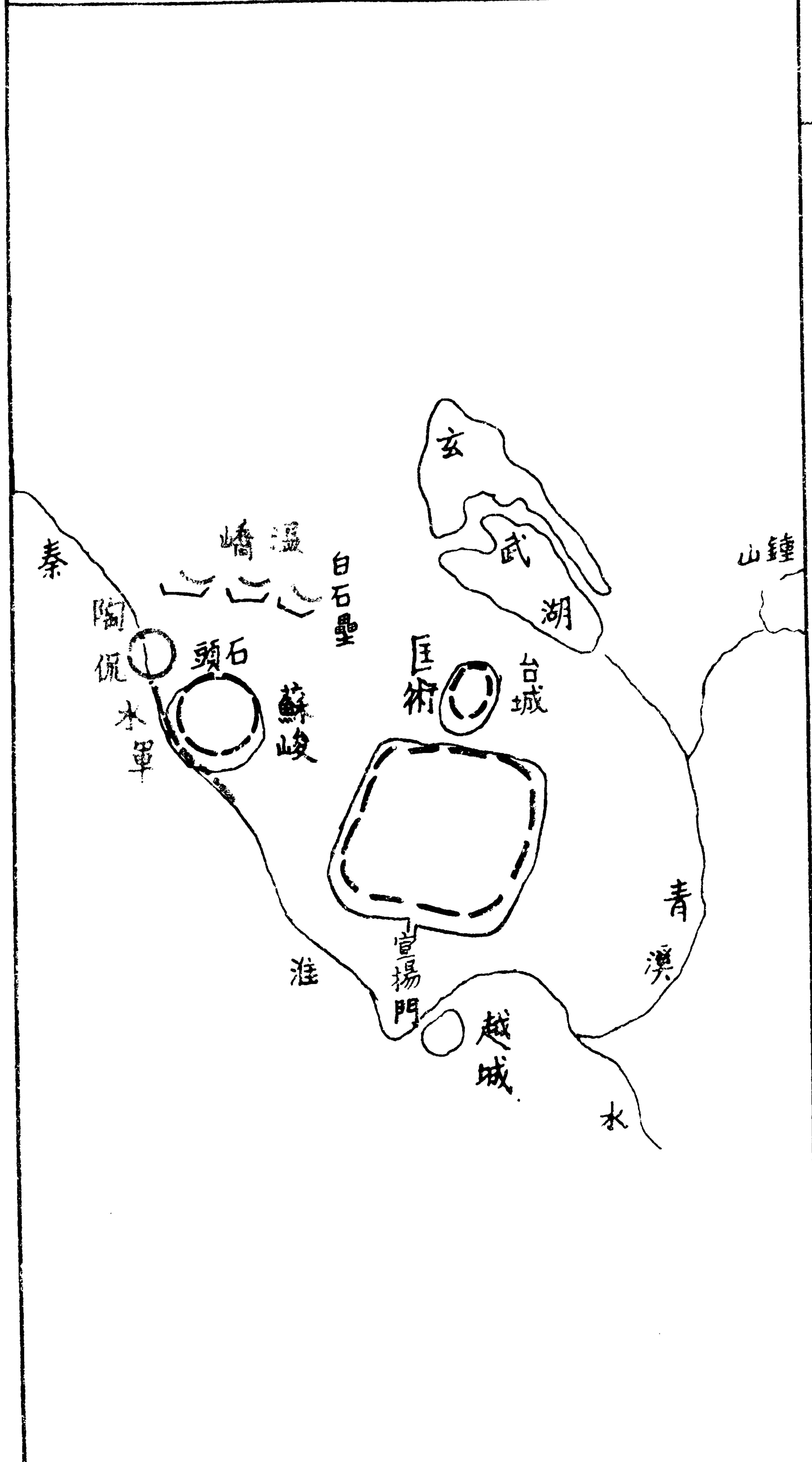


附圖五—一八一



蘇峻進攻建康作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 公里
廣陵
大江
京口
(鎮江)
鍾山
建康
蔣陵
石頭
(江寧)
秦淮水
歷陽
(和縣)
慈湖
陵口
小丹陽
姑孰
(當塗)
丹陽湖
石臼湖
固城湖
(南漪湖)
宣城
(廣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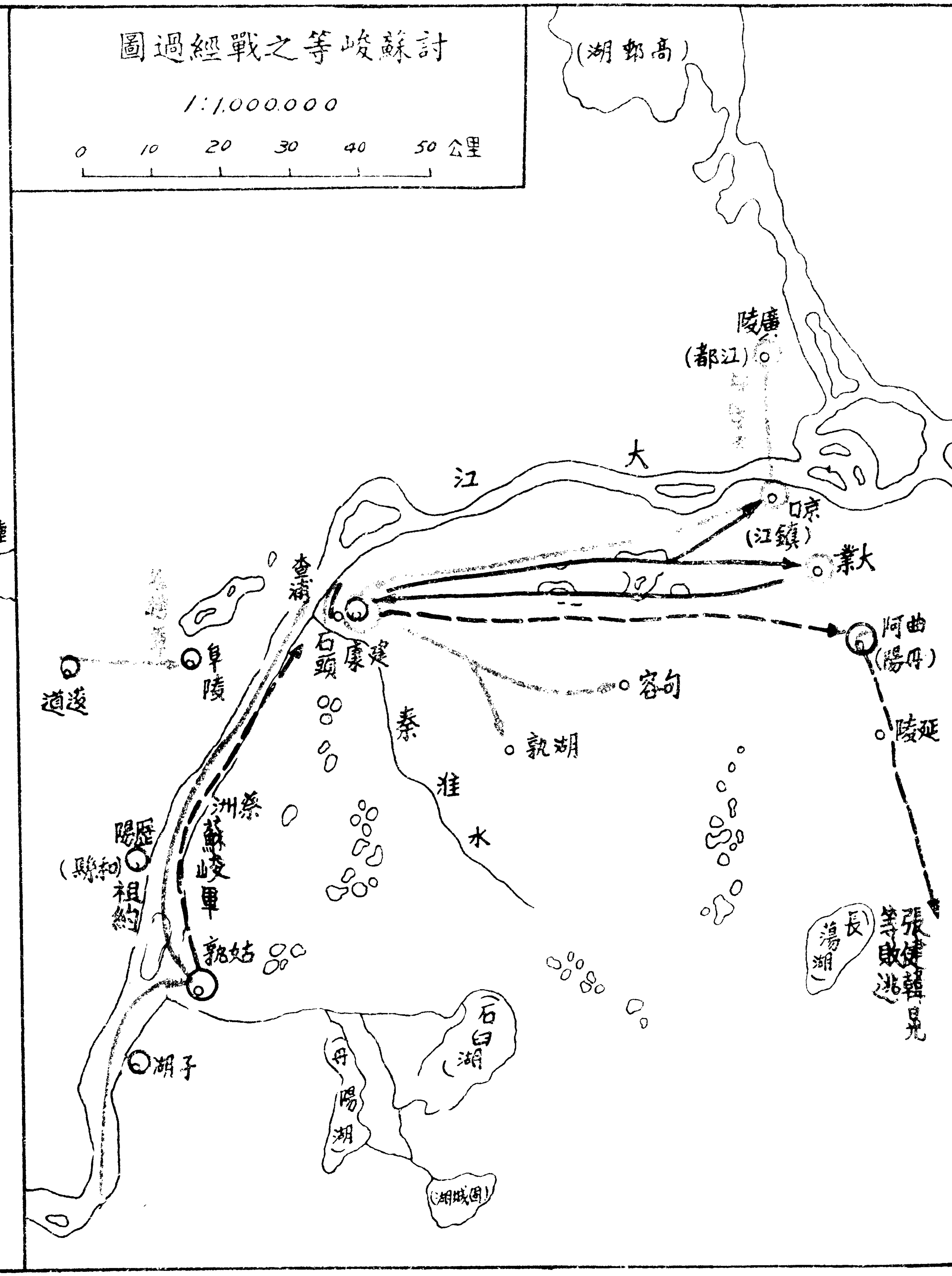
建康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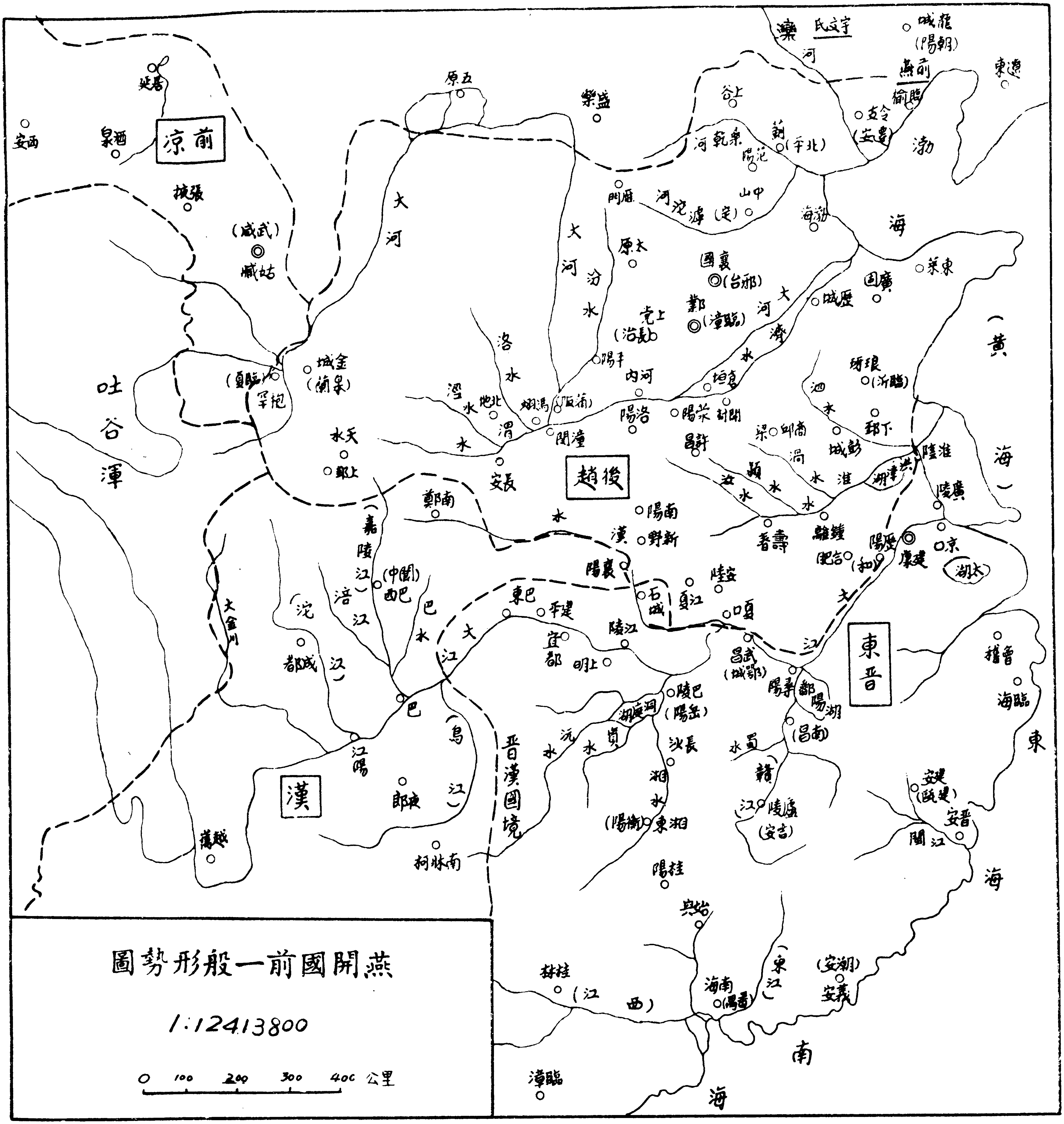


討蘇峻等之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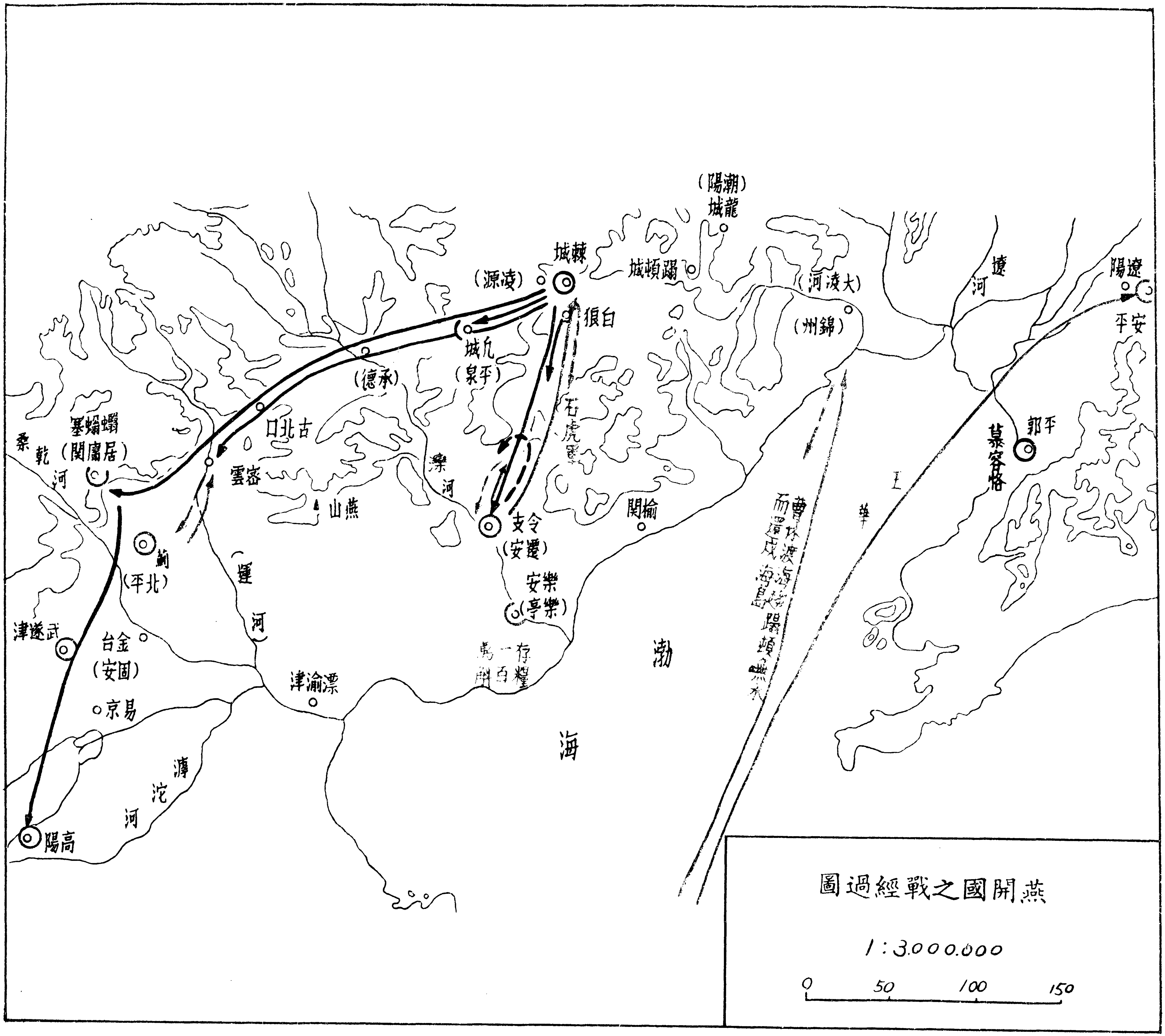




燕開國前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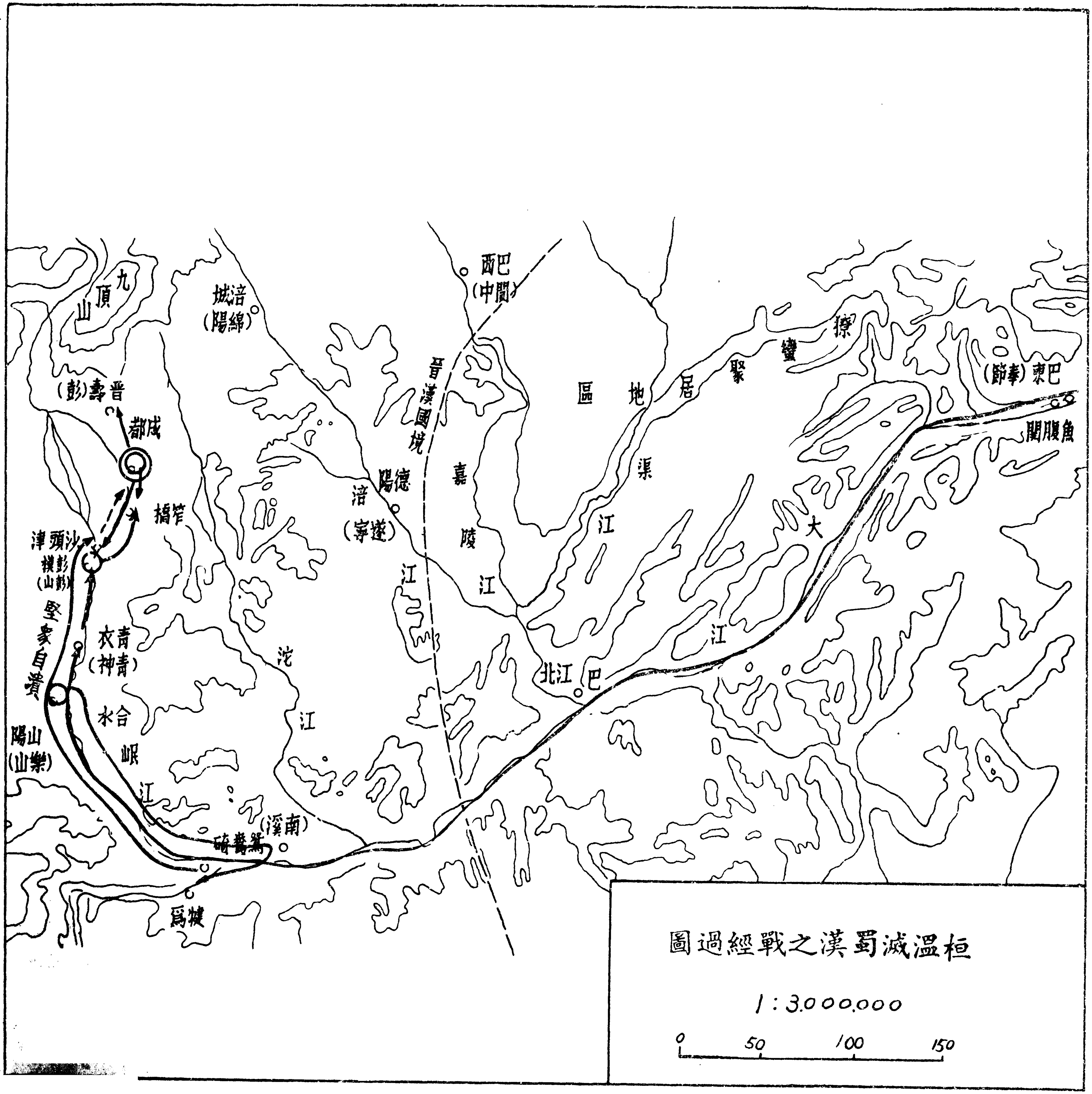
1:12413800

附圖五—一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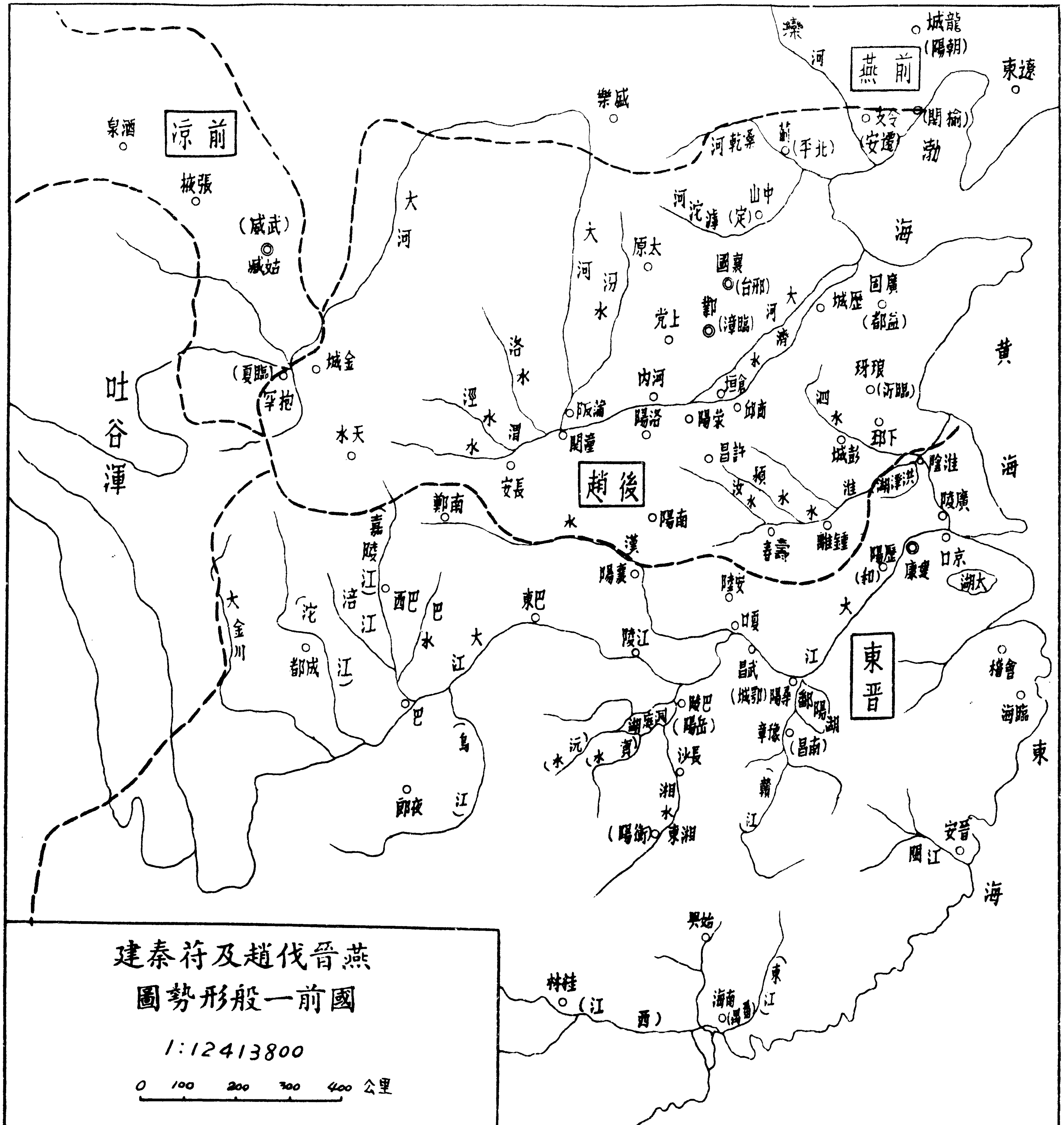
燕開國之戰經過圖

附圖五—一八五



桓溫滅蜀漢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成都
晉壽（彭）
九頂山
涪城（綿陽）
巴西（閬中）
德陽
涪（遂寧）
晉漢國境
嘉陵江
渠江
獠蠻聚居地區
巴東（奉節）
魚腹關
大江
江北
巴
沙頭津
彭模（彭山）
青衣（青神）
合水
岷江
沱江
山陽（樂山）
南溪
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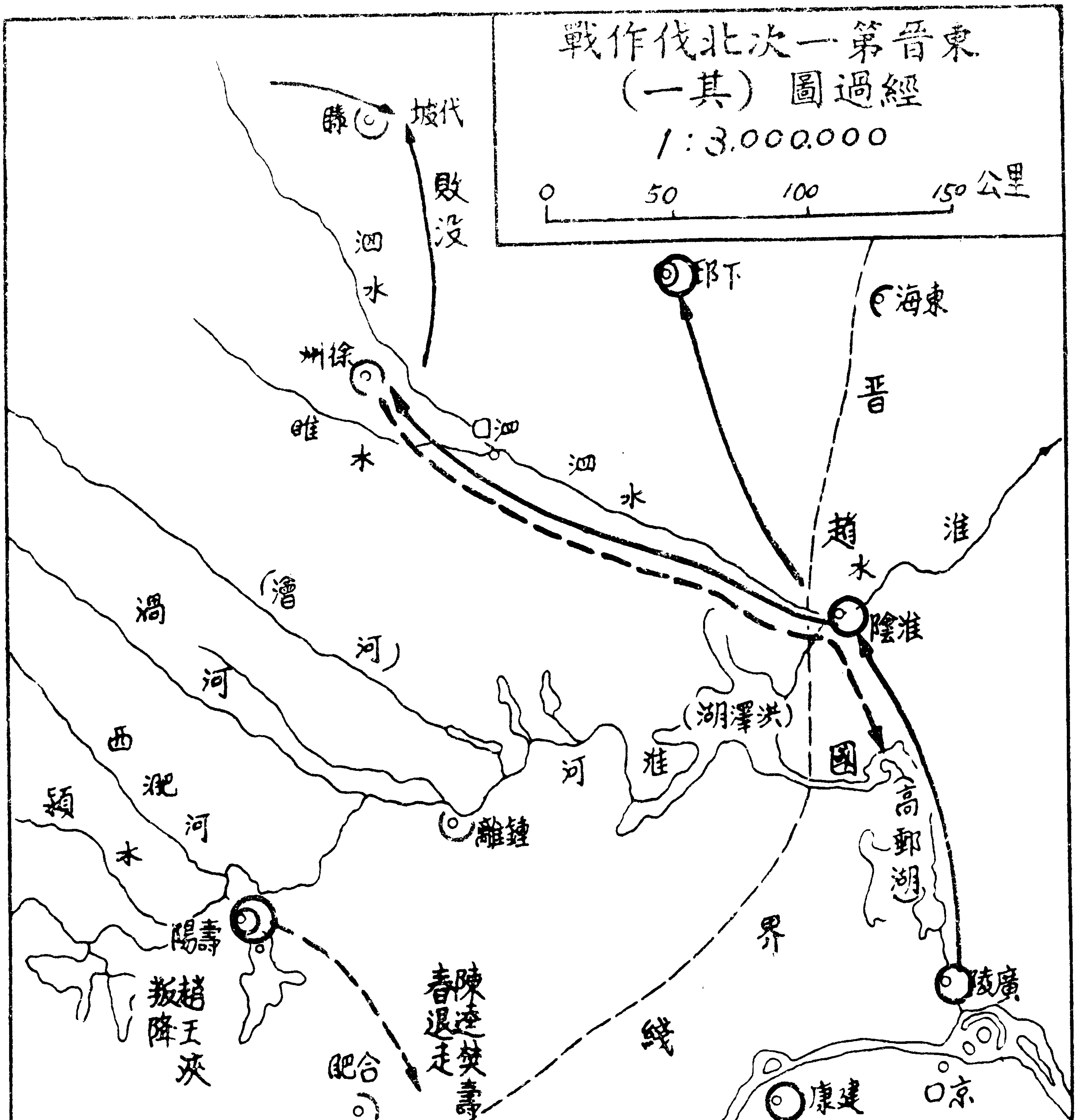
附圖五—一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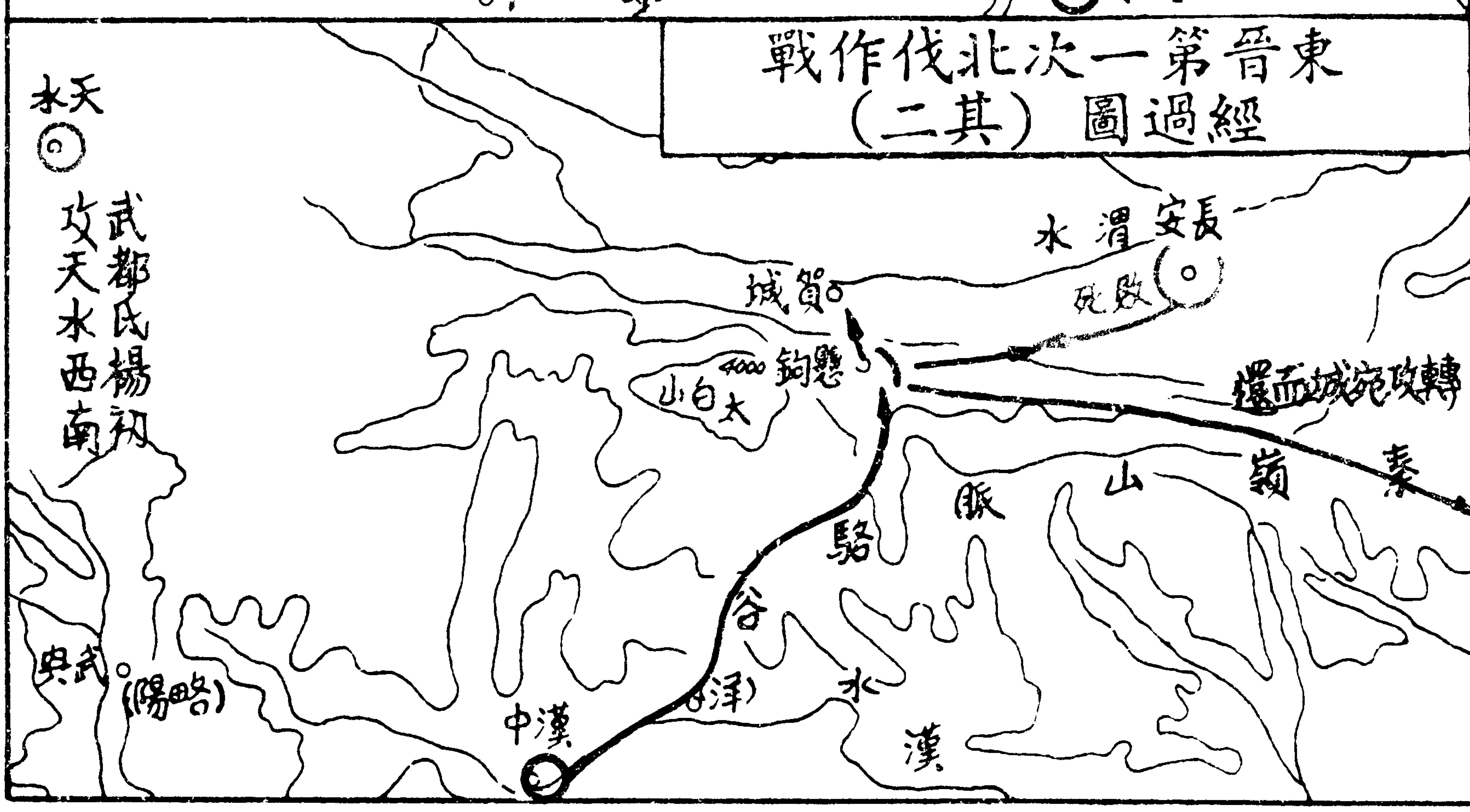


燕晉伐趙及苻秦建國前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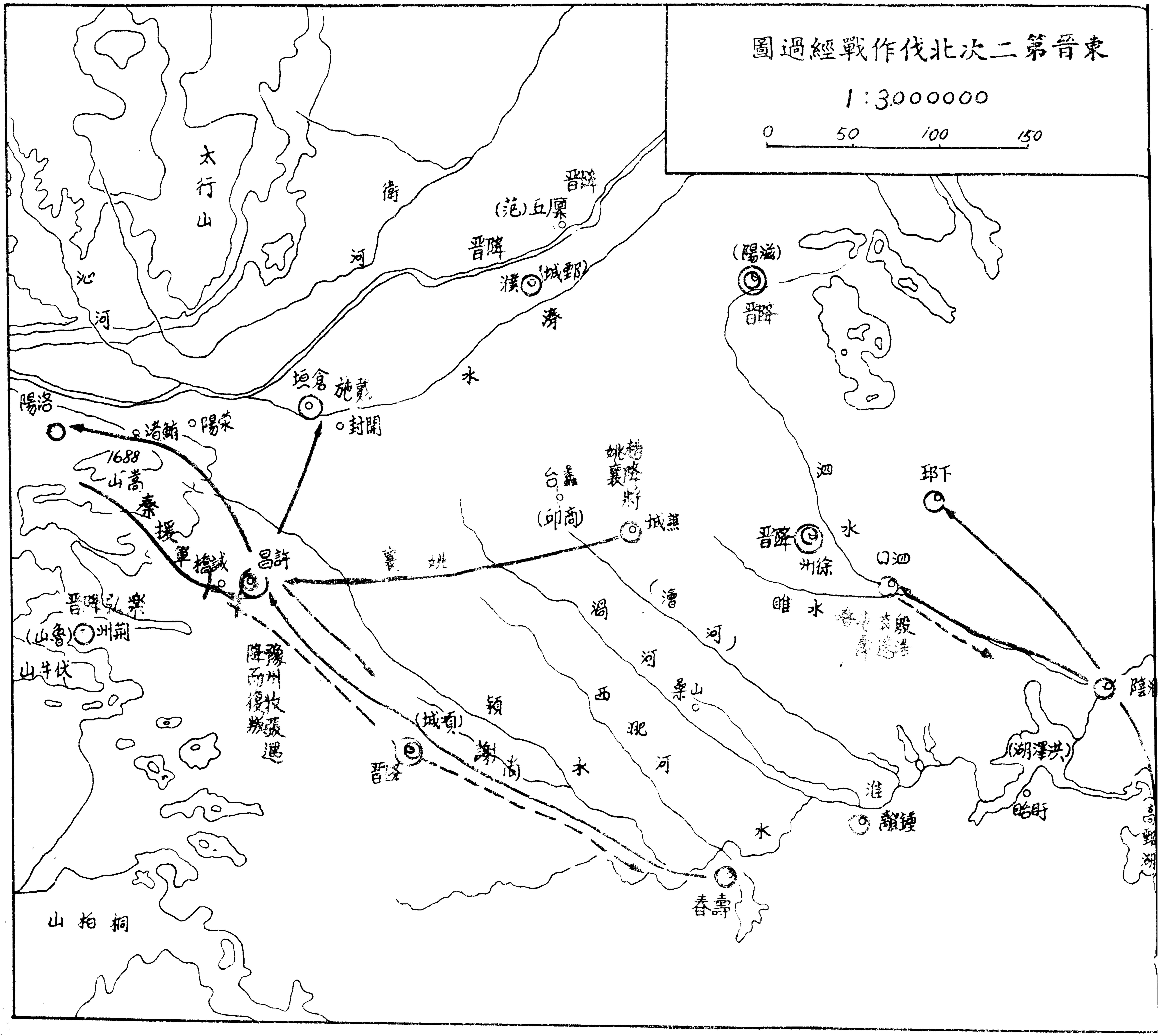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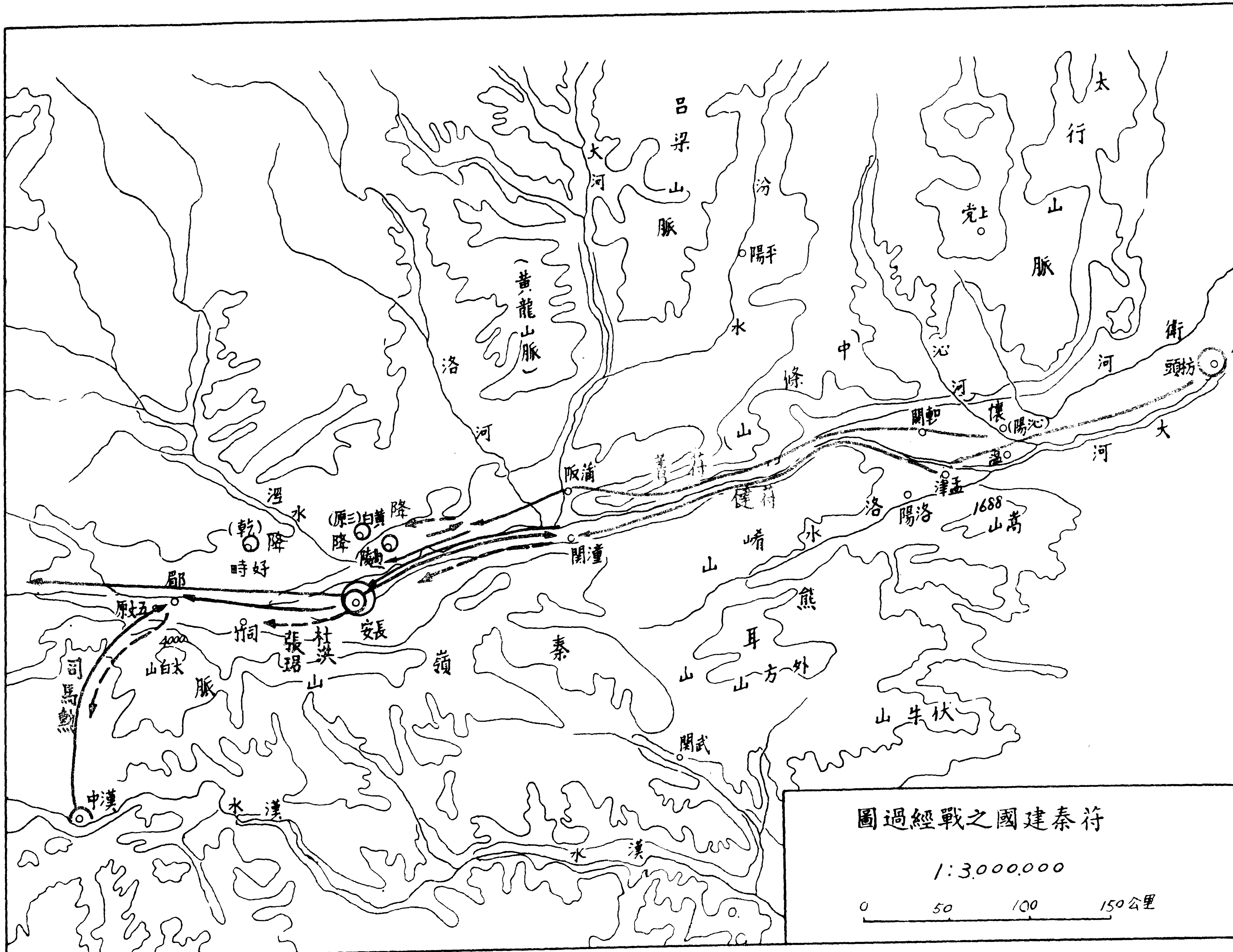

東晉第一次北伐作戰經過圖（其一）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滕
代陂
敗沒
泗水
下邳
東海
徐州
睢水
泗口
晉
趙
淮水
淮陰
澮河
渦河
洪澤湖
淮河
國
高郵湖
西淝河
潁水
鍾離
壽陽
趙王浹叛降
陳逵焚壽春退走
合肥
界線
廣陵
建康
京口


東晉第一次北伐作戰經過圖（其二）
天水
武都氐楊初攻天水西南
長安
渭水
賀城
敗死
懸鉤
太白山
4000
轉攻宛城而還
秦嶺山脈
駱谷
洋
漢水
漢中
武興
(略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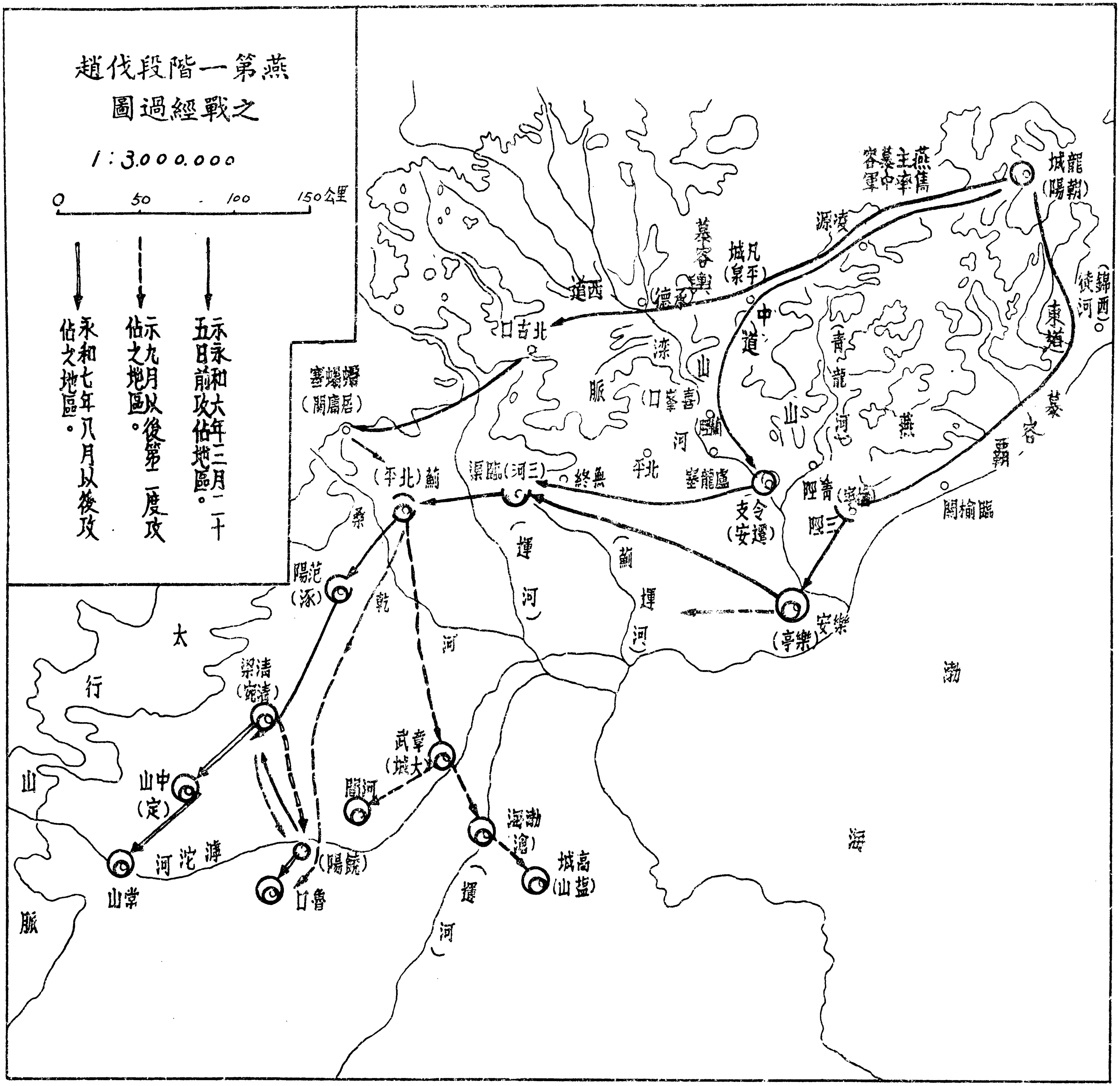
附圖五—一八八


東晉第二次北伐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太行山
衛河
沁河
晉降
(范)廩丘
濮(鄄城)
濟水
晉降
倉垣
戴施
開封
洛陽
鮪渚
滎陽
1688
嵩山
秦援軍
許昌
誠橋
姚襄
譙城
(商邱)
蠡台
晉降
徐州
泗口
泗水
睢水
下邳
淮陰
樂弘降晉
荊州(魯山)
伏牛山
豫州牧張遇降而復叛
(項城)
晉軍
謝尚
潁水
渦河
(澮河)
西淝河
淮水
壽春
鍾離
(洪澤湖)
盱眙
高郵湖
桐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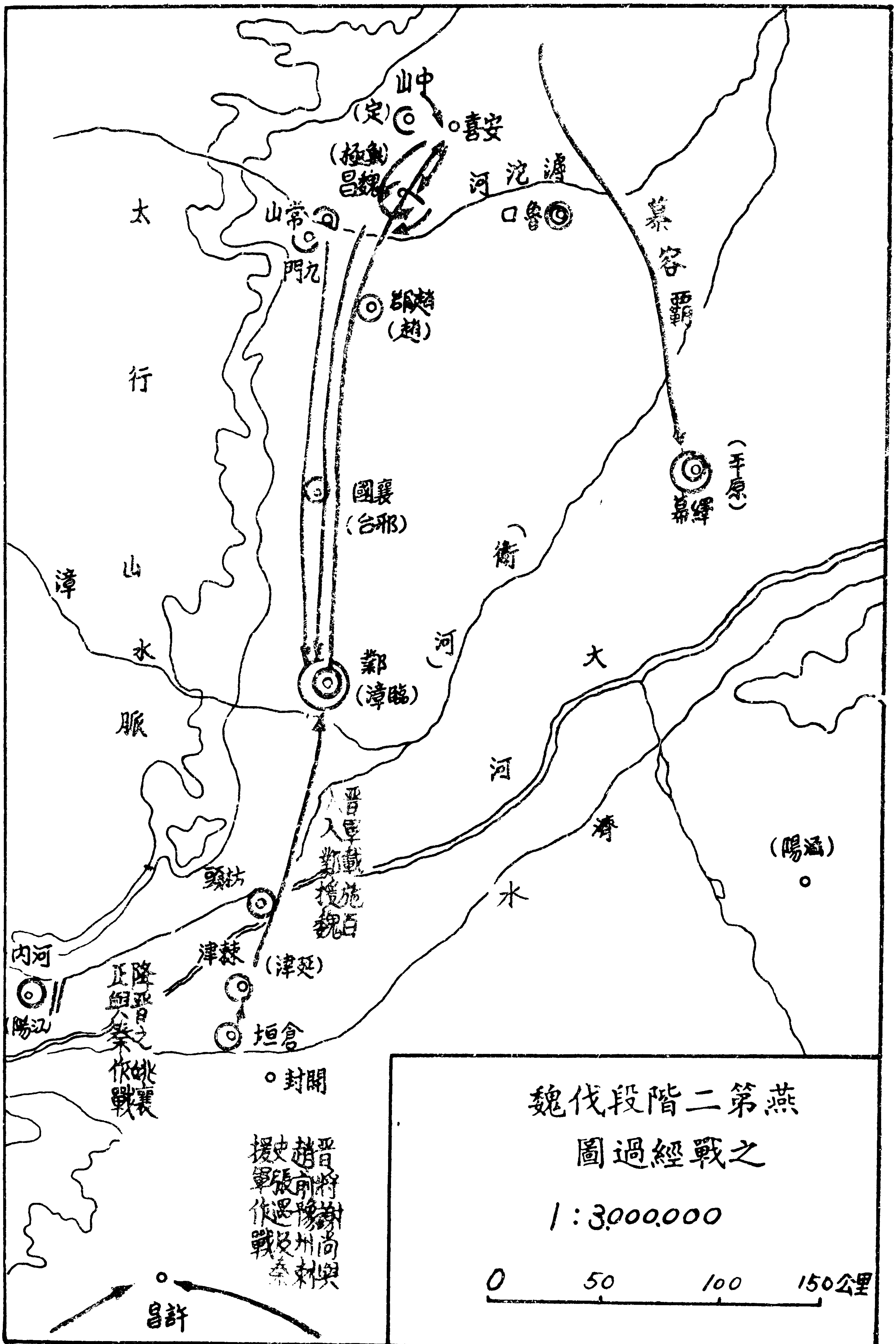
附圖五－一八九


苻秦建國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呂梁山脈
太行山脈
黃龍山脈
中條山
崤山
熊耳山
外方山
伏牛山
秦嶺山脈
太白山
嵩山
1688
4000
大河
汾水
洛河
涇水
洛水
沁河
衛河
漢水
平陽
上党
懷(沁陽)
軹關
溫
孟津
洛陽
潼關
蒲阪
枋頭
長安
郿
五丈原
駱谷
子午谷
漢中
武關
好畤
黃白(三原)
降
(乾)
苻菁
苻健
杜洪
張琚
司馬勳

附圖五一一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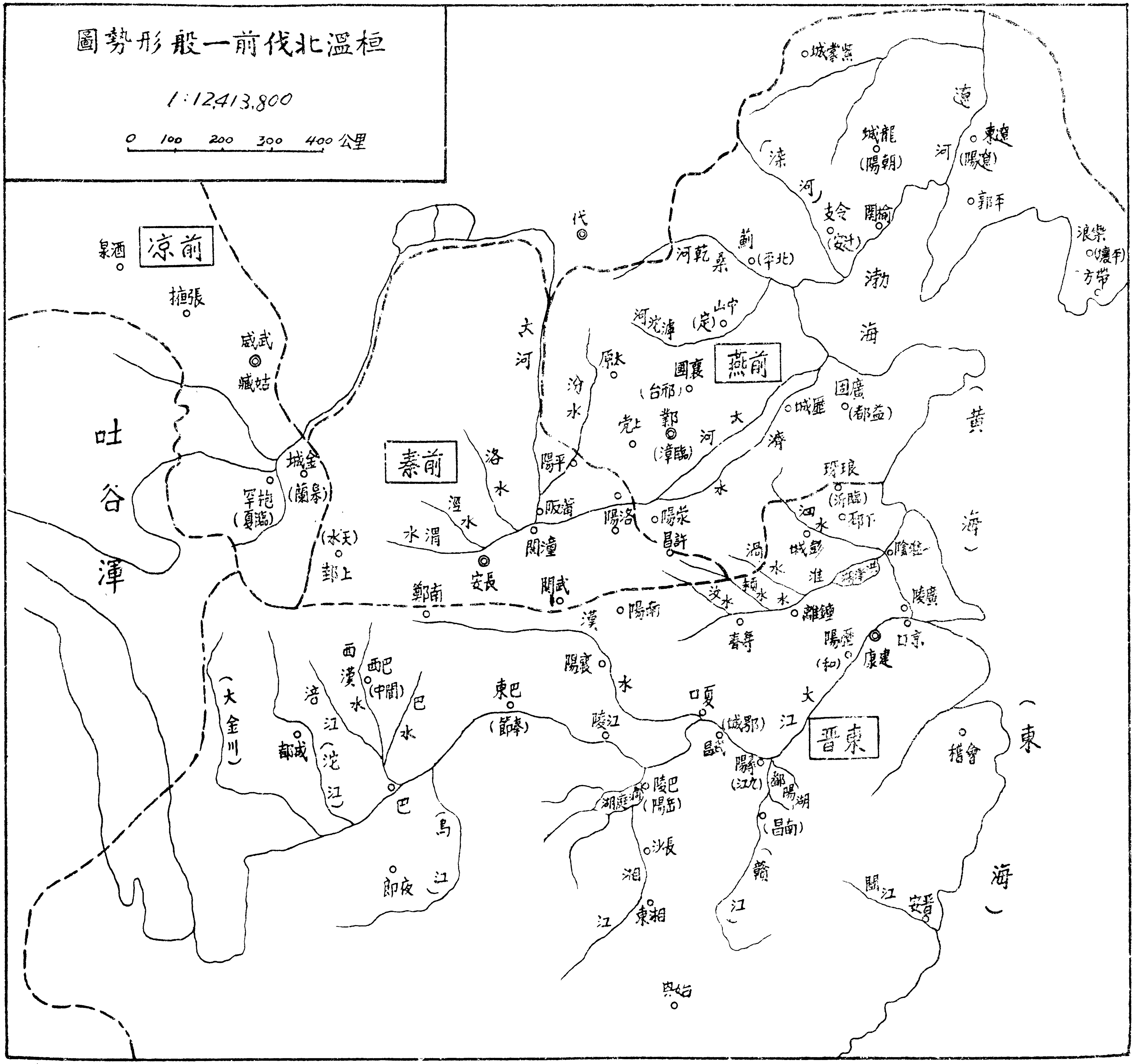

燕第一階段伐趙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示永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前攻佔地區。
示九月以後第二度攻佔之地區。
示永和七年八月以後攻佔之地區。
龍城(朝陽)
燕主慕容儁率中軍
凌源
凡城(平泉)
西道
中道
東道
北古口
錦西(徒河)
青龍河
燕山
慕容霸
臨榆關
盧龍塞
令支(遷安)
三陘
無終
北平
蠕蠕塞(居庸關)
薊(北平)
范陽(涿)
桑乾河
薊運河
運河
樂安(樂亭)
清梁(清苑)
中山(定)
常山
滹沱河
饒陽
魯口
章武(大城)
河間
渤海(滄)
高城(鹽山)
太行山脈
渤海

附圖五—一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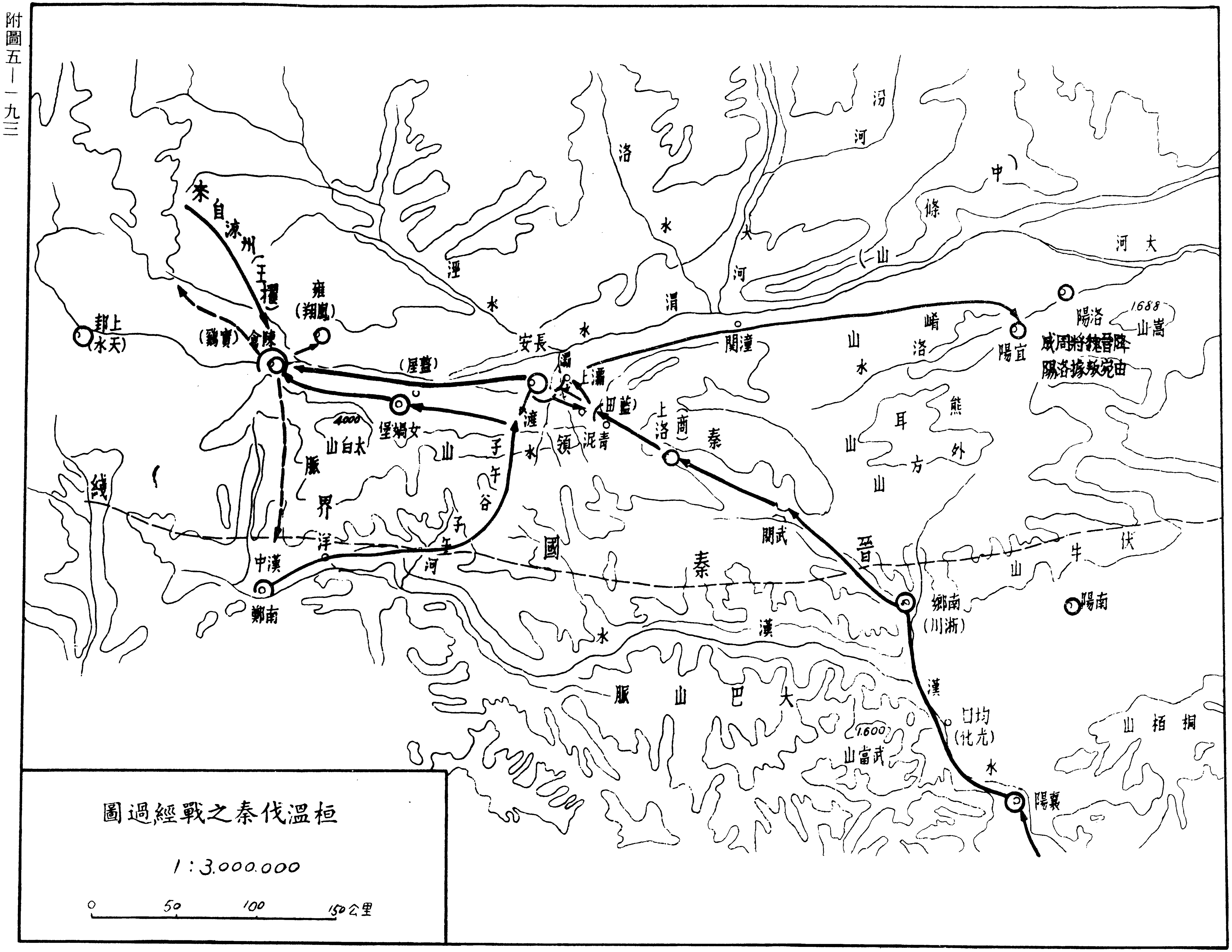


燕第二階段伐魏之戰經過圖

附圖五—一九二


桓溫北伐前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前涼
酒泉
張掖
武威
姑臧
吐谷渾
金城
枹罕(臨夏)
天水
上邽
前秦
洛水
涇水
渭水
長安
潼關
武關
南鄭
蒲阪
平陽
汾水
大河
代
洛陽
滎陽
許昌
前燕
襄國(邢台)
鄴(臨漳)
上黨
太原
中山(定)
滹沱河
桑乾河
薊(北平)
令支
榆關
龍城(朝陽)
遼東(遼陽)
遼河
灤河
平郭
樂浪
帶方
紫蒙城
渤海
黃海
廣固(益都)
歷城
濟水
琅琊(臨沂)
下邳
泗水
彭城
渦水
淮水
潁水
汝水
淮陰
廣陵
鍾離
壽春
歷陽(和)
建康
京口
南陽
漢水
襄陽
夏口
江陵
武昌
大江
東晉
巴東(奉節)
西漢水
巴西(閬中)
巴水
涪江
成都
大金川
沱江
巴
烏江
夜郎
巴陵(岳陽)
洞庭湖
長沙
湘江
湘東
尋陽(九江)
鄱陽湖
南昌
贛江
會稽
東海
閩江
晉安
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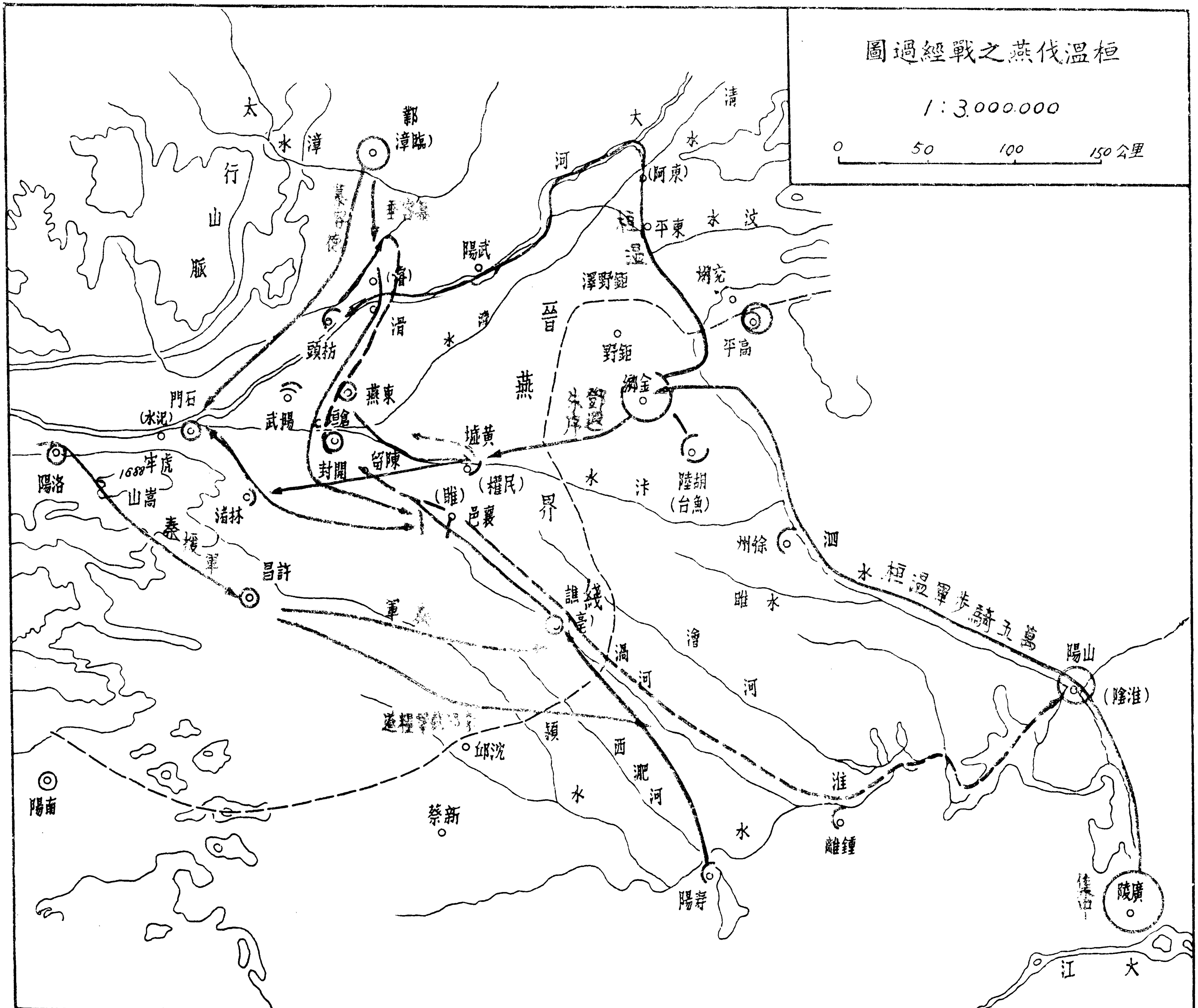
附圖五—一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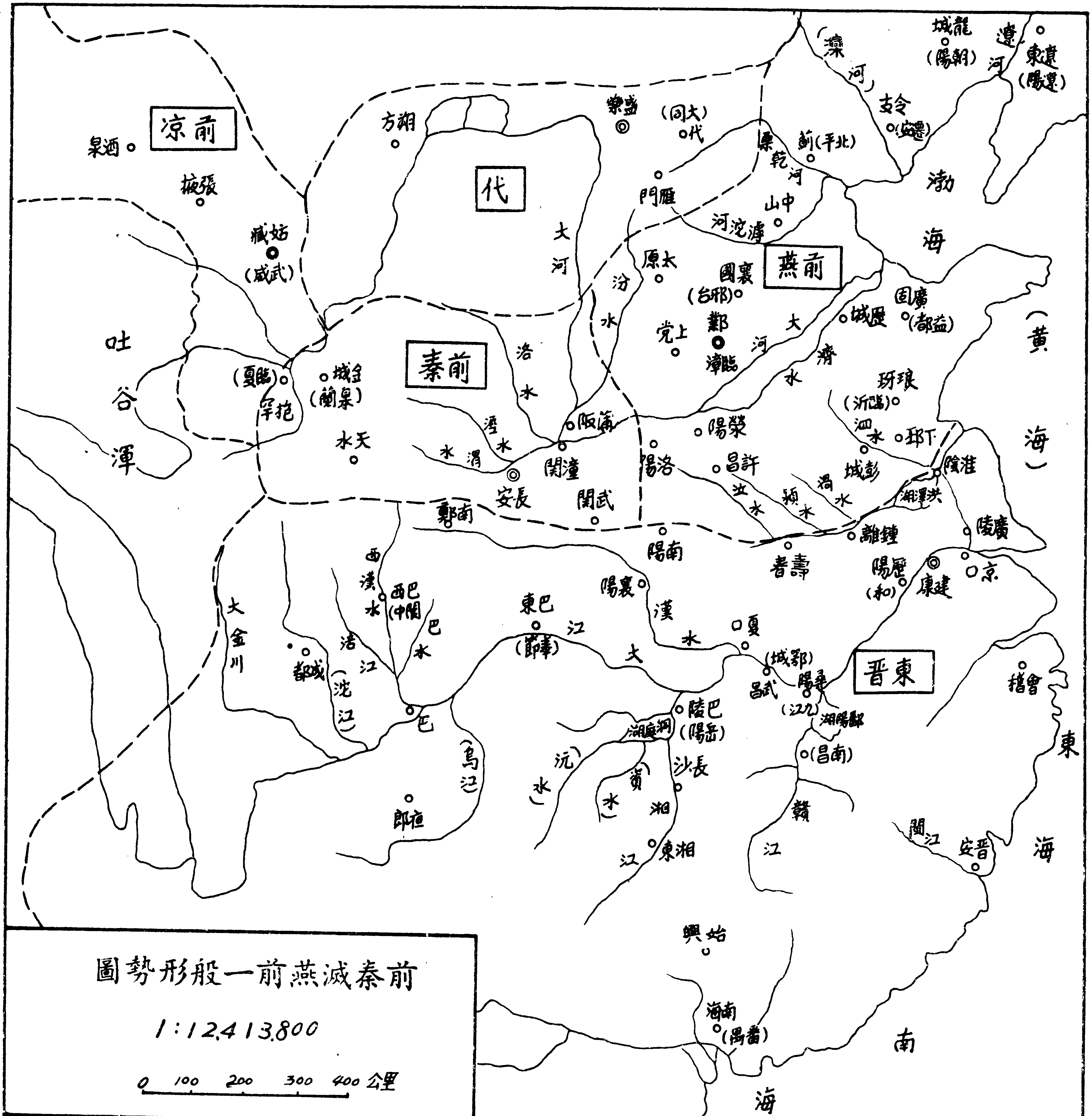


桓溫伐秦之戰經過圖

1 : 3.000.000

附圖五—一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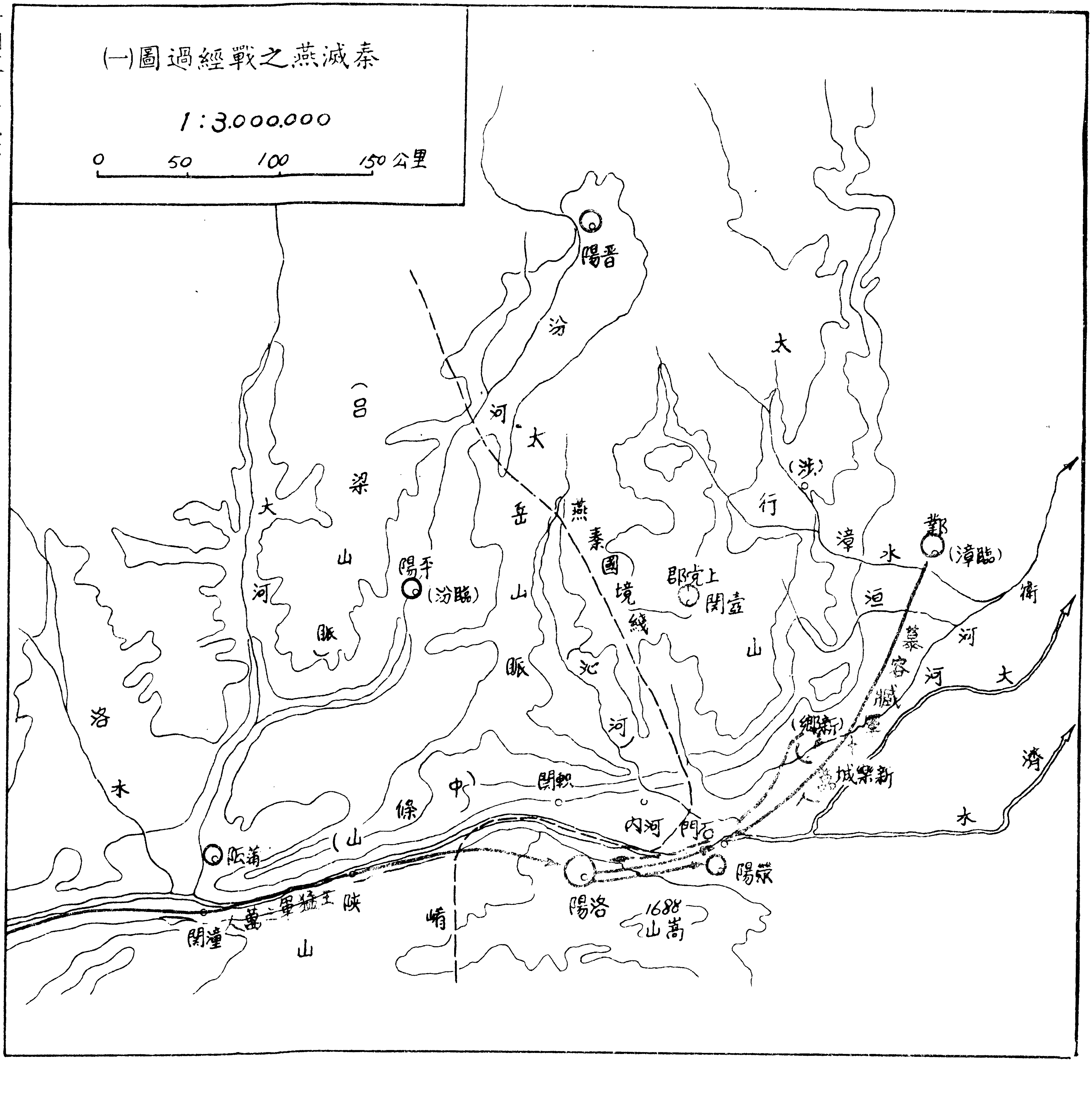

桓溫伐燕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鄴(臨漳)
太行山脈
漳水
大河
清水
東阿
東平
汶水
兗州
高平
巨野澤
巨野
金鄉
胡陸
(魚台)
武陽
枋頭
滑
濟水
石門
(汜水)
東燕
黃墟
(民權)
陳留
封丘
洛陽
虎牢
嵩山
許昌
襄邑
(睢)
譙
亳
徐州
泗水
桓溫步騎五萬
山陽
(淮陰)
廣陵
大江
汴水
睢水
渦河
濟河
淮水
潁水
西淝河
壽陽
鍾離
新蔡
汝南
晉燕界
秦援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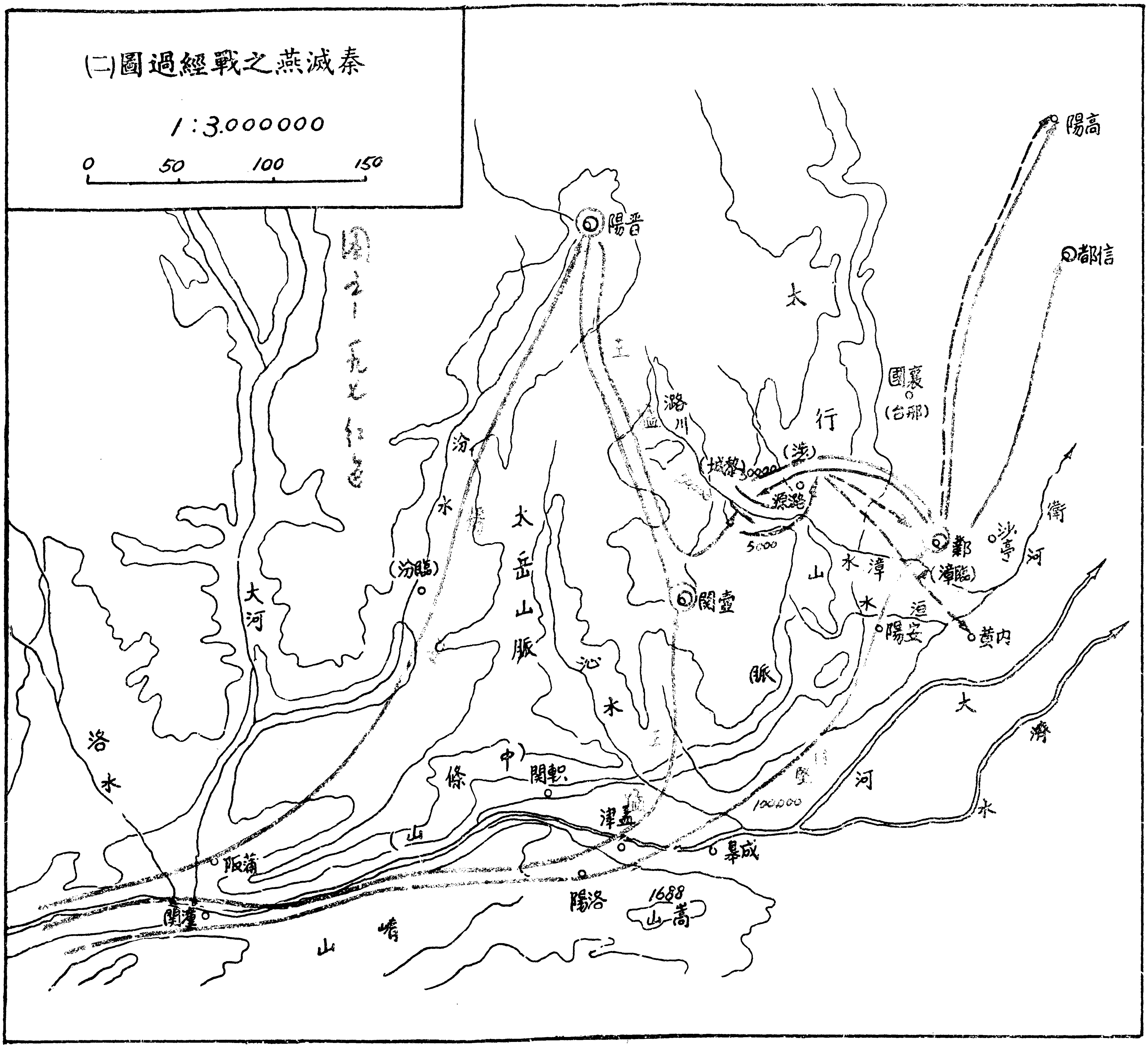


前秦滅前燕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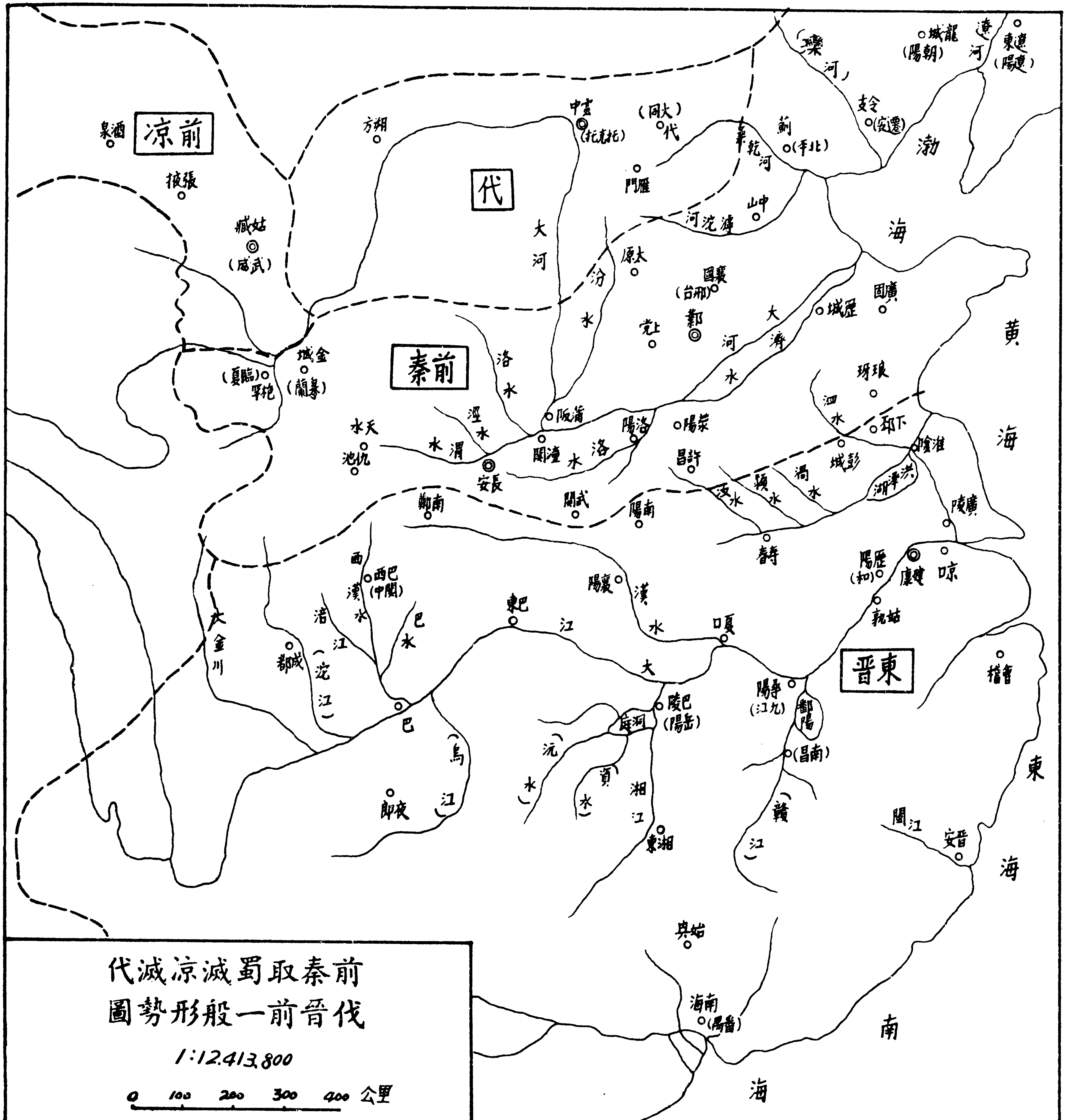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秦滅燕之戰經過圖(一)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晉陽
汾河
太行山
呂梁山脈
大河
平陽(臨汾)
太岳山脈
燕秦國境線
上党郡
壺關
(涉)
鄴(臨漳)
漳水
洹河
衛河
大河
濟水
(新鄉)
新樂城
沁河
中條山
軹關
河內
石門
滎陽
洛陽
1688
嵩山
蒲阪
洛水
陝
崤山
潼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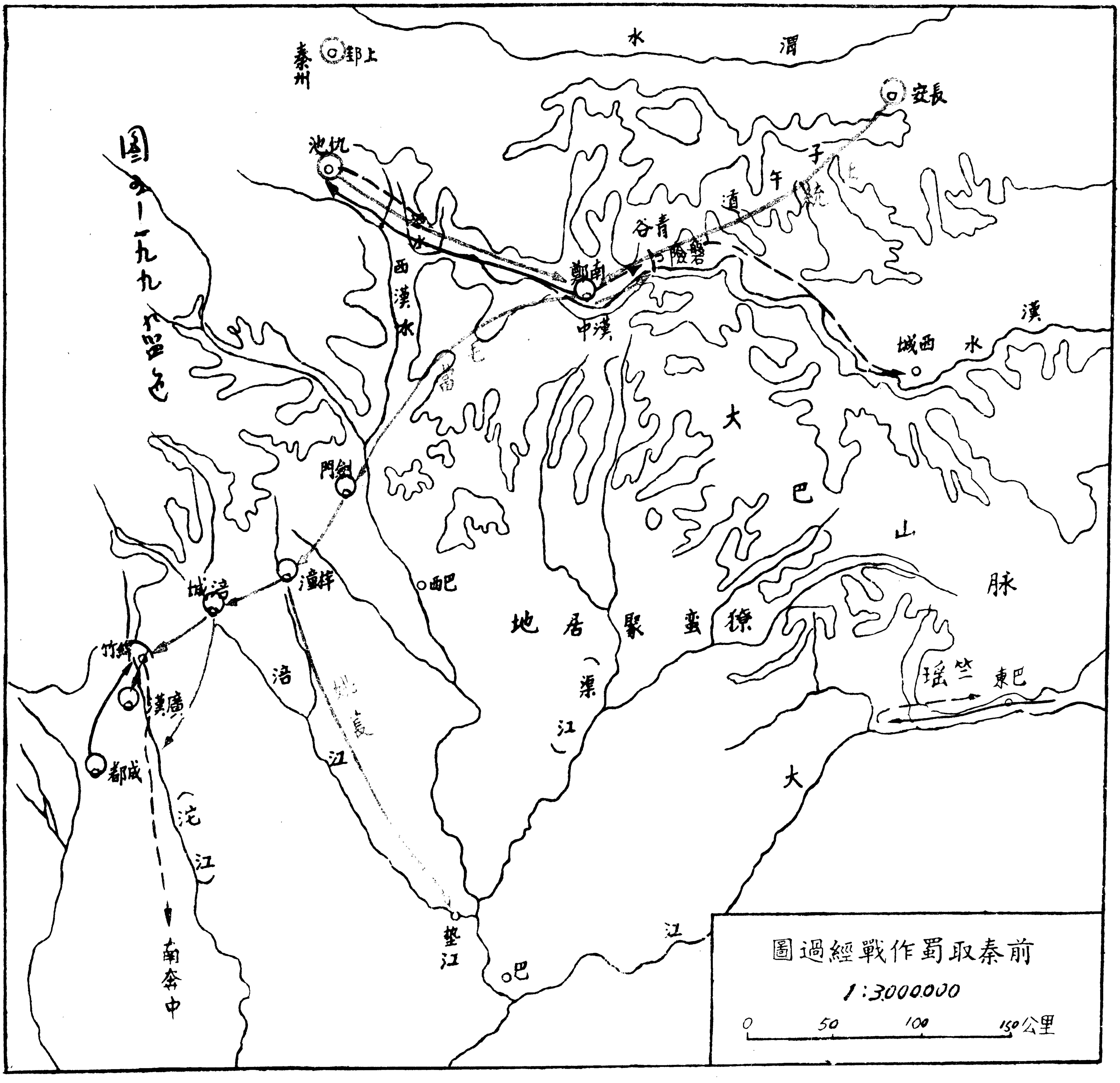

1:3.000000
0 50 100 150
晉陽
高陽
信都
太行山脈
襄國
(邢台)
潞川
黎城
(涉)
鄴
沙亭
衛河
臨漳
漳水
洹水
安陽
內黃
壺關
汾水
臨汾
太岳山脈
大河
沁水
洛水
中條山
軹關
孟津
成皋
蒲阪
潼關
洛陽
1688
嵩山
崤山
大河
濟水
5000
100000

秦滅燕之戰經過圖(二)



前秦取蜀滅涼滅代伐晉前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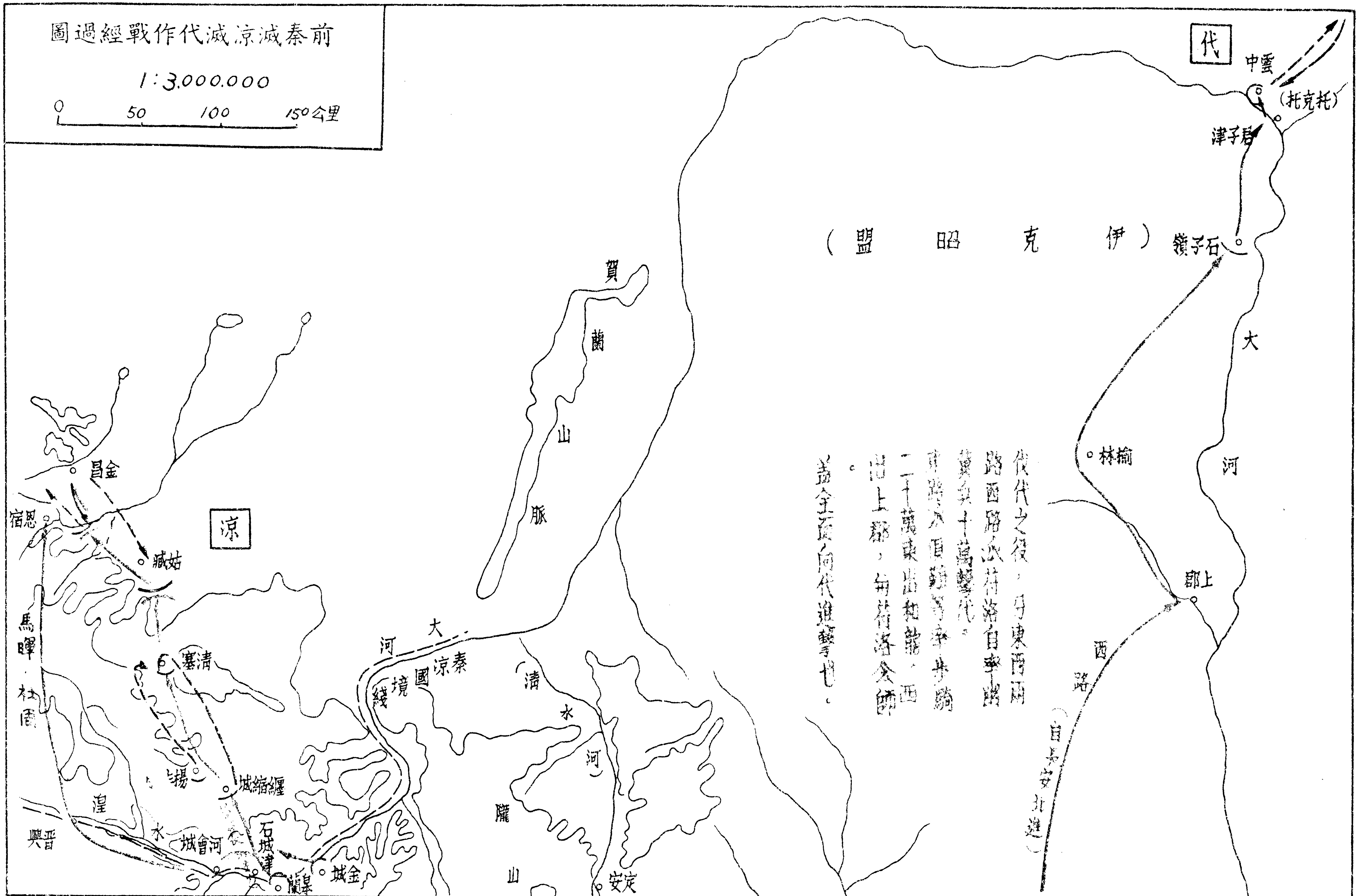
附圖五—一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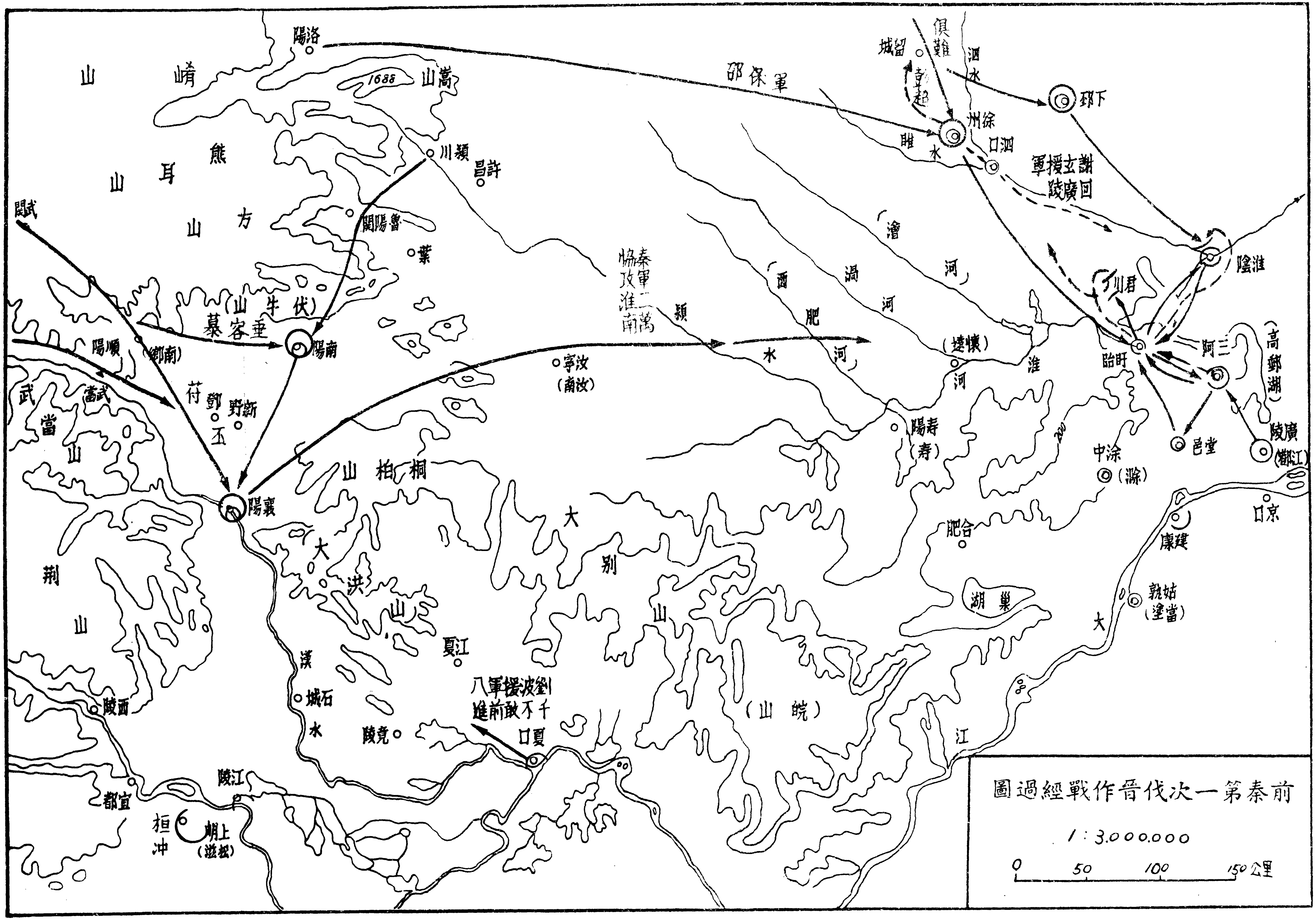
前秦取蜀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附圖五－二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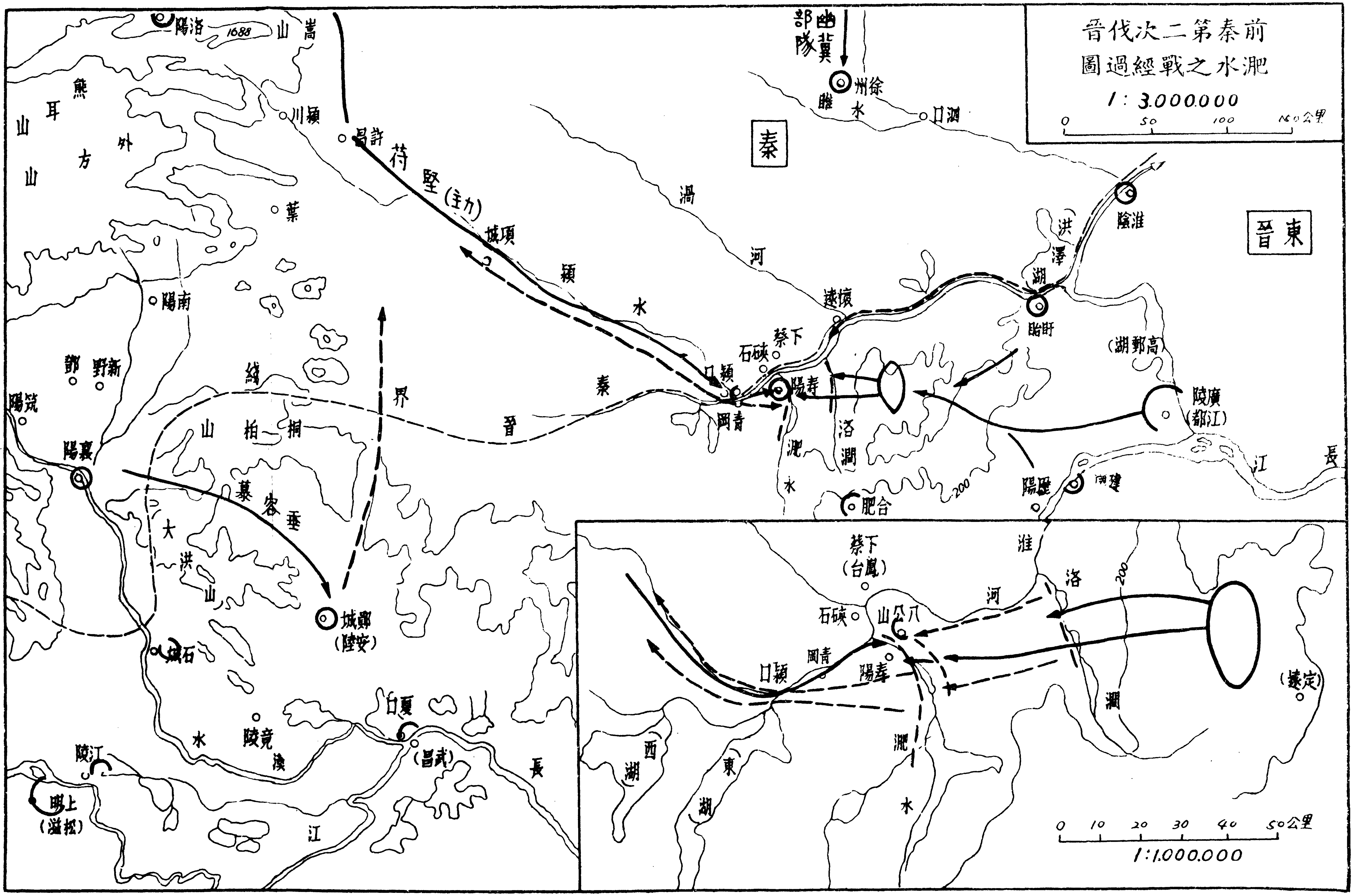

前秦滅涼滅代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代
雲中
(托克托)
君子津
石子嶺
(伊克昭盟)
大河
榆林
上郡
西路
(自長安北進)
伐代之役，分東西兩路。西路以苻洛自幽州率兵十萬擊代。東路以俱難鄧羌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苻洛會師。蓋全面向代進擊也。
賀蘭山脈
涼
金昌
恩宿
姑臧
清塞
揚
纏縮城
大河
秦涼國境線
清水河
隴山
安定
馬蹄．杜園
湟水
晉興
河會城
石城津
金城
皋蘭

附圖五—二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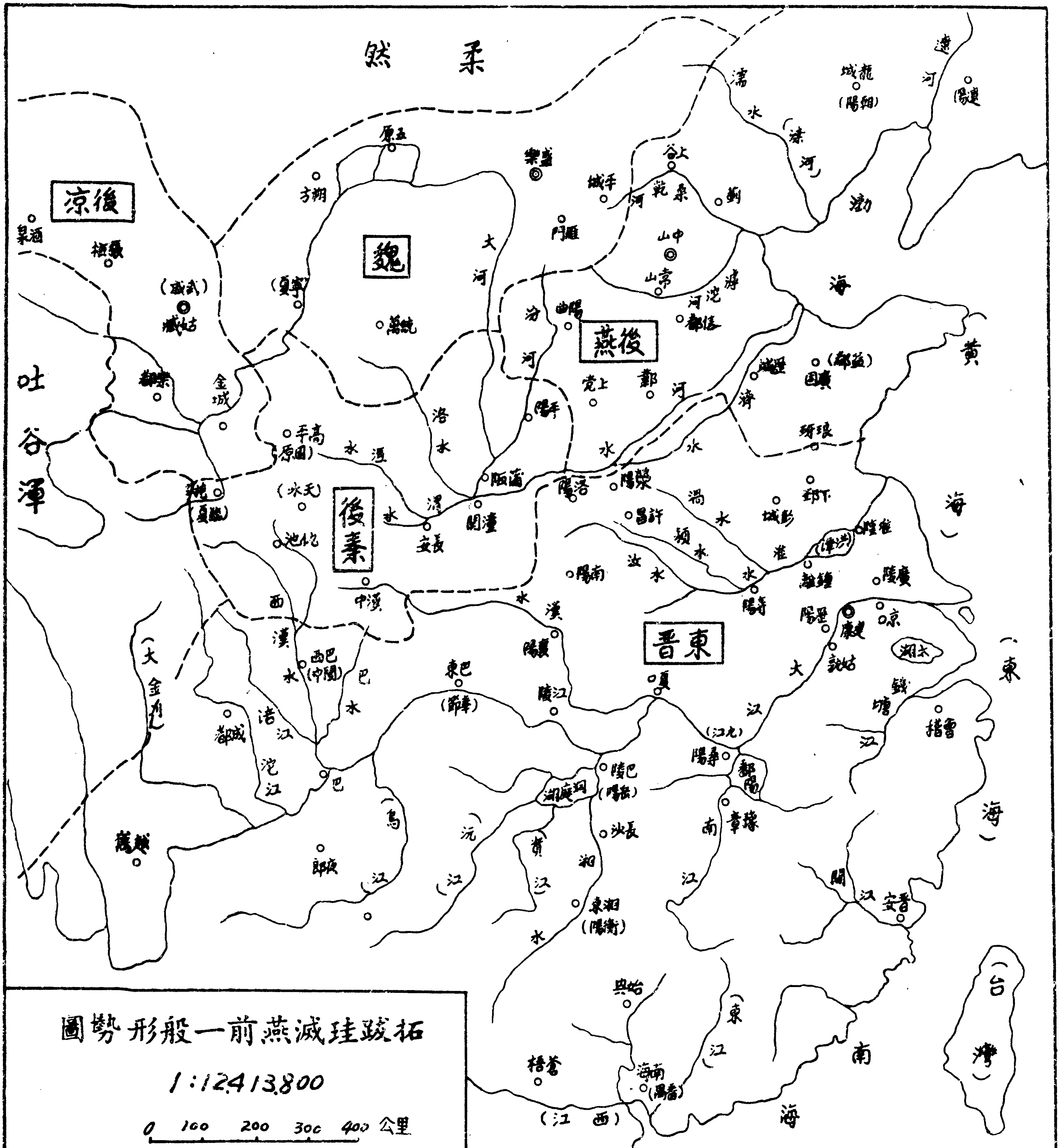


前秦第一次伐晉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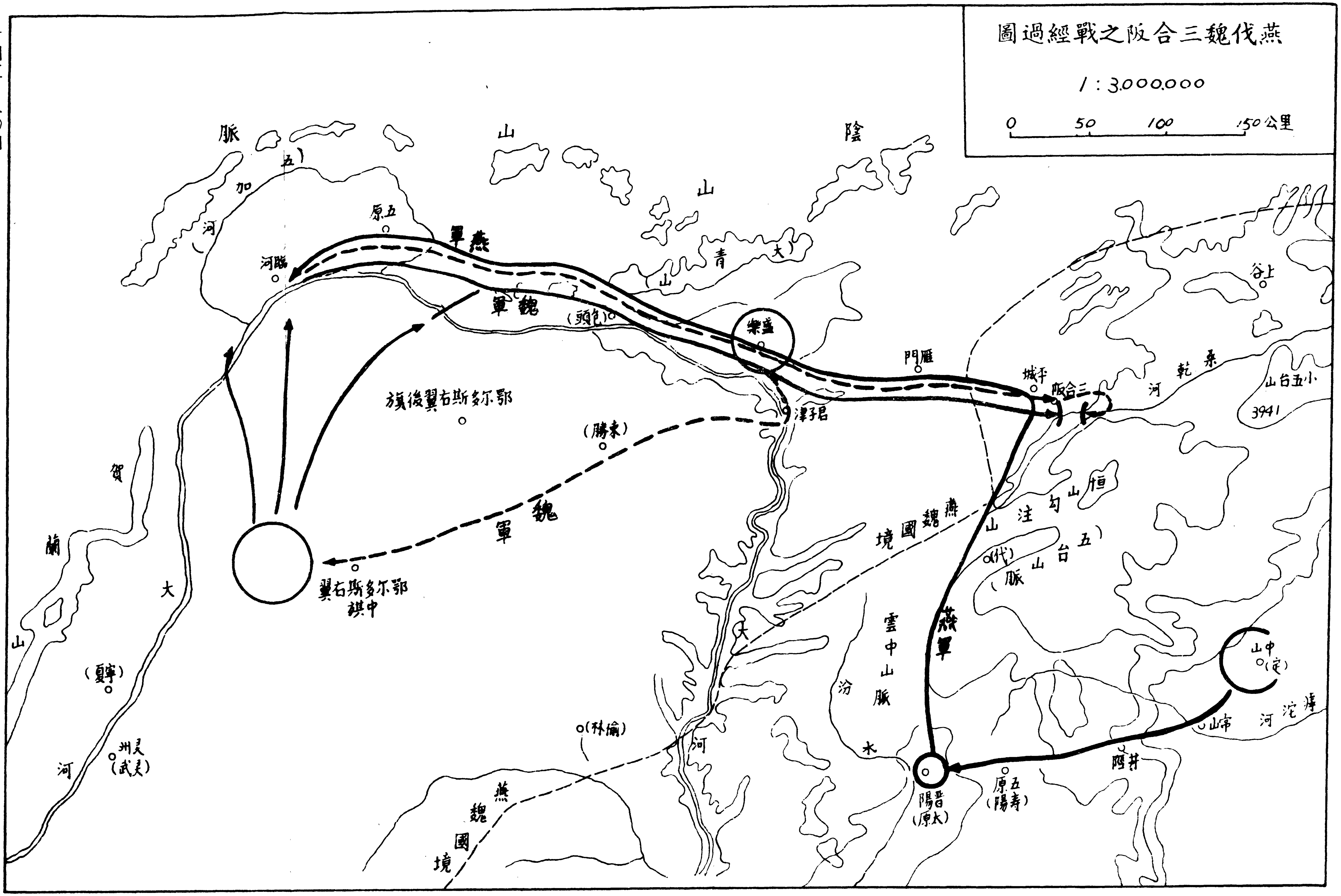
附圖五—二〇二



前秦第二次伐晉
淝水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秦
東晉
苻堅(主力)
慕容垂
幽冀部隊
許昌
潁川
洛陽
嵩山
葉
項城
潁水
渦河
徐州
睢水
泗口
淮陰
洪澤湖
盱眙
懷遠
下蔡
硤石
潁口
青岡
壽陽
洛澗
淝水
合肥
廣陵
(江都)
(高郵湖)
歷陽
建康
長江
南陽
新野
鄧
筑陽
襄陽
桐柏山
大洪山
鄖城
(安陸)
石城
竟陵
漢水
夏口
(武昌)
江陵
上明
秦晉界線
八公山
(台風)
西湖
東湖
(定遠)
0 10 20 30 40 50公里
1:1,000,000



拓跋珪滅燕前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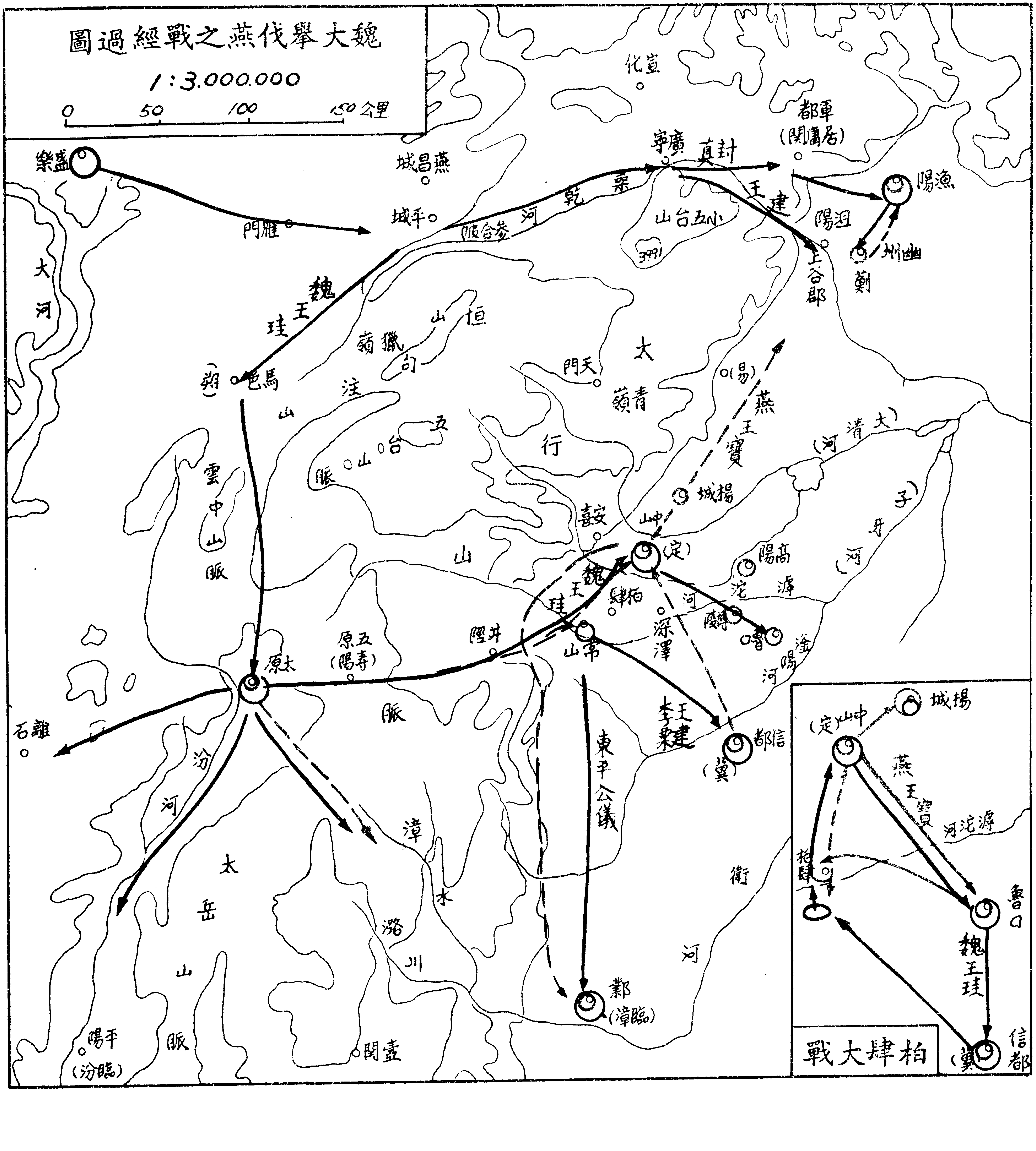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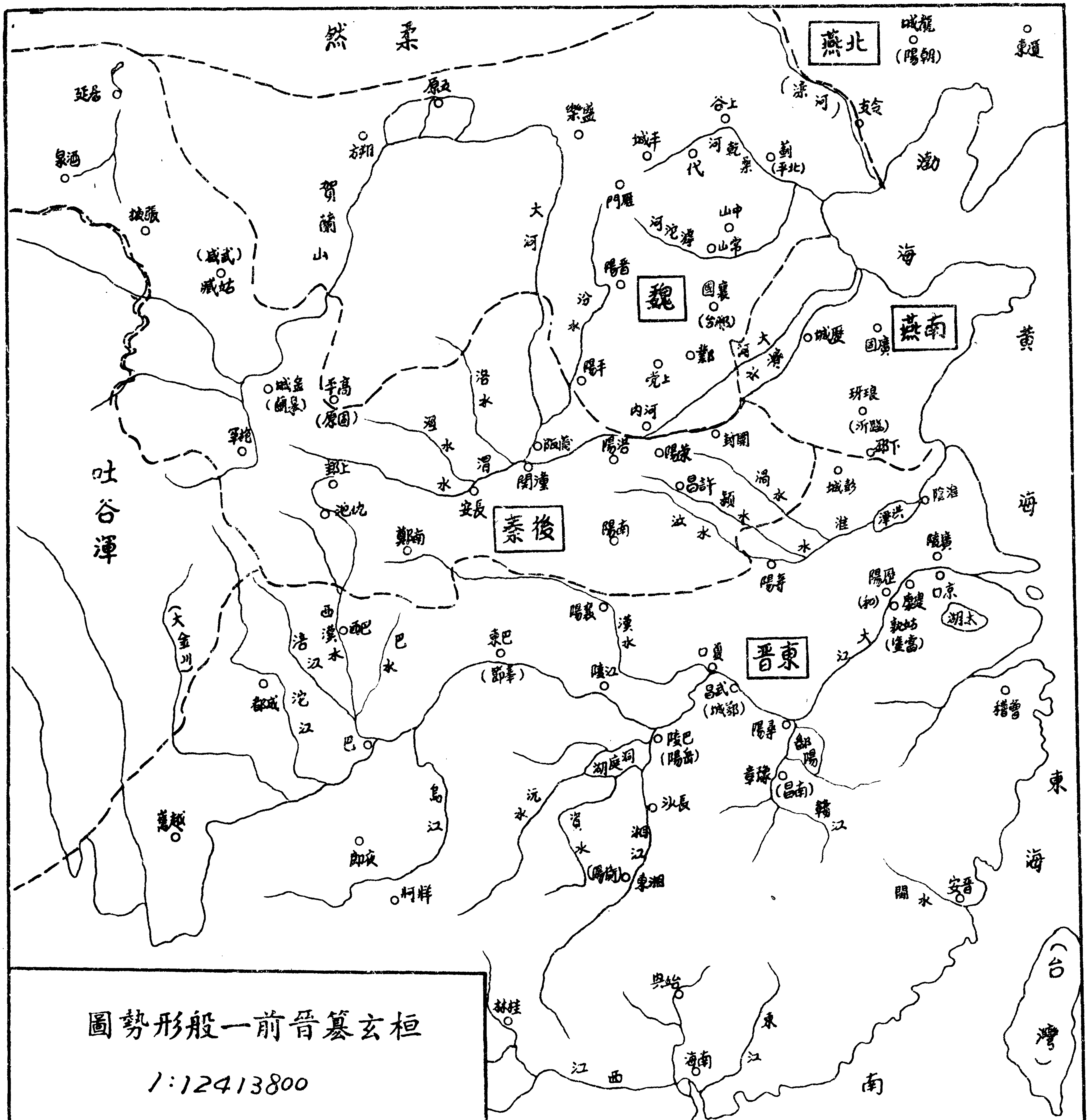
燕伐魏三合陂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五—二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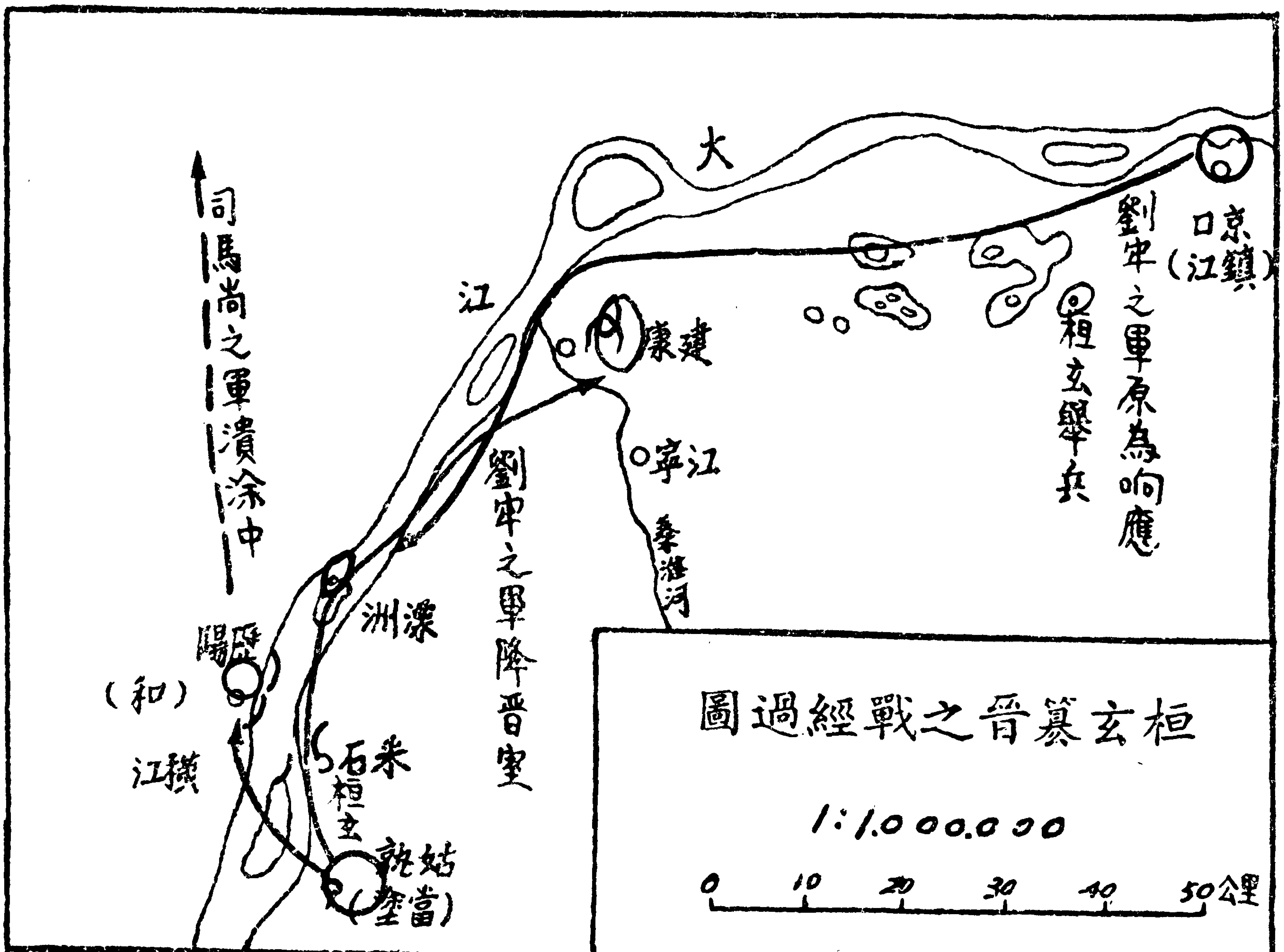

魏大舉伐燕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盛樂
雁門
燕昌城
平城
化宣
廣寧
封真
軍都
(居庸關)
漁陽
沮陽
幽州
薊
上谷郡
小五台山
3991
桑乾河
參合陂
魏王珪
大河
馬邑
(朔)
恒山
句注山
猳嶺
五台山脈
太行山脈
天門
青嶺
(易)
燕王寶
大清河
楊城
子牙河
安喜
中山
(定)
高陽
滹沱河
柏肆
深澤
博陵
魯口
滏陽河
常山
井陘
五原
(壽陽)
太原
雲中山脈
離石
汾河
李栗
王建
信都
(冀)
東平公儀
漳水
太岳山脈
潞川
衛河
鄴
(臨漳)
平陽
(臨汾)
壺關
柏肆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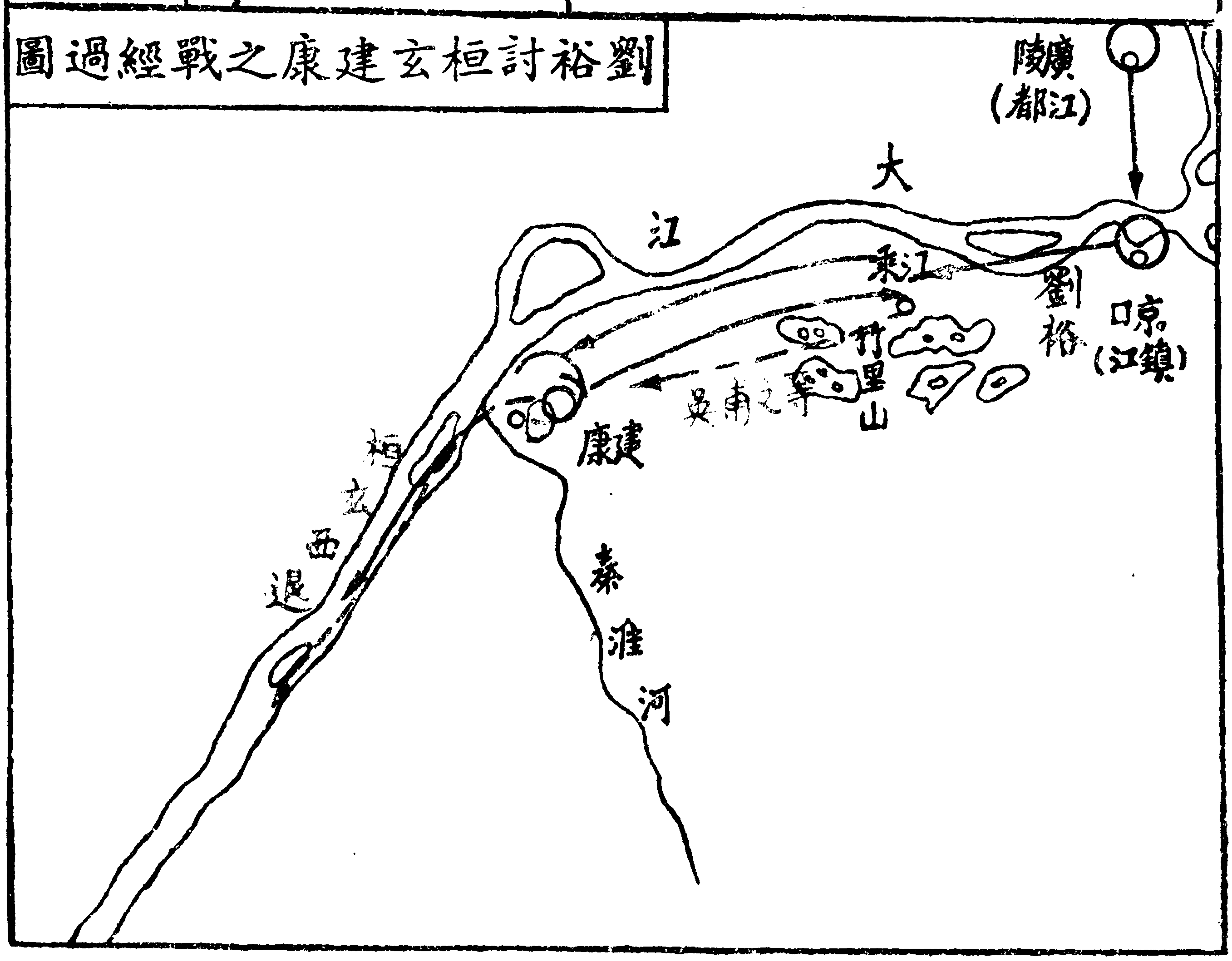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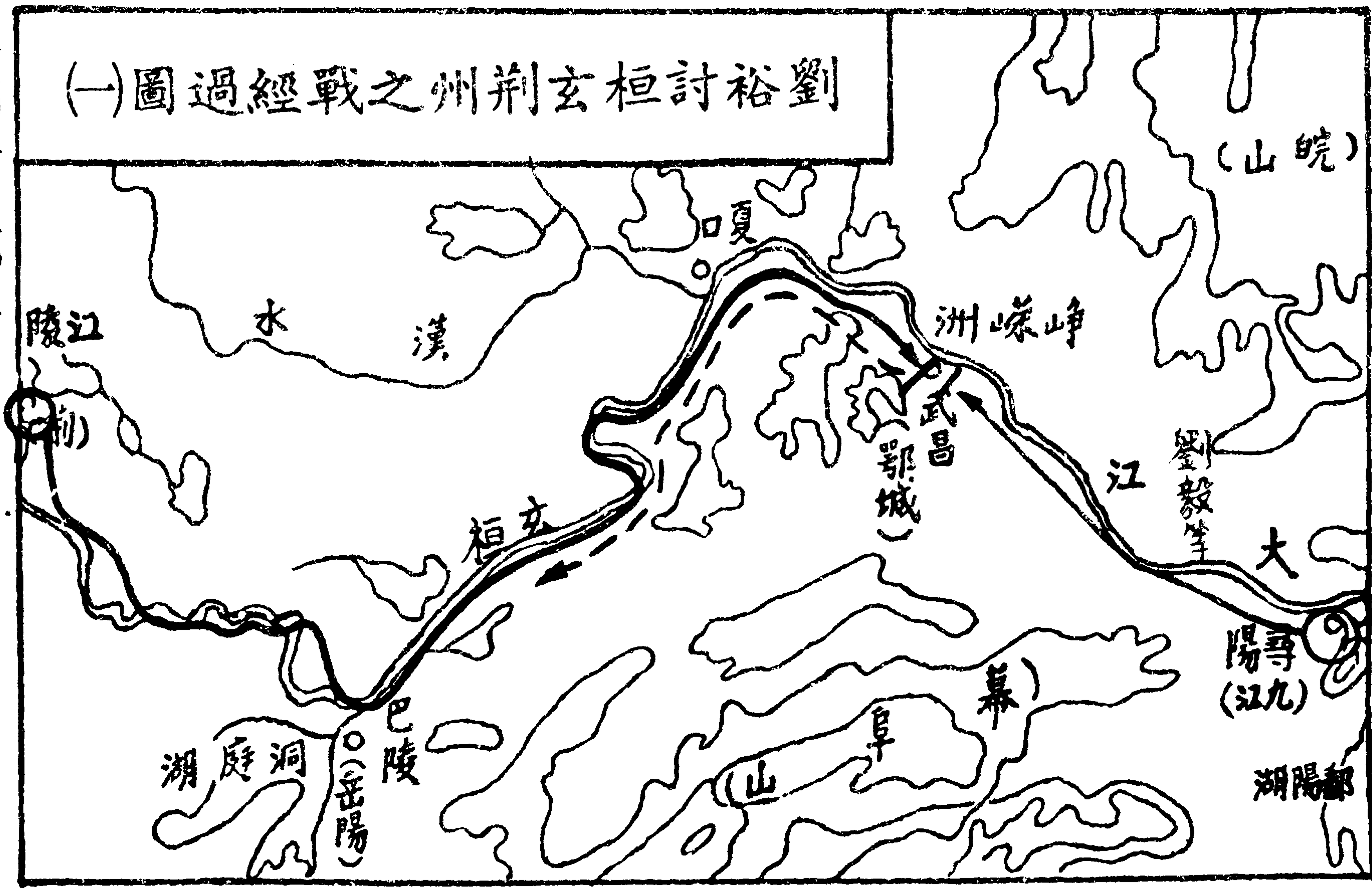
桓玄篡晉前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桓玄篡晉之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大江
京口(鎮江)
建康
江寧
秦淮河
劉牢之軍原為响應桓玄舉兵
劉牢之軍降晉室
司馬尚之軍潰於途中
歷陽(和)
洌洲
橫江
采石
桓玄
姑孰(當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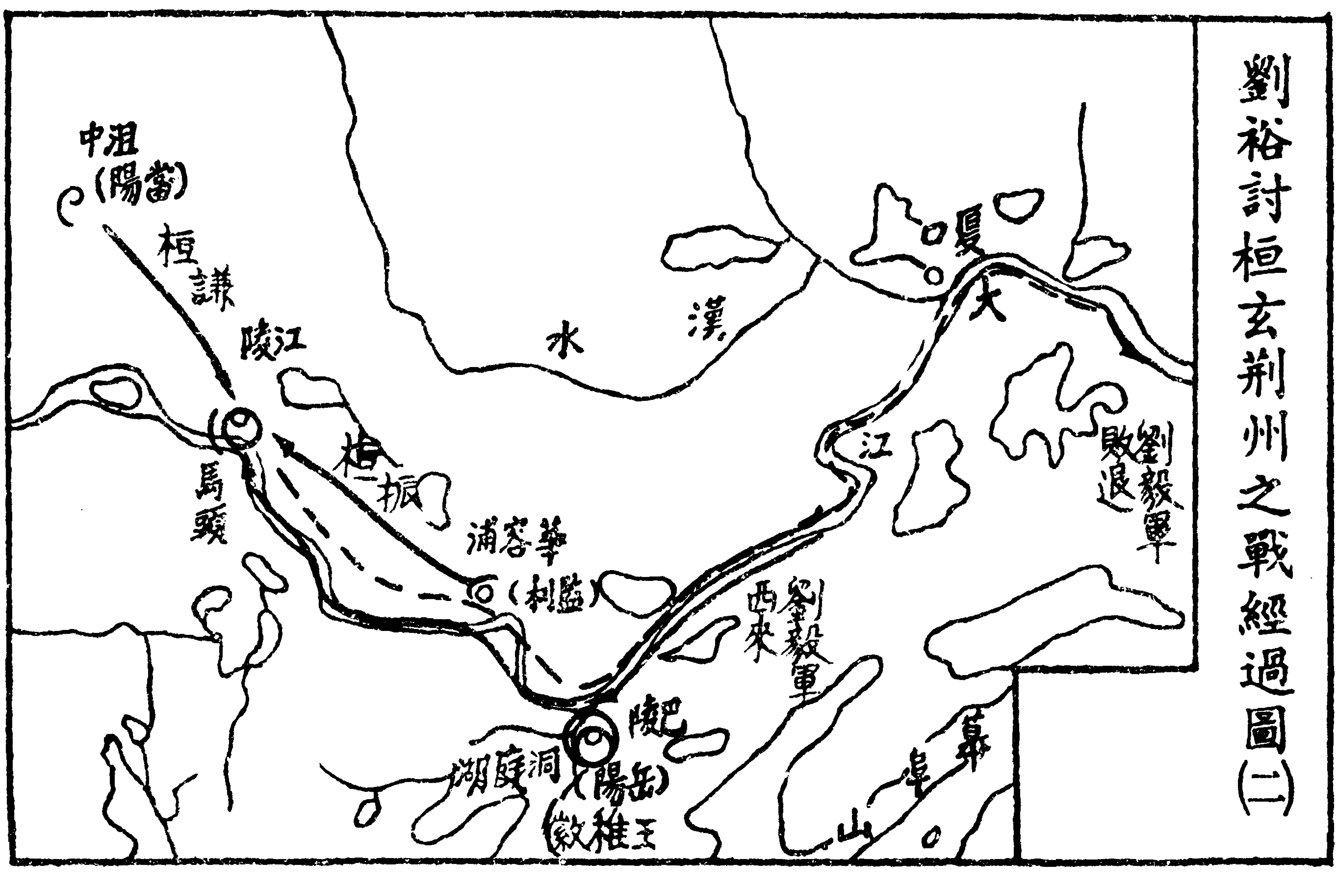

劉裕討桓玄建康之戰經過圖
廣陵(江都)
大江
乘江
京口(鎮江)
劉裕
覆舟山
吳甫之等
建康
桓玄西退
秦淮河



劉裕討桓玄荆州之戰經過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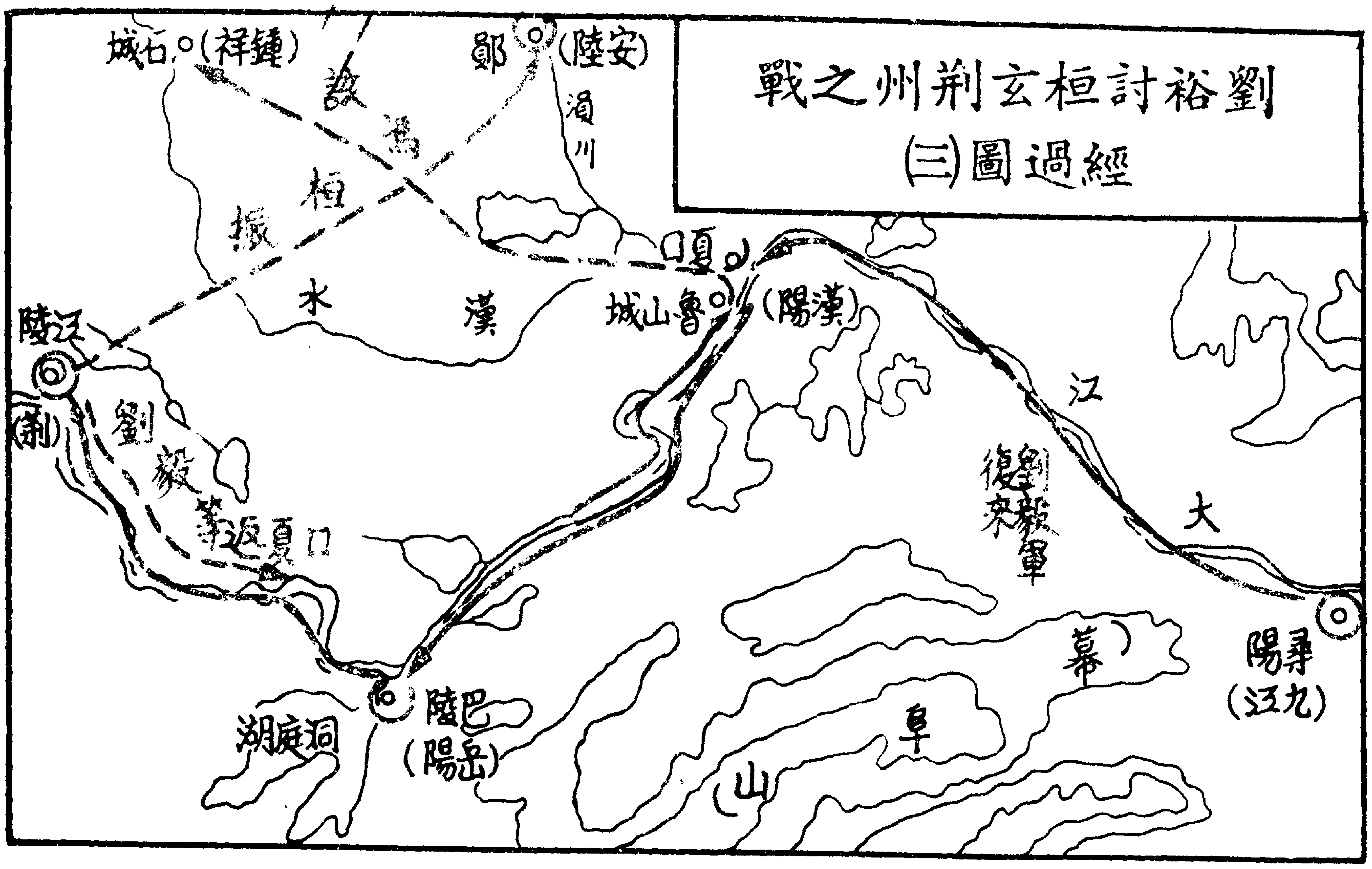
1 : 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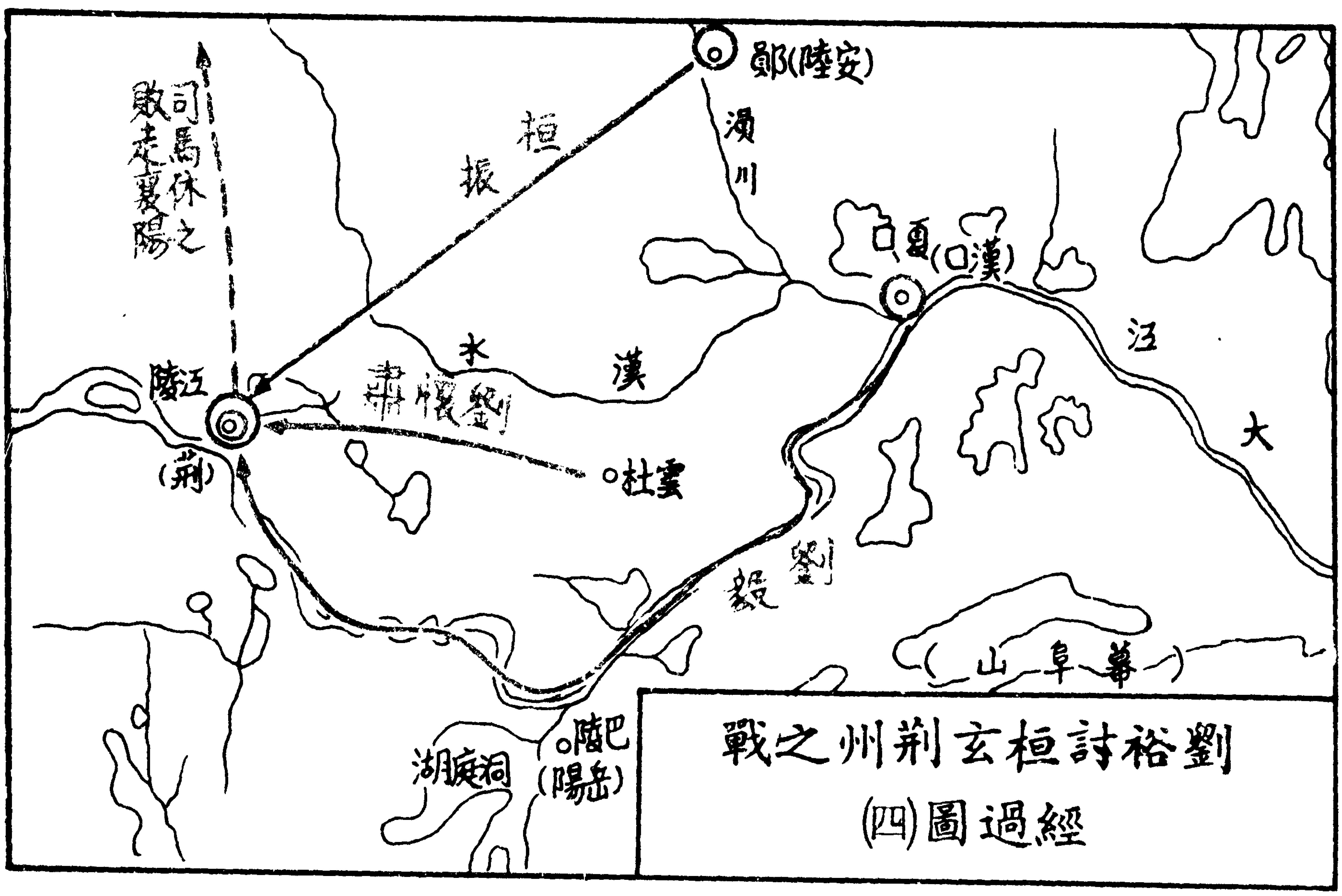
劉裕討桓玄荆州之戰經過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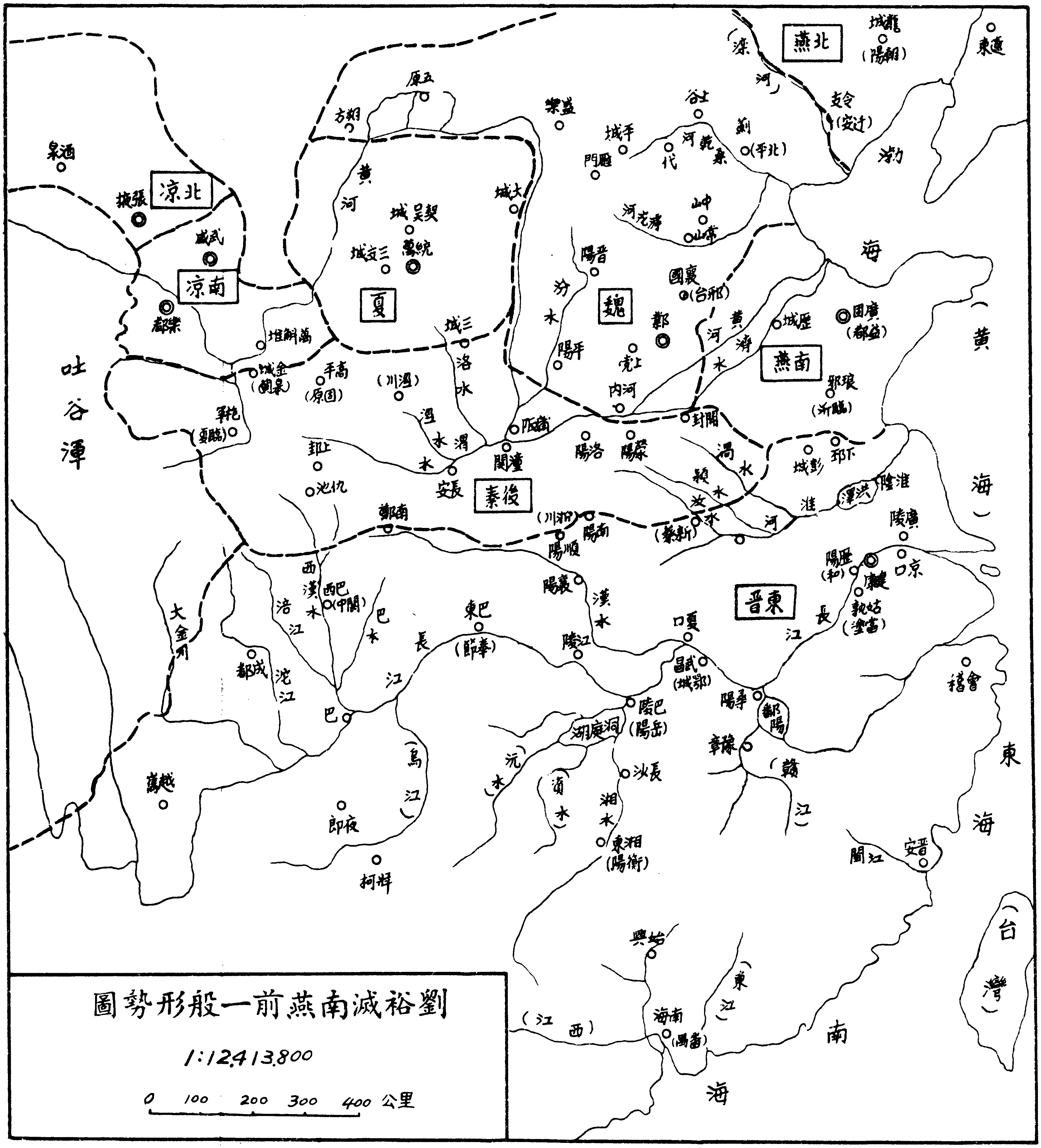
附圖五—二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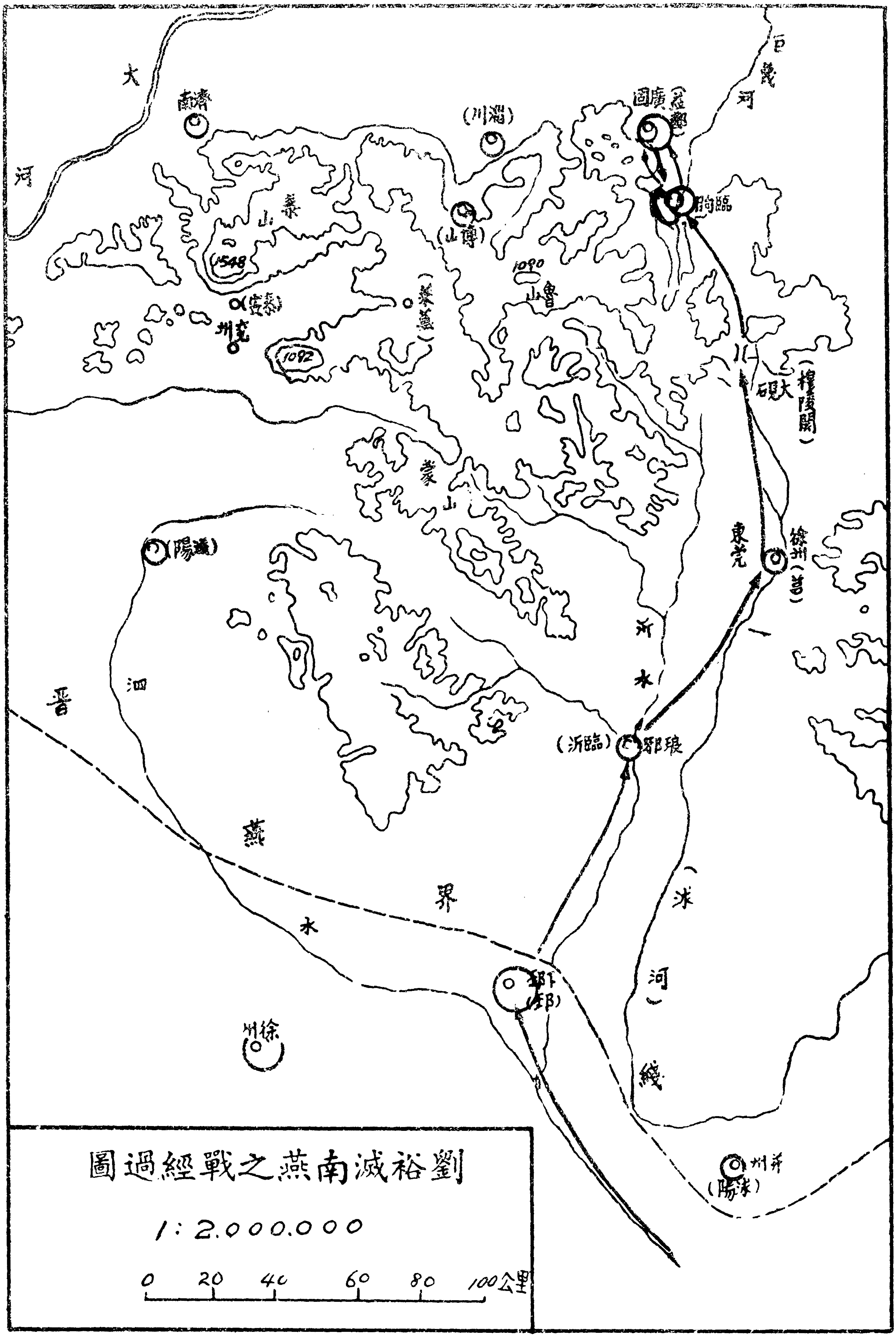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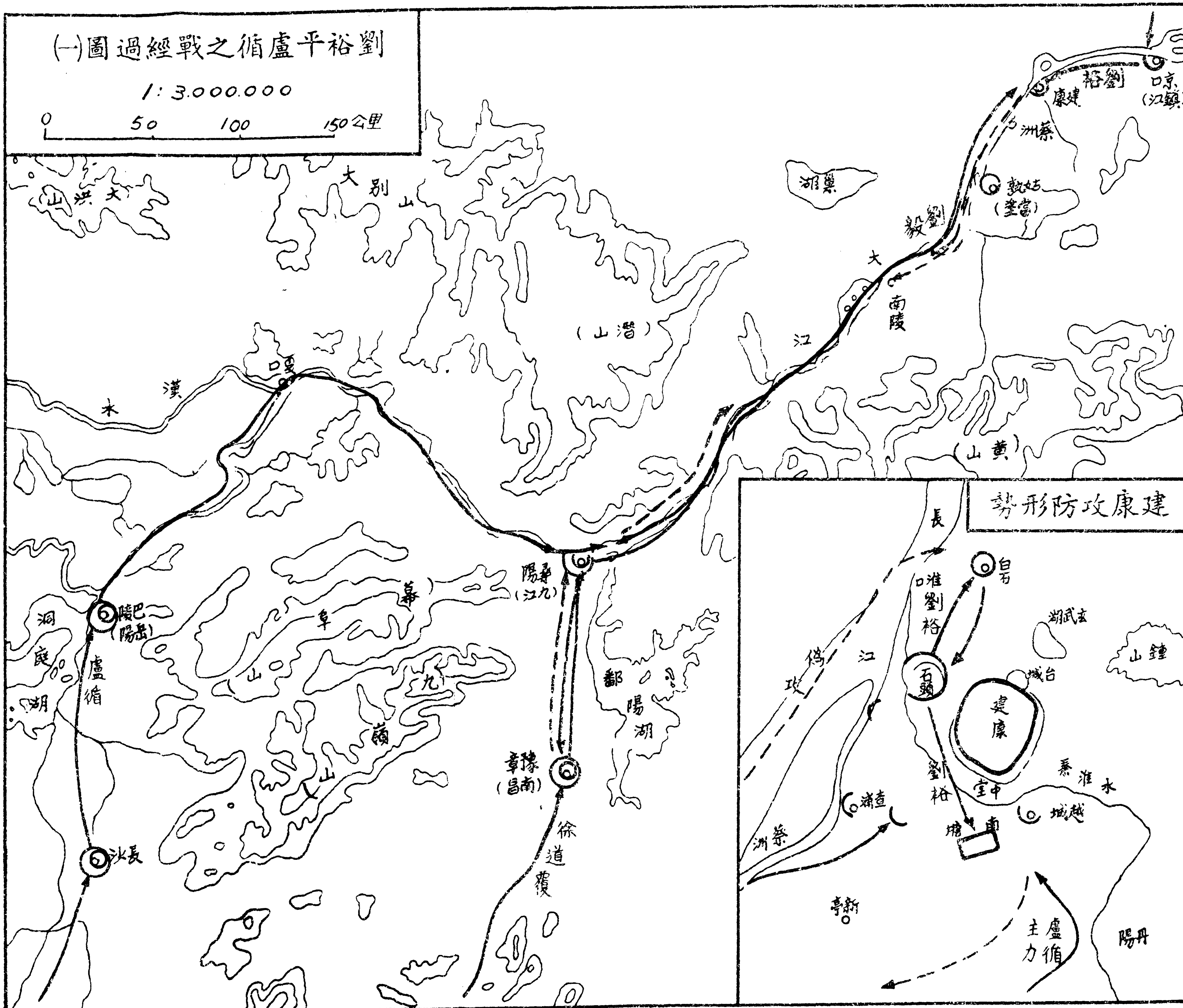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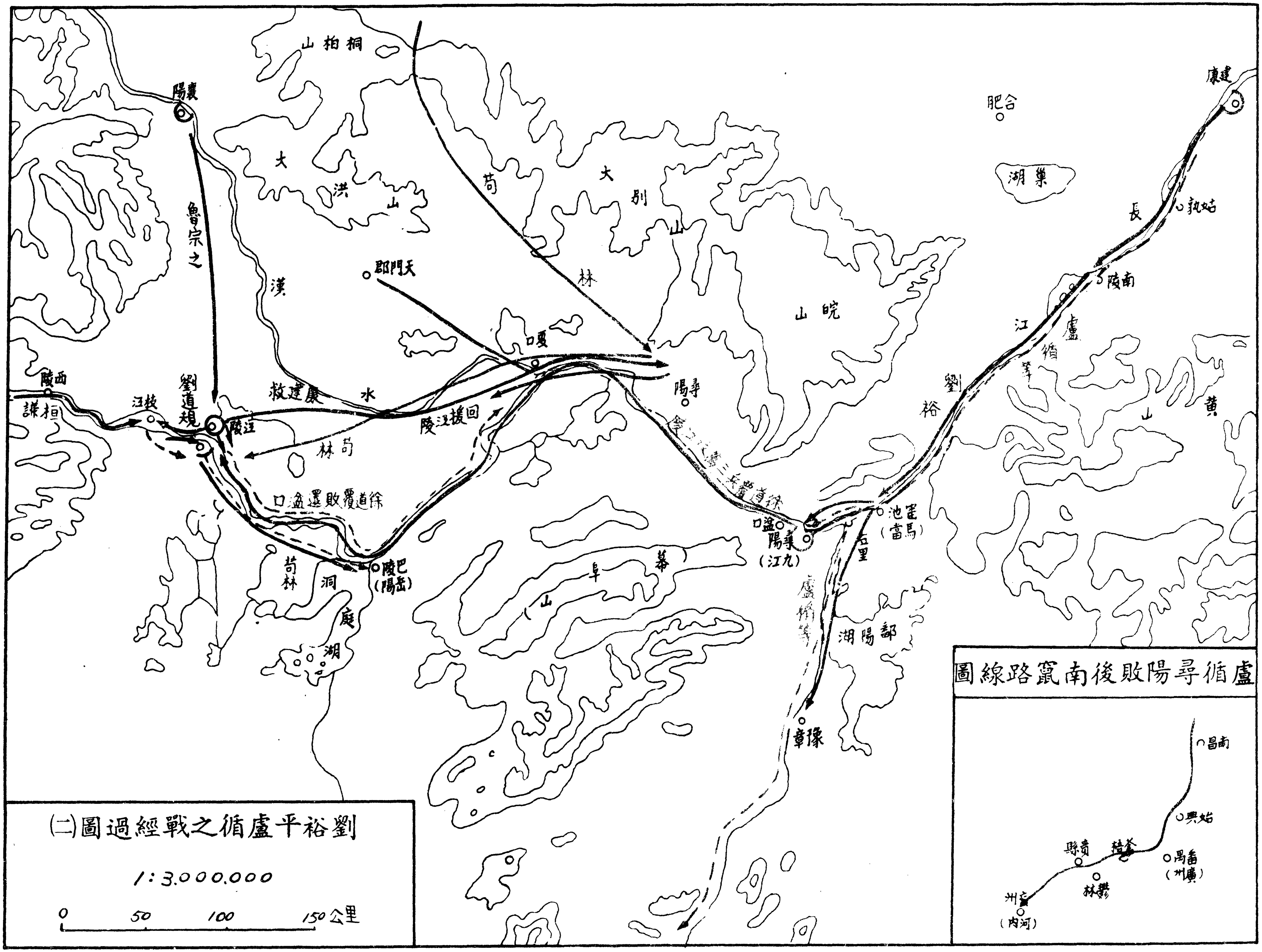
劉裕滅南燕前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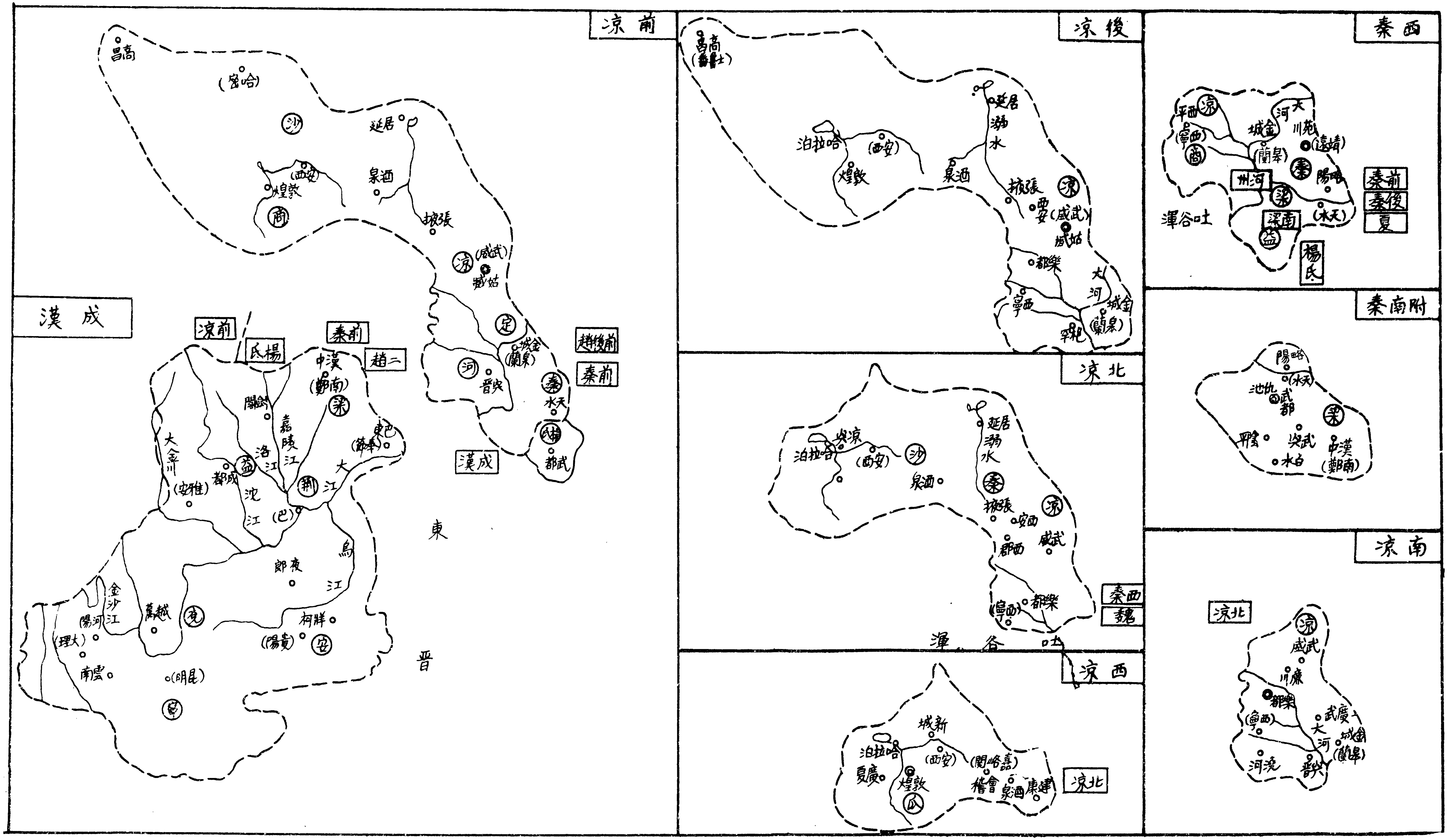


劉裕滅南燕之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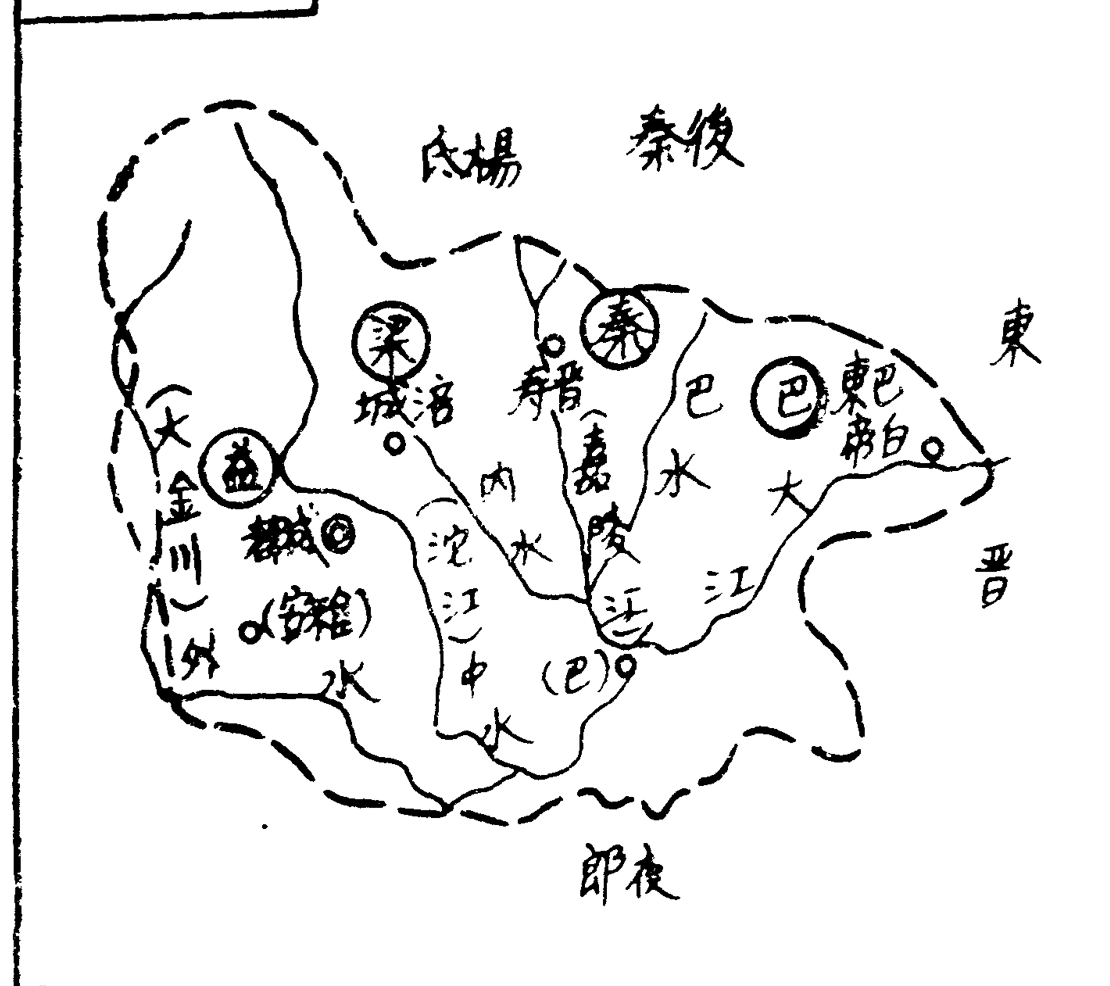
1:2.000.000


劉裕平盧循之戰經過圖(一)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大洪山
大別山
巢湖
潛山
黃山
漢水
夏口
大江
南陵
劉毅
姑孰
(當塗)
蔡洲
建康
劉裕
京口
(鎮江)
尋陽
(九江)
幕阜山
九嶺山
鄱陽湖
豫章
(南昌)
徐道覆
巴陵
(岳陽)
洞庭湖
盧循
長沙
建康攻防形勢
長江
淮口
劉裕
白石
玄武湖
鍾山
台城
石頭
建康
秦淮水
中堂
越城
南塘
查浦
蔡洲
偽攻
新亭
盧循主力
丹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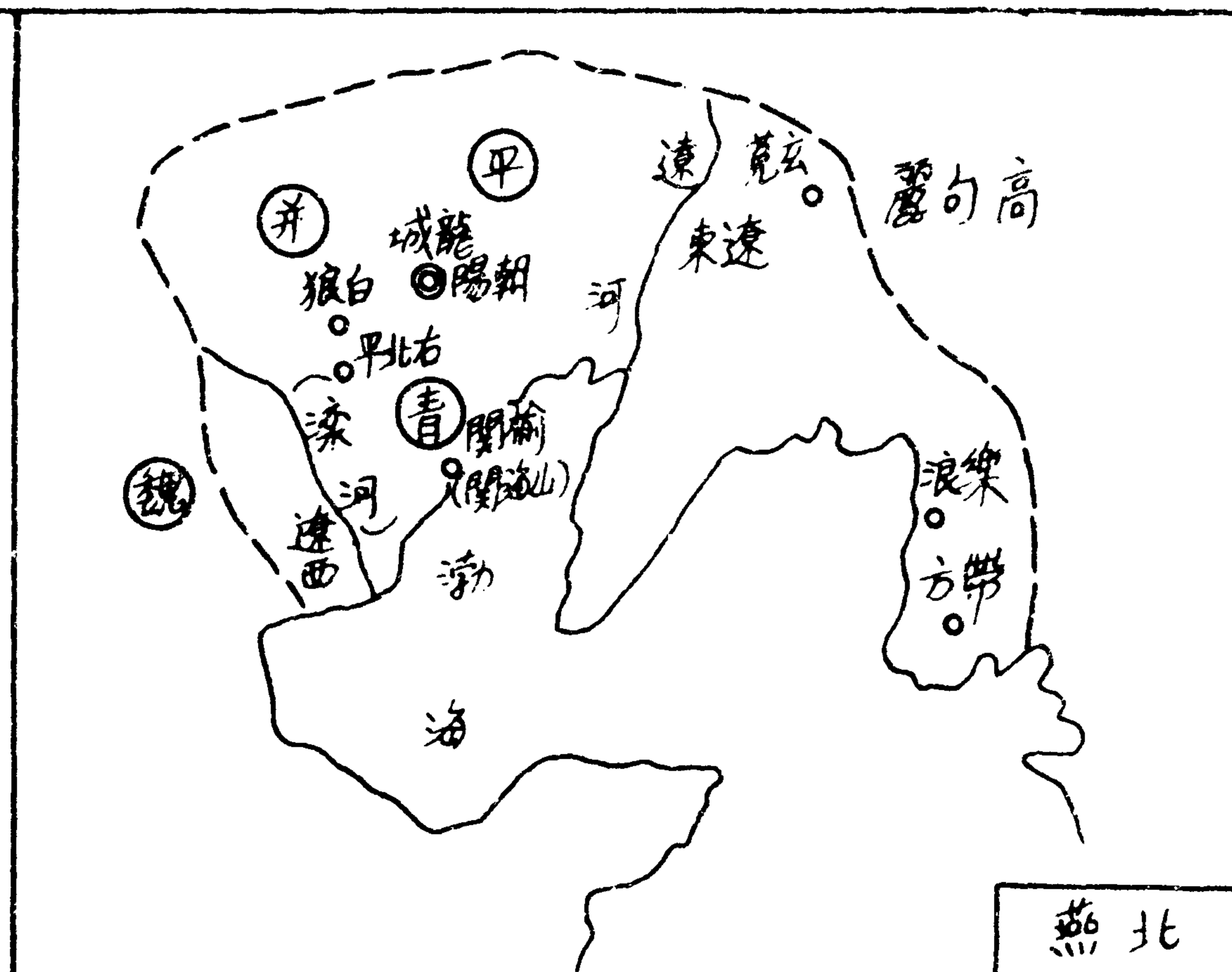

劉裕平盧循之戰經過圖(二)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盧循尋陽敗後南竄路線圖
桐柏山
襄陽
大洪山
魯宗之
漢水
天門郡
荀林
大別山
皖山
合肥
巢湖
姑孰
建康
長江
南陵
盧循
劉裕
黃山
夏口
尋陽
西陵
桓謙
枝江
劉道規
江陵
回援江陵
徐道覆敗還盆口
巴陵
(岳陽)
洞庭湖
幕阜山
盆口
尋陽
(九江)
雷池
(馬當)
五里
鄱陽湖
豫章
南昌
始興
番禺
(廣州)
鬱林
(河內)


前涼
成漢
後涼
西秦
北涼
西涼
南涼
附南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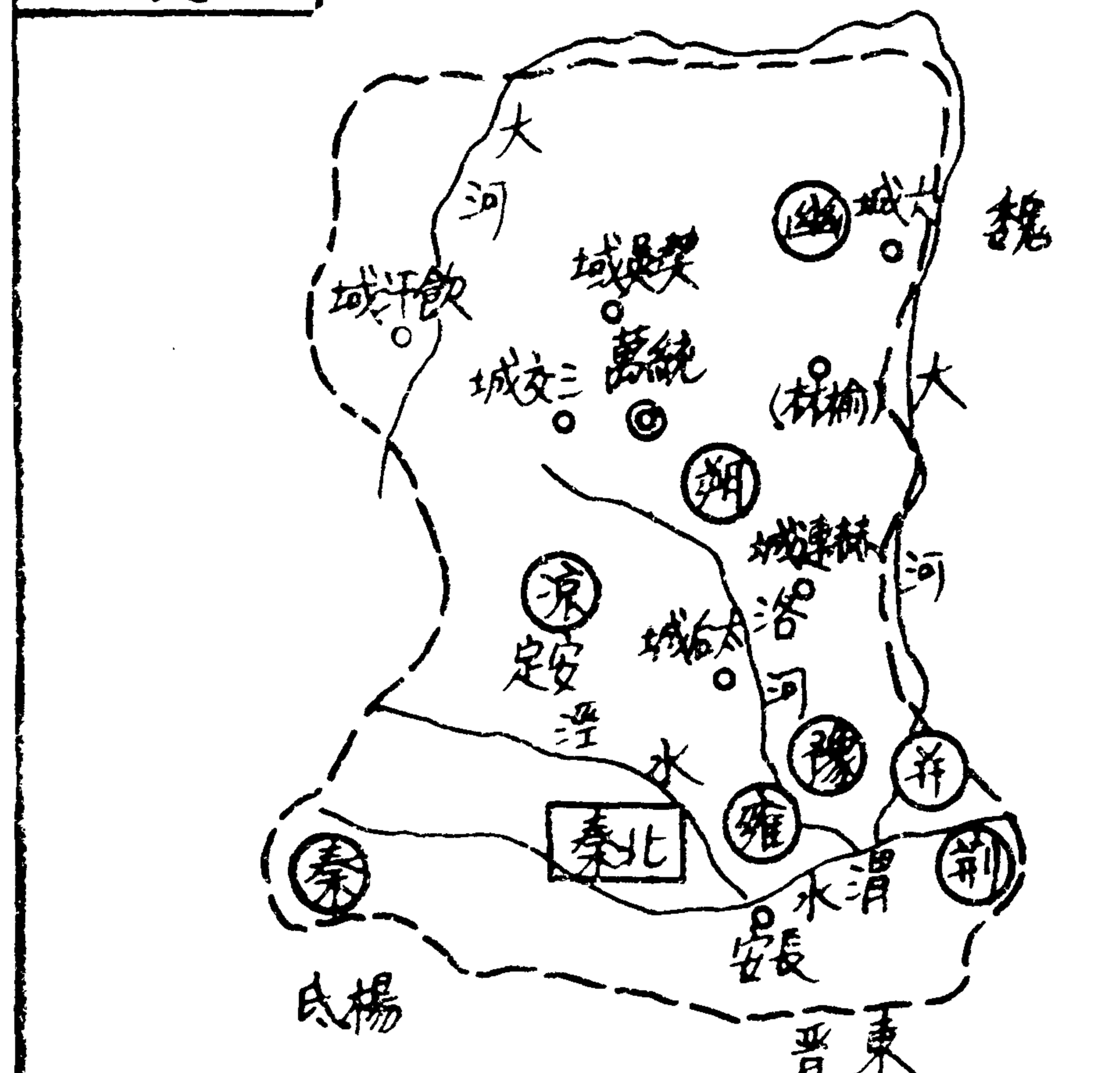
附譙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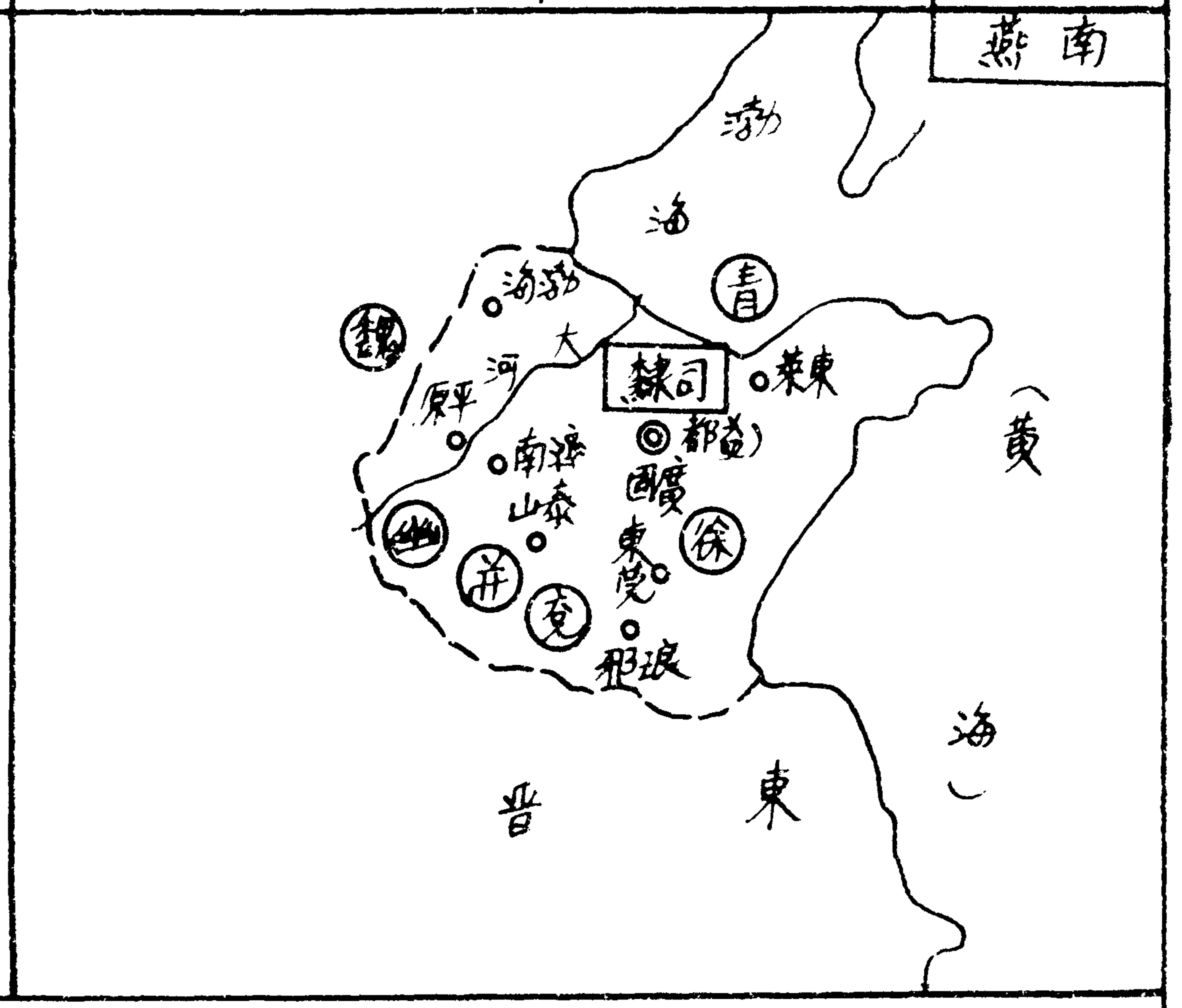
北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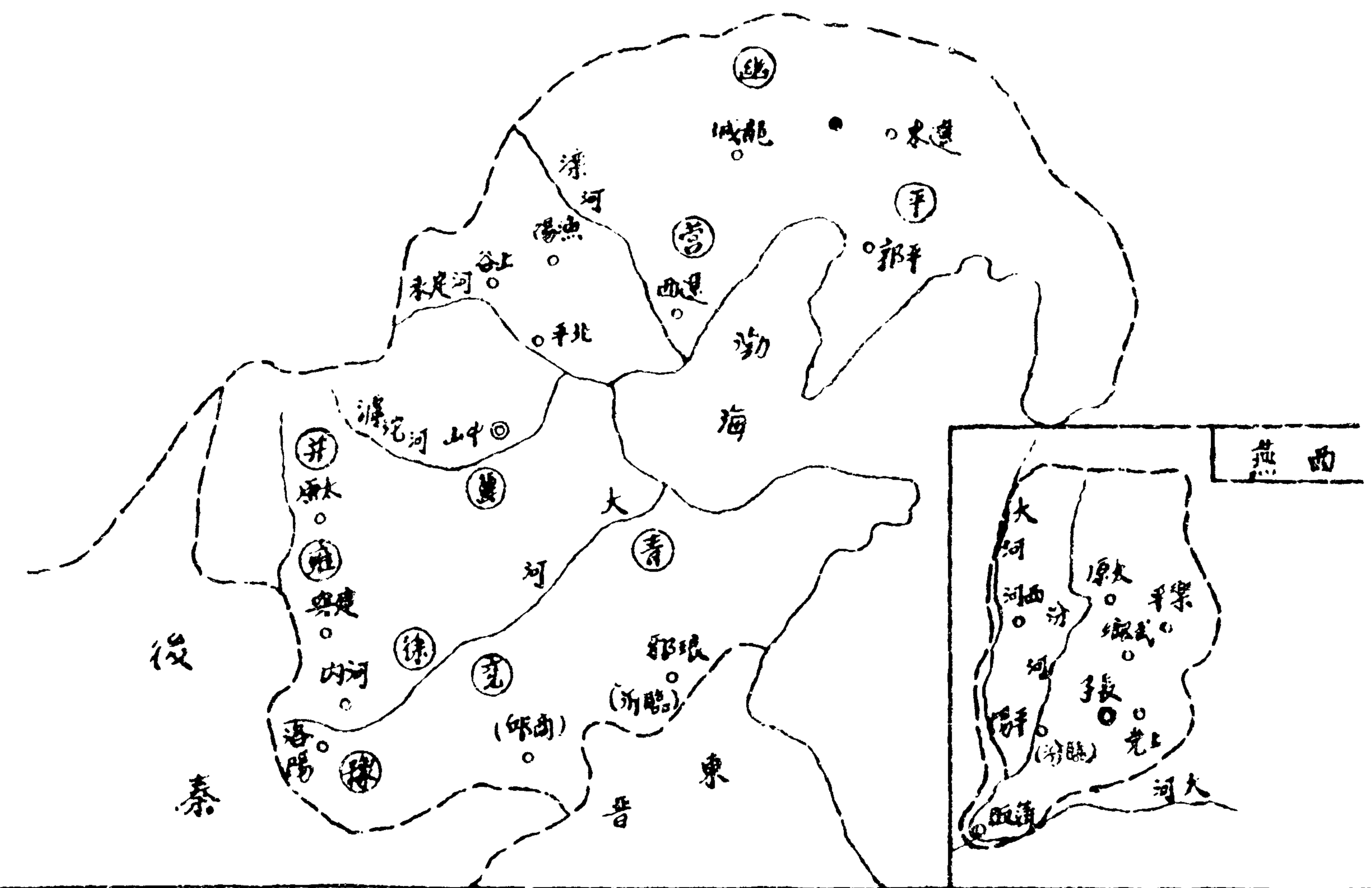
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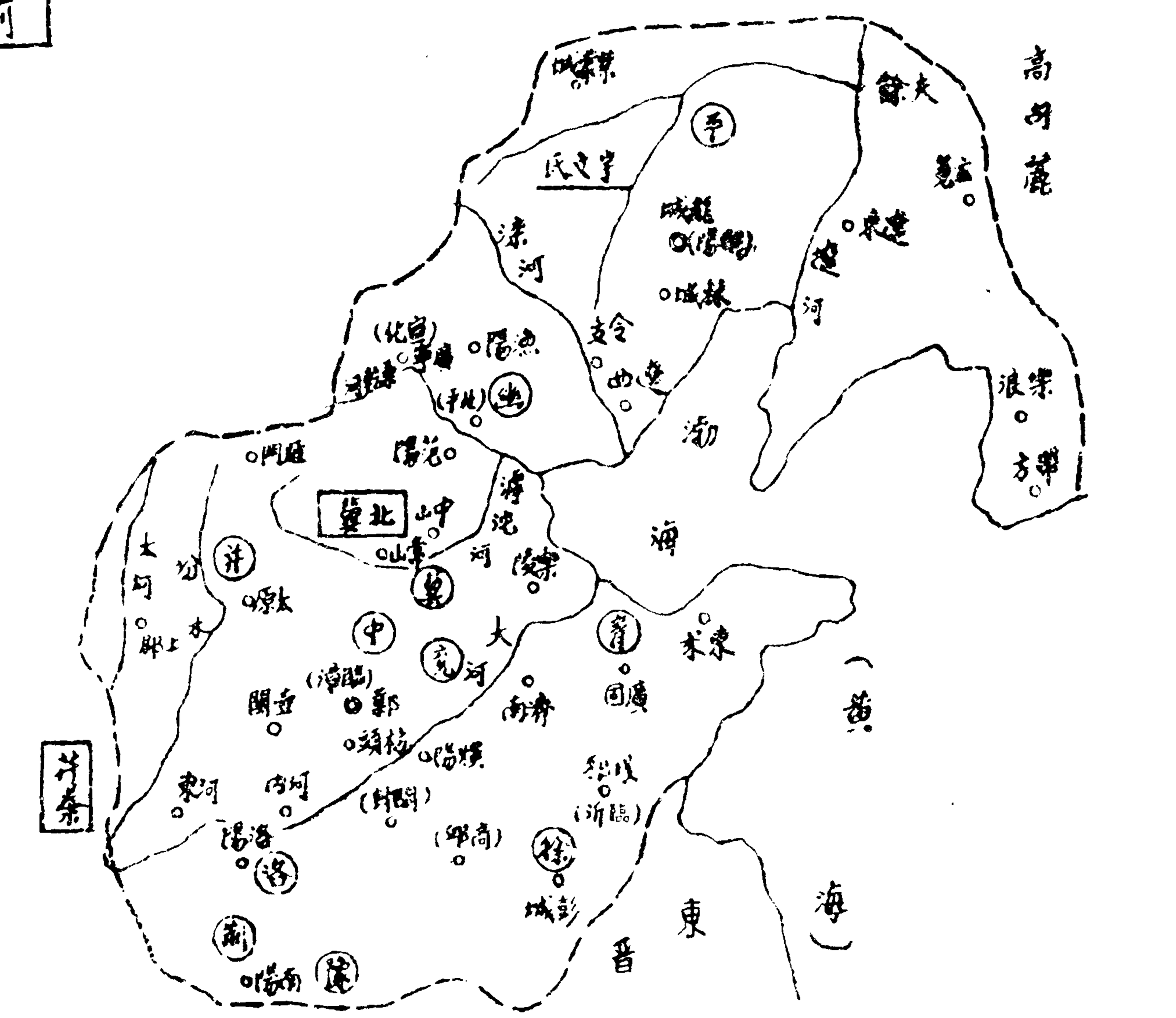
南燕



後燕　西燕



前燕



比例尺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附記

五胡著名十六國概況圖，其中後趙已見附圖五～一一七八，五～一一八三，五～一一八六。

前秦已見附圖五～一一九二，五～一一九五，五～一一九八。

後秦已見附圖五～二〇三，五～二〇六，五～二一〇。

内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五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5